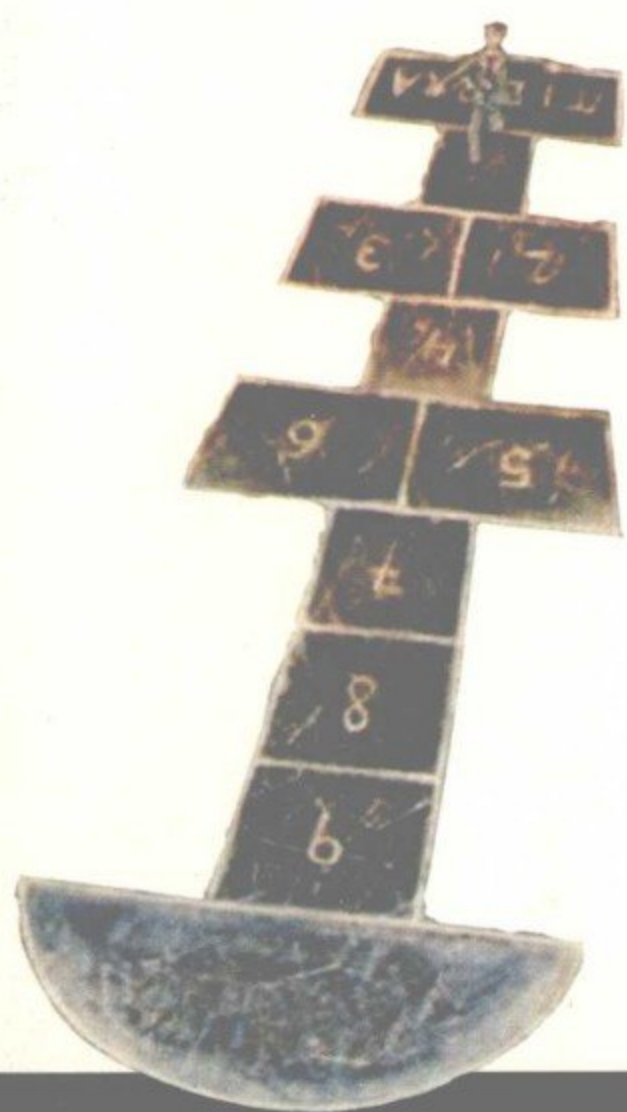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by Julio Cortázar

孙家孟 译



跳房子

(最新修订版)

RAYUELA

重现经典 MODERN CLASSICS

跳房子

RAYUELA

《跳房子》是当代拉美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二战后关于情感和观点的最为强劲的百科全书”。

小说叙述的是一位任性不羁的拉美知识分子——奥利维拉，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来到西方文明的“天堂”——巴黎，却发现自己与其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无法沟通。失望之余，他不得不舍弃爱情与友谊，回到“人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在这里他同样找不到自己形而上的追求。他执著地寻找理想中的精神天堂，但无论巴黎，还是阿根廷，苦苦的求索，只是使他一次次跌入失望的绝境。

《跳房子》是一部充满阅读挑战的巨著，它甚至包含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切写作技法。它为读者安排了两种以上的读法：传统的、现代的，以及科塔萨尔向读者发出的“合谋者”阅读方法，即读者自己挖掘出的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无穷的读法。科塔萨尔为此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这种叫法有大男子主义之嫌，后来科塔萨尔曾为此向全世界的女性公开道歉）。



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一章，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列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

科塔萨尔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跳房子》则有如“潘多拉的魔盒”。

——墨西哥作家 富恩特斯

只要是经典，就不会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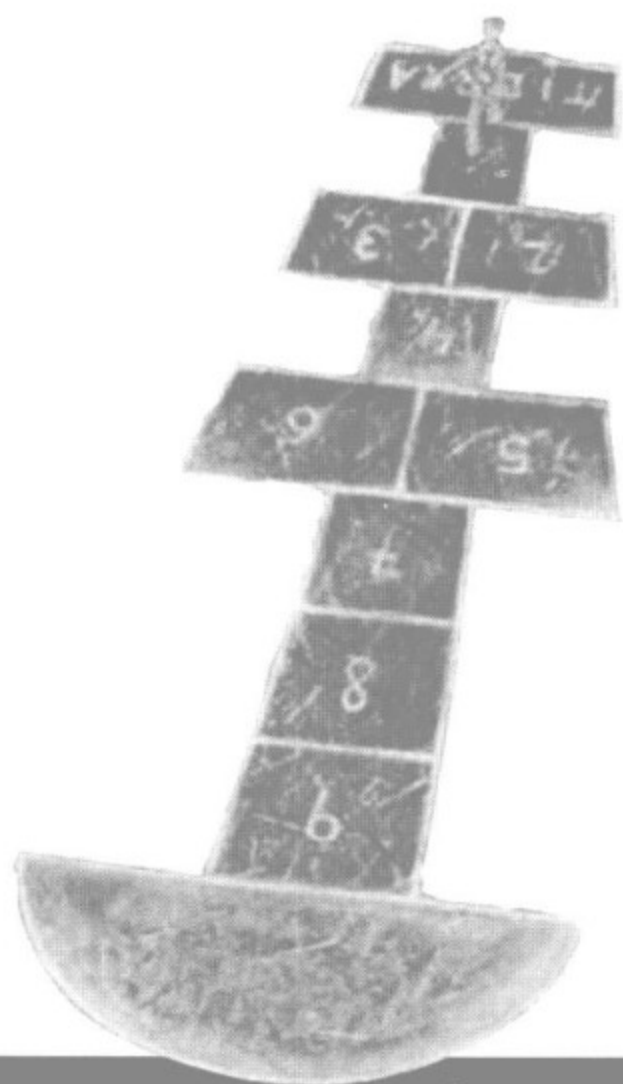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

ISBN 978-7-5366-8982-4



9 787536 689824 >

定价：32.00元



跳房子

(最新修订版)

RAYUELA

1783.45
KTS=2

Rayuela

Copyright©Heirs of JULIO CORTÁZAR, 196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7)第 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跳房子/[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著;孙家孟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10

书名原文:Rayuela

ISBN 978-7-5366-8982-4

I.跳… II.①科…②孙… III.长篇小说-阿根廷-现代
IV.1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646 号

跳房子

TIAOFANGZI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孙家孟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张慧哲 李江华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25mm×1280mm 1/32 印张:19.25 字数:510千

2008年5月第2版 2008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

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 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 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 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进入“跳房子”游戏

钱 琦

爱好世界文学的中国读者大约都会对当代拉美文学刮目相看，《百年孤独》成了最不孤独的拉美小说。而关心“文学爆炸”的人都会在暗中记着一本书：《跳房子》，“爆炸”的主将之一、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代表作。谈起它的翻译，曾有多少知情人摇头叹过：这部“天书”太难了。今天，孙家孟教授经过几年精雕细琢的辛苦工作终于把书译了出来，真乃读者的一大幸事！同时也是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中一项可喜的新成就。

几乎所有的拉美当代作家都曾去欧洲流亡，而科塔萨尔则在文化之都巴黎度过了整个后半生。科塔萨尔 1914 年生于布鲁塞尔，四岁时被带回阿根廷，在那里度过了嗜书多思、孤僻早熟的童年和少年。长大后他愈加酷爱文学，遍读英、法文学名作，并很早开始尝试翻译、写作。虽因不满时政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主要还是通过文学来自我流放，探求生活的真谛。科塔萨尔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文学教师，除了专心教学，便是博览群书，辛勤笔耕。作品多为幻想类型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以娴熟灵动的文字技巧、构思精妙的情节结构和象征、隐喻等手法来反映当时阿根廷的现实、人们压抑晦暗的心态和感受。1951 年出版的《动物寓言集》是这一阶段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同年，科塔萨尔获得一项法国政府的奖学金，从此迁居巴黎。初到巴黎几年的生活，迥然不同的欧洲现实被作家看做是对自己“巨大的存在的冲击”。那时，“过去和现在浓缩为一体”，其结果是一种被追击

的感觉，促使他奋笔写作。科塔萨尔不再一心追求营造奇异的情境、展开令人满意的故事，而开始关注一些“更靠近自己的东西”，即关于存在、关于人的问题。1959年的短篇小说集《秘密武器》中的“追求者”一篇标志着这一变化，描写一位富有天分的黑人爵士乐手因为跟理性的世俗社会格格不入而放荡不羁、冲突迭起的生活，他渴望通过音乐来表达他自己也不明白却强烈直觉到的他真正的存在。在1960年的《彩票》中，作家开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索人的主题。而在1963年的《跳房子》中，这一探索达到了顶点，科塔萨尔多年来的坎坷经历、潜心思索和辛勤笔耕积聚的巨大能量喷涌爆发，深刻广博的内涵和奇特大胆的笔法使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轰动。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称它为“潘朵拉之盒”，又有评论家认为它是“二战后一代作家中产生的关于情感和观点的最强劲的百科全书”。

《跳房子》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在那边”（第一章——第三十六章）。叙述主人公奥利维拉和玛伽在巴黎的生活。奥利维拉是个学识丰富、沉湎于思索的阿根廷人，他怀疑当代西方理性社会的观念、规范和秩序，抛下自己所处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中产阶级圈子，只身来到巴黎，寻找精神的天堂，并结识了乌拉圭姑娘玛伽，二人从相爱到同居。玛伽来自社会底层，还带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但生活的磨难从未能夺走她自由率真的天性，她学识不深，但有着令奥利维拉惊叹的直觉悟力，似乎总能一语道破奥利维拉终日推理分析而得不到答案的东西。奥利维拉还和几个国籍各异的朋友组织了一个俱乐部，称为“蛇社”，朋友们职业不同，志趣相异。在聚会上，他们畅谈文学、哲学、禅宗、绘画、爵士乐、社会生活等等。后来奥利维拉和玛伽分手，玛伽幼子病死，她自己去向不明，“蛇社”散伙。奥利维拉在塞纳河畔与一流浪女相遇，酒醉乱搞之际被警察扣留。

第二部分，题为“在这边”（第三十七章——第五十六章）。奥利维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重逢旧日好友特拉维勒，并认识了其妻

塔丽妲。奥利维拉与特拉维勒为邻，同过去的女友赫克列普顿住在一起。赫克列普顿在一家店里工作，奥利维拉则以推销呢料为生。特拉维勒夫妇同在一马戏团工作，二人相知相爱，以一种调侃的心态过着传统的现实生活。特拉维勒把奥利维拉介绍进了马戏团工作，后来又一起转入疯人院工作。奥利维拉跟特拉维勒夫妇朝夕相处，渐渐把自己跟特拉维勒认同，并在塔丽妲身上发现了玛伽。一日，奥利维拉在一次精神危机中吻了塔丽妲，随后回到自己房间，用细绳和水盆布置了几道“防线”，以防特拉维勒进来报复。他坐在窗台上，随时可能跳楼，但最后是否跳下，作者没有表明，留下了一个悬念。

第三部分，题为“在别处”，也叫做“可以放弃阅读的各章”（第五十七章——一五五章）。包括一系列对前五十六章情节的补充，各种报刊、文学作品、哲学作品的引文，主人公的自我剖析和“莫莱里的思考”等。关于文学创作及人类生存的见解和论述都出自一个对小说情节并不重要的人物莫莱里之口，实际上他是科塔萨尔的理论代言人。

这是按章节前后展开的内容，而小说最令人诧异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不是顺序而是跳跃式的。小说开篇处有一个奇特的“导读表”，它告诉读者这部小说有许多读法，尤其是两种，一是按普通方式，从第一章顺序地读到第五十六章结束，以后的第三部分可以弃之不顾。二是按照“导读表”指出的次序把第三部分打散穿插到前五十六个章节之间，进行跳跃式的阅读。当代墨西哥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认为：“……这第二种读法只是给第三种，甚至我们自己设想的真正读法的无限空间打开了大门。”

后一种读法，即“跳跃阅读”是引起人们的震惊和争议的主要原因。读者自然会问为什么需要这种结构，为什么偏向于跳跃式读法的科塔萨尔不直接把作品印成第二种形式。科塔萨尔作品的著名评论家安·玛·巴兰南切亚分析说，首先小说家不满足于只为少数人写作，为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也还应推荐第一种读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双重阅读更清楚地显示了两个层次的交叠，即描写生活经历的表层和揭

示隐秘关系的深层的交叠，使读者得以比较这两个层次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两种感知世界进入现实的不同方式；对比之中突出深层。再者，建议双重阅读乃至多种阅读可以使小说永远处于孕育状态之中，呼唤读者的合作，使小说更具潜力。

具体说来，舍去第三部分的第一种读法使小说情节较为紧凑，较为易读，但也使小说失去了或削弱了某些东西，譬如“莫莱里的思考（即作家对生活 and 文学的探讨）”就没有了，其实这些思考不仅是作品中丰富而深刻的一部分，而且其中对当代叙事文学，特别是对读者角色的阐述对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至关重要。同时，也失去了一些第三部分中的喜剧和悲喜剧效果，以及它对前两部分的启发、对比或隐喻作用。另外，被略去的第三部分中的梦境和浮想则是科塔萨尔挖掘“深刻现实”的重要手段。

两种开头将读者引入完全不同的氛围中，而两种结尾又激发了读者相去甚远的想象，下面试作一具体分析：

开头：第一种读法是这样开篇的：“我能找到玛伽吗？”富恩特斯评论说，这个问题已经给奥利维拉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没完没了的寻觅求索作出了答案。这个问题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导出了整个故事。故事以奥利维拉的口气（第一人称）叙述：内省、沉思、讽刺、讥诮（时而只自嘲），亦有时柔情脉脉，充满诗意，尽管主人公似乎总是羞于坦率地直接表达感情。第二种读法始于第七十三章，也以提问开始：“对，可有谁能治愈我们那无声之火，治愈我们那夜晚走出斑驳的大门和狭小的门道，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治愈我们那舔着石块，在门框中窥视的无形之火呢？”这一章是关于人类生活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抒情表达，它涉及反抗、服从、焦虑、二元论、选择、发明、习惯、写作等颇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既超越了主人公的个人界线，又把读者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人文背景之中。

结尾：第一读法在第五十六章结束。在这一章中奥利维拉用细绳和水盆在房间中布置了几道“防线”，特拉维勒进来后被困其中。二人开始长谈，唇枪舌剑地揭开了彼此间的深刻关系，后特拉维勒下

楼，在庭院中同塔丽妲一起陪伴着坐在窗口的奥利维拉，全章是这样结束的：

“奥利维拉向他们挥挥右手，羞怯地向他们致意……告诉他们：三个人终于互相了解了。尽管这种互相了解只能持续一小会儿，但这一小会儿是多么的甜蜜啊，在这一小会儿中，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了。”第二种读法中，作者指示读者连续阅读第一三五、六十三、八十八、七十二、七十七、一三一、五十八、一三一各章。在这八章中，奥利维拉在特拉维勒夫妇和赫克列普顿的照料下从第五十六章描写的危机状态中恢复过来。另外，第一三一章紧接第五十八章，而第五十八章又回到第一三一章，反复循环，成为没有结束的结束。

第一读法的结尾对奥利维拉和读者都是开放的，读者会急于问奥利维拉是否会跳楼。按第二读法读完补充的这八章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这八章表明奥利维拉还活着，而且头脑很清醒，并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圈子。科塔萨尔曾说过在他本人看来，奥利维拉在内心深处是乐观的，他的每一次抗争都比前一次更为激烈。也就是说作者给他的主人公留下了一条更加曲折的路，因为死亡就是逃避生活，而真正困难的是在生活中迈步向前，特别是对奥利维拉这样对现实生活的荒谬非常敏感而又努力想从这荒谬中挺立起来的人。

应该指出，前五十六章虽说是为“雌性读者”准备的，但也并不是那么易读，因为在时间、空间的运用上，在不同章节之间，甚至在同一章节的叙述中有许多自由的跳跃；奥利维拉的沉思遐想，以及同朋友的谈话所涉及的领域很广，很有深度，还不时地以意识流的形式表现出来；另外还有许多谈到一半的话，也是作家设计的“空白”，等待读者去补充或创造，等等。

在小说中，特别是第三部分，围绕小说创作的探讨占了很大篇幅。这样，《跳房子》就变成了一本在自己的书中评论自己的小说，从另外一个侧面打破了传统小说具有的连贯性和封闭的结构。那么，这

种不同于往常的待完成的结构靠谁去完成呢？

靠读者。科塔萨尔在书中对于读者在文学创作中担任的角色展开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他指出，虽然自古以来文学作品总是期待着具备一定程度的理解力、创造力的读者，但在传统上作者总处于一种俯视鸟瞰的高度来洞察一切，作者牵引读者去理解作品，加入到作者的感受体验中去。科塔萨尔借莫莱里之口指出一种新趋势：创造一种新写法，不是抓住读者，而是把读者变成“合谋者”，“在常规叙述的背景下向读者悄悄地指出一些更为隐蔽的方向”。

这种态度意味着对读者的一个邀请，请读者充分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同时也可以说是对读者的挑战。科塔萨尔把积极地阅读、主动参加作品创作、与作者合作的读者叫做“合谋者读者”，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这种叫法有大男子主义之嫌，后来科塔萨尔曾为此向全世界女性公开道歉）。在整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在结构、语言以及一些具体的技巧运用上都时刻关注着读者，在有意无意之中，一直在邀请读者和激发读者成为他的合作人。《跳房子》双重阅读的独特性正是跟作家的读者理论相呼应，即第一种读法是为“雌性读者”准备的，第二种读法则是为“合谋者读者”准备的。

在西方，把阅读作为第二创作的设想并不是科塔萨尔在《跳房子》中第一次提出的。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开始了有关的理论探讨。布莱希特、萨特、奥克塔维奥·帕斯等人都就此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读者和作者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就是着重讨论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美学流派。科塔萨尔在《跳房子》中（特别是在第三部分），不仅展开了较完备详细的理论性探讨，同时还以小说本身作为这一理论的文学实践。“读者理论”及其实践的巧妙结合是《跳房子》创新和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

“读者理论”对于我们阅读《跳房子》一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文学研究走了一条很不同于西方的路。关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

同谋关系，我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有意识的理论探索。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们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拉美文学中大部分传统作家的名作和当代作品特别是举世瞩目的“拉美新小说”中的许多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然而新小说使相当一部分读者感到迷惑和茫然，问题缘于这类作品的几大特点：1、对待文学传统和前辈大师明显表现出叛逆态度；2、在形式上进行多方位的文学实验：多层次配合、电影式的视角变换、意识流和同声对话等，以此向僵硬的模仿性的文学语言表示明显对抗；3、不再有一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4、作家感兴趣的是所谓“全方位的现实”——作家不再基于理性去追求清晰明确地描绘人物和现实，而是偏重于人主观对现实的感受和体验，探索人的深层意识活动，力图表现一种更深刻、更完全的现实。所有这些特点都力图改变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作为读者应积极加入作品的创作过程，而这种合作的态度是我国不少读者尚未充分具备的。我们认为在这层意义上，《跳房子》会使读者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

探讨当代叙事文学特别是读者的角色是《跳房子》的重要方面，但《跳房子》绝不仅仅是一本教我们如何做当代读者的文学教科书，它提出了关于人本身的一些重大问题，它们是作家希望通过文学这座“从人到人的活的桥梁”（见小说第七十九章）与读者真正交流的东西。

科塔萨尔说过：“《跳房子》差不多是我在巴黎的十年生活和在那以前岁月的总结。在书中，我做了当时我所能做的最深入的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讲出哲学家们用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重大的质询，重大的疑问。”

当代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西方人正处于完全丢失自己影子的危险中，把自己和自己虚构的存在认同，把世界和科学理性主义描绘的抽象图画认同。人变成了他自己的虚构和一个逐步代替现实的纯粹观念性世界的奴隶。”

事实上，当代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一种不可解脱的对

人类生活的真实性的忧虑，似乎文化正在毁灭，而人已经迷失了道路。

《跳房子》的主题就是寻找更真实的人和更真实的现实。小说题目《跳房子》除了生动地体现了作品的跳跃式结构，也象征着探索追求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跳房子》不同于拉美新小说的其他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他许多作家写的是拉美大地上的风情和渴望、独裁、权力、暴力，更有原始森林、土著居民、人鬼相通、神奇魔幻……跟拉美国家的政治、历史、社会状况和拉美人特有的情感和性格紧密相联，而《跳房子》企图表现的则是一个现代文化人形而上的求索和精神流浪。也因为这一点，《跳房子》是一部重在思辨反省、内容上旁征博引的小说，这是人们说《跳房子》难读懂的原因之一。

科塔萨尔说：“《跳房子》主人公的中心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奇的现实观，在这一点上，我跟他一样。神奇的意思在于他认为日常现实掩盖着一个第二现实，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超出现实范围的，也不是神学上的，而是深刻地人道的，但由于一系列的偏差，它被掩盖在一个由千年文化预制成的现实之后，这种文化中有奇妙的东西但也有很深的错误和歪曲。对《跳房子》的主人公来说，应该通过激烈的攻击来进入一个更真正的现实。”奥利维拉对这个所谓的“第二现实”也就是说更真实的现实十分敏感，甚至可以说是过分敏感。他最大的矛盾和苦恼在于一方面对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当代西方文化抱不信任态度，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完完全全地淹没在这种文化里，他时刻都在运用已知的概念和理论，摆脱不了自己的理性思维，他总是在述说、界定和推理，所以他被玛伽深深地吸引。玛伽存在的方式是“就这么活着”，在她身上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直觉能力，她不用煞费苦心地去谋求什么，却可以发现别人苦苦寻找而不得的真实和美，用很简单的话语或者其他形式表达出来。在第二十章奥利维拉和玛伽最后的长谈中，奥利维拉不无骄傲地说他不会跳塞纳河自杀，断言“我的危险不过是形而上的”，玛伽立刻反问他为什么说“形而上的危险”，接着她说出：“还有形而上的河流呢，（……）你

会跳入这种河流中的。”离开玛伽后，奥利维拉独自感喟：“有几条形而上的河流，她正在像燕子飞翔于空中一样，在其中畅游，而我，尽管写作、界定，却只是永远希冀着……”对奥利维拉来说，玛伽代表着他寻找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堂”、“中心”。但奇怪的是俩人在巴黎最后还是分手了。当然，可以从小说中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来解释两人的破裂，但却显得很不充分，于是引起人们的许多想象和各种说法。而要证明自己的见解，都得钻进书中，很辛苦地寻找、编织自己的理由，这大概就是我们读者方面对于小说人物的一部分创作吧。

科塔萨尔跟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相信在“神奇的”和人们认为是“真实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再一次表明人类在根本之路上走偏了。他欣赏昆德拉关于“幻想的”（fantástico）一词的定义：“所谓‘幻想’是给现实一个梦的层画，使之更为真切。”在科塔萨尔看来，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分界是人为制造的，不仅如此，异常的、奇特的事物和场景会把他推向感受和创作的高潮状态。选择奇异的视角来挖掘更深更隐秘的现实层次，这充分体现在《跳房子》一书中。例如在描写玛伽幼子之死的第二十八章，奥利维拉及其他朋友皆知孩子已病死，但谈话、聚会依然继续，只有玛伽浑然不知。到玛伽得知真相，奥利维拉没有任何安慰玛伽的言词，还第一个要离开，原因是他内省的性格使他立刻推理得明明白白，即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古巴作家莱萨马·利马对这一章评论道：“在小说（《跳房子》）中没有哪一处可与此相比……科塔萨尔没有戏剧化，没有夸张，确实高难度、高质量地完成了它。”

另外一种揭示现实新内容的有力手法是运用幽默，向所谓“最严肃”的东西也射出戏谑之箭。幽默的笔法遍布整本小说的字里行间。如第二十三章，那个法国女钢琴家名字的发音跟死亡一词相近，体态像个木偶，她的所谓先锋音乐其实无人能懂或想懂，而她却认为是“最深刻的革新”。奥利维拉耐着性子陪她回家，却被矫情虚狂的女钢琴家一耳光打退。这里，讽刺的锋芒直刺那些自诩为反抗当代拜物社

会的战士甚至牺牲者的假艺术家。他们不仅不追求艺术和生活的真谛，还被所处社会的那份虚伪和颓废浸泡入骨，而且对此毫无知觉。奥利维拉开始被其隐约的抗争模样触动和吸引，最终却只能一笑作罢。有评论说这一章“因其中那些音乐表现手法对真正艺术创作的滑稽模仿而成为全书的象征。这是张令人痛苦的漫画，而整部《跳房子》就是一张漫画，（……）”。科塔萨尔还利用游戏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游戏并不是成年人所认为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它有其本身的重要性和价值体系，能使游戏者充分发挥自己。《跳房子》第四十一章中，塔丽妲从两家窗户间搭的木桥给奥利维拉传东西（以及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在此过程中的争论）这一怪诞的游戏就暗示了一些埋伏着的秘密关系，如两人暗地里在争塔丽妲。结果塔丽妲回到特拉维勒身边而奥利维拉又一次失落。在整部小说中，奥利维拉总是用游戏的态度来面对重要的时刻。游戏的因素在《跳房子》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跳房子》一书就是一个游戏，通过游戏来探求一种对生活的理解。”

《跳房子》是一本奇书，会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番全新的阅读体验，各位尽可以按“您的方法”去读。科塔萨尔始终关心的是读者，但也恐怕从未揣摩过中国读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这使我们成为《跳房子》的相当特别的一部分读者，可惜小说家已于1984年谢世而去。愿我们的读者独辟蹊径，读出一部“您自己的《跳房子》”。

导读表

根据其结构和读法，本书包括许多部书，但主要包括两部

第一部，可以按照通常的方式去读，读到第五十六章结束，这一章的末尾印有三个明显的星号，这等于“终止”二字。因此读者可以毫不后悔地放弃阅读以后的各章。

第二部，则从第七十三章开始阅读，然后按照每章结尾处所指出的次序继续读下去。如搞混了，或是忘了，可以查阅下表：

73—1—2—116—3—84—4—71—5—81—74—6—7—8—
93—68—9—104—10—65—11—136—12—106—13—115—14—
114—117—15—120—16—137—17—97—18—153—19—90—
20—126—21—79—22—62—23—124—128—24—134—25—
141—60—26—109—27—28—130—151—152—143—100—76—
101—144—92—103—108—64—155—123—145—122—112—
154—85—150—95—146—29—107—113—30—57—70—147—
31—32—132—61—33—67—83—142—34—87—105—96—94—
91—82—99—35—121—36—37—98—38—39—86—78—40—
59—41—148—42—75—43—125—44—102—45—80—46—47—
110—48—111—49—118—50—119—51—69—52—89—53—66—
149—54—129—139—133—140—138—127—56—135—63—88—
72—77—131—58—131。

为了便于快速查到各章所处的次序，每章的编号还在该章各页的上方重印一遍。

抱着尤其是有益于青年一代，并对改革一般习惯做出一些贡献的希望，我编了这部箴言忠告警句集。这些箴言忠告警句都有着普遍意义的道德基础，对于任何年龄、身份和品质的人在精神上和时间上的幸福来讲，对于我们居住其中的世俗共和国、基督教共和国以及世界上最为深刻的思辨哲学家意欲涉及的任何一种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秩序井然来讲，这一道德基础都是适用的。

从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摘取出
的圣经精神和普遍道德标准。

马提尼神甫用托斯卡纳^①语编写，
并附引文出处于书页末尾处：

属于首都圣·卡耶达诺教派的一教士
经特许译为西班牙文。

马德里阿斯纳尔出版社。1797

① 意大利地名。

每当凉爽的季节，即中秋时分到来之际，我就会发疯似的冒出一种古怪离奇的想法。譬如说，我想变成一只燕子，朝着天气炎热的国度飞去，或是成为一个蚂蚁，深深地钻入洞中去吃夏日贮藏起的食物，要么就变成动物园中那样的毒蛇，被放入玻璃笼中好好地保护起来，有暖气，不致冻僵，而穷人则因衣服太贵无力购买以御寒，因囊中羞涩难以购买煤油、煤炭、木柴、石油以取暖，就只能冻僵，因为一个人要是身上有几个钱，他就会随便进入某个酒馆，要上一杯酒，你就瞧他那浑身热乎劲吧，但不宜饮得过多，饮得过多就会上瘾，而一上瘾，就会堕落，不仅肉体堕落，道德准则也会堕落，而且当一个人从各种意义上的行为不轨这一致命的陡坡往下滚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把他从声名狼藉这一可怕的垃圾桶中拯救出来，也没有人会拉他一把，把他从肮脏的泥泞中拽出来，他就只能在泥泞中滚来滚去，如同一只秃鹰，年轻的时候，它可以奔跑，可以飞到高山的顶端，但到了老年时，它道德的发动机就会像出了故障的轰炸机一样，一头栽了下来。但愿我正在写的这东西能对某些人派上用场，使之能反躬自省，当为时已晚，一切都因自己的过错而毁掉了的时候，他不致后悔莫及。

凯萨·布鲁托：“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我，
我很想成为我意愿中的我。”

（见《圣贝尔纳犬》一章）

在那边

没有任何像被迫代表一个国家这种事更能
杀死一个人的了^①。

雅克·瓦歇^②：《致安德烈·布勒东^③的信》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雅克·瓦歇（1896—191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先驱人物之一。

③ 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曾起草《超现实主义宣言》。

1

我能找到玛伽吗？以前许多回，我只要沿着塞纳路走过来，在面对孔蒂滨河道的拱门下一出现，在塞纳河面荡漾着的灰漾漾的微光刚一使我能看清周围事物的时候，她那纤细的身影就会镶嵌在艺术桥上，她有时在桥上来回漫步，有时则停在铁栏上俯望河水。于是我穿过马路，走上桥阶，进入那细细的桥身，向玛伽走去，这一切显得那么自然。玛伽微笑着，并不觉得奇怪。同我一样，她也认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不具有偶然性，她也认为，准时按地赴约就跟写字非要用带格子的纸张或是挤牙膏非从底部挤起不可一样。

但此时她不会待在桥上，她那皮肤透明、清秀的面庞也许会出现在马雷区，也许正在同卖炸土豆片的妇人闲谈，或许正在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吃着热腾腾的香肠。不管怎样，我还是上了桥；玛伽果然不在，也没有向我走来。以前，我们都熟悉对方的住所，对我们那两间冒牌留学生宿舍中每个墙洞，包括镶在廉价镜框或是花里胡哨的纸片上的那些明信片上印的普拉克^①、吉兰达约^②或马克斯·恩斯特^③的作品都了如指掌。尽管如此，我们是不会互相找到对方家里去的，而宁可在桥上，在咖啡馆的街座上，在电影俱乐部里相会，或是在拉丁区某

① 普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绘画的倡导者之一。

② 吉兰达约（1449—1484）：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重要画家，以擅画教堂壁画著称。

③ 马克斯·恩斯特（1891—1996）：德裔法国画家，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主要画家之一。

个庭院里弯腰跟小猫亲热时相遇。啊，玛伽，此时每当一个与你相像的女人走过，我就感到愕然，心如刀绞，好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就像收起来的湿伞。对，正是那把伞。玛伽，你大概还记得，在三月一个寒冷的黄昏，我们在蒙苏里公园里牺牲在山坡下的那把旧伞吧。我们把那把伞扔掉，是因为你在协和广场捡到它时已经有些破了，可你又使用了很久。尤其是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当你头脑里想着彩色的小鸟，或是出神地凝视着车顶上两只苍蝇在飞旋着画出的图案的时候，你就笨拙地，心不在焉地用伞戳人家的肋骨。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在我们走进公园的时候，你想骄傲地把伞撑开，结果在你手中出现了一场灾难。犹如闪电、乌云，伞布撕得一条条地从闪光的破架上落了下来。我们俩浑身淋得精湿，发疯似的大笑着。我们想，一把在广场上捡来的伞应该体面地在公园里寿终正寝，不应该被扔进垃圾桶，或抛在路边，而形成一种卑贱的恶性循环。我尽量把伞卷紧，走到公园中架在铁道上方的小桥附近的高地上，使尽全力把伞扔到草地中那已经湿透了的谷地深处。你发出了一声大叫，在你的叫喊声中我觉得隐约听出了瓦尔吉莉娅^①的诅咒。那破伞仿佛在风暴中沉入了谷地，犹如一艘船沉入绿色的海水之中，沉入汹涌澎湃的绿色海水之中，沉入在夏天比在冬天更加汹涌的海水之中^②，沉入凶恶的浪涛之中。与此同时，玛伽，我俩像是两棵淋湿了的树木，也像是某部蹩脚的匈牙利影片中的演员那样拥抱着。我俩仿佛迷恋着儒安维尔^③的作品和迷恋着公园的情侣那样，一面拥抱着，一面缓缓地谈着话，看着雨伞落在草地上，变成了一个被踩扁了的小小的黑色昆虫。它一动不动，任何弹簧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伸展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啊，玛伽，可我们并不高兴。

但我到这艺术桥上来干什么？今天好像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四，我本来想过河到右岸去，到隆巴尔路那家咖啡馆去喝酒，雷奥尼厄太

① 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奥丁神的众女侍，生性好战。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儒安维尔（约1225—1317）：法国历史学家。

太经常在那里给我看手相，她告诉我何时宜外出，会发生什么令人惊奇之事。我从来没带你去让雷奥尼厄太太给你也看看手相，也许是我怕她会在你的手上看出我的某些真实情况，因为你是一面可怕的镜子，一台可怕的复制机器。我们所谓的相爱，也许仅仅是我手拿一朵黄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则手中拿着两支绿色的蜡烛，时间从我们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们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告别，各自去购买地铁车票。我从来没带你去过雷奥尼厄太太那儿，玛伽，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你对我说过，那就是你已不喜欢让我看到你经常去位于韦纳伊路的那家小书店，那里一位疲惫不堪的老人在做卡片，他精通历史编纂学。你到那里去是为了同一只小猫玩耍。老人同意你进去，不向你提任何问题，有时你从最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他，他就心满意足了，你就可以在他那装有黑色烟筒的火炉旁取暖了。可你并不愿意让我看见你在炉旁取暖。这一切我早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只是确定干一件事的时间是很困难的。就是在现在，我俯身桥上，望着一艘褐色的机动船在驶过，船身擦得干干净净，美丽得就像一只闪光的蟑螂；一个扎着白色围裙的女人正在船头的铁丝上晾衣服；舱窗漆成绿色，上面挂着两分式的窗帘，玛伽，就是在现在，我都怀疑我的这种舍近求远的绕路是否有意义。到隆巴尔路去，本来最好是穿过圣米歇尔桥和交易桥。如果你像以前许多次那样，今晚也在桥上，我就会明白这种绕远是有意义的了。而现在我就只得把这种失败称为可悲的绕远了。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沿着滨河道朝前走，进入满布大商店、尽头是夏洛特河的那带城区，穿过圣雅克塔那紫色的阴影，来到我居住的街上，对未能找到你一直放心不下，同时也想着雷奥尼厄太太。

我记得，我是于某日来到巴黎的。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靠借债过日子的，干干别人干的事，看看别人看的事物。我也记得，你正从谢尔歇－米迪路上的咖啡馆走出来，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那天下午一切都糟糕透了，因为我这阿根廷人的习惯不允许我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在一些我记不起名字来的大街上张望那照明极坏的橱窗里陈

设的微不足道的商品。我极不情愿地跟在你的身后，发现你既夸夸其谈，又无教养。直到你对身体不累而感到厌烦时，我们才走进布尔米希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吃完一个面包，在吃第二个之前，你突然对我讲述了你生活中的一大段经历。

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怎么能加以怀疑呢？画了黄昏中的紫罗兰的费加里^①怎么能面色青紫，受着饥饿与肾病的折磨呢？后来我相信了你，你是有道理的，再后来，雷奥尼厄太太也看着我那抚摩过你乳房的手说出了同你一样的话：“她在某地吃过苦，她备受折磨，但她性格活泼，她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她喜欢的鸟儿是乌鸦，她喜欢的时光是黑夜，她喜欢的桥是艺术桥。”（一艘褐色的机动船，玛伽，为什么我们不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乘船回国呢。）

你瞧，我俩刚刚认识，生活就策划了一切必要的条件让我们一点一点地分开了。你不会装模作样（我立即就发觉了这一点），但为了看到我意愿中的你，我必须从闭上眼睛开始。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些犹如黄色星辰的东西（在天鹅绒般的果冻中动来动去），接着是脾性与时光的红色跳动，然后我才能慢慢进入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其中还混杂着带有克勒^②那蛛网般签字的羊齿草，米罗^③的马戏团，维拉·达·西尔瓦^④那灰烬般的镜子。在这个世界里，你就像象棋中的马在棋盘上驰骋，但却按照车的走法走，而车又按照象的走法在走。那些日子里，我俩还经常去电影俱乐部看无声影片，因为我有这种文化修养，不是吗？而你，可怜的人儿，对这种在你出生之前就出现了的充满刺耳的音响和黄色斑点的影片，动作僵挺的人在有凹纹的乳剂中奔跑的影片，却一点也看不懂。突然，哈罗德·劳埃德^⑤出现了，于是你从梦中醒了过来，最后你信服了，影片很好，接着就大谈帕布

① 佩德罗·费加里（1861—1938）：乌拉圭著名律师、政治家、画家

② 保尔·克勒（1879—1940）：瑞士抽象派画家，其书法犹如儿童写字

③ 热安·米罗（1893—198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画面欢快活泼。

④ 维拉·达·西尔瓦（1908—1992）：葡萄牙抽象派女画家，常把坚固的东西画成具有气体、灰烬性质的东西。

⑤ 哈罗德·劳埃德（1893—1971）：美国喜剧电影演员及导演。

斯特^①和弗里茨·朗^②。你愿意一切都十全十美，这成了你的怪癖，但你又穿着破鞋，拒绝接受可以接受的事物，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有点厌烦。我俩经常到奥德翁剧院附近去吃汉堡包，骑自行车去蒙帕尔纳斯玩，随便投宿于某个旅店，随便睡什么样的枕头，但有时候我们也去奥尔良门，对于这个土地贫瘠的地方我们愈来愈熟悉了，它比儒尔当林荫大道还要远一点。有时我们“蛇社”的成员午夜在那里集合，去跟一个盲人占卜者（瞎子能看到未来，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矛盾）交谈。我们把自行车放在街上，缓步进去，这中间我们不时地停下来仰望天空，因为这里是巴黎很少几个天空比土地值钱的地方之一。有时我们坐在垃圾桶上吸一会儿烟。玛伽^③一面抚摩着我的头发，一面哼唱着连瞎编都编不出来的旋律和荒谬的小曲，中间还夹杂着几声叹息和回忆。我则利用这个时机思索一些琐事，这是几年前我在一所医院开始实践并且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有必要的一种办法。我以巨大的努力集中了一些辅助性的形象，想着某些人的气味和面孔，最后终于从无到有地记起了一双我从1940年在奥拉瓦利亚^④就开始穿的褐色鞋子，鞋后跟是橡胶的，鞋底却很薄，一下雨就进水，渗满了水。有了这双鞋子在记忆这只手里，其他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来了。譬如玛努埃拉夫人的面孔，譬如诗人埃内斯托·莫罗尼。但我马上就把这两个人排除掉了，因为我的这个游戏在于仅仅回忆那些微不足道、不显眼和已经死去的事物。我记忆力上的障碍使我显得很迟钝，我一面担心无力进行回忆，一面傻乎乎地亲吻时间，最后终于在那双鞋子的旁边看到了一听太阳牌茶叶的罐头，那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妈妈给我买的。还有那把茶匙，上面画有老鼠的图案，黑色的小老鼠在水杯中仿佛被活活烫死，冒出啵啵作响的泡沫。我相信记忆这东西能

① 乔治·威廉·帕布斯特（1895—1967）：奥地利电影导演。

② 弗里茨·朗（1890—1976）：奥地利电影导演。

③ 此处“玛伽”变成了第三人称。

④ 阿根廷地名。

保存一切，不光只能保存阿尔贝蒂娜^①和心灵与肾脏中的大事记。于是我顽固地想重新记起我在弗洛列斯塔^②时课桌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名叫赫克列普顿^③的姑娘那难以记起的面庞是什么样的，以及我那五年级学生的铅笔盒里有多少支小型钢笔。结果我失望了，失望得浑身发抖（因为我一直想不起那些小型钢笔是多少支，我知道它们是放在铅笔盒里的一个专用格子里，但怎么也想不起有几支了，更确定不下来何时应该是两支，何时应该是六支）。直到玛咖吻我，把香烟喷到我脸上时，我才醒过劲来。我俩笑了，开始在一个个垃圾桶中间漫步，去寻找蛇社成员。

在此之前我早就知道寻求是代表我本人的符号，寻求就是那些夜间外出、毫无目标的漫游人的标记，寻求就是毁掉指南针的人的理由。我同玛伽谈论着例外论^④，直到二人都感到厌倦为止，因为她也经历过不断跌落到各种例外中的事情（我们的相遇就是这样的事，许多事情都像火柴一样一闪即灭），经历过钻入并非属于常人的格子中的事^⑤。

但我们并不蔑视任何人，不自认为是廉价处理的马尔多罗^⑥，也不是拥有流浪特权的梅尔莫斯^⑦。我不认为萤火虫能以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奇迹之一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感到自负，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动物的话，我们就会理解，每当肚皮发光的时候，这一发光的昆虫就可能有一种类似拥有特权的愿望那样的感觉。同样，玛伽也很喜欢某种不可信的事物，她本人就总是由于生活规律

①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部《阿尔贝蒂娜失踪》（又译《女逃亡者》）中的人物。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区名。

③ 主人公在阿根廷的女友，将在第二部分出现。

④ 根据法国作家雅利的说法，例外是与一般、整体相对而言，“例外论”是研究个别、个体，特殊、例外、偶然的科学，其所描述的对象是看得见的眼前宇宙。

⑤ 第一次提到（跳房子的）格子。

⑥ 指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1846—1870）的作品《马尔多罗之歌》的主人公。在第十七和五十六章也曾提及。

⑦ 指英国作家查理·罗伯特·马图林（1782—1824）的作品《漫游者梅尔莫斯》的主人公。

失败而卷入这种不可信的事物中去。她就是那种只要一过桥，桥就散架的人，就是那种又哭又叫地回忆曾看到展览在橱窗中的那张赢得五百万元的彩票的人。从我这方面讲，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大不小的例外事件。有时在我摸索着走进房间，伸手去拿唱片集的时候，却感到一个活生生的物体在我手掌上蠕动，原来那是一只钻到唱片集脊背上睡觉的大蜈蚣，然而对此我并不觉得非常可怕。还有，我也曾发现过一包香烟中长满了灰绿色的长毛。也有时当我专心欣赏着路德维希·范^①的一首交响曲的时候，突然一声机车汽笛响了起来，刚好同那一乐段的调性和速度相吻合。有一次我走进梅迪奇斯路上的一个公厕，看见一个人正在专心地撒尿。在离开他那个隔间的时候，他向我亮出了他那硕大无比、颜色难以确定的阴茎，还用手托着，仿佛是件使之顶礼膜拜的珍物。正在此时，我发现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简直是一模一样（虽说不是同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还在地理会堂中大讲图腾和禁忌呢。当时他手里小心翼翼地托着象牙权杖、琴鸟羽毛、典礼用的钱币、神奇的化石、海星、干鱼、皇家嫔妃的照片、猎人的供品，还有那使得那些每场必到的太太们喜得陶醉、吓得发抖的涂有防腐剂的大甲虫，向众人展示。

总之，谈论玛伽是不容易的。此刻，她大概正行走在贝尔维尔或庞丹一带，专注地盯着地面，想找到一块红布。如果找不到，她可能就会这样漫步一整夜，会目光呆滞地到垃圾桶里去翻找。她确信，如果找不到赎罪的红布这一取得宽恕、推迟受惩的象征，就会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相信这种预兆，有几次我也捡到过这种破红布。小时候，无论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我总是要拾起来，因为要是不拾起来，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亲爱的某人身上，这个某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必然是落地之物名称的头一个字母。糟糕的是，只要有东西掉在地上，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去拾它，连别人去拾都不行，否则坏事仍会发生。为此，

① 即贝多芬。

好几次我都被人看成了疯子。实际上也是如此。每当我捡东西，把落在地上的铅笔或纸片捡起来的时候，我都像发了疯一样。那天晚上在斯克利布路上的餐馆里捡糖块的情形就是如此。那是一家很考究的餐馆，是许多老板、经理、穿银狐皮大衣的妓女、体面人家的夫妇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当时正同罗纳德和艾蒂安在一起，一块方糖从我手中滑落，滚到了离我们很远的一张桌子底下。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块方糖竟会滚得这么远，一般说来，由于明显的原因，平行六面体的糖块一落地就会立即停止不动，可这块糖却像樟脑球似的滚了开去。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疑惧感，我甚至认为是真的有人从我手中夺走的。罗纳德很了解我。他朝那糖块滚去的方向看了一眼就笑了起来，他这一笑使得我又怕又怒。一位侍者以为我掉了某种珍贵的物品，譬如一支派克笔或是假牙什么的，于是他走了过来。实际上他这样一来只能使我感到讨厌。于是我也没有请求允许就趴到地上，开始在人们的鞋子中间寻找糖块。这些人很好奇（这也不无道理），也以为我掉了什么贵重的东西。那张桌旁坐着一位红发胖女人，还有一位，不那么胖，但同样一副婊子相，还有两位像是经理的人。我首先发现那块方糖不见了，可我刚刚还看到它滚进了人们那像母鸡一样不停地摆动着的鞋子中间。尽管地毯已经踩得破损，但那糖块还是藏到了地毯毛里，果真如此，那当然就很难找到了。那位侍者也趴到了桌子另一边的地上。我们两个仿佛四脚动物在母鸡般的鞋子中间爬来爬去。母鸡上面的人仿佛发了疯，呱呱地叫了起来。那位一直以为我掉的是支派克笔或一枚金路易的侍者在同我一起钻到桌子底下那亲切的暗影中的时候，问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作了回答。顿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仿佛被喷了一层定型发胶一样。但我没有心思去笑，恐惧感好像在我的胃门上上了两道锁，最后我绝望了（此时侍者已经气恼地站了起来），于是就抓起两个女人的鞋子，想看看糖块是否躲在鞋底弓弯处。母鸡在咕咕地叫，公鸡经理们就用鞋尖踢我的背部。我一面听着罗纳德和艾蒂安的笑声，一面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爬着寻找，最后在一张第二帝国式的桌腿后面找到了那块糖，所有的人都恼火极了，我

也很恼火。我把糖块紧紧攥在手掌里，感到糖块正在同我手上的汗水融合在一起。糖块化了，作为一种报复，它惹厌地黏乎乎地粘在我的手上。类似的事件几乎天天发生。

(—2)

2

仿佛一种体内出血，内心的敲打，在这里首先你必须感到在上衣口袋里装着那愚蠢的蓝皮护照，感到在旅馆木牌上挂着的那把房间钥匙。这就叫做恐惧、无知、惶惑，这里要求你有这种感觉。那女人要笑了，在街的那边就是动物园。巴黎也印在明信片上，就像一张印着克勒的作品的明信片一样，贴在一面肮脏镜子的旁边。一天黄昏，玛伽出现了，出现在谢尔歇－米迪路上，当时她正在走向我那位于绮瑟墓路的房间。她手里总是拿着一朵花，一张印有克勒或是米罗作品的明信片。要是没有钱，她就去公园摘一枝芭蕉叶。在那段时间里，我总是一大早就在街上收集铁丝和空盒子，用来制造饰物，如在壁炉上可以转来转去的物件、毫无用处的机器，而玛伽也总是帮助我涂上油漆。我们并未倾心相爱，我们做爱时，技巧既冷淡又恰到好处，接着就陷入了可怕的沉默。啤酒杯中的泡沫渐渐变成了拖把的颜色，变热了，收缩了，我们互相望着，感到这就是时间。最后玛伽从床上起来，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转着圈，有好几次我看到她用手托着乳房，仿佛一尊叙利亚雕像，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肉体，用目光在自己的皮

肤上扫来扫去，仿佛在进行缓慢的抚玩。我从来抗拒不了把她唤到自己身边的欲望，在她长时间地独自欣赏自己那永恒的肉体之后，我需要让她慢慢地压在我的身上，再次展开她的肉体。

那时，关于罗卡玛杜尔我们谈得并不多，因为欢娱是自私的，但我们仍然好像看到罗卡玛杜尔那狭窄的前额，他不停地呻吟着，用他那盐渍渍的双手束缚着我们。作为每时每刻都发生的情况，我终于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玛伽那无条理的生活习惯。我们谈论着罗卡玛杜尔，接着就吃起重新热过的通心粉，把葡萄酒、啤酒和柠檬汁混起来喝，随后又跑下楼去，请街角的老太婆剥开两打的蚝壳；要么就在诺格太太那架漆皮斑驳的钢琴上弹奏舒伯特的曲子和巴赫的序曲，或是一面吃着牛排和酸黄瓜，一面不耐烦地听着《波吉和贝丝》^①。我们生活在混乱之中，也就是说，一只坐浴盆自然而然地逐渐变成了唱片架或是该复之信和文件夹，这种“秩序”，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必修的课程，尽管我不愿对玛伽点破这点。我很快就明白了，对玛伽不能以有条有理的方式提出现实的问题。夸奖她的无条理和斥责她的无条理都会使她感到吃惊，对她来说根本不存在混乱不混乱的问题，这一点我是在一次发现她手提包中的东西时看出来的（那是在雷阿莫路上的一家露天咖啡座上，天在下雨，我们开始对对方产生了欲望），我接受了她的混乱，并在看出她的混乱之后还助长了她的混乱。在同所有人的关系中我几乎都处在这种不利的地位。有好几回，我躺在几天未整理的床上，听着玛伽的哭泣声，原来她在地铁看到的一个小孩使她想起了罗卡玛杜尔；或是看着她在阿基坦的雷奥诺尔^②的画像前度过整个下午才开始梳理头发，因为她很希望自己跟雷奥诺尔长得很像。于是，仿佛从内心打了一个隔，我忽然觉得我的生活一开始就是一种痛苦的愚蠢，因为它总是处在辩证的运动之中，总是选择无为而不是行动，总是选择一种体面的放肆，而不是普通的体面。玛伽梳头时，总

① 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898—1937）的歌剧作品。

② 阿基坦的雷奥诺尔（1122—1204）：法国王后，以美丽著称。

是梳了弄乱，然后再梳。她思念罗卡玛杜尔，她哼唱（唱得很糟）沃尔夫^①的某个曲子，她吻我，问我她的发式怎么样，接着又在黄色纸片上画起画来。这就是整个的她，而我，则躺在故意弄得很脏的床上，喝着故意温热了的啤酒。这永远是我和我的生活，面对他人生活的我和我的生活。反正我对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流浪汉这点感到自豪，为自己在月光下经历的数不清的事件感到自豪。玛伽、罗纳德、罗卡玛杜尔；蛇社、街道、我在伦理上的病痛和其他种种脓疱；贝尔特·特雷帕^②、时而必须忍受的饥饿，还有那在窘境中拉我一把的特鲁耶老人，都在这些事件中出现过。我在那充满音乐和烟草味，充满各式各样的卑劣行径和交易的夜幕下流浪，不管怎样，我从不愿意像一个顺应世俗的流浪汉那样，装模作样地认为手提包中那乱七八糟的样子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秩序并给它贴上一个随便什么样子的、但同样是腐朽的标签，我也不愿意认为只要有一点点的体面（体面，姑娘！）就足以使我摆脱那些污秽的棉花球^③。我就是这样遇到玛伽的，但她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观察者，我的监视人。一想到此，我就恼火。像往常一样，我知道，对我来说，思考比存在更为省力；在我身上，那个句子^④中的“故而”并不那么“故而”，也不是什么类似的东西。带着这种想法，我和玛伽漫步在塞纳河的左岸，而玛伽还不知道她已经成了我的监视人，成了我的观察者。她非常钦佩我的博学多才，钦佩我在文学上，甚至在冷爵士乐^⑤上的在行，而这些对她来说都是非常神秘的。由于以上这一切，我感到我离她既近且远，我们是处在磁铁与铁屑、进攻与防卫、皮球与墙壁这种辩证的关系中相爱的。我觉得玛伽对我是抱有幻想的，她大概认为我已经摆脱了各种偏见，或者正在向她的偏见过渡，尽管她的偏见总是那么无足轻重、富

① 沃尔夫（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其歌曲创作达到很高的成就。

② 见第二十三章。

③ 玛伽为罗卡玛杜尔治病时用的棉花球。

④ 指笛卡尔的名句“我思故我在”，拉丁文为 *cogito ergo sum*，句中的 *ergo* 意为“故而”、“因而”。此词在本书中多处出现，以象征作者企图超越西方的唯理主义。

⑤ 一种接近古典派的、较保守的爵士音乐，流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

于诗意。在不稳定的充分满足中，在虚假的停战间隙中，我伸手去触摸巴黎这个线团，以及它那自我缠绕的无穷无尽的物质和它那飘散在空气中、画在窗子上、云朵上、阁楼上的秽物，于是混乱不存在了，于是世界仍然处在僵化和稳定的状态之中，仍然是在合叶上旋转的一整套事物，仍然是一组街道、树木、名称和月份。没有任何一种混乱能得到拯救，只有肮脏、贫困、盛着残余啤酒的杯子、甩在角落里的袜子、散发性欲和毛发味道的床，还有一个女人。她那细软透明的手在我腿上滑过，这种缓慢的抚摩能够把我从空虚的警觉中拉出来那么一小会儿。太迟了，永远是太迟了。尽管我们做爱的次数不少，但幸福只能是另一种东西，某种比宁静和欢娱还要悲惨的东西，一种独角兽，或孤岛的意味，一种朝着无为没完没了的沉沦。玛伽并没有发觉我在吻她的时候眼睛是看着远方，望着超越她的事物的，她没有发觉，但别人都知道，我总是翻过来看世界的，我仿佛是个在时间的水浪中站在黑色船头冲刺前进但又否认那时间水浪存在的令人目眩的驾驶员。

在五几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感到自己好像被围困在玛伽和一种同本来应该发生的事件不一样的观念之间，只有白痴才起而反抗玛伽世界和罗卡玛杜尔世界，因为一切迹象都告诉我，一旦重新获得独立，我立即就不再感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像为数不多的伪善者那样，我讨厌偷看自己的皮肤和双腿，我讨厌偷看自己同玛伽共同享乐时的方式，我讨厌偷看自己企图像鹦鹉一样关在笼子里还要透过笼栏阅读克尔恺郭尔^①的作品的那副样子，除此之外，玛伽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成了我的观察者，相反她总认为我是个顽固的闭关自守者，对此，我也感到讨厌。然而，真正使我恼火的是此时我发现自己再也不会像感到被围困在玛伽世界中的那些日子里时那样感到离自由那么近了，企图摆脱玛伽就等于承认失败。在玛伽拉着我去看望罗卡玛杜尔的时候，由于各种非天然的打击，由于摩尼教式的障碍，也许是受着那既

^①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学说的先驱，著有《非此即彼》等。

愚蠢又干巴的二元论的影响，我在蒙帕尔纳斯车站的台阶上竟然迈不开步，承认这一点也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在承认发生的事实的时候还得进行一番解释，还得像在柯恰潘巴大街的庭院中布置海棠花盆那样搞清秩序与混乱，搞清自由和罗卡玛杜尔的概念呢？也许为了摸准厕所或橄榄园的门环，一定要干那最为愚蠢的事才行。眼下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玛伽竟异想天开地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罗卡玛杜尔这个名字^①，在蛇社中，我们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而玛伽却只是说，她儿子的名字跟他父亲的一样，后来他父亲走了，那最好就叫他罗卡玛杜尔吧，而且最好把他送到乡下去，让奶妈^②照看。有时玛伽几个星期都不谈起罗卡玛杜尔，而这几个星期正好是她希望最终成为专唱浪漫曲的歌唱家的那几个星期。于是罗纳德带着他那牛仔式的发红的大脑袋来到她的房间，坐在钢琴前为她伴奏。玛伽声嘶力竭地唱起了沃尔夫的歌曲，诺格太太正在隔壁房间里用线串塑料珠子，准备拿到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去卖，此时听了她的歌声，吓得浑身直颤。玛伽如果唱的是舒曼的曲子，我们倒还喜欢，不过，这也要看当晚月色如何，要看当晚大家有什么活动，还要看罗卡玛杜尔的情况如何，因为玛伽只要一想起罗卡玛杜尔，练歌就见鬼去了。这样罗纳德一个人坐在钢琴前有足够的时间来加工他的比博普^③曲调，用布鲁斯^④把我们甜甜蜜蜜地杀死。

我不想把罗卡玛杜尔的事写下来，至少今天不，可能我此时需要的是接近我自己，甩掉一切把我同中心分离的东西。每次我都提到中心这个词，但我自己也不能保证是否了解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我很容易落入我们西方人用来安排生活的那个几何陷阱之中，什么轴心、中心、存在的理性、中枢，以及印欧人怀念的种种名词。我有时企图描述这种存在，描述我在其中像枯叶飘来飘去的巴黎，但如果在背后没有渴望这一轴心在跳动，没有重新找到支柱，那这两者都是不容易

① 罗卡玛杜尔为法国地名，是法国最古老的朝圣地之一，可能玛伽去过这个地方，记住了地名，就给孩子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比博普：爵士乐的一种，其特点是乐队中常有独奏乐器的即兴演奏。

④ 布鲁斯：爵士乐的一种，拍子较慢，曲调忧郁。

看见的。关于惶惑这一概念，有着多少词语、多少名称来表达啊，我有时认为，愚蠢应叫做三角形，八乘八是疯狂，或是一条狗。我拥抱云雾化身般的玛伽，心里却想着，用面包渣做个小娃娃跟写那部我永远也不会去写的小说、跟用生命去保卫那能拯救各国人民的思想具有同样的意义。钟表完成了它那短暂的摆动，我又一次钻进了那些令人心安理得的范畴之中。微不足道的小娃娃，影响深远的小说，英雄式的死亡；我把它排了个队，从小到大：小娃娃，小说，英雄主义。我想着那些被奥尔特加^①，被舍累尔^②充分调查过的价值等级：美学，伦理，宗教。宗教，美学，伦理。伦理，宗教，美学。小娃娃，小说。死亡，小娃娃。玛伽的语言引起了我的好奇：罗卡玛杜尔，伦理，小娃娃，玛伽，语言，好奇，伦理。

(—116)

3

奥拉西奥·奥利维拉^③坐在床上，不眠之夜的第三支香烟在嘴上燃烧着。他的手在紧贴他熟睡的玛伽的头发上轻轻地抚摩那么一两下。那是星期一的清晨；星期日的黄昏和夜晚是在阅读、听唱片、轮流起

①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杂文作家，对当时西班牙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作品有《吉诃德之冥想》等。

② 玛克斯·舍累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现象主义者，主张肉欲的、有机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等不同等级的价值伦理学。

③ 作者在此第一次使用第三人称来提及男主人公。

身热咖啡或沏马黛茶中度过的。听完一首海顿的四重奏之后，玛伽睡着了，奥利维拉没有心思接着听，躺在床上就把唱机插头拔了下来，唱片又转了几圈，但喇叭中已经传不出声音来了。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种愚蠢的习惯性动作使他想起了某些昆虫和某些儿童那表面看来毫无意义的动作。他睡不着，一面吸烟，一面望着窗外，望着对面的阁楼和阁楼里一个有时到很晚还在练习小提琴的驼背人。天气并不热，但玛伽的身体使得他的双腿和右肋侧感到很热，他一点一点地离开玛伽，心想这将是漫长的夜晚。

就像每次与玛伽相会到结束时也未发生冲突，也未互相争吵那样，他的自我感觉很好。他并不那么在乎哥哥的来信，他哥哥是罗萨里奥^①的一位大律师，他那四张航空信纸上写的是奥利维拉没有尽到一个为人子者和公民的义务。来信简直是美不胜收，他把信用透明胶带贴在墙上让朋友们品味。唯一重要的是，来信证实了他哥哥通过其微妙地称之为“代理商”的黑市证券给他带来了钱。奥利维拉心想可以用此钱买些自己一直想读的书，并给玛伽三千法郎，随便她怎么用，她很可能去买一只跟真的大小一样的绒布大象，让罗卡玛杜尔惊喜一番。上午，他必须出去一趟，到特鲁耶老人那里办事并告知他拉丁美洲来了信。出去、做事、告知，这些事都不能帮助他人睡。“告知”，瞧这个字眼；做事、做某事、行善、撒尿、消磨时间，所有这些短语搭配中都有这个动作^②，但在这一切动作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抗议，因为做事就意味着离开某地，到达某地，或意味着挪动某物，使之处在此地，而不是彼地，或意味着进入那所房子，而不是不进入，更不是进入隔壁的房子。换言之，在每个动作中都得承认存在着不足之处，存在着某一可能做的，但尚未做成之事，因而要对当前日益明显的不足之处、缺乏、短缺进行无声的抗议。认为行动可以达到顶点，或是认为多种行动的总和确实等于一个名符其实的生命，这都是道德家的幻想。最好还是放弃，放弃行动就是抗议本身，而不是其

① 阿根廷圣菲省的城市。

② 指西班牙文的动词 *hacer*（做）一字，此字与其他字搭配，组成了上述短语。

假面具。奥利维拉又点了一支香烟，这一微小的动作迫使他嘲讽地微微一笑，在这个动作本身中，他就嘲弄了自己。他并不太重视表面上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充满了心不在焉，充满了哲学上的陷阱；唯一真实的，就是胃里有没有东西，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或是从来没好过。但这也根本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很早他就否定了人们的集体谎言，否定了人们在着手研究放射性同位素或是巴尔托洛梅·米特列^①能否当总统时所感到的那可憎的孤独。如果说他在青年时期有过选择的话，那么他所选择的是不通过如饥似渴地快速积累“文化”来进行自卫，积累“文化”是阿根廷中产阶级为了探索本国和他国的躯体，或是为了在周围一片空虚中自我感到安全而惯用的伎俩。正如他的朋友特拉维勒^②所说，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刻板的懒惰，他才没有加入到法利赛人^③的圈子里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进入了这个圈子，一般说来，这些朋友都是些诚实的人，这也是可能的，因为有例可援）。这个圈子的活动是专门发放各种阿根廷精神的最高证书，并以此来回避问题的实质。此外，他觉得把诸如是阿根廷人还是爱斯基摩人这类的历史问题同诸如行动还是无为的问题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是一种易如反掌的骗人手法。他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他能够怀疑客观观念中的主体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这是个鼻子底下的问题，但却经常滑掉。有些为数不多的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的面孔对于他在共产主义或是克里特-米塞纳斯文明^④的问题上会形成怎样的想法总是有着影响的；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对于吉兰达约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双手的样子也是起着作用的，玛伽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因此奥利维拉倾向于承认，自己的血型，童年是在威严的叔伯们包围中度过的这一事实，少年时代几次失败的恋爱，以及

① 巴尔托洛梅·米特列（1821—1906）：阿根廷政治家、军人、作家。罗萨斯的政敌，于1861—1869期间任阿根廷总统。

② 主人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朋友；此人物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出现。

③ 法利赛人：古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标榜恪守宗教礼仪，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宗教观念。此处转意为“伪君子”。

④ 指古希腊文明借以形成的古代文明。

极易感到衰弱，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影响自己宇宙观的首要因素。中产阶级出身、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在国立学校受教育，这一切都是平白无故地安排的吗？糟糕的是，由于害怕确定各种观点太费力气，他最后在权衡任何事物的时候接受了“是”与“否”的态度，只从天平的指针上看待两端盘子里的东西。对他来讲，在巴黎一切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反之亦然。在最为热烈的爱情中，他感到痛苦，并察觉到了失败和遗忘，这种态度一旦成为一种反射，一种技巧，就会变成舒服方便、但极为有害的态度，就会变成瘫痪人的极端聪明，愚蠢运动员的盲目。他开始沿着生命的长河像哲学家和流浪汉那样慢慢腾腾地逐步行走，把富有生命力的动作变本加厉地变成维持生命的简单本能，变成一种只注意不受欺骗，而不去抓住真理的意识行为，这就是世俗的清静无为，温和的冷漠和专注的漫不经心。对奥利维拉来讲，最重要的是看着图帕克-阿玛鲁^①被分尸而不昏过去，不要陷入那每日都以多种可能的方式在他周围大肆宣扬自己本身的那可怜的自我中心论（土生白人中心论、市郊中心论、文化中心论、民俗中心论）里去。在他十岁的时候，一天下午，他的叔伯们在有关天堂的教义庇荫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关于历史、政治的繁琐教导，这时他胆怯地进行了第一次反抗，反抗他们那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式的“这话是我说的”。他说着还用拳头在空中一划，仿佛是对自己愤怒的一种批准。这话是我说的^②！这话是我说的，他妈的！奥利维拉后来想，这个“我”难道有着证明什么的价值吗？大人口中的“我”难道本身就带有“无所不知”之意吗？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学到了“我只知道我是无知的”这句名言^③，他觉得伴随而来的毒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用这种方式向人挑战，这是我说的。后来，他觉得有意思的是，在文化的最高形式中，他证实了权威及其影响的分量，以及有益的阅读给人带来的信心，并证实了聪明才智也都产生着“这话是我说的”，只

① 秘鲁印加帝国国王，因反抗西班牙殖民者而被分尸。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这是苏格拉底针对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诡辩派所说的一句名言。

不过到最后已被精心地伪装过了，甚至使用这句话的人也伪装了起来。现在经常说的是“我一直认为”、“如果说我确信某事的话”、“显然是……”，但这些用语几乎从来没有因对相反的观点表示赞许而得到弥补。人类仿佛在监视着其个体，不让他们沿着容忍、聪明的怀疑，以及感情上摇摆不定的道路走得太远。在某一部位上生了个鸡眼，角质硬化，于是就得做出判断：是黑的还是白的，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是形象的还是抽象的，是圣·劳伦索还是博卡青年队^①，是肉还是蔬菜，是交易还是作诗。这太好了，因为人类不能相信像奥利维拉这样的人，他哥哥的来信正是表达了这种苛责。

“最坏的是，”奥利维拉想道，“这一切造就了一种令他人高兴的善变性格。怎么办呢？心里想着这个问题，我开始睡不着觉了。奥勃洛摩夫^②，我们怎么办^③？历史那伟大的声音在召唤人们去行动：哈姆雷特，去报仇！哈姆雷特，我们去报仇^④，还是安安静静穿着拖鞋，坐在奇彭代尔^⑤式的椅子上守在脏脏的火炉旁边？不管怎么说，叙利亚人是大肆赞美过战神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你要去战斗吗，阿周那^⑥？你不能否认价值观念，优柔寡断的国王。为斗争而斗争，在危险中生活，你想想伊壁鸠鲁信徒马里厄斯^⑦、理查德·希拉里^⑧、京真知子^⑨、T.E.劳伦斯^⑩……吧。能够有所选择的人是幸福的；同意被人选择的人也是幸福的；英俊的英雄，英俊、完美的逃跑主义者都是幸福的。”

① 阿根廷两支对垒的足球队。

②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1813—1891）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被认为是丧失意志力者的典型。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④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⑤ 英国家具设计家，他设计的家具流行于18世纪70年代前后，尤其是宽座彩带式靠背椅。

⑥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般度国五兄弟之一。大神毗湿奴化作他的车夫，劝说他去战斗，最后战胜了俱卢国。

⑦ 英国作家瓦特·佩特（1839—1894）的同名小说主人公。小说表现了主人公在追求美的享受和寻求理性认识之间的矛盾。

⑧ 新西兰人，于1952年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⑨ 京真知子（1924—）：日本著名女电影演员，主演过《罗生门》等，多次获国际大奖。

⑩ 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作家，一战期间作为英国间谍到过中东，是传奇式的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也许是幸福的，为什么不呢？不过，很可能奥利维拉的观点是那个吃不着葡萄的狐狸的观点。他也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道理却很可怜、可悲，是一种蚂蚁用来反对夏蝉的道理。既然头脑清醒会导致无为，那么这种无为为什么不能受到怀疑呢？为什么不能掩盖带有特殊恶意的盲目形式呢？身揣炸药跳入敌群的军事英雄的愚蠢，浑身挂满荣誉勋章的英雄士兵卡勃拉尔^①，也许都意味着有一种监督的存在，暗示着这监督在意识之外（这一点不能要求一个军曹做到）瞬息间就出现在某种绝对事物之中。在这一切面前，清晨三点躺在床上抽着香烟所表现出的粗俗的聪明和办公室中的清醒都还不如一个土拨鼠来得有劲。

玛伽此时已经醒来，蜷缩在奥利维拉的身边，口中还在喃喃地发呓语，奥利维拉把自己所想的一切对她说了，她顿时睁开眼睛，陷入了沉思之中。

“你不可能做到这点，”她说，“你在做事之前总是想得太多。”

“我是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三思而行，小傻瓜。”

“你做事还需从原则出发，这太复杂了。”玛伽说道，“你好像是个旁观者，好像是个去博物馆看画的人，我的意思是，画就挂在那儿，你呢，在博物馆里，既近且远；我就是一幅画，罗卡玛杜尔是一幅画，艾蒂安是一幅画，这个房间也是一幅画。你觉得你是在这个房间中，但其实你并不在其中，你是在观察这个房间，而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这姑娘能把圣·托马斯气死。”

“干吗要提圣·托马斯？”玛伽说道，“那白痴一心想的是眼见为实，你指的是他吗？”

“对，亲爱的。”奥利维拉说，他心想从本质上讲玛伽指的圣·托马斯才是他真正想说的圣·托马斯^②。她真是个有福气的人，眼不见就

① 可能指征服巴西的葡萄牙人阿尔瓦莱斯·卡勃拉尔。

② 实际上奥利维拉一开始所说的圣·托马斯指的是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而玛伽指的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的圣·托马斯，此人一开始不相信耶稣复活，因为未亲眼所见，后来耶稣出现在他面前，他才相信，故而耶稣说：“你看见了我才信。而那些眼不见就信以为真的人才是有福气的呢。”

信以为真，而且能同生命的持续和延长融为一体；她真有福气，处在房间之中就能对一切能触及的东西，对一切与之共存的东西，诸如河下游的鱼儿、树上的叶子、天空中的云朵、诗歌中的形象等享有所有权。鱼、叶、云、形象，正是如此，除非……

(—84)

4

就这样，二人开始在宏伟的巴黎城中漫步，在夜晚所能看到的事物引导下，按照流浪汉一句话中说出的路线，按照一条黑暗的胡同中某一阁楼透出的光线所指引的方向漫步着。有时在几个静谧无人的小广场中停下来，坐在椅子上接吻，或是观看地上画的跳房子游戏的格子，想象着儿童们用来跳房子的石子，以及单脚朝着“天”格的那么一跳。玛伽谈着她在蒙得维的亚的两个女友、她的童年时代、某个叫做雷德斯玛的人和她的父亲。奥利维拉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心里对自己不能专注地听她讲话感到有点抱歉。对他来说蒙得维的亚就跟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他必须把那不稳定的决裂巩固下来（特拉维勒此刻正在干什么？这个大懒鬼在他走后又卷入到什么伟大的纠葛中去过？还有赫克列普顿那傻姑娘、市中心的咖啡馆）。他一面无精打采地听着玛伽讲，一面用树枝在石块上乱画，此时玛伽还在解释为什么切姆佩和格拉歇拉是两个好姑娘；露西娅娜没去船上送她，这使她很

不高兴，露西娅娜是个势利眼^①，这一点不管是谁她都不能容忍。

“你说说势利眼是什么意思？”奥利维拉问道。他对此却更感兴趣。

“那好。”玛伽低下头，好像预感到自己又要说蠢话了，“我坐的是三等舱，我想，如果我坐的是二等舱，她早就去为我送行了。”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定义了。”奥利维拉说道。

“再说，当时我还带着罗卡玛杜尔。”

就这样，奥利维拉知道了还存在着一个罗卡玛杜尔，而当时在蒙得维的亚，这孩子的名字很普通，叫卡洛斯·弗朗西斯科。看样子玛伽不愿详说罗卡玛杜尔的来历，只是说她拒绝了做人工流产，可现在开始对此感到后悔了。

“实际上我并不感到后悔，问题是我怎么生活呢，伊雷娜太太收费很高，我还得学声乐，这都得花钱。”

玛伽自己也不很清楚为什么她来到了巴黎，奥利维拉逐渐发觉，只要在船票、旅行社和签证上弄混一点点，她很可能就到了新加坡或是开普敦。反正唯一重要的是离开了蒙得维的亚，见识了她谦逊地称之为“生活”的东西。到巴黎来她有很大的优势：她的法语讲得相当好（这可看做是一个接连杆），因此可以观赏最优秀的绘画，看最好的电影，接触最卓越的文化形式。这一点使奥利维拉深受感动（尽管罗卡玛杜尔的存在使他感到很别扭。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他记起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些出色的女友，她们都有着进行环球旅行、经历一番的形而上的强烈愿望，但谁也未做到超越马德普拉塔^②一步。而这个不起眼的姑娘，分文不名，却怀抱着儿子钻进了一艘轮船的三等舱来到了巴黎学习声乐。这还不算，她还正在不知不觉地教导奥利维拉如何进行观察，如何看待事物。而她自己却不知道为何突然在街上停下来，窥视里面什么也没有的一个过道，但前面有丝绿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港口城市。

光，一道光线，于是就悄悄地溜了进去，以免看门女人生气。面前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时也耸立着一座古老的塑像，或是长有常春藤的井栏，有时则什么也没有，只有损坏了的用圆形地砖铺的地面、长满绿苔的墙壁、一个钟表店的招牌、一个在角落里乘凉的老人，还有小猫，到处都存在的小猫，喵喵，klffen, kat, chat, cat, gatto^①，灰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肮脏不堪的，它们简直成了时间的主人，热烘烘的地砖的主人，也成了玛伽的忠实朋友，玛伽很善于在它们的肚皮上搔痒，用一种愚蠢而神秘的语言跟它们讲话，每隔一会儿还要引用一些箴言和警句。跟玛伽在一起，奥利维拉总会突然有一种陌生感，恼火也没有用，因为玛伽几乎总是把啤酒杯打翻，要么就从桌底下把脚伸出，正好侍者走过，一下子绊倒在地，于是侍者就出言不逊了。该干的事她不去干，对账单上的大额数字不理不睬，但对小小的三块钱却视如猛兽；有时她在大街中央就停了下来（一辆黑色的雷诺牌汽车在离她只有两米远的地方刹住车，开车人伸出脑袋用下流的声调骂她是婊子），像那么回事似的站在那里，从远远的大街中央的角度来观赏先贤祠的景色，这个角度要比站在人行道上看来得好些。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不少，尽管这一切总是使得奥利维拉很恼火，但他却感到幸福。

奥利维拉早就认识了佩利哥和罗纳德，玛伽也把艾蒂安介绍给了他，艾蒂安又介绍他们认识了哥莱戈罗维乌斯。几夜之后，蛇社就在圣·热尔曼·德·普莱路逐渐形成了。蛇社中大家谈论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必须给玛伽解释一番；仅仅是由于不会规规矩矩地使用叉子，她总是把半斤之多的炸土豆片弄得满天飞，而这些土豆片也几乎总是落在别的桌子上人的头发上，大家只得替她向人家道歉，说她这样是无意识的。对上述种种大家感到非常气恼，但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出现，蛇社还是立即接受了她的。在蛇社中，玛伽表现得并不好。奥利维拉逐渐发觉，她喜欢分别同蛇社的人会面，喜欢单独同

^① 均系印欧语系中各国语言中的“猫”。

艾蒂安或芭勃斯在街上散步，把他们塞进自己的世界之中；虽说她从未企图把他们塞进自己的世界里，但还是这样做了，因为她这种人总是希望离开公共汽车的正常路线，离开历史。但蛇社的所有成员都以某种方式感谢她，尽管一有机会就骂她个狗血喷头。艾蒂安虽说像条狗或邮筒那样自信，但是每当玛伽在他最近画的作品前发表议论时，他就激动得面孔发紫；甚至连佩利哥·罗梅罗居然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女人，玛伽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数日子对奥利维拉来讲是件难事，没有未来才是幸福的）以来，两个人一直在漫步，在巴黎漫步，观看各种事物。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不要去管它，两人相爱，也互相争吵，不看报纸上的新闻，也全然不顾家庭义务和任何某种钱财或道义上的负担。

橐，橐！

“我们还是清醒清醒吧。”好几次奥利维拉都这样说。

“干吗要清醒清醒，”玛伽望着从新桥驶过来的平底船回答道，“橐，橐，你脑袋里有只小鸟，橐，橐，它不停地啄着你，要你喂它吃阿根廷饭，橐，橐！”

“好吧。”奥利维拉嘟哝道，“可你别总是用罗卡玛杜尔把我搞得头昏脑涨的好不好。弄到最后我们总是要讲克里话^①，迟早要把售货员或看门女人惹翻，会惹出可怕的乱子来。喂，你瞧，那个家伙一直跟着那黑女人。”

“我认识那黑女人，她在普罗旺斯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工作，她喜欢跟女人搞。那可怜的家伙要出丑了。”

“她跟你也搞过？”

“当然没有，不过我们还是交上了朋友，我送过她一支口红，她送给我一本书，作者是列特弗，不……等一下，噢，是列蒂弗^②……”

“我懂了，懂了。你真的没跟她睡过觉？这对像你这样的女人来说倒是怪了。”

① 克里话是奥利维拉和玛伽之间使用的隐语，文中“小鸟”指玛伽之子。

② 尼古拉斯·列蒂弗（1734—1806）：法国作家，作品多反映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

“你难道跟男人睡过觉，奥拉西奥？”

“当然，这也是一种体验嘛，你说呢？”

玛伽斜眼看着他，怀疑他是在拿自己开心，怀疑他由于脑袋里那只小鸟在啄他，找他要阿根廷饭吃而恼火，故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于是她一下子投入了他的怀抱，使得在絮普利斯桥上散步的一对夫妇大吃一惊。玛伽笑着把他的头发揉乱，他不得不抓牢她的双臂也笑了起来。那对夫妇直看他们，男人几乎笑不出来，他的太太对这种行为非常气愤。

“还是你对，”奥利维拉终于承认道，“我这个人没治了，你瞧，说是要清醒一下，可弄到最后还是在这么沉睡着。”

二人在一个橱窗前停了下来，想看看里面各种书籍的名字。玛伽按照封面的颜色和书的样子开始提问，奥利维拉不得不给她解释福楼拜所处的时代，告诉她孟德斯鸠是谁，给她解释雷蒙·拉迪盖^①是怎样的作家，告诉她特奥费勒·戈蒂耶^②是什么时代的作家。玛伽一面用手指在橱窗玻璃上画着，一面听着解答。“脑袋里有一只小鸟，它要用阿根廷饭喂它，”奥利维拉心里想着，仿佛听到了自己在出声讲话，“我的妈呀，我真可怜。”

“你不觉得你这样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吗？”奥利维拉终于对她说道，“你想在大街上获得学问，亲爱的，这可不行，你还是订一份《读者文摘》吧。”

“噢，那种破玩意我可不订。”

脑袋里有只小鸟，奥利维拉自言自语道。不是她，而是他，但她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呢？空气，还是炒面？要么就是接受力很差的什么东西。中心是不会装在脑袋里的。

“她闭上眼睛就能中靶，”奥利维拉想道，“这正是禅宗里拉弓射箭的办法，她之所以能中靶，正是因为她并不知道是得益于这个办

① 雷蒙·拉迪盖（1903—1923）：法国小说家。

② 特奥费勒·戈蒂耶（1811—1872）：法国小说家、诗人。

法。而我……橐，橐，算了吧。”

当玛伽问及诸如禅宗哲学等问题的时候（这种事经常在蛇社中发生，因为在蛇社里大家总是谈论遥远的事物，谈论遥远的令人觉得必不可少的智慧，谈论勋章的背面，谈论永远是月光辉辉的那边），哥莱戈罗维乌斯就尽力为她讲解形而上学的基本知识，而奥利维拉却一面喝着洋艾酒，一面开心地看着他们。想要为玛伽讲解些什么，简直等于干一种不明智的事，福克尼埃^①说得好，对像她这样的人来说，神秘恰恰开始于解释。玛伽在听关于内在论和先验论的讲解时，一双美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使得哥莱戈罗维乌斯那关于形而上学的解释都继续不下去。最后她确信自己懂得了什么是禅宗的时候才吃力地喘了一口气。只有奥利维拉才能发觉玛伽不时地在时间停滞的地方确有所悟，而他们这些人却仍然在寻求。

“你别学习那些愚蠢的玩意了，你并不需要眼镜，干吗非要戴眼镜不可呢？”

玛伽对此有些怀疑，她非常钦佩奥利维拉和艾蒂安，这两个人能够三小时不停地讨论问题。在艾蒂安和奥利维拉二人周围仿佛有着一个粉笔画的圆圈，她非常想进去，想搞懂为什么在文学上模糊原则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经常谈及并又非常钦佩的那位莫莱里^②总想把自己的著作写得像一个玻璃球，在其中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结合成为一个具有摧毁力的观点。

“跟你解释不清，”艾蒂安说道，“这是第七层积木，你连第二层还没到呢。”

玛伽神情沮丧地从便道上捡起一片小树叶，跟树叶说了一会儿话，用树叶在手掌上画来画去，翻过来掉过去抚摩着它。最后剥去叶肉，露出了叶筋。映照着她的皮肤，出现了一个美丽的绿色幻影。艾蒂安粗鲁地一把夺过树叶，迎着光线也照了起来。在这类事情上，奥

① 亨利·福克尼埃（1879—1973）：法国小说家、散文家。

② 即第二十二章中出车祸的老年人，还将在第三部分中出现。

利维拉和艾蒂安对玛伽也很钦佩，但同时又由于对她很粗鲁而感到不好意思。玛伽也总是趁此机会再要半升啤酒，如有可能，再要些炸土豆片。

(—71)

5

二人的第一次是在瓦莱路上的一家旅店里。本来二人是在那条路上闲逛的，有时在某个门廊里停留一会儿。午饭后的细雨总是令人扫兴的，总得干些什么来应付这冰冷的细雨，来应付散发橡胶气味的雨衣。突然，玛伽偎依在奥利维拉的身上，二人像傻子一样互相望着，对，去旅馆。肮脏的写字台后面那老妇人善解人意地向他们致意：在这种鬼天气里还能干些什么呢？老妇人拖着一条腿走在前面，上楼时在每个阶梯上她都要停一下，把比另外那条腿粗得多的有毛病的腿拖上去，就这样一直上到了四层楼，看她这样子真令人难过。旅馆里有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氛，散发着菜汤的味道。走廊地毯上不知什么人打翻了一种蓝色的液体，仿佛画上了一对翅膀。房间中有两个窗子，窗帘是红色的，经过了缝补，到处是补丁。一缕潮渍渍的光线像天使似的透了进来，射在黄色的床垫上。

玛伽天真地打算像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那样做作一番，她站在窗口，装出望着大街的样子，奥利维拉却在检查门上的插销。在这种事情上，总得有某种预制的程式，或是老一套的东西：首先把钱袋

放在桌子上，拿出香烟，观看街景，深深地吸烟，对墙纸做一番评论；然后是等待，目的明确的等待；最后做出种种必要的动作，使得男人能很好地担任其角色，使男人有足够的时间来采取主动，在某一刻，二人笑了起来：这一切太愚蠢了。黄色的被罩仿佛一个不成形的玩具娃娃被抛到了墙角。

对不同旅馆的床罩、房门、照明、窗帘进行比较已经成了奥利维拉和玛伽的习惯：什么第五区^①一带的旅馆房间对他们来说要比第六区^②的好，在第七区^③的旅馆里，运气总是不好，经常出事，不是隔壁房门敲得山响，就是水管发出疹人的噪声。正是在这种时候，奥利维拉给玛伽讲述了特罗普曼^④的故事，玛伽紧贴着他，专注地听着，于是他不得不为她朗读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那两年中（不知为什么是两年），他为她朗读的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有时是佩蒂奥特^⑤的，有时是魏德曼^⑥的，还有时是克里斯蒂^⑦的。二人睡在旅馆里。最后总是产生一种谈论犯罪的愿望。但玛伽也有时会突然严肃起来，她两眼盯着天花板向奥利维拉提问：锡耶纳画派^⑧是否真的像艾蒂安所说的那么伟大；有没有必要攒钱买一台电唱机和一套沃尔夫的作品，因为她有时哼唱此人的歌曲，哼唱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因为总是忘词，对此她很恼火。奥利维拉很喜欢同玛伽做爱，因为对她来讲没有什么比做爱更重要的了，而同时，她又令人难以理解地仿佛不太在乎这种欢娱，她在欢娱中达到了某一刻，于是她绝望地抓住这一刻，延长这一刻，就像是一种觉醒，认识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她就掉进了有些力竭的境地。这使得惧怕十全十美的奥利维拉感到着迷。然而，当玛伽恢复了自己的记忆，想起了回忆不起来而又非得回忆不可的事情的时候，她确实感到很痛苦，于是奥利维拉就深深地吻着她，挑逗她进行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④ 不详。

⑤ 亨利·佩蒂奥特（1901—1965）：即丹尼尔·罗普斯，法国作家。

⑥ 不详。

⑦ 可能指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擅写侦探小说。

⑧ 意大利14世纪的一个画派。锡耶纳为意大利地名。在第一四二章中还将提及。

新的爱情游戏。玛伽呢，重新恢复过来之后，躺在奥利维拉的身下膨胀着，刺激着奥利维拉，像是一头毫无节制的牲口动作着。她双眼翻白，双手扭曲，陶醉神往，不顾一切，仿佛一尊雕像沿山滚下，她一面啜泣，一面不断发出沙哑的哼叫，仿佛要用自己手指甲把时间拔除。一天晚上，玛伽用牙齿咬了奥利维拉，把他的肩膀都咬出了血，因为奥利维拉感到有些累，把身子别了过去。二人之间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默契，奥利维拉感到好像玛伽期待于他的是死亡，某种在她讲来并不是清醒时的自我的东西，一种要求死亡的模糊方式，一种直指上空、捅碎星夜、把空间归还给问题和恐惧的刀刺。只有一次，就像一位认为杀牛就是把公牛还给大海、把大海还给上天的著名屠夫那样，奥利维拉一时兴起，折腾了玛伽。那是在一个漫长的夜里，后来二人都没有谈起过。那夜，奥利维拉把玛伽当成了帕西淮^①，把她翻过去，就像玩弄一个少年那样玩弄了她。奥利维拉了解了她的全身，要求她像最低级的妓女那样接受他的作践。他赞美她的肉体，用散发血腥气的双臂搂着她，像是要对理性进行挑战，让她咽下嘴边上的精液。他还吸吮了她下腹的暗处，抱着她的臀部，把她举到齐脸处，在只有男人才能使女人认识自身的那最后一刻，把自己的面孔弄得精湿。他用自己的皮肤、毛发、口水和呻吟刺激着玛伽，他掏空了玛伽的全部力气。最后他把玛伽丢在长枕和被单上，他听到了贴着他的面孔的玛伽那幸福的哭泣声。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再次看见了房间中的黑夜，旅馆中的黑夜。

后来，奥利维拉担心玛伽那满足的样子是不是装出来的，担心那种种爱的游戏所追求的是不是一种牺牲。他尤其害怕的是玛伽把她那细腻的感激方式变成犬咬式的亲热；他不希望玛伽那最能掩饰自己的外衣，即自由，消失在勤奋的女性气质之中。最后他放心了，因为玛伽喝起了浓咖啡，使用了坐浴盆，这说明她又陷入了极为混乱的状态

^①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妻子，她和海神波塞冬送来的一头白毛公牛生了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陶洛斯。

之中。尽管那一夜她受到了绝对的折腾，向跳动着的、扩展着的多孔空间敞开了自己，但在这方面听到的第一句话还是像鞭子一样抽打了她。她回到床沿上，像是一个沮丧的星座形象，企图以微笑和一种模糊的希冀来把自己抵消掉，这尤其使奥利维拉感到满意。既然奥利维拉并不爱她，既然欲火也会消失（因为不爱她，欲火才会消失），那以后就像躲着瘟疫一样，避免着爱的游戏的神化吧。一连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中，在每个旅馆房间中，在每个广场上，在每一种做爱姿势上，在市场里喝咖啡的每一个早晨都避免进行粗暴的马戏、细腻的动作和清醒的权衡。就这样他终于搞清楚了，玛伽所期待的确是让奥拉西奥把她杀死，但这种死亡必须是凤凰涅槃式的，然后她就可以参加哲学家们的聚会，也就是说，参加蛇社的谈话，因为玛伽是愿意学习，愿意获得学问的，而奥拉西奥又是个狂热的人，极易被煽动起来去做圣洁的祭献者所做的事。在谈话中，二人极为不同，各讲各的（玛伽了解这一点，也很理解），因此就不能达到互相了解；既然如此，那么只有在做爱中奥拉西奥杀死玛伽，二人才有可能达到互相了解，因为玛伽只有在做爱的时候才能了解他；在旅馆房间的天花板下，二人赤身裸体才能平等相待，在旅馆房间的天花板下，奥利维拉美美地把她扼杀，弄得她嘴张得大大的，流出一丝口水；他陶醉地看着她，仿佛刚刚开始认出她来，刚刚开始真正地占有她，刚刚开始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在此之后，凤凰才能复活。

(—81)

6

约会的技巧在于二人只是笼统地相约在某区某时相见，二人都喜欢向不能相遇这一危险挑战，这样各自就可以嘟囔着坐在一个咖啡馆里，或是一个广场上的长凳上多读一本书，单独地度过这一天了。“多读一本书”是奥利维拉的理论；纯粹由于渗透作用，玛伽也接受了这一理论，而实际上，对玛伽来讲，几乎每读一本书就等于少读一本书。她本想在一段无尽的时间（估计三年到五年）里如饥似渴地充实自己一番，阅读歌德、荷马、狄兰·托马斯^①、莫里亚克^②、福克纳、波德莱尔^③、罗伯托·阿尔特^④、圣·奥古斯丁^⑤的全部作品，还有那些其姓名常在蛇社的谈话中出现、并令她惊讶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此奥利维拉只是轻蔑地耸耸肩作为回答，接着就大谈阿根廷的畸形发展，大谈那种一天到晚总是看书的读者，大谈挤满了不忠于阳光和爱情并假充博学的女人们的图书馆，大谈油墨气味盖过大蒜香味的家庭等等。那段时间里，奥利维拉很少看书，只是忙于观看树木、地上遇到

① 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其作品对同时代青年诗人影响很大。本书第九十二章再次提及。

②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作家、政治家，1952年获诺贝尔奖。

③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著有《恶之花》等，其创作对后来欧美颓废主义文学影响很大。

④ 罗伯托·阿尔特（1900—1942）：阿根廷作家，作品有《七个疯子》等，本书第二十一、一二十七章再次提及。

⑤ 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基督教作家、思想家，作品有《忏悔录》、《天国论》等。

的细绳、电影院里上映的泛了黄的影片，还有拉丁区里的女人；用无益的冥思来解决他那模糊不定的知识分子癖好。每当玛伽向他求教，问他一个日期，请他解释一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是显得很勉强，仿佛是在给她讲些无用的东西，玛伽感到很恼火，说“其实这你是知道的嘛”。于是奥利维拉就开始不厌其烦地给她大讲了解与知道的区别，建议她练习着做些个人研究，而玛伽却总也完成不了这些作业，感到很灰心。

二人一致认为相约在某地将永远也不会相遇，于是干脆就不约地方。果然，每次总能相遇。有时二人的相遇简直巧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致奥利维拉又一次提出了或然率这个问题，并毫无信心地反复从各个方面加以探讨。譬如，玛伽决定在沃吉拉路的街角拐弯，而正在此时，奥利维拉在五个街区开外也决定不走比瑟路，而毫无道理地朝亲王先生路走去，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了玛伽，玛伽正站在一个橱窗面前，专注地看着一只涂有防腐剂的猴子标本。于是二人在一家咖啡馆中坐了下来，一点一滴地回忆各自走过的路线，突然改变的方向，并企图用心灵感应来解释这一切。当然，经常是失败的。但不管怎么说，二人确实在迷宫般的街道上相遇了，最后几乎总能相遇。于是二人像相信存在一种能使自己发财的力量的疯子那样大笑起来。奥利维拉对玛伽的非理性，对玛伽漠视最基本的计算这点很着迷，他分析或然率，用棍棒进行占卜，并从中加以选择，或是简单地加以相信，而到了玛伽身上，则变成了简单的天命。奥利维拉问她：“你要是碰不到我呢？”“不知道，你瞧，你不是在这儿了吗。”不知怎的，这一回答一下子就使得奥利维拉的提问显得毫无价值，使得他的逻辑方法显得平庸无奇了。从此之后，奥利维拉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与从图书馆里学来的偏见进行斗争了，而奇怪的是玛伽却起而反抗他对学校知识的蔑视。就这样，二人像彭奇与裘蒂^①一样，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如果人们不愿让爱情最后变成一幅石版彩印画或一首无言的

^① 英国著名木偶剧中的两个不可或分的滑稽角色。

浪漫曲，这倒是很必要的。然而，爱情……这个字眼……

(—7)

7

我摸着你的嘴，我用手指触摸着你嘴的周边，我慢慢地画着，仿佛你的嘴是从我的手中诞生出来的，仿佛你的嘴第一次开始翕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抹掉一切，然后重新开始。每次我画出的都是我向往的嘴，都是我用手选择的并在你面孔上画出的嘴，这是我从所有嘴中选择出的嘴，是我完全自由地选择出的嘴，为的是好用我的手在你的面孔上画出来。偶尔一次（我并不想了解为什么偶尔那么一次），这张嘴正好同你微笑着的嘴相吻合，而这微笑着的嘴也正是我手下画着的嘴。

你看着我，在近处看着我，越来越近，于是我们玩起了斗眼的游戏。我们越来越近地互相瞪着，眼睛变大了，两只眼互相在靠近，重叠在了一起：两个独眼巨人在互相瞪着，二人的呼吸混在了一起，两张嘴相遇了，温柔地相吻着，二人用嘴唇互相咬着，舌头几乎未碰牙齿一下，就这样，二人在口中做起了游戏。重重的口气夹杂着过了时的香水味在口中进进出出，中间还有时沉默下来，这时我的手插进你的头发，在你的头发深处慢慢地抚摩着，与此同时，我们仍在互相吻着，仿佛口中充满了鲜花和活鱼，充满了生动的动作，充满了淡淡的香味。我们相咬时，疼痛也是甜蜜的；我们互相吸吮着对方的气息，

在透不过气来那短暂而可怕的一刻，这种暂时的死亡也是美妙的。口水混在了一起，有一种成熟了的水果味道。你偎依在我的怀中，我感到你在颤抖，犹如水中的月亮。

(—8)

8

三月里，我们经常在下_午到鞣革场滨河道^①去观鱼。三月是豹月^②，天还不太热，但发黄的太阳已经每天都越来越红了。在塞纳河对面的人行道上，我们等待着观鱼时刻的来临（因为我们都走得很慢，为的是尽量晚些相会），对贩旧书的人睬也不睬，反正不付钱他是不会给你书的。所有的鱼缸都摆在阳光下，几百条红色、黑色的鱼，还有圆笼中安静的鸟儿，都仿佛悬吊在空中，一种荒唐的愉快感使我们互相搂住了腰，你嘴里唱着歌，拉我过了马路，走进了悬吊在空中的鱼的世界。

人们把鱼缸，大口鱼缸拿出来摆在街上，摆在阳光下，旁边还有水桶，阳光把空气和水纹混在了一起。鱼缸周围挤满了旅游者、急于要看鱼的小孩子和收藏多种异国情调鱼类（每条五百五十法郎）的太太们。红色和黑色的鸟儿在它们那小小的空间里打着转轻轻地跳跃着，也有的鸟儿动作缓慢，神情冷漠。我们观赏着，像做游戏一样，

① 此地为巴黎的鸟市与鱼市。

② 西方黄道十二宫中并无“豹”月。

把眼睛凑近鱼缸上的玻璃，把鼻子贴上去，结果把执网捉小蛾的卖鱼老妇气得要死。我们越来越看不清鱼的样子了，越是看不清，就越是要向那些看不清的鱼儿凑近。我们越过鱼缸走到从新桥方向过来第二家鱼店附近，老板娘像朋友似的对你说：“这水太冷了，会把鱼冻死的，冷水最不好了……”而我的心里却想着旅馆里那位女佣，她在如何养羊齿草上劝我说：“不要浇水，在花盆底下垫上一个盛满水的盘子就行了，它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我们也想着我们曾经阅读过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条鱼单独生活在鱼缸里，它就伤心；只要摆上一面镜子，它就会高兴起来……”

我们走进店里去看，店里的那些最珍贵的品种都养在特殊的缸里，里面有温度计，还有红色的小虫子。我们发现了鱼的行为、爱情和形状，惊喜得直叫，这使得卖鱼妇很恼火，因为她肯定我们是不会花五百五十法郎买一条鱼的。那时的天气什么东西都容易化掉，比如高级巧克力、马提尼橘子做的甜饼；在这种天气里，我们也极易为隐喻和类比^①所陶醉，总想深入地理解事物：你瞧那条鱼，简直就是吉奥托^②，你想起来了；那两条在戏耍，像两只玉制的狗，那条，简直就像紫霞的阴影……我们也发现了生命是如何被置于没有第三维的形式^③中，我们要是垂直看，或在水中放一条垂直不动的红线，就连那二维形式也会消失。鱼儿一甩鳍，又回到了原处，还是原来的眼睛、须子和鳍，有时还从肛下游出一条透明的粪便，但还连在体上，这个赘物忽然又把鱼儿带到我们面前，使得鱼儿失去了原来的纯洁形象，使得鱼儿处在任人评论的境地，姑且用评论这个伟大的字眼吧，我们这几天在蛇社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字眼吗。

(—93)

① 二者均系修辞格。

② 吉奥托 (1266—1337)：佛罗伦萨派画家，擅壁画。

③ 指鱼缸玻璃的平面。

9

四人从瓦朗内路进入了瓦诺路，天下着雨，玛伽紧抓着奥利维拉的胳膊，紧贴着他那散发冷汤味的雨衣，艾蒂安和佩利哥在讨论用绘画和语言能不能解释世界，奥利维拉感到厌烦，就用臂搂住了玛伽的腰肢：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一条胳膊搂住了一个温软的腰肢，一走起路来就感到肌肤轻微的摩挲，就像是一种持续而单调的语言，一种贝尔利茨学校^①教的不断重复的语言。我一爱—你，我一爱—你，我一爱—你。这并不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仅仅是动词，爱，爱。“接下来就是个联系动词^②。”奥利维拉用语法想道。如果玛伽能够了解服从肉欲是如何使她失去耐性的就好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这是一种无益而孤独的服从。她的腰身多么温软，湿润的头发贴在奥利维拉的脸上，她紧紧地贴着奥利维拉以图卢兹·劳特雷克^③的风度迈步走着。太初有联系动词，强奸就是解释，但不能反过来说，应该发现一种不能进行解释的方法，让我—爱—你，我一爱—你成为一个轮毂，那么时间呢？一切都能重新开始，没有什么绝对的，接着就是吃饭

① 贝尔利茨：德国哲学家，发明一种语言教学法，即用外语学习外语，不通过母语翻译，此处实际上就指的是语言。

② 《新约·约翰福音》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理念）在西班牙之中是“verbo”（动词）或“palabra”（语言）。“爱”是动词，奥利维拉想“接下来就是个联系动词”，“联系动词”在西班牙文中也作“交媾”讲，故有“太初有联系动词”一说。是一种文字游戏。

③ 图卢兹·劳特雷克（1864—1901）：法国后印象派画家。

或大便，一切也就重新进入了危机。每隔若干小时的欲望从来都是没多大区别的，但却每次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制造幻想的时间陷阱。“一种烈火般的爱情，在观察世界过程中的永恒的燃烧，但立即就陷入了一种无节制的语言之中。”奥利维拉想道。

“解释、解释，”艾蒂安嘟囔道，“你们这些人，不叫出事物的名称，就连事物本身都看不见，这个叫狗，这个叫房子，就像《杜伊诺》^①中所说的那样。佩利哥，应该展示，而不是解释。我画故我在。”

“展示什么？”佩利哥·罗梅罗说道。

“展示唯一能为我们的存在做辩护的那些东西。”

“这畜生认为除了视觉及其效果就再没别的感觉了。”

“绘画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产物，”艾蒂安说道，“我用整个身心绘画，在这一意义上讲，我与你的塞万提斯、蒂尔索^②或其他什么人，没有什么不同，我恼火的是对什么都非要进行解释的这种恶习，以及专门作为语言来理解的那个理念。”

“如此等等。”奥利维拉厌烦地说道，“谈到感觉，你们的感覺就像是聋子之间的对话。”

玛伽越来越紧地依偎着奥利维拉。“这个人要说蠢话了，”奥利维拉心想，“她首先需要摩擦，用皮肤来下决心。”他突然感到对她又爱又恨，这感情有点像真理本身那样是矛盾着的。“应该发明一种温柔的耳光，蜂触似的脚踢来对待她，但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最终的搭配还有待发现。佩利哥说得对，伟大的理念仍在日夜操劳，真遗憾，应该灭绝爱情，让一切都变得黑暗无光，只能看见使哥莱戈罗维乌斯绞尽脑汁的那种反物质。”

“喂，哥莱戈罗维乌斯会来听唱片吗？”奥利维拉问道。

佩利哥认为他会来。艾蒂安觉得蒙德里安^③……

① 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诗作《杜伊诺哀歌》。

② 蒂尔索·德·莫利纳（1584—1648）：西班牙作家，著有剧本《塞维利亚的嘲弄者》等。

③ 蒙德里安（1872—1944）：荷兰画家，抽象艺术主要代表之一。本书第十九、二十一、二十八等章均还有所提及。

“你要欣赏一下蒙德里安，”艾蒂安说道，“跟他一比，克勒的画就失去了其魔幻特点。克勒总是跟命运做游戏，跟文化带来的益处做游戏，而欣赏蒙德里安单凭感觉就可以得到满足，但要理解克勒则需要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品味高的画是给品味高的人看的，是给真正的中国人看的。蒙德里安画的是绝对的事物，你光着屁股站在画前，二者必居其一：你看得见，或是看不见。欢乐、好奇、影射、恐怖或愉快则都是多余的了。”

“你懂他的话吗？”玛伽问道，“我觉得他对待克勒很不公平。”

“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奥利维拉无精打采地说道，“他说的是另一回事，你不要马上提个人问题。”

“但他为什么说一切美丽的事物对蒙德里安都没用处呢？”

“他的意思是，从本质上来讲，像克勒那样的绘画要求你有文科毕业文凭，至少是诗学的毕业文凭，而蒙德里安只要求你变成蒙德里安就行了。”

“不是这个意思。”艾蒂安说道。

“当然是这个意思。”奥利维拉说道，“照你所说，蒙德里安只要有一块画布就满足了，因此他只要求你无知，而不要求你有经验，我所说的无知是伊甸园式的天真，而不是愚蠢。请你注意，连你刚才光着屁股站在画前的比喻都散发着一股前亚当时代的味道。矛盾的是，克勒却更为谦虚，他要求观众以多种形式进行参与，不是光有自己就满足了，从本质上讲，克勒是历史，而蒙德里安则无时间性。你呢，也渴望着绝对，我说得对不对？”

“不对。”艾蒂安说道，“瞧这雨下的，真烦人^①。”

“话都叫你说了^②，妈的。”佩利哥说道，“罗纳德这家伙真讨厌，简直是为魔鬼活着的。”

“我们走快点吧。”奥利维拉模仿佩利哥的口音说道^③，“不然，我们要被这夹恤（雪）的雨淋得透湿了。”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奥利维拉是阿根廷人，佩利哥是西班牙人，二人口音不同，常以此互相开玩笑。

“你又来了，他妈的，我宁可听你说下玉（雨）、母记（鸡）。布宜诺斯艾利斯下玉（雨）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叫佩德罗·德·门多萨^①的人是怎么把你们殖民地化的？”

“绝对，”玛伽一面把一块石子踢进水管，一面说道，“什么是绝对，奥拉西奥？”

“你瞧，”奥利维拉说道，“绝对就是某事物达到了最深奥之处，达到了极限，获得极大的意义，从而不再令人感兴趣的那一刻。”

“瞧，黄来了，”佩利哥说道，“这华人成了落汤鸡了。”

几乎就在同时，四人看到了哥莱戈罗维乌斯像往常那样抱着装满书的书包从巴比伦路的街角拐了过来。黄和哥莱戈罗维乌斯在路灯下停了下来（仿佛一起在洗淋浴），以某种庄重的样子互相问候。接着在罗纳德的门廊里，像是间奏曲一样地响起了合伞的声音和你好^②！谁有火柴，点一根，断路器坏了，今晚真倒霉，对，真倒霉^③的话语声。众人混乱地上了楼，但在第一个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原来一对男女坐在楼梯上，深深地沉浸在接吻之中。

“喂，这可不是干这种事的时候^④。”艾蒂安说道。

“住口，”一个人闷声说道，“上楼吧，上楼吧，别胡说八道，亲爱的^⑤。”

“原来是你，你好。”艾蒂安说道，“是居伊·莫诺，我的好朋友。”

罗纳德和芭勃斯在五层楼上等着大家，二人手中拿着蜡烛，浑身散发着廉价的伏特加酒味，黄打了个手势，其他人停了下来，无伴奏地唱起了蛇社社歌。接着，没等邻居探出头来，大家就跑进了罗纳德的套间。

罗纳德倚在门上，红头发，身穿格子衬衣。

“这个家简直被望远镜包围了，该死^⑥，每天晚上十点，这里的司

①佩德罗·德·门多萨（1487—1537）：西班牙殖民者。第一个进入拉普拉塔河地区，并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②③④⑤ 原文为法文。

⑥ 原文为英文。

安静之神就来了，谁要是亵渎了这个神明，就有他好看的，昨天一个当官的就上来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芭勃斯，那位先生说些什么来着？”

“他说：‘再次表示不满。’”

“我们怎么办？”罗纳德说着把门打开一个缝，让居伊·莫诺进来。

“我们就这样。”芭勃斯把小臂一弯，用另一只手在上面一击，嘴里发出了一个响亮的放屁声。

“你的女朋友呢？”罗纳德问道。

“不知道，她走错路了。”居伊说道，“我想她是回去了。本来我们在楼梯上待得好好的，突然我一转身……楼上也没有，去她的，别管她了，是个瑞士姑娘。”

(—104)

10

朵朵红霞笼罩在夜间的拉丁区上空，潮湿的空气中还洒着几滴雨水，雨水被风无力地吹打着，洒在模糊的窗子上，窗玻璃很脏，其中一块还是破的，上面贴着一块粉红色的橡皮膏。窗子上边铅皮做的滴水槽上栖睡着几只也仿佛是铅做的鸽子，它们蜷缩着，刚好堵住水槽的出水孔。窗内那发了霉的六面体散发着伏特加酒味、蜡烛味、湿衣味和剩饭味，那就是学制陶艺术的芭勃斯和学音乐的罗纳德所谓的工作室，也是蛇社社址。几把藤椅、褪了色的沙发椅、几个铅笔头、地上散放着的铁丝和脑袋烂了一半的猫头鹰标本。空中荡漾着演奏得

很糟的庸俗曲调，那是一张破唱片发出来的，还伴有唱针的噪声，仿佛一种永不停歇的抓挠声、吱呀声、噼啪声。一位糟糕的萨克管演奏者仿佛害怕忘掉曲调似的在吹奏。唱片是1928年或1929年某个夜晚录制的，由女子中学的打击乐组 and 一架普通钢琴伴奏。接着插入一段吉他演奏，好像是在预告要转入另外一个主题，突然（其实罗纳德早就扬起一个手指加以预示了），一声小号从其他乐器中挣扎而出，吹出主题的头两个音符，仿佛跳板似的在支撑着小号，这是比克斯^①，他使得人们的心脏跳动了一下。音乐在一阵噼啪声之后清楚地镶嵌在休止符上。仿佛两个死者在友好地格斗，一会儿滚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比克斯和伊迪·朗^②（当时叫做萨尔瓦多列·玛萨罗）在互相传递《维吉妮娅，我来了》^③这个球。比克斯会埋葬在什么地方呢？奥利维拉想道，伊迪·朗又埋葬在哪里？这两个已经消失了的，后来又在巴黎的一个夜晚用吉他同小号搏斗，用杜松子酒同厄运搏斗的生命又相距多少海里呢？这就是爵士音乐。

“这里挺好的，既暖和又幽暗。”

“比克斯真是个伟大的疯子，还是放《给我演奏一曲布鲁斯》^④吧，老兄。”

“这就是技术对艺术的影响，”罗纳德说着把手伸到一摞唱片中，反复看着唱片上的标签，“慢转密纹^⑤唱片出现以前的这种唱片三分钟不到就放完了，现在你们来听听斯坦·格茨^⑥这丑家伙吧，他在麦克风前一站就是二十五分钟，随心所欲地发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了出来。而可怜的比克斯还得用合唱来衬托，而且刚进入高潮，就得戛然而止，可想而知，在灌唱片的时候，这样一来他一定很恼火。”

“还不至于如此吧，”佩利哥说道，“这就像一个人想作颂诗，而结果却作了一首十四行诗一样嘛，尽管我对这种烦人的玩意儿一窍不

① 比克斯·贝德贝克（1903—1931）：美国爵士乐钢琴手、号手，白人。

② 伊迪·朗（1904—1933）：美国人，爵士乐的吉他手。

③④⑤ 原文为英文。

⑥ 斯坦·格茨（1927—1991）：美国萨克管手。

通。我到这儿来是因为在自己的房间里看那没完没了的胡里安·玛利亚斯^①文章都看腻了。”

(—65)

11

哥莱戈罗维乌斯让人给自己的杯子里倒满了伏特加酒，开始文雅地啜饮起来。两支蜡烛在壁炉的架板上燃烧，架板上还放着芭勃斯的脏袜子和几瓶啤酒。哥莱戈罗维乌斯通过透明的玻璃杯欣赏着蜡烛，蜡烛仿佛对房内的人全然不加理会地，如同比克斯的小号以不同的时值时而插入时而消失那样不合时宜地一面燃烧、一面剥落。他对居伊·莫诺的那双鞋很反感，此时后者正躺在沙发椅上，闭着眼睛听音乐。玛伽嘴里叼着香烟，走过来在地板上坐了下来，绿色蜡烛的火焰在她双眼中闪耀。哥莱戈罗维乌斯着迷地看着她，想起了莫尔莱^②那黄昏时分的街道、高高的高架桥和朵朵云彩。

“这火焰太像您本人了，来来去去，不停地在动。”

“奥拉西奥的影子也是这样。”玛伽说道，“他的鼻子被映得忽大忽小。”

“芭勃斯是操纵影子的人，”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她一直在摆弄黏土，连影子都被她弄得具有形状了……在这里，一切都在呼吸，

① 胡里安·玛利亚斯（1914—2005）：西班牙哲学家、散文家。

② 法国一风景优美的城市。

失去的接触又恢复了，音乐也在帮忙，还有伏特加、友谊……您瞧房檐上的那些影子，房间也有了肺叶，成了某种能跳动的东西。对，是的，电流是属于埃利亚学派^①的，把大家的影子都给僵化了，使之成了家具和面孔的一部分。可是在这里则相反……您瞧那画框，画框的影子也在呼吸，烟雾在上下飘荡。本来人类过去就生活在不那么黑暗的、可以看透的黑夜里，生活在不停的对话之中，对想象而言，恐惧则是一种奢侈品……”

哥莱戈罗维乌斯把双手合拢，又将两个拇指微微分开，墙上出现了一条狗的影像，还张开了口，耳朵也扇动着。玛伽笑了，于是哥莱戈罗维乌斯问她蒙得维的亚是什么样子的。狗突然消失了，因为他不敢肯定玛伽是不是乌拉圭人。莱斯特·扬格^②，堪萨斯城六人小组，嘘……（罗纳德把手指放在了唇边。）

“我觉得乌拉圭这个名字很怪，蒙得维的亚大概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塔，充满了战斗之后熔化武器铸造的钟吧。蒙得维的亚的河边没有大蜥蜴，我才不信呢。”

“当然有，”玛伽说道，“乘去波西托斯^③的公共汽车就是为了参观大蜥蜴的。”

“在蒙得维的亚人们知道洛特雷阿蒙^④这个人吗？”

“洛特雷阿蒙是什么人？”

哥莱戈罗维乌斯叹了一口气，又喝了一口伏特加。莱斯特·扬格，次中音萨克管；迪吉·威尔斯^⑤，长号；乔·布什金^⑥，钢琴；比尔·科

① 意大利古城名，以此城为名的哲学学派，否认“动”的存在。这里指电灯的光不能像烛光那样跳动。

② 莱斯特·扬格：美国著名次中音萨克管手，卒于1956年。

③ 蒙得维的亚附近的海滩。

④ 洛特雷阿蒙（1846—1870）：生于蒙得维的亚的法国诗人，著有《马尔多罗之歌》，第一章曾提及此作品，后文还将提到。

⑤ 迪吉·威尔斯（1907—1985）：美国著名爵士乐长号手，在法国极为出名。

⑥ 乔·布什金（1916—2004）：美国著名爵士乐钢琴手。

尔曼^①，高音号；约翰·西蒙斯^②，低音提琴；乔·琼斯^③，打击乐器。《四点钟的舞会》^④，对，像巨大的蜥蜴，长号在河边蜿蜒而行，布鲁斯在迤逦而行，舞会很可能意为时间上的蜥蜴，从早晨四点开始，没完没了地蹒跚而行。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哦，洛特雷阿蒙，”玛伽突然想了起来，说道，“我想人们是知道这个人的。”

“是乌拉圭人，尽管不像。”

“是不像。”玛伽来了精神，说道。

“实际上，洛特雷阿蒙……您瞧，罗纳德生气了，他放了一张他最崇拜的人的爵士乐唱片，不许人说话，这太遗憾了。我们小点声音吧，您给我谈谈蒙得维的亚吧。”

“哼，真烦人^⑤。”艾蒂安恼怒地看着他们说道。颤声器在空中摸索着，从一串含混的音阶开始，跳过一个音阶，一下子又滑过五个音阶，然后在最高音处停了下来。莱昂内尔·汉普顿^⑥在其《救救它，可爱的妈妈》^⑦中摇摇摆摆，尽情发挥，最后滚落在玻璃片上，单脚旋转，仿佛用他那平底拖鞋的鞋尖一颗一颗地踢灭那瞬息即熄的星座，五颗星的，三颗星的，十颗星的星座，随后，他又似乎手执日本阳伞，急剧地转动，自己也摇摆起来。最后在结束时，整个乐队加了进来，刺耳的高音号泥土般地向下滑，走钢丝演员似的跳到了地上，最后结束。哥莱戈罗维乌斯听着从玛伽口中传出的有关蒙得维的亚的讲话声，也许他终于就要了解到关于玛伽本人及其童年更多的情况了。如果她真的像咪咪那样叫露西娅^⑧，那么伏特加酒喝到这个分上，黑夜开始变得宽宏大量的时候，一切就都会保证他有希望获得幸福了。

① 比尔·科尔曼（1904—1981）：美国著名爵士乐高音号手。

② 约翰·西蒙斯（1918—1979）：美国著名爵士乐低音提琴手。

③ 乔·琼斯（1911—1985）：美国著名爵士乐鼓手。

④ 原文为英文 drag，既有舞会之意，亦有拖曳之意，故有后文“时间上的蜥蜴”之说。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莱昂内尔·汉普顿：美国著名爵士乐颤音器演奏者、鼓手、钢琴手、乐队指挥。

⑦ 原文为英文。

⑧ 普契尼歌剧《波希米亚人》中女主角咪咪，在咏叹调《人们都叫我咪咪》中曾说自己叫露西娅。有时哥莱戈罗维乌斯和蛇社其他成员就把玛伽戏称为露西娅。

居伊·莫诺已经蜷起了双腿，硬邦邦的皮鞋不再顶住他的尻骨了。玛伽轻轻地靠着他，他微微感到玛伽身上的温暖，微微感到玛伽在说话时或听音乐时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他眯着眼，但还能看到罗纳德和黄所在的角落，这二人正在挑选和传递着唱片，奥利维拉和芭勃斯坐在地上，背靠着钉在墙上的爱斯基摩挂毯。前者叼着香烟有节奏地摇摆着，后者沉浸在伏特加中。租期到了，颜料在三百度的高温下变干了，橘黄色的菱形夹杂在一片蓝色之中，这简直不可容忍，在一片烟雾中，奥利维拉的嘴唇在无声地翕动着，他是在对自己讲话，同过去讲话，在讲着哥莱戈罗维乌斯肚皮里被人不易观察地琢磨着的事情。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他这种故作不理的态度是一场闹剧，让玛伽戏耍一会儿。但他本人仍在房间里，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在烟雾中，在爵士乐声中与玛伽进行无声的谈话；什么洛特雷阿蒙啦，什么蒙得维的亚啦，他在暗自发笑。

(—136)

12

哥莱戈罗维乌斯一直很喜欢蛇社的聚会，因为实际上这绝不是一个俱乐部，而是俱乐部这一概念的最高体现。他喜欢罗纳德，因为罗纳德混乱无章，因为有芭勃斯，也因为他们二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阅

读卡森·麦卡勒斯^①、米勒^②和雷蒙·凯诺^③；专心致志地欣赏爵士乐以作为获得解脱的唯一办法，并直言不讳地承认二人在艺术上都失败了。哥莱戈罗维乌斯也喜欢（姑且这么说吧）奥拉西奥·奥利维拉，因为他同奥利维拉有着一种互相追踪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哥莱戈罗维乌斯寻找（而又不愿意承认）奥利维拉之后，在相遇的那一刻，奥利维拉的出现却又使得他很恼火。而他用廉价的神秘感来掩饰自己的出身和生活方式这一点也使奥利维拉感到滑稽，他爱上了玛伽而又以为奥利维拉对此一无所知，这更使奥利维拉感到很开心。互相容忍，又互相排斥，这种近乎斗牛式的关系最后成了蛇社聚会的理由之一。二人像做游戏似的自作聪明，旁征博引，使得玛伽无法理解，也使得芭勃斯大为恼火。他们只要随便提及一件事，就足以使两个女人气恼。譬如此时，哥莱戈罗维乌斯认为在自己和奥利维拉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清醒的相互追踪的关系，于是二人中的一个就引用了天狗之说，我逃避他^④，等等。在玛伽以一种谦卑而又绝望的神色望着二人时，其中的一个又朗诵起：“我飞呀，飞得如此之高，终于抓住了希望^⑤。”最后二人总是自嘲地放声大笑，但为时已晚，因为奥利维拉很厌恶人们炫耀自己那联想式的记忆力，而哥莱戈罗维乌斯则感到这种由他引起的厌恶是针对他本人的。于是在二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同谋者之间的不满情绪。但两分钟之后，二人就又故态复萌了。这就是俱乐部的聚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在这儿喝这么糟的伏特加还很少有。”哥莱戈罗维乌斯斟满了杯子说道，“露西娅，您不是要给我讲讲您童年的生活吗！不难想象，您生活在河边时，一定梳着辫子，双颊红润得像玫瑰。我的特兰西瓦尼亚^⑥

① 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美国女作家，著有《心是孤独的猎手》等。

② 亨利·米勒（1819—1980）：美国作家，著有《北回归线》等，第一〇八章还要提及。

③ 莱蒙·凯诺（1903—1976）：法国幽默作家，著有《橡树和狗》、《扎齐在地铁中》等。

④ 原文为英文。

⑤ 西班牙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的诗句。

⑥ 罗马尼亚省份，位于南喀尔巴阡山。

女同胞也是这样，但到了这儿，由于卢特西亚^①这恶劣的气候，就都变得苍白了。”

“卢特西亚？”玛伽问道。

哥莱戈罗维乌斯叹了一口气，开始给她解释；玛伽则毕恭毕敬地听着、学着。她一直是这样，聚精会神地听着、学着，只有分一下心才能解救她。此时罗纳德放了一张霍金斯^②的旧唱片，玛伽似乎又讨厌起妨碍她听音乐的解释了。这不是她经常期待的解释，她期待的解释应当犹如给皮肤抓痒，犹如需要进行深呼吸，像霍金斯再次吹出某一旋律时那样的呼吸，像奥利维拉屈尊而认真地解释某一晦涩的诗句时，她时而进行的那种呼吸；尽管奥利维拉在解释时又加进了可怕的晦涩言词。如果此时给她解释卢特西亚的是奥利维拉，而不是哥莱戈罗维乌斯，那么，霍金斯的音乐、卢特西亚、绿色蜡烛的火焰、搔痒、深呼吸等等这一切就都会融合在一起，汇成一种幸福感。而深深的呼吸又是她唯一无可争议地有把握的东西，只有罗卡玛杜尔或奥利维拉的口唇才能与之相比；那由于唱片的破损而几乎听不出的莫扎特的柔板有时也能与之相比。

“请您不要这样，”哥莱戈罗维乌斯低声下气地说道，“我是想更好地了解您的生活、您本人和各方面的事。”

“我的生活？”玛伽说道，“即使我喝醉了，我也不会讲出来，即使我向您讲了我的童年您也不会更好地了解我的。再说，我并没有童年。”

“我也没有童年，那是在黑塞哥维那^③。”

“我是在蒙得维的亚。我告诉您一件事，有时我做梦梦见了小学，梦境很可怕，于是我就惊醒了。十五岁的年华，不知您有没有过十五岁。”

“我想有过。”哥莱戈罗维乌斯不敢肯定地说道。

① 巴黎的古称。

② 科尔曼·霍金斯（1904—1969）：美国爵士乐次中音萨克管手。

③ 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一部分。

“我是有过的，那时我家有个庭院，庭院里还放着花盆。我爸爸就在庭院里喝马黛茶，看那些令人恶心的画报。您的爸爸回来过吗？噢，我指的是您爸爸的幽灵。”

“没有，我母亲倒是回来过，”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特别是住在格拉斯哥^①的那个母亲。住在格拉斯哥的母亲有时回来，但不是幽灵，而是一个经常怀念的回忆。这就是一切。随后她又随同助消化药一起消失了，很方便。您呢？”

“我也不知道。”玛伽说道，“这音乐、这绿色的蜡烛、墙角里那印第安人似的奥拉西奥就是我的回忆。干吗要跟您讲我爸爸回来的情景呢？前几天，我在家里等奥利维拉，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坐在床旁，外面下着雨，丝丝地有点像这张唱片，对，差不多就是这声音。我望着床等着奥拉西奥，不知床垫怎么会突然使我看见了我的爸爸。他背朝着我，像平常喝醉了酒那样蒙着脸，正在入睡。我能看到他的腿和放在胸前的手，我感到毛发都竖了起来，我想喊叫。总之，这就是我所感到的，您大概有时也害怕过……我想跑出去，但门很远，仿佛在走廊的尽头，走廊也多了起来，门就显得越来越远。我看到玫瑰的床垫一上一下地跳动，听到我爸爸的打鼾声，还看到他不时地伸出的一只手，那双眼睛和鹰钩鼻子。不，不值得对您讲这些。最后我喊出了声，楼下一个女邻居上来了，给我喝了马黛茶。后来奥拉西奥就称我是歇斯底里的女人。”

哥莱戈罗维乌斯在玛伽头发上抚摩了一下，玛伽低下了头。“好了，”奥利维拉不再理会迪希·吉勒斯佩^②那无保护网的高空吊杆表演般的长号声了，他心里想道，“好了，事情发生了。哥莱戈罗维乌斯为这女人都发疯了，他是这样对她说的，用十个指头说出来的。老一套在重演，我们又落入了这老掉牙了的框框之中，我们都在白痴似的学着表演尽人皆知的角色。实际上抚摩她头发的是我，她那拉普拉塔河畔的传说是讲给我听的。我和哥莱戈罗维乌斯都很可怜她，应该把

① 苏格兰港口城市。

② 美国著名爵士乐长号手，比博普风格创始人之一。

她送回家，我们都有点醉了，于是把她轻轻地放在床上，抚摩着她，慢慢地解开她的衣扣，慢慢地，解开她每一个衣扣，拉下她每一条拉链。她半推半就，最后她坐了起来，捂着脸拥抱我们，仿佛要向我们提出某种崇高的建议，她帮我们脱下内裤，脚一踢甩掉一只鞋，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抗议，但却刺激我们狂喜起来。啊，真下流，真下流，奥西波·哥莱戈罗维乌斯，我可怜的朋友，我要撕破你的脸，冷漠地，毫不怜悯地，就像迪希正在吹着的这玩意儿；毫不怜悯地，冷漠地，绝对冷漠地，就像迪希吹着的这玩意儿。”

“这玩意太令人恶心了，”奥利维拉说道，“快把这破烂玩意儿给我拿掉。如果一定要听这位博学猴子的音乐，我就再也不到蛇社来了。”

“这位先生不喜欢博普^①，”罗纳德讥讽地说道，“等一等，我们马上就放点保尔·惠特曼^②的”。

“妥协的办法，”艾蒂安说道，“就是大家表决。亲爱的罗纳德，还是听听贝西·史密斯^③吧，《铜笼中的鸽子》。”

罗纳德和芭勃斯放声大笑，但谁也看不出来为什么。罗纳德在旧唱片堆中找出了一张。唱针可怕地噼噼响着，声音的背后有某种东西开始摆动起来，仿佛在歌声和耳朵之间有着一层层的棉花，贝西像是把脸包起来，再埋在放脏衣服的篮子里在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发闷，仿佛贴在破布上，那叫声既不像发怒，也不像乞讨。我愿成为别人的洋娃娃^④，停停唱唱，像是街角和充满老人的房间里发出的声音；成为别人的洋娃娃，这次比较热情，有些渴望劲头，因为加进了气声，我愿成为别人的洋娃娃……

奥利维拉喝了一大口伏特加，口中发辣。他把胳膊放在芭勃斯的肩上，惬意地倚在了她身上。“伏特加和芭勃斯就是调解剂。”他懒

① 即比博普。

② 保尔·惠特曼（1890—1967）：美国乐队指挥。

③ 贝西·史密斯（1894—1937）：美国黑人女歌手，被誉为“布鲁斯女皇”。

④ 原文为英文。

洋洋地把自己埋在烟雾中想道。贝西的歌声到最后变细了，罗纳德把胶木唱片（如果是胶木的话）翻了个面，从这块磨损了的物质上又发出了《空床》^①布鲁斯，那是 20 年代一个夜晚从美国某一个角落发出来的，罗纳德闭上了眼睛，把手放在膝上轻轻地击着拍子。黄和艾蒂安也闭上了眼睛。房间几乎是一片黑暗，破旧的唱片发出吱吱的声音。奥利维拉很难相信发生着的这一切，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为什么要到蛇社来，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愚蠢的聚会，为什么经贝西一唱，布鲁斯就变成这种样子了？“我的调解剂。”他一面随着芭勃斯摆动一面想道。芭勃斯已经完全醉了。一面听着贝西的歌声，一面暗自流泪，随着节拍或切分音摇摆着。芭勃斯暗自哭泣，她无论如何也不想远离那《空床》布鲁斯，尽管心里想着第二天的早晨、水洼中的皮鞋、未付的租金、对年老（一清早在床边镜子中映出的灰色形象）的惧怕，布鲁斯，你这生活中永恒的忧郁啊。“我的调解剂。一个非现实把另外一个非现实展示给我们，就像画中的圣徒用手指着上天一样。这一切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可能是某个叫做奥拉西奥的人。那个唱歌的幽灵，那个二十年前死于车祸的黑种女人的歌声不过是并不存在的链条上的一环。要不是纯粹由于幻想的游戏，要不是由于共同接受的规则，要不是纯粹由于一个想象不出的庄家手中的纸牌，我们怎能支撑得住，怎能在今夜聚会呢……”奥利维拉想道。

“别哭了，”奥利维拉凑近芭勃斯的耳边对她说道，“别哭了，芭勃斯，这一切并不是真实的。”

“噢，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芭勃斯擤着鼻子说道，“噢，确实是真实的。”

“可能是真实的，”奥利维拉吻着她的面颊说道，“但的确不是真实的。”

“就像这些影子，”芭勃斯抽着鼻涕，左右摆动着手说道，“我很悲伤，奥拉西奥，因为这一切太美了。”

① 原文为英文。

但是这一切，包括贝西的歌声，科尔曼·霍金斯的咕噜声，难道不是幻想吗？难道不是别的幻想中的幻想（这更坏）吗？难道不是一个急剧地转向过去，转向创世第一日就在水中照自己的猴子身上的链条吗？但芭勃斯还在哭泣，她刚才说：“噢，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而奥利维拉，由于也有些醉，则感到真实寓于醉意之中，真实就在于贝西和霍金斯二人都是幻想，因为只有幻想才有能力使其忠实信徒行动起来。只有幻想，真实则办不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中间状态。一个通过幻想才能进入某个领域的入口，那是一个想象不出，想也没用的领域，因为思想稍一企图包围这个领域，就会把它摧毁。烟雾像一只手抓住奥利维拉的手，拉他下沉（如果确实是下沉的话），向他展示一个中心（如果确实是个中心的话），并把那永远美丽而绝望的幻想在某一刻称之为“不朽”的另外某种东西塞进他的胃里，而胃里的伏特加酒正在款款地沸腾，透明而多泡。奥利维拉闭上眼睛才能对自己说，如果一种可怜的礼教能够使他偏离中心，从而更好地向他展示这个中心，并把他拉向另外一个、但却想象不出的中心，那么失掉的也许不是一切。有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在做了另外一些试验之后，也许就可能进入那个领域。然而，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呢？为什么要进入呢？奥利维拉醉得太厉害了，至少已经提不出什么假设了，对通向中心的途径形成不了一个想法了，但还没醉得不能进行连续的思考。不过，只要一进行这种可怜的思考，他就感到自己距离某种非常遥远的、非常珍贵的东西越来越远了，已经不能通过这愚蠢而适时的迷雾、伏特加迷雾、玛伽迷雾、贝西·史密斯迷雾来展示自己了。他开始看到许多绿色的圈圈在急剧地转动，他睁开了眼。一般情况下，听完唱片之后，他总想呕吐。

(—106)

13

在腾腾的烟雾中罗纳德递出一张又一张的唱片，几乎不肯问问别人喜欢什么。芭勃斯不时地从地上站起，在那擦七十八转的旧唱片中翻弄着，选出五六张，放在罗纳德够得着的桌子上，每次罗纳德凑上前去抚摩芭勃斯的时候，芭勃斯就在他的膝上坐下来，一面大笑，一面扭动。这也不过是一小会儿，因为罗纳德想安安静静地听那首《你不要戏弄我》^①。

萨奇姆^②唱道：

不要因为我表面温柔，
你就戏弄我^③。

芭勃斯由于受到萨奇姆唱法的刺激，在罗纳德的膝头上扭动着。歌词相当庸俗，再加上罗纳德喷到芭勃斯后颈的气息混有使芭勃斯可怕地浑身微颤的伏特加和泡菜味，这就使得她更加放肆。萨奇姆唱《黄狗》^④布鲁斯的时候，罗纳德是不会让她这么放肆的。芭勃斯居高临下，从烟雾、音乐、伏特加、泡菜、罗纳德在她身上来回滑动着的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作曲家兼唱歌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0—1971）的别名。

③④ 原文为英文。

手所构成的金字塔上，透过半闭的眼皮朝下看，看到奥利维拉坐在地上，倚在挂着爱斯基摩壁毯的墙上吸烟。他已经完全醉了，一副不幸的南美人痛苦的面孔，微笑着的嘴不时地一口一口地吸着烟，那两片芭勃斯某时（不是现在）曾想亲吻的嘴唇微微弯成弧形，而脸上的其他部分则毫无表情，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奥利维拉尽管很喜欢爵士乐，但他从不像罗纳德那样入迷。他分不清是好的还是坏的，冷爵士乐还是热爵士乐，黑人的还是白人的，古老的还是现代的，芝加哥的还是新奥尔良的，但萨奇姆加罗纳德加芭勃斯加不要因为我表面温柔你就戏弄我，绝不是爵士音乐。一声犹如黄色阴茎的长号声冲击着空气，一抽一送地享乐着，到了最后犹如纯金的上升音符令人飘飘欲仙之后，出现了一个完美的休止部分，接着整个世界的摇摆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刻又显露了出来，最后一声尖尖的长号声往下滑去，犹如性交之夜那放炮仗般的射精。罗纳德的手在抚摩着芭勃斯的脖子，唱片仍在转动，唱针发出噼噼的声音。真正音乐中的结尾从墙上慢慢地分离出来，从沙发椅下钻了出来，像口唇或蓓蕾一样张了开来。

“怎么样？”艾蒂安问道。

“是的，这是阿姆斯特朗一生中的伟大时期。”罗纳德翻着芭勃斯选出的几张唱片说道，“就像毕加索一生中的高峰时期一样，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可现在这两个伟人都变成老猪了。你想想，医生们正在发明一种返老还童的疗法，这疗法要使我们多倒霉二十年呢，你等着瞧吧。”

“不会的，”艾蒂安说道，“我们曾适时地朝老猪们放了一枪；到时候，但愿也会有人朝我们开一枪。”

“适时地？你的要求不高嘛，伙计。”奥利维拉打着哈欠说道，“我们朝他们开了一枪，这倒是真的，但放的是玫瑰花，而不是子弹，姑且这样说吧。于是接踵而至的则是习惯、复写纸。你设想一下吧，阿姆斯特朗现在第一次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你简直想象不出几千只蠢驴会真正相信自己在听另一个世界的音乐，而萨奇姆比老年的拳击手还鬼；他疲倦了，爱财如命了，但他会避重就轻，怎么干都不在乎

了，于是就会唱起老一套的东西。我有几个朋友，我很尊重他们，二十年前要是有人给他们放《红木大厅》顿足舞^①，他们就会捂耳朵。可现在他们却愿意花大钱买一张池座的票去听这种炒冷饭的东西，当然我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盘冷炒饭。我应该亲亲热热地把这话说出来。”

“就说你吧，”佩利哥手捧一本字典说道，“你就是学着你同胞的样子来到了巴黎，来接受情感教育的^②，而这东西在西班牙至少在妓院和斗牛场就能学到。妈的。”

“在帕尔多·巴桑公爵夫人^③身上也可以学到。”奥利维拉说着又打了个哈欠，“还是你说得对，伙计，实际上我应该继续跟特拉维勒在一起玩牌。说真的，你不认识他，对那一切你什么也不了解，还是不谈吧。”

(—115)

14

奥利维拉从待着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先是把一只脚放在地板上，像是必须选择正确放脚之地似的检查了一下，然后才以同样谨慎的态度迈出另外一只脚。他在离罗纳德和芭勃斯两米的地方慢慢地蹲了下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暗指福楼拜的同名作品。

③ 帕尔多·巴桑（1851—1921）：西班牙女作家，作品深受自由主义影响，代表作有《乌略阿侯爵府》等。

来，直到舒舒服服坐在了地上。

“还在下雨。”黄用手指着阁楼的天窗说道。

奥利维拉缓缓地挥散如云的烟雾，友好而满意地观察着黄。

“还算不错，我下决心坐在水平线的位置上，可以看到到处是鞋子和膝盖。喂，您的杯子呢？”

“在那儿。”黄说道。

杯子一直满满地、稳稳地放在那里。二人以赞赏的神气喝了起来。罗纳德放了一张约翰·科特兰内^①的唱片，使得佩利哥大为不满；于是又放了一张西德尼·贝切特^②的唱片，是整个巴黎都跳梅伦盖舞时代的，有点像是拿西班牙的凝滞守旧寻开心。

“您真的准备写一本关于酷刑的书吗？”

“噢，确切地说不是这样。”黄说道。

“那么是什么呢？”

“在中国，关于刑罚这门艺术的概念同这里的不一样。”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读过华人米尔博^③的书。您真的有关于刑罚的照片吗？据说是一九二几年在北京拍下来的？”

“噢，不，”黄微笑着说道，“都模糊不清了，不值得拿出来看了。”

“您真的总是把那些最残酷的放在皮包里带着吗？”

“噢，不。”黄说道。

“您还在咖啡馆里拿出来给几个女人看过。”

“她们坚持要看。”黄说道，“糟糕的是她们什么也不懂。”

“拿出来看看怎么样？”奥利维拉伸出了手。

黄却微笑着看起他的手来。奥利维拉醉得太厉害了，也就不坚持了，他又喝了许多伏特加，换了个姿势。他感到有人在他手上放了一张一折为四的纸片。在烟雾中他看到的不是黄，而是无缘无故的微笑

① 约翰·科特兰内（1927—1967）：美国萨克管手，代表了古典爵士向自由爵士的过渡。

② 西德尼·贝切特（1897—1959）：美国萨克管手、小号手，新奥尔良派爵士乐的代表人物。

③ 沃克塔夫·米尔博（1848—1917）：法国作家，著有《秘密花园》等。主人公称此作家为华人，是一种玩笑。

和一种鞠躬的姿势。木杆有两米高的样子，共有八根，但只是一根木杆重复了八次。八张照片分成四组，每组两张，上下左右打量起来，完全是同一根木杆，只不过焦距稍有区别而已。唯一有变化的是绑在木杆上的受刑人、旁观者（左边还有一个妇女）的面孔和刽子手那为了照顾摄影者总是闪在左边的位置。摄影者可能是某个下手准确的美国或丹麦人种学家，但相机是20年代柯达牌的。照片都是快照，质量相当糟糕。第二张照片表现刀举到犯人的右耳，犯人赤条条身体的其余部分也都看得清清楚楚。除了第二张外，其他几张，特别是从第九张开始，由于鲜血淹没了犯人的身体，由于胶片质量很差，再加上冲洗得也不好，都相当令人失望。在第九张照片中，犯人不过是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只突出了一个张开的嘴和一只很白的胳膊。最后三张实际上是一样的，只是刽子手的姿势有所不同。第六张表现的是刽子手弯腰凑向刀囊抽签（他应该设法抽到深砍一刀就致死的那张）的情景，再仔细一看，可以发现受刑人还活着，因为一只脚尽管被绳子捆着，但还是伸了出来，头仰着，嘴一直张着；由于中国式的慷慨，地上大概撒了一大堆锯末，看得出血迹还没有扩大，只是在木杆周围形成一个几乎完整的椭圆形。“这第八张是关键性的。”黄的声音穿过伏特加和烟雾从很远的地方传了过来。但要仔细瞧，鲜血从深深切除了乳头（这是第二张和第三张所表现的）后留下的圆洞中冒了出来。从第七张可以看到决定性的一刀。因为那微微分开的大腿样子似乎变了，如果把照片向眼前再凑近一些，可以看到变化不是在大腿上，而是在鼠蹊间。本来第一张照片上是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到了第七张才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流着血的洞，好像是被奸污了的幼女的生殖器，一股鲜血从中冒了出来，顺着大腿向下流。黄对第八张却不屑一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犯人不可能是活着的，活着的人不会这样把头垂向一边的。“据我所知，整个行刑过程用了一个半小时。”黄郑重地指出。那张纸片又一折为四地折了起来，一个黑色皮包张开嘴，像鳄鱼似的把那纸片连同烟雾吞了进去。“当然，北京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很遗憾给您看这种原始的东西，别的文件又不能带在身边，

而且还需要解释一番。这就算是个开始吧。”黄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犹如形象的延续和严肃学者作的注释。毕格·毕尔·布龙齐^①的歌声忽上忽下，开始单调地唱起《骑马人，你要小心》^②。同往常一样，仿佛一切都从不能调和的角度汇聚在一起，犹如一种伏特加和康德的哲学范畴拼成的可笑的大杂烩，犹如一种用来了解急剧凝固起来的现实的镇静剂，或者说，几乎同往常一样，闭上眼睛，向后转，走向从占卜牌中抽签抽出来任何一个夜晚那软绵绵的世界。骑马人，你要小心，毕格·毕尔唱道。又是一个去世了的歌手，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③。

15

后来奥利维拉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天晚上圣马丁运河畔发生的事。有人建议他花一个法郎到一位瑞士医生家里去看一部电影。其实也没什么，埃赫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员想方设法拍摄了一次绞刑的各种细节，一共两卷，是无声的，但拍的技术相当好，真的，那人向他保证说，而且出来时再付钱都可以。

正在他需要下决心说声不，并同瑞士医生的朋友的女友，那位海地籍的黑种女人离开咖啡馆的那一刻，他及时地想象出了那绞刑的场

① 毕格·毕尔·布龙齐（1893—1958）：美国古典爵士乐歌手、吉他手。

②③ 原文为英文。

面，而且理所当然地，设身处地为受刑者想了想。让他们随便绞死什么人吧，不要废话了。但如果这个随便什么人得知（谁事先告诉他，谁就是个暴虐成性的人）一架摄影机即将拍下他每一个痛苦的表情和每一下身体的扭动，是为了以后给爱好者们^①享受的话……“我不会像艾蒂安那样无动于衷的，尽管对此我感到遗憾。”奥利维拉想道，“问题是有一种怪想法总是纠缠着我：人被创造出来应该不是为了别的用场，那么，当然……那个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生命找到一个出路的工具该有多么可怜啊。”糟糕的是，他在此之前已经冷漠地观看了黄的照片。之所以冷漠，仅仅是因为受刑者不是自己的父亲；再说，北京的那次行刑已经过去四十年了。

“你瞧。”奥利维拉对芭勃斯说道。芭勃斯刚刚跟罗纳德争吵了一番，因为罗纳德坚持要听玛·雷妮^②，而对法茨·沃勒^③却表示轻蔑。此时芭勃斯回到了奥利维拉的身边。“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厚颜无耻。基督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是怎么想的呢？在笑到一半的时候，嘴巴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带毛的蜘蛛。”

“噢，”芭勃斯说道，“在这种时候你可别神经错乱^④了。”

“一切都是表面的，一切都是表皮上的。你瞧，从小我就跟家里的老太婆、姐妹一类的人们、家谱上的垃圾们吵架，你知道为什么吗？都是为了一些蠢事。对这些人中的一些太太而言，本街区里任何一个人的死亡，即她们所说的去世，都比战争前线，或是一次使一万人丧生的地震之类的事要来得重要。我真的很愚蠢，蠢得使你难以想象，芭勃斯。一个人要成为愚蠢的人，他必须阅读过柏拉图所有的书、几个教堂神父的著作和经典作品，少一部也不行。此外，还必须了解一切应该知道的，特别是可以知道的东西，正是在此时，他也就变成蠢人了，蠢得令人难以置信，蠢得甚至抓住他文盲妈妈的晨衣大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玛·雷妮（1886—1939）：美国布鲁斯女歌手。

③ 法茨·沃勒（1904—1943）：美国钢琴和管风琴演奏者。

④ 原文为拉丁文。

发脾气，原来他正在给妈妈讲述曼德海峡^①的地震，或是瓦尔达尔河战役^②，并企图让她抽象地同情伊朗军队三名低级军官的被消灭，而他妈妈却在为街角的俄国小孩，或是三楼太太的侄女的死亡而伤心。”

“放松些，”芭勃斯说道，“咱们喝杯酒吧，兄弟，不要对我这么凶。”

“而实际上，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眼不见，心不……你说说看，有什么必要用我们少年时代愚蠢和笨拙的纯真来责备那些老太婆呢？喂，瞧我醉成这副样子，我要回家了。”

但奥利维拉并不情愿离开那暖洋洋的爱斯基摩壁毯，也不情愿放弃从远处冷漠地观察那位正在对玛伽进行情感采访的哥莱戈罗维乌斯。就像给一只曾经是雄鸡那样挣扎着的瘦弱的老鸡拔毛一样，他挣扎着，不想离开这间房子。在辨认出布鲁斯间奏曲^③的主题时，他舒了一口气。这张唱片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曾经有过，但乐队成员他此时记不起来，不过还听得出来其中有本尼·卡特^④。大概还有楚·贝利^⑤。在听到特迪·威尔逊^⑥那艰难而质朴的独奏后，他决定在唱片欣赏会结束之后再走，黄刚才不是说还要下雨吗。这位应该是楚·贝利，除非是霍金斯本人。不，这不是霍金斯。“真是难以想象，我们大家的脑子越来越贫乏了。”奥利维拉望着玛伽想道。此时玛伽正看着望空出神的哥莱戈罗维乌斯。“我们大家早晚得到马萨里内图书馆去做卡片，研究曼德拉草^⑦、班图人^⑧的项链，或是指甲刀的比较史。”想象出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事物加以研究和了解，这可是个巨大的工程。指甲刀的历史，这要看上两千本书，才能确定直到1675年才有

① 位于亚、非两大洲之间的海峡。

② 前南斯拉夫河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此发生一次战役。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本尼·卡特：美国爵士乐萨克管手。

⑤ 楚·贝利（1910—1941）：美国次中音萨克管手，死于车祸。

⑥ 特迪·威尔逊（1912—1986）：美国钢琴手、作曲家。《布鲁斯间奏曲》这张唱片是此人与本尼·卡特于1933年共同灌制的。

⑦ 茄科植物，其根可用于麻醉。在西方流传着关于此草的许多神秘说法。在后文也数次提及。

⑧ 非洲土著居民。

人提及这一必备品。在马贡西亚^①有人无意间印了一张一位老太太剪指甲的画儿，用的不一定是指甲刀，但很像。到了18世纪一个叫做菲利浦·麦肯尼的人在巴尔的摩为其首批带有弹簧的指甲刀取得了专利权。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手指一捏就剪下了脚趾甲，而且是角质的趾甲，真令人难以置信，然后指甲刀就又自动地分了开来。这要做五百张卡片，费一年的工夫。要是我们再来看看螺钉的发明或是13世纪巴利语^②文献中的动词 *gond*，用的时间和卡片就更多了，不过任何事情都要比猜想玛伽和哥莱戈罗维乌斯之间的谈话内容更为有趣。任何事情，如找到一个街垒把自己保护起来；任何事情，如本尼·卡特，指甲刀，动词 *gond*，再饮一杯酒，刽子手仔仔细细、庄重地把木杆从犯人的屁股里向上一捅，或是被街垒保护得比他还要好，消失在布鲁斯之中的冠军杰克·达波利^③因为……（唱针发出了可怕的噪声。）

你向高贵的威士忌说声再见，
向杜松子酒说声再见吧，
向高贵的威士忌说声再见，
向杜松子酒说声再见吧。
我想有自己的冰箱，
我希望自己的心情更好些。

由于奥利维拉所熟悉并尊重的联想，罗纳德肯定要再放一次毕格·毕尔·布龙齐的唱片，毕格·毕尔将叙述另一种街垒，其声调同玛伽给哥莱戈罗维乌斯讲述其在蒙得维的亚的童年时声调一样。毕格·毕尔的声音中没有痛苦，平淡无味^④。

① 即现在的德国城市美因茨。

② 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现为佛教的宗教语言。

③ 杰克·达波利（1901—1992）：美国爵士乐钢琴手、歌手，因曾做过拳击手故有“冠军”这一外号。

④ 原文为英文。

他们说如果你是白人，你一切全对，
如果你是棕色人，手杖就围着你转，
如果你是黑人，
啊，啊，兄弟，你就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我知道回忆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回忆只能改变最为平淡无奇的过去。”

“对，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玛伽说道。

“因此，我要求您给我讲述蒙得维的亚，那是因为您在我眼里同时还是纸牌上的女王，只能正面看，没有立体感。我这样讲是为了让您了解我。”

“而蒙得维的亚是立体的……您净说蠢话、蠢话、蠢话。您把什么称做古代呢？对我来说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发生在昨天，甚至就发生在昨夜。”

“这样更好。”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现在您是真正的女王了，不是纸牌上的了。”

“对我来说，‘那时’并不是很久以前，而是遥远，非常遥远，但不是很久以前。独立广场上的集市，这您也见过，喂，奥拉西奥，就是那卖烤肉的凄凉的广场，肯定当时在黄昏时分发生过谋杀，此时报童也许正在集市上叫卖报纸呢。”

“还叫卖彩票和各种奖券。”奥拉西奥说道。

“萨尔托^①的分尸刑、政治、足球……”

“赛船、安卡波牌蔗酒……都是具有地方色彩的东西。”

“这一切真富有异国情调。”哥莱戈罗维乌斯说着换了个姿势，挡住奥利维拉的视线，这样就可以同望着蜡烛、用脚打着拍子的玛伽单独相处。

“在蒙得维的亚，没有时间这东西。”玛伽说道，“我们住的地方

^① 乌拉圭省份名。

离河很近，我们的家很大，还有一个庭院。我永远十三岁，这我记得很清楚，天是蓝色的，我是十三岁，五年级的女教师是个斜眼。一天，我爱上了一个在广场卖报的黄发男孩，他把报纸说成‘巴纸’，使我感到心里发热……他还没过十二岁就穿起了长裤。我爸爸没有工作，每天黄昏时刻都在庭院里喝马黛茶。我五岁就失去了妈妈，是几个姨妈把我带大的，后来她们到乡下去了。我十三岁时家里就剩下我和我爸爸。所谓家，其实不是家，是个大杂院。大杂院里住着一个意大利男人、两个老太婆、一个黑人和他的妻子。这对夫妻每到晚上，弹完吉他、唱完歌就吵架。那黑人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就像两张充满口水的大嘴。我有点讨厌他们，我宁可到大街上去玩。我爸爸一看见我在街上玩，就把我拉回来，还打我。有一天他在打我的时候，我看见那黑人透过半开着的房门在偷看，开头我没看清楚，他好像是在腿上乱抓，仿佛用手在搞什么名堂……而我爸爸则光顾着用腰带打我了。真奇怪，一个人竟在眨眼之间失掉了天真，甚至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另外一种生活。当天晚上那对黑人男女在厨房里一直喝到很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哭得我口渴得厉害，但又不愿出去喝水，因为我爸爸正坐在门口喝马黛茶。天热得很，您是很难想象的，你们大家都是来自寒冷国度的人。那是一种潮湿的热，特别是在河的附近，好像比布宜诺斯艾利斯还要热，奥拉西奥就是这么说的，反正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感到衣服都贴在身上了，大家都在不停地喝马黛茶。后来，我出去了两三次，到种有天竺葵的庭院里的水龙头那儿喝水，我觉得水龙头里的水更为清凉。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天竺葵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那是一种粗俗的植物，但很美丽，您大概摸过天竺葵的叶子吧。别的房间已经熄了灯，我爸爸到独眼龙拉莫斯的酒馆里去了。我把小板凳、马黛茶和茶叶拿进了房间。我爸爸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外，院旁荒地里的流浪汉也总是把这些东西偷走。我还记得，当我穿过庭院时，月亮露出了面孔，我停下来仰面而望，月亮总是使我感到有些凉意，对此我深信不疑，而当时我只有十三岁。我又在水龙头上喝了点水，随后我就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九岁时有一

次我上那铁制的楼梯还崴了脚脖子呢。我正要点燃床头柜上的蜡烛时，一只热乎乎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听到房门被关上了，另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我闻到了一种黑人的汗臭味。那黑人在我的身上乱摸乱揉，在我的耳边说着什么，口水溅了我一脸。他扯着我的衣服，我动也不能动，喊也喊不出来。我知道，我一喊，他就会杀死我，可我不愿让人杀死，任何事情都比被杀强，死亡是最坏的罪过，是最蠢的行为。喂，奥拉西奥，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我正在给哥莱戈罗维乌斯进述大杂院里的那个黑人是怎样强奸我的呢，他特别想知道我在蒙得维的亚是如何生活的。”

“讲吧，把细节都讲出来。” 奥利维拉说道。

“噢，讲个大概意思就够了。” 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没有大概意思。”

(—120)

16

“当那黑人离开我的房间时，天已经蒙蒙亮了，而我也哭不出来了。”

“那黑人真叫人恶心。”

“噢，玛伽应该受到广泛的尊重。” 艾蒂安说道，“奇怪的是，形式与内容总是可怕地互相脱离。在你讲述的这一切中，除了那最为无力的抵抗，以及那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进攻外，情节几乎完全同一对

恋人的情节一样。”

“第八章，第四节，第一段，”奥利维拉说道，“法国大学出版社^①。”

“住口。”艾蒂安说道。

“简而言之，”罗纳德发表意见道，“我们还是听听《激动和烦恼》^②这类的音乐吧。”

“这标题最适用于那些回忆起来的情况了。”奥利维拉斟满酒杯说道，“那黑人真够勇敢的。”

“这没什么可开玩笑的。”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您这是自找的，可爱的朋友。”

“您喝醉了，奥拉西奥。”

“当然，但这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是神志最清醒的时刻了。喂，说你呢，小妞，你应该到某个老年病诊所去工作，你瞧奥西波，你那人愉快的回忆至少让他年轻了二十岁。”

“他这是自找的，”玛伽沮丧地说道，“现在但愿他不要说他不喜欢我的故事。给我倒点伏特加，奥拉西奥。”

但看样子奥利维拉不愿再干扰玛伽和哥莱戈罗维乌斯了。哥莱戈罗维乌斯嘴里嘟囔着，好像在解释着什么，但没人听他的。此时黄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他自告奋勇要给大家去煮咖啡，他说他煮得又浓又热，是在门东俱乐部学来的秘密。蛇社的人一致以掌声表示同意。罗纳德在一张唱片的标签上亲热地吻了一下，放在唱机上，然后又庄重地放上了唱针。于是埃灵顿^③乐队中的高音号以其滑稽的吹奏和贝贝·考克斯^④的歌声吸引了大家；约翰尼·霍吉斯^⑤的萨克管轻轻地、漫不经心地加了进来，并在紧张而自由的即兴演奏中使用了渐强的吹奏法（但三十年后的今天，节奏却加快了，可见雄狮老了，但并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埃灵顿（1899—1974）：美国钢琴家，爵士乐队的创始人。前文中的《激动与烦恼》就是他录制的。

④ 贝贝·考克斯：爵士乐歌手。

⑤ 约翰尼·霍吉斯：萨克管手。

未失掉弹跳力)，这一小小的奇迹真是难得：我摇摆^①故我在。奥利维拉倚在爱斯基摩壁毯上，透过伏特加酒杯（我们要到梅吉塞里厄码头去观鱼）望着绿色的蜡烛。以这样的姿势进行思考，也许就容易想通了：即人们谓之为现实的东西是配得上杜克^②那个贬义句的：它要是不摇摆，我就等于一切都白说了^③。咦，哥莱戈罗维乌斯的手为什么不再抚摩玛伽的头发了？可怜的奥西波，比海豹还要沮丧，他对玛伽在很久以前遭到奸污一事感到很伤心。看到他那僵挺的样子令人感到可怜，尤其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中：音乐在使耐力消失，仿佛一种共同的呼吸正在为一颗伟大的心编织着安宁，而这颗伟大的心正在为大家跳动，为大家承担一切。此时，一个嘶哑的声音从破损的唱片中发了出来，带有文艺复兴意味，还有不合时宜的悲怆意味，那是1929年在芝加哥录制的及时行乐^④。

你长得这么漂亮，但总有一日你必将死去。

你长得这么漂亮，但总有一日你必将死去，

在你死去之前，我需要的一切就是一点爱。

有时候，死人之所说与活人之所想是那么一致（如果说有人活着，有人死去的话）。你长得这么漂亮。我不想死去，因为我不懂我为什么活^⑤，一曲布鲁斯、列内·道玛尔^⑥、奥拉西奥·奥利维拉，但总有一日你必将死去，你长得这么漂亮，但……因此，哥莱戈罗维乌斯坚持要了解玛伽的过去，为的是使她在死去的时候少些痛苦，把死亡固定在其自己的时间中，所谓过去的死亡就是对被时间冲去的东西的遗忘。你长得这么漂亮，但总有一日，也为的是自己不要去爱一个让

①原文为英文。

②埃灵顿的名字。

③原文为英文。

④原文为拉丁文。

⑤原文为法文。

⑥不详。

人在绿色烛光中抚摩头发的幽灵。可怜的奥西波，这个晚上太糟糕了，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居伊的鞋子、但总有一日你必将……黑人依列内奥^①（等将来更加熟悉了，玛伽还会给他讲述有关雷德斯玛和狂欢节晚上那几个人的事情，以及蒙得维的亚的全部传说）。突然，厄尔·希恩斯^②以一种冷漠而完美的技巧弹出了《我没触动任何人的感情》^③的变奏，连埋头读书的佩利哥也抬起了顶在哥莱戈罗维乌斯大腿上的头，他望着镶花地板、土耳其地毯的一角、消失在墙角里的一缕红毛线和桌腿旁的一只杯子，他想吸烟，但他不会向哥莱戈罗维乌斯要，不知为什么；他也不会向奥拉西奥要，但他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愿看奥拉西奥的眼睛，也不愿让奥拉西奥再次以嘲笑来报复紧贴着哥莱戈罗维乌斯、一整夜都不睬他的玛伽。玛伽无依无靠，但她想的都是高尚的事物，都是适于使自己感到处在众人注意力的中心位置上的诗句，我没触动任何人的感情，也没有人关心我^④，这不对，至少有两个在场的人由于她的缘故而心中不快。同时，佩斯^⑤有一句诗，大概是你在这里。亲爱的，我只能在你身上看到自己^⑥，玛伽就可以依偎在你的身上和你在这里，我亲爱的声音，躲在这句诗中，她就会听天由命地、温柔地被接受下来，但这要求她闭上眼睛，感到自己的身子是一个奉献品，任何人都可像伊列内奥那样占有、玷污、赞美。她感到希恩斯的音乐在随着她眼皮内的红蓝两色的斑点在跳动，节拍一致。不知为什么，她把这红蓝斑点分别称做沃拉纳和瓦雷内^⑦，左边是沃拉纳（也没有人关心我），在发疯地旋转着，瓦雷内则像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⑧壁画上的蓝色星辰悬在上空。我只能在你的身上看到自己。沃拉纳和瓦雷内。罗纳德的钢琴永远也不会跟厄尔·希

① 强奸玛伽的黑人。

② 厄尔·希恩斯：美国著名钢琴家。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原文为英文。

⑤ 圣-琼·佩斯（1887—1975）：法国诗人。1960 获诺贝尔文学奖。

⑥ 原文为法文。

⑦ 即玛伽发明的克里语。

⑧ 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406—1492）：15 世纪意大利壁画家。

恩斯弹得一样好。实际上奥拉西奥和她似乎应该有一张这样的唱片，在黑暗的夜晚中欣赏并学着像这些乐句那样相爱，像这些神经质的长时间抚摩似的乐句那样相爱，我没触动任何人的感情，在背上、肩膀上抚摩，手指则放在颈后，指甲伸进头发，然后轻轻地抽出来，最后像旋风一样把头发弄乱。此时沃拉纳和瓦雷内就合二为一了。你在这里，亲爱的，也没有人关心我。奥拉西奥就坐在那里，但没有人理睬她，没有人抚摩她的头发。沃拉纳和瓦雷内消失了。她的眼睛由于长时间地看着沃拉纳和瓦雷内而感到有些痛。此时她听到了罗纳德的讲话声，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噢，这咖啡太妙了，亲爱的黄，黄，黄。

玛伽眨着眼挺直了身子，看了哥莱戈罗维乌斯一眼，后者显得气馁而齷齪。有人递给她一杯咖啡。

(—137)

17

“关于他，我不想为议论而议论。”玛伽说道。

“那好吧，”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只是问问而已。”

“如果你只是想听我的讲述，我可以讲讲别的东西。”

“你把人想得太坏了。”

“奥拉西奥就像番石榴酱里的糖。”

“番石榴酱里的糖是什么意思？”

“奥拉西奥就像暴风雨中的一杯水。”

“啊！”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他好像应该出生在雷奥尼厄太太喝醉酒时所谈到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是闲着的，电车是用马拉的，战争只在野外进行。雷奥尼厄太太说，那时也没有治失眠的药。”

“那是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在敖德萨^①的时候，也有人对我谈起过这个时代。我的母亲，总是那么浪漫，头发总是蓬松着……人们在阳台上种植凤梨，晚上睡觉也用不着便盆，确实很不平常。但在这种糖酱中我没有看见奥拉西奥。”

“我也没有看见，但他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忧愁。这里的一切都使他痛苦，连阿司匹林都使他痛苦。这是真的，昨天晚上他牙痛，我让他吃片阿司匹林，他拿起一片，只是看，很难下决心吞下去。他给我讲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什么一个人吃了实际上不了解的东西，吃了别人为使某种不了解的病痛得以治愈而发明的东西，就会受到毒害。您很了解，他考虑起事情来是什么样子的。”

“您说了好几次‘东西’、‘事情’这个字眼，”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这个字眼不很漂亮，但却把发生在奥拉西奥身上的事表达得很好。很显然，他是‘东西性’的牺牲品。”

“什么是‘东西性’？”玛伽说道。

“‘东西性’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你不装腔作势就会受到惩罚的感情。对不起，我使用了一种抽象的、几乎是寓意的语言，但我想说的是，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讲，奥利维拉对环境强加给他的东西，对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强加给他的东西，客气一点说，对命运强加给他的东西，对种种这一切是很敏感的。一句话，环境使他恼火，简言之，世界令他痛苦。露西娅，您对此早已有所察觉，您还以一种令人愉快的天真去设想，如果奥利维拉处在本世界的雷奥尼厄太太们（更不要说我那敖德萨母亲了）所发明的口袋中的阿狄卡亚^②中的话，他可能

① 乌克兰港口城市。

② 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喻为具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

会感到幸福。因为您对在阳台上种植凤梨还不相信，我想。”

“对夜间不用便盆我也不相信，”玛伽说道，“很难让人相信。”

在罗纳德和艾蒂安达成一致要听杰利·罗尔·摩顿^①的唱片的时候，居伊·莫诺突然想起需要醒醒了，他睁开一只眼，发现挡住绿色蜡烛的是哥莱戈罗维乌斯的背部，他激烈地抖动了一下，从床的角度看到的绿色蜡烛、打在天窗上的雨点，加上梦中见到的其他形象，都给他造成一个很坏的印象。他梦见一处奇怪的地方，但充满了阳光，加比^②赤裸着身子在向几只鸭子一样大小的鸽子抛面包屑，这些大鸽子很笨。“我头痛。”居伊自言自语道。他对杰利·罗尔·摩顿根本不感兴趣，但听听天窗上的雨声却很不错，让杰利·罗尔·摩顿唱唱她站在角落里，双脚浸在水里，弄湿了……^③也还有意思。黄应该立即发明一种关于现实的时间和诗的时间的理论，可他却说要给大家去煮咖啡，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在充满色彩斑斓的花朵的花园里，加比在喂鸽子吃面包屑，而黄，黄的声音却钻进赤条条的加比两条大腿之间说：“这是我在门东俱乐部学来的秘密。”不管怎么说，黄会拿着满满的咖啡壶出现的。

杰利·罗尔坐在钢琴前，用鞋子轻轻地踏着拍子来代替打击乐器，他一面轻微地摇摆着，眼望着天花板上的格子，或是在其眼前飞来飞去的苍蝇，一面还能大唱《妈妈》布鲁斯^④，两个十九岁的人把我的姑娘带走了……^⑤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把人们载来载去的火车，而同时却有人立在街角，双脚透湿，一面听着八音琴和笑声，一面用手摸着大厅的黄色玻璃，这大厅不总是有钱就能进去的。两个十九岁的人把我的姑娘带走了^⑥。一生中，芭勃斯坐过许多次火车，只要有朋友在终点站等她，只要罗纳德像现在这样温柔地搂着她的臀部，在她的皮肤上打着音乐的节拍，她总是喜欢坐火车旅行的。有朝一日两个十

① 杰利·罗尔·摩顿（1885—1941）：法裔美国钢琴家、乐队指挥，新奥尔良派爵士乐的创始人之一。

② 居伊·莫诺的女友。

③④⑤⑥ 原文为英文。

七岁的人将把姑娘带回来^①，当然，某一天，另外一辆火车会把她载回来的，但又有谁知道杰利·罗尔在唱完了《法斯杜美妈妈》布鲁斯^②的这个时候，会不会站在钢琴这个站台上呢？凌晨一点，雨点落在巴黎的天窗上，双脚已经湿透，一个妓女嘟嘟囔囔地说着如果你没有一元钱，那就给我一角钱的破票子^③，在辛辛那提，芭勃斯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所有的女人，在某时某地，甚至在国王的床上都说过这样的话。芭勃斯觉得国王的床是特殊的，但无论如何，某个女人很可能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一百万，那就给我一万元的破票子^④，差别只在于数量。为什么杰利·罗尔的钢琴这么悲伤，像是惊醒了居伊，并使玛伽落泪的雨声。黄还未把咖啡端来。

“太过分了，”艾蒂安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不明白我怎么能忍受这种垃圾。很感人，但终究是垃圾。”

“当然不是皮萨内罗^⑤的圆形浮雕喽。”奥利维拉说道。

“也不是任何一部勋伯格^⑥的作品，”罗纳德说道，“但你刚才为什么要我放这张唱片？撇开智力不说，你还缺少慈悲心肠。你半夜里把鞋子踏进过冰窟里没有？杰利·罗尔就踏进过，这从他的歌声中就听得出来，也是众所周知的，老兄。”

“我脚干燥的时候作画，才画得好，”艾蒂安说道，“你别跟我讲救世界那套理由，还是放些聪明的音乐吧，像索尼·罗林斯^⑦的独奏就很好，西海岸风格至少能使人想起杰克逊·波洛克^⑧或是托比^⑨。看得出这两位画家已经走出了手摇风琴和水彩盒的时代。”

“他在相信艺术进步方面是很有能力的，”奥利维拉打着哈欠说道，“罗纳德，别理他，用你那只闲着的手抽出《奥里，咱们较量一

①②③④ 原文为英文。

⑤ 皮萨内罗（1377—1455）：意大利画家、圆形浮雕制作师。

⑥ 勋伯格（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十二音体系写作法的奠基人。

⑦ 索尼·罗林斯（1929—）：美国爵士乐次中音萨克管手。

⑧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滴画法”的创始人。第九十九章还要提及。

⑨ 马克·托比（1890—1976）：亦属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派，但受佛教和中国书法影响很大。

下吧》^①的唱片吧。不管怎么说，其中有一段钢琴独奏，我看还是值得一听的。”

“关于艺术的进步是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蠢话了。”艾蒂安说道，“但是在爵士乐上，如同在任何艺术形式上一样，总是存在一大堆进行敲诈勒索的人。音乐可以变成激情是一回事，而激情要企图变成音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慈父的痛苦，用升F大调；讥讽的大笑，用红、紫、黑三种颜色。这不对，老兄，艺术可以从这里、那里开始，但永远不是这样的。”

看样子没有人准备反驳艾蒂安，因为此时黄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出现了。罗纳德耸耸肩又放了一张《瓦灵的宾夕法尼亚》^②，在一阵可怕的吱吱声中出现了奥利维拉喜欢的那个主题，先是一声不知是谁吹出的高音号，接着是钢琴声。老旧的留声机，劣质的录音，再加上廉价的乐队，一切都仿佛笼罩着一层烟雾。但不管怎样，这是爵士乐之前的音乐，而那划时代的、唯一具有全球性的爵士乐正是从这些破旧的唱片、水上舞台和说书场的夜晚脱颖而出的，这音乐比起世界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飞机航线更能够使人们互相接近，这音乐相当原始，但却获得全球的承认，这音乐相当动听，以致尽管有些装腔作势、无所作为、歪门邪道，但的确是划时代的音乐。爵士乐中的查尔斯顿舞、黑底舞、希米舞、狐步舞、斯通波舞和布鲁斯经得起各种分类和标签，具有这种或那种不同的风格，摇摆舞、比博普、冷爵士，介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热爵士和理智爵士，是人的音乐，其自身的历史不同于那些诸如波尔卡、华尔兹、桑巴等为动物跳舞写作的愚蠢音乐。这音乐在哥本哈根、门多萨和开普敦都能获得承认和赞赏。这音乐能使臂夹唱片的青少年互相接近，这音乐能使青少年互通姓名，给他们以密码般的旋律，使之互相认同，互相了解，不再由于周围都是些办公室主任、家庭、无限痛苦的爱情而感到孤独。

① 原文为英文，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歌曲之一。

② 原文为英文。

这音乐能激发种种想象，适合多种口味。弗莱德里·凯帕德^①或是邦克·约翰逊^②的七十八转失了音的唱片集；专门具有叛逆特点的新奥尔良风格；比克斯·贝德贝克身上那专业化的学院风格，或西劳纽斯·蒙克^③、贺拉斯·西尔维尔^④及撒德·琼斯^⑤那向冒险事业的一跃；埃劳尔·加纳^⑥或阿尔特·塔特姆^⑦的矫揉造作；忏悔与背叛信仰；对小乐队的偏爱，用假名和唱片牌子或当时的风尚所强加的曲名灌制的神秘音乐，这一切都像是周末晚上学生宿舍或小酒馆中的共济会式的聚会。在聚会上，姑娘们一面听着星尘^⑧或是当你的男人把你放倒的时候^⑨，一面跳舞，幽幽地散发出香水味、皮肤气味和热气，等天色黯淡下来就让人亲吻。有人放了一张《感觉》布鲁斯^⑩，于是大家几乎停了下来，只是站在原地摇摆着身体，一切变得混浊、肮脏、无耻了。每个男人都想把姑娘的温暖的乳罩扯下来，还一面用手抚摩姑娘的背部，而姑娘们则半张着口唇，既惊且喜，投入到黑夜之中。一声号响代替男人占有了姑娘们，只需一句热烈的话语就使得她们像是被砍断了的树木倒在舞伴的怀中，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动的长跑般的喘气声，她们仿佛跃上了夜空，跃上了城市，直至一段细碎的钢琴声才使她们清醒过来，但已筋疲力尽，不过，直到下个星期六之前她们仍然还是处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音乐中发生的，这音乐吓坏了包厢中的高傲听众，吓坏了那些认为没有印刷的节目单和领座员就不是真正的音乐会的人。世界就是这样，爵士乐犹如来来往往的候鸟，跃过障碍，逃过海关，跑来跑去，自我传播。今夜，埃拉·费茨杰拉德^⑪在维也纳演唱，而肯

① 弗莱德里·凯帕德（1889—1933）：新奥尔良派的长号手。

② 邦克·约翰逊（1879—1949）：新奥尔良派的长号手、小号手。

③ 西劳纽斯·蒙克（1920—1982）：美国爵士乐钢琴手。

④ 贺拉斯·西尔维尔（1928—）：美国爵士乐钢琴手。

⑤ 撒德·琼斯（1924—1986）：美国爵士乐长号手。

⑥ 埃劳尔·加纳（1921—1977）：美国摇摆舞曲钢琴手、歌手。

⑦ 阿尔特·塔特姆（1910—1956）：美国爵士乐钢琴手。

⑧ 美国著名歌曲。原文为英文。

⑨⑩ 原文为英文。

⑪ 埃拉·费茨杰拉德（1918—）：美国著名爵士乐女歌手。

尼·克拉克^①则正在巴黎为一家酒店的开幕式演奏；在佩皮尼昂^②，奥斯卡·彼得逊^③的手指在钢琴上跳动时，萨奇姆则正带着上帝赋予的才能出现在各地：伯明翰、华沙、米兰、布宜诺斯艾利斯、日内瓦，全世界都避不开他，他就是春雨，就是面包，就是盐，他对民族的陈规陋习、不可侵犯的传统、语言和当地的艺术全然不加理会，这音乐是一片无国界的云朵，空中、海底的间谍，一种典型的形式，一种代表过去和深层的东西，它使墨西哥人与挪威人、俄国人和西班牙人友好相处，使他们重返被遗忘了的火的中心，尽管是笨拙地、不稳定地，使他们返回了被背叛了的根源；向他们指出：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道路，他们过去走的路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最好的；也许还有别的道路，他们过去走的路可能是最好的，但也许还有别的道路，走起来更舒服，但他们没有走这样的道路。向他们指出：人比其自身强，但与理想的人不能相比。比其自身强，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包含着爵士乐所提到的、忽略的，甚至提前说出的东西；理想的人不能相比，那是因为他们把这种自由搞成了一种美学、伦理学的游戏，搞成了一个自己有权成为象或马的棋盘，搞成了一种在学校教学用的定义，而恰恰在这种学校里，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向孩子们教授拉格泰姆音乐^④和布鲁斯的第一乐句，如此等等，如此等等。

我坐在这里，心却飞向远方，

我坐在这里，心却飞向远方，

那时我如此忧伤，此时却记不起那一天……^⑤

(—97)

① 肯尼·克拉克：比博普音乐创始人之一。

② 法国地名。

③ 奥斯卡·彼得逊（1925—）：加拿大爵士乐钢琴手。

④ 一种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音乐。

⑤ 原文为英文。

18

搞清在彼时彼地，同那些人一起在干什么，又有什么用呢？那些人今日是亲爱的朋友，昨日与明日却是陌生人，只不过是某时某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相识者，芭勃斯、罗纳德、奥西波、杰利·罗尔、埃赫那顿^①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绿色蜡烛而言，暗影都是一样的。奥利维拉的醉意达到了顶点，这伏特加令人生疑，凶得厉害。

要是能为这一切想出一个推断方法就好了。能够理解蛇社成员，理解《冷冻车》布鲁斯^②，理解玛伽的爱情，理解从事物中冒出、又到了自己手指里的每根线头，理解主显节中的每个木偶或每个耍木偶的人，那该有多好呀！但理解这一切不是作为可能达不到的另一个现实的象征，而是作为一个乘方幂（这语言真不纯），作为某时必须进行赛跑的起跑线。奥利维拉想离开那极为温暖、几乎散发着香味、如此富有爱斯基摩风格以致令人害怕的挂毯，走到楼梯平台处，一个人下楼，一个人，走到街上，一个人，开始走路，一个人走路，走到街角，唯一的街角，走到玛克斯咖啡馆，唯一的玛克斯咖啡馆，然后来到贝雷夏斯路，在街灯下，在那里……仍是孤独一人，也许从此刻开始……

① 即阿蒙霍特普四世（？—前1362），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宗教改革者。

② 原文为英文。

但一切都处在形而上的平面上，奥拉西奥，因为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对奥拉西奥来讲……（这个问题在失眠的时候不知咀嚼过多少次了。）他手牵着玛伽，在雨中手牵着仿佛香烟的烟雾一样的玛伽，在雨中她如同别人的一部分。同她再次做爱，这做爱有点是为了她，而不是为了学习非常容易做到的冷淡，也不是为了学习一种大概正在掩盖无效努力的无为，就像矫揉造作的人在一所为无所不知的狗和上校的女儿们开办的野鸡大学中教授数学算法一样。木薯粉一样的清晨开始贴在天窗上，玛伽那悲伤的面孔望着哥莱戈罗维乌斯，此人也望着玛伽，玛伽又望着此人，斯特鲁丁带着烤全猪^①，芭勃斯把头埋在罗纳德的胸前，为了玛伽的事又哭了起来，罗纳德没有哭，但脸上全是烟雾，全是变成了圣经的绝对光环的伏特加酒，佩利哥这个西班牙幽灵则登上一条破旧的、风格平庸的矮凳。如果一切都能推断出来，如果这一切并不存在该有多好呀，实质上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某人（随便一个人，但此时此刻，这某人就是他本人，因为正在进行思考的是他本人，不管怎么说，他准确无误地知道他本人正在进行思考，哎，笛卡儿啊，你这个倒霉的老头！）从专心致志地啃啮咀嚼、苦思冥想的境界中一下子跳到倾听平静的夏蝉和蟋蟀那高兴的鸣叫声的境界，让某人从任何一个大门进入一座花园里，这花园正如曼荼罗^②对其他人具有象征意义一样，也具有象征意义，让某人在这花园中能够摘下一朵鲜花，但愿这朵鲜花可能是玛伽，或是芭勃斯，或是黄，但这些人都是明白人，并且在向他进行解释时已然重返自我，不是他们在蛇社里的形象，他们恢复了自我，离开了蛇社，自我显露了出来。也许这一切不过是对人间天堂的一种怀念，只是这纯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简单化的产物。飞象，走车，跳马，吃卒，在棋盘上像灰狮那么大的将和帅最后被最为纯净、纯真的军队突破。到了清晨，长矛不可避免地将被折断，命运将会有所结果，和平就将来临。那纯情实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佛教名词，亦意译为“坛场”，即在一块布或一张纸上划上若干格子，每格中画一菩萨像，为的是在人们修行时防止恶魔侵入，一格一格地集中思想，最后达到中心。

际上就是鳄鱼性交时表现出的纯情，而不是那种双脚肮脏而还在高喊哦，圣母玛利亚式的纯情。石板铺的屋顶上栖息着鸽子，鸽子们很自然地在手拿萝卜的太太们的头上拉屎，太太们在发怒，这才是纯情，纯真的……奥拉西奥，奥拉西奥，求求你了。

纯情。

（够了，你还是走吧，找个旅馆，洗个澡，读读《巴黎圣母院》或《玛歇库尔的狼群》^①什么的，醒醒酒，再进行推理，事情就完了。）

纯真，这个字眼太可怕了。菜泥，接着就滚开^②。你还是清醒清醒吧，否则布里塞^③会把你的汁液榨干的。你为什么哭呀？喂，谁哭了？

把菜泥理解为主显节，啊，让语言进地狱去吧^④。哼，理解，不是搞懂，是理解。这样就可以设想天堂是可以失而复得的，我们在此世界上不可能是不存在。是布里塞吗？人类是青蛙的后代……盲人犹如蝙蝠；醉汉好像蝴蝶^⑤。真倒霉，在可能存在的大门前，人算是倒霉了^⑥。（你还是在脑后放一块冰，去睡吧！还有一个问题：这是约翰尼·多德斯^⑦还是阿尔伯特·尼古拉斯^⑧？几乎可以肯定是多德斯。注：问罗纳德。）一句蹩脚的诗在天窗上折腾：“趁此时尚未用上音节延长……”我醉得太厉害了。感觉之门，阿尔黎·赫胥道斯^⑨著。你搞点生物碱来，兄弟，剩下的就是快活和拉肚子了^⑩，不过，还是严肃点吧，（对，是约翰尼·多德斯，我这是通过非直接途径得到证实的，鼓手不可能是扎蒂·辛格雷顿^⑪，ergo 单簧管手就只能是约

① 大仲马的作品。

② 文字游戏：西班牙语文中“纯真”为 pureza，由音节 pure 和 za 组成，pure 为“菜泥”，za 为“滚开”。

③ 不详。

④⑤⑥ 原文为英文。

⑦ 约翰尼·多德斯（1892—1940）：美国爵士乐单簧管手。

⑧ 阿尔伯特·尼古拉斯（1900—1973）：美国爵士乐单簧管手。

⑨ 即阿尔道斯·赫胥黎（1894—1963）：《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英国小说家、诗人，著有《美丽新世界》等，此处作者将其姓与名的音节颠倒过来，是一个玩笑，并表示奥利维拉因酒醉而思想混乱。

⑩ 原文为英文。

⑪ 扎蒂·辛格雷顿（1898—1975）：美国爵士乐鼓手。

翰尼·多德斯。这就是爵士乐学，也就是演绎科学，凌晨四点以后应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不过，老爷们和教士们最好还是不要应用此科学。）让我们严肃点吧，奥拉西奥，在我们慢腾腾地站起来走向大街之前，还是把灵魂捧在指尖上自问一下吧。（捧在指尖上？放在舌面上，或类似的地方也行，反正是地名学，描写解剖学上的事，共两卷，带插图。）我们自问一下：做一件事是从上开始还是从下开始。（多么好呀，我能清醒地进行思考了：是伏特加酒把玫瑰像钉蝴蝶于纸板上那样钉住了。）A是A，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①，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②，每件事物都各有其位，每朵玫瑰也都各有其位，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

呜喝，你要谨防贾伯沃基，我的孩子。^③

奥拉西奥向下滑了滑，凡是想看的，他都看清楚了，他不知道做一件事是从上开始还是从下开始；是全力以赴还是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懒懒散散地去做，像现在这样眼望着天窗，望着绿色蜡烛，望着玛伽那绵羊般悲伤的面孔，听着玛·雷妮唱的《果酱、豆子》布鲁斯^④去做。最好是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像海绵那样把什么都接受下来，只要人们用绿色的眼睛多看他几眼，他就会把什么都接受下来。他醉了，但不至于感觉不到自己的家已然破碎，还不至于感觉不到在自己本身中，一切都移了位，但同时他又感到——确实如此，确实得令人惊讶——在地上，在天花板上，在床下，或在脸盆中有着许多星辰和破裂成碎片的永恒，有着太阳般的诗歌和女人与猫的庞大面孔。在这些面孔上燃烧着对同类的怒火，在这些面孔上垃圾般的话语和玉片般的话语混杂在一起，日日夜夜地纠缠不清，像蚂蚁在同蜈蚣打仗，污言秽语同事物本质的提法并存，清晰的形象与粗俗的俚语并存。杂乱无章在取得胜利，它头发蓬乱，双眼泛白，手拿散乱的书页和没有台

① 美国女作家斯泰因（1874—1946）的诗句。该作家曾首创“迷惘的一代”一词，后来为美国文学中一个流派的名称。原文为英文。

② 英国诗人 T.S.艾略特的作品《荒原》中的诗句。原文为英文。

③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的诗句。原文为英文。

④ 原文为英文。

头和签字的信件在房间里乱跑。桌上的汤在冷掉，地上满是乱丢的裤子、烂苹果和污脏了的绷带。所有这一切突然膨胀起来，变成了一种残忍的音乐，比笼罩在其无可挑剔的亲戚们那有条不紊的家庭中的绒毛般的安静还要残忍。在一片紊乱中，过去找不到一颗落掉的衬衣扣，现在则连落在花盆的刀片也找不到了，只得用玻璃碎片刮胡子，在像风向标一样随风转动的时间里，一个人在困难地呼吸着，仿佛只有在梦呓中观察周围这一片紊乱，他才感到自己是活着的，他问自己这一切是否有什么意义。一切杂乱只有倾向于离开自我才能为自己开脱；通过发疯人们或许才能达到理智；但这理智不是那种其失误就是发疯本身的那种理智。“从杂乱无章走向井然有序，”奥利维拉想道，“对，但这种秩序如果不像杂乱无章那样令人不齿、可怕、无可救药，那又将是什么样的秩序呢？神仙们的秩序叫做风暴和白血病，诗人们的秩序叫做反物质。坚硬的空间，颤抖着的双唇上的花朵，妈呀，瞧我醉得这副样子，我得马上去上床睡觉了。”玛伽在哭，居伊已经走掉，艾蒂安在佩利哥之后也要走，哥莱戈罗维乌斯、黄和罗纳德在观察着一张缓慢转动着的唱片，不多不少，每分钟转动三十三圈半，在转动中的是奥斯卡的布鲁斯，很清楚，是奥斯卡本人在弹钢琴，正是奥斯卡·彼得逊本人。这钢琴手弹琴时既像猛虎，又如绒毛。这位胖胖的琴手显得很悲伤。琴手在弹琴，雨点打在天窗上，总之，这就是文学。

(—153)

19

“我觉得我是了解你的。”玛伽抚摩着他的头发说道，“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寻求的是什么，我也是如此，我也不知道我寻求的什么，但我们并不一样，这一点那天晚上人们都谈过了……其实你是个蒙德里安，而我，则是个维拉·达·西尔瓦。”

“哦，”奥利维拉说道，“我原来是个蒙德里安。”

“对，奥拉西奥。”

“你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精灵。”

“我只是说你是个蒙德里安。”

“你难道从来没设想过在蒙德里安的背后，可能有一个维拉·达·西尔瓦式的现实吗？”

“哦，对，”玛伽说道，“不过，你至今还没从蒙德里安的现实走出来，你害怕，你总想万无一失。我也说不清楚你到底想对什么做到万无一失……你像个医生，而不像个诗人。”

“还是别谈诗人吧，”奥利维拉说道，“也别用比较法来烦蒙德里安了。”

“蒙德里安的画很美丽，但没有空气，看着他的画我总是感到有些窒息：当你开始说在画中必须找到同一性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譬如标本式的花朵，等等。”

“你瞧，露西娅，你知道什么是同一性吗？”

“我确实是叫露西娅，可你不一定非这样叫我不可。”玛伽说道，“同一性，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同一性。你的意思是一切都汇聚在你的生活之中，使你在同一时间中全部看到它们。不是这样吗？”

“差不多。”奥利维拉同意道，“真令人难以相信，抓住抽象的概念你竟如此费力。同一性、多元论……你难道不用举例就不能理解吗？不，你没有这个能力。总之，就拿你的生活来讲吧，你的生活对你来说具有同一性吗？”

“不具有，我想不具有，都是些零碎的片段，都是些在我身上发生的某些孤立事件。”

“而你本人经历这些事件就像这根线穿过这些绿色小块玉石一样。哦，说到玉石，你这项链是从哪儿弄来的？”

“是奥西波送我的，”玛伽说道，“是他那位敖德萨妈妈的。”

奥利维拉慢慢地装了一壶马黛茶，玛伽则走到了矮床前。那床是罗纳德借给他们的，好让他们把罗卡玛杜尔带在身边。矮床，罗卡玛杜尔，再加上邻居的愤怒的抗议，几乎挤得没有生存的空间，尽管许多人都劝玛伽，说罗卡玛杜尔在儿童医院里会得到更好的治疗。那一天，在接到伊雷娜太太电报的当天，奥利维拉不得不陪着玛伽到乡下去，用破布和毯子把罗卡玛杜尔一包就接了回来，然后随随便便搭好床，又扛回了一个取暖炉。在给孩子上坐栓、或是往他嘴里塞那仍带有药味的奶瓶的时候，奥利维拉还得忍受孩子的哭叫声。此时，奥利维拉一面斜眼望着印有德意志唱片公司字样的唱片封面，一面又装了一壶马黛茶，那唱片是罗纳德借给他的，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在罗卡玛杜尔不哭不闹的时候听上一张。玛伽为孩子包捆并解开包布时的那股笨拙劲，为孩子唱的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催眠曲，每隔一会儿就从孩子的矮床上发出的气味、棉花球味和哭叫声，以及玛伽那愚蠢的无所谓的自信样子，那种为做事而做事，认为罗卡玛杜尔两三天就能好转的态度，这一切都使奥利维拉感到震惊。一切都不到位，不是多了就是少了。那他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呢？一个月以前，二人还各自拥有自己的住处，是后来才决定住到一起来的，玛伽说这样可以省钱，二

人合看一份报，面包也不会剩下，她可以为奥拉西奥烫衣服，还有暖气费、电费……一开始奥利维拉还犹豫是不是接受这种一般常识的突然进攻，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因为特鲁耶老人经济困难，而奥利维拉还欠着他几乎三万法郎，再加上那时对他来讲与玛伽同住和单独住反正都一样。他颇犹豫了一阵子。对每件事都要反复考虑这个坏习惯总是把他搞得焦头烂额，但又避免不了，最后他相信了玛伽经常出现在他的面前可以使他避免过分的思考。当然，他并没有忽略罗卡玛杜尔可能给他带来的烦恼。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找出时间自己单独待上一会儿，直到罗卡玛杜尔那刺耳的哭声吵得他正常地发起脾气来。“我早晚要变成瓦特·佩特^①作品中的人物，”奥利维拉想道，“一个独白接着一个独白，纯粹是怪癖，伊壁鸠鲁信徒马里厄斯，紫色的怪癖。只有这孩子的尿味才能把我拯救出来。”

“我曾设想过你最后会同奥西波睡觉的。”奥利维拉说道。

他又装了一壶马黛茶。这茶叶要省着点喝，在巴黎每公斤要卖五百法郎呢，而且是在药店里出售，但味道令人恶心。圣拉萨尔车站那家药店在出售时还炫耀地称之为“印第安人采集的野生马黛茶^②”，并说什么具有利尿、抗生、软化血管等功能呢。幸好罗萨里奥的那位律师（顺便说一句，那是奥利维拉的哥哥）给他用船托运了五公斤克鲁兹·德马尔达牌的马黛茶，但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马黛茶喝完了，我也就完蛋了。”奥利维拉想道，“我唯一真正的对话是同这把绿色茶壶进行的。”他研究着马黛茶在壶中的特殊情形，热水一沏就浮了上来，如同呼吸一样发出阵阵香气，随着吸吮^③，茶叶就往下落，一片片贴在一起，逐渐失去了光泽和香气，除非再用水沏，才能再次活跃起来，这是阿根廷给孤独悲伤者补充的元气。很久以前奥利维拉就很重视不太重要的事物，把注意力集中在绿色茶壶上进行思考具有很

① 瓦特·佩特（1839—1894）：英国作家，作品有《伊壁鸠鲁信徒马里厄斯》。下文中的“纯粹”、“紫色”同“伊壁鸠鲁”押韵。是一种文字游戏。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喝马黛茶的壶为一瓢状物，先往里装茶，然后沏水，喝时插入吸管用嘴吸吮。

大的优越性，那就是他那不忠实的智力就不会赋予绿色茶壶以高山、月亮、地平线、一位青春少女、一只小鸟或一匹马所引起的概念。“这马黛茶也可以给我指出一个中心。”奥利维拉想道（玛伽跟奥西波搞在了一起的想法正在削弱，失去牢固性。在一段时间内，绿色茶壶更为有力，它像一座炫耀学问的小型火山在喷着泡沫，并向房间的冷空气中散发高傲的热气。尽管在大约九点的时候奥利维拉就往炉子里添了煤，空气仍然相当冷），“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中心作为表示地理位置的说法难道不能与同一性有着同样的价值吗？我在一间大屋子里走动，屋里铺着地砖，这些地砖之一就是我应该止住脚步的确切的一点，从这一点的角度上看，就能让一切都排列有序。”奥利维拉特别强调“确切的一点”，他自我嘲讽地想道，为的是更有把握地说自己并没有陷入单纯的语言之中。“那是一幅失了真的图画，必须从中找出正确的角度。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角度是个很狭的锐角，必须把鼻子几乎贴在画布上才能看出那一堆无意义的线条突然变成了弗朗索瓦一世^①的形象，或是西尼加里亚^②战役，和一些令人惊奇得简直无法形容的东西^③。”然而这个同一性，即定义为生命的各种行为的总和的同一性，在生命如同马黛茶渣似的完结之前，似乎拒绝一切能够表达自己的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别人，即传记作家们才能看得见那同一性。奥利维拉对此并不在意，问题是要抓住这同一性，而不是一定要成为英雄、圣徒，也不一定要成为罪犯、拳击冠军，更不一定要成为名人、牧师。要在多文化的世界中抓住同一性，让这同一性成为旋风中的漩涡，而不是马黛茶那冰凉的沉渣。

“我去给罗卡玛杜尔吃四分之一片的阿司匹林吧。”玛伽说道。

“你要是能让他吞下去，那你就比昂布洛鲁瓦兹·帕雷^④还伟大。”奥利维拉说道，“过来喝杯马黛茶吧，我刚沏好。”

①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提香所画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的肖像。

② 意大利亚德里亚海边的城市。

③ 在这一段中，“例子”、“角度”、“贴在”等字的前面，作者加了一个不发音的字母h。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作者对拼写规则开的一个玩笑。后文若干处，也有类似情况。

④ 昂布洛鲁瓦兹·帕雷（1510—1590）：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医生，外科医学的先行者。

奥利维拉被同一性这问题扰得心神不安，因为他觉得在这问题上太容易落入陷阱里了。他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30年的时候，在维亚蒙特大街，他（首先）惊愕地，（接着是）讥讽地证实了这一点：一群群的人们舒服地挤在一种想象中的人的同一性之中，而这人的同一性只不过是语言的同一性，一种过早的性格硬化症。这些人制作了一个他们永远不会真诚地上面签字的原则体系，这些原则仅仅是对语言的一种让步，是对力量、鄙弃、吸引力等语言概念的一种让步，而这些概念又被其语言上的相关词无情地赶走并取而代之。就这样。义务、道德、非道德和不道德、正义、慈悲、欧洲的一切和美洲的一切、白天、黑夜、妻子、未婚妻、女友、军队、银行、旗帜和美国佬或莫斯科的金钱、抽象艺术和卡塞罗斯战役^①，这一切就成了类似牙齿和毛发般的东西被接受下来，被不可避免地吸收进来。这些事物不能体验也不能分析，因为事情就是如此，并使我们更加完整、完美，并得到加强，人类被语言强奸，语言骄傲地报复自己的父亲，这两点使得奥利维拉的思考充满了痛苦的疑虑，他不得不求援于自己的敌人，以便走向也许能够使自己得到解脱的那个点上，并继续前进（怎样，用什么方法，在哪一个白夜，在哪一个黑日能够做到呢？），直到自己与自己、自己与自己居住其中的现实达成和解。不用语言而达到语言（这太遥远了，太不可能了），不用推理的意识而抓住一种深刻的同一性，这最终就像此时他正在做着的事一样，即光是喝着马黛茶，看着罗卡玛杜尔露在外面的小屁股和玛伽拿着棉球擦来擦去的手指，听着罗卡玛杜尔的哭叫声，显然，孩子是不喜欢让棉球在屁股上擦来擦去的。

（—90）

^① 卡塞罗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一个地方，于1851年在此进行的战役结束了罗萨斯的暴政。

20

“我曾设想过，你最终会跟他睡觉的。” 奥利维拉说道。

罗卡玛杜尔的哭声已经有所减弱，玛伽给他盖好被子，用棉球擦了擦手。

“你还是把手好好洗洗吧，” 奥利维拉说道，“把脏东西全部洗掉。”

“我这就去。” 玛伽说道。

奥利维拉回头看了她一眼（这对他来说是相当吃力的）。玛伽拿出一张报纸，放在床上打开，把棉球放上去，包起来，拿着它走出房间，把纸包扔进了楼梯平台上的厕所里。回转来时，双手已洗得发亮发红。奥利维拉递给她一壶马黛茶，玛伽在矮椅上坐下来，专心致志地吸了起来，喝马黛茶时她总是显得很笨拙，把吸管摇来摇去，像熬玉米粥似的搅拌着。

“总之，” 奥利维拉从鼻孔里喷着烟说道，“不管怎么说，他们应该早通知我，现在我还得花六百法郎坐出租汽车把我的东西运到别处，然后再找间房子住下来。在这种时候找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没有必要走嘛。” 玛伽说道，“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放弃空想？”

“空想，” 奥利维拉说道，“你讲话就像阿根廷最好的小说中的对话一样。你现在就差从内心笑话我那无比的粗鲁了，你最后会很妙地把我的粗鲁磨掉的。”

“罗卡玛杜尔不哭了，” 玛伽看着矮床说道，“我们小点声讲话，

他吃了阿司匹林会睡得很好的。我根本没跟哥莱戈罗维乌斯睡过觉。”

“你肯定跟他睡过了。”

“没有，奥拉西奥。要是睡了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你呢？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就只有你这个情人了。我并不在乎我是否能说清楚，也不在乎我的话会引你发笑，我能怎么讲就怎么讲，只是我讲不清楚我的感觉。”

“好了，好了。”奥利维拉说着又递给她一壶马黛茶，“那么大概是你的儿子使你发生了变化，几天以来你真的变成了人们所谓的妈妈了。”

“可罗卡玛杜尔在生病呢。”

“这样最好，”奥利维拉说道，“你还要怎样呢？我觉得你的变化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方面上的，实际上我们不能互相忍受了。”

“是你不能忍受我，是你不能容忍罗卡玛杜尔。”

“这倒是真的，我没把这孩子估计进去，三个人住一间屋就够糟的了，再加上奥西波，一共四个，真令人难以忍受。”

“奥西波与此无关。”

“请把茶热一下，好吗？”奥利维拉说道。

“奥西波与我们无关，”玛伽又说了一遍，“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痛苦，我的傻瓜？我知道你厌倦了，不再爱我了，你从来没爱过我。以前是另一回事，是一种做梦的方式。你走吧，你没有必要留下了。这种事我经历了好几次了……”

玛伽朝床上看了一眼，罗卡玛杜尔在睡着。

“好几次了。”奥利维拉换了一次马黛茶说道，“你在个人感情史上坦率得惊人。奥西波也会这样说的，他刚认识你就听到你关于那黑人的故事了。”

“我必须告诉他，这你就不懂了。”

“我永远也懂不了，但事情是可怕的。”

“尽管是可怕的，我想我必须告诉他。如果有人想听，我就应该把过去的生活讲给他听，这样做是对的。我指的是你，不是奥西波。”

你可以把你以前的女友的事告诉我，也可以不告诉我，但我必须把一切告诉你。你知道，这是把过去忘掉，然后再开始爱另一个人的唯一方式，这是把过去请出门外，让我们二人单独相处的唯一方式。”

“这是一种净化仪式，但并不能令人宽解。先是那黑人……”

“对，”玛伽看着奥利维拉说道，“先是那黑人，后来是雷德斯玛。”

“当然，后来是雷德斯玛。”

“还有狂欢节晚上胡同里的那三个人。”

“再往后呢？”奥利维拉装着马黛茶说道。

“旅店老板的兄弟，维森特先生。”

“再往前呢？”

“一个在公园里哭泣的士兵。”

“再往后呢？”

“你。”

“再往前也还会有。我还在，你就把我列入名单，这证实了我可悲的预感。实际上再加上哥莱戈罗维乌斯，你的名单就完整了。”

玛伽搅动吸管。她低下头，头发一下子掉了下来，遮住了面孔，掩盖住了奥利维拉早就漠然窥视到的表情。

后来你成了
年老药店主人的情妇，
而警察局长的儿子
又勾去了你的魂……

奥利维拉哼唱着这首探戈舞曲。玛伽吸了一口马黛茶，耸耸肩不看他。“可怜的姑娘。”奥利维拉想道。他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粗鲁地向后掠去，仿佛打开一个窗帘。吸管在玛伽的牙齿上碰得直响。

“你这样几乎像打了我，”玛伽用两根颤抖着的手指摸了摸嘴说道，“但我不在乎，不过……”

“实际上你是在乎的，也幸亏如此，你要不是这样看着我，我倒

要看不起你了呢。同罗卡玛杜尔在一起，加上这一切，你真是个奇妙的人。”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对我有用。”

“是的，对你有用。对于你一直在寻求的东西，一切都是有用的。”

“亲爱的，”奥利维拉以绅士风度说道，“眼泪会败坏马黛茶的味道的，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哭或许对你也有用。”

“对，在我承认自己有错这一意义上讲。”

“你还是走吧，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很可能，你瞧，不管怎么说，如果我现在就走，也就是说，我甩下你一个人，孤独无援，分文不名，还带着个孩子，我就等于干了一件类似英雄业绩的事。”

“对，”玛伽流着泪，英雄般地微笑着说，“几乎是一种英雄行为，真的。”

“但我离当英雄还差得远呢。我看我最好还是留下来，直到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到底坚持的是什么。我哥哥以其漂亮的文风在信中也这样说过。”

“那你就留下来吧。”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一英雄行为吗？”

“当然知道。”

“你说说看，我为什么不走了？”

“你不走，是因为你太资产阶级化了，你是在顾虑罗纳德、芭勃斯和其他朋友会怎么想。”

“太对了，你看出来了你本人对我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这很好。我留下来并不是出于对你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是为了给罗卡玛杜尔喂奶，更不是因为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共同处。”

“你有时真滑稽。”玛伽说道。

“那当然，”奥利维拉说道，“鲍勃·霍普^①跟我比，是堆粪土。”

“在你说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点的时候，你的嘴……”

“有点这样，是不是？”

“对，真令人难以置信。”

二人不得不掏出手帕把脸捂住，要是笑出了声，罗卡玛杜尔就会醒来，那就太扫兴了。奥利维拉咬着手帕笑得直流泪，并竭力扶住玛伽，可玛伽还是从椅子上慢慢地滑了下来。椅子的两条前腿比后腿短，使她很容易地跌落了下来。她抱住了奥利维拉的腿，奥利维拉一面笑，一面不停地打嗝，最后一阵大笑把手帕喷了出来。

“你再学一遍，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嘴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玛伽说道。

于是二人又笑弯了腰。奥利维拉捂着肚子把身子弯了下去，玛伽看到了他的面孔正对着自己的面孔，看到了他的双眼泪花莹莹。二人从相反的方向接了一个吻。玛伽面孔向上，奥利维拉的头发则流苏般地耷拉下来。二人接吻的时候，还互相咬着嘴唇，因为两张嘴已经互相认不出来了，好像是在吻别人的嘴。二人用手互相寻找着，头发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马黛茶打翻在桌边，流到了玛伽的裙子上。

“告诉我，奥西波是怎样做爱的？”奥利维拉把嘴紧贴在玛伽的唇上喃喃地说道，“我的血快涌到头上来了，总这样可不行，太可怕了。”

“他做爱做得好极了，”玛伽咬着他的嘴唇说道，“比你强多了，还能连续干。”

“但他把你雷地拉拉穆尔塔^②了吗？你别说谎，他是不是真的把你雷地拉了^③？”

“很雷地拉^④，全身都雷地拉。有时也太厉害了，但我的感觉非常美妙。”

“他是不是叫你把普里内奥^⑤放在阿尔古斯塔里^⑥了？”

①美国著名滑稽演员。

②③④⑤⑥ 奥利维拉和玛伽二人之间使用的克里话，此处采取音译的办法，但读者可以体会出其大致内容。

“是的，后来我们轮流着波尔西奥^①，直到他说够了够了，我后来也不行了，说，快点吧。这种事你是不会懂的，你总是处在小的贡菲亚^②里。”

“我，任何别人都是这样。”奥利维拉直起身子讷讷道，“这马黛茶难喝极了，我要到街上去一会儿。”

“你不要我接着给你讲奥西波的事了？”玛伽说道，“用克里话讲。”

“我对克里话厌烦了，再说你也缺乏想象力，说的总是老一套。贡菲亚，有什么新鲜的。克里话里根本不说‘讲……的事’的。”

“克里话是我发明的，”玛伽不高兴地说，“你随便说了几个字就觉得了不起了，其实你说的根本不是克里话。”

“还是谈谈奥西波吧。”

“你别发傻了，奥拉西奥，我说过，我并没有跟他睡过，你难道要我像苏族人^③那样向你发誓不成？”

“不用了，看来我最终还是得相信你。”

“以后最为可能的是，”玛伽说道，“我最终确实是会跟奥西波睡觉的，不过，那是你所希望的。”

“你是不是真的可能喜欢那家伙？”

“不可能，问题是我必须付药钱。从你那儿我不想要一分钱，而对奥西波我又不能光向他要钱而总是让他抱有幻想。”

“我明白，”奥利维拉说道，“这就是你撒马利亚人^④的一面，对那个公园里的士兵你也不能总是让他哭着。”

“对，我不能，奥拉西奥。你瞧，我们两个是多么的不同。”

“对，发善心不是我的特长。不过，有时我也会哭，于是你就……”

“可我从没看见你哭过。”玛伽说道，“流泪对你来说是一种浪费。”

“我确实哭过。”

①② 奥利维拉和玛伽二人之间使用的克里话，此处采取音译的办法，但读者可以体会出其大致内容。

③ 美国中部草原上的印第安人。

④ 指乐善好施者，典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那是由于发怒，仅此而已。你并不会哭，奥拉西奥，这是你不会做的事情中的一种。”

奥利维拉一把拉过玛伽，把她放在自己的膝头，他想玛伽的气味，她后颈的气味，会使他的心肠软下来。这气味仍同以前一样……“通过什么进行寻求呢？”奥利维拉困惑不解地想道，“是的，流泪与顾影自怜的确是我不会干的一种事。”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相互爱过。”他吻着玛伽的头发说道。

“你不要代表我说这话。”玛伽闭上眼睛说道，“你不可能知道我不是不是爱你。哪怕就是这一点，你也不知道。”

“你认为我是个瞎子吗？”

“刚好相反。不过你最好还是做个瞎子。”

“啊，对，用触觉代替定义，直觉要比智力强，这就是魔幻之路，灵魂中的黑夜。”

“你最好还是做个瞎子。”玛伽顽固地说道。每次不懂装懂的时候，她都是这样。

“你瞧，以我现有的知识我完全懂得每个人都能各干各的事，我想我需要单独待一会儿，露西娅，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对你，对罗卡玛杜尔太坏了，这很不公平。我不愿意事情继续这样下去。孩子好像醒了。”

“你不用为我和孩子操心。”

“我没有操心，但我们三个人已经拴在一起了，这很不舒服，也是反美学的。我还没瞎到这种程度，亲爱的，视神经还能使我看到，没有我，你会把一切安排得很好的。直到现在，我的女友中还没有一个自杀过，尽管在我说这话时，我的高傲感正在流血。”

“是的，奥拉西奥。”

“如果我有足够的英雄气概在今晚或明天就把你甩掉，这里也不会出什么的。”

“不会的。”玛伽说道。

“你照样会把孩子送到伊雷娜太太那儿去，然后回到巴黎，过你

原来的生活。”

“正是如此。”

“你在街上会找到许多奇特的东西，然后拿回家用它们制作各种物件。黄会教你玩杂耍，奥西波会双手合拢，以一种谦卑崇拜的态度在两米开外跟随着你。”

“求求你，别说了，奥拉西奥。”玛伽说着投入了他的怀中，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当然，我们还会在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奇迹般地相遇，就像那天晚上在巴士底广场一样。你还记得吗？”

“是在达瓦尔路上。”

“那天我喝得醉醺醺的，你在街角处出现了，我们两个像白痴似的互相望着。”

“因为我以为你那天晚上是去听音乐会的。”

“而在此之前你对我说过你同雷奥尼厄太太有约会。”

“因此我们都觉得在达瓦尔路上相遇很有意思。”

“你穿着绿色的毛衣站在街角正在安慰一个同性恋者。”

“他被人从咖啡馆里赶了出来，哭得简直……”

“我还想起了我们在热玛佩码头上相遇的那次。”

“那天天气很热。”玛伽说道。

“你从来没告诉我你那天在热玛佩码头上寻找什么。”

“我什么也没找。”

“你手上有一枚钱币。”

“那是在路边捡到的，当时它在闪光。”

“后来我们一起到了共和国广场，在摆摊的江湖艺人那儿赢了一盒糖果。”

“难吃得要命。”

“还有一次，我从地铁莫通－迪韦内站走出来，你同一个黑人和一个菲律宾人坐在路边咖啡座里。”

“可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你在莫通－迪韦内站那一带又是干什么。”

“我是去治脚的，”奥利维拉说道，“那位治脚医生有一间候诊室，室内的壁纸是紫色的，也许是紫红色的，上面画着棕榈树，几对恋人在月亮下拥抱，你想想看，这幅画如果以8×12的大小复制十五次，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去看画的，不是去看鸡眼的。”

“我生的不是鸡眼，亲爱的，而是一种真正的肉垫，是在脚底板上，看样子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给你治好了吗？”玛伽抬起头注视着奥利维拉说道。

二人刚一笑出声，罗卡玛杜尔就惊醒了，开始呻吟起来。奥利维拉叹了一口气：老一套又来了。他看到玛伽背对着他，向矮床弯下腰去，用手来回地擦着。他看了一会儿，又装了一壶马黛茶，卷了一支烟，他不愿再想下去了。玛伽走出去洗了手，又转回来。二人喝了马黛茶，几乎再没有互相看一眼。

“幸好这一切还不够写一出广播剧的，”奥利维拉说道，“你别这样看着我，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觉我想说什么。”

“我发觉了，”玛伽说道，“我并不是为此才这样看你的。”

“啊，你以为……”

“对，有那么一点儿。我们最好别谈这事了。”

“对，好吧，我看我还是出去溜达溜达吧。”

“那你就不要回来了。”玛伽说道。

“算了，我们不要再言过其实了，”奥利维拉说道，“你让我到哪儿去睡觉？不解之结和起风的大街是两码事，外面大概有零下五度了。”

“你不回来会更好些，奥拉西奥，”玛伽说道，“现在我说这话不困难了，你懂吗？”

“归根到底，”奥利维拉说道，“现在我们就为我们的处世圆滑^①互相祝贺，是不是显得太匆忙了。”

“我很可怜你，奥拉西奥。”

① 原文为英文。

“啊，别这样，慢慢来。”

“你知道，我有时还是看得出的，看得很清楚。你想想吧，我在一个小时之前还曾想到最好是去跳河呢。”

“像塞纳河的陌生女^①那样……但你会像天鹅那样遨游起来。”

“我可怜你，”玛伽坚持说道，“现在我才发现这点。我们在巴黎圣母院后面相遇的那天晚上我就有这种感觉了……但我不愿意相信。当时你穿着一件很漂亮的蓝色衬衣，那是我们第一次去旅馆开房间，是不是？”

“不……不过反正是那么回事。是那次你教我讲克里话的。”

“要是我说我那次做的一切是出于对你的可怜呢？”

“哦！”奥利维拉吃了一惊。

“你那天晚上处在危险之中，从远处看你就像一条人鱼……我也说不清楚。”

“我的危险不过是形而上性质的。”奥利维拉说道，“请你相信我，不会有人用钩子把我从水中救出来的，我会因肠扭结、流感，或是撞上一辆标致 403 汽车而死亡的。”

“我不知道，”玛伽说道，“我有时想自杀，但我知道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了罗卡玛杜尔，在他生下来之前我就这样想过。只要一想到自杀，我就感到很舒服。可你，你是不会想到自杀的。你为什么说你的危险是形而上性质的呢？还有形而上的河流呢，奥拉西奥，你会跳入这种河流中的。”

“也许。”奥利维拉说道，“这就是道^②。”

“我当时以为我可以保护你，你让我讲完，但我马上就发觉了你并不需要我。我们做爱，就像两个音乐家凑在一起演奏奏鸣曲一样。”

“你这话太妙了。”

“的确是这样，一边是钢琴，一边是小提琴，于是就奏出了奏鸣曲。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交融。我立即就发觉了这点，奥拉西奥，但

① 法国诗人苏佩维埃尔（1884—1960）短篇小说集《海的儿子》中的一篇。

② 指道家思想中的“道”。

那首奏鸣曲却是美极了。”

“是的，亲爱的。”

“还有那克里话。”

“唉，你真是的。”

“还有那蛇社，一切的一切。一天晚上在贝尔希码头上，我们在树下看星星，一直看到天亮。我们互相给对方讲了王子的故事。你渴了，我们买了一瓶极贵的泡沫酒就在河边喝了起来。”

“后来来了一个流浪汉。”奥利维拉说道，“我们给他喝了足足有半瓶酒。”

“那流浪汉很有学问，拉丁文、东方的事物都懂，你还跟他讨论了……”

“我想是讨论了阿维罗斯^①。”

“对，阿维罗斯。”

“还有一天夜里，在王权集市上，一个当兵的摸了我的屁股一下，你就朝他面孔打了一拳，结果我们都被抓了进去。”

“这可别让罗卡玛杜尔听见。”奥利维拉笑道。

“幸好孩子永远不会记住你，他的眼睛后面还什么也没有呢。他就像小鸟，人们撒下面包渣，它就吃，看看你，再吃，吃完就飞走了。什么印象也没留下。”

“对，没有任何印象。”

四楼的女邻居在楼梯平台上喊了起来，像往常一样，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喝得大醉。奥利维拉犹豫地看了看房门，玛伽紧紧地抱住了他，往下滑，又抱住了他的双膝。颤抖着，哭泣着。

“你干吗要这么伤心？”奥利维拉说道，“形而上的河流到处流动，用不着走得很远就能遇到。你瞧，我比任何人都拥有权淹死在其中。可爱的姑娘，我答应你一件事：为了更加痛苦，我到最后一刻都要记住你。这简直是一本三色封面的小册子^②。”

① 阿维罗斯（1126—1198）：生于科尔多瓦（西班牙）的阿拉伯哲学家。

② 即通俗的小说。

“你不要走吧。”玛伽抱住他的腿喃喃道。

“我只是去散散步。”

“不，你不要走吧。”

“让我走，你很清楚，我会回来的，至少是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出去，”玛伽说道，“你瞧，罗卡玛杜尔睡熟了，吃奶的时候他才会醒来。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可以到阿拉伯区喝咖啡，那儿的咖啡馆不太好，但很便宜。”

但奥利维拉想一个人出去，他缓缓地把腿从玛伽的拥抱中抽出来，抚摩着她的头发，把手指伸进她的项链，并在后颈吻了一下。他在她的耳后听着她的哭泣声，头发掉了下来，遮住了面孔。“想讹诈？不。”奥利维拉想道，“让我们面对面地哭吧，但不要学电影里那种廉价的打嗝声。”他抬起玛伽的面孔，让她看着自己。

“我是个无耻的小人，”奥利维拉说道，“让我付出代价吧。你还是为你的儿子哭吧，他也许死了，不要为我浪费眼泪了。我的妈呀。自从左拉的时代以来，从来还没出现过这种场面呢。让我走吧，求求你了。”

“为什么？”玛伽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一条狗似的看着奥利维拉说道。

“什么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你是想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要知道，你我都没有错，我们都还没有成熟，露西娅，这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优点。儿童们在一起玩耍后总是要吵架的。事情大体相似，只要好好想想就行了。”

(—126)

21

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伊阿诺斯^①的塑像是一种无益的浪费。实际上，在40年代之后，我们真正的面孔都是长在后脑上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后面，恰当地说，这就是所谓的陈词滥调。毫无办法，只能这样说，而且用使得只有一副面孔的青少年们烦得嘴都扭歪了的语言说出来。周围穿着毛衣的男孩们和精心弄得邋里邋遢的女孩们笼罩在圣·热尔曼·德普莱路上咖啡馆冒出的热气中，正在阅读达雷尔^②、波伏瓦^③、杜拉斯^④、杜阿索^⑤、凯诺和萨洛特^⑥，而我，一个亲法的（可怕、可怕）阿根廷人正处在他们中间，但已与少年时期的时髦、与冷爵士音乐毫无缘分了。我手中不合时宜地拿着雷内·克勒维尔^⑦的作品，满脑子都是超现实主义，屁股口袋里装着安东尼·阿尔托^⑧的剧本，耳里听着埃德加·瓦雷塞^⑨的《离子化》，眼睛看的是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既能看到现在，又能看到未来。

② 劳伦索·达雷尔（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著有《亚历山大四部曲》等。在后几章亦提及。

③ 波伏瓦：萨特的女友，著有《第二性》等。

④ 杜拉斯（1941—1996）：法国女作家。

⑤ 杜阿索：（1924—）：法国小说家。

⑥ 娜塔莉·萨洛特（1900—1999）：俄裔法国女作家，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

⑦ 雷内·克勒维尔（1900—1935）：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诗人，作品有《你疯了吗？》等。

⑧ 安东尼·阿尔托（1896—1948）：法国诗人，当代戏剧改革者。

⑨ 埃德加·瓦雷塞（1885—1965）：法国当代实验音乐先锋，其作品《离子化》是用四十件打击乐器演奏的。

毕加索的绘画（但有人却说看起来我是个蒙德里安！）。

“你播种音节，收获星辰^①。”克勒维尔拿我开心道。

“一个人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我回答道。

“那位妇女，不是一直在摇晃那棵呜咽着的树吗^②？”

“你太不公平了，它根本没哭，也没呜咽。”

在生活中，有那么一刻是很可悲的，那就是很容易地把书翻到第九十六页，同书的作者就咖啡和坟墓、无耻和自杀进行对话，而桌旁边的人却正在谈论着阿尔及利亚、阿登纳、蜜雅奴·巴铎^③、居伊·特雷贝特^④、西德尼·贝切特、米歇尔·比托尔^⑤、纳博科夫^⑥、赵无极^⑦和卢森·博贝特^⑧。在我们国家里，青年们也高谈阔论，但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呢，这我就不太知道了，我离他们太远了，不过，他们不会谈论斯皮林贝格^⑨和胡斯托·苏阿雷斯^⑩，也不会谈论蒂布龙·德·基亚^⑪、博尼尼^⑫和雷基萨莫^⑬。这也是很自然的。麻烦的是，不知为什么自然纯朴与现实成了敌人，在某一时刻，自然纯朴可怕地带有虚假的意味，20年代的现实却与40年代的现实肘挨肘地联系了起来，但双方的肘部都有一个刀片，用来割破我们的外衣。我发现几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同时存在着，我愈来愈觉得同意别人是幻想中最坏的幻想，为什么要渴望有一种普遍的存在呢？为什么要向时间进行斗争呢？我也阅读萨洛特的作品，我也观赏戴手铐的居伊·特雷贝特的摄影，但这是一时兴起，而如果由我自己来作决定，我几乎总是向后看的。我的手在书架上探索，抽出克勒维尔的作品，抽出罗伯特·阿尔特，抽出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法国女影星碧姬·巴铎的姐姐。

④ 不详。

⑤ 米歇尔·比托尔（1926—）：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⑥ 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国作家，作品有《洛丽塔》等。

⑦ 赵无极（1920—）：华裔法国画家，擅水墨山水。

⑧ 法国著名自行车赛手。

⑨ 斯皮林贝格（1896—1964）：阿根廷画家、版画家。

⑩ 阿根廷拳击手。

⑪⑫ 不详。

⑬ 阿根廷著名骑手。

雅利^①的作品。我对今天充满了热情，但总是从昨天的角度（我说了充满热情这个字眼了吗？）。就这样，对我这个年龄来讲，过去成了现在，而现在则成了一种奇异而昏惑的未来，在这种未来中，身穿毛衣的男孩和留披肩发的女孩正在啜着奶油咖啡，正在以小猫或花木般的优雅风度互相抚摩着。

要对此进行斗争，

要回到现时来。

看来，我的确是个蒙德里安，ergo……

但蒙德里安是在40年代绘画自己的现在的。

（一张蒙德里安的照片，同一个典型乐队的指挥。对，同胡里奥·德·卡罗^②一模一样，戴着眼镜，烫着头发，衣领耸挺，一副令人生厌的庸人样子，还同女孩跳舞。蒙德里安在跳舞的时候，他感到的是什么类型的现在呢？他的画布同他的这张照片，两者之间简直有天渊之别。）

你老了，奥拉西奥，第五代的奥拉西奥，你老了，瘦了。你又瘦又老，奥利维拉。

“他把劣质烧酒倒在郊区的双腿之间^③。”克勒维尔自嘲道。

我拿她真没有办法，在一片混乱无章的事物中，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风向标，在转了几圈之后总得指向某个方向，或北或南。说某人是风向标，这只能证明他的想象力不丰富，因为他只看到了风向标在转动，而没看到它的意图，没看到那个总想稳定下来，固定在风流中的箭头。

有几条形而上的河流，对，亲爱的，当然有，可你却在照看你的儿子，还不时地哭上一会儿。这里已经又是一天了，太阳发黄，没有热量。我住在圣日耳曼德普莱路，每夜都与魏尔仑^④有约／这个胖小

① 雅利（1873—1907）：法国作家、先锋派剧作家。

② 可能是阿根廷一乐队指挥，第四十章还将提到。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魏尔仑（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戏装游乐图》等。

丑没有什么变化，还常去下流地方逛荡……^①你在开口处塞进二十法郎，雷奥·费雷^②，或是吉尔贝特·贝考特^③，就会为你唱出他们的爱情。在我的国家里，你若想看到玫瑰色的生活 / 就请你在开口处投入两毛钱……^④你此时也许打开了收音机（房租下星期一到期，我必须通知你）在听室内乐，可能是莫扎特的。也许你在听唱片，把音量放得很低，以免吵醒罗卡玛杜尔。我觉得你并没有发现罗卡玛杜尔病得很重，他非常虚弱，恐怕还是在医院里会得到更好的照料，但我现在不能对你讲这这些事。对，一切都结束了。我在漫无目的地游荡，转着圈，在寻求北的方向，南的方向，如果能说是寻求的话，对，如果能说是寻求的话。但假如说我不是在寻求，那我正在干什么呢？哦，我亲爱的，我想念你，你使我感到痛苦，在皮肤上，在喉咙里。我每吸一口气，就仿佛空虚钻进了我的胸膛，因为你已经不在里面了。

“你总是想去郊区，登上五层楼去拜访女巫，而女巫也确实向你敞开了未来的大门^⑤。”克勒维尔说道。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去找玛伽呢^⑥？以前几次，每当我沿着塞纳路走来，出现在孔蒂码头的拱门下的时候，每当河上荡漾着的灰绿色光线一旦使我看清周围的事物的时候，她那清瘦的身影就会镶嵌在艺术桥上，于是我们踏着地上的影子去漫步，去郊外圣德尼区去吃炸土豆，去圣马丁运河上的驳船旁接吻。同她在一起，我觉得有一股清新的空气，觉得黄昏那奇异的景色在扩展，我们在一起时的各种事物都显得很清晰，在罗安小广场的栏杆旁，连流浪汉们也都成了神经错乱的、可怕的旁观者和法官。既然在那令人目眩的跳房子游戏中，在那袋中人的赛跑中我认出了自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那我为什么不能在那十几家每夜六百法郎的房间里那床罩槛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雷奥·费雷（1916—）：法国作曲家、歌唱家。

③ 吉尔贝特·贝考特（1927—2001）：法国作曲家、歌唱家。

④ 这是阿根廷诗人拉乌尔·冈萨雷斯·杜尼昂的诗，曾被谱成音乐。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此处与第一章开头部分相呼应。

楼、散发霉味的床上爱她、占有她呢。我终于走出了时间，走出了关着猴子、挂着标签的时间樊笼，并从吉拉德·佩雷高·瓦切龙和康斯坦丁公司橱窗中展览的欧米茄电子表的指针所指向的代表神圣但又阉割人性的义务的那个时间中走了出来。最后的束缚解除了，欢娱正是二人和解的镜子，是为百灵鸟写照的镜子，但终究是面镜子，仿佛人为人行圣礼，仿佛在棺材旁跳舞，也仿佛是在梦中二人嘴对嘴地紧紧拥抱着，下体连接着，温馨异常，双臂缠绕，双手专心地抚摩着大腿和脖颈。

“你死抠历史，你咬文嚼字^①。”克勒维尔说道。

“不，老头儿，这种事只有大海那边的人才干，那地方你没去过。我很久没跟语言睡过觉了，尽管我同你一样，同所有的人一样，还在使用语言，但我在使用之前，先把它刷呀，洗呀，刷洗个够。”

克勒维尔表示怀疑，这我理解。在我和玛伽之间横着一片语言的甘蔗田，我们不过分开几个小时，相距几个街区，我的悲哀就真正可以称做悲哀，我对她的爱情就真正可以称做爱情了……我的感觉越来越少，可回忆却越来越多，然而，回忆还不就是感觉的语言吗，还不就是包括面孔、日期、香水等词语的字典吗？这些字眼如同演说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它们虚伪地走在事物本身的前面，走在纯粹现时的前面，主教似的使我们伤心，教训我们，直到把人本身都训练成了主教代理人，直到朝后看的面孔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到真正的面孔像照片那样逐渐模糊起来，直到伊阿诺斯突然成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些想法我一点一点地向克勒维尔诉说，但我觉得我说话的对象似乎是玛伽，尽管此时我与她相离很远。但我同她谈话时不是使用只能让我们互不了解的字眼，而是要用别的字眼，要用她的语言，包括她懂得其含义的字眼，没有名字、清风、焦躁等字眼的语言，这些词语只能使得两人身体之间的空气动荡，使得房间或诗句充满金粉。可现在要这样做已然为时太晚了。尽管我们温柔地互相伤害，但我们不是一

^① 原文为法文。

直这样在一起生活吗。不，我们没有这样在一起生活过，她本来是想这样生活的，但我又一次企图建立那种消除混乱的虚伪秩序，又一次装出献身于深刻生活的样子，而实际上我只是用脚尖触了触这深刻生活中那可怕的水面。有几条形而上的河流，玛伽在其中游泳，就像燕子在空中飞翔，迷茫地围着钟楼转来转去，下沉后又一挺身直飞而上，而我却总是在描述，在界定。我总是希冀着这种河流，而她已在其中游泳了。我追求，寻找，从桥上看着这种河流，而她已经在其中游泳了。然而，她就像燕子一样，自己并不了解这一点，任何关于秩序的意识都不能妨碍她。这种成为她那神秘秩序的混乱无章，这种身心上的放荡不羁正在给她打开真心的大门。她的生活对我而言就是混乱无序，因为我已经被自己既蔑视又尊重的偏见所埋葬。我一定会被玛伽宣判无罪的，尽管她自己并不知道她正在审判我。啊，玛伽，请让我进去吧，让我某一天能够像你的眼睛那样看待事物吧。

我一定会被玛伽宣判无罪的，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你还是回到家中去阅读斯宾诺莎^①吧，玛伽肯定不知道斯宾诺莎是什么人。她不倦地阅读俄国、德国和佩雷斯·加尔多斯^②的小说，而且很快就忘了。她永远也不会想到是她判定我去读斯宾诺莎的。不可思议的法官啊，她是用双手，用在街上乱跑，用看我一眼就能把我剥得精光而当上这法官的，她是用愚蠢、不幸、惶惑、迟钝和无知当上这法官的。她是我那苦涩的知识，用我那大学生、杰出人才的腐朽观念，当上这法官的。用这一切，我的法官。燕子啊，你还是带着在圣日耳曼德普莱路上空飞翔时那对快剪般的翅膀飞下来，把我这双视而不见的眼睛挖出来吧。我已被宣判，不能上诉了，很快就要被送上蓝色的断头台，是那个要照看自己儿子的女人用双手把我举上去的，很快就要行刑；孤独向隅，再次感到自满，获得自我意识和觉悟那虚伪的秩序很快就要到来。这都是学问，可人们还要无益地对某种事物加以抱怨，还要希望在这里，在房间里下雨，希望终于下起雨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作品有《伦理学》等。

② 见第三十四章。

来，闻到泥土味，闻到活生生事物的气味。对，最后还是希望闻到活生生事物的气味。

(—79)

22

看法各式各样，什么那老人是自己滑倒的，什么汽车闯了红灯，什么那老人是想自杀，什么巴黎的事情每况愈下，交通糟透了。那老人没错，那老人有错，汽车刹车坏了，那老人太大意了，物价越来越贵，巴黎的外国人太多了，他们都不懂交通规则，而且把法国人的饭碗都抢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看样子老人伤得不太重，他还微微一笑，用手抹了抹上髭呢。来了一辆救护车，人们把他抬上担架，那个开汽车的人还在挥舞着手臂向警察和看热闹的人解释着事故发生的情况。

“这老人住在马当路 32 号。”一个刚刚跟奥利维拉和另外几个看热闹的人交谈了几句的黄发男孩说道，“是位作家，我认识他，是写书的。”

“汽车早就刹住了，只是防震板撞了他的腿一下。”

“是撞在胸口上。”那男孩说道，“老人是被一堆屎滑倒的。”

“汽车撞了他的腿。”奥利维拉说道。

“那要看从什么角度看。”一位个子极矮的先生说道。

“是撞在胸口上了嘛。”男孩说道，“我是亲眼看见的。”

“看来，是不是最好通知一下他的家人？”

“他没家，他是个作家。”

“啊！”奥利维拉说道。

“他只有一只猫，书倒是很多很多，我是有一次看门老太太让我上去给他送一个包裹时看见的。这种事是避免不了的，作家嘛，总是心不在焉的。我要是作家，也会被车撞上的。”

天下了几滴雨，立刻就把围观的人们驱散了。奥利维拉把大衣领竖起来，嗅了嗅寒冷的空气，漫无目的地走开了。他相信那老人伤得不重，在人们把他放到担架上的时候，奥利维拉看到他的表情还几乎是恬静的，只是有点困惑。一个红发抬担架的人，一面把他放平，一面以真诚的安慰口气说道：“喂，老头，这算不了什么^①。”他大概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没有任何交流。”奥利维拉想道，“孤独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没什么了不起。孤独归根结底不过是在某种范围内的孤独，在这个范围内，如有可能，还有别人的孤独可以同你交流呢。但任何一种冲突，交通事故，或是宣战，会突然把不同的范围交叉在一起。一个人可能是个杰出的梵文专家，或是量子物理学家，但一遇上车祸，对用担架抬他的人来说，就变成了老头。爱伦·坡^②坐在运货车上，魏尔仑落在庸医手中，奈瓦尔^③和阿尔托坐在精神病医生面前，也都是如此，给济慈^④放血，不让他吃饭的那位意大利医生还会记得他吗？如果像上述各位名人的人们都保持沉默（这很有可能），那么另外那些人也就盲目地胜利了。当然，他们并无恶意，也不一定知道某个动了手术的，某个患了结核病的，某个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的受伤人正在双倍地感到孤独，其周围的人仿佛处在窗外，正在另外一种时间中活动。”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著有若干侦探小说，一般认为是侦探小说的先驱，另有诗作《致海伦》等。

③ 钱拉·德·奈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

④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其诗作对19世纪末的诗歌有很大影响。

奥利维拉钻进一个门廊，点燃了一支香烟。天黑了下来，一群群姑娘嬉笑叫喊着，推推搡搡地从各家商店里拥了出来。想在吃牛排、看周刊之前尽情地发泄那么一刻钟。奥利维拉又走了起来，没有必要把什么都戏剧化一番嘛，最为谦逊的客观做法就是向荒唐的巴黎、向随大流的荒唐生活敞开自己。刚才既然想起了一些诗人，那么想起那些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孤独的一切事物，诸如，那些喜剧般的问候，在楼梯上相遇时要说的那声“对不起”，在地铁里给女士们让位子，在政治生活和体育运动中表现出的友谊等等，也就更加容易了，只有生物学上和性上的乐观主义才能掩饰某些人的孤独感，尽管这样说会使约翰·多恩^①感到很难过。行为中的接触、种族、职业、床铺、球场等等，就好像互相交错、互相爱抚着的树枝树叶，而树干却互相蔑视着，竟自平行地向上长，毫不搭界。“从本质上讲，我们很可能仿佛处在表面上，”奥利维拉想道，“但必须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又是什么意思呢？荒谬地生活也许是为了消灭荒谬，这就好像一个人猛地一跳，结果扑到了别人^②的怀抱里，对，这也许就是爱情。他这个别人支撑你的时间也不过就是一个女人爱你的时间，再说，这也仅仅是就这个女人而言。而实际上这个别人根本不存在，最多不过是个令人愉快的群体。但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强……”爱情，这就是使人本体化的仪式，就是存在的给予者，因此，他此时突然产生了个想法（也许一开始他就应该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不占有自己就不能占有别人，但又有谁能够真正占有自己呢？又有谁能够从自己本身返归，从绝对的孤独返归呢？因为这孤独意味着连自己都不能陪伴自己，意味着必须钻进电影院、妓院，或是朋友家里，意味着投身于一种繁忙的职业，要么干脆结婚，这样一来你至少就可以在他人之中感到孤独了。这就是怪诞的逻辑，极端的孤独就会导向极端的随大流，导向幻想别人的陪伴，把我们变成一个单独处在一间充满镜子和

① 约翰·多恩（1573—1631）：英国诗人、神学家。作者此话指的是该诗人的一句名诗“人非孤岛”。

② 此处“别人”指的是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自我以外的世界，亦可译作“异我”。

回声的房间里的人。但是，像奥利维拉这样的人，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由于自己接受了自己（或者说，自己排斥了自己，而又在近处相逢），因而就进入了这种最糟糕的矛盾境地，也就是说处在别人圈子的边缘，却不能进入圈内。以微妙的接触和奇妙地靠拢世界而构成的这个真正的别人圈子不可能单方面来实现，一方伸出了手，另一方就应该从外面，从另外一面也伸手以报。

(—62)

23

奥利维拉对自己刚才那带有离奇意味的思考感到厌倦了，就在一个街角上停了下来（尽管不知为什么，他仍在不时地想着那受伤的老人。老人也许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实习学生和护士正围着他，既和蔼可亲，又无动于衷地问他的姓名、年龄和职业，对他说伤势不重，安慰他说马上就给他打针、包扎），开始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任何城市的任何街角都是他所思考的事物的绝妙形象说明，所以他也就几乎用不着费力地去进行思考了。在咖啡馆里，为了躲避寒冷的天气（他只要进去喝杯酒就行了），一群泥瓦匠在柜台上与店主闲聊，两个大学生在桌旁阅读，书写。奥利维拉看到那两个学生抬起头向那群泥瓦匠看了一眼，又回到书本和练习本上去，过了一会儿又抬头张望，仿佛从一个世界看到另一个世界，看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世界，然后再看。这就是一切，在咖啡馆的封闭阳台上面，二楼的一

位太太坐在窗边似乎在缝东西，或是在裁剪一件衣服，她那高高的发式有节奏地晃动着。奥利维拉想象着她在想些什么，她的剪刀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她的儿子随时都可能从学校里回来，她的丈夫正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从办公室或银行里出来。泥瓦匠、大学生、那位太太……此时，一个流浪汉正在从一条横街中走出来，衣服口袋里露出一瓶红酒，他推着一辆童车，里面装满了旧报纸、罐头盒、又脏又破的旧衣服、一个没有脑袋的玩具娃娃，还有一个露出鱼尾的纸包。泥瓦匠、大学生、那位太太、流浪汉……从一间小房子里发出了仿佛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发出的叫声：国营彩票^①！那是一个老太婆，几缕头发从灰色便帽中露出来，好像总也梳不上去，手上戴着蓝色无指手套。星期三开彩^②！脚边放着一盆炭火，她无望地等待着顾客，好像是镶在犹如直立的棺材的那间小房子里，一动不动，冻得半僵，但仍在把运气奉献给顾客。谁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她有一大堆想法。人老了，就总是反复地想着某些事情：童年时给她吃糖的老师，在索姆^③死去的丈夫，做商业推销员的儿子，每晚回去的那间没有自来水的阁楼，还够三天吃的清汤，还有那比牛排便宜的布尔哥尼牛肉。星期三开彩！泥瓦匠、大学生、窗边的太太、流浪汉，叫卖彩票的老太婆……每群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世界，但是一位老人倒在了车下，人们就立即朝事故发生的地点跑去，接着是热烈地交换意见，提出批评，有分歧，也有一致，直到天又下起雨来，泥瓦匠们回到了柜台旁，大学生们回到了桌上，X们回到了X地，Z们回到了Z地。

“只有荒谬地生活才能打破这无限的荒谬。”奥利维拉反复想道，“唉，我要湿透了，得赶快找个地方躲一躲。”他看了一眼地理会堂前贴的各式各样的海报，就躲进了入口处。那些海报有：关于陌生的大陆澳大利亚的讲演会、蒙特法维基督徒的聚会、贝尔特·特雷帕夫人的钢琴独奏会、气象学习班公开招生、五个月您就能成为柔道师、关于里昂城市规划的报告会等。钢琴独奏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票价不算

①② 原文系法文。

③ 法国北方省份。

贵。奥利维拉看了看天色，耸耸肩就走了进去。他本来犹豫不决，是去罗纳德的家，还是去艾蒂安的画室，后来还是决定等到晚上再说。不知为什么，他觉得钢琴家叫贝尔特·特雷帕很有意思^①。钻进音乐会去逃避自己一会儿（这种说法形象而富于讥讽意味地说明了自己刚才在街上反刍式的思考太多了）也很有意思。“唉，我们都一钱不值。”他一面想，一面把一百五十法郎举到售票口里那老太婆的牙齿的高度。那老太婆仿佛是恶作剧地递给他一张第十排的票子，其实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而大厅中只有几个人：几个秃头老人，几个大胡子，几个又秃头又留着大胡子、像是住在本区或是有家室的人，两个年龄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身穿旧大衣、手拿滴着水的雨伞的女人，以及几个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坐在维也纳式的破椅子上大嚼糖果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是成双成对的）。一共才二十几个人。大厅中散发着黄昏时分的雨腥味。音乐厅很大，又冷又潮，幕后传来隐隐约约的人语声。一位老人点燃了烟斗，奥利维拉也急忙掏出了高卢牌香烟。他感到不太舒服，原来鞋子里进了水，霉味、湿衣味使他感到要吐。他使劲地吸了一口烟，香烟着了，但他又马上把香烟捻碎了，厅外响起了断断续续的铃声，一个年轻人使劲鼓起掌来。一个倒戴着贝雷帽、脂粉狼藉（大概是带着脂粉睡了一觉）的领座老太婆把入口处的门帘拉上了。此时奥利维拉才记起有人给了他一张节目单。是一张油印的节目单，印得很糟，得费点劲才能看清：贝尔特·特雷帕夫人，金奖获得者，将演奏梦斯·鲍勃的《不连续的三个乐章》（首次演出）、阿历克斯·阿历克斯作曲的《献给勒克莱尔将军^②的孔雀舞曲》（首次对外演出）、德立勃^③、圣-桑^④和贝尔特·特雷帕作曲的《德立勃-圣-桑综合曲^⑤》。

① 钢琴家姓 Trépat，法语 trépas 意为“死亡”，二词发音相似。

② 勒克莱尔（1902—1947）：法国将军。

③ 德立勃（1836—1891）：法国作曲家，著有芭蕾舞剧《葛培利娅》等。

④ 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作品有《动物狂欢节》、《参孙与达利拉》等。

⑤ 音乐术语中并无此种曲式。

“操蛋，”奥利维拉想道，“竟有这种操蛋的节目。”

此时，在钢琴后面出现了一位先生，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这位先生下巴肉耷拉着，头发全白，身穿一身黑，一只粉红色的手摸着挂在饰有闪光金片背心上的表链。奥利维拉觉得那件背心油渍渍的。台下一位穿紫色雨衣、戴金边眼镜的小姐干巴巴地鼓了几下掌。那位耷拉下巴的老先生用与鸚鵡极为相似的声音开始向听众介绍音乐会的内容。听众这才知道原来罗斯·鲍勃曾经是贝尔特·特雷帕夫人的学生，而《孔雀舞曲》的作者则是位隐藏在阿历克斯·阿历克斯这个谦逊笔名后面的一位杰出的陆军军官。前面两部作品严格地运用了最现代的作曲手法；至于《德立勃－圣－桑综合曲》（此时老先生迷醉地抬起眼睛），这部作品则代表了近代音乐史中一次最深刻的革新。作者特雷帕夫人称之为“预示未来的调和主义”。这一说法非常确切，因为要不是由于特雷帕夫人那天才的直觉在中间加以调和，那么德立勃和圣－桑这两位作曲家的音乐天才本来就会形成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交响早就由于西方过分的个人主义而陷于瘫痪了，早就注定不会再产生更高级、更综合的作品了。实际上特雷帕夫人以其敏锐的感觉早就抓住两位作曲家那一般听众不易察觉的相似之处，早就担负起这虽然艰巨但却崇高的使命，这就是使自己成为中间的桥梁，把法国两位伟大的儿子联系在一起。此时此刻还必须指出的是，贝尔特·特雷帕夫人除了音乐教学活动外，她的作曲生涯很快就像庆祝银婚一样，满二十五年了。演讲人说，由于听众急于要听演奏（他很赞赏这一点），因此在他的简单介绍中不敢进行发挥，尽管对特雷帕夫人的音乐作品进行一番分析是很必要的，然而，为了让第一次来听罗斯·鲍勃和特雷帕夫人作品的听众心中有谱，他可以把她们的美学观点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作品的反结构的结构。也就是说，作为纯粹灵感的产物，她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她们自身的音响细胞，这些音响细胞是为了表现作品的普遍意图而串联在一起的，但完全摆脱了古典的、十二音体系的和无调性的模式（他特别强调地又把后两个词重复了一遍）。譬如，特雷帕夫人的得意门生罗斯·鲍勃的《不连续的三个

乐章》，就是从两声强烈的关门声在作曲家精神上所激起的反应出发谱成的，而构成第一乐章的三十二个和弦则正是这强烈的关门声在美学领域中的多种反响。演讲人又说，他如果坦诚地告诉有文化修养的听众，《德立勃－圣－桑综合曲》的作曲技巧同宇宙中最原始、最隐秘的力量有着血缘关系的话，他相信他并没有泄露某种秘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曾有幸、有权参与过《综合曲》某一阶段的创作，他曾经拿着小棍似的钟摆在两位大师的乐谱上晃动，帮助特雷帕夫人进行选择，以选出其对钟摆的影响能证实作曲家那富于独创性的惊人直觉的那些乐段。虽然接下去要说的还很多，但演讲人认为，在向这位法国精神的灯塔之一、不为广大听众所了解的、凄楚的天才典范特雷帕夫人表示敬意之后，他自己应该退场了。

老先生的下巴肉剧烈地晃动起来，由于激动和感冒他哽住说不出话来了，于是也就消失在幕后了。四十只手发出了几声干巴巴的掌声，若干支火柴被擦掉了脑袋。奥利维拉坐在椅子上尽量伸直身子，他感到好过些了。遭到车祸的那位老人，躺在医院的床上，休克之后沉浸在朦胧状态之中，此时大概也感到好过些了，因为这正是他不再是自身的主人时所感到的幸福空白时刻。病床犹如小船，犹如工资照付的假期，犹如同日常生活的一种决裂。“找一天，我可能会去看望他的。”奥利维拉自言自语道，“不过，我也许会毁掉他的荒岛，而我则会变成荒沙上的足迹^①。唉，我怎么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

掌声使他睁开了眼睛，他看到贝尔特·特雷帕夫人正在吃力地弯腰向听众致谢。没等他看清她的面孔，却先被她穿的鞋子惊呆了，那是一双男人的鞋子，多长的裙子都掩盖不了。方头、平底，尽管系的是女式鞋带，但也无补于事。再往上看则是又宽又厚的僵直身躯，一个胖女人塞在无情的胸衣之内。但贝尔特·特雷帕并不是个胖子，最多可用粗壮来形容。她大概患有坐骨神经痛，或是腰痛，所以走起路来，整个身体一起移动。此时她正在向台下吃力地行礼，随后侧过身

① 以《鲁宾逊漂流记》作喻。

向钢琴和琴凳之间的空隙滑去，然后按照几何方式曲身坐了下来。坐在琴凳上，这位演奏家又突然转过头来，再次向听众致意。尽管此时已没有人鼓掌。“上面大概有人在拉线。”奥利维拉想道，他很喜欢看木偶戏或机器人表演。他等待着预示未来的调和主义这一奇迹的出现。贝尔特·特雷帕又向听众扫了一眼，她那敷粉太厚的面孔似乎倏地把月亮上的一切罪恶都凝聚在一起了。她那深朱砂色、犹如野樱桃的嘴唇拉长了，长得像一艘埃及船。她又一次侧过脸去，用那鸚鵡般的小鼻子闻了闻琴键，并把那发了皱的羊皮袋子般的双手放到了从c到b的琴键上。于是《不连续的三个乐章》中第一乐章的三十二个和弦响了起来。从第一个和弦到第二个和弦，休止了五秒钟；从第二个和弦到第三个和弦，休止了十五秒钟。到了第十五个和弦以后，罗斯·鲍勃又用了—个二十五秒的休止符。一开始奥利维拉还挺欣赏罗斯·鲍勃这一韦伯恩^①式的休止符的运用，但后来注意到她总是重复使用，这就使他感到不舒服了。在第七个和弦和第八个和弦之间，台下发出了咳嗽声。在第十二和第十三两个和弦之间，有人使劲划了根火柴，第十四和第十五和弦中间，一位金发女郎发出了“啊，他妈的糟透了^②！”的叫声，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到了第二十个和弦，一位像刚泡出来的腌菜般的老掉了牙的太太，狠狠地抓起雨伞，张开嘴要说些什么，结果第二—个和弦大发慈悲，把她要说的话压了下去。真有意思，奥利维拉望着贝尔特·特雷帕，心想这位钢琴家大概正在用所谓的眼角观察着台下的人。贝尔特·特雷帕那小小的钩状侧面正是通过这眼角射出了浅灰色的目光。奥利维拉心想，这位老太太也许正为卖出的票算账呢，在弹到第二—个和弦时，一位完全秃了顶的先生愤怒地站了起来，吹胡子瞪眼地离开了大厅，每走—步都要进行八秒钟的休止：这正是罗斯·鲍勃的手法。从第二—个和弦开始，休止的时间缩短了。从第二—到第三—和弦，乐曲的速度变成了葬礼进行曲

① 安东·冯·韦伯恩（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首批采用十二音体系作曲的音乐家之一。

② 原文为法文。

的速度，但仍保持其原有的风格。贝尔特·特雷帕的脚离开了钢琴踏板，左手放到了膝上，开始弹奏第二乐章。这个乐章只有四个小节，每个小节只有三个时值一样的音符。第三乐章主要是从键盘两端的音域出发，以半音向中央行进，如此从里到外反复弹奏，中间还加上了连续三连音和其他装饰音。在一个没有任何预示的当口，钢琴家停了下来，猛然挺直身子，以几乎是挑战的态度向听众行礼。但奥利维拉却从这种态度中看出了毫不自信和胆怯的意味。一对青年男女狂热地鼓起掌来，奥利维拉也不禁鼓起掌来，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后来当他醒悟过来，感到很懊恼时，就停止了鼓掌）。贝尔特·特雷帕几乎马上又把头转了回去，漠然地用一个手指划了一下琴键，等待台下静下来。《献给勒克莱尔将军的孔雀舞曲》开始了。

听了二三分钟之后，奥利维拉感到很吃力，因为既要倾听贝尔特·特雷帕快速射出的杂七杂八的音符，又要去看几个老人和年轻人走出音乐厅那既坚决又得悄无声息的样子。《孔雀舞曲》实际上是李斯特^①和拉赫玛尼诺夫^②的混合物。在不停地重复两三个主题之后，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变奏之中，而这些乐段仿佛是大力士勇猛地砸出来的（弹得很糟，支离破碎，修修补补），又有着架在炮架上的灵台那般庄严劲（这庄严劲又不时地被猛烈的炮火所打破）。尽管如此，看样子那位神秘的阿历克斯·阿历克斯在作曲时显得很怡然自得。有那么一两次奥利维拉心想，贝尔特·特雷帕那梳得高高的萨兰博^③发式快要震散了，可见她不知用了多少发夹才能在《孔雀舞曲》那巨响和震动中把发式牢牢地固定住。接着是预示《孔雀舞曲》即将结束的一连串无节制的琶音，琶音按次序重复了舞曲的三个主题（其中一个很像是施特劳斯的《唐璜》）。再往后贝尔特·特雷帕越来越重地砸出了以第一主题为结尾的一连串和弦和两个结束在最低音区的和弦，而这最后一个和弦

①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作品有《匈牙利狂想曲》、《帕格尼尼练习曲》等。

②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写有四部钢琴协奏曲。

③ 巴比伦神殿中供奉的维纳斯女神名。

却在右手处弹错了。当然这种错误是任何人都会发生的。奥利维拉热烈地敲起掌来，实际上也确实令人开心。

女钢琴家像是被弹簧弹了一下似的以一个奇异的动作面向正前方站了起来，向听众行了个礼。她似乎用眼睛数了一下，结果证实了台下只剩下八九个人了。贝尔特·特雷帕昂然地从左边走向幕后，领座员拉开了门帘，走进来给大家送上糖果。

奥利维拉一方面真想走掉，但另一方面这音乐会也确实有一种吸引他的气氛。不管怎么说，这是可怜的特雷帕想把自己的作品介绍出去的第一场音乐会，在盛行波罗乃兹^①、月光曲^②、火舞^③的世界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功劳。她的脸上有着某种令人感动的东西，尽管那张脸仿佛是破布做成的玩具娃娃的面孔，灯芯绒做成的乌龟面孔，成天同老掉了牙的老太婆们混在一起的那副傻乎乎的面孔，这些老太婆都听过里斯勒^④的演奏，参加过在墙纸斑驳的沙龙里举行的艺术聚会和诗歌朗诵会。她们每月只有四千法郎的预算，为了能混到月底，还得悄没声息地向朋友开口求助。她们也崇拜过雷蒙德·邓肯学院派的真正艺术，因而也就不难想象阿历克斯·阿历克斯和萝斯·鲍勃都生着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在租用这个大厅开音乐会时，她的预算是怎样拮据。也不难想象那张油印的节目单一定是某个学生出于好意替她印的，她开列的邀请名单中一定有许多客人没有来。更不难想象明知大厅几乎空了而还得照样出场，她在幕后是怎样地痛苦了，金奖获得者，也得照样上场。塞利纳^⑤几乎可以把这一切写成一章小说。除了这一般的情况，除了失败和无能的人们在艺术上遭到惨败后还要进行无益的苟延残喘这副景象外，奥利维拉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再想象下去了。“当然，加入到这群失败者队伍中去这一命运也该轮到我了。”奥利维拉恼火地想道，“先是一个倒在汽车下的老人，现在又是特雷

① 波兰的一种舞曲。此处泛指肖邦的作品。

② 指贝多芬的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

③ 西班牙作曲家德法雅的歌剧《爱情魔法师》中的一段，由鲁宾斯坦改编为钢琴曲。

④ 里斯勒（1873—1929）：法国钢琴家，曾任巴黎音乐学院教授。

⑤ 塞利纳（1894—1961）：法国作家，作品有《茫茫黑夜漫游》等。

帕，更不用说外面那鬼天气了，更不要说我自己了，尤其是更不要说我自己了。”

大厅中只剩下四个人了，奥利维拉觉得最好坐到头排去，陪陪演奏家，后来又觉得这种捧场是很滑稽的，但最后他还是坐到前面去了。他一面吸烟，一面等着演奏家再次出场。不知怎么回事，一位太太在贝尔特·特雷帕刚刚重新出场的时候决定离开大厅，贝尔特·特雷帕盯着她看了一眼，然后才做出努力向几乎空荡荡的台下鞠躬行礼。奥利维拉心想，真该对准那位走出去的太太屁股上踢上一脚。他突然发现，不管《孔雀舞曲》和罗斯·鲍勃的作品有多么糟糕，他留下来却是由于他对贝尔特·特雷帕有着某种好感。“很久我都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了，”他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变得心软了。”形而上的河流是那么多，一会儿想去医院看望那老人，一会儿想留下来为这位装在胸衣里的女疯子鼓掌，真奇怪，这大概是场子里太冷，鞋子里灌进了水所致。

《德立勃 - 圣 - 桑综合曲》弹奏了大约三分钟的时候，剩下的听众的主要构成者：一对青年男女，站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奥利维拉觉得仿佛又看到贝尔特·特雷帕用眼角扫了他们一眼，但此时她的双手好像麻木了似的，俯身在钢琴上奋力地弹着，并且利用每一休止符向台下斜视一眼。台下只有奥利维拉和一位态度安详的先生了，二人正在以各种各样的专注方式倾听演奏。连像奥利维拉这样的外行也能听出，所谓预示未来的调和主义很快就露馅了。四小节的《奥姆法尔的纺车》^①之后，是四小节的《加的斯的姑娘》^②；接着左手弹出的是《我为你的歌声打开心扉》^③，而右手则把《拉克美》^④中的钟声主题痉挛似的插了进去；后来两手又先后弹出了《死亡舞》^⑤和《葛培利娅》^⑥；再后来，节目单上称之为《雨果颂歌》：《让·德·尼

① 是圣 - 桑的作品。

②③④ 是德立勃的作品。

⑤ 是圣 - 桑的作品。

⑥ 是德立勃的作品。

维尔^①》和《尼罗河畔》的主题同一些最熟悉的旋律明显地交替出现了。

不祥的^②调和主义，没有比这称呼更为确切的了，因为那位态度安详的先生开始窃笑起来，并很有教养地用手套捂住了嘴。奥利维拉觉得他有权发笑，不能要求人家不笑。贝尔特·特雷帕似乎也看出来，因为她弹错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她的双手仿佛瘫痪了似的，小臂不断地抖动，肘部也像母鸡进窝似的直往后缩，但仍然弹着《我为你的歌声打开心扉》，接着又是《印度青年欲何往？》^③。再往后是两个协和和弦、一串短尾琶音，《加的斯的姑娘》中那仿佛在打嗝的“啦—啦—啦”和几个模仿皮埃尔·布莱^④风格（惊人地相似）的音符。那位态度安详的先生禁不住叫了起来，赶快又用手套捂上嘴就跑了出去。正在此时，贝尔特·特雷帕把手放了下来，眼睛盯着琴键。漫长的一秒钟过去了，那是无穷无尽的一秒钟，大厅中只剩下了奥利维拉和贝尔特·特雷帕，二人中间笼罩着某种绝望的空虚。

“太好了，”奥利维拉说道，他知道，要是鼓掌，那就显得大不合适了，“太好了，夫人。”

贝尔特·特雷帕没有起身，仍坐在琴凳上，只是把身子转了过来，把臂肘放在A键上，二人对看了一眼，奥利维拉站起来，走到舞台边上。

“很有意思，”他说道，“请相信我，夫人，我一直是兴趣盎然地听着您的音乐会。”

我真是个婊子养的。

贝尔特·特雷帕望着空荡荡的场子，一只眼的眼皮有些颤动，似乎在提问，也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奥利维拉觉得应该说下去。

“像您这样的艺术家应该理解听众的无知和赶时髦的心理。我懂得，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弹奏。”

① 让·德·尼维尔（1422—1477）：法国贵族，不顾父命，拒绝反勃艮第公爵，后出逃。德立勃曾以《让·德·尼维尔》为题写了严肃歌剧。

② Fatidico 在西班牙文中既作“预示未来”讲，也作“不祥”讲。

③ 德立勃曲。

④ 皮埃尔·布莱（1925—）：法国作曲家兼指挥。

“为我自己。”贝尔特·特雷帕重复了一遍，她那鸚鵡般的嗓音同刚才介绍她的那位老先生惊人地相似。

“不是为您自己又为谁呢？”奥利维拉说着就仿佛做梦似的爬上了舞台，“一个艺术家只能与星辰为伴，这是尼采说的。”

“您是谁，先生？”贝尔特·特雷帕吃了一惊。

“噢，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奥利维拉又说了许多话，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如果说他还能有用的话，那就是待在那里，陪伴她一会儿。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贝尔特·特雷帕听着，但仍有些心不在焉。接着她挺直身体，朝大厅和幕布看了一眼。

“对。”她说道，“太晚了，我得回家了。”她是在对自己这样说，仿佛这话是一种惩罚，或别的什么。

“我能送送您吗？对我来说，送送您很愉快。”奥利维拉微微弯腰说道，“我是说，如果没有别人在化妆室或门外等您的话。”

“没人，瓦伦丁在作了介绍之后就走了。您觉得那介绍怎么样？”

“很有意思。”奥利维拉说道。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他是喜欢做梦的。

“瓦伦丁完全可以介绍得更好些，”贝尔特·特雷帕说道，“他自己走了，把我像块破布似的甩在这儿，这个人太令人恶心……对，太令人恶心了。”

“他是以很深的敬仰之情介绍您和您的作品的。”

“为了五百法郎，这家伙可以为一条死鱼说好话，五百法郎！”贝尔特·特雷帕重复了一遍，接着又陷入了沉思。

“我正在装傻。”奥利维拉心想。如果他行礼返身回到台下，那位艺术家也许就会忘掉他曾提出要送她，但贝尔特·特雷帕又盯着他看了起来，奥利维拉发现她哭了。

“瓦伦丁是个无耻之徒，所有的人……本来有二百多位听众，您是看见了的，二百多人，对于首场演出来说是相当可观了，您说是不是？每人都是自己掏钱买票的，您不要以为我们是免费赠票的。二百

多位听众，而现在只剩下您一个人，瓦伦丁也走了，而我……”

“有时听众退场正表明艺术家的胜利。”奥利维拉啜嚅道。真令人难以置信。

“但他们为什么走掉了呢？您是看见他们走出去的，对不对？二百多人，都是些杰出的人物。我肯定看见了罗歇夫人、拉库尔医生，还有蒙特利尔，那是最近获得小提琴奖的教授。我觉得他们是因为不太喜欢《孔雀舞曲》才走掉的，您说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在我演奏《综合曲》之前走掉的，这是确凿无疑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那当然，”奥利维拉说道，“应该说，《孔雀舞曲》……”

“根本不是什么《孔雀舞曲》，”贝尔特·特雷帕说道，“是一堆狗屎！这都怪瓦伦丁，早就有人告诉我了，瓦伦丁同阿历克斯·阿历克斯睡过觉。我干吗要为一个同性恋者付出代价呢，年轻人？我获得过金奖，我可以把对我的评论拿给你看，我在格勒诺布尔，在勒皮，在……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眼泪流到了她的脖子上，消失在破旧的领口和灰色的皮肤之间。她抓起奥利维拉的胳膊，摇晃着他，随时都可能出现一次歇斯底里地发作。

“您为什么不去把大衣拿来，我们一起走吧。”奥利维拉赶紧说道，“街上的空气对您会好些，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

“喝点什么。”贝尔特·特雷帕说道，“金奖获得者。”

“随便您想喝什么。”奥利维拉文不对题地说道。他做了个动作，想挣脱贝尔特·特雷帕，但贝尔特·特雷帕反而更抓紧了他的胳膊，向他凑得更近了。奥利维拉闻到了音乐厅中那混有樟脑和安息香（还有尿和廉价香水）的汗味。先是罗卡玛杜尔，现在又是贝尔特·特雷帕，简直是无法想象。“金奖获得者。”艺术家流着泪又重复了一句。突然一阵抽泣使她浑身颤抖起来，仿佛向空中抛出一个和弦。“原来一切还是老样子……”奥利维拉最后总算是明白过来了，自己为逃避个人感觉，躲进一条形而上的河里所做的努力完全白费劲了。贝尔特·特

雷帕未做任何抵抗，随着奥利维拉走进了幕后，在后台，那位领座员手里拿着手电筒和羽毛帽子看着他们。

“太太不舒服吗？”

“她太激动了，”奥利维拉说道，“现在好些了。她的大衣呢？”

在各种板片、几张歪歪扭扭的桌子、一架竖琴和一个衣架中间有一把椅子，上面挂着一件绿色的雨衣。奥利维拉帮助贝尔特·特雷帕穿上雨衣。她低下了头，但已经不哭了。二人穿过一个小门和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了街上。夜晚已经降临，天下着细雨。

“恐怕很难叫到出租汽车了，”奥利维拉说道。他身上只有三百法郎，“你住得远吗？”

“不远，就在先贤祠附近。说真的，我倒是想走走。”

“对，走走更好。”

贝尔特·特雷帕慢慢地向前走着，脑袋左右直晃。她戴上雨衣上的帽子，犹如一个武士或是乌布王^①。奥利维拉缩在自己的大衣里面，把大衣领竖了起来。空气宜人，他开始感到饿了。

“您太好了，”艺术家说道，“您真不该找这个麻烦。您觉得我那首《综合曲》怎么样？”

“太太，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这音乐对我来说……”

“您不喜欢。”贝尔特·特雷帕说道。

“作为首场演出……”

“我和瓦伦丁搞了好几个月，不分昼夜地寻求两位天才的相通处。”

“说来您承认德立勃是……”

“是一个天才。”贝尔特·特雷帕又说了一遍，“这是埃里克·萨蒂^②有一天当着我的面说的，尽管拉库尔医生说萨蒂这样说是为了让我……怎么说呢，您无疑懂得那老头子是想说什么。我会看人，年轻人，但我很清楚，萨蒂的话是出自内心的。您是哪国人，年轻人？”

“阿根廷人，太太。顺便说一声，我已经不年轻了。”

① 法国作家雅利（1873—1907）的同名剧本的主人公，该剧本被认为是荒诞剧的第一部作品。

② 萨蒂（1866—1925）：法国作曲家，其音乐代表了与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第一次决裂。

“啊，阿根廷，大草原，您认为在阿根廷人们会喜欢我的作品吗？”

“肯定喜欢，太太。”

“您也许会帮助我会见一下阿根廷大使吧。蒂博^①能去阿根廷，能去蒙得维的亚，我为什么不能去，而且我又是演奏自己的作品？您肯定注意到了，最主要的是我演奏自己的音乐，几乎每次都是首场演出。”

“您作的曲子很多吗？”奥利维拉问道，他感到好像要呕吐了。

“我正在写第八十三号作品……噢，不，等等……我想起来了，我离开音乐厅之前应该同诺莱夫人谈谈，当然，是关于钱的问题，需要解决，二百位听众，也就是说……”贝尔特·特雷帕喃喃道，声音越来越小了。奥利维拉犹豫着把真相告诉她是不是合适，贝尔特·特雷帕是知道真实情况的，当然知道。

“简直是出丑。”贝尔特·特雷帕说道，“两年前我在这个大厅里演奏过一次，普朗^②答应参加，您想想，普朗竟要亲自参加，我那天下午也极富灵感。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他不能来了，有别的事，您知道，走红的音乐家都是这样。那次诺莱倒是少要了我一半的钱，”贝尔特·特雷帕恼怒地说，“整整一半。跟这次一样，估计也有二百听众。”

“太太，”奥利维拉说着托住她的臂肘，引她拐向塞纳路，“这次大厅暗得很，您大概把人数估计错了。”

“噢，不，”贝尔特·特雷帕说道，“我肯定没错，不过，您把我搞糊涂了，等一等，还得重新估计一下……”她又用心地低语起来，嘴唇不停地翕动着，完全忘了走哪条路，任凭奥利维拉带她走，甚至连奥利维拉走在身旁她都忘了。高声讲的话本来应该是自言自语的，巴黎街上到处都是自言自语的人，连奥利维拉也不例外。实际上，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这次走在这位老太婆的身旁，把这位褪了色的洋娃娃，可怜的膨胀气球送回家时装呆作傻地说着话。愚蠢和自大狂正在这气球中跳着真正的夜间《孔雀舞曲》。“真讨厌，真应该把她摔倒

① 蒂博（1880—1953）：法国小提琴家。

② 普朗（1899—1963）：法国作曲家。

在台阶上，在她脸上踢一脚，像碾臭虫一样把她碾死，像把钢琴从十层楼上摔下来一样把她摔死。真正的发善心应该是把她消灭掉，省得她像狗似的继续痛苦，继续陷入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幻想之中。她给自己制造幻想，为的是不感到鞋子里进了水，不去想家中空无一人，或是只有一个邋遢的白发老头。她令我恶心，到了下一个街角我就溜掉，反正她不会发现。我的妈呀，瞧我这一天过的。”奥利维拉想道。

他要是突然拐进洛比诺路，老太婆根本没法追上，反正她会找到回家的路的。奥利维拉朝后面看了一眼，一面等待时机，一面轻轻地抖动着胳膊，仿佛上面有种东西令他不舒服，某种东西偷偷地吊在他的臂肘上，那是贝尔特·特雷帕的手在紧紧地抓住他，贝尔特·特雷帕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了。奥利维拉只得眼望着洛比诺路，帮助艺术家过了街，跟着她沿图尔农路走下去。

“他大概把火生好了，”贝尔特·特雷帕说道，“实际上天并不很冷，但火确实是艺术家的朋友，您说是不是？您可以上来同瓦伦丁，同我喝一杯。”

“噢，不了，太太，”奥利维拉说道，“不用了。把您送到家已经是我最大的荣幸了，再说……”

“您别太谦虚了，年轻人，对，您确实年轻，对不对？看得出您还年轻，就拿您的胳膊说吧……”她的手指在奥利维拉的大衣上捏了捏，“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您是知道的，艺术家的生活……”

“您年纪并不大。”奥利维拉说道，“至于我，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您是在恭维我。”

话就这样说出来了，没有办法，糟糕透了。贝尔特·特雷帕吊在他的胳膊上大谈往事，中间还不时地停下来，似乎是在重新算账；有时还用手指偷偷地抠抠鼻子，偷看奥利维拉一眼。为了抠鼻子，她得装作手掌发痒，把手套脱下来，用另一只手抓痒（这样就把手轻轻地从奥利维拉的胳膊上拿开了），然后以完美的弹琴姿势把手抬起来，在一只鼻孔里抠上那么一小会儿。奥利维拉装作扭头看别处。等他回过头来，贝尔特·特雷帕又吊在了他的胳膊上，手套也戴上了。就这

样，二人在雨中边走边谈。在路过卢森堡宫时，二人议论了起来：在巴黎生活愈来愈难了；年轻人骄横无礼，缺乏经验，可还要进行无情的竞争；听众们赶时髦的心理无可救药；圣日耳曼或比瑟路市场里牛排是什么价格，这两个市场虽说是权贵们光顾的地方，但可以用合理的价格买到好牛排。有那么两三次贝尔特·特雷帕客气地问起他的职业，他的愿望，尤其是他的失意情况，但每次都未等他回答，贝尔特·特雷帕就突然改变了话题，什么瓦伦丁离开了音乐会，令人难解，什么她弹奏阿历克斯·阿历克斯的《孔雀舞曲》是个错误，这都是由于对瓦伦丁太迁就了，但这是最后一次了，等等。“一个同性恋者，”贝尔特·特雷帕喃喃道，奥利维拉感到她的手痉挛地抓住了他大衣袖子，“为了这个脏东西，我不得不弹奏那部无头无尾、粪土不如的作品，而我自己还有十五部作品等着开首场音乐会呢。”接着她在雨中停了下来，裹在雨衣中显得很安详（可雨水却开始从奥利维拉大衣的领口流了进来，大衣领口是兔皮，也许是鼠皮做的，散发出一种动物园里兽笼那可怕的气味。每次下雨都是这样，没办法）。她看着他，仿佛等着他的回答。奥利维拉亲切地朝她笑了笑，抻抻她，拉她向梅迪奇路走去。

“您太谦虚，太内向了，”贝尔特·特雷帕说道，“谈谈您自己吧。我想您是个诗人吧，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瓦伦丁也写诗，他的《黄昏之歌》在法兰西水星报上大获成功……蒂博代^①还给他寄来一张名片呢。现在想起来就仿佛今天早晨收到的一样。瓦伦丁倒在床上就哭了起来，他这个人一哭就趴在床上哭，太感人了。”

奥利维拉竭力想象着瓦伦丁趴在床上哭的样子，但眼前出现的只是小个子瓦伦丁，面色很红，像只螃蟹。而实际上他看到的是罗卡玛杜尔趴在床上哭，是玛伽想给他上药栓，罗卡玛杜尔怎么也不肯，弓着身子，躲闪着玛伽那笨拙的手。医生大概也给那位被车撞了的老人上药栓了。药栓也成了时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应该从哲学的角

^① 蒂博代（1874—1936）：法国文学评论家。

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肛门拥有这种令人吃惊的权利，而且被提高到第二张嘴的地位，使得它的功能不仅仅限于拉屎，而且还要吞咽和吸收那些小小的、呈粉红色、绿色或白色的散发着香味的、流线型榴弹炮一样的东西，然而贝尔特·特雷帕不让他集中精神想下去，她又想了解奥利维拉的生活情况了，她用一只手抓紧奥利维拉的胳膊，有时还用两只手，把头微微转向他，那表情就像一个姑娘，尽管是在夜里，这也使得奥利维拉直打战。好吧，那我就说说吧，我是阿根廷人，在巴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想……您瞧，我到底想干什么呢？一下子是说不清的，是很棘手的，我追求的是……

“美、兴奋、金枝^①。”贝尔特·特雷帕说道，“您什么也不要讲，我完全猜得出来。我是从波城来到巴黎的，也有几年了，我追求的是金枝，但我很软弱，年轻人，我很……您怎么称呼？”

“奥利维拉。”奥利维拉说道。

“奥利维拉……意思是橄榄，地中海……我也是南方人，咱们两个都是南方人，跟瓦伦丁不一样，他是里尔人，北方人，北方人都很冷淡，像鱼似的，跟水银一样。您相信福尔卡内利^②的作品吗？我想您是懂得我的意思的，您什么也别说，我猜您是个人世不久的人，您还没获得什么真正的成就，可我……您就听听我那首《综合曲》吧，刚才瓦伦丁讲的都是事实，是地球物理勘探学向我显示了那两位音乐家有着极为相似的灵魂的，我想这点在我的作品中表达得很清楚了，对不对？”

“哦，对……”

“您很有灵气，马上就听出来了……”贝尔特·特雷帕的手抓得更紧了，她陷入了沉思之中，因而也就更加靠近奥利维拉了。奥利维拉连躲都躲不开，只得带她穿过广场，拐进了苏弗洛路。“要是让艾蒂安或是黄看见了，非引起轩然大波不可。”奥利维拉想道。但为什么要在乎艾蒂安或是黄想些什么呢？过了混有脏棉花的形而上的河流之

① 可能指英国作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1854—1941）有关宗教历史的著作《金枝》。

② 一神秘主义者，隐去生平，以福尔卡内利的笔名写了《大教堂的神秘》，此作品流传极广。

后，还要在乎未来吗？“我仿佛不在巴黎，但却又愚蠢地注意着周围发生的事。这老太婆又要开始诉苦了，我很讨厌；弹过《孔雀舞曲》，并使音乐会获得绝对零分；仿佛是溺水者的那只在抓住我，我也讨厌。我比厨房的抹布还脏，比脏棉花还脏，实际上我自己跟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时候，在雨中，紧贴着贝尔特·特雷帕，他只能有这种感觉，他感到自己就像那幢大楼的灯光，一个一个地熄灭，直到最后一家也熄灭为止。他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觉得自己仿佛在某处等待着自己，觉得拖着一个歇斯底里，或许是个慕男狂的老太婆在拉丁区走着，也许是另外一个他，他自己的化身，而真正的他……真正的他，“你本人是不是留在阿尔玛戈罗区^①了？要么就是淹死在旅途中，闷死在妓女的床上，窒息在伟大的经历中，愁死在那著名而又极为必要的杂乱无章之中了。一切都仿佛在安慰我。尽管我并不相信，但认为一切还都有救，倒还令人感到舒服。上绞刑的人大概还一直以为到最后一刻会发生某种事情，譬如发生地震，吊绳突然断了，突然获得赦免，要么也许省长打来了电话，发生了一次骚动，等等，这些事都能使他获得自由。可现在这个老太婆就差开始摸我的裤裆了。”

但贝尔特·特雷帕此时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对过去的回忆。她热情洋溢地回忆着同热尔曼·塔耶费尔^②在里昂火车站的会见，塔耶费尔告诉她，她那《橘色菱形序曲》是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并说她要同玛格丽特·朗^③谈谈，让她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这部序曲。

“奥利维拉先生，要是演奏了，真可以大获成功，使我出名，但是那些赞助人……您是了解的，都是些无耻的暴君，连最优秀的演奏家都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瓦伦丁说可以找个年轻的演奏者，他们没什么顾忌，或许能够……可这些人都跟老头子似的，不太管用，都是一样的货色。”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中部的一个区。

② 热尔曼·塔耶费尔（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六人团之一。

③ 玛格丽特·朗（1874—1966）：法国女钢琴家，创造了许多新的弹奏指法。

“你可以在别的音乐会上自己演奏嘛。”

“我不想再演奏了，”贝尔特·特雷帕说着把脸别了过去，尽管奥利维拉小心地不去看她，“我要是不得不出场，在舞台上，首次演奏自己的作品，那就太没面子了，因为我的作品实际上应该由缪斯，您懂吗？也就是说由演奏家们的灵感启示者来演奏。一般的演奏家们应该上门求我，恳求我允许他们演奏我的作品。对，他们应该恳求我，我会同意的，我相信我的作品是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点燃听众们那麻木不仁的心。在法国如此，在美国，在匈牙利也是如此，对，我会同意的，但他们必须首先来求我，求我给予他们演奏我的作品的荣幸。”

贝尔特·特雷帕猛烈地在奥利维拉胳膊上抓了一把。不知为什么奥利维拉决定向圣雅克路拐去。他客气地拖着艺术家走着，一阵冷风迎面扑来，把雨水吹进了眼里，吹进了嘴里。但贝尔特·特雷帕似乎对气候全然没有感觉，她吊在奥利维拉的臂膀上，嘴里咕哝着，每咕哝一段话就打一个嗝，要么就发出一阵带有哀怨或嘲讽的笑声。不，我不住在圣雅克路。但住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这样走一夜，同首次演出奏《综合曲》有二百名听众，对她来说，反正都是一回事。

“您要是还不回去，瓦伦丁会不放心的。”奥利维拉心里琢磨着还要说些什么。他仿佛是一个舵手，引导着这位刺猬似的紧缩在胸衣里的球状物在风中、雨中向前走着。从贝尔特那絮絮叨叨、时断时续的演说中，他似乎听出了她住在吊刑杆路上。奥利维拉有点迷失了方向，他用那只未被抓住的手擦掉了眼皮上的雨水，就像康拉德^①作品的主人公站在船头那样辨清了方向。他突然想笑（他感到胃里空空的，很难过，胃肌在痉挛，很不寻常，很痛，要是把这一切讲给黄听，他肯定不会相信），但不是笑贝尔特·特雷帕，尽管她一直在述说在蒙伯利埃和波城获得的荣誉，还不时地提几句有关金奖的事。他也不是笑自己干了自愿送贝尔特·特雷帕回家这种蠢事。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想笑，也许是由于想起了以前的事，很早以前的事，而不是

^①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作品有《吉姆老爷》等。

由于音乐会上的情况，尽管音乐会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发笑的事。那是由于感到愉快，愉快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笑。虽然他自己也不相信，但的确是由于感到愉快。人本来是可以由于愉快而发笑的，他的确感到一种纯粹的、迷人的、说不出的高兴。“我要发疯了，”他想道，“胳膊上挎着这位倒霉的老太婆，本来应该受到她的感染嘛。”没有一点理由可以让他感到愉快。雨水正在从鞋底和领口流进，贝尔特·特雷帕吊在他的臂膀上，愈来愈重，还突然颤抖着，仿佛是由于一声长泣。原来她每一提起瓦伦丁，就颤抖，就哭泣，这是一种条件反射，这类的条件反射根本不可能使任何人感到愉快，更何况是个疯子。奥利维拉真想放声大笑，但他也就更加小心翼翼地扶着贝尔特·特雷帕，把她扶向吊刑杆路，扶向该路的四号门，没有必要去想，更没有必要去理解，这样反而更好。把贝尔特·特雷帕扶向吊刑杆路四号，别让她踩进水洼，别让她走在克劳迪德路转角处房檐那哗哗水流之下。贝尔特·特雷帕早就提出过要让他上楼在家（同瓦伦丁）喝上一杯，奥利维拉觉得这主意不坏，那就要拖着艺术家爬五六层楼，走进一间瓦伦丁很可能尚未生起壁炉的房间（不过倒是有一个取暖器，一瓶白兰地，还可以把鞋子脱下来，把脚放在取暖器旁，谈谈艺术，谈谈金奖）。也许以后某个夜晚他还可能再到贝尔特·特雷帕和瓦伦丁的家里来，带上一瓶葡萄酒陪陪他们，给他们打打气。这如同去医院探视那老人，如同到一个目前尚未想去的地方去一样。去医院，要么就去吊刑杆路，反正都一样，在他感到愉快之前，感到胃肌可怕地抽搐之前，一只手从里面抓住了他的皮肤，就像是一种美妙的刑罚（这要去问问黄，一只手从里面抓住了皮肤是什么意思）。

“四号，对吗？”

“对。就是那间带阳台的房间。”贝尔特·特雷帕说道，“这是一幢 18 世纪的公寓，瓦伦丁说妮农·德朗克洛^①在这幢楼的四楼住过；他真会骗人，哼，妮农·德朗克洛。噢，对，瓦伦丁无时无刻不在撒

^① 妮农·德朗克洛（1620—1705）：当时的法国名妓。

谎。雨不太下了，对吗？”

“小了点。”奥利维拉表示同意道，“您要是愿意，我们这就过马路吧。”

“可邻居们……”贝尔特·特雷帕向街角的咖啡馆看了一眼说道，“当然，那是住在八层的老太婆。您想象不到她多么能喝，您瞧，她就在墙边的桌子旁，正在瞧我们呢。您等着吧，明天就会有谣言出来。”

“请这边走，太太，”奥利维拉说道，“当心水洼。”

“我很了解那老太婆，还有她的男人。这两个人非常恨我，那是因为瓦伦丁的关系。我告诉您吧，由于瓦伦丁对八层的老太婆忍无可忍了，所以就对他们……一天晚上，瓦伦丁喝醉了酒，回来时在他们的门上从上到下抹了一层猫屎，还画了画，我永远也忘不了。瓦伦丁钻进浴缸去洗掉猫屎，原来他自己出于艺术上的热情也沾上了猫屎。可我却不得不出来应付警察，应付那老太婆，应付全区的人。您不知道我们处境有多苦，我，我这个音乐界的权威。瓦伦丁太可怕了，简直是个孩子。”

奥利维拉仿佛又看见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他下巴上的那块赘肉，还有那金表链。这老先生仿佛一条在墙中突然开出的道路，只要稍微把肩膀往前一挺就可以进去，在石块中迈步行走，穿过厚墙，出来一看，原来是另外一种景象。那只手在抓紧他的胃部，使他感到要呕吐，他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幸福。

“我想在上楼之前喝一杯白兰地，”贝尔特·特雷帕在门口停了下来，看着奥利维拉说道，“这次愉快的散步使我感到有点冷，还有这雨……”

“很好，”奥利维拉垂头丧气地说道，“不过，最好您还是上楼去，马上把鞋子脱掉，您都湿到脚脖上了。”

“对，不过咖啡馆的暖气很足，”贝尔特·特雷帕说道，“瓦伦丁是不是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也许正在找朋友。在这种天气的晚上，随便什么人他都能爱上，简直是条狗，请您相信我。”

“也许他早就回家了，壁炉也生好了，”奥利维拉机智地编造道，

“而且还给您准备好了斗篷、毛袜。您要注意身体呢，太太。”

“哦，我就像一棵光秃秃的树，的确是这样，身边没带钱，去咖啡馆也付不出账。明天我就去音乐厅去要我的酬金……晚上口袋里装这么多钱不安全，不幸的是这个区……”

“您想喝什么，我都很高兴请客，”奥利维拉说道，此时他已经把她推进了门洞，从楼道里吹出了一股又暖又湿，带有霉味、也许是蘑菇酱味的风。刚才那股愉快劲渐渐消失了，仿佛游离在大街上，而不是附在站在门廊下的奥利维拉身上，但奥利维拉努力要把它留住。那股愉快劲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然而却是那么新鲜，别具风格。一种仿佛能够向前迈进，真正地迈进一步，无脚无腿地迈进一步，在石砌的墙中迈进一步，挤出墙，再向前行进，忘掉一切，忘掉脸上和鞋内的雨水的感觉，正好同贝尔特·特雷帕所提到的瓦伦丁沾着猫屎钻入浴缸一事相符合。这一切如果一定要去理解一番不可，那反倒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事情。一种愉快感，一只在皮肤下掐紧胃部的手，一种希望（如果他以为有一个字眼可以想象成希望的话，如果某些含混不清，抓不住的东西对他来说有可能在希望这个字眼下聚集起来的话，那他就太傻了，因为，事情就美得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但这一切都消失了，在雨中离他而去了，因为贝尔特·特雷帕此时并未邀请他上楼登堂入室。这仿佛又把他推回到了街角的咖啡馆，把他推回到了原来的日程，使他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一切：克勒维尔、塞纳河上的码头、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的愿望、担架上的老人、油印的节目单、罗斯·鲍勃、灌进鞋里的雨水等等。就好像要把肩上的大山移开一样，奥利维拉以一种极慢的手势向打破街角黑暗的画家咖啡馆指了指，但贝尔特·特雷帕似乎并不表示对哪一家更有兴趣，她仿佛忽然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一面咕哝着什么，一面仍然紧紧抓住奥利维拉的胳膊，偷偷地望着处于暗影中的楼道。

“瓦伦丁回来了，”她眼里闪着莹莹泪花盯着奥利维拉突然说道，“他在上面，我感觉得出来，他正在同一个人在一起，肯定是这样。每次音乐会他作完介绍后，都赶回来跟某个朋友睡觉。”

她喘着粗气，把手指掐进奥利维拉的胳膊，还不时地回头朝暗处看去。从楼上传来了一声窒息的猫叫，一阵轻轻的跑动声在螺旋形的楼梯上回响。奥利维拉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就只有等着。他掏出一支香烟，吃力地点上。

“我没有钥匙，”贝尔特·特雷帕说道，声音低得让人听不见，“他同别人睡觉时，从来不把钥匙留给我。”

“可您需要休息呀，太太。”

“我休息还是累死了，他才不在乎呢。他们大概用勒穆瓦纳医生送给我的那点炭生上火了。两个人赤条条的，对，赤条条的，而且还是在我的床上，一丝不挂，叫人恶心。到了明天还得由我整理一切。瓦伦丁大概吐在床垫上了，明天，像以往一样，得由我来洗干净，明天……”

“您有没有朋友住在附近？您能不能在他那儿过一夜？”

“没有，”贝尔特·特雷帕斜眼看了他一眼说道，“请您相信，年轻人，我大部分朋友都住在纳伊。在这儿住的都是些脏兮兮的老太婆，还有八层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都是些卑微的人。”

“您如果觉得可以，我就上楼去，叫瓦伦丁给您开门。”奥利维拉说道，“您就在咖啡馆里等着，也许一切都会得到解决。”

“解决什么呀，”贝尔特·特雷帕仿佛喝醉了一样拖着声音说道，“他不会给您开门的，我了解他。在黑暗中两个人不出声，干吗要开灯呢？到最后，等瓦伦丁肯定知道我去住旅馆，或是在一家咖啡馆里过夜了，他们才开灯。”

“我一敲门，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我相信瓦伦丁也不喜欢闹得满城风雨的。”

“他根本不在乎，人到这种地步就什么也不在乎了。他都敢穿着我的衣服，唱着马赛曲跑到警察局里去。有一次他差点这么干，幸亏街角商店那位叫罗伯特的人及时抓住了他，把他送回了家。罗伯特是个好人，他也干过荒唐事，所以了解他。”

“还是让我上去吧，”奥利维拉坚持道，“您到街角的咖啡馆去等

我，事情我来解决，您不能就这样待上一整夜。”

贝尔特·特雷帕正要激烈表示反对，楼道的灯亮了，她立刻一跳，以明显的姿态离开奥利维拉，走到了街上，留下奥利维拉不知怎样才好。一对男女跑着下楼来，走过奥利维拉的身旁，连看也未看他一眼就朝图安路走去。贝尔特·特雷帕精神紧张地向后扫了一眼，才又回到门廊下。此时，雨下大了。

奥利维拉不情愿地走向楼内去寻找楼梯，也只有这样做了。还没走出几步，贝尔特·特雷帕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回门廊。她嘴里咕哝着，又是拒绝，又是命令，又是恳求，仿佛混成一片断断续续的鸡叫声，分不清是说话，还是惊叫。奥利维拉随她拉着，任她怎么样。楼道的灯光熄了，但几秒钟之后又亮了，接着一阵告别声从二楼或是三楼传了过来。贝尔特·特雷帕放开了奥利维拉，倚在门上，装作在扣雨衣扣子，仿佛准备外出的样子。等到下楼的两个男人漠然地看了奥利维拉一眼，喃喃地说着每逢相碰就说的那声“对不起”，从她身旁走过去的时候，她才动了动。奥利维拉想不再废话就直接上楼，但又不知道艺术家住在几层，于是他猛烈地吸起烟来。灯又熄了。他只能等待着，等待着发生某些情况或不发生某些情况。雨声很大，但贝尔特·特雷帕的哭声却愈来愈听得愈清楚。他走过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太太，不要伤心了，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总得想个办法呀。”

“别管我，别管我。”艺术家喃喃道。

“您太疲乏了，您需要睡觉，我们还是找家旅馆吧。我也没有钱，但我可以同店主谈谈，能不能明天再付钱。在瓦莱路我认识一家旅馆，离这儿不远。”

“去旅馆？”贝尔特·特雷帕转过身来盯着奥利维拉说道。

“那家旅馆不太好，反正只是过一夜。”

“您企图带我去旅馆。”

“太太，我把您送到旅馆，跟店主谈谈。让他给您开一个房间。”

“去旅馆，您企图带我去开房间。”

“我什么也不企图。”奥利维拉失去了耐心，说道，“我不能让您到我家去，理由很简单，我没有家，可您又不让我上去叫瓦伦丁给您开门。您是不是想让我走开？要是这样，那我就向您道声晚安，再见了。”

这些话，不知是他说出来的，还是心里想的。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话很远，要是在别的时候，他早就脱口而出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他没这样做。贝尔特·特雷帕贴着门，看着他。对，他什么也没说，他站在贝尔特·特雷帕身边，一动不动。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他还是想帮助她，为她做些什么。此时贝尔特·特雷帕严厉地盯着他，慢慢抬起手来，突然一个巴掌扇到了他的脸上。他晕乎乎地向后退了一步，避开了更重的另一击。他感到贝尔特·特雷帕那细细的手指打在脸上像鞭子一样，指甲还抓了他一下。

“去旅馆，”贝尔特·特雷帕重复道，“你们听听他向我提了个什么样的建议。”

贝尔特·特雷帕转动着眼睛向黑暗的楼道望去。她那抹得红红的嘴唇仿佛是有生命的东西，自动地颤动着。在一片茫然中，奥利维拉仿佛看到了玛伽的手正在给罗卡玛杜尔上药栓，而罗卡玛杜尔扭动着，紧夹着屁股可怕地号叫着。贝尔特·特雷帕的嘴也扭来扭去，眼睛仿佛盯着黑暗楼道中的看不见的听众，那可笑的发式随着她头部愈来愈激烈的晃动而颤动着。

“您别误会，”奥利维拉用手摸了一下有点出血的抓痕，咕哝道，“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她当然可以这样想（贝尔特·特雷帕是叫喊着说这句话的。楼道的灯又亮了起来），她很清楚，有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就是在街上追逐像她这样正派的太太们的，但她决不允许（看门女人的房门开了，奥利维拉看到了一张大老鼠似的面孔和一双贪婪的眼睛）一个怪物，一个又笨又好色的人在家门口欺侮她，还有警察和法律呢（一个人跑了下来，那是一个小伙子，头发脏乱，像个吉卜赛人，他靠在楼梯扶手上开心地看他们，听着他们），如果邻居们不出来保护她，她自己完全能够对付得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一个堕落的人曾经……一个

肮脏的裸露狂曾经……

到了图内福特路的拐弯处，奥利维拉发觉手指仍然夹着那支香烟，香烟早被雨水淋熄，差不多快散了。他倚在路灯杆上，抬起面孔，让雨水将自己淋个透湿，这样就没人发觉了，也就是说脸上淋满了雨水，就没人发觉他挨过打了。然后他把下巴处的大衣领扣上，弯着腰，开始慢慢地走着，同往常一样，衣领处的毛皮发出一种可怕的霉味，硝皮味。他什么也不去想，只是感到自己在走路，仿佛看见一条大黑狗在雨中淋着，脚步沉重，身上的毛结成一绺绺的，耷拉着在雨中晃来晃去。他不时地抬起手在脸上抹抹，最后干脆就让雨水淋去。他有时腆起嘴唇舔舔从皮领上流下的发咸的雨水。走了很久以后，在植物园附近，他记起了全天发生的事，他细致而用心地历数着白天每分钟发生的事。他想，在送那老太婆回家的过程中，他感到很愉快，这就说明他并不是那么愚蠢，但也像往常一样，他为这种不明智的愉快劲付出了代价。此时此刻，他愿意为此斥责自己，一点一点地剖析这种愉快感，直到只剩下那一点存在的东西，那吹拂着时间的一个洞，一个无边无际的说不清的永恒，“还是不要玩弄辞藻吧。”他想道，他把手插进裤袋里，热气把手稍微烘干了些，于是他又掏出一支香烟，“不要把黑母狗和闪闪发光的拉皮条的东西^①拿出来炫耀吧，事情过去了，到此为止了。贝尔特·特雷帕……她也太愚蠢了，如果当时她让我上楼同她，同瓦伦丁喝上一杯，把鞋子脱下来放在火边烘烘，该有多好呢。实际上唯一使我感到愉快的，就是能把鞋子脱下来，把袜子烘干这一想法。结果你失败了，你这家伙，真拿你没办法，算了，还是去睡觉吧，没有别的道理，也不可能有别的道理。我要是不能自持，我完全能够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为了过一夜而给那孩子当护士。”从他所在的地方到索美拉路还得在雨中走二十分钟。最好还是钻进看到的第一家旅馆睡上一觉吧。火柴一根接着一根，都划不着了。真可笑！

(—124)

① 黑母狗和拉皮条的东西是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用来讽刺、攻击语言的。

24

“我也说不清楚，”玛伽用一块不怎么干净的抹布擦着小勺说道，“也许别的女人能说清楚，可我一直说不清，讲伤心的事比讲愉快的事要容易得多。”

“这是一条规律，”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完美的阐述，深刻的真理。从文学的狡猾性这个平面来讲，可以归结为：坏文学产生于美好的感情，如此等等。幸福用不着解释，露西娅，这可能是因为幸福正是玛伽之谜最成功的时刻。”

玛伽迷惘地看了哥莱戈罗维乌斯一眼，后者叹了一口气。

“玛伽之谜。”他又说了一遍，“但我们不要把事情搞混了，您看得很清楚，比较起来，不幸是能触及的，也许因为不幸可以产生客体和主体的分裂，因此人们对回忆很关注，因此人们能够把灾难叙述得很精彩。”

“问题是幸福仅仅属于一个人，而不幸似乎是属于所有人的。”玛伽一面在加热器上搅拌牛奶，一面说道。

“这推论太准确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此外，我请

您注意，我不是个爱打听的人。那天晚上在蛇社聚会上……罗纳德的伏特加太让人管不住舌头了。您别以为我是个瘸腿魔鬼^①，我只

^① 西班牙作家路易斯·维莱斯·德·格瓦拉的同名小说中的人物。曾为法国作家勒萨日所效仿。

是想更好地了解我的朋友。你和奥拉西奥……总之，你们两个都有那么一种难以说清的东西，一种神秘的东西。罗纳德和芭勃斯说你们是互相补充的完美的一对，但我看不出来你们之间就那么能互相补充。”

“反正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两回事的问题，您刚才不是跟我说奥拉西奥走掉了吗？”

“这两者毫无关系。”玛伽说道，“我不会讲述幸福，但这不等于说我不曾有过幸福。您要是想听，我可以继续给您讲奥拉西奥是为什么走掉的，为什么要不是因为罗卡玛杜尔我也很可能走掉。”她漫不经心地指了指箱子和充满房间的乱七八糟的纸片、锅碗瓢盆和唱片，“这些东西都得存起来，还得找个去处。我不愿意待在这里，这儿太让人伤心了。”

“等罗卡玛杜尔回到乡下去，艾蒂安会给您找一间光线好点的房间，每月也就七千法郎的样子。如果没有什么不妥，事情成功后这个房间我要了，我喜欢这个房间，空气流通。这儿很有利于思考，让人感到舒服。”

“并不像您认为的那么好，”玛伽说道，“每到七点左右，下面的姑娘就要开始唱《勒阿弗尔的情人》，是支很好听的曲子，但长期下去……”

地球是圆的，
亲爱的，你莫愁，
亲爱的，你莫愁。

“很好听。”哥莱戈罗维乌斯无动于衷地说道。

“而且很有哲学意味，雷德斯玛也会这样说的，不，您不认识雷德斯玛，他是在奥拉西奥之前，是在乌拉圭。”

“是那个黑人？”

“不，那黑人叫依列内奥。”

“这么说那黑人的故事是真实的了？”

玛伽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哥莱戈罗维乌斯真是个蠢货。除了奥拉西奥（但也有时……），所有渴望过她的人的所作所为都跟蠢货一样。玛伽搅着牛奶走到床前，想让罗卡玛杜尔喝几勺，但孩子尖叫了起来，不要吃，牛奶沿着他脖子流了下来。“呃——呜——”玛伽像发奖似的以催眠的声调唱道，“呃——呜——”她想把一勺牛奶准确地送进罗卡玛杜尔的嘴里，而罗卡玛杜尔满脸通红，不愿意喝。突然，不知为什么他放松了下来，向床里滑过去一点，开始吞下一勺又一勺的牛奶。哥莱戈罗维乌斯看了感到很高兴，他装着烟斗，感到自己有点像个父亲，“呃——呃——”玛伽哼道，接着把奶锅放在床边，给昏昏欲睡的孩子盖好被子，“还在发高烧呢，至少有三十九度五。”

“干吗不给他量量体温呢？”

“体温表不好放，放进去他要哭上二十分钟呢，奥拉西奥就不能忍受。我从他的额头上感到他在发烧，恐怕有三十九度多，不知为什么总是退不下去。”

“我想，您太经验主义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牛奶对高烧不太好吧。”

“三十九度对小孩来讲不算太严重。”玛伽说道，“最好把灯关掉，好让他马上睡着。开关在那儿，在门旁边。”

炉子里发出一股火光，熊熊地燃了起来，此时二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地吸着烟。哥莱戈罗维乌斯看到玛伽的香烟一会儿拿上，一会儿拿下。片刻的工夫，她那异常安详的面孔像炭火一样燃得红红的，看着哥莱戈罗维乌斯的那双眼睛也在闪闪发光^①，一切都笼罩在暗影之中，罗卡玛杜尔的呻吟声和咯咯声减弱了，最后停止了，只是每隔一会儿就打一个嗝。钟敲了十一点。

“他不会回来了，”玛伽说道，“不过他总得回来取自己的东西呀。随他的便吧，一切都结束了，完了^②。”

“我不明白，”哥莱戈罗维乌斯谨慎地说道，“奥拉西奥很敏感，

① 古典派绘画的典型色彩效果，与下文相呼应。

② 原文为英文。

他很难在巴黎生活。他以为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以为在巴黎很自由，其实他总是碰钉子。他总是在街上逛，有一次我还从远处跟着他走了一会儿呢。”

“您在窥视他。”玛伽几乎是和蔼地说道。

“不，是在观察他。”

“而实际上，您是在跟踪我，尽管我当时没跟他在一起。”

“也有此可能，但当时我并未想到这点。我对熟人的行为很感兴趣，这比下国际象棋还令人着迷。我曾发现黄爱好手淫，芭勃斯在从事一种詹森教派式^①的慈善活动，她面孔朝墙，伸手把一块夹馅面包赐给别人。有一段时间，我专门研究了母亲的母亲，那是很久以前在黑塞哥维那的事了。阿德加勒^②很美丽，总是戴着一个金色的假发，其实我知道，她的头发是黑色的。这一点在城堡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在罗斯勒尔公爵逝世后迁进城堡的。每当我问起假发的事时（我当时刚满十岁，那是我最幸福的时代），我母亲就笑，并让我发誓不要把真相说出去。必须隐瞒真相，使得我很不耐烦，因为她不戴金色假发显得更纯朴，更美丽。那假发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我母亲在侍女面前可以很大方地梳理假发，而侍女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当她一个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真想躲在沙发下，或藏在紫色窗帘的后面看个清楚。我决定在面对我母亲的化妆台的图书室墙上挖个洞，夜里，在人们以为我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挖洞。最后我看到了：阿德加勒先是取下金色假发，然后松开那头使她具有另外一种气派的非常美丽的黑发，接着就把这黑发也取了下来。啊，简直像个完美的台球，太令人作呕了。那天夜里我把大部分烧牛肉都吐在枕头上了。”

“您的童年有点像詹达堡的囚徒^③。”玛伽沉思道。

“那是一个假发的世界。”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想知道，要是换了奥拉西奥，他会怎么干。我们刚才正在谈论奥拉西奥，你想说

① 荷兰人科尔内利乌斯·奥托·詹森（1585—1638）所创立的天主教反正统的教派。

② 即哥莱戈罗维乌斯的母亲。

③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1863—1933）所著冒险小说《詹达堡的囚徒》中的主人公。

什么来着？”

“这个嗝打得很奇怪，”玛伽看着床上的罗卡玛杜尔说道，“这还是第一次。”

“也许是消化的问题。”

“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里去呢？今天下午，那个蚂蚁脸的医生又说了，可我不愿意送，孩子不喜欢医院。应该怎么照顾我就怎么照顾嘛。芭勃斯今天早晨来了，她说罗卡玛杜尔的病并不太严重，奥拉西奥也不认为怎么严重。”

“奥拉西奥不会回来了吧？”

“不会回来了，不知他到哪儿去寻求了。”

“您不要哭啊，露西娅。”

“我是在擤鼻涕，罗卡玛杜尔不打嗝了。”

“露西娅，要是讲出来感到好过些，您就讲出来吧。”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也不值得去想了。噢，我记起来了……但有什么必要讲出来呢。阿德加勒，这名字真怪。”

“是很怪，谁知是真名还是假名呢，有人对我说……”

“就像那金发、黑发都是假的一样。”玛伽说道。

“就像一切一样。”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真的，孩子不打嗝了，而且可以睡到明天了。您和奥拉西奥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34)

25

她真希望哥莱戈罗维乌斯不要再讲话了，要不然就光讲讲阿德加勒的事，好让她在黑暗中安安静静地吸烟，不去想新房子是什么样的，不去想那些唱片怎么办，也不去想必须把书捆好等奥拉西奥找到房子来取。但毫无办法，哥莱戈罗维乌斯即使停下来那么一会儿，也是为了让她的讲话。她不讲，他就提问。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总是有些东西要问她，要是她想唱《我的小流氓》^①，想用划过的火柴棍画画儿，想抚摩苏梅拉德路上的那几只最肮脏的小猫，或是想给罗卡玛杜尔喂牛奶，这些人就好像感到不舒服似的。

“我的小流氓，”玛伽哼唱起来，“生活，关我屁事^②。”“我也喜欢过鱼缸，”哥莱戈罗维乌斯回忆道，“但是当我第一次干男人所干的那种事的时候，我就对鱼缸失去了兴趣。那是在杜布罗夫尼克^③，一个丹麦水手（是我在敖德萨的那位母亲当时的情夫）带我到一家妓院去，床脚旁有一只很漂亮的鱼缸，带有彩虹图案的天蓝色床垫使得那张床都有点像鱼缸。红发胖妓女小心翼翼地把鱼缸移了移，接着就像抓兔子耳朵一样抓住了我。您简直想象不出我有多么害怕，那一切有多么恐怖，露西娅。我与那妓女并排仰躺在床上，她机械地抚摩着我，我感到很冷，她跟我讲话，什么都讲：什么刚才在酒吧里发生了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克罗地亚旅游中心和疗养胜地。

一场斗殴，什么三月份那场暴雨……鱼儿游来游去，其中有一条是黑色的，个头很大，比别的鱼都大，这条鱼游来游去，就像她的手沿着我的大腿上上下下、摸来摸去一样……于是……啊，原来这就是做爱；一条黑鱼不停地游来游去。这就是形象，跟其他形象一样，相当真实。那形象一个劲儿地想逃跑，渴望穿过玻璃缸，进入其他地方。”

“谁知道呢，”玛伽说道，“我倒是觉得鱼儿根本不想离开鱼缸，它们从不用鼻尖去接触玻璃。”

哥莱戈罗维乌斯想起了切斯托夫^①在某部作品中曾说到一种装有可移动隔板的鱼缸，在把隔板抽出来的时候，那些已经习惯了隔板的鱼儿从未想到要游到另一个隔间里去。它们游到水中的某一点，一转身又游回去了，根本不知道障碍已经撤除，其实只要继续向前游，就……

“爱情也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要是在欣赏鱼儿在缸里游来游去的时候突然看到鱼儿跳了出来，像鸽子一样飞走了，那该是一个多令人惊异的奇观啊。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只要鼻尖碰上一种令人不快的东西，马上就缩了回来。关于作为世界尽头的鼻子，这倒是个很好的论文题目。您知道怎样才能教会猫儿不要弄脏房间吗？及时地擦干净。您知道怎样教会猪不去吃块菌吗？用棒头打它的鼻子，这是很可怕的。我认为帕斯卡^②在鼻子的研究上比其关于埃及的思考更有能耐。”

“帕斯卡？”玛伽说道，“什么是关于埃及的思考？”

哥莱戈罗维乌斯叹了一口气。每当玛伽提出某个问题，所有的人都叹气，奥拉西奥，尤其是艾蒂安，艾蒂安不仅叹气，还要大声吁气，嘲笑她，称她为蠢货。玛伽恼火地想道：“无知就是紫色。”每当有人对她的问题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时，一种紫色的感觉，一个紫色的面团就包围了她，她不得不作几次深呼吸，这样紫色就散开了，就像鱼儿那样游走了，就分裂成许多紫色的菱形物，就像夏日波西托斯海滩荒地中的风筝，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紫色的斑点。太阳

① 莱昂·切斯托夫（1866—1938）：俄裔法籍存在主义哲学家。

② 布莱斯·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后转向神学。

叫做瑞^①，也正如帕斯卡所说，属于埃及。此时她已经几乎不在乎哥莱戈罗维乌斯的叹了口气了，除了奥拉西奥，任何别人在她提问题时叹气，她都无所谓了。但不管怎么说，在那些紫色斑点出现的那一刻，她还是总想哭，弹烟灰的动作总是要持续那么一会儿工夫，这不可避免地要把地毯，想象中的地毯，烧坏。

(—141)

26

“说到底，”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

他磕了磕烟斗，又把里面的烟草按紧，此时玛伽又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边吸烟边哼唱。她太累了，因此对自己听不懂哥莱戈罗维乌斯的话也恼火不起来了。由于她未像往常那样提问，哥莱戈罗维乌斯决定作一番解释。玛伽笼罩在房间的黑暗和烟雾之中，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听着他的解释。她听到的，只是些只言片语，奥拉西奥这个名字重复了好几次，其他还有什么奥拉西奥的困惑呀，蛇社成员毫无目的的瞎逛呀，以及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能获得某种意义的理由呀等等。有时哥莱戈罗维乌斯的某句话在暗影中却变成了画出的画儿，绿色的或是白色的画儿，有时是阿特兰^②的，有时是埃斯特夫^③的，接着是随

① 古代埃及的太阳神，其名出自古埃及文 Re，意为太阳，希腊文写作 Ra。

② 阿特兰（1911—）：法国画家，擅画泥石流。

③ 毛里斯·埃斯特夫（1904—）：法国抽象派画家。

便一个声音在绕来绕去，粘在一起，膨胀起来，膨胀成一幅玛内塞^①的画儿，一幅兰姆^②的画儿，一幅彪贝特^③的画儿，一幅艾蒂安的画儿，或是恩斯特的画儿，真有意思。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怎么说呢，所有的人都在盯着通往巴比伦的方向，于是……”玛伽从他的话中看见一个光芒四射的戴洛尔^④，一个比塞尔^⑤出现了。但哥莱戈罗维乌斯却又大谈本体学了，他说，一种经验主义的本体学是毫无用处的，于是她眼前突然又出现了弗里法伦德^⑥，一位品味很高、把暗影处理成绸状物、并使之颤动的维荣^⑦。经验主义本位学，烟雾一样的蓝色，玫瑰，经验主义，淡淡的黄色，一个洞，洞中苍白的火星在闪烁。

“罗卡玛杜尔睡着了，”玛伽弹了弹烟灰说道，“我也得睡一会儿了。”

“我估计奥拉西奥今晚不会回来了。”

“谁知道呢，奥拉西奥就像一只猫，此时也许正坐在房门旁的地上，也没准儿登上了去马赛的火车。”

“我可以留下来，”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您睡吧，我来照看孩子。”

“其实我并不困，在您讲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空中的东西。您刚才说‘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的时候，我觉得这代表了苏盖^⑧，我眼前都是些红色和黑色。”

“我是想着奥拉西奥说这话的，”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真奇怪，在我认识他的这几个月中，他的变化太大，我想您也未曾注意到，因为您离这变化太近了，而且对这一变化负有某种责任。”

“为什么说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呢？”

“别人在逃避现实时，一开始，不是相信伏都教，就是吸大麻，

① 阿尔弗雷德·玛内塞 (1911—1993)：法国画家。

② 维弗莱德·兰姆 (1902—1982)：古巴超现实主义画家。

③ 让·彪贝特 (1900—2002)：法国画家。

④ 让·戴洛尔 (1911—)：法国抽象派画家。

⑤ 罗杰·比塞尔 (1888—1964)：法国抽象派画家。

⑥ 路德维格·弗里法伦德 (1824—1909)：德国考古学家，对荷马很有研究。

⑦ 雅克·维荣 (1875—1963)：法国画家。

⑧ 卡米·苏盖 (1919—1996)：日本画家。

不是皮埃尔·布尔^①，就是丁格利^②的绘画机器，而他则是在巴黎游荡。他想，在巴黎某处，某日，或某种死亡或机遇中会有一把钥匙，于是他就像疯子一样去寻找这把钥匙。请您注意，我是说像疯子一样，这就是说他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寻找钥匙，也没有意识到钥匙的存在，他只是设想钥匙的形象，钥匙的外在形象。因此，我说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

“您为什么说奥拉西奥变了？”

“您问得好，露西娅。我刚认识奥拉西奥的时候，我把他归在业余知识分子一类中，也就是说，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从那边，从马托格罗索这种地方来的人都有点如此，不是吗？”

“马托格罗索在巴西。”

“那么就是从巴拉那河^③来的人吧。你们很聪明，很清醒，对什么比我们了解得都还多，譬如说，意大利文学，或是英国文学，还有西班牙黄金时代文学，当然，法国文学更是能脱口而出。奥拉西奥就是这样，我看得很清楚。但我对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感到惊讶，现在他简直变成了个粗俗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好吧，就算是没有完全变成粗俗的人，但他也正在尽可能地变。”

“您可别说蠢话。”玛伽不高兴地说道。

“请您理解我，我是想说，他在追求黑色的光芒，也就是说他在寻求的那把钥匙，到最后他才开始明白这样的东西并不在图书馆里。而实际上向他指明这一点的正是您。如果他真的走掉了，那是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您。”

“奥拉西奥不是为此而走掉的。”

“这里也有一个形象，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离开您，您本人也不可能知道，尽管您本身就是他走掉的原因，除非您下决心相信我的话。”

“我不相信。”玛伽从椅子上滑下来，躺在地上说道，“再说，你

① 皮埃尔·布尔（1861—1942）：法国地质学家。

② 丁格利：瑞士画家。

③ 南美河流。

说的我什么也不明白……噢，您可别提波拉^①，我不想谈论她。”

“那您还是继续看黑暗中画出来的东西吧。”哥莱戈罗维乌斯和葛地說道，“当然，我们可以谈谈别的，您知道吗，契尔金部族的印第安人向传教士要了大量的剪刀加以收藏，结果他们成为人类群体中按人口比例拥有最多剪刀的群体。我这是从梅特劳^②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世界充满了许多奇妙的事物。”

“可巴黎为什么是个巨大的比喻呢？”

“我小的时候，”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家的保姆们跟在博茨索克^③作战的枪骑兵们做爱，由于我总是她们干事的时候干扰她们，她们就让我一个人在挂满壁毯、铺满地毯的大厅里玩，这些地毯简直可以让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④着迷。一张地毯的图案是奥费尔城^⑤的平面图，那是根据传入西方的神话编制的。我跪在地上沿着图案上的尚登河用鼻子和手推着一个小球前进，还穿过了由手执长矛的黑人武士守卫着的城墙呢。这个游戏很危险，好几次我的头都撞到了放置在地毯中央的那张桃木桌脚上。最后我进入了示巴女王^⑥的卧室，并像只毛虫似的倒在图案上的躺椅上睡着了。是的，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现在我在进行回想的时候，您也躺在一张地毯上，您的这张地毯是什么图案？啊，是失去了的童年，这太近了，太近了！我到这个房间里来已有二十次了，但我却记不起来那块壁毯是什么图案……”

“因为太脏了，图案都看不出来了。”玛伽说道，“我想大概是两只孔雀在互相啄吻吧。整个图案是绿色的。”

二人沉默了下来，他们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109)

① 本书中的人物之一，下文将提及。

② 阿尔弗雷德·梅特劳：法国人类学家。

③ 克罗地亚地名。

④ 奥地利作家里尔克（1875—1926）的日记体小说《马尔特手记》中的主人公，里尔克还著有诗集《杜伊诺哀歌》等。

⑤ 神话中的土地，所罗门小舰队曾去寻金。

⑥ 示巴亦译萨巴，传说中古代也门的一个部落，其女王仰慕所罗门的智慧，曾去耶路撒冷与之会面。

27

“啊，波拉，”玛伽说道，“我比奥拉西奥还了解她。”

“可您从来没见过她呀，露西娅。”

“我看见过她许多次了，”玛伽不耐烦地说道，“奥拉西奥的头发里有她，大衣里有她，他为她颤抖，还把她的气味从身上洗掉。”

“艾蒂安和黄跟我说起过这个女人，”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有一天他们看见波拉和奥拉西奥在圣克鲁一带的露天咖啡座里喝咖啡。天知道这些人到圣克鲁都干什么去了。不过反正这是事实。看样子奥拉西奥好像观察一个蚂蚁窝似的望着波拉。后来黄对此加以利用，提出了一个关于性饱和的复杂理论。据黄讲，只要在某一时刻获得一定的爱情系数（这是黄的话，请您原谅，这是中国人的行话），而精神又把这爱情系数凝结为另一个平面，转移到一种超现实中去，那么人们就可以在认识中不断前进。您觉得怎么样，露西娅？”

“我想我们寻求的正是这类的东西，但我们总是受骗，或是欺骗别人。巴黎就代表一种盲目的伟大的爱情，令我们大家迷恋，但它总是带有那么一点涩味，一种苔藓味。我也不明白，在蒙得维的亚也是如此。一个人不能真正地爱别人，否则闲话马上就出来了，什么谁和谁上床了呀，等等，对一个女人来讲，还有许多别的闲话，奥西波，譬如打胎了呀等等。反正是不能爱。”

“爱情，性爱，我们指的是一回事吗？”

“是的。”玛伽说道，“我们谈论爱情，就是谈论性爱，但反过来就不能这么说了。但我认为性爱同性不是一回事。”

“别谈理论了，”奥西波突然说道，“这种二元论，实际上就同调和主义一样……奥拉西奥很可能在波拉身上寻求的是你不能给予他的东西，让我们实际点吧。”

“奥拉西奥寻求的东西太多了，”玛伽说道，“他对我厌烦了，那是因为我不会思考，这就是一切。我想波拉大概一天到晚在思考。”

“可怜啊，靠思考支撑的爱情！”哥莱戈罗维乌斯朗诵般地说道。

“公平地说，波拉非常漂亮，”玛伽说道，“这是我从奥拉西奥看我的目光中看出来的。他每次从波拉那儿回来，总是这样看我，就像一根划过的火柴。火柴刚划的时候突然亮了一下，尽管仅仅是一刹那的功夫，但却很美妙，火焰仿佛在颤抖，发出一种强烈的火柴味，但马上就熄灭了。他每次回来时都是这样，那是波拉使得他懂得美了，奥西波，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我这样做是对的，虽说我们仍然相爱，但有点疏远了。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波拉就像射进窗子的阳光，也是逐渐走近的。为了确信自己是在讲真话，我一直在思考这事，波拉是逐渐进来的，把我从暗影中亮了出来，奥拉西奥则像在船甲板上一样，晒得发黑，但却感到幸福。”

“要是不听您这番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前觉得您……总之，同其他女人一样，波拉也会消失的，因为，譬如说吧，还有那么一个叫弗朗索瓦的女人。”

“这也没什么。”玛伽把烟灰弹在地上说道，“这就跟我提到的雷德斯玛等人一样。看来您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波拉的事是怎么结束的。”

“不知道。”

“波拉快要死了，”玛伽说道，“不是由于我用针刺了小蜡人，那不过是个玩笑，尽管我开这个玩笑是认真的。请您相信，我是非常认真地开这个玩笑的。她活不长是因为胸部患了癌症。”

“这样说来，奥拉西奥……”

“您别叫人恶心了，奥西波，奥拉西奥抛弃波拉时什么也不知道。”

“对不起，露西娅，我……”

“您很清楚您今晚在讲些什么，企图些什么，奥西波，不要那么坏，也不要暗示什么。”

“我暗示什么了呀，我求求您了。”

“您是想说奥拉西奥在抛弃她之前就知道了。”

“我求求您了，”哥莱戈罗维乌斯重复道，“我根本不……”

“您别叫人恶心了，”玛伽单调地说道，“为什么要往奥拉西奥脸上抹黑呢，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分手了，下这么大的雨他都走掉了。”

“我什么企图也没有，”哥莱戈罗维乌斯仿佛蜷曲在软椅内，说道，“我不是这样的人，露西娅，您一直在误解我，难道要我像格拉芬舰上的大副^①那样跪下来求您相信并且……”

“让我安静会儿吧。”玛伽说道，“先是波拉，现在又是您，还有墙上的这些斑点，今天晚上真是没完没了了。您很可能认为我正在把波拉慢慢整死。”

“我连想也没想过。”

“够了，够了。奥拉西奥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了，尽管他并不爱波拉。真好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蜡人……那是用圣诞节的蜡烛做的，一种很精美的绿色蜡烛，这我倒还记得。”

“露西娅，我真不敢相信您竟……”

“尽管我们再也不会谈论此事了，但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这事他知道，因为他发现了小蜡人和针，他把小蜡人摔在地上，用脚踩扁了。他不懂这样做更坏，反而增加了危险。波拉住在多菲内路，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看她。他大概跟您讲过关于绿色小蜡人的事吧，奥西波？”

“有这个可能，”奥西波厌烦而恼火地说道，“你们这些人都疯了。”

“奥拉西奥总是谈论一种新的秩序，谈论找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① 出处不详。

性，但他谈论生活的时候，指的却是死亡，简直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就只有哈哈大笑。他告诉过我他同波拉睡过觉，于是我明白了原来他认为我不一定会生气，不一定跟他大吵大闹。奥西波，实际上我也并没有生气。只要我愿意，我现在就可以跟您睡觉。很难说清楚，这倒不是由于涉及传统呀之类的问题。奥拉西奥一听传说、欺骗这类字眼就发火。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就告诉我，他不认为自己负有什么责任。我之所以制作小蜡人，那是因为波拉钻进我的房间里来了，这太过分了，她会偷我的衣服，穿我的袜子，用我的口红，给罗卡玛杜尔喂奶，我知道她是干得出来的。”

“可您刚才说，您不认识她呀。”

“她就在奥拉西奥身上，蠢人，您真蠢，奥西波，可怜的奥西波，您太蠢了。她就在奥拉西奥的大衣里，在他大衣的皮领上，您不是看见过在奥拉西奥的大衣领子上有块毛皮吗，每当奥拉西奥进来的时候，波拉就藏在那里，藏在他的目光中。每当奥拉西奥在那角落里脱光衣服，站在桶里（就是那只桶，您看见了吗？）洗澡的时候，波拉就从他的皮肤里慢慢走出来，我看见她就像外胚层质似的走了出来。我抑制自己不哭出声来，我心想我是永远不会这个样子走进波拉的家，波拉也不会怀疑我躲在奥拉西奥的头发里，目光中，或是汗毛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归根结底，我同奥拉西奥真正地相爱过。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因为我不会思考，他看不起我。也许这就是原因。”

（—28）

28

有人在楼梯上走动。

“大概是奥拉西奥。”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可能，”玛伽说道，“不过，更可能是六楼的钟表匠，他总是很晚才回家。您不想听听音乐吗？”

“在这种时候？会把孩子吵醒的。”

“不会的，我们把唱片音量放低些就行了。最好听首四重奏，我们把音量放低，低得只有我们二人听得见。现在来试试吧。”

“不是奥拉西奥。”

“谁知道呢。”玛伽划了根火柴，看着堆在墙角的唱片说道，“他也许正坐在外面，他净干这种事，有时都到了门前又改变了主意。请您把唱机插上，壁炉旁那白色插头就是。”

唱机像是个装鞋的盒子，玛伽跪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放好了唱片，鞋盒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一个和弦仿佛从远方传来，停在空中，伸手可及。哥莱戈罗维乌斯装着烟斗，感到她这样做很反常，倒不是由于他不喜欢勋伯格，而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孩子又在生病，她这样做在道德上有点说不过去，对，说不过去，此外，这也太愚蠢了。但有时他感到自己遭到干扰，任何一种秩序都在向他的惰性施加报复。玛伽躺在地上，脑袋都快要钻到鞋盒里去了。看样子她好像睡着了。

罗卡玛杜尔不时地发出轻微的打鼾声，哥莱戈罗维乌斯也渐渐地进入了音乐。他发现自己是可以做出让步的，是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提异议的，是可以忍受一小会儿那位已故的、已被埋葬的维也纳人^①的。玛伽躺在地上吸着香烟，在暗影中烟火一亮一熄，眼睛闭着，头发堆在脸上，双颊莹莹闪光，仿佛在流泪，但她并没有哭。以为她此时可能在哭，那就太蠢了。她只是恼火地紧皱双唇，原来她听到从天花板上传来了敲打声，一下，两下，三下。哥莱戈罗维乌斯吓了一跳，他刚要喊，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是上面的老头儿，别理他。”

“可音乐低得连我们都几乎听不见。”

“是管道的问题，”玛伽神秘地说，“什么都能传上去。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了。”

“声学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科学。”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他会敲累的，”玛伽说道，“这白痴。”

上面仍在敲打，玛伽愤怒地坐了起来，把唱机的音量又放低了些。八九个和弦和一段拨弦过去了，接着又是敲打声。

“欺人太甚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那家伙根本什么也听不见。”

“他听得比我们还清楚，坏就坏在这里。”

“这房子就像是狄俄尼索斯^②的耳朵。”

“谁的耳朵？这可恶的老头儿，正好在柔板的时候他敲了，还在敲。罗卡玛杜尔会被吵醒的。”

“也许我们最好还是……”

“不，我可不愿意。让他把天花板敲破吧，我给他放一张马里奥·德尔·摩纳多^③的唱片，让他也学学，可惜我一张也没有。这蠢驴，畜生。”

“露西娅，”哥莱戈罗维乌斯温柔地说道，“半夜都过去了。”

① 指勋伯格。

②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③ 意大利男高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最有名的歌唱家之一，以擅唱威尔第歌剧著称。

“总是要注意时间。”玛伽不满地嘟囔道，“我真想从这里搬出去。音量我已经放得不能再低了，再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等等，我们把最后一个乐章再放一遍，别管他了。”

敲打声停止了，四重奏也快要结束了，罗卡玛杜尔那断断续续的鼾声也听不见了。玛伽叹了一口气，脑袋几乎钻进了音箱，但上面又敲了起来。

“真可恶，”玛伽说道，“他总是这样。”

“别坚持了，露西娅。”

“您也别发傻了，我受够了，我要把这儿的人都赶出去，我真想听勋伯格，哪怕听一小会儿呢……”

玛伽哭了起来，一下子拿掉了唱头，这时也刚好奏完最后一个和弦。她俯身关掉唱机，由于刚好在哥莱戈罗维乌斯的身旁，后者顺势揽住了她的腰肢，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并用手撩开玛伽脸上的头发。玛伽断断续续地抽泣着，咳着，把带有烟味的气息喷到了哥莱戈罗维乌斯的脸上。

“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哥莱戈罗维乌斯一面抚摩着她，一面反复地说着，“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她，所有的人都对可怜的露西娅都那么坏。”

“您真蠢，”玛伽专注地抽着鼻涕说道，“我哭是因为我想哭，我哭尤其是为了不让别人来安慰我。我的上帝，您的膝盖骨头太尖了，剪刀似的直戳我。”

“就这样再坐一会儿吧。”哥莱戈罗维乌斯恳求道。

“我不想这样。”玛伽说道，“那白痴怎么还在敲？”

“别理他，露西娅，可怜的人儿。”

“我是说他还在敲，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让他敲去吧。”哥莱戈罗维乌斯前后矛盾地说道。

“可一开始是您感到烦的呀。”玛伽看着哥莱戈罗维乌斯的面孔笑了起来，说道。

“求求您了，您要是知道……”

“噢，我什么都知道了，不过，请您安静些，奥西波。”玛伽突然说道，仿佛明白了过来，“那家伙不是由于我们放唱片才敲打的。只要我们能听，还可以再放一张。”

“我的妈呀，不要再放了。”

“您没听见他还在敲吗？”

“我上去打他个面孔开花。”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马上去，”玛伽一跃而起，给他让开路，表示支持道，“您告诉他，凌晨一点就把人吵醒，太没道理了。快，上去吧，是左面那个门，门上钉着一只鞋子。”

“把鞋钉在门上？”

“是的，那老头完全疯了。一只鞋，还有一截绿色的手风琴碎片。噢，怎么不上去了？”

“我看不值得。”哥莱戈罗维乌斯疲倦地说道，“这里跟别处不同，毫无办法。露西娅，您刚才没明白……算了，那家伙早晚会停下来的。”

玛伽走到屋角，在黑暗中摘下一个掸子似的东西，哥莱戈罗维乌斯听到她在天花板上重重地捅了一下，上面安静了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想听什么就听什么了。”玛伽说道。

“我想知道。”哥莱戈罗维乌斯想道，他感到愈来愈疲倦了。

“譬如说，”玛伽说道，“我们可以听一首勃拉姆斯^①的奏鸣曲。太好了，老头儿敲累了。请等一会儿，我去找唱片。大概在这儿，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

“我想知道奥拉西奥是不是在外边，倚着门坐在楼梯平台上，听着里边的谈话。作为占卜牌上的图案，他总得解决某个问题，作为一个多面体，每个棱角，每个平面都有着表面意义，但那是虚假的，因此需要启示，才能显示出其内在的意义。勃拉姆斯、我本人、天花板上的敲击声，还有奥拉西奥，都是这样，某些事物正在逐渐得到解

^①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释，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哥莱戈罗维乌斯想道，假若他在黑暗中再企图拥抱玛伽一次，会发生什么事呢？“但他确实在外边，在外边听着，也许他以窃听我们为乐，他完全做得出，真令人反感。”哥莱戈罗维乌斯怕奥拉西奥，但他不愿意承认。

“大概是这张吧，”玛伽说道，“对，标签上有一部分是银色的，还有两只小鸟。谁在外面讲话？”

“一个多面体，有些透明，它在黑暗中渐渐地具体化了。”哥莱戈罗维乌斯想道，“现在她要说不出来了，而外面要发生另一件事，而我……但我并不知道她要说的到底是什么，外面的另一件事又是什么。”

“外面的确是奥拉西奥。”玛伽说道。

“奥拉西奥和一个女人。”

“不，肯定是和上面那老头。”

“门上钉着鞋子的老头？”

“对，他的声音像老太婆，像只喜鹊。他总是戴着俄国羔皮帽子。”

“您最好还是不要放唱片，”哥莱戈罗维乌斯劝道，“看看外边会发生什么事吧。”

“结果勃拉姆斯的奏鸣曲还是听不成。”玛伽恼火地说。

“一种对价值观念可笑的破坏。”哥莱戈罗维乌斯想道，“外面的两个人在黑暗的楼梯平台上就要拳打脚踢地扭在一起了，可她还想着听不成奏鸣曲这件事。”不过玛伽是有道理的，就像往常一样，她总是唯一有道理的人。“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具有偏见，”哥莱戈罗维乌斯自言自语道，“一个人由于过着恢复了自由的奴隶式的生活，所以他总是认为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是能够接受巴黎式的寄生生活方式，赞成亚当前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可怜的白痴，真是的。”

“余下的就是沉默了^①。”哥莱戈罗维乌斯叹了口气说道。

“别做声^②，”玛伽说道，她的英语相当好，“您看吧，马上又要

① 原文为英文，引自《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三场。英译本译为“我死了”。“啊，我死了，霍拉旭，猛烈的毒药已经征服了我的精神。”

② 原文为英文。

开始了，先说话的将是那老头儿，您听，你在这儿搞什么鬼名堂^①？”玛伽用鼻音重复道，“听听奥拉西奥怎样回答他，我好像听到他在低声发笑，他要是发笑，那就是找不出词儿来了，真叫人难以相信。我出去看看怎么样了。”

“我们刚才多么安静啊！”哥莱戈罗维乌斯嘟囔道，仿佛看到了把亚当与夏娃逐出天堂的天使在向前走。杰拉德·大卫、范德魏顿、福莱玛勒大师^②，不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天使都是他妈的佛来米画派的。脸蛋儿胖乎乎的，显得很愚蠢，但却又是那么生动，光彩四射，总是像有产者那样谴责别人（爹爹下命你执行，你这闲散无赖汉^③），整个房间充满了天使（仰望天空何所见，一群天使随我来^④），但最后的结局却总是一样的，当警察的天使，收税的天使，当天使的天使，最令人烦恼不过了。就像从裤腿里直蹿而上的冷风，楼梯平台上传来了吵骂声，还有那站在门框下的玛伽的身影。

“没这么干的，”老头说道，“这种时候还不让人睡觉，简直是白痴的行为，我要向警察局告你们。说到底，你在这儿搞什么鬼名堂？挨着门躺在这儿，我差点儿被你绊倒。他妈的^⑤。”

“去睡吧，老头儿。”奥拉西奥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说道。

“去睡？我去睡？你那小情人闹得这么欢我能睡觉？瞧你这副面孔，我要警告你，事情不算完，你等着吧^⑥。”

“我在等着，等着我那诗人哥哥，我刚收到他的信^⑦。”奥拉西奥打着哈欠说道，“你看到了吧，这老家伙。”

“一个白痴。”玛伽说道，“我把音量放得很低，他敲；我把唱片拿下来了，他还敲。他到底想怎么样。”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家伙只脱下一只鞋。”

“这我倒不知道。”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均系 15 世纪佛来米画派的画家，擅画天使。

③④ 原文为英文，出自美国歌谣。

⑤⑥⑦ 原文为法文。

“谅你也不知道。”奥拉西奥说道，“总之，一般说来，老人们总是引起我一种掺杂着别样感情的敬意，但对这位，我真想给他买一瓶甲醛，让他回屋别再烦我们。”

“好呀，你还用你那下流的外国流氓的黑话侮辱我，”老头说道，“这儿是法国，兔崽子，应该把你们都赶回国。太可耻了，我真不明白，政府都干什么去了。阿拉伯人，都是些没教养的人，一群匪徒^①。”

“你听听，下流的外国流氓。你还没看见过呢，在阿根廷有一大批法国佬拼命在搞钱。”奥利维拉说道，“你们刚才在听什么？我刚到，我都湿透了。”

“我们听了勋伯格的一首四重奏，刚才我想听勃拉姆斯的一首四重奏，音量放得很低。”

“还是明天再听吧。”奥利维拉欠起身，以肘撑地调解道，“您回屋吧，先生，今晚我们不再打扰您了^②。”

“流氓！”老头儿说道，“土匪^③！”

在火柴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出老头儿的头上戴着那顶俄国羔皮帽子，身上穿着脏兮兮的睡袍，一对小眼睛闪着愤怒的光芒。帽子在楼梯平台的亭子间墙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玛伽被照得有些目眩，于是奥利维拉站了起来，吹熄了火柴，走进房间，轻轻把门关上。

“你好，”奥利维拉说道，“简直没有办法。”

“你好，”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还不错，你总算摆脱他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④。说实在的，那老头儿是有道理的，再说，人也老了嘛。”

“人老了又不是什么理由。”玛伽说道。

“也许不能成为理由，但可以是一种通行证。”

“有一次你曾说过，阿根廷的悲剧就在于国家被掌握在老人们的手里。”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意大利文。

“这种悲剧已经结束了，”奥利维拉说道，“庇隆时代以来，一切都反转过来了。操纵一切的是年轻人了。几乎可以说，这更糟，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年龄、世代、头衔和阶级上的理由，就是大量地做蠢事，说蠢话。喂，我们这样低声讲话多不舒服，我想是为了让罗卡玛杜尔多睡会儿吧。”

“他在我们听音乐之前就睡着了。奥拉西奥，你都湿透了。”

“我去听了场钢琴独奏会。”奥利维拉解释道。

“哦，”玛伽说道，“快，快把大衣脱掉，我给你沏一壶马黛茶。”

“再来一杯蔗酒吧，大概还有半瓶，就在那儿。”

“什么是蔗酒？”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是不是叫做哥拉帕的那种酒？”

“不是，更像巴拉克酒，很适于在听完音乐会之后喝，尤其是在听了首场音乐会，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之后，我们最好点上一丝羞答答的微弱灯光，只要照不到罗卡玛杜尔就行。”

玛伽点了一盏灯，放在地上，给房间制造了一种伦勃朗^①式的效果。浪子回头了，尽管他的回头是短暂的，一闪即逝的，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他是轻轻走上楼梯的，然后就躺在门前从远处听着四重奏的结尾和奥西波与玛伽二人的低语。“二人大概已经像猫似的做完爱了。”奥利维拉看着二人心里思忖着。但他们都穿得整整齐齐，还把罗卡玛杜尔放在床上，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今晚回来呀。要是把罗卡玛杜尔放在两张拼起来的椅子上，要是哥莱戈罗维乌斯脚上没穿鞋，只穿着衬衣，那……在这儿，自己是不是多余的呢，大衣淌着水，一副脏兮兮的样子，唉，管他妈的呢。

“声学这东西太不可思议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一个声音钻入某种物质，沿着楼梯爬上去，穿过墙壁，到达一张床的床头。简直不可思议。你们有没有把脑袋钻进水里洗过澡？”

“我这样干过。”奥利维拉说着把大衣甩到墙角处，在一个矮凳上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以擅长处理光线和暗影著称。

坐了下来。

“把头钻进水里一听，连楼下邻居讲些什么话都听得见，我想声音是通过水管传播的。有一回在格拉斯哥^①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发现我的邻居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的。”

“格拉斯哥这个地名听起来能使人想起那困难的岁月，港口充满了悲惨的人群。”玛伽说道。

“别演电影了。”奥利维拉说道，“不过这马黛茶倒是可以使人变得宽厚，不可思议地成了某种调解剂。我的妈呀，我的鞋里进了这么多水。你瞧，这马黛茶就意味着‘句号，另起一段’，人喝了以后就可以另起一段了。”

“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你这大草原式的风趣。”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想，我们刚才不是谈到一种酒吗？”

“玛伽，把蔗酒拿来，”奥利维拉命令道，“我想还有多半瓶。”

“你们是在此地买的吗？”哥莱戈罗维乌斯问道。

“他讲话干吗要用复数？”奥利维拉想道，“肯定两个人抱在一起滚了一个晚上，总而言之，这种讲话法就是一个确凿的迹象。”

“不，是我哥哥寄来的，我在罗萨里奥有个哥哥，是个好人儿，大量地给我寄蔗酒，外加斥责。”

奥利维拉把喝光的马黛茶壶递给玛伽，此时玛伽正蜷缩在他的脚下，把马黛茶壶夹在双膝间。奥利维拉开始感到好些了，他感到玛伽的手指放在他的脚踝和鞋带上，他叹着气任玛伽把鞋子脱下来，玛伽随后又把他的湿袜子拉了下来，把他的脚用折起来的《费加罗报》的文学增刊包上。马黛茶很热，也很苦。

哥莱戈罗维乌斯很喜欢那蔗酒，不是巴拉克酒，但他觉得很像。他曾见到过一份匈牙利和捷克饮料广告的详细目录，他有点思念家乡了。外面传来了低低的雨声，大家都感到很适宜，尤其是罗卡玛杜尔，他有一个小时没有哭叫了。哥莱戈罗维乌斯给二人讲述特兰西瓦

① 苏格兰港口城市。

尼亚的情况，他在萨洛尼卡^①的几次冒险。奥利维拉想起了在床头柜里还有一包高卢牌香烟和一双拖鞋，他摸索着凑近床前。“在巴黎，提到任何远离维也纳的事物，听起来都好像是文学。”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那声音就像是在道歉。奥拉西奥找到了香烟，打开床头柜的小门拿出了拖鞋，在半明半暗之中，他隐约看见了仰卧着的罗卡玛杜尔，不知为什么他用手指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我母亲不愿意提起特兰西瓦尼亚，她怕会联想起吸血蝙蝠的故事，就好像……图凯^②，您听说过吗？”奥拉西奥跪在床边看得更清楚了。“您可以从蒙得维的亚的角度想象一下，”玛伽说道，“人们以为人类是个整体，但当你住在塞罗区边上的时候……图凯是一种鸟吧？”“在某种意味上讲……”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谈话是很自然的反应。首先……（“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不是一种鸟？”）但他只用手指在嘴唇上一抹，没有回答。“我冒昧地作了一个不太有新意的形象比喻，露西娅，在所有的美酒里都睡着一只小鸟。”给他进行人工呼吸，蠢想法，瞧你的手抖得这副样子，你也很蠢，还光着脚，衣服湿答答的（必须用酒精给他搓搓，也许还应该用力搓）。“一个夜晚，美酒的灵魂在瓶中跳舞^③，”哥莱戈罗维乌斯朗诵般地说道，“好了，我想这是阿纳克里翁^④……”玛伽沉默着，几乎可以感到她的沉默夹杂着恼火，她正在脑子里作注脚：阿纳克里翁，希腊诗人，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大家都知道这个诗人，只有我不知道。可“一个夜晚，美酒的灵魂”这句诗到底是谁的呢？奥拉西奥的手从被子下滑了进去，他费了好大劲才敢于触摸罗卡玛杜尔那小小的肚皮。大腿冷了，再往上似乎应该还有些余温，但没有，整个身子都冷了。“按照常规，”奥拉西奥想道，“大叫一声，开灯，正常地与尽义务式地大哭大嚎。但这一切又为的是什么呢？”不过，也许还……“那么，我在被子底下所发

① 希腊地名。

② 一种匈牙利的葡萄酒。

③ 原文系法文。

④ 阿纳克里翁（公元前570—？）：希腊诗人，歌颂醇酒和爱情。

现的事说明本能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要是一喊，贝尔特·特雷帕那一幕就要重演：愚蠢的企图和怜悯。按照常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吗？啊，不能喊，我已经够了。我既然知道于事无补，那为什么还要开灯，还要喊叫呢，伪君子，卑鄙的伪君子，最多只能……”哥莱戈罗维乌斯斟蔗酒时，用瓶子把杯子碰得叮当直响。“对，太像巴拉克酒了。”奥拉西奥嘴里叼着高卢牌香烟，盯着他擦了根火柴。“你会把罗卡玛杜尔弄醒的。”玛伽一面重新装着马黛茶，一面说道。奥拉西奥猛地一吹，吹熄了火柴，要是人的瞳孔被光照一下……那事情就更清楚了，那就证讷^①了。“很像巴拉克酒，只是香味差了些。”奥西波说道。

“那老头儿又敲了。”玛伽说道。

“大概是窗板响。”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这所房子没有窗板，那老头儿肯定是疯了。”

奥利维拉穿上了拖鞋，回到软椅上，马黛茶太好了，又热又苦。上面又敲了两下，不太重。

“他在打蟑螂。”哥莱戈罗维乌斯提出了看法。

“不对。他是眼红了，不想让我们睡觉。奥拉西奥，你上去跟他谈谈。”

“你去吧。”奥利维拉说道，“不知为什么，比起我来，他更怕你，至少他不会对你实行排外主义、种族隔离以及其他隔离政策。”

“我要是上去，我就会出言不逊，那他就要叫警察了。”

“雨下得太大了。你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做做他的工作，夸夸他们门上的装饰，谈谈你做母亲的感情，等等。去吧，听我话。”

“我真不想上去。”玛伽说道。

“去吧，美人儿。”奥利维拉说道。

“你为什么非让我去呢？”

^① 原文为拉丁文，数学用语，即“证题完毕”之意。

“我是兴之所至，你会让他不要敲的^①。”

上面又敲了两下，接着又是一下。玛伽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奥拉西奥跟在她的身后，等听到她上了楼，才把灯打开，看了罗卡玛杜尔一眼，又朝哥莱戈罗维乌斯看了一眼，并用手指了指床。过了一分钟，他又关上了灯。哥莱戈罗维乌斯也回到了软椅上。

“不可思议。”奥西波在黑暗中抓起酒瓶说道。

“当然，不可思议，也不可避免，这就是一切，老兄。可不要发讣告，老兄。在这个房间里，只要有一天我离开了，就会发生极端的事。总之，一事用来安慰另一事。”

“我不懂。”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你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对，就是如此^②。你可能想象不出，其实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

哥莱戈罗维乌斯这才发现奥利维拉正在对他以你相称。这样一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仿佛还可以……于是他提出要不要通知红十字会，要不要去值班药店等等。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反正无所谓。”奥利维拉说道，“今天的事……怎么说呢，老兄。”

要是能躺在床上睡上两年该有多好呀，“胆小鬼。”奥利维拉想道。哥莱戈罗维乌斯仿佛受到了感染，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吃力地点燃了烟斗。从远处传来了讲话声，玛伽的声音夹杂着雨声传进来，那老头儿尖声回骂着。在某一层楼，有人用拳击门，还有人们出来抗议的吵骂声。

“从根本上讲，你是对的，”哥莱戈罗维乌斯承认道，“但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法律责任问题。”

“这事我们大家都逃不掉，”奥利维拉说道。“尤其是你们两个。我可以证明我是很晚才到的，而一个母亲在地毯上与情夫鬼混，却让自己的儿子在床上死去……”

① 奥利维拉故意要让玛伽离开房间一会儿。

② 原文为法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说……”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你说的并不是事实，奥拉西奥。”

“反正都一样，鬼混没鬼混，不过是个次要的事实。我跟这里的一切早就没关系了，我刚才上来是因为我淋湿了，想喝点马黛茶。喂，来人了。”

“最好叫个救护站的人来。”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好，你去吧。你听，是不是罗纳德的声音？”

“我不能待在这里，”哥莱戈罗维乌斯站起来说道，“总得做点什么，我是说，总得做点什么。”

“我完全同意，要行动，要有所行动，行动起来^①，老兄。来人了，这下子热闹了，喂，你们小点声，别把孩子吵醒。”

“你好。”罗纳德说道。

“你好。”芭勃斯一面吃力地想把雨伞弄进屋，一面说道。

“小点声，”玛伽随在罗纳德和芭勃斯的身后说道，“想进来为什么不先把伞合上？”

“对，”芭勃斯说道，“不管在哪儿，我总是这样。我们只待一小会儿，我们是来告诉你们一声，居伊出事了，真是不可思议。怎么，保险丝烧断了？”

“不是，还不是为了罗卡玛杜尔。”

“你小声点，”罗纳德说道，“把你这破伞放到墙角那儿去。”

“合不起来，”芭勃斯说道，“可打开时却很容易。”

“那老头儿威胁我说要叫警察，”玛伽关上门说道，“差点儿还打了我，疯子似的尖叫着。奥西波，您大概看见了他房间里的东西，从楼梯上就能看见。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空酒瓶，中间还有一个风车，大小看上去跟真的几乎一样，就像乌拉圭农村那种风车，风车利用气流转动。我每次都从门缝里偷看，气得那老头儿直流口水。”

① 原文为德文。

“这伞我合不上，”芭勃斯说道，“我就这样放在墙角里吧。”

“像个大蝙蝠似的，”玛伽说道，“给我，我来合，瞧，多容易。”

“她弄坏了两根支架。”芭勃斯对罗纳德说道。

“你别烦了，”罗纳德说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走，我们来只是告诉你们居伊吞了安眠药。”

“可怜的天使。”奥利维拉说道，他对居伊并没有好感。

“艾蒂安发现时，他已经半死了。我们是一起去看一个绘画预展的（以后我还得跟你谈谈这个预展，太妙了）。看完后居伊就上楼回家了。他是在床上服毒的，你瞧瞧。”

“他干什么都不讲究方式^①，”奥利维拉说道，“这太令人遗憾了^②。”

“艾蒂安是来找我们的。幸亏大家都有钥匙，”芭勃斯说道，“他听见里面有人在呕吐，进去一看，原来是居伊，正在死去。艾蒂安跑去找人帮忙。现在居伊已经送进医院了，很严重。天还下着雨。”芭勃斯伤心地说道。

“你们坐吧，”玛伽说道，“啊，别，罗纳德，那椅子少条腿。房间黑了点，这是为了罗卡玛杜尔，你们小点声。”

“给他们煮点咖啡吧。”奥利维拉说道，“这鬼天气。”

“我得走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的雨衣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不对，不在那儿，露西娅。”

“您留下来喝点咖啡吧，”玛伽说道，“反正没有地铁了，几个人多聚一会儿多好呀。奥拉西奥，你可以去磨点新鲜的咖啡。”

“有股雨布味。”芭勃斯说道。

“她总是想着街上的臭氧味。”罗纳德恼火地说道，“她只喜欢纯而又纯、毫无杂质的东西，种马才越纯越好呢，颜色，她喜欢原色；音乐，她喜欢七音阶，不食人间烟火似的。”

“人类只是个理想。”奥利维拉一面摸索着去找磨咖啡的小磨，一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法文。

面说道，“空气也有其历史，从湿漉漉的大街走过，就像你说的那样，身上就沾上了臭氧味，进入一间充满五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温度和质量的房间，就……芭勃斯在呼吸上很像瑞普·范·温克尔^①。”

“噢，瑞普·范·温克尔，我外婆给我讲过。”

“那是在爱达荷州，我们早知道了。”罗纳德说道，“现在艾蒂安大概正在给我们往街角的酒吧打电话，恐怕打了有半小时了。他是要告诉我们最好别在家里过夜，至少要等知道居伊是否把安眠药吐出来没有以后再回去。不然警察上来发现我们在那儿就麻烦了，警察只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最近，我们蛇社使得他们很恼火。”

“蛇社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正因为没什么不好，我们才毫无自卫能力。邻居们抱怨说我们太吵了，唱片声音太大，说我们一天到晚进进出出。此外，芭勃斯还跟看门女人，跟楼里所有的女人都吵过，大约有五六十个人。”

“那些人太可怕了^②，”芭勃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嚼了起来，说道，“我在做土豆烧牛肉的时候都闻得见那些人身上大麻味。”

奥利维拉磨咖啡磨累了，把磨交给了罗纳德。芭勃斯和玛伽在低声交谈，议论着居伊自杀的原因。在找了很久雨衣之后，哥莱戈罗维乌斯瘫坐在软椅上，嘴里叼着烟斗，一动不动。雨点打在窗上。“勋伯格和勃拉姆斯，”奥利维拉抽出一支高卢牌香烟，心里想道，“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让肖邦^③或是齐格弗里德哀乐^④出来炫耀一番。昨天的龙卷风造成两三千日本人死亡。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他觉得香烟有一种脂肪的味道，连统计学也不能使他失掉这种感觉。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香烟，又划了根火柴，高卢牌香烟很好嘛，烟纸很白，上面印的字很清晰，烟丝从被口水弄湿了的那一端洒

① 华盛顿·欧文的《睡谷传说》的主人公，沉睡在山谷中达二十年。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指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④ 指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三幕歌剧《齐格弗里德》中的一段哀乐。

了出来，“每当我精神紧张的时候，就总是把香烟弄湿。”他想，“当我想起罗斯·鲍勃那曲子的时候……这一天过得真有意思，而行将发生的事也会很有意思……”最好把这事告诉罗纳德，让罗纳德再用他们那几乎是一种心灵感应的体系传给芭勃斯。他们两个使用的这种体系足以使佩利哥·罗梅罗吃惊。这种交际理论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直到新一代的赫胥黎们和博尔赫斯们出现，文学才能依靠自己本身抓住这个主题。此时罗纳德加入到玛伽和芭勃斯的低声谈话中去，并以慢镜头的动作磨着咖啡，看样子，要磨到一千五百圈，咖啡才能磨好。奥利维拉从那张可怕的新艺术风格的椅子上滑下来，把头倚在一堆报纸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了地上。天花板上有一盏比别的东西更富于主观性的奇怪的日光灯，你闭上眼睛，那磷光还要持续一会儿，然后就出现了紫色的大圈圈，一个一个地出现，呜喝，呜喝，很显然，每个大圈都与音节上的缩短或延长^①相符，你等着瞧吧。在这幢楼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是三楼，电话在响。在这种时候，而且是在巴黎，这种事很少见。“肯定又死了一位。”奥利维拉想道，“在这个如此尊重睡眠的城市里，是不会为了别的事打电话的。”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刚下船的阿根廷朋友认为在晚上十点半给他打个电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知他是怎么查电话簿的，在他住的楼内找到一个电话就拨了号。五楼的那位好心先生，身穿睡衣，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敲了他的门：有人打电话找你^②。奥利维拉困惑地穿上毛衣就上了五楼，房间里有位太太，也是大光其火。原来是埃尔米达这家伙到了巴黎。喂，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喂，我给你带来了所有人的消息，有特拉维勒的消息，还有毕杜区那些小伙子们的消息，如此等等。那位太太掩饰起怒气，等待着奥利维拉在得知某个亲爱的人去世的消息之后而放声大哭。但奥利维拉却不知怎样才好，我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太太，先生，一个朋友刚到，请你们谅解，他还不晓得这儿的习

① 指诗歌节律上的变化。

② 原文为法文。

惯^①……啊，阿根廷，慷慨的工作时间，敞着的家门，充裕的时间，前途无量的将来，一切的一切。呜喝，呜喝，在三米以外的那个孩子的眼睛里什么也不存在了，呜喝，呜喝，全部的交际理论已被取消，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没有美味的土豆，也没有尿；没有呜咽，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严酷的死亡。周围的人既不是萨尔托人，也不是墨西哥人，否则他们会一面继续听音乐，一面为天使准备守灵仪式，并像他们一样从线团中走出来。这些人还不是那么原始，因此还不能超越这一反常的死亡，哪怕他们对此已经接受或是辨别了出来；这些人还不是那么成熟，因此也还不能否认这一反常的死亡，或把一场维罗尼卡飓风所造成的三千人死亡看做一个小小的事故^②。“但这一切都是一种廉价的人类学。”奥利维拉想道，他此时感到胃部有点冷，正在产生痉挛，这最后总是要导致神经系统出毛病的，“这才是真正的交际，从皮下传来的通知，可又没有字典可查。”是谁把那制造伦勃朗式效果的灯光熄掉的，他记不得了，刚才地上还有一片金色灰光的效果呢。他努力地想回忆起自从罗纳德和芭勃斯进来后所发生的事，但一点也回忆不起来。大概是在某一时刻，是玛伽（因为很可能是玛伽），也可能是哥莱戈罗维乌斯，反正是某人把灯光熄掉了。

“这么暗你怎么煮咖啡？”

“不知道，”玛伽擦着杯子说道，“刚才还有点亮光呢。”

“罗纳德，把台灯打开，”奥利维拉说道，“就在你的椅子底下，把灯罩转一下就行了，这是老式开关。”

“这一切都蠢透了。”罗纳德说道，谁也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开灯的方式。灯光把紫色的圈圈驱走了，此时奥利维拉更加要吸烟了，这回他真正感到好过了，房间暖和了，大家就要喝上咖啡了。

“你往我这儿凑凑，”奥利维拉对罗纳德说道，“这儿比那张椅子上舒服多了，那张椅子有个尖东西，扎屁股。我敢说黄很可能要把那椅子包括在他的收藏物之中。”

①② 原文为英文。

“我这里挺舒服的，”罗纳德说道，“尽管这样会引起误解。”

“你真坏，过来吧。女士们，看看咖啡好了没有。”

“他今晚怎么这么大男子主义，”芭勃斯说道，“他对你一直这样？”

“差不多。”玛伽说道，但她并不去看奥利维拉，“帮我擦擦托盘吧。”

奥利维拉很希望芭勃斯对煮咖啡这任务作某些可以想象的评论。在她作评论的时候，罗纳德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到了他的身旁，于是他俯身凑近罗纳德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哥莱戈罗维乌斯一面听着他们二人说些什么，一面也加入了两个女人关于咖啡的谈话。罗纳德刚要回答奥利维拉，就被哥莱戈罗维乌斯对穆哈^①咖啡的赞扬和关于煮咖啡艺术的没落的评论打断了，接着罗纳德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及时地接住玛伽递过来的杯子。此时天花板上又轻轻地敲了起来，一下，两下，三下。哥莱戈罗维乌斯打了一个冷战，猛地喝了一口咖啡。奥利维拉控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其实笑出来也许能减轻他的胃痉挛。玛伽仿佛吃了一惊，在黑暗中环视了大家一眼，接着在桌上摸到了一支香烟，似乎想摆脱某种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想摆脱一种梦境。

“我听到有人在走动。”芭勃斯带着明显的布拉瓦茨基^②口气说道，“那老头儿肯定是疯了，得小心他点，在堪萨斯市有一次……不对，是有人在上来。”

“楼梯的响声就在我耳边，”玛伽说道，“我很可怜那些聋子。现在仿佛有一只手放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摸上来。小时候，我的作文得过十分，我写的是一个声音的故事，是一种很悦耳的声音，飘来飘去，这声音经历了许多事。”

“而我……”芭勃斯说道，“ok，ok，你干吗拧我。”

“心肝，”罗纳德说道，“你不能先别讲话吗，让我们大家辨别一

① 北也门港口城市，出产上等咖啡。

② 海伦·布拉瓦茨基（1831—1891）：于1875年在纽约创立通神论学会，后发展到英国和印度，对20世纪作家很有影响。

下这脚步声是谁的好不好。对，是色彩大王来了，是艾蒂安，启示录中的巨兽^①来了。”

“罗纳德倒能沉得住气。”奥利维拉想道，“喂药的时间大概是两点半，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可以安静安静。”他不懂，也不想搞懂自己为什么拖着不说出来，为什么要否认大家都将要知道的事实，否认，否认的……“对，这就像是现实本身的底片，也就是说……奥拉西奥啊，你还是别来形而上学那一套了。啊，可怜的约立克^②！够了^③！我是躲不掉了，我觉得最好就这样下去，这要比打开灯，把消息像放鸽子似的说出去要好。一张底片，一切都是相反的……很可能孩子还活着，而我们大家都已死去。一个不难的命题：孩子杀死了我们，因为我们对他的死亡负有责任。我们是罪人，是造成事物现状的罪人。啊，亲爱的奥拉西奥，你要往何处去，你就是那眼前挂着胡萝卜的驴子。不错，是艾蒂安，肯定是她，绘画界的巨兽。”

“居伊得救了。”艾蒂安说道，“这婊子养的，比恺撒·博尔吉亚^④命还大。他吐得一塌糊涂。”

“你谈谈，谈谈情况。”芭勃斯说道。

“又是洗胃，又是灌肠，打了好几针。人们把他放在带弹簧的床上，这床可以使他头部朝下。他把在俄瑞斯忒斯餐馆里吃的午饭都吐出来了，连包馅的葡萄叶子都吐出来了。你们没见我这副脏样子？”

“这儿有热咖啡，”罗纳德说道，“还有一种叫蔗酒的饮料，难喝极了。”

艾蒂安打了个响鼻，把雨衣放在墙角里，走近了壁炉。

“孩子怎么样了，露西娅？”

“在睡着，”玛伽说道，“今天还算不错，睡的时间很长。”

① 指生有十角七头的巨兽，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上帝的名号。见《新约·启示录》第十三章。

② 原文为英文。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哈姆雷特发现掘出的尸体是国王的宫廷小丑约立克的尸体时所说的一句话。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恺撒·博尔吉亚（1474—1505）：意大利亲王，政治家，树敌颇多，但多次逃脱了死亡。

“我们讲话小点声。”芭勃斯说道。

“居伊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苏醒过来的。”艾蒂安解释道，声音中带有一股温柔劲，“简直脏透了，医生同意我靠近病床，居伊还认出了我。我对他说：‘你这个蠢驴。’他还了我一句：‘见你的鬼去吧。’医生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好迹象。病房里还有几个病人。我觉得医院相当不错，尽管我对医院……”

“你回家了吗？”芭勃斯问道，“去警察局了吗？”

“没有。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们今晚最好待在这儿，你们还没看见把居伊抬下楼时，看门女人的那副面孔呢。”

“那杂种很讨厌^①。”芭勃斯说道。

“我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在她身旁走过，抬了抬手对她说：‘太太，死亡总是值得尊重的。这个青年由于热爱克莱斯勒尔^②爱得太痛苦了才自杀的。’那看门女人一下子愣住了，看着我，那双眼睛就像煮硬了的鸡蛋。担架正在穿过大门的时候，居伊突然身子一挺，像埃特卢里亚^③石棺中的尸首一样，把一只苍白的手往脸上一放，向看门女人吐出了一口绿色的秽物，正好吐在她那长毛绒衣服上。抬担架的人都笑弯了腰。真是难以想象。”

“再来杯咖啡，”罗纳德要求道，“你坐到这儿来吧，坐在地上，这里是全房间最暖和的地方了。最好的咖啡应该给我们可怜的艾蒂安喝。”

“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艾蒂安说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地上？”

“陪陪我和奥拉西奥嘛，我们两个正在守护武器^④。”罗纳德说道。

“你别胡说八道。”奥利维拉说道。

“听我的话，坐到这儿来，你会听到许多连黄都不知道的事情的。我看了许多闪闪发光的书，里面不乏关于占卜的事。今天早晨我刚好读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弗里茨·克莱斯勒尔（1875—1962）：奥地利提琴家、作曲家。

③ 意大利一地区，即现在的托斯卡纳。该地居民曾创造了高度的古代文明。

④ 守护武器为一种封骑士的仪式。《哈姆雷特》中老国王的鬼魂就是夜间守护武器时出现的。罗纳德这样说，既暗示孩子已死，又避免说出死字，怕让玛伽知道。

了一本叫做《阴界》^①的书，很有意思，那些西藏人真是与众不同。”

“是谁启发你读的？”艾蒂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奥利维拉和罗纳德中间，喝了一口咖啡，“我要酒。”他像下命令似的把手伸向玛伽，玛伽把酒瓶放在他的手上，“太难喝了，”他喝了一口说道，“我想这是阿根廷产的吧，天啊，那是怎样的国家呀。”

“你可别说我祖国的坏话，”奥利维拉说道，“你真像楼上那老头儿。”

“黄给我搞了好几次测验，”罗纳德解释道，“他说我有足够的智力用来很好地摧毁我本身的智力。我们约好，我先用心读《阴界》，然后我们再一起进入佛教的基本阶段，奥拉西奥，真的有一种冥体吗？好像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是一种灵体，你懂吗？”

但奥拉西奥正在同艾蒂安耳语，艾蒂安一面哼答着，一面扭来扭去，身上散发出从街上带进来的潮气、医院味和煮白菜味。芭勃斯在向哥莱戈罗维乌斯述说着看门女人的种种怪癖，而哥莱戈罗维乌斯却心不在焉。罗纳德正处在炫耀学问的兴头上，很想向人解释什么是《阴界》，于是他抓住了玛伽，此时玛伽正好像亨利·摩尔^②的塑像一样站在他的面前。在黑暗中，从地板上开始，她的影子像是一个巨人。先是仿佛要顶破她那黑色的裙子的膝盖，接着，她的躯干爬上了天花板，躯干上面就是她那堆黑发，比黑暗还要黑。在暗影中，地上的那盏灯的光线把她的双眼照得熠熠闪光。玛伽在软椅上坐了下来，还不时地注意不要滑下来跌在地上，因为那椅子的两条前腿比后腿要短。

“真是遇到麻烦事了。”艾蒂安又喝了一口酒，说道。

“你要是愿意，现在就可以走了，”奥利维拉说道，“我想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的。在这个区里，这种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我还是留下吧，”艾蒂安说道，“这酒，你说叫什么来着？还可以，有股水果味。”

“黄说，荣格^③曾经对《阴界》很感兴趣，”罗纳德说道，“这是可

① 原文为藏语的音译。

② 亨利·摩尔（1898—1986）：英国雕塑家。

③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心理分析的创始人之一。

以理解的。其实，存在主义者也应该深入地读读这本书。在审判死人的时候，阎罗王把他摆在一面镜子面前，而这面镜子就是伽摩^①，也就是说，把死者各种行为的总和摆在伽摩的面前，你懂吗？于是死者就会看到自己的行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反映在这面镜子上了。但这种反映根本与现实不符，而只是思维形象的一种投影。你说说这怎么能不让荣格这个老人感到惊讶呢？阎罗王看着镜子，但实际上他是在看自己的记忆。你说，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关于心理分析的描述吗？还有更奇妙的事呢，亲爱的，阎罗王宣布的判决，不是他的判决，而是你的判决，也就是说，你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审判了自己。你不觉得萨特实际上应该去拉萨生活吗？”

“太不可思议了，”玛伽说道，“那书是部哲学著作吧？”

“是本给死人看的书。”奥利维拉说道。

大家沉默了下来，静听着外面的雨声。玛伽不敢再提问题了，似乎在等待着别人继续给她解释下去。为此哥莱戈罗维乌斯很可怜她。

“喇嘛们给予垂死的人的某种启示，”哥莱戈罗维乌斯对她说道，“为的是引导他们走向彼岸，帮助他们自我拯救，譬如……”

此时艾蒂安把肩靠在奥利维拉的肩上，罗纳德垂头坐在地上，一面哼着《大嘴唇》布鲁斯，一面想念着他那最喜欢的已故钢琴家杰里·罗尔^②。奥利维拉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犹似一幅拉图尔^③的绘画，火柴的光把朋友们的面孔照亮了一刹那：哥莱戈罗维乌斯从暗影中突了出来，只见他的嘴唇在翕动，与其喃喃低语配合得很好；玛伽猛然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在感到自己很无知，并渴望听到解释的时候，面孔显得那么贪婪；芭勃斯懒洋洋地沐浴在亮光中，显得很惬意；罗纳德则像个音乐家，沉醉在自己编的号丧般的曲子里。在奥利维拉正要熄掉火柴的时候，天花板上又响了一下。

① 伽摩：梵文 Kama 的音译，意为爱神，有时被看做是诱惑者或恶魔。

② 杰里·罗尔（1885—1941）：法裔美国钢琴家，兼乐队指挥。

③ 拉图尔（1593—1652）：法国画家，擅画烛光效果。

“应该试图去生活^①,” 奥利维拉记起这句话, “为什么呢^②?”

这句诗仿佛火柴的光照亮了众人面孔似的从他记忆中跳了出来, 是在瞬息间跳出来的, 很可能一钱不值。艾蒂安的肩膀使他感到暖和, 向他传递一种假象, 一种接近感, 这种接近感就仿佛那正在熄掉的火柴, 即将被死亡消除, 就像此时各人的面孔、姿态行将隐去那样, 也好像上面的响声使大家沉默下来那样。

“事情就是这样,” 哥莱戈罗维乌斯像是在下结论似的最后说道, “正当我们躺在床上, 癌症已扩散到枕边, 已经没有出路的时候, 《阴界》就把我们反弹回生活之中, 把我们反弹回想过纯净生活的需要之中。”

“啊,” 玛伽叹了口气, 她相当明白了, 拼板游戏的几块正在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还不能像万花筒那样完美。在万花筒中, 每块玻璃, 每个枝条, 每颗沙粒都能排列得很完美, 很对称, 尽管千篇一律, 但不会出问题。

“西方的二元论,” 奥利维拉说道, “生与死, 此与彼, 这并不是你那本《阴界》想教导人的东西, 奥西波, 尽管我本人一点儿也不懂你的《阴界》所教人的的是些什么。但不管怎么说, 它大概更富于灵活性, 而不是死板板的。”

“你瞧,” 艾蒂安说道。奥利维拉的话虽然使他感到肚子里好像有螃蟹在爬, 但此时他已经感到很舒服了。当然, 两者并不互相矛盾。“你瞧, 倒霉的阿根廷人, 东方并不像东方学者们所企图让人们相信的那么与众不同。你只要一认真地深入阅读它的文献, 就会感到那也是老一套: 智力令人难以理解地企图通过智力本身实行自我毁灭。蝎子不想再做蝎子了, 于是就用蜇针蜇自己; 为了不再做蝎子, 它必须具有蝎子的性能。不管是在马德拉斯^③, 还是在海德堡^④, 问题的实质

① 法国作家瓦莱里 (1871—1946) 的诗作《海滨墓园》中的一句诗。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印度地名, 喻东方。

④ 德国地名, 喻西方。

是一样的。有一种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不可言喻的错误，从这错误中产生了跟你们谈话的我本人，也产生了正在听着本人的你们诸位。由于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原因，一切想解释这一现象的企图都将会失败，因为要给一个事物下定义，并要了解此事物，你就必须处在此事物之外，Ergo^①，马德拉斯和海德堡都要制造各种假设，并以此来互相安慰。有些假设基于思考，另一些则基于直觉，尽管思考和直觉之间的区别很不清楚。这是任何中学毕业生都懂得的。事情就是这样，看起来，一个人只是对那些未曾深刻触及自己的领域才有把握，也就是说，在他游戏的时候，在他征服的时候，在他的社会的精神气质为基础装配各种历史甲壳的时候，在他用中心神秘感去医治某种启示的时候，他才显得有把握。把我们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理性这一主要工具，是一种完美的诈骗，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概念，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推论，是天赐事物的避风港，是一种口齿不清的嗫嚅，是心灵的黑夜，是美学和形而上学的暗示。马德拉斯和海德堡只不过是同一药方的不同剂量而已，有时阴占上风，有时阳占上风，但是在上下两点上存在着同样未被解释清楚的两个智人，他们用脚蹬地企图飞到对方的上面，以占上风。”

“很奇怪。”罗纳德说道，“不管怎么说，否定一种现实是愚蠢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也许是上与下的轴心。在了解上下两点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方面，这个轴心怎么能派不上用场呢？自从尼安德特人^②……”

“你正在使用语言。”奥利维拉往艾蒂安身上靠靠舒服，说道，“语言总是喜欢人们把它从衣柜里拿出来，在房间里抖来抖去。现实、尼安德特人，你瞧这些字眼，它们正在玩耍，正在从我们耳朵里钻进我们的身体，从跳板上跳下去。”

“不错，”艾蒂安沉着脸说道，“因此，我宁愿要我的色彩，对此我更有把握。”

① 拉丁文，意为“故而”。

② 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一带。

“对什么有把握?”

“对色彩的效果。”

“不管怎么说，你也只能对你自己的色彩效果有把握，而对罗纳德那幢楼的看门女人你就没把握了。你的色彩并不比我所说的语言更保险，老兄。”

“至少我的色彩并不企图解释什么。”

“难道你满足于你的色彩没有任何意义吗?”

“不满足，”艾蒂安说道，“不过，我作画的时候，可以冲淡一下空虚给我造成的低级情趣。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给智人下的最好的定义。”

“这不是定义，而是一种安慰，”哥莱戈罗维乌斯叹着气说道，“其实，我们大家都像是人们在第二幕才入场时所看到的喜剧，台上的一切都很好看，但什么也看不懂，不知演员说的、演的都是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演。我们把自己的无知投射到他们身上，只觉得他们都是些疯子，神态坚决地进进出出。莎士比亚就是这么说的，即使他没说过，他也应该这么说。”

“我想莎士比亚说过这话。”玛伽说道。

“对，他是说过这话。”芭勃斯说道。

“可不是吗。”玛伽说道。

“莎士比亚也谈到过语言，”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而奥拉西奥不过是以其自己的辩证方式提出问题罢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以维特根斯坦^①的方式。我很敬佩这位语言学家。”

“我不了解这位维特根斯坦，”罗纳德说道，“不过有一点我想你们大家都会同意的，即，现实这个问题是不会与叹气作对的。”

“谁知道呢，”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谁知道呢，罗纳德。”

“喂，还是把诗歌留到以后再谈吧。我同意不应该太相信语言，实际上语言总是出现在事物之后，譬如，我们几个人今晚来到这里，坐在一盏灯的周围，在此之后语言才出现。”

① 维特根斯坦 (1899—1951): 奥地利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交际不可能很深入。

“小点声。”玛伽要求道。

“没有语言我可以感觉，我心里明白我现在正在这里。”罗纳德坚持道，“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实，尽管仅此而已。”

“太好了，”奥利维拉说道，“只不过这种现实对你，对任何人而言，都保证不了什么，除非你把它变成概念，从而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变成有用的公式。你在我的左边，我在你的右边，仅仅这一事实就把现实变成了至少两个现实。你瞧，我并不想往深处说，也不想向你指出下面一点，即你和我是毫无联系的两个单位，只是被感觉和语言联系起来罢了。如果一个人是严肃的，他就应该对此抱怀疑态度。”

“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罗纳德坚持道，“是左还是右并不重要。我们两个都正看着芭勃斯，大家都在听着我讲的话。”

“你这个例子只能举给还穿短裤的孩子听，亲爱的。”哥莱戈罗维乌斯惋惜地说道，“奥拉西奥说得对，是你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你认为是现实的东西。你最多只能说你‘存在’。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否认这一点就是明显地违反常规。问题出在 ergo 后面的东西。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别净跟他讲教科书上的问题了。”奥利维拉说道，“首先，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一次业余爱好者之间的谈话，我们本来就是业余爱好者嘛。这就是罗纳德令人感动地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并认为是唯一现实的东西。那么，罗纳德，你是不是仍然认为只有一个现实？”

“是的。我承认，我感觉现实，或者说，我理解现实的方式同芭勃斯不一样，芭勃斯的现实又区别于奥西波的现实，等等，以此类推。但是，这就像对蒙娜丽莎或对苣荬菜沙拉的看法一样，都不尽相同。现实就摆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在其中，虽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的，但我们终究是在现实之中理解现实的。”

“你话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我们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奥利维拉说道，“你认为存在着一个可以企及的现实，因为你我今天晚上正在这个房间里谈话，因为你我都知一个小时内或一段时间以后这里会发生某种事。这一切使你在本体论上有着很大的把握，我是这

样看的。你觉得对自己非常有把握，你觉得对自己，对周围的一切立论很稳，不过，与此同时，如果你从我这里，从芭勃斯那里观察一下这一现实，如果你善于对待一种普遍存在性（普遍存在性，你懂吗？），如果此时你从我的角度，以我现在和过去的为人，以芭勃斯现在和过去的为人方式处在这同一个房间里，你也许就会明白，你那廉价的自我中心主义并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有用的现实，只能给你一个基于恐慌的信仰，使你必须肯定你周围的一切，以及不掉进漏斗而从另一端出来，最后还不知往何处去。”

“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罗纳德说道，“这我很清楚。但我们却在我们本身以外的某些点上相遇了。你我都在看着这盏灯，我们也许看到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我们又不能肯定我们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因为这里只有这一盏灯。你说怪不怪？”

“你别喊呀，”玛伽说道，“我去再给你们煮点咖啡来。”

“我的印象是，”奥利维拉说道，“我们正在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啰嗦的小学生，我们正在拼凑支离破碎、毫无意思的论据。这是因为，亲爱的罗纳德，我们的谈话是辩证式的谈话。现在我们说：你、我、灯、现实，请你往后退一步，精神点，这并不费力嘛。语言消失了，因为那盏灯仅仅成了一种感觉上的刺激了。现在请你再往后退一步，这样，你的视觉和这一感觉上的刺激就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因为你要是想说清楚，就得再向前走一步。啊，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然而这种向后退几步就好像是物种从原路退了回去一样。”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对，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了解一下你所说的物种是前进了，还是在某一时刻走进了邪道。我想克拉格斯^①就是这样看问题的。”

“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没有历史也没有人类。”

“这等于说没有罪行就没有杀人犯。没有任何东西能向你证明人

^① 克拉格斯（1872—1956）：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灵魂。

类之间是不可能区别的。”

“这对我们来说也不坏嘛。”罗纳德说道。

“你以为这样很好，但你的比较点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发明个伊甸园，一天到晚地怀念那失去的乐园，制造乌托邦，给自己设计一个未来？假如一条蚯蚓也能思考，它也会认为一切都不坏。人类抓住科学就像抓住了救生锚那样的东西，可我一直未曾搞清楚那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理性通过语言分泌出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绘画中那精美、富于节奏感的构图那样一座令人满意的大厦，并把我們置于大厦的中心。科学，也就是说理性，尽管很好奇，也不满足，但它从一开始就安抚我们：‘你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坐在这盏灯的对面，你不要害怕，一切都很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照明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超铀吗？你喜欢同位素吗？你知道我们能把铅转化为金吗？’一切是那么刺激，那么令人头晕目眩，但这一切又永远都是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的椅子上开始的。”

“我可是坐在地上，”罗纳德说道，“说真的，一点也不舒服。你听着，奥拉西奥，否认这个现实是毫无意义的，现实就在眼前，有目共睹，对我们二人而言，夜晚同样在消逝；对我们二人而言，外面同样在下雨，我可以不知道什么是夜晚，什么是时间，什么是下雨，但夜晚、时间、下雨就在眼前，存在于我之外，都是我经历的事物，事情只能是这样。”

“那当然，”奥利维拉说道，“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不懂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发生，为什么我们在屋里而下雨在外面。荒谬的不是事物本身，荒谬的是事物就在眼前，而我们觉得它很荒谬。我抓不住存在于我与此时此刻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我并不否认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是在我的身边发生的。这就是荒谬。”

“你说的并不很清楚。”艾蒂安说道。

“也不可能说清楚。要是清楚，反倒假了。在科学上也许是真的，但从绝对意义上讲反倒假了。清楚是理解上的一种要求，仅此而已。但愿我们理解得很清楚。摒弃科学和理性，就能理解得很清楚。我说

‘但愿’，你也许以为我是在说蠢话。很可能那唯一的救生锚就是科学、铀 235 这类的东西。然而，除此之外。人还得生活呀。”

“对，”玛伽一面给大家上咖啡，一面说道，“人还得生活。”

“罗纳德，你想想吧，”奥利维拉捏住他的膝头说道，“你本人就超过了你的智力，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我们此时此地所看到的这一切就好像一幅伦勃朗的画，画面的一角只有一点点光线。这不是物理学上的光线，这不是看到的，并心安理得地称之为灯的光线，尽管这灯有其瓦数和烛数。认为我们可以抓住此时或随便什么时候构成我们本身所有的一切，并可以把这一切想象成某种关联，你只要愿意就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才是荒谬的。每次我们经历危机的时候，那是因为荒谬具有了全面的性质。你要懂得，辩证法只能在一个人镇静的时候用来整理衣柜。你很清楚，在危机发展到了顶点的时候，我们会冲动，做出与预料相反的事，干出预料不到的野蛮行径。正是在此时，我们才可以说，现实已处于饱和状态。你说是不是？现实匆匆而至，竭力地表现自己，正因为此，我们对付它的办法就是放弃辩证法，因为在那一刻我们会向一个人开枪，会跳海，会像居伊那样吞下一管安眠药片，会给狗解开链子，会向任何东西扔石子。理性只能用来把处在镇静状态中的现实制成标本，或是用来对现实在将来出现的风暴加以分析，但永远不能用来解决瞬息间发生的危机。这些危机就像形而上学的展示，一种物态一样，我们要是不通过理性的途径紧紧抓牢，这物态也许就会成为直立猿人那种常见的自然物态。”

“咖啡热，你小心点。”玛伽说道。

“大多数人认为是违反常规、是荒谬的这种危机，我觉得倒是可以用来展示真正的荒谬。也就是说展示一个有秩序，并处在平静状态中的世界里的荒谬。这个世界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人在清晨两点的时候喝咖啡。实际上他们这样做要不是为了享乐的话，要不是为了在这值得赞扬的壁炉旁觉得惬意的话，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从来不觉得奇迹是荒谬的，只有奇迹前后发生的事才是荒谬的。”

“尽管如此，”哥莱戈罗维乌斯伸了个懒腰说道，“应该试图去生活。”

“啊，”奥利维拉想道，“这正好是我避免提到的另一个证明。从几百万可能存在的诗句中，他选择了我十分钟前想到的这一句，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偶然的那种现象。”

“好了，”艾蒂安说道，声音中带着睡意，“问题并不是要试图去生活，因为我们注定是要生活的。很久以前就有许多人设想生活和生物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生活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居伊今天就是企图揭穿这个理论的欺骗性。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这理论是不容争辩的。集中营和各种酷刑就可以说明这点。在我们各式各样的感情中，唯一真正不属于我们的，可能就是希望了。希望是属于生活的，希望就是正在进行着自我辩解的生活本身，等等，等等。就此打住，我要去睡了，居伊这一闹把我累垮了。罗纳德，明天早晨你得到我的画室来一趟。我刚完成一幅静物画，你看了非发疯不可。”

“奥拉西奥还没说服我呢。”罗纳德说道，“我周围的许多事物是荒谬的，这一点我同意，但很可能是我们把荒谬这个名字安在我们还不懂的事物身上了。但早晚会弄明白的。”

“迷人的乐观主义。”奥利维拉说道，“我们也可以把这乐观主义算到纯而又纯的生活的账上去。你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对你而言不存在未来。很自然，对于大多数不可知论者来说，也是如此。你一直在活着，你一直处在现时阶段，一切都为你安排得很满意，就像在凡代克^①画布里那样。假如在你身上发生了诸如缺乏信仰、面对死亡、面对最坏的丑行这类可怕的事物的话，你那面镜子就会失去光泽。”

“走吧，罗纳德。”芭勃斯说道，“太晚了，我困了。”

“等等，等一会儿。我刚才在想我父亲去世时的情景。对，你的话里有些东西是对的。这块拼图，我从来未曾在拼板游戏中为它找到位置。简直难以解释。那时我父亲还很年轻，生活也很幸福，住

^① 凡代克（1599—1641）：佛来米派画家。

在阿拉巴马州。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突然一棵树倒了下来，砸在了他的背上。我那时是十五岁，是人们到学校来通知我的。但是，还有许多别的事物也是很荒谬的呢，奥拉西奥，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在犯错误啊……我想这不是个数字的问题，也不是像你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全面的荒谬。”

“荒谬之所以是荒谬，那是因为它在表面上并不荒谬。”奥利维拉神秘莫测地说道，“你一大早走出门，在门槛边拿起牛奶瓶，你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因为你昨天也是这样做的，明天也将这样做。这，这就是荒谬。荒谬就是这样的停滞，一种‘就是如此’，一种值得怀疑的缺乏例外，我不知道，也许应该试图寻找另一条道路。”

“寻找另一条道路，而又不运用智力？”哥莱戈罗维乌斯怀疑道。

“也许可以，我不知道。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运用智力。逻辑原则同我们的智力有着血肉关系，这一点难道得到很好的验证了吗？如果有些民族能够在魔法秩序中得以生存的话……确实有些贫困的民族生吃蠕虫，但这不也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吗？”

“蠕虫，真恶心。”芭勃斯说道，“罗纳德，亲爱的，太晚了。”

“从本质上讲，”罗纳德说道，“你讨厌的是所有运用智力方式的合法性。一个事物只要一开始运转得很好，你就觉得自己被关在牢里了。不过，我们大家都有点这样，我们是一帮人们所说的失败者，因为我们在事业上一事无成，没有头衔，什么也没有。因此我们来到了巴黎，兄弟。归根结底，你这著名的荒谬论只能归结为一种模糊的无政府主义理想，连你自己也说不具体。”

“你很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奥利维拉说道，“那么最好是上街，贴标语，为阿尔及利亚争取自由，在社会斗争中尽自己一分余力。”

“行动可以用来赋予你的生活某种意义，”罗纳德说道，“我想你在马尔罗^①的作品中看到过这种说法吧。”

“看过，而且是 N.R.F.^②出版的。”

① 马尔罗 (1901—1976)：法国作家，作品有《王家大道》等。

② 即《新法兰西杂志》，专刊高雅文学。第四十一章也谈到了。

“可你却一面像猴子一样进行自渎，一面对虚构的问题反复进行思考，期待着谁也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如果说这就是荒谬，那就应该做点事来改变它。”

“你的话我听着耳熟，”奥利维拉说道，“其实你自己也几乎并不相信争论会导致你所认为是更加具体的某种事物，即你那著名的行动，你太夸夸其谈了。你并不想知道行动与无为都应该恰如其分。如果事先没有一个中心态度，没有一种对我们认为是真的、善的那些事物的赞同态度，又怎么能行动呢？真和善纯粹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建立在继承下来的道德观的基础上的，而我认为历史和道德又都是些特别拿不准的概念。”

“等有空，”艾蒂安欠了欠身说道，“我倒很想听听你详细地发挥一下你那所谓的中心态度。没准儿正是在这中心上有一个完美的漏洞呢。”

“你别以为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奥利维拉说道，“甚至由于美学上的理由（你在评价美学问题上是有训练的），你都会承认，处于中心位置与在中心周边上的折腾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发人深思的区别。”

“奥拉西奥正在大量地使用语言，可刚才他还起劲地劝人不要使用呢。”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这个人，不能要求他发表演说，只能让他讲讲别的事，譬如像梦境呀，巧合事件呀，启示呀之类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楼上那家伙又敲了。”芭勃斯说道。

“不是，是雨点声。”玛伽说道，“该给罗卡玛杜尔喂药了。”

“你还有时间，”芭勃斯匆忙地弯下腰，几乎把手表贴在灯上说道，“差十分三点，我们走吧，罗纳德，太晚了。”

“三点五分再走吧。”罗纳德说道。

“为什么要三点五分？”玛伽问道。

“因为第一个一刻钟总是吉祥的。”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再来点蔗酒吧，”艾蒂安要求道，“妈呀，瓶里一点也没有了。”

奥利维拉熄掉香烟，“我们正在守护武器。”他感激地想道，

“都是些真正的朋友，甚至包括奥西波这鬼家伙在内。在一刻钟内马上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反应，任何人也不能避免。任何人，连想到明年此时那最准确最详细的回忆也不能扰乱肾上腺、唾液和手汗的分泌的时候，也不能避免。这就是罗纳德永远也不想弄清楚的证明。我今晚都干了些什么呀，我第一个发现了此事，并干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也许当时应该用氧气瓶，或是其他办法试试看，我真是个蠢货，我们也许能够像瓦德玛尔^①那样延长他的生命呢。”

“恐怕得让她有个思想准备。”罗纳德在奥利维拉耳边说道。

“求求你，你可别说蠢话，你不觉得她已经有所察觉了吗？气氛似乎有些异样。”

“这两个人说话声现在低下来了，”玛伽说道，“而现在恰恰不需要低声讲话。”

“话都让你说了^②。”奥利维拉想道。

“气氛异样？”罗纳德喃喃道，“我一点也没感觉到。”

“好了，马上就三点了。”艾蒂安说道，他颤抖了一下，仿佛感到有些冷，“罗纳德，你要用心地听，奥拉西奥并不是什么天才，他到底想说什么，是很容易体会得到的。我们只能再待一会儿，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噢，我想起来了，奥拉西奥，你刚才关于伦勃朗的画所说的话相当精彩，有一种绘画中的绘画，就像有一种音乐中的音乐一样，就像那老头在干事的时候有那么一种蛮劲一样。不懂逻辑、缺乏良好习惯的人可以在一幅伦勃朗的画前站下来，但他却感觉不到画上有着一扇通向另一种事物的窗子，一个信息符号。这对绘画来讲是很危险的，而……”

“绘画也是众多品种中的一个品种，”奥利维拉说道，“作为品种，用不着对绘画多加保护。再说，每出一个伦勃朗，就需要有一百个所谓的画家，因而绘画也就完全得救了。”

“这也是碰巧。”艾蒂安说道。

① 爱伦·坡所著《瓦德玛尔先生案件的真相》中的人物，因被施催眠术得以延长生命。

② 原文为法文。

“对，碰巧。”奥利维拉同意道，“在可能存在的各种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里，凑巧一切都很顺利。芭勃斯，把大灯打开吧，开关就在你椅子后面。”

“干净的小勺放在哪儿了？”玛伽站起来说道。

奥利维拉竭力（他觉得这种竭力很讨厌）控制自己不朝房间尽头看去。玛伽揉着发红的眼睛，芭勃斯、奥西波和其余两人偷偷地望着，把头转过去，然后再望着她。芭勃斯伸手想去搀扶玛伽，但罗纳德使了个眼色阻止了她。艾蒂安慢慢地挺起身，抻了抻仍然潮湿的裤子。哥莱戈罗维乌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咕哝着说要找到他的雨衣。“现在可能又要敲天花板了。”奥利维拉闭上眼睛想道，“会连续敲好几下，然后再敲三下，庄重的三下。但老头儿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的。我们不会把灯熄掉，而是把灯打开。马上就会吵起来，毫无办法。”奥利维拉也站了起来，感到自己的骨头直响，感到这一天走下来很疲乏，也想起了这一天所遇到的各种事情。玛伽在壁炉架上一堆唱片和书籍的后面找到了小勺，用衣角擦了擦，然后又在灯光下看了看。“她马上就要把药倒在勺里了，等她走到床边，勺里的药会洒掉一半。”奥利维拉靠在墙上想道。大家都沉默着，玛伽好像感到有些异样地看了大家一眼，但仍然吃力地开着药瓶。芭勃斯想去帮忙，替她拿着勺，她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仿佛玛伽正在干一件使她感到莫名恐惧的事。最后玛伽把药水倒进了小勺里，并把药瓶随便往边上一放，因为桌上堆满了本子、纸张，几乎摆不下药瓶了。玛伽端着小勺，就像布隆丹^①手拿平衡竿那样，也像一个天使搀着快要坠下悬崖的圣徒那样，拖着拖鞋向床边走去。芭勃斯跟在她身旁，表情复杂，想看又不敢看，她发现罗纳德和其他人都跟在她的后面。奥利维拉嘴里叼着熄了的香烟走在最后。

“每次总要洒掉一半……”玛伽在床边停了下来说道。

“露西娅。”芭勃斯说着把双手凑近玛伽，但没放到她的肩上。

^① 布隆丹（1824—1897）：法国走索杂技演员，曾在一条长一千一百英尺、高出水面一百六十英尺的绳索上横过尼亚加拉瀑布。

突然，药水洒在了被罩上，小勺也落在了上面，玛伽大叫一声，扑到床上，接着侧过身，把面孔和双手贴在罗卡玛杜尔身上，孩子仿佛一个玩具娃娃，无动于衷、面色苍白、毫无知觉地晃动着，不管是打骂还是爱抚都不起作用。

“真糟糕，我们早该让她有所准备。”罗纳德说道，“我们太没道理，太不像话了，大家净顾着胡说八道了。而这……”

“你别歇斯底里好不好，”艾蒂安厌烦地说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像奥西波那样保持头脑冷静。去找瓶花露水，或别的你认为有用的东西来。我听见上面那老头儿又开始敲了。”

“这算不了什么，”奥利维拉说道，“我们会让他敲上一夜的，兄弟。”

“让他去见鬼吧，”罗纳德说道，“我上去打他个脸开花，这婊子养的老头儿，对别人的痛苦毫无同情心……”

“你先别着急^①。”奥利维拉说道，“花露水在这儿，把我的手帕也拿去，虽说不算很白。好了，恐怕还得去通知警察局吧。”

“我可以去。”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他已经把雨衣搭在了胳膊上。

“你当然可以去，你们是一家人嘛。”奥利维拉说道。

“你要是能哭出来就好了。”芭勃斯摸着玛伽的额头说道，此时玛伽把脸贴在枕头上，眼睛盯着罗卡玛杜尔。“来块蘸酒精的手帕，好让她醒转过来。”

艾蒂安和罗纳德开始在床周围忙碌起来。天花板上不停地有节奏地敲着，每敲一下，罗纳德就抬头看一眼，有一次还歇斯底里地挥舞了拳头。奥利维拉已经退到壁炉旁，从远处看着，听着。他感到非常疲乏，这疲乏的感觉仿佛把他往下拽，使他连呼吸、动一动都感到吃力。他又点了一支烟，这是烟盒里的最后一支了。事情开始有了头绪，芭勃斯腾空了房间的一个角落，用两把椅子拼凑了一张小床，上面铺了条毯子，然后同罗纳德嘀嘀咕咕地谈了起来（奥利维拉好奇地

^① 原文为英文。

看着芭勃斯做着各种表情，玛伽在下面仍在说着呓语，像是断断续续的干巴独白），后来二人用一条手帕蒙住了玛伽的眼睛（“要是那条蘸有花露水的手帕，会把玛伽的眼睛揩瞎的。”奥利维拉想道）。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帮助艾蒂安把罗卡玛杜尔抬起来，放进临时搭起的小床上，最后，抽出玛伽身下的被子盖在她身上，并低声安慰着她，抚摩着她，让她呼吸手帕上的花露水。哥莱戈罗维乌斯此时已经走到了门前，但却停了下来，他还未下决心是不是走出去，他向床上偷看了一眼，然后又朝奥利维拉看去，而奥利维拉却把身子扭了过去，但仍然感觉到了哥莱戈罗维乌斯的目光。当哥莱戈罗维乌斯决定出去的时候，上面的老头已经站在了楼梯平台上，手里还拿着手杖。哥莱戈罗维乌斯一跳又回到了屋里，手杖正好打在门上。“真是乱上添乱。”奥利维拉心里想着朝房门迈出了一步。罗纳德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于是怒气冲天地赶了过去，芭勃斯也用英文大叫了一声。哥莱戈罗维乌斯想加以阻止，但为时已晚。罗纳德、奥西波、芭勃斯走到了门外，艾蒂安跟在后面，他望着奥利维拉，仿佛只有奥利维拉保持点冷静。

“你去看看，别让他们干蠢事。”奥利维拉说道，“那老头儿有八十多岁了，神经也有毛病。”

“一群蠢东西！”老头儿站在楼梯平台上喊道，“一群杀人犯，你们以为这样就算了吗？流氓！无赖！猪猡^①！”

很奇怪，老头儿的叫喊声并不太高。从半开半闭的门里，仿佛台球的连击，传出了艾蒂安的声音：“老爹，你住口吧^②。”哥莱戈罗维乌斯抓住了罗纳德的胳膊，但是在从房间透出的那微弱光线的照射下，罗纳德发现那老头儿确实很老，于是他只在老头儿的面孔前挥了挥拳头，而且劲越来越小了。奥利维拉朝床上看了两眼，玛伽已经平静了下来，身上盖着被子，把嘴埋在枕头上，正好是罗卡玛卡尔的头枕过的那个位置上，但仍哭得浑身发抖。“不管怎样，总得让人睡觉吧，”老头儿说道，“我怎么啦？难道我是小孩，让人随便欺侮？

①② 原文为法文。

没这样干的，这是在巴黎，不是在亚马逊^①。”艾蒂安又提高了嗓音，并且盖过了老头儿的声音，仿佛想说服他。奥利维拉心想：走近床边，弯身在玛伽耳边说上几句话并不难，“当然，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也是为了我自己。”奥利维拉想道，“这对她是可有可无的，而我则可以心安理得地睡觉，当然这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我，我，我在吻了她之后，在安慰了她之后，在重复了别人说过的话之后，我也许真的能够睡得安心了。”

“好吧，先生，我是尊重一个母亲的痛苦的。”老头儿说道，“那就算了，祝你们晚安了，先生们，女士们。”^②

雨哗哗地下着，打在窗上，巴黎大概变成了一片灰漾漾的泡沫，并将要在这灰漾漾的泡沫中迎来黎明。奥利维拉朝墙角走去，他的大衣宛如被肢解了的人的躯干丢在那里，仍然冒着湿气。他慢慢地穿上大衣，但眼睛一直望着床上，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他记起贝尔特·特雷帕的手臂和二人在雨中的情景。“哦，雪中的夜莺啊，夏日对你又有何用^③？”他讥讽地引用道。“夜莺伤风了，真的伤风了。我没有烟了，他娘的。”还得走到贝贝特咖啡馆去买。不管怎么说，今天早晨将是一个惹厌的早晨，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任何别处，都一样。

“那老头真是白痴。”罗纳德说着关上了门。

“他回自己房间去了。”艾蒂安报告道，“哥莱戈罗维乌斯大概下楼去通知警察局了，你要留下来吗？”

“不，我留下也没用。警察看到这儿有这么多人会不高兴的。最好让芭勃斯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女人就是最好的理由，气氛更亲切，你懂吗？”

艾蒂安看了他一眼。

“我想知道你的嘴唇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他说道。

“神经性的痉挛。”奥利维拉说道。

“痉挛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并不总是配合得很好的。我跟你一道走，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1902—1963）的诗句。第四十一章也提及了。

走吧。”

“走吧。”

奥利维拉明知玛伽正在床上欠起身来望着他，但他仍然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向房门走去。艾蒂安做了个动作想拦住他，但还是跟在他的后面走了。罗纳德看着二人走出去，愤愤地耸了耸肩，“这一切太荒谬了。”他想道。一切都是荒谬的这一想法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他去帮助芭勃斯把敷布润湿，总得做些事嘛。天花板上又敲了起来。

(—130)

29

“给你^①。”奥利维拉说道。

哥莱戈罗维乌斯裹在黑色的睡袍里，靠着炉子在阅读，他已经把一盏灯钉在了墙上，一张报纸做的灯罩把光线弄得正合适。

“我不知道你原来还有钥匙。”

“早留下来的。”奥利维拉说着把大衣甩到经常放大衣的角落里，“我把钥匙交给你，你现在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了。”

“我只是住一段时间，这间房子太冷了，而且还得小心楼上那老头儿，今天早晨敲了足有五分钟，不知为什么？”

^① 原文为法文。

“这是惯性，一切运动都要比预定的时间长一些。就拿我来说吧，今天我就又登上这个楼梯，掏出钥匙，打开门……这儿有股霉味嘛。”

“消毒四十八小时后就应该打开窗子。”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可天太冷了。”

“你一直待在这儿？你这家伙，真会占便宜。”

“我不是贪便宜，我是怕这楼里有人趁机钻进来，占着不走。露西娅有一次对我说，房东是个疯老太婆，好多房客几年都不付房租。我在布达佩斯经常阅读民法，都成了嗜好。”

“原来你是作为姘头搬到这里来的，向你脱帽致敬^①。我希望别把我的马黛茶丢到垃圾桶里去。”

“没有，还在床头柜里，和袜子放在一起。现在的活动空间大了。”

“没错。”奥利维拉说道。“玛伽最不喜欢整齐有序了，唱片、小说总是找不到，喂，我想起来了……”

“她把东西全带走了。”

奥利维拉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马黛茶和茶壶，一面东张西望，一面慢慢地往壶里装茶。《我那悲伤的夜晚》的歌词在他脑子里直跳舞。他用手指掐算着：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对，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不对，星期二的晚上是贝尔特·特雷帕的音乐会。在生活最美好的时刻／你伤了我的心。星期三（少有的酩酊大醉。N.B.^②：不要再把伏特加同红葡萄酒混起来喝了）。伤害了我的灵魂／刺痛了我的心。星期四、星期五，罗纳德驾着借来的汽车去看望居伊·莫诺，后者一打嗝吐出了好几升的绿水，没有危险了。你明知我爱你／你是我的快乐，我的希望，我的幻想。星期六，我到哪儿去了，我到哪儿去了？哦，我到马利·勒·罗西一带去了。一共五天，不，六天，一共差不多一个星期，虽说有炉火，房间还是很冷，奥西波简直是只青蛙，舒服得像个国王。

“这么说她走掉了。”奥利维拉舒展地坐在软椅上，把手伸向马黛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为拉丁文 Nota bene 的缩写，意为“注意”。

茶壶说道。

哥莱戈罗维乌斯点点头。他的膝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给人的感觉是他还想（有教养地）继续阅读。

“并且把房间留给你了。”

“她知道我的情况不怎么好，”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的姨祖母不再给我寄生活费了，她很可能去世了。巴宾顿小姐也一直没有消息，因为塞浦路斯的局势……人所共知，塞浦路斯的局势总是在马耳他有所反响，于是邮件检查之类的事就来了。在你宣布离开这里之后，露西娅提出来让我跟她合住，我一直在犹豫不决，可她还是坚持让我来。”

“但这同她的出走对不上号嘛。”

“我说的是以前的事了。”

“房间消毒以前的事？”

“对。”

“那你算是中了彩票，奥西波。”

“但却令人伤心，”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事情本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你别抱怨了，老兄，一间4×3.5平方米的房间每月才五百法郎，还有自来水。”

“我希望把我们之间的事说说清楚，”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这房间……”

“这房间不是我的，你可以安心地在这里睡觉，而且玛伽也走掉了。”

“不管怎么说……”

“她到哪儿去了？”

“她曾谈起过蒙得维的亚。”

“回蒙得维的亚，她可没这笔钱。”

“她也谈起过佩鲁贾^①。”

^① 意大利地名。

“你是指卢卡^①？她读了《斯巴肯布罗克》^②之后，一直就念念不忘。请你明确告诉我，她到底到哪儿去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奥拉西奥。星期五她把书和衣服装进一个箱子里，然后又捆了许多包袱，接着来了两个黑人把东西拿走了。她对我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她一直在哭，你想她还能把话说清楚吗。”

“我真想给你一个耳光，打你个满脸开花。”奥利维拉把马黛茶塞进壶里说道。

“我有什么过错？”

“不是过错不过错的问题，你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既令人恶心，也叫人可怜。一个形而上的马屁精。看你这副笑容，人们就明白拿你没办法了。”

“哦，我转过弯来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提出挑战和接受决斗^③是资产阶级的玩意，你跟我一样，所以你是不会打我的。你别这样看着我。关于露西娅的去向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两个黑人中的一个常去波拿巴咖啡馆，他也许能告诉你。可你为什么要找她，而且是现在？”

“请你解释一下，这现在是什么意思？”

哥莱戈罗维乌斯耸了耸肩。

“在把警察打发走了之后，大家都庄严地守在孩子身旁。”他说道，“从社会关系上来讲，你不在场引起了各种议论，蛇社成员们为你辩护，可邻居们和楼上那老头……”

“你是说那老头儿也参加了守灵仪式？我不信。”

“也说不上是个仪式，警察只允许我们守到中午，接着派出所就来干涉了。我应该告诉你，守灵进行得既有效率又极快速。”

“我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奥利维拉说道，“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玛伽不辞而别呀。”

① 意大利地名，位于比萨斜塔附近。

② 英国作家查理·摩根（1894—1958）的作品，其中曾描写了卢卡的各种古墓。

③ 原文为英文。

“她一直以为你同波拉在一起。”

“哦！”

“人们都这么想。现在既然由于你的主动，我们之间以你相称了，有些事我就更难对你说了。这显然是个矛盾，但的确如此。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二人以你相称是虚伪的。那天晚上是你首先用你称呼我的。”

“能够与一个同自己女人睡觉的家伙以你相称，那有多好啊。”

“我一直跟你讲没有那么回事，我都讲烦了。你瞧，我们二人之间根本没有理由以你相称。假如玛伽真的溺水了，我也许会理解在那痛苦的一瞬间会有人拥抱她，安慰她……当然，她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不像这种情况。”

“你在报上看到了什么吧。”

“但相貌特征根本不相符。我们可以继续以你相称。报纸在那儿，在壁炉上面。”

果然，相貌特征根本不一样。奥利维拉丢下报纸，又装了一壶茶。卢卡，蒙得维的亚，吉他永远挂起来／挂在衣柜里。在她把所有的东西塞进箱子里，捆包袱的时候，人们可以推断出……（注意：并不是一切推断都是证明）没人再用它弹奏／也不会拨响它的弦。也不会拨响它的弦。

“好吧，我会打听到她的下落的，她不会走得很远。”

“这儿永远是你的家，”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尽管阿德加勒也许要来同我过个春天。”

“你的母亲？”

“对，她给我拍了个感人的电报，还提到了包含四个字母的那个名字^①。当时我正在阅读一本关于神秘哲学的书，想搞清新柏拉图主义的各种影响。阿德加勒在神秘哲学上是很有研究的，我们之间会发生激烈争论的。”

“玛伽有没有暗示要自杀？”

^① 指上帝，西班牙文上帝 dios，由四个字母构成。

“女人们嘛，你是了解的。”

“说具体点。”

“我想没有。”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她一直念叨着蒙得维的亚。”

“这个蠢人，她一个子儿也没有。”

“她一直念叨着蒙得维的亚和一个蜡制小人。”

“哦，小蜡人，她是想……”

“而且很有把握。阿德加勒对这种事也会感兴趣的。其实这就是你所说的巧合……可露西娅不认为是巧合，实际上你也并不这样认为。露西娅对我说，你发现了那绿色的小蜡人，就把它摔在地上，用脚踩坏了。”

“我最恨愚蠢的做法了。”奥利维拉显得很正直地说。

“所有的针都刺在胸部，只有一根针刺在性器官上。你知道吗，在你践踏绿色小蜡人的时候，波拉正在生病。”

“我知道。”

“阿德加勒对这种事会非常感兴趣的。还有一种手段叫做毒化肖像，你知道吗？先把毒药和颜色混调在一起，然后等合适的月亮出来的那天就用此颜色画制某人的肖像。阿德加勒曾对她的父亲用过此法，但受到了干扰……不过最后老人还是在三年之后患白喉死掉了。当时他孤身一人住在一座城堡里（在那个时代我们有一个城堡）。当他开始感到窒息的时候，他还企图在镜前用一支鹅毛管之类的东西切开自己的气管呢。后来人们是在楼梯上发现他的。可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呢。”

“我想是因为你知道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对，有这个可能。”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们煮点咖啡吧。虽说屋里看不见，我想现在已经是夜晚了。”

奥利维拉抓起了报纸，在哥莱戈罗维乌斯把锅放在炉子上的时候，他看起了新闻来。金发，四十二岁左右。想这些事真蠢……虽然……当然……阿斯旺水坝的工程已经开始，不到五年尼罗河流域中部就会变成一个辽阔的湖泊，这堪与世界最宏伟的工程相媲美的巨大工

程将……^①

(—107)

30

“一次误会，就像各种事物都会产生误会一样。在这种时候，喝咖啡是最好的了，你把蔗酒都喝光了吧？”

“你知道。在守灵的时候……”

“为那小人的尸体守灵，当然要……”

“罗纳德像个牲口似的大喝特喝，他倒是真的很伤心，不知为什么，连芭勃斯都嫉妒了，露西娅也惊奇地直看他。后来六楼的那个钟表匠又拿来一瓶烧酒，就够大家喝的了。”

“来了很多人？”

“让我算算，蛇社成员中只有你不在场（“对，我不在场。”）。六楼的钟表匠和他的女儿、一位像是夜蝴蝶的太太、送电报的邮差也待了一会儿。还有警察局的人，他是来侦查是不是杀婴罪的。就是这么些人。”

“他们没谈到要解剖尸体，我很奇怪。”

“倒是谈到了。芭勃斯暴跳如雷，露西娅……后来来了个女警察，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的，我们大家都得出去，挤在楼梯上，很冷。警

^① 原文为法文。

察在屋里不知都做了什么，最后才让我们放下心来。不知怎的，死亡证明放到我的皮夹里了，你想看吗？”

“不想看。你接着说吧，我在听着呢，尽管表面上不像在听。说吧，我很感动，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肯定是罗纳德帮着把尸体抬下楼的。”

“对。他、佩利哥，还有那钟表匠。我陪着露西娅走在前面。”

“走在前面。”

“芭勃斯和艾蒂安走在最后。”

“走在最后。”

“走到四楼和三楼之间的时候，又响起了可怕的敲打声，罗纳德说是五楼那老头在进行报复。等我妈妈来了，我就求她同那老头儿搞好关系。”

“你妈妈？阿德加勒？”

“在黑塞哥维那的那位，她终究是我的母亲嘛。她会喜欢这个房间的，她什么都能接受，而这里又发生过许多事……当然，我指的不光是绿色小蜡人那件事。”

“你解释一下，你妈妈为什么什么都能接受，为什么这个房间……我们好好谈谈吧，喂，得把枕头装起来，用那堆麻装吧。”

(—57)

31

很久以前哥莱戈罗维乌斯就放弃了理解事物这个幻想，而无论如何他总是喜欢即使是误解，也要保持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理性。不管占卜牌洗多少次，最后总是要摊牌的，不是在长方形的桌子上，就是在床垫上。最好能让这位大喝草原劣质酒的人同意透露一下他那流浪生活的秩序，最不济也要使他当场编造些什么，以后他就难以逃脱他自己编造的蛛网了。不停地喝着马黛茶，奥利维拉果然屈尊地回忆起过去的某些时刻，或是回答问题了，奥利维拉也有时提些问题，带有讥讽意味地对葬礼的细节，对人们当时的表现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很少直接提到玛伽，但看得出，他在怀疑某些谎言，什么去了蒙得维的亚，什么去了卢卡，或是躲在巴黎的某个角落里等等。哥莱戈罗维乌斯心想，奥利维拉只要稍微知道一点露西娅的下落，他马上就会跑到街上去找她。他仿佛是专门要找失掉的事物的，先是失掉事物，然后再像疯子一样地去追寻。

“阿德加勒将会对她在巴黎逗留的这段时间回味无穷的。”奥利维拉换着茶叶说道，“如果她要寻找地狱的入口，你只要把这里发生的某些事告诉她就行了。当然，不要吓着她，不过，地狱倒是近了。现在到地狱去只要六点半乘地铁，或是到警察局去延长居留证^①就行了。”

① 原文为法文。

“你倒是很喜欢找到地狱入口嘛，对不对？你还是跟埃阿斯^①、杰克斯·克莱门特^②，同凯特尔^③、特罗普曼等人对话去吧。”

“对。但是到现在为止地狱的入口最大也只有盥洗盆的洞口那么大。这么简单的事连特拉维勒都不懂，你瞧这个人笨不笨，特拉维勒是我的一个朋友，你不认识。”

“你把牌藏起来了。”哥莱戈罗维乌斯看着地板说道。

“请举例说明。”

“我也不知道，只是个预感。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就发现你光是在寻求，但我又有一种感觉，即你所寻求的东西其实就装在你的口袋里。”

“这话神秘主义者也说过，只是没提到过口袋而已。”

“与此同时，你还正在毁掉许多人的生活。”

“那是他们愿意，老兄，他们愿意，我只要推他们一下，我就过去了。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恶意。”

“但你这样做是为了寻求什么呢？”

“在城市中生活的权利。”

“在这个城市？”

“这只是一个比喻，由于巴黎也是一个比喻（我曾听你说过这话），因此，我到巴黎来理所当然地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露西娅呢？波拉呢？”

“她们的情况并不一样，你以为只要是女人就可以归在一类吗，她们不也是寻求各自的满足吗？你现在突然变成清教徒了，可你不也是利用罗卡玛杜尔的一次脑膜炎或随便什么病钻到这儿来了吗。幸好你我都不是故作风雅的人，否则，我们二人中的一个早就因决斗而死，而另一个戴上手铐了。这是肖霍洛夫喜爱的题材，请你相信我吧。但我们二人并不互相讨厌，都在这个房间里寻到了温暖。”

① 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② 杰克斯·克莱门特（1567—1589）：法国多明我修会教士，曾谋杀亨利三世。

③ 威廉·凯特尔（1882—1946）：德国元帅，1945年签投降书。后被作为战犯处决。

“你把牌藏起来了。”哥莱戈罗维乌斯看着地板又说了一遍。

“请你说明一下，老兄，帮帮忙了。”

“你的脑子里有一种帝王思想，”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你要城市生活的权利吗？其实你是想统治城市。你不高兴是因为你的野心没有消除。你到巴黎来是为了能看到自己的塑像在多菲内广场上等着你。我弄不明白的是你的伎俩，你很有野心，为什么不呢，在某些方面你很特殊。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你干的事同别的具有野心的人所干的都是相反的。拿艾蒂安来说吧，他就有野心，更不用说佩利哥了。”

“啊，”奥利维拉说道，“看来你还挺有眼力的。”

“虽说你与别人刚好相反，”奥西波重复道，“但你并没有放弃野心。这就是我搞不懂的。”

“哦，这就是你的说明？但你要知道……一切都很复杂，老兄，你可以设想一下，你称之为野心的这种东西只能在无为之中才能结出硕果，你喜欢这个公式吗？这倒无关紧要，但我想说的正是说不清楚的东西，需要像一条总想咬自己尾巴的狗那样打转转。这样一说，再加上我关于城市生活权利的那番话，我想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吧，他妈的，你这黑山^①人。”

“我还是不大懂，那你……指的是不是像吠陀教之类的道路？”

“不，不对。”

“要不然就这样说：一种世俗的无为。”

“也不对，不是我对待事物无为，我仅仅是尽一切可能来使事物对我无为。要挖一个洞，就得把土挖出来抛得远远的，你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那你所说的城市生活权利呢？”

“对，这次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②，你还记得这句名言吧。现在你可以理一下头绪了，但要慢慢地。”

① 指黑山共和国。

② 原文为法文。

“这样说来。你的野心是一个空白灵魂的野心，一个总是要重新开始的野心，对不对？”

“有那么一点，一丁点，一丝丝，极为微不足道。噢，你这呆板的特兰西瓦尼亚^①人，专掳处于困境的女人之心的人，三个女巫的儿子啊。”

“你，还有别人，”哥莱戈罗维乌斯一面寻找烟斗，一面叨咕道，“都太卑贱了。我的妈呀，都是些盗窃永恒的人，骗取以太的人，上帝的猎犬，在云中行走的人^②。幸好还存在着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可以把你们这些人痛骂一顿。真是一群天生的蠢猪。”

“对这些头衔我感到非常荣幸，”奥利维拉说道，“这证明你正在理解。”

“噫，我宁愿以上帝制定的剂量呼吸氧气和氢气，我的炼金术大大地不如你们的那么精，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点金石，这与你的漏斗、你的盥洗盆和你的本体主义逃避现实比起来，不过是个毫无价值的东西。”

“我们很久没有进行过一次形而上的聊天了，是吧？现在朋友之间都不时兴这种聊天了，因为会被认为是赶时髦。就拿罗纳德来说吧，他就害怕这种谈话，艾蒂安也摆脱不掉他那太阳光谱，还是跟你在一起好。”

“实际上，假如在你身上有些人情味的话，我们早就可以成为朋友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我想露西娅不止一次跟你说过这点。”

“确切地说，每隔五分钟谈一次。这要看人们从人情味这个字眼里抽出什么样的牌。玛伽为什么不留下来跟你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人在一起呢？”

“因为她不爱我，人类中什么人都有。”

“现在她要回蒙得维的亚了，又要落入那种生活中，那种……”

“没准她去了卢卡。不管她去什么地方，都比跟你在一起强。波

① 关于哥莱戈罗维乌斯的身世，第三部分有所谈及。

② 原文为 *nefelibata*，是拉伯雷发明的词，现代主义文学中此词常出现。

拉也是这样；我，还有其他人，都是这样。请原谅我的坦率。”

“还是坦率点好，奥西波·奥西波维奇^①，我们为什么还要互相欺骗呢，有的人就是不能守着玩皮影戏人的生活，就是不能守着征服夜蝴蝶的人生活，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一个成天用塞纳河水中石油形成的闪光污染物绘画的人。我是一个把自己用锁和钥匙锁在空气中的人，我是个用烟雾进行写作的人。我先不对你进行反驳，因为我看见它来了，这是一种致命的质体，它向各处浸透，并不自觉地生活在语言、爱情或友谊之中。到了你们把我甩掉的时候了，让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吧。不过你会看到我是不会投靠权贵的。去吧，波斯尼亚的儿子，等下次你在大街上碰见我的时候，你会认不出我的。”

“你疯了，奥拉西奥，你这样发疯可真傻。你可真有这种兴致。”

奥利维拉从衣袋里掏出了不知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一片报纸，上面印着从星期一八点到星期二八点开门营业的值班药房的名单。

“第一区，”奥利维拉说道，“征服^②大街 446 号（电话：31—5488），科尔多瓦^③大街 366 号（电话：32—8845）、爱丝美拉达^④大街 599 号（电话：32—1700）、萨米恩托^⑤大街 581 号（电话：31—2021）。”

“这是什么？”

“现实的要求。我来给你解释，征服是我们对英国人干的事；科尔多瓦是博学的女人；爱丝美拉达，被一个副主教的爱情扼杀了的吉卜赛女郎；萨米恩托，放了个屁，被风吹走了。第二种解释：征服，充满黎巴嫩人开的赌场和饭馆的大街；科尔多瓦，威风凛凛的大弯刀；爱丝美拉达，哥伦比亚的一条河；萨米恩托，从不缺课。第三种解释：征服，一家药店；爱丝美拉达，另一家药店；萨米恩托，又是

① 根据俄罗斯习惯，在称呼人时，名字之后加父名表示客气。这个父名是奥利维拉杜撰的，轻蔑地暗示其谈话对手身世不明，下文又称他为波斯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儿子，亦是此意。

② 指西班牙对拉美的征服。

③ 西班牙城市，多古迹。

④ 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女主人公。

⑤ 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作家、政治家。

一家药店。第四种解释：……”

“我认为你疯了，正是因为我不能为你这著名的玩世不恭找到解释。”

“佛罗里达大街 620 号（电话：31—2200）。”

“你没去参加葬礼，那是因为尽管你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你还是不敢正视你的朋友们。”

“依波利托·依里戈延大街 749 号（电话：34—0936）。”

“露西娅沉在河底也比躺在你的床上舒服。”

“玻利维亚大街 800 号，电话号码看不清楚了。区里的人家要是孩子生病了，就买不到土霉素了。”

“对，是沉在河底。”

“科连特斯大街 1117 号（电话：35—1468）。”

“去卢卡或是去蒙得维的亚，都比跟你在一起好。”

“里瓦达维亚大街 1301 号（电话：38—7841）。”

“你还是把这个单子留给波拉看吧。”哥莱戈罗维乌斯说着站了起来，“我走了，你在这儿随便干什么吧，你虽然不是在自己的家里，但任何事物都没有现实意义，而且都得从无开始……你随便支配你的幻想吧，我下去买瓶烧酒。”

奥利维拉在门口追上了哥莱戈罗维乌斯，张开手掌放在他的肩上。

“拉瓦耶大街 2099 号，”奥利维拉看着他的面孔微笑着说道，“坎加约大街 1501 号，布埃依列东大街 53 号。”

“这几家你没念电话号码。”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你开始懂了，”奥利维拉把手拿了下来，说道，“其实你早就发现我是无话可说了，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任何别人。”

哥莱戈罗维乌斯走到二楼止住了脚步。“他要返回来，”奥利维拉想道，“他怕我会把床烧掉，把被子剪掉，可怜的奥西波。”然而一会儿以后，脚步声下楼去了。

奥利维拉坐在床边，在床头柜抽屉里的纸堆里翻看起来，一本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小说、一张药房发票（夜晚是属于药房的），还有几张用铅笔乱写的纸片。玛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只留下了以前的

气味、墙纸、床和条纹床罩。看加尔多斯的小说，她倒想得出。她不是看维吉·鲍姆^①的作品，就是看罗杰·马丁·杜伽尔^②的作品，然后又跳向隐居者特里斯坦^③，随便为了什么她就几个小时地反复朗诵“做梦之水的反面^④”或是施维特斯^⑤的故事，接着又看起约翰·多斯·帕索斯^⑥的作品，一连五天她大量地吞食着印刷字母，她这是在最优美最隐秘的情趣中进行一种自我解脱，一种自赎苦行。

那些乱画的纸片大概是一封信。

(—32)

32

孩子，罗卡玛杜尔，孩子，孩子，罗卡玛杜尔：

罗卡玛杜尔，我知道，这一切就像一面镜子。你不是在睡觉，就是看着自己的双脚。我在这儿擎着一面镜子，我以为那面镜子就是你，但对此我又不相信。我给你写信，是因为你不识字，你要是识字的话，我也就不给你写信了，要么就给你写些重要的东西。在将来我也许会不得不给你写信，提醒你要表现好些，衣服穿暖些。这个将来

① 维吉·鲍姆 (1888—1960)：奥地利女作家，著有《大饭店》等。

② 罗杰·马丁·杜伽尔 (1881—1958)：法国作家，作品有《蒂博一家》等，1937年获诺贝尔奖。

③ 弗朗索瓦·德·特里斯坦 (1601—1665)：法国作家，作品有《失宠的年轻侍从》等。

④ 引自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尔 (1884—1962) 的作品。

⑤ 康尔特·施维特斯 (1887—1948)：德国画家兼作家。

⑥ 约翰·多斯·帕索斯 (1896—1970)：美国作家，作品有“美国三部曲”、《曼哈顿中转站》等。

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有的了，罗卡玛杜尔。此时我只是在镜子上给你写信，我不时地还得把手指揩干，因为上面沾满了泪水。我为什么要哭呢，罗卡玛杜尔？我此时并不伤心，你妈妈是个白痴。有一次我给奥拉西奥热的红菜汤溢出来了，罗卡玛杜尔，奥拉西奥就是星期六给你买天鹅绒兔子的那位先生，就是由于我跟你讲话讲得太多了而感到烦躁的那位先生，因为他想赶回巴黎去。于是你哭了，于是他就让你看兔子耳朵动得多么好玩呀，那一刻他显得多么英俊呀。我指的是奥拉西奥，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罗卡玛杜尔。

罗卡玛杜尔，我哭成这副样子，我真蠢，因为红菜汤溢出来了。房间里到处都是红菜头，罗卡玛杜尔，你要是看见那切成一块块的红菜头、奶油和丢在地上的东西，你会很开心的。幸好在奥拉西奥到来之前，我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我得首先给你写信。哭得这么伤心太傻了，锅都要烧化了，仿佛窗玻璃上的晕影。楼上那小姑娘的歌声听不见了，她每天都唱《勒阿弗尔的恋人^①》。等我们再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唱给你听的，你听，地球是圆的，我的爱，你莫愁，我的爱，你莫愁^②……奥拉西奥在写作或设计的时候就用口哨吹这首歌。你会喜欢的，罗卡玛杜尔，你会喜欢的。奥拉西奥很恼火，因为我喜欢像佩利哥那样用“你^③”字跟人讲话，可在乌拉圭并不这样讲。佩利哥就是那天什么也没带给你的那位先生，就是那天大谈孩子和营养的那位先生，他很有学问，总有一天你会敬仰他的，罗卡玛杜尔，可你要是敬仰他，你也就成了傻瓜了，你要是敬仰他，你要是敬仰他……罗卡玛杜尔。

罗卡玛杜尔，你是这么漂亮，这么快乐，但又是这么爱哭、爱喊、爱尿床，伊雷娜太太对这一切都感到不高兴，但她又说什么一切都很好，说什么你是个讨人爱的孩子。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把手藏进围裙的口袋里，有些恶兽就是这样。罗卡玛杜尔，我对此感到害怕，我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你”字在西班牙和大多数拉美国家都用“tú”表示，只有在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用“vos”表示。

把这事告诉了奥拉西奥，他都要笑死了，但他不知道我的确有所感觉。虽说不存在什么把手藏起来的恶兽，但我的确有感觉，可我感觉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罗卡玛杜尔，你要是能用眼睛看出在这十五天中每分钟在你身边发生了什么事该有多好呀。不管奥拉西奥怎么发火，说些什么，我想还是另外找个奶妈^①，你对奥拉西奥跟我都说了些什么是不会感兴趣的。这新奶妈^②说你坏，说你夜间爱哭，说你不吃饭，都无关紧要，只要说话少就行。当她告诉我这一切时，我会不会感到她带有恶意，会不会感到她的话有损于你，这也都无关紧要。一切都是那么奇怪，罗卡玛杜尔，举例来说，我就喜欢叫你的名字，写你的名字。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好像在摸你的鼻子尖，你也发笑。而伊雷娜太太却从来不叫你的名字，只是说“这个儿童^③”，你瞧，连“这个孩子^④”都不说，说“儿童^⑤”这两个字就像在说话之前首先要戴上橡胶手套一样，也许是早就戴好了的；因此她才总是把手藏在口袋里，而嘴里却总是说你很好，你很漂亮。

有一样东西叫做时间，罗卡玛杜尔，它就像一个小虫子，总是不停地爬呀爬的。我给你解释不清，因为你还小。不过我是想说奥拉西奥马上就要到了，我要不要把这封信给他看，让他也告诉你一些事情？不，我不愿意让别人看一封我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信。这是咱们两人之间的秘密，罗卡玛杜尔。我不再哭了，我很高兴，但有些事情是很难搞懂的，我要用很多时间才能弄懂一点点，可奥拉西奥和别人立即就懂了。但他们这些有着很好理解力的人却不能理解你和我，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能够带你，喂你吃饭，给你换尿布，哄你睡觉或是陪你玩耍，他们不理解，事实上他是无所谓的，而对我来说却很重要，我只知道我不能够带你，对你和我说来，这是很不好的。但我必须一个人单独和奥拉西奥待在一起，同他住在一起，我要帮助他寻求他所寻求的事物，不知我要帮助他到何时，罗卡玛杜尔，你将来也会去寻求的，因为你要长大成人，你也会像个傻瓜似的去寻求。

①②③④⑤ 原文为法文。

事情就是这样，罗卡玛杜尔，在巴黎我们就像是苔藓，在楼梯的扶手上生长，在人们日日夜夜做爱、煎鸡蛋、放威瓦尔第^①的唱片、抽香烟，像奥拉西奥、哥莱戈罗维乌斯、黄和我那样谈话的、散发油垢气味的黑暗房间里生长。罗卡玛杜尔，同佩利哥、罗纳德和芭勃斯一样，我们大家都做爱，都煎鸡蛋，都抽烟，哦，你不可能知道我们抽的是什么烟，也不可能知道我们是怎样做爱的，站着，躺着，跪着，用手，用嘴，哭着，笑着。外面什么都有，窗外是无际的天空，一有小鸟出现，屋内一漏雨，大家就做爱。这里的雨水很多，罗卡玛杜尔，比乡下要多得多，什么东西都生锈，连排水沟、鸽子的爪子、奥拉西奥用来做塑像的铁丝都生锈。我们几乎没有衣服，用来打扮的东西就更少了，只有一件好大衣、一双不进水的鞋子；我们很脏，在巴黎人们都又脏又美，罗卡玛杜尔。床上散发着夜晚的气味，散发着沉睡的气味，床下都是尘絮，塞满了书本。奥拉西奥睡着，他的书掉在了床下，于是我们就吵翻了天，因为书不见了。奥拉西奥认为是奥西波偷去了。有一天那本书出现了，我们就又开怀大笑。房间里几乎没有地方放东西，再多一双鞋都放不下，罗卡玛杜尔，为了在地上放个脸盆，就得把唱机拿开，可唱片往哪儿放呢，桌子上也堆满了书。我不能在这儿带你，虽然你很小，但没有地方放你，你会撞在墙上的。一想起这事我就哭，奥拉西奥不理解，认为我是个坏女人，认为我不把你接回来是不对的，尽管我知道他是不会容忍你多久的。在这个房间里任何人都不能忍受很久的，连你和我也不能。要生活就得搏斗，这是法则，这是唯一值得使用的方式，但很令人痛苦。罗卡玛杜尔，这里很脏，很苦，你不会喜欢的，因为你在乡下可以看到羊羔，可以看到停在房檐上的小鸟。奥拉西奥一会儿说我太重感情，一会儿说我是个实利主义者，什么都说得出口，因为我不把你接回来，因为我想接你而又不去接你，因为我想去看你而又突然想起不能去，原来我在雨中走上一个小时到某个不熟悉的区里去看《波将金战舰》^②了。

① 威瓦尔第（1678—1741）：意大利作曲家。作品有《四季》等。

② 爱森斯坦（1898—1948）导演的著名影片。

这个影片必须去看，哪怕天掉下来，罗卡玛杜尔，如果我没有力量继续选择某种真正的事物，如果我们的生活像橱柜抽屉那样排列有序，如果我把你放在一个地方，星期天又把你换到别处，给你母爱，给你买新的玩具，走到蒙帕尔纳斯车站，登上火车去乡下看你，那么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愿意去，罗卡玛杜尔，你明白我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你并不伤心。奥拉西奥说得对，有时我的确不太关心你，有朝一日你懂事了，明白了我这样做很值得的时候，我想你会感谢我的。但我仍然在哭泣，罗卡玛杜尔，我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自己也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也许我错了，也许我是个坏女人，也许我有病，或者是个白痴，不完全是白痴，有点白痴，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可怕的，一想到此我就腹痛。我把脚趾头都塞进鞋子里了，要是还不脱下来，非把鞋子撑破不可。我爱你，罗卡玛杜尔，孩子，罗卡玛杜尔，我的小蒜瓣，我爱你，我的甜鼻子，我的小树，我的小鸟^①。

(—132)

33

“他是故意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的，”奥利维拉一面想着，一面好几次把床头柜的抽屉打开又关上，“他这样做是殷勤客气，还是在使坏呢？当然，这要看怎样看待问题。他此时也许还在楼梯上，像虐待

^① 小蒜瓣、甜鼻子、小树、小鸟，均系对罗卡玛杜尔的昵称。

狂似的偷听我，期望我会陷入卡拉马佐夫^①式的精神危机，来个塞利纳式的大发作。也许他已经像所有黑塞哥维那人那样踮着脚走掉，到贝贝特咖啡馆里去喝甜樱桃酒了。在喝第二杯的时候，脑子里就用纸牌占卜，计划举行欢迎阿德加勒的到达的仪式。他也许正在受着期待的折磨：蒙得维的亚、塞纳河或是卢卡，要么就是马恩河^②、佩鲁贾。而你呢，实际上……”

奥利维拉用烟头又点燃了支高卢牌香烟，朝抽屉里又看了一眼，随后把那本小说拿了出来，心里模模糊糊地想着怜悯这个词，这个词可以成为一个论文题目。怜悯自己，这样最好了。“我从来没有希冀过幸福，”他心不在焉地翻阅着小说想道，“这倒不是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辩解，他们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此^③，ergo……我为什么要可怜她呢？难道就是因为我找到了她写给儿子，而其实是写给我的那封信吗？我，就是给罗卡玛杜尔写这封完整的信的动机。我没有理由可怜她。不管在哪儿，她总是像一团火，从远处就能烤炙着我；而她一走掉，我就垮了。随便她去哪里吧，没有我，没有罗卡玛杜尔，她会自己料理好一切的。她就像一只绿头苍蝇，美丽极了，它朝着阳光飞去，有时撞在玻璃上，砰，撞得鼻青脸肿，这就是悲剧。但两分钟之后，她又高兴起来了，到纸店买上一张画有小人或动物的图画，跑去装在一个信封里，寄给一个女友。她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女朋友，都是北欧人的名字，都流浪在最难以想象的国度里。你怎么能可怜一只猫、一头狮子呢？她是一台生活的机器，完美的闪电。我唯一的过错就是我没有成为具有相当火力的燃料，让她舒舒服服地烤手，烤脚。她把我当做燃烧着的荆棘^④而选上了我，可结果我却是泼在她头上的一瓢冷水，唉，可怜的人儿。”

(—67)

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② 法国河流。

③ 原文为德文。

④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间显现，摩西观看荆棘被火焰烧着。但并没有被烧毁。见《旧约·出埃及记》。

34

1880年9月，我父亲去世后没几个月，我决定放弃生意上的事，瞧她阅读的这些东西，一部小说，而且写得很糟，更糟的是还是把酒厂盘给赫雷斯市另一家同我的酒厂同样有名的酒厂，我尽量安排个很差劲的版本，人们会问她怎么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可以想象，好偿付期限，把土地租出去，把酒库和库存的酒转让出去，随后我就她整小时地吞食这种走了味的冷汤，阅读令人难以忍受的读物，阅读住到马德里去了。我的堂伯（我父亲的亲堂兄）唐·拉法尔·德·古斯芭勃斯借给她的乱七八糟的报刊，《她》、《法兰西晚报》等等。我就住到曼·依阿泰德希望我住在他家，为了不失掉独立性，我推辞掉了。但马德里去了。我可以想象，人们在读了六七页之后就会卷进去，再也最后我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自己舒适的自由同堂伯的好客愿望结不能停下来了，仿佛不能不睡觉不撒尿一样地受奴役，挨鞭打，或是合在一起。我在他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这样一来，我的处境就适宜被人吐口水。最后我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这是个预先铸好了的句子，多了。当我想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当我需要享受家庭的是传达腐朽思想的陈词滥调，一张转了几道手，用了几代人的货币。温暖的时候，我就到他家去。这位好心的先生，住在，应该说我们住我看你是患了语言模仿症。享受家庭的温暖，这个句子还不坏，如果在济贫粮仓以前所在的区里，我堂伯住的是一幢大楼的主层，价值一

操蛋也是件不坏的事的话。唉呀呀，玛伽，你怎么能吞咽这种冷汤呢。万八千雷阿尔。虽说对为数很多的人家来讲并不那么宽敞，但布置得喂，济贫粮仓是他妈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你读了多少小时了？你可却色彩美丽、欢快。我租了下街的房间，比他的稍微小一点，但一个能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生活。你想的有道理，这就是生活，也正因为如人住是绰绰有余了。我把房间布置得很奢华，放进了一切我习惯了的此才应该消灭这些东西（主层，主层是什么东西？）。有几次我下午去令人舒适的东西。感谢上帝，我的财产使我能够穷奢极欲。

卢浮宫，在埃及馆的展橱前徜徉，回来时真想喝马黛茶，吃个甜心面

对于马德里的外表，我的初步印象是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愉快。包，可总是看到你坐在窗前，手捧着厚得可怕的小说，有时还边读边冈萨雷斯·布拉沃^①执政以来，我一直没到马德里来过。现在这个城哭。事情就是这样，你别否认。你哭了，因为小说中某个人被割掉了市的变化让我感到很吃惊，新的郊区又漂亮又整洁，交通工具很有脑袋。你用力地抱着我，问我到哪儿去了，但我没告诉你，因为下次效率，建筑物、街道的外表和人们的穿戴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尘你要吵着跟我一起去卢浮宫了，那样一来你就成了我的累赘。不能跟土飞扬的小广场变成了栽满树木，绿草茵茵的美丽花园，富人的住宅你去参观，你的无知会使我扫兴。可怜的玛伽，其实你读这种小说过也很雅致。从街上的情景来看，各式各样的华丽的商店并不比巴黎和错在我，怪我太自私（尘土飞扬的小广场），很好，我思念阿根廷内伦敦的差。最后，剧院也很多，而且很典雅，适应各个阶级、口味和省小镇上的广场。42年里奥哈的街道，黄昏时紫色的山峦。孤身一财产的人的需要。这一切，以及我后来在社会上观察到的事物使我明人待在那地球上的一端，多么幸福啊。典雅的剧院，主人公这家伙都白了，自68年以来我国的首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种进步不在讲些什么呀，噢，他刚才提到了巴黎、伦敦，谈到了口味和财产。

^① 冈萨雷斯·布拉沃（1811—1871）：西班牙政治家，于1843—1868执政。

是有目的者那种坚忍不拔、循序渐进的步子，而是一种任性的跃进，你瞧，玛伽，你瞧，我这双眼睛正在讥讽地扫过使你激动的段落。由但并没有因此显得不够真实。一句话，向我迎面而来的是某种欧洲文于正在阅读那位照片印在封皮背面上的西班牙作家^①，你确信自己正化的气息，一种安逸，甚至是富裕和劳动的气息。

在获得许多学问。然而正是由于这家伙谈到了欧洲文化的气息，你

我堂伯是马德里一个很有名的商业经纪人。前一个时期曾在政界才确信这种读物使你弄懂了什么是微观世界，什么是宏观世界。你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当过首席领事，接着又当了大使馆参赞，后来就一张用来工作的桌子，这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我从来没搞清在这张桌结婚了，这样他就只能在国会里工作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布拉沃·穆子上你能够干些什么工作。每次我一到来，你就从这张桌子的抽屉里，里约^③的保护和鼓励下在财政部供职。但最后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对，从抽屉里把夹着隐居者特里斯坦^②的诗歌，或是鲍利斯·德·施他不得不放弃那虽然保险但却少得可怜的工资，去从事给他带来冒险洛采^④的论文之类的东西的书夹拿出来给我看，那神情既犹疑又得和希望的自由职业。他这个人野心不大，正直积极，聪明过人，交游意，仿佛一个人刚买了几本好书，迫不及待地要阅读似的。你这样做甚广。作为经纪人，他为各式各样的事务出过力。忙忙碌碌地干了不是永远也不会有所收获的。有些事情干得太晚了，另一些事则又太早久之后，他就对自己做出的这种决定，即毅然决然地同公文告别，感了，你永远处在绝望的边缘，又永远处在快乐和无拘无束自身的中心到庆幸了，也就以此为生了。尽管他还必须唤醒躺在档案里呼呼大睡点上，你那惶惑的内心总是蒙着浓雾。真没有办法让你明白这一切。的人，推动伏在桌上醉生梦死的人，并为某些走错了路的人指点迷津。

① 指佩雷斯·加尔多斯。这部小说名为《被禁止的》。

② 欧洲中世纪传说《特里斯坦和绮瑟》中的人物。

③ 布拉沃·穆里约（1803—1873）：西班牙政治家。

④ 不详。

推动伏在桌上醉生梦死的人。不，要想对此加以克服，你别指望我。他同这个党那个派之间的友谊，他在所有国家机关里强有力的后台，你的桌子就是你的桌子，我不想让你坐在桌前看书，也不想让你离开都帮了他的大忙，没有任何大门是对他关闭着的，他可以认为各个部桌子，我只想看着你读你的小说，观察封面，欣赏你书夹上的图画。门的看门人都欠他的人情，因为他为他们找到了目前这个工作，所以你希望我坐在你的身边给你解释，对你加以鼓励，希望我干一切女人以他们都以某种孝心向他致敬，仿佛他是自家人一样把大门给他打开。期望男人干的事，譬如把一条细绳慢慢地缠在她的腰上，猛地一拉，我听说，他在某一时期内由于积极插手处理一些著名矿业和铁路公司她就嗡嗡转动起来，然后再一推，她就能戒除掉织毛衣或是讲话，讲的事务，而赚了一大笔钱。但在另外一段时间内，他那胆小的诚实又话，没完没了地讲废话的脾性^①。你瞧，我是不是一个魔鬼，我有使他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我定居马德里的那会儿，他的处境从表什么可吹嘘的，我连你都放弃了，因为我已决定我必须失掉你（根本上看还可以，什么也不缺，但没有积蓄。说真的，对一个劳碌了一谈不上什么失掉，相反，我本该必须获得你）。说真的，对一个……生，快要接近人生的终点而再没有时间去赢回失去的优势的人来讲，的人来说，可以说这种情况是不那么令人欣慰的。令人欣慰，我是从可以说这种情况是不那么令人欣慰的。

什么时候起就没听到过这个字眼了？我们土生白人的语言正在显得贫

当时他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老。他的衣着总是像风度翩翩的乏起来。小时候我眼前的词汇量要比现在多得多。我也读过这种小说，年轻人那么整洁高雅，整个面孔修得干干净净，仿佛在向先于自己的掌握了大量的词汇，但结果完全无用。整洁高雅，对，就是这么说上辈人炫耀自己的幸福。他掌握得很好，从不因过分随便和夸夸其谈的。我想你是不是真正地陷入这本小说设置的阴谋里了，你是不是把

① 此处作者用陀螺来比喻玛伽总希望奥利维拉给她作多种解释的愿望。

而失掉自己的文雅和开朗，然而在谈话中，他主要的缺点却同优点——这本小说当做了跳板，使你走向你心目中的神秘国度。就像你嫉妒我起暴露了出来。尽管他明白什么是值得说的，但总是禁不住要讲些细参观卢浮宫一样，我也隐约地嫉妒你的那些神秘国度。尽管你什么也节，一泻千里。有时，他讲一件事总是要从头讲起，还要加上不切实没讲，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是去参观卢浮宫了。就这样，我俩正在际的细节，人们不得不哀求他看在上帝的分上讲得简短些。在他讲述接近某一天当你明白了我只能给你我一部分时间、我一部分生活的时打猎（他热衷于此项运动）发生的事故时，从引言到开枪的那一刻用候必然要发生的那件事。一泻千里，对，就是这么说的。我连在进行了很长时间，结果是听者心不在焉，忘记了事故本身。等他说到“砰”回忆的时候都这么惹人讨厌。你坐在窗前显得多么美丽，灰色的天空的一枪时才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他射击时是不是瞄准儿。作为外表映在你的面颊上，你手捧书本，一张小嘴显得有些贪婪，双眼显得那上的缺点，他的泪器官总是发炎。有时，主要是在冬天，他那双眼睛么惶然，我在你身上失去了那么多的时间。你就像是一个铸模，你铸又湿又红，犹如在痛哭流涕。我还没见任何人像他那样拥有如此种类出的东西在另外的情况下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把你抱在怀里，同繁多的大手帕，他每时每刻都在右手，或是两只手里显露他的白色大你做爱，就变成了一种近乎慈善事业的柔情任务了。我在自己欺骗自手帕，这都成了他的习惯。因而我的一个朋友说他是维罗尼卡^①。这己，我自以为很有学问，什么都懂（痛哭流涕？作为表达手段，这太位朋友是安达卢西亚人，是个大好人，只是爱嘲弄人，以后我还会谈令人恶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使我变成了白痴，而这又是到他。

我自找的。很有学问，什么都懂，真是令人喷饭。玛伽，我这些话是他对我的亲热劲是真诚的，我在马德里居住的头几天，他一步不

^① 犹太妇女，在耶稣去受刑的路上，她用一块白色大手帕为耶稣揩脸，结果耶稣的面孔印在了手帕上。

对你一个人说的，你不要告诉任何人。玛伽，我就是你铸模中的人，离地为我的安置出主意，在许多事情上帮助我。在我们谈起家事来的你纯洁、自由，自由得像一团滚动的火焰，像一条掀着小浪的河流，时候，我就把童年的回忆和父亲的故事倒腾出来显示一番。我这位好像拂晓时分鸟儿唱的第一支歌。我用这些使你迷醉的字眼向你述说这心肠的堂伯既显得神情不安，又对为布埃诺·德·古斯曼这个姓氏增光一切，该有多么甜蜜啊，因为你认为只有诗歌中才有这些字眼，而我的大人物表现出一种火一般的热情。于是他把大手帕掏出来没完没了们则没有权利使用它们。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俩就是这个难以理解地给我讲开了故事，让我明白他是这个业绩辉煌的家族中最后一个男的宇宙中的两个点，相距或近或远，但可以连成一条直线，可以任意性代表人物。他抚摩我，宠爱我，仿佛我是一个小孩子，尽管我当时地互相接近，也可以任意地互相远离（为布埃诺·德·古斯曼这个姓氏已经是个三十六岁的成年人了。可怜的堂伯！在那两眼泪汪汪地对我增光的大人物，你瞧，玛伽，这家伙真造作。五页，我不知你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亲热劲中，我发现这位杰出的男人内心中隐藏着一种极大看下来的）。我是不会给你解释什么是布朗运动^①的，我当然不会给你的痛苦，仿佛心中有一根刺。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但我确信，解释，尽管如此，玛伽，我们两个正在构成一幅图案。你在某处形成他的确在隐瞒着某种创伤，仿佛我亲眼看到过、亲手触摸过这个创伤一个点，我也在某处形成另一个点，两个点都在移动。你现在也许似的。他对自己说没能看到我同他三个女儿中的一个结婚而感到遗憾，在于歇特路上，而我此时正在你这空空如也的房间中发现了这部小感到一种极深的，难以忍受的忧伤，但这种不幸已经无法挽回了，因说。明天，你可能在里昂车站（假如你要去卢卡的话，我亲爱的），而我为他的三个女儿早已名花有主了。唉，多么可惜！

则在绿径路上发现一种很特殊的葡萄酒。就这样，我俩在逐渐构成一

^① 罗伯特·布朗（1773—1858）：苏格兰科学家，发现颗粒悬在液体中具有振荡性运动的功能。

个荒谬的图案，用我俩的运动划出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同一只苍蝇在房间里东飞西飞，倏地转个弯，接着又飞来飞去时所划的图案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布朗运动，你现在该明白了吧。一个直角，一个朝上划的直线，划来划去，划里划外，划上划下，痉挛地划，戛然而止，马上又向另一个方向划去，就这样编织成一幅画，一幅图案，编织成一种像你、像我一样不存在的东西，一种像消失在巴黎的两个点一样不存在的东西。这两个点游来游去，游去游来，在作画，在跳舞，但没有人看，连两个点自己都不看。这个图案划起来没完没了，而且毫无意义。

(—87)

35

好了，芭勃斯，对，好了，芭勃斯，好了，芭勃斯，我们把灯关上吧，亲爱的^①，明天再说吧，好好睡吧^②，小羊羔会一个接着一个跳的^③，事情过去了，宝贝。所有的人都对我可怜的芭勃斯那么坏，我们退出蛇社来惩罚他们。所有的人都对我可怜的芭勃斯都那么坏，艾蒂安坏，佩利哥坏，奥利维拉也坏，尤其是奥利维拉，所有的人中他最坏，我可爱的，可爱的芭勃斯说得好，他是个宗教迫害狂。好了，芭

①② 原文为英文。

③ 使人或使自己入睡的一种方法，即数着一个个跳过栅栏的羊羔就可入睡。

勃斯，摇、摇、摇，宝贝睡觉了^①；啦、啦、啦，宝贝睡觉啦。好了，芭勃斯，好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早晚得发生，跟这种人不能相处。不会出什么的，嘘，好宝贝，嘘，这样就对了，好好睡吧。蛇社结束了，芭勃斯，肯定要结束的，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奥拉西奥了，这可恶的奥拉西奥。就像一块蛋糕甩上了天花板，一下子就贴在了上面，蛇社就这样完蛋了。你可以把锅子收起来了，蛇社贴在天花板上不会下来了，你用不着总是等呀等的了。嘘，亲爱的^②，别哭了，瞧你醉成这个样子，浑身都是白兰地味。

罗纳德往下滑了滑，挨着芭勃斯躺好，接着就渐渐睡着了。蛇社、奥西波、佩利哥，让我们认真回想一下吧：凡事有始就没有终，连神仙都有嫉妒心。煎鸡蛋非要加上个奥利维拉，其实一切具体过错都应该由那倒霉的煎鸡蛋来承担。艾蒂安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把煎鸡蛋扔到垃圾桶里去，那是上面长满铜锈的珍品嘛，而芭勃斯却像北齐^③那样咆哮起来：鸡蛋的臭味能熏死人，怎么能让蛇社在离鸡蛋两步远的地方开会呢。接着就突然大哭起来，酒味甚至从她耳朵里冒了出来，罗纳德发现，原来在大家讨论着不朽的文章的时候，芭勃斯一个人就喝掉了多半瓶的白兰地。关于鸡蛋的那番争吵不过是一种发酒疯的方式，因此，也就没有人感到奇怪，然而当芭勃斯把鸡蛋的话题转到对葬礼的回忆，打着嗝，忍着心跳准备说出自己对孩子的事有所不满的时候，奥利维拉却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黄展开笑容，像屏风似的挡在芭勃斯和漫不经心的奥利维拉之间，大谈《奥依语、奥克语和法语—普罗旺斯语在语音和语法范畴内在卢瓦文和奥利埃两地的汇合》^④这本书的版本如何如何地好，但无济于事，于是他强调这是埃斯科费尔的作品，是本很有意思的书。他一面讲，一面像对待黄油似的轻轻地把芭勃斯推向走廊。但奥利维拉还是听到了“宗教迫害狂”这个字眼，他既惊讶又惶惑地抬了抬眼眉，像看表似的扫了哥莱戈罗维

①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北齐（1760—1849）：日本画家、版画家，以擅画咆哮的海浪而著称。

④ 原文为法文。

乌斯一眼，仿佛此人可以给他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蛇社的人都知道，芭勃斯一发火就像发射的炮弹，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围着这位会议记录人^①和酒水供应人转，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哭泣终究要停止，寡妇早晚要嫁人，没有办法。芭勃斯醉醺醺地在穿上了大衣，围起了围巾的蛇社成员之间像波浪一样冲来冲去，从走廊往屋里挤，想跟奥利维拉算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用了宗教迫害狂这个词骂了奥利维拉。芭勃斯流着泪说在自己可怜的一生中还没见过像他这样无耻、没良心的人，还骂他是婊子养的、虐待狂、恶棍、刽子手、种族主义者、为人不正派，骂他是垃圾、烂货、狗屎堆、梅毒患者、令人恶心，等等。只有佩利哥和艾蒂安心情无比畅快地欢迎这些帽子，而其他的人，包括被戴帽子的人，都觉得这些词太刺人了。

芭勃斯在第六区这密密麻麻的房子上空卷起了一阵飓风，一阵龙卷风。蛇社成员都裹在自己的大衣里缩头缩脑地拼命吸烟。当奥利维拉缓过劲来开始说话的时候，大家都戏剧性地沉默了下来。奥利维拉说他觉得尼古拉斯·德·斯塔尔^②的画很美，说黄既然这么欣赏埃斯科费尔的作品，就应该全部读完，然后在蛇社的聚会上给大家作个概述。芭勃斯又骂了起来，骂他是宗教迫害狂，而奥利维拉则只是笑，大概心里在想着某一开心的事。芭勃斯一巴掌扇了过去，扇在了他的脸上，众人迅速地采取了措施，把奥利维拉围了起来，使之与芭勃斯隔开。芭勃斯则接受了以下两点劝告：第一，在软椅上坐了下来；第二，接过了佩利哥递给她的一块手帕。关于蒙若路的事大概就是此时提出来的。罗纳德（当时产生了一种绿色光幻视，聚会上的情况是后来迷迷糊糊地想起来的）觉得当时奥利维拉似乎问过黄，问他玛伽是不是真的住在蒙若路上的一个家具店里，黄大概回答说他不知道，也许回答说是真的。此时有人，大概是坐在软椅上的芭勃斯，又哭叫着

① 第九十六章中，记录是由黄负责的，此处这样说，也许是罗纳德搞错了。

② 德·斯塔尔（1914—1955）：法国抽象派画家。在第九十一、九十六章也提及。

对奥利维拉大骂起来，并羞辱他，说玛伽具有撒马利亚人的忘我精神，一直守在生病的波拉的床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利维拉又笑起来，还特别看了哥莱戈罗维乌斯一眼，他要求把玛伽做护士的忘我精神再讲得详细些，并问玛伽是不是真的住在蒙若路，还提出了门牌号码是多少之类的必不可少的户籍登记问题。罗纳德躺在床上，把手伸出去放在芭勃斯的两腿之间，芭勃斯在梦中咕哝着什么。罗纳德就喜欢在睡觉的时候用手指抚摩这块湿软的地方。芭勃斯，你这个引起蛇社迅速解体的人物啊，明天早晨我非骂你一顿不可，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但当时蛇社所有的成员都把奥利维拉包围起来，仿佛在审判他，羞辱他。而奥利维拉则好像在所有的人之前就知道了这种事早晚要发生，所以在包围中他嘴里叼着香烟，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放声大笑。笑罢，他问（并不是向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向众人的脑袋环视了一下）是不是在等他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①，还是别的什么。众人一开始没有理解他的话，也许是根本不想去理解，可被罗纳德按在椅子上的芭勃斯又喊了起来，骂他是宗教迫害狂。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她的喊声犹如出自坟墓。于是奥利维拉不笑了，突然间仿佛接受了判决（尽管没有审判他，因为蛇社的宗旨不是审判人），他狠狠地把香烟摔在地上，用鞋子一踩，随后一扭肩，躲开了艾蒂安犹犹豫豫伸过来的手，以极低的声音宣布说他要退出蛇社，并且是不可逆转的。他说，蛇社由他开始，继而其他人参加进来，现在可以滚它的蛋了。

立此为据^②。

（—121）

①② 原文为法文。

36

多菲内路并不太远，也许值得去看看，证实一下芭勃斯说的话。当然，哥莱戈罗维乌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玛伽会像往常那样发了疯似的要去看波拉。玛伽是个撒马利亚人，她是去搞慈善事业的，您可以读一下《十字》杂志。她难道会让一天白白过去而不做些好事吗？太可笑了，一切都太可笑了，还有比这更可笑吗？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历史。走到多菲内路，在最高一层楼的房门上轻轻地敲几下，让玛伽，或准确地说，让女佣露西娅出来，不，这样太过分了。她手里可能拿着痰盂或浇水器：太晚了，病人在睡觉，不能看望了，你滚回去吧，魔鬼^①！不过，也许会让他进去，请他喝杯咖啡。不，这样更糟，因为谈话间她们二人肯定会哭起来，而哭又会传染，于是三人都会哭起来，一直哭到互相原谅为止。这样，就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失水^②的女人是可怕的。要么，她们也许会让他一滴一滴地数出二十滴颠茄药水。

“实际上，我是应该去的。”奥利维拉对丹东路上的一只黑猫说道，“完成这幅图案是某种伦理道德上的义务。三个人，瞧这个数字，但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俄耳浦斯^③呢。也许我最好把头剃光，用灰抹脸，手拿讨饭盆到她那儿去：我已经不是你们熟悉的那个人了，女人们。我是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指流泪过多。

③ 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为寻已故妻子曾下到地狱里去。

小丑、滑稽演员，我是充满妓女、龙身女怪、邪恶的阴影和赌博结局的夜晚。一个人总是老样子才让人厌烦呢，不可原谅。我再也不见她们了，一切都结束了。哦，你是怎样度过你的青春的^①？……我是个宗教迫害狂，哼，那姑娘无论说什么都要使用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确实是个宗教迫害狂，自己迫害自己。我将给自己写一个最为合理的墓志铭：我太软弱了。但软弱的宗教迫害却很可怕，犹似用麦碴施刑，用木薯粉生火炙烤，用流动的沙埋活人，用狡诈的水母舔你，用神气活现的水母叮你。实质上这样做还是富于善心的，尽管我认为自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并不能爱我之所爱，也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更糟的是我更不能同他人分享生活。我必须善于独处，善于让爱去完成自己的事业，要么让爱拯救自己，要么让爱杀死自己，但不要想起多菲内路，不要想起那死去的孩子、蛇社和其余的一切。你不相信吗，嗯？”

那黑猫什么也没说。

比起街道来，塞纳河畔并不那么冷。奥利维拉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朝河水望去。他并不想跳河，只是想找一座桥，钻到桥下去思考一下有关“聚居区^②”的问题。很久以来关于聚居区的想法一直缠绕着他，但他想的是一种愿望中的聚居区。“真奇怪，一个短语就这样突然冒了出来，而且毫无意义：一种愿望中的聚居区。到了第三次，这个短语才开始逐渐明确起来。他蓦地感到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短语，有些短语，譬如说‘希望这个强大的帕尔米拉^③’，这才是个非常荒谬的、光鸣腹不拉屎的短语。而愿望中的聚居区则一点也不荒谬，它是对到处流浪的一个相当深奥的概括。聚居区，即移民区，拓居地^④，

① 法国诗人魏尔仑（1844—1896）一首诗《屋顶上的天空》中的一句。

② 即希伯来语中的 kibbuz，亦音译为“吉伯兹”，意为团聚起来的整体。是遍布以色列的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的群体。全体成员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在分配上一律享受同等待遇，不拿工资，内部没有货币流通。本书主人公经常使用“愿望中的聚居区”、“中心”、“统一体”、“领土”等词来比喻他所追求的理想。

③ 叙利亚一古城，公元 272 年被罗马占领并摧毁，其废墟尚存。

④ 原文为英文。

移民安置区，亦即被选中的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里支起最后一顶帐篷，然后带着被岁月洗净的面孔走出来，来到夜晚的空气中，参加到世界中去，参加到大疯狂中去，参加到无穷的蠢事中去，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去迎接战斗。当心啊，奥拉西奥。”奥利维拉在桥下的矮墙上坐了下来，一面听着身盖报纸和麻袋的流浪汉们发出的打鼾声，一面把刚才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

这是他第一次不为忧郁绕身而感到痛苦。似乎为了暖和一些，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听着仿佛发自地底的鼾声，对自己与聚居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他感到惋惜。既然希望不过是一座强大的帕尔米拉，那么也就没有理由给自己制造幻想了。相反，他应该利用这夜晚的寒冷，顶着天空中那非常准确地运转着的星座来清醒地感觉一下。他觉得自己那模糊的追求是一个失败，但也许胜利恰恰就在其中了。首先是因为他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在某些时候，作为人类的样品，他对自己是有着正确概念的），其次是因为他寻求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中的聚居区，是一个只能用奇特的武器才能攻占的城堡，用西方的灵魂不行，用精神也不行，这两者的威力已被其本身的谎言消耗殆尽了，也正如蛇社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人这种动物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道路，因而也就受到了限制。是愿望中的聚居区，不是灵魂中的聚居区，也不是精神上的聚居区。虽说愿望是对不可知力量的一个模糊定义，但人们总是觉得它就在眼前，而且很活跃，它存在于每个错误之中，存在于每次的向前一跃之中。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不是肉体加灵魂，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场不断的、针对匮乏的冲突，针对诗人所有被夺之物的冲突，一场与对一种领土的思念的冲突，尽管死亡正高举扫帚站在街角，尽管希望不过是强大的帕尔米拉，在那块领土上生活总是能够从另一个角度，以另外的命名啜哺而语的。一阵打鼾声，加上不时的放屁声。

假若他那对于聚居区的追求是按照地理社会地图，借助于有检验证明的真正的指南针来进行的话，北就是北、南就是南，那么走错了路也就无所谓了。假如他是在蛇社这个部落的同意下，以值得赞扬

的举止去寻求他那聚居区的话，那他就不会被指名道姓地称做宗教迫害狂了，人们也就不会扭过脸去斜眼看他，也就不会有人哭泣，有人对他抱有恶意了，而他也就不会破罐破摔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去随便用什么精神呀，时间呀之类的理论来填补空虚了。哪怕他仅仅搞懂这一点，稍微看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在此情况下，他对聚居区的追求，在此时，在此寒冷之中，在事情过了几天之后，也就不那么难以实现了。可现在他却在不能达到其聚居区的情况下死去，尽管他的聚居区就在那里，遥远但却确实存在。他确知聚居区是存在的，因为那是他愿望的产物，也就是他的愿望，正如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他的愿望一样；世界，要么代表世界的一切都是愿望，都是他的愿望，或者就是愿望本身。但此时此刻，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倒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他此时可以把脸埋在双手里，留出能够抽烟的空隙，坐在河畔，在众流浪者中间思考自己那聚居区的问题了。

那流浪女从梦中醒了过来。她梦见有人反复地对她说：“好了，好了，小傻瓜^①。”她发现塞莱斯丁早在夜里就把装着变质沙丁鱼罐头的童车推走了。罐头是昨天下午在马雷区人们送给他们两个的。托托和拉弗莱尔二人盖着麻袋仍然像土拨鼠似的沉睡着。而这位新来的流浪汉则坐在石凳上吸烟。天色正在转亮。

流浪女把盖在身上的《法兰西晚报》一张一张地小心掀掉，又搔了会儿头发。六点钟在儒尔路上有热汤施舍，很可能塞莱斯丁也会去那里要汤，要是他还没把沙丁鱼罐头卖给皮蓬或拉瓦塞，还可以把罐头夺回来。

“他妈的，”流浪女说着就开始了她那复杂的起身动作，“这西北风，他妈的^②。”

她穿好长及脚踝的黑色大衣，走近新来的流浪汉。奥利维拉对“寒冷比警察还坏”这一说法表示赞同，并递给她一支香烟，给她点

①② 原文为法文。

上，流浪女心想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奥利维拉对她说也好像在哪儿见到过她。在清晨这种时候，两人都很高兴互相认了出来。流浪女在石凳上靠着 he 坐了下来，她说现在去喝汤还太早。接着二人在热汤的问题上讨论了一会儿，尽管新来的流浪汉对于施汤一事一无所知。流浪女不得不向他解释一下，告诉他哪儿的汤最好。看样子他真的是个新来的，对什么都感兴趣，没准还敢为她从塞莱斯丁手里把沙丁鱼罐头夺回来呢。奥利维拉答应她，等见到塞莱斯丁，就向他讨还。

“他会掏出钩子来的。”流浪女警告他说，“动作要快，随使用什么东西先打他的脑袋。有一次他给了托尼奥一钩子，结果缝了五针。托尼奥痛得直叫，连蓬托瓦斯路都听到了。他妈的，蓬托瓦斯路^①。”她说着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

新来的流浪者望着绿色风流女角^②上正在露出曙光，柳枝正在滴下蛛丝般细细的露珠。流浪女问他为什么穿着大衣还冷得发抖，他耸了耸肩，又递给她一支香烟。二人边吸边谈，边谈边吸，互相以同情的目光望着。流浪女向他述说着塞莱斯丁的习惯。此时他记起来了，好几个下午，在艺术桥长凳和栏杆上，在卢浮宫转弯处那老虎般的棕榈树下，在圣热尔曼劳克斯鲁瓦教堂的门廊下，他和玛伽都看见过这个流浪女同塞莱斯丁在拥抱，还有一天晚上在吉勒科尔路上，他们看见过二人在醉醺醺地接吻，分开，再吻，再分开。塞莱斯丁穿着漆匠穿的衬衣，流浪女则同往常一样穿着四五条连衣裙，外面还有一件外套和一件大衣，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包袱，从里面露出一条衣袖和一个破旧的小号。看样子她很爱那个值得爱的塞莱斯丁，用口红和其他油脂把塞莱斯丁的面孔吻得一塌糊涂。二人当众如痴如梦，不顾一切，最后钻进了内维尔路。当时玛伽说：“女的着了迷，男的却无所谓。”说完她盯着奥利维拉看了一会儿，然后把路面上的一条绿色丝线捡起来，缠在手指上。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一小岛上的广场名。

“现在天还不太冷。”流浪女说道，好像在给他打气，“我去看看拉弗莱尔那儿还剩下点酒没有，酒是熬夜的好东西。塞莱斯丁拿走了我两升，还有那沙丁鱼。哦，酒没有了，他一点也没剩。瞧，您穿得这么体面，还是您去阿贝布那儿买一升酒来吧。要是钱还够，就再买些面包来。”她对新来的流浪汉很有好感，尽管她明白奥利维拉实际上并不是个流浪者，因为他穿着得体，能够肘撑柜台一杯接一杯地喝洋艾酒，而不致让别人对酒味提出抗议。新来的流浪汉继续吸着烟，把脸扭过去微微地点了点头。这面孔很熟悉，要是塞莱斯丁在此，他早就立即认出来了，这个人对于辨认面孔……“到了九点就要真的冷起来了，冷风是从下游的地方吹过来的。不过我们可以去喝汤，那汤相当不错。”

（当流浪女和塞莱斯丁几乎消失在内维尔路的尽头，也许正在到达皮埃尔·居里〔“皮埃尔·居里？”玛伽惊奇地问道，并准备学些东西〕被卡车轧死的地方的时候，奥利维拉和玛伽已经缓步回到了塞纳河上游的岸边，二人往一个旧书商的书箱上倚了上去，尽管奥利维拉一直觉得书箱在晚上显得很凄惨，像是一排简易的棺材停放在石栏边。一个雪夜，二人寻开心，用小木棍在所有的铁皮箱上写下了RIP^①的字样。一个警察很不喜欢这种玩笑，就对他们讲了，还夹杂着什么要尊重，什么旅游业等字眼。二人是旅游者，不知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那几天，奥利维拉满脑子都还是聚居区，或者至少是聚居区存在的可能性；而在街上游荡，在旧书箱上写RIP，观赏那位被爱情迷了心窍的流浪女，这一切就构成了他违心地列出的模模糊糊的功课的一部分，他必须完成这些功课，成绩及格，然后置于脑后。事情就是这样，天气很冷，聚居区没有找到。他只能先以谎言答应去阿贝布那儿去买酒，制造一个与《忽必烈汗》里的聚居区一模一样的聚居区，这样他就可以缩短这个鸦片酊一样的想法与阿贝布老人的红酒之间的距离了。）

① 拉丁文，意为“安息吧！”

在沙拿都忽必烈汗下令
修建雄伟的行乐宫^①。

“喂，外国人，”流浪女说道，这时她对新来的流浪汉已经不那么有好感了，“喂，西班牙人，对吧？噢，意大利人。”

“混血儿。”奥利维拉说道，并竭尽全力不去闻她的气味。

“看得出您有工作。”流浪女仿佛指控似的说道。

“噢，我只是为一个老人寄出过几本书，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只要不过分就行，我年轻的时候……”

“艾曼纽？”奥利维拉把手放在大概是她肩膀的地方说道。流浪女听到这个名字吓了一跳，她斜眼扫了奥利维拉一眼，随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自己的嘴唇照了起来。奥利维拉不明白是什么样的一连串想象不到的情况会使得流浪女把头发染黄。流浪女用一管快要用完的唇膏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嘴上涂了起来。这样，奥利维拉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想自己的事，再一次像白痴似的想自己的事了。放在流浪女肩上的手使他想起了贝尔特·特雷帕和那已为众人所知的结果，自己在自己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像只破手套似的滚开了。笨蛋、小丑、臭屎壳郎，RIP，RIP，管他旅游不旅游的^②。

“您怎么知道我叫艾曼纽？”

“不记得了，好像是有人告诉我的。”

艾曼纽拿出一个装满红粉的瓦尔达牌药盒，开始在面颊上抹了起来。要是塞莱斯丁在这儿，他大概会……当然了……塞莱斯丁，不知疲倦的塞莱斯丁，好几打沙丁鱼罐头，这流氓^③。

她突然想起来了。

“哦！”艾曼纽说道。

“很可能。”奥利维拉说道，并竭力喷着烟，用烟雾把自己裹起来。

^①英国诗人柯尔律治（1772—1834）的作品。原文为英文。

^{②③}原文为法文。

“我也好几次看到过你们两人在一起。”艾曼纽说道。

“我们总是在那一带游荡。”

“不过，当她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就光跟我讲话，是个好姑娘，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

“你最好给她挂个牌子。”奥利维拉想道。他听着艾曼纽的讲述，她的记忆越来越清楚了。那姑娘总是带着一包花生糖，穿着一件还说得过去的白色毛衣。是个出色的姑娘，没有工作，但为了得到文凭，从不浪费时间。有时显得疯疯癫癫的，喜欢花冤枉钱到圣路易小岛去喂鸽子。有时显得很悲伤，有时又笑得要死，也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坏。

“我跟她吵翻了，”艾曼纽说道，“因为她劝我别缠着塞莱斯丁。后来她就再也不来了，可我还是非常喜欢她。”

“她来跟您谈过许多次话？”

“您不高兴，是不是？”

“不，不，”奥利维拉望着对岸说道。他的确不高兴了，这就是说，玛伽同流浪女的交往，她仅仅告诉了他其中的一部分，一个最最基本的概括。他感到一种追忆似水年华般的嫉妒，见普鲁斯特，这是一种微妙的折磨，等等^①。很可能要下雨，柳树仿佛悬吊在潮湿的空气之中，但天却不那么冷了，稍稍好了一点。艾曼纽似乎说了一句“关于您，她从没跟我谈得很多”。因为此时她心满意足并带有恶意地笑了起来，她继续用一个发黑的手指往脸上抹着红粉，还不时地抬起手在自己那硬邦邦的头发上拍打那么几下，她的头发上还带着一个红绿条纹的毛料发箍，实际上那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长围巾。算了，奥利维拉得走了，到西岱岛去，很近，正好从塞纳河栏杆另一面开始再走六米就是西岱岛了。在写着 RIP 字样的旧铁皮箱（几只鸽子在上面一面抖着毛，一面在谈话似的咕咕叫着，仿佛在等待着那软绵无力的阳光出来）的上空有一片早晨八点半的白雾，仿佛要从阴沉的天空上降下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来，但并没下来，看样子要像往常一样下起细雨了。

正在他要走的时候，艾曼纽向他叫了一声。他停下来等了她一会儿，随后二人一起上了台阶，在阿贝布的酒店里买了两升红酒，在伊隆代尔路上躲进一个带顶的长廊里。艾曼纽劳动大驾从身上的两件大衣中掏出一捆报纸铺在奥利维拉废了几根火柴才搞清了的角落里，真像是一张好看的地毯。从门廊的另一端传来了一阵鼾声，鼾声中好像带有大蒜味、菜花味，还有想不起来是什么廉价物的气味。奥利维拉一咬牙，依墙向下一滑，在艾曼纽身旁舒舒服服地坐在了墙角处。艾曼纽此时正在嘴对嘴地喝着酒，一面一口一口地喝着，一面心满意足地大声喘气，连五官都显得那么没教养。她的嘴和鼻孔都张得大大的，把最臭的气味，即人的臭味都吸了进去，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像学习某种事物那样，吸收得越来越容易。奥利维拉忍住恶心，夺过酒瓶，不用看就知道瓶口肯定沾满了她的口红和口水，因为黑暗加强了他的嗅觉。不知为了躲避什么，奥利维拉闭上了眼睛，一口气就把酒喝下了四分之一。随后二人就肩靠着肩，心满意足地抽起烟来。恶心消失了，但不是被彻底战胜，而是暂时被压了下去。他低着头等待着，可以开始思考某些事物了。艾曼纽不停地讲着，仿佛在发表庄严的演说，但却打着隔。她不停地像个母亲似的指责塞莱斯丁那个幽灵，计算着沙丁鱼罐头的数量。她每吸一口烟，面孔就亮一下。奥利维拉看着她前额上结成肮脏板块的发络、沾满酒渍的厚嘴唇和她那犹似被乱军践踏得不成样子的叙利亚女神头上戴的用以显示胜利的发箍。她的整个头部滚满了灰尘，加上肮脏的血痂，真像是用黄金和象牙镶嵌出来的，但仍然还保持着那织有红绿相间条子的永恒王冠的尊严。一个伟大的母亲被踢倒在尘埃中，受着醉醺醺士兵的践踏。士兵们开心地在她那受伤的双乳上撒尿，一个最滑稽的士兵甚至在别人的欢叫声中跪下来，把勃起的生殖器放在倒下的女神身上，在她那大理石般的皮肤上进行自渎，把精液射入被军官们挖出了宝石般眼珠的眼窝里，射入她那半张半闭的嘴里，而她，则仿佛要在被人遗忘之前把这种侮辱当做最后的花圈用嘴接受下来。在暗影中艾曼纽自

然而地伸出一只手探索着奥利维拉的胳膊，最后很信任地放在了上面。与此同时，用另一只手寻找着酒瓶，随后就发出一阵咕噜声和心满意足的咂嘴声。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一切都是如此，作为一种苟延残喘的可能形式，一切都是相反的迹象。奥利维拉并不相信人能喝醉，因为喝醉是伟大痴想的最狡诈的同谋，但他仍然仿佛听到有人告诉他说醉酒里存在着聚居区，在醉酒的背后（永远是背后），有着聚居区存在的希望。仅仅是希望，有条理的把握并不存在。噢，亲爱的老兄，不管你多么希望也不行，光讲“真理寓于酒中^①”也不行，靠费希特^②式的辩证法或斯宾诺莎^③们碑文式的哲学也不行，只有把恶心接受下来才行。赫拉克利特^④为了治疗水肿，让人把自己埋在一堆粪里，这话是那天晚上某人说的，这人好像属于另外一种生活，似乎是波拉，要么就是黄。当时奥利维拉仅仅是为了同这些人从好的方面建立接触，仅仅是为了把爱情当做有朝一日能进入自己的聚居区的唯一方式加以重新发明，才冒犯了那些人的。粪便埋到脖子处的晦涩哲人正好同他们一模一样，但是他没有酒，而且只是为了治愈水肿病而已。也许事情也是如此，他们也处在高及脖子的粪便里，也在等待，因为赫拉克利特很可能在粪便中等待好几天了。奥利维拉想起了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的话：不等待就不会有机遇。赫拉克利特还说过：必须扭断天鹅的脖子^⑤。哦，不是赫拉克利特说的，他当然没有说过这种话。奥利维拉思索着又喝了一大口酒。艾曼纽在黑暗中听到咕嘟声，笑了起来，她抚摩着奥利维拉的胳膊，仿佛很珍视他的陪伴，很赞赏他要从塞莱斯丁手中夺回沙丁鱼的诺言。奥利维拉在想到扭断天鹅的脖子这死亡与决裂的双重呼声的时候，仿佛打了

① 拉丁文格言。

②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③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④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 576—前 480）：希腊哲学家，后人称之为“晦涩哲人”，主张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火是万物的本原等。

⑤ 墨西哥诗人冈萨雷斯·马丁内斯（1871—1952）的诗句，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与现代主义的决裂。主人公以此诗句比喻自己与西方文明决裂，及其后的寻求。

个酒嗝，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大笑一番，把自己所想的告诉艾曼纽，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把几乎喝光了的酒瓶还给了她。此时，艾曼纽令人心碎地唱起了《勒阿弗尔的恋人》，这是玛伽在伤心时经常唱的歌曲，但艾曼纽唱起来就带有那么一种悲剧的效果，尽管总走调，还总忘词儿。她边唱边抚摩着奥利维拉，而奥利维拉仍然想着那句话：只有能够等待的人才能有机遇。为了躲避从门廊射进来的那隐隐约约的光线，他眯起了眼睛，思想直奔远方（他是不是想起了大海的对岸，也许是爱国主义大发作？），那纯净的景色恐怕连他那聚居区里也没有。很显然，必须扭断天鹅的脖子，尽管赫拉克利特没有下令这样做。奥利维拉伤感了起来。地球是圆的，我的爱，你莫愁，我的爱，你莫愁，由于喝酒，艾曼纽那黏乎乎的嗓音也显得悲伤起来，最后恐怕要像芭勃斯那样顾影自怜地痛哭一场了。可怜的奥利维拉啊，你停泊在巴黎，你可知道你那科连特斯大街、苏依帕恰大街、埃斯梅拉达大街^①，还有那古老的市郊，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狠狠地又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但在远方，在眼睛的深处，他仍然看见了他那聚居区，不是在大海的对岸，而是在长廊之外，在加兰德路上，皮托路上或是绮瑟墓路上。不管怎么说，他的聚居区是存在的，并不是海市蜃楼。

“对，不是海市蜃楼，艾曼纽。”

“别做声，伙计^②。”艾曼纽一面说，一面在自己那众多的裙子里翻来翻去，想把那另外一瓶酒拿出来。

随后二人又谈起别的事。艾曼纽告诉奥利维拉，塞莱斯丁在格雷内尔滨河道^③一带看见了一个淹死的女人。奥利维拉想知道那溺水女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但塞莱斯丁当时只看到了浮出水面的双腿，他很快就离开了，否则警察来了，又要审讯在场的人了，这倒霉的习惯。二人几乎喝光了第二瓶酒，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劲。艾曼纽朗

① 均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名。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位于塞纳河左岸。

诵了一段《狼之死》^①，奥利维拉则打断她，朗诵了《马丁·费耶罗》中的几首六行诗。此时已经有汽车驶过广场了，也开始听到了人声，这人声是迪利厄斯^②描绘过的……但同艾曼纽谈论迪利厄斯是白费力气，尽管这个女人很敏感，而且并不满足于背诵诗歌。她一面蹭着奥利维拉，用手抚摩着他的胳膊，仿佛要以此驱掉寒冷，一面哼唱着歌剧选段，用脏话咒骂塞莱斯丁。奥利维拉把香烟紧夹在双唇间，紧得使他感到它仿佛成了嘴的一部分，他听着艾曼纽背诵，任她慢慢地靠上来。他不止一次地冷漠地想，自己的情况并不比她好，最不济她总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一样得到治疗。也许这位晦涩哲人想以此传达的最为深刻的信息并未写下来，而是让自己学生的声音把它作为故事加以传播，让某个听觉敏锐的人去理解。奥利维拉觉得很滑稽：艾曼纽的手正在友好地、讲究实效地^③解开他的裤扣，而他此时还能够思考：赫拉克利特是在没有生病，绝对没患水肿病的情况下跳入高及脖颈的粪堆里的，赫拉克利特只不过是制造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要是以箴言或训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他的同代人是不会原谅的，因此这个形象要像走私一样穿过时间的边境才能具有理论的色彩。与“一切皆流”这一振聋发聩、金刚钻般的理论相比，这只不过是个令人不快，令人痛心的细节而已，是一个希波克拉底^④谴责的野蛮的治疗方法而已。当然，出于卫生的理由，希波克拉底也会谴责艾曼纽的，因为她此时正在慢慢地扑到她喝醉了的朋友身上，用手指托住那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软耷耷的东西，用发酸的舌头舔了起来，一面还喃喃地讲着足以撩拨猫儿和吃奶孩子的话语，全然不顾上面那人在苦思冥想。她全力以赴地干着这种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的营生，她只是以某种模模糊糊的同情心行事，为的是让这新来的流浪者在过流浪生活的第一夜就感到高兴，或者有那么一点爱上自己，而去惩罚塞莱斯丁，

① 法国作家维尼（1797—1863）的哲学诗篇《命运》中的一部分。

② 迪利厄斯（1862—1934）：定居英国的英国音乐家，擅描绘各种音响。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7）：古希腊著名医生。

同时也是为了让他忘掉他那用美洲蛮人语言叽咕出来的各种怪异事物。新来的流浪汉一面叽咕着，一面又顺着墙壁向下滑了滑，叹了一口气，任她摆布，同时把手插进艾曼纽的头发里。有那么一秒钟（地狱中的一秒钟），他觉得那是波拉的头发，因为波拉曾不止一次地在墨西哥斗篷下，在印有克勒名画的明信片 and 达雷尔《四部曲》的包围中，翻倒在他身上，让他享受，而她自己专注、冷静、淡漠、从里到外地享受着，然后又浑身颤抖着紧贴着他躺下来，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求他占有自己，蹂躏自己。她的嘴唇也像叙利亚女神那样，像艾曼纽那样涂满了口红。突然艾曼纽挺起了身子，原来是警察踢了她一脚，她说：怎么啦，我们什么也没干^①。不知怎的，忽然一团灰色挤进了长廊的门，奥利维拉睁眼一看，只见自己腿旁有一双警察的腿。裤扣可笑地松开着，他挨了警察一脚，身旁的空酒瓶滚动了起来，接着大腿上又挨了一脚。艾曼纽的头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她弯下腰直呻吟。不知怎的，奥利维拉跪了下来，很自然，只有用这种姿势才能把那犯罪的肉棍尽快地塞进裤子里去。这东西很有些合作精神，奇迹般地缩小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关进去，扣上裤扣。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但如何向警察解释呢。警察把二人赶到了停在广场上的囚车旁。唉，怎么向芭勃斯说明一下，告诉她宗教迫害狂是另外一回事呢？怎么向奥西波，尤其是向奥西波解释一下，告诉他事情还没有做下，告诉他唯一恰当的做法是向后退一缩，再猛然一使劲；先倒下去，然后才可能站起来，至于艾曼纽，则等以后再说了……

“放她走吧，”奥利维拉向警察请求道，“这可怜的女人比我醉得还厉害。”

他一低头恰好躲过警察的巴掌，另一个警察抱住他的腰，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囚车，然后又把艾曼纽摔在了他的身上，而艾曼纽嘴里还唱着似乎是《樱桃时节》^②那支曲子。车厢里只有他们二人，奥利维拉揉着疼痛的大腿也唱起了《樱桃时节》，如果的确是那支曲子的话。囚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法国民歌，原文为法文。

车犹如发射的飞弹一般开走了。

“我们所有心爱的人^①。”艾曼纽唱道。

“我们所有心爱的人。”奥利维拉说着在车凳上躺了下来，并摸出了一支香烟，“喂，老姐，这下子连赫拉克利特也完了。”

“你别烦我。”艾曼纽说道，接着就大哭了起来，“我们大家相爱吧^②。”

在哭声中她又唱了起来。

奥利维拉听到了警察的笑声，原来他们正在透过铁栅看着他和艾曼纽。“好了，我不是一直希望安静吗，这下子我就要彻底安静了，我要好好地利用它，用不着去干心里想干的事了。”奥利维拉想道。打电话向人述说一个开心的梦境，这很好，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说个没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水肿病要用耐心、大粪和孤独来医治。再说蛇社已经完蛋，一切也都幸福地完蛋了，其余就要完蛋的东西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囚车在一个街角处刹住了，艾曼纽还在高唱着：当他在樱桃时节重返时^③，一个警察把小窗打开，警告他们说，再不住嘴就把他们的脸踢破。艾曼纽趴在囚车的地板上仍然又哭又叫，奥利维拉把双脚放在她的屁股上，在车凳上坐坐舒服。跳房子就是用脚尖踢石块，必备之物是：一个人行道、一块小石子、一双鞋，还有用粉笔画的格子，最好是用彩色粉笔画。最上面的格子是天，最下面的格子是地。踢着石子进入天是很困难的，几乎总是估计错，于是石块就总是踢出格外。然而，慢慢地踢熟了以后，就能把每个格子都踢过来了（螺旋形的格子、长方形的格子，幻想中的格子，不过后者很少用）。有一天你就能够学会离开地，把石块踢上天。甚至进入天（我们所有心爱的人，艾曼纽趴在地上仍然哭着），糟糕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当你还没有学会把石块踢上天的时候，童年突然结束了，你就陷入了小说之中，陷入了无谓的烦恼之中，陷入了对另一种天的思索之中，因为你还必须学会如何到达这另一种天中。由于离开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了童年（我不会忘记那樱桃时节^①，艾曼纽在地板上直蹬脚），人们也就忘记了为了到达天，作为必备之物，还得有一块小石子和鞋尖。埋在粪堆中的赫拉克利特是了解这一点的。此时艾曼纽大概在樱桃季节中大把大把地擤鼻涕呢。不知什么时候，囚车里又坐进了两个同性恋者（哦，对，刚才车门开了，又关上了，还听到了一阵尖叫声，吃笑声，还有一声哨鸣）。这两个人一面笑，一面看着奥利维拉和趴在地上的艾曼纽。奥利维拉想吸支烟，但烟没有了，火柴也没有了，他不记得警察是不是搜过了他的口袋。我们所有心爱的人，我们所有心爱的人。还得有一块小石子和鞋尖。玛伽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而奥利维拉则不然，蛇社的人了解得也还可以。在布尔萨柯^②或是蒙得维的亚度过童年的时候，这一点就指出了通天的笔直大道，用不着吠陀，用不着禅宗，也用不着各式各样的粪便学。对，踢着石子向天走去，带着石子向天走去（要不要背着十字架？这东西可不好背），最后一脚把石子踢上了蓝天，蓝天，蓝天^③，砰的一声，玻璃打碎了。坏孩子，上床睡觉去，今天不给你吃甜食。但如果在碎了的玻璃的后面存在着聚居区，如果天不过是他的聚居区的童年名字，那么不吃甜食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唱吧，吸烟吧。”奥拉西奥说道，“艾曼纽，爱哭的老姐，高声些。”

“我们所有心爱的人。”艾曼纽吼了起来。

“他很漂亮。”两个同性恋者中的一个看着奥拉西奥说道，“但一副凶相^④。”

另一个同性恋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铁皮制的管子，对着管子一端的洞看了起来，还一面笑，一面作怪相。刚才说话的那个略为年轻些的夺过管子也看了起来。“什么也看不见，若。”他说。“看得见，好看极了。”若说道。“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看得见，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地名。

③④ 原文为法文。

你通过窥视孔就能看到你所能见到的最美丽的图像^①。”“天还黑着呢，若。”若掏出一盒火柴，划了一根放在万花筒前，年轻的那个高兴得尖叫了起来：最美丽的图像。我们所有心爱的人，艾曼纽唱着从囚车的地板上坐了起来。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及时，跳房子游戏，万花筒。年轻的同性恋者看了又看，噢，若，我看不见了，再亮点，还得亮些，若。奥利维拉躺在车凳上在向赫拉克利特致敬，这位晦涩哲人的脑袋正从金字塔般的粪堆顶端露出来，一双眼睛犹似绿色的星辰，最美丽的图像。还是晦涩哲人有道理，这就是通往聚居区的一条路，也许是通往聚居区唯一的道路，但这不可能是世界，人们总是从坏的一端看万花筒，因此必须在艾曼纽、波拉、巴黎、玛伽和罗卡玛杜尔的帮助下，把万花筒颠倒过来，像艾曼纽那样躺倒在地，以这样的角度开始从粪堆的高度去看。通过屁眼去看世界，你就会看到你所能见到的最美丽的图像。小石子必须通过屁眼，才能用鞋尖踢进去。从地到天，每个格子都将是开放的，迷宫也将会像断得把小职员们的时间崩成了许多碎片的钟弦那样展开。人们也会通过鼻涕、精液、艾曼纽的气味和赫拉克利特的粪堆进入通向愿望聚居区的道路，不用再上升到天了（上升，是个虚伪的字眼；天，也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字眼^②），而是以人的脚步，在人的土地上行走，一步一步地走向聚居区，虽然很远，但却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就像在跳房子时在粗糙的人行道上所划的天与地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一样。有一天人们也许会进入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当有人讲到天这个字眼时，它不会被看做是一块沾满油渍的抹布。有一天，也许会有人看到世界的真正形象，你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图像，最终，这个人也许能够踢着石子进入聚居区。

(—37)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拉丁文。

在这边

浪子远游，
勿忘故土。^①

阿波利奈尔^②：《提瑞西阿斯的乳房》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主张革新诗歌，打破诗歌形式和句法结构。主要作品有《醇酒集》和《加利格朗姆》。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有着启蒙影响。

37

他很为自己的名字叫特拉维勒^①而感到恼火，因为除了偶尔到过蒙得维的亚和有一次去过巴拉圭的阿松森之外，他在阿根廷从未动过窝，而当他想到这两国的首都时，也并不以为然。都四十岁了，但他仍然住在卡奇马约大街，连在“明星”马戏团当法律顾问并干些杂事也没有希望像真正的马戏团那样到处走走。他那马戏团的活动范围只是从圣菲^②到卡门-德巴塔哥内斯^③，长期在联邦首都^④、拉普拉塔^⑤或罗萨里奥演出。塔丽姐喜欢阅读百科全书，每当她对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流露出兴趣的时候，特拉维勒就言不由衷地咕哝着对种有天竺葵的庭院和简易床大加赞扬，并说你最好别离开你生命开始的那个角落。他一面喝着马黛茶，一面施展其令妻子敬佩的才智。看得很清楚，他随时都想说服妻子。睡着睡着，他就发起呓语来，什么流放呀，离乡背井呀，漂洋过海呀，过海关呀，不准确的照准仪呀，等等。醒来时，塔丽姐如果嘲笑他，他就打她的屁股，随后二人就发疯似的大笑起来，仿佛特拉维勒这种自我暴露对二人都是一种乐事。有一件事得承认，那就是特拉维勒同几乎所有的朋友不一样，他从不把

① “特拉维勒”英文意为旅行者。

② 阿根廷的一个省份。

③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城镇。

④ 指布宜诺斯艾利斯。

⑤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

自己不能尽兴地旅行这点归罪于生活或是命运。他只是一口喝掉一杯杜松子酒，称自己是个笨蛋。

“其实我就是他最好的旅行。”一有机会塔丽姐就这样说，“可他太傻了，竟没有发觉这点。太太，我曾用幻想的翅膀带着他一直旅行到天边。”

与之交谈的那位太太还以她这话是真的呢，于是就顺着话茬回答道：

“唉，男人们都是不可理解（原文如此，应为不解人意）的。”

要么就说：

“你瞧，我和我那位胡安·安东尼奥也是这样，无论我跟他说什么，他全当耳旁风。”

要么就说：

“咱俩可是说到一起了，太太，生活就是一场斗争。”

要么就说：

“您别往心里去，身体好，日子过得去就行了。”

过后塔丽姐把这些话告诉了特拉维勒，二人在厨房里笑得直打滚，把衣服都弄破了。特拉维勒觉得最为开心的事就是躲在厕所里，嘴里咬着手帕或汗衫，偷听塔丽姐是如何逗引“富裕”客店里的那些太太和对面旅馆里的另一些太太们说话的。在高兴的时候（对他来说，这种时候是不会持续很久的），他就设计一出广播剧来拿这些胖太太们开玩笑，而这些太太们却一直蒙在鼓里，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但还要天天“收听”。但不管怎么说，特拉维勒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是他肚子里的一个黑疙瘩。

“这疙瘩就像一块真正的砖。”特拉维勒摸着肚皮解释道。

“我可从来没见过黑色的砖。”马戏团团长说道。有时团长就成了特拉维勒思念旅行的临时知心人。

“总不动窝，砖块就变黑了。您瞧，费拉古托，有些诗人对自己的到处流浪竟然大发牢骚。”

“喂，您跟我讲西班牙语好不好。”团长说道，这种戏剧性的直呼

其名使他感到吃惊。

“我不会，团长，”特拉维勒对自己直呼团长的名字表示了含混的歉意之后咕哝道，“漂亮的外国字眼就像绿洲，就像台阶。我们永远不去哥斯达黎加了吗？巴拿马呢？古时候皇家的帆船在那里……加德尔^①，连加德尔都死在哥伦比亚了，团长，死在了哥伦比亚！”

“我们没有现金啊。”团长说道，随后掏出怀表看了看，“我得回旅馆了，不然我那位古卡又要大发雷霆了。”

办公室就剩下特拉维勒一个人了，他心里想着康涅狄格^②的黄昏景色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了自我安慰，他回忆着自己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譬如，在国内税务局工作的时候，1940年的一个早晨，他手里端着一杯水走进了领导的办公室，可出来的时候，他被辞退了，而那位领导正在用吸墨纸吸干自己脸上的水。这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因为正是在那个月份税务局正准备提升他呢。同塔丽姐结婚也是一件美事（尽管二人的看法相反）。塔丽姐拥有一张药剂师的文凭，因而命中注定要在氧化锌胶布中老化掉。有一天，特拉维勒来买几颗治支气管炎的栓剂，并要求塔丽姐解释一下如何使用。塔丽姐一解释，爱情就像淋浴头下的香波迸发出了泡沫。特拉维勒甚至认为自己在塔丽姐垂下眼睑，意欲向他解释为什么坐栓要在洗肠之后，而不是洗肠之前使用才更为有效的时候爱上她的。

“你真坏，”塔丽姐在回忆的时候说道，“你本来能看懂说明，可偏要故意装傻，非让我给你解释。”

“一个药剂师要为真理服务，虽说这真理处在最隐秘的地方。你知道，那天下午离开你以后上第一颗坐栓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啊。那颗坐栓大大的，是绿颜色的。”

“还是桉树味的呢，”塔丽姐说道，“我还没把大蒜味的卖给你呢。二十米开外都闻得到。”

① 加德尔（1887—1935）：阿根廷著名探戈歌手。

② 美国州名。

但二人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们模模糊糊地觉得，不止一次地寻开心不过是一种极端的手段，用来对付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所特有的忧郁症，用来对付一种不太……（“不太”之后应该用什么字呢？胃门处隐约作痛，一直有块黑砖在堵着）的生活。

塔丽姐向古杜索太太解释了特拉维勒的忧郁症：

“这忧郁症总是在睡觉的时候发作，仿佛是从胸部升上来的某种病痛。”

“大概是内脏某个地方发炎了。”古杜索太太说道，“人们都说他心比天高。”

“这样说来，他那是脑子里的毛病了，太太。您瞧，我丈夫是个诗人呢。”

特拉维勒躲在厕所里，用一条毛巾捂着脸，笑得直流泪。

“会不会是某种过敏呢，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我的孩子，维克托，您不是看见过他在天竺葵那边玩吗，长得可漂亮呢。可是，您瞧，他对芹菜就过敏，一发作就变得像个卡西莫多^①。您瞧，他那双黑黑的眼睛闭上了，嘴巴肿得像只蛤蟆，有时连脚趾头都张不开。”

“脚趾头倒不一定非要张开不可。”塔丽姐说道。

从厕所里传出了特拉维勒那闷闷的笑声，像是吼叫，塔丽姐赶快换了话题，把古杜索太太的注意力引开。一般说来，特拉维勒一离开他那块躲藏地，就感到忧郁，塔丽姐是很体谅他的。这里还必须说一说塔丽姐是如何体谅人的。她的体谅总是带有那么一种讥讽和温柔意味，仿佛很遥远。她对特拉维勒的爱是用肮脏的浅底锅、不眠的长夜、对他那怀念旅行的幻想以及他对探戈的爱好的轻柔的容忍和各种花招构成的。当特拉维勒感到悲伤，一心想着从未旅行过（塔丽姐心里明白，其实这点对他并不重要，他的忧伤是有着深层意义的）的时候，她就陪伴着他，但不说话，只是给他泡马黛茶，注意不要让他缺烟抽。也就是说，既要在男人身边尽为人妻者之道，又不要遮住他的

^① 即《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相貌丑陋。

影子（妨碍他的情趣）。这太难为她了。塔丽姐跟他在一起，跟马戏团在一起是很幸福的，在出场之前她为那只会做算术的猫梳毛，她给团长管账，她有时谦逊地寻思着自己比特拉维勒离那使他烦恼的深洞更近，但一提及这形而上的问题，她就感到有点害怕。最后她信服了，即只有特拉维勒才能够深探这深洞，引发那黑色的油柱。这一切都浮在上面，穿着语言和形象的外衣，可以叫做希望，也可以叫做欢笑或是爱情，更可以叫做马戏团和生活，为的是给这一切以最为表面、最为糟糕的名称。哎，死了这条心吧。

没有了希望，特拉维勒就成了一个勇于行动的人，他自己说他的行动是一种有节制的行动，因为总不能到处杀人吧。四十年来他在不同的阶段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足球（在上中学的时候，是个不坏的中锋）、田径赛、政治（1934年在德沃托监狱里关了一个月）、养兔和养蜂（在曼萨纳勒斯农场，三个月后农场就倒闭了，兔子得了传染病，蜜蜂难以控制）、汽车运动（作为米拉蒙^①的助手，在列西斯登西亚翻了车，三根肋骨折断）、细木工（修理堆到天花板那么高的旧家具，完全失败）、结婚，以及每星期六用租来的自行车参加在帕斯将军大街举行的车赛。这些行动交织在一起就成了他脑子中的一个种类齐全的图书馆，使他会讲两国语言，善于写作，并以讥讽的态度对救世学和算命用的玻璃球感兴趣，此外还使他企图以用脸盆装上泥土和精液种白薯的方法去创造一种曼德拉草^②，结果白薯还是白薯，只是一个劲儿地疯长，向整个旅店蔓延，都从窗子里伸了出去。塔丽姐进行了干预，偷偷地用剪刀剪短。特拉维勒观察了白薯茎，起了疑心，但最后还是屈辱地放弃了被剪的曼德拉草。还有童年的往事，有时特拉维勒提起一位跟他相同的人^③，但此人比他运气好，不知为什么塔丽姐并不喜欢这个话题，于是就不安地拥抱他、亲吻他，竭力把他从这些想法中拉出来，还带他去看玛丽莲·梦露演的电影。特拉维勒最

① 阿根廷当时的著名汽车赛手。

② 古代人们认为是神奇之草。第四十六章也提及此草。

③ 指奥利维拉。

喜欢这位明星，于是在黑暗的罗卡总统电影院里引起了纯粹是由艺术造成的醋意。

(—98)

38

特拉维勒对青年时代的朋友的回国是不是感到高兴，塔丽姐对此不敢肯定，因为特拉维勒在得知那个叫奥拉西奥的人突然乘安德雷亚 C 号轮船返回阿根廷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在马戏团那会作算术的猫的身上踢了一脚，并高声宣称生活纯粹是操蛋玩意。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把猫装在篮子里同塔丽姐去港口接人了。奥利维拉手里只提着一个很轻的箱子从海关帐篷中走了出来，在认出特拉维勒的时候，只是带着既惊且烦的神情抬了抬眉毛。

“喂，你好！”

“你好！”特拉维勒以一种意外的激动劲紧紧握住了奥利维拉的手说道。

“你瞧，我们去烤肉店去吃煎香肠怎么样？”奥利维拉说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特拉维勒说道。

奥利维拉说一句“很高兴认识你”，把手伸了出去，但几乎连看也没看塔丽姐一看，紧接着就问这猫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把它放在篮子里带到港口来。塔丽姐由于受到了冷落很生气，觉得这人太令人讨厌，于是宣布她要带着猫先回马戏团了。

“那好。”特拉维勒说道，“你要把猫放在电车窗口上，你知道它不喜欢过道。”

到了烤肉店，奥利维拉就喝起红葡萄酒，吃起煎香肠和烤牛杂来。没什么重要事可说，特拉维勒就给他讲述马戏团的事，并告诉他自己是如何同塔丽姐结婚的。还简明扼要地讲了国内的政局和体育方面的情况，特别讲了帕斯瓜里托·佩雷斯^①的兴衰。奥利维拉也告诉他自己是在巴黎遇见了凡西奥^②，这个罗圈腿总好像是睡得迷迷糊糊似的。特拉维勒感到饿了，也要了烤牛杂。奥利维拉带着微笑从他手中接过第一支本地香烟，以赞赏的神情抽了起来，对此特拉维勒感到很高兴。二人又喝掉了一升红葡萄酒，特拉维勒谈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一直希望找个更好的工作，也就是说，活轻钱多的工作。饭间他一直等着奥利维拉会告诉他些什么，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希望听到些什么，譬如是什么原因使得二人在很长时间之后又见面了。

“喂，你给我讲点什么吧。”特拉维勒建议道。

“那边的气候变化太大了，”奥利维拉说道，“但不时地还有那么几天是好天气。还有，塞萨尔·布鲁托说得好，你要是十月份去巴黎，一定得去参观卢浮宫。还有什么呢，啊，对了，有一次我去维也纳，那儿的咖啡馆豪华极了，好多胖女人都带着狗和丈夫去吃果馅奶酪卷。”

“好了，好了，”特拉维勒说道，“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没人强迫你。”

“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我把一块方糖掉在桌子下面了，那是在巴黎，不是在维也纳。”

“要是为了讲咖啡馆，你根本用不着漂洋过海地到这儿来讲。”

“明人不必细说。”奥利维拉小心地切着一块牛杂说道，“这东西巴黎就没有，许多阿根廷人都这么说，他们想牛排都想哭了，我还认识了一位太太，她一直怀念着家乡的葡萄酒，她说法国葡萄酒不适合

① 阿根廷拳击冠军。

② 阿根廷赛车世界冠军，外号罗圈腿。

掺苏打喝。”

“这太可怕了。”特拉维勒说道。

“当然，这儿的西红柿和土豆比任何地方的都可口。”

“看得出，你经常同奶油打交道。”

“也就那么一两次。一般说来，奶油^①并不喜欢同我打交道。你这个打交道的比喻我也来用一用。空气太潮湿了，老兄。”

“哦，是的，”特拉维勒说道，“你还得重新习惯一下。”

二人就这样聊了二十分钟。

(—39)

39

奥利维拉当然不会告诉特拉维勒，说自己在蒙得维的亚停泊的时候曾下船到贫民区去打听，寻找玛伽的下落，为了取得某个当地人的信任还得同他喝上两杯蔗酒。但什么也没打听到，仅仅看到一群新盖的大楼。后来他回到港口度过了安德雷亚 C 号轮船起锚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海水里漂满了肚皮朝上的死鱼，在死鱼群中还有几个避孕套在那满是油渍的水中慢慢地荡来荡去。奥利维拉只得回到了船上，心想玛伽也许真的去了卢卡，或佩鲁贾。真是白来一趟。

在上岸投入祖国妈妈的怀抱之前，奥利维拉就作了决定：过去的

^① 一语双关，“奶油”亦有上层社会的意思。

一切并没有过去。脑子里的假象如同其他各种假象一样，可以使人很容易地进行想象，想象出一个由玩过的游戏加以丰富的未来。他搞懂了（只有站在船头，在清晨那虚无缥缈的黄色雾霭中才能搞懂），既然自己决定不妥协，拒绝容易的解决办法，那么一切就没有什么变化。成熟（如果设想成熟这东西存在的话）最终是一种虚伪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是成熟的，也没有任何事物比那位带着装有小猫的篮子，跟玛诺洛^①·特拉维勒去接他的女人同另一个女人有点相像这一点更为自然的了，而后者……（在蒙得维的亚贫民区游荡，乘出租汽车驶向塞罗区的边缘，心里还琢磨着那不听话的记忆力重新构造起来的旧地址，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必须继续下去；要么重新开始，要么就结束，这中间还没有桥梁可以联结。奥利维拉手提箱子向港口一家烤肉店方向走去，一个喝得半醉的人在那里曾经在一天晚上给他讲过民间歌手贝蒂诺蒂的故事，讲过这位歌手是怎么唱那首圆舞曲的：我的诊断很简单／我知道自己已无可救药。奥利维拉当时还觉得把诊断这字眼放进一首圆舞曲里简直是难以忍受的，可现在他却以一种说教式的神态反复地唱着这两句歌词，不顾身旁的特拉维勒还在跟他讲着马戏团的事，劳塞^②，甚至胡安·庇隆的情况。

(—86)

① 特拉维勒的名字是玛努埃尔，玛诺洛是爱称。后文的玛努也是爱称。

② 可能是当时阿根廷的政治家。

40

奥利维拉发觉，在许多意义上讲，回归实际上是离去。他无事可干，就同那可怜而又具有忘我精神的赫克列普顿一起住在特拉维勒夫妇居住的“富裕”客栈对面的旅馆里。他们觉得这样很好。赫克列普顿也很高兴，她沏得一手好马黛茶；虽然她做爱做得很差，稠面糊做得也很糟糕，但做其他家务事的本领却很突出，使得奥利维拉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有关回归与离去的思考，这个问题在他做大衣料子生意的空隙中一直缠绕着他。开初，特拉维勒曾批评他，说他总是把布宜诺斯艾利斯说得一无是处，总是把这个城市看成一个只穿胸衣的妓女。奥利维拉则向他和塔丽姐解释说，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批评包含着许多爱，只有像他们那种脑子有毛病的人才把这些批评误解成辱骂。最后特拉维勒夫妇终于弄懂了奥利维拉是有道理的，他不能虚伪地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解，他现在比起在欧洲游荡的时候离阿根廷更远了。只有一些简单而古老的事物才能让他露出笑容，譬如马黛茶、德·卡罗的唱片，还有黄昏时分的港口。赫克列普顿去店铺上班的时候，他就同特拉维勒夫妇出去漫游城市。特拉维勒发现奥利维拉有着同这个城市和解的迹象，为此他买了大量的啤酒来培养这种和解。然而塔丽姐又不妥协了（这个特点是通过冷漠表现出来的）。她只要求别人在短期内同她一致，譬如在科罗林多·特斯塔的绘画上，在托列·尼

尔逊^①导演的影片上，但是在对比奥伊·卡萨雷斯^②、大卫·维尼亚斯^③、卡斯特亚尼神父^④、玛纳乌塔，以及 YPE^⑤的政策看法上，二人却吵得不可开交。塔丽姐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对奥利维拉而言，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住在布加勒斯特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他不是自己回国的，而是别人把他带回国的。然而在争论的主题的深处总是有着一种例外的东西，即三个人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都像演员那样地寻求能使观察者，或被观察的事物偏离中心的观察点。争论得多了，塔丽姐和奥利维拉反而互相产生了敬意。特拉维勒记起了二十岁时的奥利维拉，他觉得心脏有些痛，尽管也许是啤酒喝多了产生的气体所致。

“你的问题在于你不是个诗人。”特拉维勒说道，“你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感觉同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像一只巨大蜘蛛的肚皮，在天底下缓缓地摆动，它的脚有的伸向圣·维森特、布尔萨哥、萨兰地、帕罗马尔^⑥，有的则伸进了河水^⑦。可怜的蜘蛛，竟然不顾河水是那么的肮脏。”

“奥拉西奥是个完美主义者，”塔丽姐对奥利维拉表示同情，因为此时对他已经有了信任感，“一只牛虻落在了高贵的马的身上。你应该向我们学习，尽管我们是卑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但我们知道彼耶尔·德芒迪亚格^⑧是什么人。”

“而且知道大街上走着的姑娘们目光温柔，”特拉维勒眯着眼睛说道，“小脸蛋儿由于总吃牛排米饭，由于总听‘世界’电台而显得像抹了一层爽身粉，蠢得那么可爱。”

“但不包括我这个在马戏团工作的、解放了的知识妇女。”塔丽姐

① 托尼·尼尔逊（1924—1978）：阿根廷著名电影导演。

② 阿道尔夫·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阿根廷作家，其作品具有当代盛行于拉丁美洲文坛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作品有《莫雷尔的发明》、《爱者恨》等。

③ 大卫·维尼亚斯（1929—）：阿根廷作家，作品有《具体事物》等。

④ 雷奥纳多·卡斯特亚尼（1895—1979）：阿根廷耶稣会神父，利用散文、诗歌、小说宣传天主教思想和反共思想。

⑤ 石油矿藏管理局。

⑥ 均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名。

⑦ 指拉普拉塔河。

⑧ 法国作家，生于1909年。

谦逊地说道。

“也不包括像鄙人这样专门致力于民间艺术的人。老兄，回到家里你提醒我一下，我要给你念一段伊芙·吉特丽^①的忏悔录，简直是妙极了。”

“哦，顺便说一声，古杜索太太让我告诉你，你再不把加德尔的唱片选集还给她，她就要往你头上砸花盆了。”塔丽姐说道。

“我得先给奥拉西奥念一段忏悔录，让她等着吧，这臭老太婆。”

“古杜索太太就是长得像羚羊似的那位太太吧？她同赫克列普顿谈得可热乎了。”

“对，就是她。这个星期轮到她们两人做朋友了，可过几天之后你再看吧。我们这个区就是这样。”

“（这个区）被月光照得泛白^②。”奥利维拉说道。

“比你那圣热尔曼德普莱强多了。”

“那当然。”奥利维拉看着她说道。他也许是眯起了眼睛……她那法语发音，真好听，所以他要眯起眼睛听（可她是个药剂师，真可惜）。

三个人都喜欢做文字游戏，所以这几天就在墓地^③里搞些发明，譬如，把胡利奥·卡萨莱斯的字典^④翻到 558 页，然后用烧热砖石烤的面包、蜂胶、鸮、古船、鹰翅上的切口、罩布、说话含混不清的人、摩尔人的军事远征队、筛面时扬起的粉尘^⑤等字做游戏。但一想到被自己那阿根廷性格和无情的时间飞逝而糟蹋掉了的机遇，三人就有点伤心了。对于药剂师这个词，特拉维勒坚持认为这是墨洛温的民族^⑥一字的属格，随后又同奥利维拉一起献给塔丽姐一首史诗，史诗中说

① 见本书第一——章。

② 巴蒂斯特亚和勒·佩拉作词，加德尔作曲的探戈舞曲的中的一句。

③ 指字典。作者把字典戏称为墓地，并让书中人物用字典中的怪字做文字游戏，以示对语言的挑战。

④ 指西班牙的字典编纂家胡利奥·卡萨莱斯（1877—1964）主编的《西班牙语意义字典》。

⑤ 这些字均以西班牙文字母 h 开头，都是生僻的词。

⑥ 墨洛温的民族，指法兰克民族，曾入侵西班牙。墨洛温为该民族的国王。

药剂师国的蛮军侵入了加泰罗尼亚，散布恐怖、胡椒碱和蒜藜芦；药剂师国拥有高头大马，接着是关于药剂师国大草原的思考，啊，药剂师们的女皇，请你可怜可怜肿脸的人、被拴在柱子上的人、邈邈的人和拥有特权的逃犯吧^①。

特拉维勒不时地在向团长做工作，希望团长让奥利维拉进马戏团工作，而这位让人操心的对象却躲在房间里喝马黛茶，恹恹地从阅读中了解本国的文学创作情况。在他专注于这项任务的时候，天气热了起来，大衣料子的销售量也就大为减少了。于是在唐·克列斯波家的庭院里的聚会就开始了。唐·克列斯波是特拉维勒的朋友，他把自己的几间房出租给古杜索太太和其他几位太太和绅士。由于赫克列普顿很温柔，像对小孩似的对奥利维拉宠爱备至，所以奥利维拉每天都睡得不想再睡了才起床，在那间歇性的头脑清醒时刻，有时以俄国小说人物的神气阅读从箱子底刨出的克勒维尔的一本小书。这种有条不紊的惰性使得他一事无成，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事情的确如此：当他眼睛半睁半闭的时候，有些事物的轮廓就显得清楚；如果睡着了，脑子就更清醒了。马戏团的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团长根本不打算再雇人。夜晚刚刚降临的时候，特拉维勒去上班之前总要下楼来同唐·克列斯波喝喝马黛茶，奥利维拉也来凑热闹。有时大家听听旧唱片，而且用的是奇迹般地还能转动的旧唱机，似乎听旧唱片就得用老唱机。有时塔丽姐坐在奥利维拉的对面，用墓地里的词同他做文字游戏，或是问答游戏，这后者是二人同特拉维勒一起发明的。三人玩得很开心，唐·克列斯波觉得他们在发疯，而古杜索太太则认为他们太愚蠢了。

“你从来不跟我们谈那边的事。”有时特拉维勒这样说道，连看奥利维拉一眼也不看。奥利维拉比他有主见，每当他决定提这种问题的时候，总是把目光移开。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直接说出法国首都的名字，他说“那边”，就像一个母亲一面剥椰子，一面用不犯禁的字眼称呼孩子的隐秘处一样，譬如“上帝的那玩意儿”等等。

^① 这些字均以 AF. 开头。

“没多大意思。”奥利维拉说道，“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这是让特拉维勒这位失败的游牧人生气的最好办法。于是特拉维勒不再坚持，调起了从美洲商店里买来的那可怕的六弦琴，唱起探戈舞曲来。塔丽姐有点不满地斜眼看着奥利维拉；尽管特拉维勒从来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他已经把奥利维拉是个怪人这一想法塞进了塔丽姐的脑海里。奥利维拉的怪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怪异仿佛是另一种类型的，表现在另一种方面的。有几个晚上，大家都似乎在等待着某种事情发生，大家感到互相很亲密，但总是觉得暴风雨即将来临。在这几个晚上，如果把墓地打开，跃入他们眼中的总是像炭块、囊尾幼虫、细胞质、分裂、包囊的、切口^①等类的词汇。最后大家情绪低落地上床，而整夜梦见的却都是开心、愉快的事。其实，梦境应该反其意地去理解。

(—59)

41

从下午两点起，太阳就一直晒在奥利维拉的脸上，更糟的是这种热劲使得他更加难以把钉子放在地砖上用榔头敲直了（任何人都知道，用榔头把钉子敲直是多么的困难。有时钉子还差一点就直了，但只要再敲一下，钉子一转身，榔头就重重地打在扶着钉子的手指上，

^① 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文中均以 CI 开头。

这种险情简直是防不胜防)，尤其是在地砖上敲个不停的时候（但任何人都知道……），在地砖上敲个不停（但任何人……），敲个不停。

“一个直钉子都没有了，” 奥利维拉看着散落在地上的钉子想道，“这种时候五金店也关门了。我要是去敲门让他们卖给我三十颗钉子，他们非把我踢出门不可。没办法，只有把这些钉子敲敲直了。”

每次钉子还差一半就要敲直了的时候，他就抬头望一眼敞着的窗子，吹声口哨，想把特拉维勒叫出来。通过窗口能够清楚地看到特拉维勒夫妇卧室的一部分，某种迹象表明特拉维勒还在卧室里，很可能还在同塔丽姐睡着。这对夫妇白天睡的时间很长，这倒不是由于马戏团的工作很累，而是出于奥利维拉所推崇的惰性原则。两点半就把特拉维勒叫醒真有点于心不忍，但奥利维拉那扶着钉子的手指已经青一块紫一块的了，砸得血都渗了出来，样子就像炸坏了的土豆条，让人看了恶心。奥利维拉越是看窗子，越是觉得非要把特拉维勒唤醒不可。更糟的是他还很想喝点马黛茶，但茶叶又差不多喝光了，余下的只够装半壶了。最好由特拉维勒或是塔丽姐把所需的马黛茶加上几颗压分量的钉子用纸包好，从窗口扔进来。有了直钉子和茶叶，午休这段时间就容易打发了。

“我这口哨怎么吹得这么响，真奇怪。” 奥利维拉不解地想道。底楼有个职业可疑的人，带着三个女人和一个专供差遣的女佣，此时有个人从底楼也吹起了口哨，戏谑地模仿他，但吹得很糟，像是水壶中的水沸声和没牙人的漏气声混杂在了一起。奥利维拉很高兴自己的口哨声引起了他人的佩服和竞赛。他不想浪费精力了，等有大事的时候再吹吧。奥利维拉一般都在凌晨一点至五点进行阅读（不过不是每夜如此），在这段阅读时间里，他曾得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结论，那就是吹口哨并不是文学创作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很少有作家让自己的人物吹口哨的，实际上一个这样的作家也没有。作家总是让自己的人物进行相当单调的口才练习（说话、回答、唱歌、叫喊、啜嚅、噤噤喳喳、口若悬河、窃窃私语、感而叹之、慷慨陈词等等），任何一个男主角或是女主角都不会在其史诗中的某一时刻以一声震破玻璃的真正

口哨声达到光辉的顶点。英国乡绅^①吹口哨是为了召唤自己的猎犬；狄更斯的人物吹口哨为的是唤住一辆出租马车^②；而阿根廷文学则很少有吹口哨的。这简直是个耻辱。为此，奥利维拉虽然没有阅读过坎巴塞莱斯^③的作品，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位大师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有时他还想象会有一种一直延伸着的口哨声逐渐深入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阿根廷内^④。他要把这个阿根廷用闪光的绶带扎好，作为肉卷这道名菜献给世界，让世界目瞪口呆，因为这道菜同大使馆里那宫廷式的肉卷，同加因萨·米特列·帕斯^⑤办的那消遣性的星期日副刊的内容毫无关系；与时败时胜的博卡足球青年俱乐部，与“巴爪拉^⑥”中所歌唱的博学奸尸者，同贝奥多区^⑦更是毫不搭界。“妈的，你这个婊子养的，”这是奥利维拉对钉子说的，“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会儿。”他觉得进行这样的想象太容易了，容易得令人厌倦，尽管他确信应该从耻辱这个角度来看待阿根廷，应该从阿根廷的面孔上找出害臊的样子。正如一些阿根廷散文家所解释的那样，一个世纪的各种掠夺已经掩盖住了它的脸红。为此，最好是以某种方式向阿根廷表明，对它不能认真对待，尽管它企图受到人们认真的对待。又有谁愿意当个小丑来剖析阿根廷这个神圣宫廷式肉卷的主权呢？又有谁为了看看阿根廷脸红而愿意当面嘲笑它呢？也许会有那么一次人们会笑，但那也是作为相遇后认出它来了的一种表示。喂，家伙，你这一天算是白白糟蹋了。这只钉子也许不像其他钉子那么硬，看样子挺温和的。

“天气冷得可怕。”奥利维拉自言自语道，他很相信这种自我启示所能产生的效果。汗从头发上流到了眼睛里，用工具把钉子朝上固定住也不行，因为榔头稍微一碰，钉子就滑向汗渍渍的（因天冷出的

①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坎巴塞莱斯（1843—1888）：阿根廷政治家兼作家，擅自然主义描写，作品有《伤感的音乐》等。

④ 阿根廷作家玛耶亚的作品《阿根廷受难记》中的名句。

⑤ 加因萨·帕斯是阿根廷《日报》的创始人和老板，米特列是《国家》报的创始人和老板，均系亲官方报纸。作者把二人并写成一人，以示轻蔑。

⑥ 阿根廷北部一种慢节奏的民间曲调。

⑦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个区，也是一种文学运动的名称，给作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汗)的手指上,就会扎痛自己,把手指弄得青一块紫一块(这是冻的)。更糟的是此时阳光照满了整个房间(是月光照在覆盖着白雪的大草原上,而他则吹着口哨在催马拉车奔驰)。到了三点钟,每个角落都会落满雪花,他也就会慢慢冻僵,甚至会使他产生斯拉夫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以致所引起的那种睡意,他的身体将会埋葬在那足以扼杀空间的紫色花朵的白雪之中。这说法不错,空间的紫色花朵。想着想着,一榔头正好打在大拇指上,严寒一下子侵入了他的体内,他只得倒在地上以打滚来缓解一下那能冻僵人的严寒。最后他甩着手坐了起来,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大概是由于雪化了,要么就是由于那与空间的紫色花朵交替下着的,连狼皮都感到凉爽的毛毛细雨。

此时特拉维勒正在系睡裤,通过窗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奥利维拉正在同雪花和大草原作斗争的情景。他本想回身告诉塔丽姐,说奥利维拉正躺在地上甩着手直打滚儿,但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情况很严重,最好是严肃地、无动于衷地静观一会儿。

“你终于露头了,操蛋!”奥利维拉说道,“我口哨都吹了半个小时了。你瞧,我的手指都破了。”

“是卖华达呢料子卖的吧。”特拉维勒说道。

“是敲钉子敲的。喂,我需要几颗直钉子,再来点马黛茶。”

“这不难,”特拉维勒说道,“你等一会儿。”

“你包个包,给我扔过来就行了。”

“好吧。”特拉维勒说道,“不过现在看起来,我还得走到厨房去拿,太费劲了。”

“为什么?”奥利维拉说道,“厨房又不远。”

“远倒不远,可这里晾衣服的绳子耷拉下来一段,上面还有东西。”

“从绳下钻过去就是了,要不你就把绳子剪断。湿衬衣掉在地砖上发出的叭叭声才令人难以忘怀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把折刀扔给你。我敢跟你打赌,我一定能把折刀钉在你窗子上,小时候我能在十米开外把折刀钉在任何东西上。”

“你身上最不好的毛病就是把什么问题都回顾到童年时期去。我

一直劝你读点荣格的作品。你瞧，你现在又把折刀与童年联系起来了，别人还会以为那是什么星际武器呢。跟你说任何事，你都要把折刀拿出来炫耀一番。你说说看，折刀跟马黛茶和钉子有什么联系？”

“你不会进行推理思考。”奥利维拉生气地说，“首先，我提到手破了，随后我又谈到了钉子，于是你有一条绳子妨碍你去厨房，这样就合乎逻辑地使我想起了折刀。你倒是应该读读爱伦·坡^①的作品。尽管有那根绳子，但你不懂得如何顺着线索思考。这就是你的悲剧之所在。”

特拉维勒把臂肘撑在窗台上，朝下看了大街一眼，那面积不大的阴影罩在石子路面上，从一楼的高度就开始有阳光了，黄色的光线暴怒地四处拍打，而且实实在在地打在奥利维拉的脸上。

“你让下午这大太阳晒昏了头了吧。”

“这不是太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月亮，天气冷得可怕，我这手又青又紫，是冻得太厉害了。我开始患了坏死症，一个星期以后你就往我的陵寝送黄菖蒲吧。”

“月亮？”特拉维勒朝天空望了望说道，“我看还是给你送一条印有维依特斯^②头像的毛巾吧。”

“墓地那儿的人们只欢迎小人物。”奥利维拉说道，“你说话怎么总是文不对题呢，玛努！”

“我都跟你说过五十遍了，请你别叫我玛努。”

“塔丽姐不就管你叫玛努吗？”奥利维拉甩着手说道，仿佛想把手从胳膊上甩出去似的。

“显而易见，这就是你同塔丽姐的区别之所在。”特拉维勒说道，“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是吸收塔丽姐的语汇。我讨厌寄生蟹，我讨厌各种形式的共生现象，什么地衣呀，各种寄生虫呀，我都讨厌。”

“你这机智的比喻使我心都碎了。”奥利维拉说道。

“谢谢。我们刚才不是在谈马黛茶和钉子吗，你要钉子干什么？”

① 爱伦·坡（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在西方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鼻祖。

② 维依特斯（1761—1815）：阿根廷政治家，思想自由，因反英而被流放。

“我还不知道呢。”奥利维拉困惑地说道，“事实是，我刚才把盛钉子的罐头盒拿了出来，发现所有的钉子都是弯的，于是我就想把这些弯钉子敲敲直。你瞧，天又这么冷，我想等我把钉子都敲直了，我就会知道需要它们干什么用了。”

“有意思。”特拉维勒两眼盯着奥利维拉说道，“有时你脑子里净是些怪想法，先要有钉子，然后才考虑钉子的用途。老兄，你可以给许多人上课了。”

“你总是了解我的。”奥利维拉说道，“有一点你倒是可以想象得出，我需要马黛茶是想搞一壶不加糖的茶。”

“好吧，你等一会儿。”特拉维勒说道，“我要是耽搁了，你就吹口哨。塔丽姐听你吹口哨最开心了。”

奥利维拉甩着手走到了盥洗盆处，在脸上、头发上泼起水来，不停地泼，把汗衫都泼湿了，然后回到窗前来应用他的理论：太阳照在湿衣上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寒冷感觉。“瞧我想的，我难道会冻死？”奥利维拉自言自语道，“可报纸第一版上的头条消息我还未读呢：比萨斜塔的倒塌。仔细想想，这太令人伤心了。”

奥利维拉开始构思起新闻标题来，这样做总是能帮助他消磨时间的。她被毛衣上的毛线缠绕着，看上去是在拉努斯西区^①窒息而死的。他一直数到二百，还未想起另一个说得过去的标题。

“我必须搬家，”奥利维拉咕哝道，“这房间太小了。说实在的，我必须进玛努的马戏团，同他们住在一起。马黛茶!!”

没人回答。

“马黛茶，”奥利维拉又轻声说道，“喂，马黛茶。玛努，别对我这样好不好。你想想，我们可以窗口对窗口地聊聊嘛，你、我，加上塔丽姐。以前古杜索太太和楼下那女佣总是来打扰我们，我们就只能做墓地游戏和其他文字游戏。”

“不管怎么说，墓地游戏我自己也可以玩。”奥利维拉想道。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区。

他走过去拿出了《西班牙皇家学院字典》，字典封面上的“皇家”二字都被吉列刀片剃得模糊不清了。他随便翻到一页，让玛努为下面的墓地游戏作准备：

“他们对这位顾客及其辩才感到厌倦了，于是就把顾客的手炉和圆盾夺了下来，让他吞下一个同心蛤，然后在他的泄殖腔里上了一个临床灌肠剂，全然不顾这位顾客由于这混有多毛新风轮菜的液体以倾斜的角度上升而咕咕直叫，并像患有萎黄症的唱诗班歌手那样直翻眼睛^①。”

“操蛋。”奥利维拉惊讶地说道。他又想，操蛋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做游戏的出发点，但他失望了，因为墓地里没有这个词。相反，在阴暗的小房间里，两个有耐心的人正在互相吹捧，渴望给对方夹上头发，但糟糕的是贺尔瓦人将二人搞成驼背了，把他们像浑身发臭的猩猩似的吐了出来^②。

“真是一座墓地，”奥利维拉想道，“我不懂这字典的装订怎么能禁得住这些破烂玩意。”

他想把另一种游戏写下来，但写不出，于是他决定试着写一场典型的对话，他找出了笔记本。他在地铁、咖啡馆、酒店受到启发而想起的各种对话都随时记在笔记本上，其中一组西班牙人的典型对话几乎快完成了，他又润色了一下。当然，在此之前他又往自己的汗衫上泼了一罐水。

西班牙人的典型对话

洛佩斯：我在马德里整整居住了一年，您瞧，那是在1925年，而且……

佩雷斯：在马德里？我恰好在昨天对加西亚医生讲……

① 这一段文字中的楷体字词语均以西班牙文字母C开头。

② 这一段文字中的楷体字词语均以西班牙文字母Jo和Ji开头。其中贺尔瓦系西班牙一地名。

洛佩斯：从1925到1926。这期间我在大学里教授文学。

佩雷斯：我对加西亚医生说：“老兄，凡是在马德里居住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洛佩斯：为了我教授文学课，专门为我建立了个教研室。

佩雷斯：对，对，加西亚医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恰恰是在昨天对他说……

洛佩斯：当然，一个人如果在马德里居住过一年以上，他就会知道那里的研究水平还不尽如人意。

佩雷斯：医生是帕科·加西亚的儿子。帕科·加西亚曾当过商业部长，养过斗牛。

洛佩斯：简直是个耻辱，请您相信我，简直是个耻辱。

佩雷斯：对，老兄，那还用说。而这位加西亚医生……

奥利维拉觉得这番对话有点索然无味，就合上了本子。“湿婆^①，”他突然想道，“啊，宇宙间的舞蹈家，你多么辉煌灿烂，犹似阳光下闪着无限光芒的青铜！我怎么想起湿婆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人在生活，以怪异的方式在生活，终于拥有了一部百科全书。哦，夜莺啊，夏日对你又有何用。当然，一个人要是拥有一个专业，那情况就更糟，研究蝗科昆虫，一研究就是五年，瞧这令人难以想象的昆虫名单吧，喂，家伙，你还是瞧瞧我这个名单吧。”

那是一张大概是从国际文件上剪下来的发黄的纸片，也可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之类的东西，是缅甸某个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奥利维拉迷醉地看着这张名单，心痒难熬地拿出一支铅笔写下了如下的谐声文字游戏^②：

吴努

①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即毁灭之神、苦行之神、舞蹈之神。

② 原文为 Jitanj á fora，此词为墨西哥作家阿方索·雷耶斯于1929年造出来的，即利用词汇的发音及对此发音的联想效果所进行的一种文字游戏。

吴丁

妙布

Thado Thiri Thudama 吴埃貌

Sithu 吴确

Wunna Kyaw Hitin 吴欣佐

Wunna Kyaw Hitin 吴登汉

Wunna Kyaw Hitin 吴妙敏

Thiri Pyanchi 吴丹

Thado Maba Thray Sithu 吴羌吞^①

“一连三个 Wunna Kyaw Hitin，单调了些。”他望着这些“诗句”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大概是‘极其尊敬的阁下’之类的东西。唉，Thiri Pyanchi 吴丹，这种搭配太好了，也最好听，可 Htoon^②到底怎么发音呢？”

“喂，你好！”特拉维勒说道。

“你好，”奥利维拉说道，“这天气真冷。”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知道，钉子……”

“那当然，”奥利维拉说道，“钉子就是钉子，尤其是在直的情况下。钉子包好了吗？”

“还没有。”特拉维勒搔着自己的一个乳头说道，“这鬼天气，简直就是一团火。”

“让她快点。”奥利维拉摸着自己已经完全干了的汗衫说道，“你简直像个火神，总是在你那个世界里玩弄占火术。马黛茶拿来了吗？”

“没有，”特拉维勒说道，“我把马黛茶的事完全忘掉了，我只想着钉子了。”

“赶快去找马黛茶，包个包儿，然后给我扔过来。”

特拉维勒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窗子，望了望街道，最后又看了看奥

① 此表中外文部分是缅甸文，均系尊称，意为“勇敢”、“光荣”等。中文部分系人名。

② 即最后一个人名中的“吞”字。

利维拉的窗子。

“这太困难了，”他说道，“你是知道的，我向来投不准，哪怕距离只有两米远。为此马戏团的人总是拿我开玩笑。”

“可实际上近得你几乎可以伸手递给我。”奥利维拉说道。

“这是你说的。弄不好钉子落在下面人的脑袋上，就要惹麻烦了。”

“快把包儿扔过来吧，等会儿我们好在墓地里做游戏。”

“最好是你过来拿。”

“你疯了是怎么着，家伙。下三层楼，穿过冰凉的街道，然后再上三层楼。这种事连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都没人干^①。”

“你难道是想由我来在这炎热的下午做这一登山运动吗？”

“这远不是我的企图。”奥利维拉巧妙地回答。

“要么你就是想让我到厨房走廊里找块木板来搭一座桥。”

“这主意倒不坏。”奥利维拉说道，“而且还可以给钉子派上用场，你在你那边，我在我这边。”

“那好吧，你等会儿。”特拉维勒说完就走掉了。

奥利维拉开始苦思冥想，企图想出一个很妙的骂人的词儿，等特拉维勒一出现就把他击垮。最后只得去查墓地，然后又往自己的汗衫上洒了一罐水，往窗口上一靠，让太阳去晒。特拉维勒很快就拖来了一块大木板，奥利维拉这才发现塔丽姐也在扶着木板，于是他吹了声口哨表示向她问候。塔丽姐穿着一件绿色的浴衣，浴衣很紧，看上去好像裸着身子一样。

“你真烦人，”特拉维勒发怒道，“瞧你给我们找的这份麻烦。”

奥利维拉的机会来了。

“住口，你这十至十二厘米的多足动物，你身体分为二十一个环节，每个一环节都生着一对脚，你有四只眼睛，嘴里生着带钩的角质小下巴，嘴一咬就流出极烈的毒液。”奥利维拉一口气说了出来。

“小下巴，”特拉维勒评论道，“塔丽姐，你听听他用的这个词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系美国作家斯陀夫人（1811—1896）的作品。此处指爬楼、过街这种事连受迫害的黑奴都不愿意干。

儿。喂，我要是继续把木板从窗口往外捅，迟早地心引力就会把我和塔丽姐送到地狱里去。”

“我知道，”奥利维拉说道，“可你看木板这端离我太远了，我根本够不着。”

“你把你那小下巴伸长一些嘛。”特拉维勒说道。

“那也够不着，再说，你很清楚，我患有恐高症^①。我可是个正宗的能思考的芦苇^②。”

“我只喝过巴拉圭蔗酒^③。”特拉维勒怒气冲冲地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木板开始重起来了。你知道，重量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刚才我拖过来的时候还觉得很轻呢，而且也不像现在这样在太阳底下晒着。”

“你把木板再拖回屋里吧。”奥利维拉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最好这样干：我这里也有一块木板，没有你那块长，但比你那块宽。我们用绳子打个结套在木板上，把两块木板绑在一起。我这边把木板的另一端绑在床上，你那边随你怎样搞。”

“我们这边可以把木板插进橱柜的抽屉里。”塔丽姐说道，“你去拿你那块木板吧，我们在这头作准备。”

“这两个人太复杂了，”奥利维拉一面想，一面走过去拿木板。木板就放在走廊里他的房门和一个土耳其医生的房门之间。是块雪松木的，刨得很平，但有两三个木结掉了下来。奥利维拉把一个手指伸进一个洞里，观察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从另一面捅出来。他想绳子也许能穿过这个洞。走廊内几乎没有一丝光线（更确切说，是由于他的房间太亮了，一到暗处就感到差别很大）。土耳其人房门旁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位穿黑衣的太太。奥利维拉把木板竖了起来，这木板犹如一块巨大的盾牌，他用手扶着，从木板后面向那位太太问了声好。

“您好，先生。”黑衣太太回答道，“天气真热。”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③ 能思考的芦苇是法国学者帕斯卡（1623—1662）给“人”下的定义。在西班牙文中，“茎秆”又有“蔗酒”之意。

“正相反，太太，”奥利维拉说道，“其实是冷得可怕。”

“您别开玩笑，先生，”黑衣太太说道，“您应该对病人尊重些。”

“可您什么病也没有呀，太太。”

“我什么病也没有？您怎么竟敢说这种话。”

“这就是现实，”奥利维拉一面扶着木板，端详着那位太太，一面想道，“这就是我每时每刻作为现实接受下来的东西，而实际上又可能不是，可能不是。”

“您不可能有病。”奥利维拉说道。

“您快走吧，您真调皮。”那位太太说道，“在这种时候穿着汗衫出来也不觉得难为情。”

“这是‘玛斯约伦’牌的，太太。”

“恶心！”那位太太说道。

“这就是我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奥利维拉靠在木板上，抚摩着木板想道，“这就是装饰得很漂亮的橱窗。五十年、六十年以来，人们用手、用想象、用妥协、用契约、用隐蔽的自由把它照得闪闪发光。”

“您都有白头发了，真令人难以置信。”黑衣太太说道。

“企图有一个中心存在，”奥利维拉在木板上靠靠舒服，想道，“真是蠢得无以复加。就像普遍存在性一样，中心也只能是个幻想。中心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种不断的汇合，一种物质的波动。在夜间我是一个不动的物体，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一卷纸正在变成晨报。八点四十我将走出家门，而在八点二十的时候报纸大概已经运到了街角的报亭里。八点四十五，我的手将同晨报结合起来，在离地面一米的高度上开始一起行动，走向电车。”

“唐·本切怎么还没给里面的病人看完。”黑衣太太说道。

奥利维拉举起木板进了房间。特拉维勒正在向他做手势让他快点儿。为了让特拉维勒别着急，奥利维拉以两声口哨作了回答。绳子在衣柜顶上，他得搬把椅子，站到椅子上去拿。

“你快点好不好。”特拉维勒说道。

“马上好，马上好。”奥利维拉把头探出窗外说道，“喂，你那块

木板放结实了吗？”

“我们早就把木板插进橱柜的抽屉里去了，塔丽姐还在上面压了那本《基雷自学百科全书》呢。”

“这倒不错，”奥利维拉说道，“我也在木板上压上那部国立心理教育研究所^①的年鉴吧，这是有人不知为什么给克赫列普顿寄来的。”

“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两块木板接上。”特拉维勒开始移动橱柜，让木板一点一点地穿过窗子。

“你们二人就像能够推倒城墙的两个戴耳环的亚述首领。”塔丽姐说道，可见她并没有白白拥有那部百科全书，“你刚才说的那年鉴是德文的吧？”

“是瑞典文的，蠢家伙，”奥利维拉说道，“讲的是学校教育中的精神卫生问题^②之类的东西。这几个字真是金光闪闪，简直配得上阿根廷文学中经常引用的斯诺里·斯图鲁森^③那小子。青铜护胸，上饰隼鹰以护身。”

“挪威的猛烈旋风。”特拉维勒说道。

“你是个真正的学问家，还是仅仅略知一二？”奥利维拉不无惊奇地说道。

“不能说马戏团的工作没有占去我很多时间。”特拉维勒说道，“但总能找出时间往脑子里装进一颗闪星。每当我谈起马戏的时候，这种闪星般的句子就能脱口而出，这纯粹是由于感染。可这些句子我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呢？塔丽姐，你知道吗？”

“不知道。”塔丽姐一面试着木板牢不牢，一面说道，“也许是在某部波多黎各小说里看到的。”

“我最烦的就是弄清自己是在何处看到这些东西的了。”

“可能是在某个经典作家作品里看到的吧？”奥利维拉提示道。

“我不记得那本书讲的是什么了，”特拉维勒说道，“反正是本令人难忘的书。”

①② 原文为瑞典文。

③ 斯诺里·斯图鲁森（1179—1241）：冰岛诗人、历史学家。作品有《挪威诸王的传说》等。

“看得出。”

“我们这边的木板已经放好了。”塔丽姐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捆到你那块木板上。”

奥利维拉这时才把绳子解开，然后一剪为二，用其中的一段把木板绑在床的弹簧上，接着把木板的另一端放在窗沿上，随后又把床向前移动。这样一来，木板就在窗外形成了一个跳板，最后慢慢往下落在了特拉维勒的木板上。此时，床脚往上翘了有五十厘米的样子。“一旦有人想过这座桥，床脚还得往上翘，那可就惨了。”奥利维拉担心地想道。于是他把衣柜往前拉了拉，向床边推去。

“你那边支撑不住吗？”塔丽姐问道。此时她已经坐到了窗台上，看着奥利维拉的房间。

“我们越慎重越好，”奥利维拉说道，“好避免意料中的事故。”

他把衣柜推到床边，然后一点一点地放倒。同佩服特拉维勒的机智和异想天开一样，塔丽姐也佩服奥利维拉的力气。“真是两头雕齿兽^①。”她动情地想道。史前时期对她来讲一直像是智慧的避风港。

衣柜越落越快，最后重重地落到了床上，连地板都震动了一下，楼下的人喊了起来。奥利维拉心想隔壁的土耳其人也一定像受了巫术一样突然紧张起来。他把衣柜放好就骑上了木板，当然是在窗内他自己的这边。

“现在可以禁得住任何重量了。”他通知道，“肯定不会发生悲剧的，下面那几个钟爱我们的女孩子肯定要大失所望了，此时的一切对她们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有人摔到街上，摔个头破血流，对她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这才是生活。”

“你不用绳子把两块木板绑在一起了？”特拉维勒问道。

“你瞧，”奥利维拉说道，“你很清楚，我一爬高就感到眩晕，一想到埃弗勒斯峰^②，就感到好像有人在我的小腹上拽了一下似的，我

① 一种史前时期的哺乳动物。

② 即中国的珠穆朗玛峰。

讨厌很多人，但最讨厌的还是坦辛^①，请你相信我。”

“这样说来，要由我或塔丽姐去绑木板喽？”特拉维勒说道。

“正是如此。”奥利维拉点上一支43牌香烟，同意道。

“你听清楚了吧，”特拉维勒对塔丽姐说道，“你要努力爬到桥中央把绳子结起来。”

“我去？”塔丽姐说道。

“是的，正如你听到的。”

“可奥利维拉并没说让我爬到桥中央呀。”

“他是没这么说，但可以推测得出来。再说，由你把马黛茶递给他再好也没有了。”

“我可不会结绳子，”塔丽姐说道，“奥利维拉和你会打结，我结上了，马上就会松开，木板肯定捆不到一起。”

“我们俩教你。”特拉维勒迁就地说道。

塔丽姐把浴衣系紧，把挂在手上的一缕线拿掉，她想叹口气，但她知道特拉维勒一听叹气就发火。

“你真的想由我把马黛茶递给奥利维拉？”塔丽姐低声说道。

“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奥利维拉把上半身探出窗外，双手撑在木板上说道。

下面的女佣早就搬来了一把椅子放在人行道上，坐下来看着他们，奥利维拉招手向她致意。“这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割裂。”他想到，“可怜的女佣肯定以为我们三人都疯了，她在准备观赏一个令人目眩头晕的反常现象。如果有人掉了下去，血就会溅到她身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本人并未想到血会溅到自己身上；她也不清楚她把椅子搬到人行道上正是为了让血溅到自己身上。她更未发觉，就在十分钟前，她在厨房中有那么一阵子突然感到生活乏味^②，因此就把椅子搬到了人行道上。两点二十五分她喝过的那杯水已经温吞了，令

① 1924年生于尼泊尔。于1952年陪同新西兰人希拉里（见第三章）登上珠峰。获很大荣誉。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人讨厌了，不能使自己的胃部，即黄昏时分的兴致中心，为生活乏味感的发作进行准备了，而实际上飞利浦牌的含氧化镁的奶片就完全能够控制住她的乏味感，但她不了解这点。有些事情，不管是爆发式的还是控制式的，只能在灵魂漫游时才能被认识，姑且用一下这一空泛的术语吧。”

“我们什么也没说。”特拉维勒说道，“你把绳子准备好吧。”

“早就准备好了，是条很结实的绳子。快，塔丽姐，我在这边把绳子递给你。”

塔丽姐骑到了木板上，双手扶着木板，稍微撅起屁股，向前移动了五厘米。

“穿着浴衣很不舒服，”塔丽姐说道，“我最好穿上你的裤子，或是别的什么衣服。”

“不值得换了。”特拉维勒说道，“你要是真的摔下去，我的衣服就毁了。”

“你别慌，”奥利维拉说道，“再往前一点我就可以把绳子扔给你了。”

“这条街多么宽呀，”塔丽姐往下看了一眼说道，“比你在窗口上看宽多了。”

“窗子是城市的眼睛，”特拉维勒说道，“自然也就把它看到的事物歪曲了。你现在处在非常纯洁的一点上，也许你现在看待事物就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眼睛的一只鸽子或一匹马。”

“还是把你这些想法留给 N.R.F^①吧，快把木板按牢。”奥利维拉忠告道。

“你想说的，别人先说了，你就发火。我思考，我讲话，同时我也能按牢木板。”

“我大概快到中间了吧？”塔丽姐说道。

“快到中间了？你不过刚刚离开窗口，至少还得爬两米。”

“不到两米。”奥利维拉鼓励她道，“好了，我现在可以把绳子扔

①《新法兰西杂志》的缩写。

给你了。”

“我感到木板在往下弯。”塔丽姐说道。

“一点都没弯，”特拉维勒说道。此时他已骑到自己房间的那段木板上，“连颤都没颤一下。”

“再说是你的木板搭在我的木板上^①，”奥利维拉说道，“两块木板同时往下弯，那才怪了呢。”

“对，可我的体重是五十六公斤，”塔丽姐说道，“到了木板中间，我至少要重到二百公斤。我感到木板不断地往下弯嘛。”

“要是真的往下弯，”特拉维勒说道，“我的脚就会悬空，可现在我踩在地上还绰绰有余。唯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木板断掉，但这是不太可能的。”

“纵向的纤维是很结实的，”奥利维拉同意道，“一把灯心草的故事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别的例子。我想你身上带着马黛茶和钉子吧。”

“在我口袋里，”塔丽姐说道，“快把绳子扔给我吧，我太紧张了，请你相信我。”

“那是冻的。”奥利维拉说着就像高乔人那样抖起了绳子，“小心，你可别失去平衡。最好我先把你套住，那样我保证你能抓住绳子。”

“真怪，”奥利维拉看到绳子套在了塔丽姐的脑袋上心里思忖道，“一个人只要想干些什么，每个环节都会衔接得完美无缺，而事先的思考和分析才是虚假的东西。”

“你快到了。”特拉维勒通知塔丽姐道，“两块木板有些分开了，你要想法把它们捆结实。”

“你看到了吧，我套得多么准。”奥利维拉说道，“你瞧，玛努，你不会否认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在马戏团工作了吧。”

“你的绳子打在我脸上了，”塔丽姐抱怨道，“绳子上都是刺儿。”

“我戴上牛仔帽，吹着口哨走上舞台，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人套住。”奥利维拉热心地建议道，“看台上爆发了欢呼声，马戏团历史

^① 与前文所描述的相反。奥利维拉这样说可能是为了叫塔丽姐不要害怕。

上一次少见的成功。”

“你中暑了吧。”特拉维勒点燃一支香烟说道，“我跟你谈过了，不要叫我玛努。”

“我没劲了。”塔丽姐说道，“绳子很粗糙，系不紧。”

“这就是绳子的双重价值。”奥利维拉说道，“它本来的功能被一种引起抵消作用的神秘力量破坏掉了。我想这就是物理学上称做熵的东西。”

“好了，绑得相当结实。”塔丽姐说道，“要不要再绕一圈，还有一段绳子吊着呢。”

“对，绕绕好。”特拉维勒说道，“我最讨厌剩余的东西和吊着的东西了，这些东西最难处理。”

“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奥利维拉说道，“塔丽姐，你现在可以爬到我这块木板上来了。试试这座桥怎么样。”

“我害怕。”塔丽姐说道，“你的木板好像不如我们这块结实嘛。”

“什么？”奥利维拉生气道，“你没看见这是块真正的雪松木板？你们那块糟糕的松木板根本没法跟它比。你放心地爬过来吧，没问题。”

“玛努，你的意见呢？”塔丽姐回转头来问道。

特拉维勒正要回答，看到两块木板的交接处绳子没有绑紧，他骑在自己那段木板上感到双腿间木板在颤动，有种既愉快又惹厌的感觉。塔丽姐只得用手支撑着，一鼓劲儿爬上了奥

利维拉的木板。当然，这桥经住了，搭得很好。

“喂，等等。”特拉维勒犹豫道，“从你那儿能不能把小包递给他？”

“她当然不能，”奥利维拉吃惊地说道，“你怎么能这么想，你要把一切都搞糟的。”

“你所谓的递给他，我办不到。”塔丽姐同意奥利维拉的话，说道，“但我可以扔给他，从我这里扔过去再容易没有了。”

“扔过来？”奥利维拉不悦道，“麻烦了这么久，到最后还说要扔给我。”

“你把手伸过来，那就离小包只有四十厘米的距离，”特拉维勒说

道，“就用不着塔丽姐爬过去了。现在她只要把包儿扔给你就可以说声再见了。”

“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不会投中的。”奥利维拉说道，“马黛茶会撒在街道上，更不用说钉子了。”

“你放心吧。”塔丽姐掏出小包说道，“即便不能扔到你手里，也完全可以扔进窗子里去。”

“对，小包落在地上就会摔散，地是脏的，我就得喝一种沾有绒毛的令人恶心的马黛茶。”

“你别理他，”特拉维勒说道，“把包儿扔给他你就回来。”

塔丽姐回头看了特拉维勒一眼，琢磨着他讲这话是不是认真的。特拉维勒看着她的那副样子她是熟悉的。她感到特拉维勒好像是在用目光抚摩她的背部。她攥紧纸包，估计了一下距离。

奥利维拉垂下双臂，仿佛随便塔丽姐怎么样他都不管。他的目光越过塔丽姐的头顶盯着特拉维勒，特拉维勒也盯着他看。“这两个人在彼此之间又另外搭了一座桥，”塔丽姐想道，“我摔下去他们也不会发觉。”她看了看下面的街道，看到那女佣正在张大嘴巴观察着自己。两个街区开外的地方，一个女人正在走来，那大概是赫克列普顿。塔丽姐把纸包放在桥上等了一会儿。

“算了，”奥利维拉说道，“我早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你。你都到了事物的边缘，人们也都以为你会理解这事物，然而毫无用处，因为你又反复思考起来，还要看看这事物的标签，没完没了地看着上面的说明，你这家伙。”

“你说什么？”特拉维勒说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同你玩这种游戏^①，老兄？”

“游戏是自己运转起来的，可你却塞了一个木棒，刹住了轮子。”

“要是这样讲的话，轮子是你制造的。”

“我不这样认为。”奥利维拉说道，“正如行家所说，我不过是激

^① 西班牙语文中“游戏”亦有“赌博”之意，此处是一语双关。

起气氛。既然要赌，就要正正派派地赌。”

“这是输家的语言，老兄。”

“对方作弊，就容易输。”

“你太伟大了，”特拉维勒说道，“这纯粹是高乔人的感情。”

塔丽姐心里明白，这两个人正在以某种方式谈论她。她继续看着那位张大了嘴一动不动的女佣。“我情愿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愿听他们争吵。”塔丽姐想道，“不管他们说什么，实际上指的总是我，不过也不一定如此，虽说几乎总是如此。”她冒出了一个想法：要是把纸包一松手落到那女佣的嘴里，那才有意思呢，她又觉得这想法也没多大意思。她仍然感到自己头上存在着另一座桥，仍然听见你一句我一句的交锋、笑声和炽热的沉默。

“这简直像是一种审判，”塔丽姐想道，“一种仪式。”

她认出了赫克列普顿，后者正走近了一个街角，抬头朝上看了起来。“谁审判你了？”这是奥利维拉说的话，她觉得审判不是针对特拉维勒，而是针对她的。这是一种感觉，一种仿佛阳光照在后脑和双腿时体验到的那种有些黏乎乎的感觉。她要中暑了，这也许就是裁决。“我看你也没有资格审判我。”这是玛努说的。她觉得审判不是针对玛努，而是针对她的，并且通过她来……谁知干什么呢。此时赫克列普顿这蠢女人正在挥舞左臂，向她做着各种手势，仿佛，譬如说，她就要中暑了，就要摔到街上，必死无疑似的。

“你干吗这样晃来晃去的？”特拉维勒用手抓牢木板说道，“喂，你把木板弄得颤得厉害，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完蛋的。”

“我并没动呀。”塔丽姐可怜巴巴地说道，“我只是想把纸包扔给他。然后回家。”

“可怜的人儿，太阳都直射在你的头上了，”特拉维勒说道，“真是太可怕了。”

“这都怪你，”奥利维拉发怒道，“全阿根廷也找不出像你这种爱捣乱的人来。”

“要怪就得怪咱们两人，”特拉维勒客观地说道，“快点，塔丽

姐，把纸包甩在他脸上，让他别再烦我们了。”

“有点太晚了，”塔丽塔说道，“我现在连窗子都瞄不准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瞧，赫克列普顿回来了，”奥利维拉嘟囔道，他很少这样说话，只有临近可怕的事物了才这样，“还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刚才我们人还不多，现在加上她就有戏可唱了。”

“随便把纸包扔给他就得了。”特拉维勒不耐烦地说道，“投不准也不关你的事。”

塔丽姐低下头，头发垂到了前额，一直垂到嘴边。她不得不总是眨眼，因为汗水流进了眼睛里。她感到舌头上也都是咸水，仿佛有种冒着火花、小星球般的东西在游动，直往牙床和上腭上撞。

“等一会儿。”特拉维勒说道。

“你在跟我说话？”奥利维拉说道。

“不是跟你。等一会儿，塔丽姐，你抓牢，我去拿顶草帽来递给你。”

“你别离开木板。”塔丽姐央求道，“我会摔到街上去的。”

“百科全书和橱柜压得很结实，你不要动就行了，我这就回来。”

两块木板往下弯了一点，塔丽姐绝望地紧抓着。奥利维拉使尽力气吹起了口哨，好像想阻止特拉维勒去拿草帽，但窗前已经没人了。

“这畜生。”奥利维拉说道，“你不要动，也别呼吸，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明白。”塔丽姐说道，声音仿佛游丝，“他总是这样。”

“糟糕的是赫克列普顿正在上楼，她会打扰我们的。我的妈呀，你别动嘛。”

“我没动呀。”塔丽姐说道，“可好像……”

“好像是动了一下。”奥利维拉说道，“你不要动就行了，你只要做到这点就行了。”

“他们已经审判过我了。”塔丽姐想道，“现在我只要摔下去就行了，他们会继续在马戏团工作，活着在马戏团工作。”

“你哭什么？”奥利维拉关心地说道。

“我没哭，”塔丽姐说道，“我在出汗，仅仅是在出汗。”

“你瞧，”奥利维拉生气道，“我很可能是个粗人，但从来不会分不清泪水和汗水，完全是两码事。”

“我没哭，”塔丽姐说道，“我几乎从来不哭，我向你发誓。像赫克列普顿那样的人才哭呢。她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正在上楼呢。我就像一只天鹅，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引吭高歌。”塔丽姐说道，“加德的一张唱片就是这样唱的。”

奥利维拉点燃了一支香烟。此时两块木板又恢复了平衡，他满意地吸了一口烟。

“喂，在玛努那白痴把草帽拿来之前，我们做个自问自答的游戏吧。”

“好吧，”塔丽姐说道，“告诉你吧，刚好我昨天准备了几个。”

“那太好了。每人说一个，我先说。把用电流融化了的金属液体放在一种固体之上，是什么？是艘具有一百吨载量的古老的拉丁帆船，对不对？”

“对，正是。”塔丽姐把头发向后再一甩说道，“从这儿到那儿，到处游逛，避开一种武器的打击，用灵猫香熏灸，为水果用现金交纳什一税。是任何一种食用的植物汁液，如葡萄酒、食油等，对不对？”

“太好了，”奥利维拉同意道，“葡萄酒、食油……之类的植物汁液，我从没把葡萄酒想成过是植物汁液，太妙了。你听听我这个：田野再次变绿，植物生长，头发、毛绒缠在一起，卷入一场争吵或争夺，用毒鱼草或类似的东西毒化河水，把鱼搞昏了头，然后钓上来。是诗剧的结局，尤其是痛苦的诗剧结局。”

“太美了。”塔丽姐兴奋了起来，说道，“美极了，奥拉西奥，你可真的把墓地挤干了。”

“从墓地中连植物的汁液都挤出来了。”

房门打开了，赫克列普顿激动地喘着气走了进来，这是个头染金发、口齿伶俐的女郎。她看到衣柜倒在床上，男人骑在木板上，反倒不感到惊奇了。

“天太热了，”赫克列普顿把大包小包丢在椅子上说道，“这种时候去买东西太糟了。塔丽姐，你在那儿干什么？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

么我总是在午睡的时间出去。”

“好，好，”奥利维拉说道，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塔丽姐，现在该你说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想想看嘛，不可能记不起来。”

“啊，是因为牙科医生。”赫克列普顿说道，“他总是约我在最热的时间去补牙。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今天要去看牙吗。”

“我想起一个来了。”

“你听听我都发生了什么事吧，”赫克列普顿说道，“我到了牙科医生那儿，就在瓦内斯大街^①上，我按了诊所的门铃，出来了一个女佣，我对她说：‘你好！’她也对我说：‘你好！请进。’我进去了。她让我在候诊室里等。”

“是这样，”塔丽姐说道，“一个下巴肉很厚的人，或是一排捆在一起，像木筏一样驶向一处长满芦苇的地方的木桶。是一个其宗旨是让某些人在此购物比在商店里省钱的日用品库房。还有一个：一切属于田园诗的，或与田园诗有关的事物，这像不像给活着的或死了的动物进行电流疗法？”

“真妙，”奥利维拉惊讶而佩服地说道，“妙不可言。”

“女佣对我说：‘请坐一会儿。’我就坐下来等了。”

“我还有一个，”奥利维拉说道，“你等等，我记不清了。”

“候诊室里还有两位太太和一位带着一个男孩的先生。时间好像停滞了一样，告诉你，我一口气读完了三期《情话》杂志。那男孩一直在哭，可怜的小鬼，那位爸爸显得有些紧张……我可不想骗你们，从我两点半到的时候起，整整过去了两个小时。最后轮到我了，牙科医生对我说：‘请进，太太。’我走了进去，他对我说：‘上次给您补的那颗牙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吧？’我说：‘没有，医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一直用另一边的牙嚼东西。’医生说：‘这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中部的一条街。

就对了，应该这样做，太太。’我坐了下来，他说：‘请张开嘴。’这位医生很和气。”

“我记起来了。”奥利维拉说道，“你听好。塔丽姐，你怎么总是回头看呢？”

“我想看看玛努把草帽拿来了没有。”

“管他呢，你听好：加入到反对派中去的这一行为和后果，或是在赛马或马上比武中一位骑师让自己的马撞对方马的胸部。这好像是登峰造极，疾病的危险期，对不对？”

“奇怪，”塔丽姐想想说道，“西班牙文是这么说的吗？”

“你指的是什么？”

“骑师让自己的马撞对方的马的胸部。”

“在比赛中就这样说。”奥利维拉说道，“墓地里都有。”

“登峰造极是个很好听的字眼，”塔丽姐说道，“但作此意讲，就太可惜了。”

“唉，‘大香肠’和其他许多词儿都是这样。”奥利维拉说道，“布列蒙长老^①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也没研究出个结果来。词汇就跟我们人一样，生来就是这副面孔，毫无办法，你就想想康德那副面孔吧，然后向我描述一下。说近一点，你想想贝纳迪诺·利瓦达维亚^②的面孔也行。”

“医生用塑料给我补了牙。”赫克列普顿说道。

“天热得可怕。”塔丽姐说道，“玛努说要给我拿顶草帽来。”

“这个人会给你拿草帽来？”奥利维拉说道。

“你要是同意，我就把纸包扔给你，我要回家了。”塔丽姐说道。

奥利维拉看了看木桥，微微张开双臂量了量窗子，最后摇了摇头。

“谁知道你能不能投中？”他说道，“另一方面，我也搞不懂，这天气多冷，把你弄到这儿来有什么意义？你没感到头发上、鼻孔里都

① 布列蒙长老（1865—1933）：著有《法国宗教感情的文学史》，对诗歌语言颇有研究。

② 贝纳迪诺·利瓦达维亚（1780—1845）：阿根廷政治家，1826年当选为阿根廷第一任总统，颇有建树。

有冰碴了吗？”

“没有感到。”塔丽姐说道，“这冰碴会不会有点像那种登峰造极？”

“在某种意义上讲会的。”奥利维拉说道，“从差别的角度讲两者很相像，你要是想一想，就会发现有点类似玛努和我：你会承认，我和玛努之间的纠葛正是由于我们俩太相像了。”

“对，”塔丽姐说道，“有时相当惹厌。”

“黄油都化了，”赫克列普顿抹着一片黑面包说道，“这黄油，加上天热，简直是场灾难。”

“最坏的差别正在于此，”奥利维拉说道，“最最坏的差别。两个人都是黑头发，都生着一副放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面孔，对同样的事物都表示同样的轻蔑，而你……”

“那我……”塔丽姐说道。

“你没有理由逃避，”奥利维拉说道，“你以某种方式加入了我们之中，使我们两人更加相像，从而也就加剧了我们二人的差别。这是事实。”

“我并不觉得我加入了你们之中。”塔丽姐说道。

“你知道什么？你能知道什么？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生活，做饭，阅读自学百科全书，晚上去马戏团，因此你觉得你只是处在你所在的地方。你难道从来没注意过门上的门环、金属扣子和玻璃碎片吗？”

“我有时也注意。”塔丽姐说道。

“你要是注意一下，你就会看到，到处，连你想象不到的地方，都有着模仿你一切动作的形象，我对这些蠢事是很敏感的，请你相信我。”

“喂，你过来，赶快把牛奶喝掉，上面都起皮了。”赫克列普顿说道，“你们怎么总讲些怪异的事？”

“你太看重我了。”

“这种事不是某人能决定的，”奥利维拉说道，“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秩序，这不是某人能决定的。有些事虽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总是惹人烦恼的。我对你说这话，因为这对我讲来是一种很大的安慰。譬如说，我本来想喝马黛茶，现在这位进来了，就冲了加奶咖啡，而谁

也没有求她这样做。结果是：我要是不喝，牛奶就要起皮。事情并不重要，但有点烦人，你明白我的话吗？”

“哦，明白。”塔丽姐望着奥利维拉的眼睛说道，“你跟玛努真的很相像。你们两个对加奶咖啡和马黛茶都议论得很好，我这才明白实际上加奶咖啡和马黛茶……”

“对极了，”奥利维拉说道，“实际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我刚才的话题上来了。我和玛努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几乎是同一个人，在这种意义上讲，差别就犹如一场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们是不是朋友？是，当然是。但我并不感到惊奇的是……你瞧，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因为你已经看出来了，自从我和玛努认识以来，我们就互相攻击，他不喜欢我之所以是我。你瞧，我刚要把钉子敲直，他就掀起这场风波，而且把你也卷了进来。他不喜欢我之所以是我，因为事实上，我想到的许多事情，我做的许多事情都仿佛当着他的面变得无影无踪了。而在他想出来之前，我就想了，做了。梆梆，他出现在窗口了，原来我一直在敲钉子。”

塔丽姐朝后看了一眼，看见了特拉维勒的身影，他正躲在橱柜和窗子之间的地方。

“好了，你不该夸大其词，”塔丽姐说道，“你根本不会想到玛努所想的事情。”

“你举个例子。”

“牛奶要冷了，”赫克列普顿怨声说道，“要不要给你再热一下，亲爱的？”

“做成果冻留着明天吃吧。”奥利维拉建议道，“你接着讲，塔丽姐。”

“我不讲了，”塔丽姐叹着气说道，“有什么用呢。我太热了，我开始感到头晕了。”

她感到木桥在颤动，原来特拉维勒又骑上了窗内的那段木板，伏着身子，但没有探出窗台。他把草帽放在木板上，用掸子把开始一点一点地捅帽子。

“要是捅歪一点点，”特拉维勒说道，“帽子肯定会落在街上，下

楼去捡可就麻烦了。”

“我最好还是回来吧。”塔丽姐痛苦地看着特拉维勒说道。

“但你得先把马黛茶给奥利维拉呀。”特拉维勒说道。

“没有必要了，”奥利维拉说道，“纸包即使扔过来……反正也就那么回事了。”

塔丽姐一会儿看看特拉维勒，一会儿看看奥利维拉，最后不动了。

“你这个人真令人难以理解，”特拉维勒说道，“费了这么大的劲，结果有没有马黛茶你倒无所谓了。”

“表上的分针已经走过去了，老兄，”奥利维拉说道，“你以蠕虫的慢速在连续的时空中移动，你就想想在你决定去找这像筛子一样的草帽以后所发生的事吧。马黛茶阶段在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结束了，与此同时这位永远忠实的赫克列普顿拿着杯盘吵吵嚷嚷地入场了。现在我们正处在加奶咖啡的阶段。对她毫无办法。”

“瞧你这些理由。”特拉维勒说道。

“不是理由，是一种完全客观的表述。你倾向于在物理学家们所说的连续性中活动，而我却对生活中那种令人眩晕的非连续性很敏感。在我们这个时代，加奶咖啡闯了进来，安顿了下来，取得了支配地位，然后又发展了开来，在几十万个家庭中重复着。而马黛茶壶则被洗得干干净净藏了起来，被取消了。加奶咖啡暂时占领的地盘覆盖了美洲大陆的这一部分。你想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吧。勤劳的母亲给孩子们讲授牛奶的营养价值，一群孩子在厨房里围桌而坐，餐桌上面是微笑，而下面却是脚踢手拧，在此时此刻说一声加奶咖啡就意味着时间上的改变，意味着大家都和和气气地汇向一天工作的终点，意味着总结一天中干的好事，意味着为股票持有者清点赚钱的股票，意味着情况的过渡，意味着下午六点才能突然决定具体干什么的模糊计划（这是个可怕的时刻，因为大家都在用钥匙开门，都在奔向公共汽车）。此时此刻，没有人做爱，此前、此后才干这种事。此时此刻，大家想的是洗个淋浴（可我们将在五点的时候洗淋浴），琢磨晚上可能干些什么，是去看宝丽娜·辛格曼，还是去看托

柯·塔兰多拉^①（可我们尚没决定，还有的是时间）。但这一切同喝马黛茶的时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想跟你说，我不愿不合时宜地喝马黛茶，也不愿在马黛茶之上加上加奶咖啡，我是想喝真正的马黛茶，在正需要的时候，在最冷的时候喝的马黛茶。我想这些事情你是不大理解的。”

“那裁缝简直是个骗子。”赫克列普顿说道，“塔丽姐，你让裁缝做过衣服吗？”

“没有，”塔丽姐说道，“我自己会一点剪裁和缝纫。”

“你做对了，亲爱的。我今天下午看完牙，一口气跑到与诊所相隔一个街区的裁缝家，向她要一条八天前就该做好的裙子，她对我说：‘唉，太太，我妈妈病了，我又不会穿针。’我对她说：‘可我等着穿呢，太太。’她说：‘请相信我，我很遗憾，像您这样的顾客……还是请您多包涵吧。’我说：‘多包涵也解决不了问题，太太，您应该按时完工，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她说：‘您既然这样看问题，为什么不另找一个裁缝呢。’我说：‘不是我不想这样做，可既然跟您绕到一起了，那我只有等了，尽管我认为您这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

“这就是你经历的所有的事？”奥利维拉说道。

“当然，”赫克列普顿说道，“你没看见我是在跟塔丽姐说话吗？”

“这是两码事。”

“你又来了，你。”

“你瞧，”奥利维拉对特拉维勒说道，此时后者正在皱着眉看他，“你瞧，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讲的话，别人都有同感。”

“当然不一定如此，”特拉维勒说道，“这有什么新鲜的。”

“重复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你一重复，就意味着对别人的批判。”

“是上帝把我安排到你们这个城市的。”

“你不是评论我，就是揪住你自己的女人不放。”

^① 二人均系当时阿根廷著名女演员。

“我是想刺刺你们，让你们清醒清醒。”奥利维拉说道。

“这是一种摩西式的怪癖，这是你从西奈山上下来的时候传染上的。”

“我喜欢事情尽可能地清清楚楚。”奥利维拉说道，“在我和塔丽姐说话时，赫克列普顿插了进来，大讲什么牙科医生和裙子之类的完全无关的事情，这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看样子你并不懂得，这种插话如果是美妙的，至少是富于灵感的话，还情有可原，但如果仅限于扰乱一种秩序，或是破坏一种结构，那就令人讨厌了。我讲的怎么样，老兄？”

“奥拉西奥总是这样，”赫克列普顿说道，“您别理他，特拉维勒。”

“我们软弱得令人难以忍受，玛努，我们总是容忍现实像任何一滴水那样从我们手指间逃掉。我们本来已经把现实几乎完美无缺地抓在手里了，但它却像彩虹一样从大拇指跳到了小指上。为了得到它，我们费了很大力气，用了很多时间，做了许多试验……突然，电台宣布皮索特里将军发表了声明。完了，一切都完蛋了^①。‘事态终于严重起来了。’下面的女佣这样想，也许你本人这么想。我也这样想，你不要以为我自认为一贯正确。我怎么知道现实在何处，只不过我喜欢那蛤蟆一样在手指间跳动的彩虹。而今天下午……你瞧，尽管天气很冷，我认为我们还是开始干某种正事了。就拿塔丽姐来说吧，她正在完成不摔到街上这一异乎寻常的英雄业绩，而你在你那边，我在我这边也……我对有些事总是很敏感的，真见鬼。”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听懂了你的话，”特拉维勒说道，“也许关于彩虹那番话讲得不错。不过，你为什么那么不能容人呢？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吧，兄弟。”

“你现在玩够了，可以把衣柜从床头上搬下来了。”赫克列普顿说。

“你听见了吧。”奥利维拉说道。

“听见了。”特拉维勒信服地说道。

“证讫，老兄。”

^① 原文为英文。

“证讷。”特拉维勒说道。

“糟糕的是，实际上我们还没开始呢。”

“你说什么？”塔丽姐说道，她把头发向后再一甩，想看看特拉维勒是否把草帽捅到她够得着的地方了。

“你别紧张，”特拉维勒说道，“你慢慢地转过来，伸手，对，就这样。等一会儿，我再把草帽捅过去一点。我说对了吧，好了。”

塔丽姐抓住草帽，一下子就戴在头上。此时下面又来了两个男孩和一位太太，三人一面同那女佣说话，一面朝木桥张望。

“现在我把纸包扔给奥利维拉，一切就结束了。”塔丽姐说道，戴着草帽她更加感到自信了，“你们两个把木板扶牢，可别出事。”

“你真的要扔了？”奥利维拉说道，“肯定扔不准。”

“让她试试，”特拉维勒说道，“纸包要掉下去，而且破了，最好打的古杜索太太的脑瓜上，真是头令人反感的猫头鹰。”

“啊，原来你也不喜欢她。”奥利维拉说道，“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也讨厌她。你呢，塔丽姐？”

“我只是希望把纸包扔进你房间里去。”塔丽姐说道。

“要扔现在就扔吧，不过我总觉得你太着急了点。”

“奥利维拉说得对，”特拉维勒说道，“费了这么大劲，你可别在最后把事情搞砸了。”

“可我太热了，”塔丽姐说道，“我想回家了，玛努。”

“你并不是远离故乡，干吗要叫苦连天的，别人还以为你是在马托格罗索^①给我写信呢。”

“她要扔的是马黛茶。”奥利维拉告诉正在看着衣柜的赫克列普顿。

“你们还要玩很长时间吗？”赫克列普顿说道。

“马上就好。”

“哦，”赫克列普顿说道，“这还差不多。”

此时塔丽姐已然把纸包从浴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前后晃动着。木

^① 巴西地名。

桥开始颤动起来，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使劲地按住。塔丽姐晃动累了，就用一只手抓牢木板，挥动起另一条胳膊。

“你可别干蠢事，”奥利维拉说道，“再慢一点，你听见没有，再慢一点！”

“我扔过去了！”塔丽姐大声喊道。

“再慢一点，你可别掉在街上！”

“我不管！”塔丽姐又大叫一声就松了手。纸包快速地飞进了奥利维拉的房间，撞在衣柜上，散了开来。

“太好了，”特拉维勒说道，他看着塔丽姐，仿佛用目光的力量就能把她扶稳在木桥上，“太好了，亲爱的，说确切些，准得不能再准了。这才是证讫。”

木桥渐渐地在向下弯，塔丽姐双手抓牢，低下了头，因而奥利维拉只能看到她的草帽和她散落在双肩上的头发，她抬起头，看了看特拉维勒。

“如果你这样认为。”塔丽姐说道，“说得更确切些，我也认为准得不能再准了。”

“总算过去了，”塔丽姐望着街道和人行道想道，“任何事情都比这样待在两个窗子之间强。”

“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特拉维勒说道，“继续向前，这是比较容易的，然后进入奥利维拉的房间。要么就后退，这是比较难的，但这样做，事后你回家时就不用爬楼梯、穿街道了。”

“还是让她过来吧，真可怜，”赫克列普顿说道，“她脸上全是汗水。”

“只有小孩和疯子才像她那样大喊大叫的。”奥利维拉说道。

“先让我休息会儿吧，”塔丽姐说道，“我好像有点头晕。”

奥利维拉趴在窗口上，向她伸出了手臂，塔丽姐只要向前爬半米就能抓住他的手。

“他真是个十足的绅士，”特拉维勒说道，“看得出他读过麦达纳教授这位社会顾问的作品。这就是所谓伯爵的做派。塔丽姐，你要加

以利用。”

“我这是给冻的。”奥利维拉说道，“塔丽姐，你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爬完这最后一段。你别理他，大家都知道，大雪在使人长眠之前，先是让他说胡话。”

然而塔丽姐慢慢地挺直了身子，双手一撑，将臀部往后移动了二十厘米。接着又一撑，又后移了二十厘米。奥利维拉却一直伸着手，仿佛一个乘船慢慢离开码头的旅行者。

特拉维勒则伸出双臂，用手夹紧了塔丽姐的腋下，塔丽姐不动了，然后猛一回头，草帽滑翔似的落到了人行道上。

“好像在斗牛场里那样，古杜索太太可要把草帽戴走了^①。”奥利维拉说道。

此时塔丽姐闭上了眼睛，让特拉维勒把自己夹紧，从木板上拽回来，拽进窗子里。她感到特拉维勒嘴贴在自己的后颈上，热烈而急剧地呼吸着。

“你回来了，”特拉维勒喃喃道，“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是的，”塔丽姐走向床边说道，“我怎么能不回来呢，把那倒霉的纸包扔给他我就回来了，把纸包扔给他我就回来了，扔给他……”

特拉维勒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心里想着手指间的彩虹，这些事都是奥利维拉想出来的。塔丽姐滑坐在他的身旁，抽泣了起来。“她太紧张了，”特拉维勒想道，“她太苦了。”他想去给她端来一杯加水柠檬汁，给她吃一片阿司匹林，用杂志遮起她的面孔，强迫她睡上一会儿。但首先得把自学百科全书拿下来，把橱柜整理好，把木板抽进来。“这房间太乱了，”他一面吻着塔丽姐，一面想道，“等她不哭了，再求她帮忙整理房间吧。”他一面抚摩着她，一面用话语安慰她。

“总之，事该如此。”奥利维拉说道。

他离开窗子，在床沿上衣柜留出来的空当中坐了下来，赫克列普顿已经用汤匙把地上的马黛茶收拢了起来。

^① 斗牛场中，斗牛士战胜后把帽子摘下来扔向观众席。

“马黛茶里净是钉子，”赫克列普顿说道，“真怪。”

“的确很怪。”奥利维拉说道。

“我想我还是下去把塔丽姐的草帽找回来吧，你知道那些孩子们是很淘气的。”

“这想法太好了。”奥利维拉举起一颗钉子，在手指间摆弄着说道。

赫克列普顿下楼来到了街上，小孩们早就把草帽捡起来了，在同女佣和古杜索太太讨论着什么。

“把草帽给我。”赫克列普顿带着严肃的微笑说道，“是对面那位太太的，她是我的熟人。”

“她跟大家都很熟，亲爱的。”古杜索太太说道，“这场演出可真有意思。在这种时候，还有小孩在看着。”

“这没什么不好的。”赫克列普顿说道，她自己也不相信自己。

“骑在木板上，大腿露在外面，你瞧，这对孩子来说是种什么榜样呀。您大概没在看见，可在这儿，她身上什么都能看得见，我向您发誓。”

“她有许多毛。”最小的孩子说道。

“您听见了吧。”古杜索太太说道，“孩子们是看见什么说什么的，可怜的天真的孩子们！您说说看，在这种时候，正派人都在睡午觉，或是忙家务，而那位太太却骑在木板上，到底想干什么？您要嫌我多嘴，太太，请问您会骑在木板上吗？”

“我不会这样干，”赫克列普顿说道，“可塔丽姐是在马戏团工作的，那儿都是些艺术家。”

“在排练？”一个小孩问道，“哪个马戏团演出这种玩意？”

“不是排练，”赫克列普顿说道，“她是想给我丈夫一点儿马黛茶，于是……”

古杜索太太看了看女佣，女佣把一个手指放在太阳穴上转了转^①。赫克列普顿用双手夺过草帽就走进了门廊，孩子们排着队用《轻骑兵

^① 此动作表示某人是疯子。

进行曲》^①的旋律填上词唱了起来。

追上他，追上他，
把木棒捅进他的屁股，
可怜的先生，可怜的先生，
木棒没人能抽出。（反复）

（—148）

42

我的苦难
开始于
我感到失去
和谐之时

翁加雷蒂^②：《河流》

奥利维拉在马戏团的工作包括阻止小孩从帐篷底下钻进来，动物出了问题帮一把手，帮助灯光师，编写吸引人的海报和广告牌，负

① 此曲调系奥地利作曲家苏佩（1819—1895）的作品。

② 朱塞佩·翁加雷蒂（1888—1940）：意大利诗人，著有《时代的感情》等。

责印节目单，同警察打交道，向团长指出值得指出的不正常现象，帮助玛努埃尔·特拉维勒先生在管理上的那部分工作，帮助阿塔丽娅·多诺西·德特拉维勒^①太太卖票（有演出的时候）等等。

哦，我的心灵啊，

不要挺身而出作不利于我的证明吧！

（《亡灵书》^②，或甲虫背上的铭文^③）

与此同时，迪努·里帕蒂^④在欧洲去世了，享年仅三十三岁。三人议论着马戏团的工作和迪努·里帕蒂，一直步行到街角，因为塔丽姐觉得为上帝的不存在，或至少为上帝那无可救药的轻举妄动积累些真实的证据是件好事。她向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建议立即买一张里帕蒂的唱片，到唐·克列斯波那儿去听，但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想在街角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啤酒，谈谈马戏团的事，因为现在是同行，大家都很高兴。奥利维拉心里明白，特拉维勒做了英雄般的努力才说服了团长，尽管说服团长不是由于别的什么，而是纯属偶然。三人决定，让奥利维拉从准备卖掉的三块开司米毛料中拿出两块送给赫克列普顿，另一块送给塔丽姐，让她做一身套装。找到了工作，应该庆祝庆祝嘛。为此特拉维勒要了啤酒。塔丽姐要回去做午饭了。那天是星期一，是休息日。星期二七点和九点各有一场演出，要向观众介绍四头熊和一位刚从科伦坡来的杂耍演员，当然还有那会做数学题的猫。开初，奥利维拉的工作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可以偷偷懒，顺便看看并

① 即塔丽姐的全名。

② 古代埃及从第十八王朝至罗马时代置于死者墓中的一种书册，书以法术文句，祈求死者获得死后幸福生活。

③ 古代埃及宗教护符的一种，形似甲虫，用各种材料做成。这种护符同《亡灵书》第三十章一起放入木乃伊裹尸布的底层，为死者受苦时使用。

④ 迪努·里帕蒂（1917—1950）：罗马尼亚钢琴家。由此可知，《跳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

不比其他表演逊色的表演。一切都好极了。

一切都好极了，于是特拉维勒垂下眼，用手指在桌子上敲了起来^①。侍者跟这二人很熟悉，走过来跟他们谈起了西部铁路队^②的情况，奥利维拉则为博卡青年队^③下了十比索的赌。特拉维勒一面随着巴瓜拉舞曲打着拍子，一面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样一来一切就都好了，没有其他的办法。奥利维拉结束了关于打赌的谈话，也喝起了啤酒。这天早晨他思索了几句埃及名言，想起了透特^④，这个词的意思是巫术之神和语言的发明者，尽管人们说的语言是切口，但语言恐怕一直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占卜结构，既然如此，议论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虚伪了。二人得出了结论：透特的这种双重神秘性在现实与非现实中是对内聚力的一种明显的保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令人烦恼的客观相连关系的问题，这使二人非常高兴。要么是巫术，要么是真实的世界，这中间有一个埃及神祇在通过语言把主观和客观协调起来。一切真的很好。

(—75)

① 此动作表示庆幸。

② 阿根廷的一支足球队。

③ 阿根廷的一支足球队。

④ 古代埃及智慧和文学艺术之神，形象为鹮头人身，手执画笔和调色板。

43

马戏团的设备还挺全，各式各样的骗人箔片、疯狂的音乐，当然还有那会做数学题的猫。这只猫一闻到事先喷在一定数量纸板上的缬草味，就会做出反应，而激动的太太们就以此雄辩的例子给自己的子女大讲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一天晚上，奥利维拉探头一看，场内尚无一人；再抬头仰望，在红色帐篷的顶端有一个洞，通过这个洞也许能看到一次月初亏。这就是中心，这个洞犹如连接大地和广阔空间的桥梁。他不笑了，他想：要是别人，也许能很轻易地顺着最近的那根杆子爬到篷顶上的那个洞，而这个别人不可能是自己，他只能留在下面，在马戏团的嘈杂声中吸烟。

在开始工作的头几天，一个晚上，他弄清了为什么特拉维勒给他争取了这个工作，那是塔丽姐坦率地告诉他的。当时塔丽姐正在马戏团那间兼做出纳处和管理处的砖房中点钞票。奥利维拉本来也知道一点，但那是另外一种说法，因此必须让塔丽姐以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为的是从这两种说法中，作为一个新的时期，产生出一种当前的现实，他就可以感到自己确实钻进了这个现实，于是也就有了一种责任感。奥利维拉本想提出抗议，说特拉维勒在说谎，也愿意再次感到自己处于别人的时间之外（其实他既想放弃己见，又恨不得掺和进去，并存在下去），但同时他又明白自己确实已经以某种方式干扰了塔丽姐和特拉维勒的世界，尽管没有行动，甚至任何企图也没有，只不过

是受着一种思念之情的支配而已。在塔丽姐的谈话里，他仿佛看到了塞罗区那模糊的轮廓，仿佛听到了那可笑的卢西塔尼亚的口音，说将来要买个冰箱放蔗酒。他冲着塔丽姐的面孔放声大笑，就像今天早晨刷牙时照着镜子大笑那样^①。

塔丽姐用一根线把十比索一张的钞票捆成一叠，然后又机械地数起其他的钞票来。

“你还要怎么样？”塔丽姐说道，“我认为玛努做得对。”

“当然对，”奥利维拉说道，“但他仍然是个白痴。这事你很清楚。”

“我知道是真的，但不见得很清楚。确切地说，我是在骑木板时知道的。你们两个才清楚呢，我处在中间，就像天平上的那个部位，我一直不知道那部位叫什么。”

“你是我们的爱赫莉娅^②，我们中间的桥梁。我现在想起来了，每当有你在场的时候，我和特拉维勒就仿佛陷入了一种窘境，连赫克列普顿都发觉了，她把这种感觉告诉我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响亮的字眼^③。”

“很可能。”塔丽姐记录着收入情况说道，“你要是想让我说真心话的话，告诉你，玛努真不知拿你怎么办才好，他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爱你，我想你自己也发觉了这点，但与此同时他又对你的回国感到遗憾。”

“他根本不必到港口去接我，我并没有给他写信。”

“他是从赫克列普顿那儿打听到的，因为他看到赫克列普顿在阳台上布置了天竺葵。她是从部里打听到的。”

“真是个复杂的过程，”奥利维拉说道，“在我知道赫克列普顿通过外交途径得到我的消息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只得同意她像个发疯的牝犊一样投入我的怀抱。你瞧，我多么富于忘我精神，多么忠实于爱情。”

“你要是不喜欢说这事，”塔丽姐望着地板说道，“我们可以把钱

① 见第七十五章。

② 希腊神话中，专门私下给人以劝告的仙女。

③ 指天平上的那个部位，即指针。

盒关上去找玛努。”

“我非常喜欢，但是你丈夫这种复杂行为带来的问题使得我于心不安。对我来说……总之，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由你来解决问题呢？”

“好吧，”塔丽姐镇静地说道，“我觉得那天下午，任何人，只要不是个笨蛋，都会醒悟过来的。”

“那当然，你那位玛努立刻就明白了，第二天他就去找团长，给我争得了这个工作。当时我正在用一块料子擦眼泪，想然后再出去把它卖掉。”

“玛努是个好人，”塔丽姐说道，“你不可能知道他有多好。”

“少有的好人，”奥利维拉说道，“我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有多好的，总而言之，这也应该是事实。现在让我们先把这点放在一边，请你允许我提示一下：也许玛努是想玩火，从好处看，也许是一种马戏团的戏法。”奥利维拉用手指着塔丽姐说道，“而你则有着两个合作者。”

“合作者？”

“对，合作者，第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现在不在这里。你自以为是天平上的指针，姑且用一下你那美妙的比喻吧，但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正在指向两端中的一端。你最好明白这一点。”

“奥拉西奥，你为什么不开离开这里？”塔丽姐说道，“为什么不让玛努安静安静？”

“我刚对你谈过了，我本想出去卖衣料，可这个莽撞的家伙给我找了这份工作。你要明白，我不能使他难堪，那样一来事情就更糟了，他会以为我要去干蠢事了。”

“如此说来，那你就留下吧，留在这里吧。玛努这几天都睡不好觉。”

“那你就给他吃点安眠药吧。”

塔丽姐又把五比索的钞票捆好。在数学猫上场的时候，大家都探出头去看它表演。这只猫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有两次在缬草味起作用之前，它就解决了个乘法问题，特拉维勒都惊呆了，还让好友监视了它一番。然而，那个晚上它却变成了个笨蛋，连加到二十五的加法都

没算出来，简直是场灾难。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在一个出场口处吸着烟，最后认为这只猫可能缺乏含磷的食物，应该跟团长说一声。马戏团的两个小丑不知为什么平时非常恨那只猫，当时它正在水银灯的照射下在那矮台上搔胡须，两个小丑围着矮台跳舞，当二人唱着俄罗斯民歌跳到第三圈的时候，数学猫突然伸出爪子向年纪大的小丑的脸上扑了过去。观众仍然像往常一样对这个节日报以疯狂的掌声。后来团长在小丑鲍尼蒂父子的车厢里夺回了小猫，并以寻衅的罪名处二人以双倍的罚款。那天晚上很怪，奥利维拉像往常这种时候一样，总是醉心于仰望篷顶。他一面通过篷顶上那个黑乎乎的洞看着天狼星，一面思考着那三个日子，在那三天中，即当阴曹诸神上天的时候，当人与篷顶洞之间、人与人之间出现桥梁的时候（如果不是想在下来的时候自己变了个样，并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回到自己人中间，又有谁愿意爬到篷顶上那洞口上去呢？），世界就会开放。八月二十四就是世界开放的三天中的一天。当然，现在才是二月，干吗现在就多想这个问题呢？他记不起另外那两个日子了，很怪，三天中只记起了一天。为什么偏偏记起了八月二十四日这个日子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日子有八个音节。记忆力这玩意本身就是一种游戏。那么，真理是十四个音节的，或十一个音节的^①，也许节奏正再一次向真理接近，并标出走向真理的路上的每个阶段。啊，这个想法，还有其他一些想法，可以成为高傲者的论文题目。观看杂耍表演是很开心的，演员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熟练技巧和那银白色的场地，都很令他开心。在场地中，烟雾笼罩在公园谷区几百个儿童们的头上，幸亏这个区桉树很多，能保持天平的平衡。说是天平，不过是为了再次提一下那个司法工具，那个黄道日^②罢了。

(—125)

① 西班牙文真理一词只有两个音节，主人公这样说是比喻自己不能接近真理。

② 黄道十二宫之一就是天平，称天秤宫。

44

特拉维勒确实睡得很少，夜里叹着气，仿佛胸上压着一块重物。他总是把塔丽姐拥在怀里，塔丽姐也一言不发地接受他的拥抱，紧贴着他，让他感到她正依偎在他的身边。在黑暗中二人互相吻着鼻尖、口唇和眼睛。特拉维勒从被子里抽出一只手抚摸塔丽姐的面颊，然后又把手放进被子里，好像天气很冷似的。然而二人却都出着汗。塔丽姐感到他的胳膊放松了，呼吸深沉了，人安静了下来。到了白天，特拉维勒又高兴了，在装马黛茶，或读书的时候，还吹着探戈舞曲。塔丽姐做饭的时候，他总是找各种借口钻进厨房四五次说点什么，尤其是说关于疯人院的事。现在事情有些眉目了，团长对于购买疯人院的前景愈来愈醉心了。塔丽姐觉得关于疯人院的想法没什么意思，这点特拉维勒是知道的，但二人还总是从中找出幽默的一面，互相保证说一定会出现值得萨穆埃尔·贝克特^①用来进行写作的场面，甚至撅起嘴对那可怜的马戏团表示轻蔑。马戏团正在结束在公园谷区的演出，准备到圣·依西德罗去进行首次演出。有时奥利维拉不召而至，同他们一起喝马黛茶。不过一般说来，他总是利用赫克列普顿去上班的时候留在房间里，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和吸烟了。作为每隔十五

^① S.R.贝克特 (1906—1989)：爱尔兰作家，能用英、法语写作，其剧作《等待戈多》被认为是荒诞剧的典型作品。其他作品还有小说《莫洛伊》等。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九十七章亦有所提及。

天一次的奢侈享受，塔丽姐很喜欢吃鸭子，在烹调上也喜欢做鸭子。这天，特拉维勒一面帮她拔鸭毛，一面望着她那双稍带紫光的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归根到底，事情并不像其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坏。他甚至希望奥拉西奥经常凑过来一起喝喝马黛茶，这样三人就可以立即玩一种秘语游戏了。虽然他们几乎并不懂秘语，但为了消磨时间，为了使三人感到互相配得上，还是得玩玩这个游戏。由于三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信仰过社会主义，而特拉维勒又相信过通神论，所以他们也经常读读书，但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喜欢阅读带有评注的作品。出于西班牙-阿根廷人所具有的说服人、而从不接受对方意见的那种爱好，他们也喜欢辩论。一有机会他们也会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借口帮助痛苦的人类摆脱那倒霉的当代形势，三人更喜欢那种处在痛苦的人类之上的自我感觉。

不过，特拉维勒确实睡得不好。塔丽姐一面看着他在早晨的阳光照射下刮脸，一面字斟句酌地问他为什么睡不好。刮一下，再来一下，特拉维勒穿着汗衫、睡裤，嘴里不停地吹着《笼子》这首歌曲，接着就高声叫道：“音乐啊，你这以爱情为生者的忧郁粮食啊^①！”叫罢，转过身来，狠狠地盯着塔丽姐。此时塔丽姐正在拔鸭毛，她感到很舒适，因为毛茎很容易拔出来，这太令人高兴了。鸭子带有一种宽厚的神气，这在可恨的各种尸体中是很少见的，它的眼睛半睁半闭，留出一条不易察觉的细缝，犹如一缕光线。不幸的动物啊！

“你为什么总是睡不好，玛努？”

“音乐，对我……我睡得不好？直截了当地说，我根本没睡着，亲爱的。我整夜思考着玛克罗比奥·巴斯卡出版社出的《忏悔书》。这本书是我那天在费塔医生那儿，趁他妹妹不注意拿回来的。我肯定要还给他，要值几千只芒果呢。你瞧，一本《忏悔书》竟这么贵。”

“你怎么了？”塔丽姐说道，她此时才明白为什么特拉维勒有时带着一只带有双重锁的盒子就消失了，“你看书还躲着我。自从我们结

^① 莎士比亚剧作《安东与克娄帕特拉》第一幕第五场中，克娄帕特拉的诗句。第四十六章亦提及。

婚以来，这可是第一回。”

“好了，你可以随便看，但每次看要先洗手。我藏起来是因为这书太有价值了，而你手上总是带着胡萝卜皮和别的脏东西，你太爱干家务活儿了，随便什么古本书都会被你毁掉。”

“我才不稀罕你的书呢。”塔丽姐生气道，“过来，把鸭头切下来。虽说是只死鸭子，我可不高兴干这种事。”

“用剃刀切吧。”特拉维勒建议道，“这种切法可以显得恐怖些，锻炼锻炼总是好的，否则永远也不会。”

“不要，还是用菜刀吧，刚磨好。”

“用剃刀。”

“不，用菜刀。”

特拉维勒手执剃刀向鸭子走去，一下子就把鸭头切了下来。

“你学着点吧，”他说道，“我们要是在疯人院干活，最好积累些像停尸房大街双杀案^①那样的经验。”

“疯人院难道就是这样互相残杀？”

“不，亲爱的，但不时地会发生险情，疯人和清醒的人是一样的。请原谅我这个蹩脚的比较。”

“这个比较太俗气了。”塔丽姐一面说道，一面把鸭子切成平行六面体形状，用白线捆好。

“至于我为什么睡不好觉，”特拉维勒用卫生纸擦着剃刀说道，“你是很清楚的。”

“就算我清楚，但你也明白是不会出问题的。”

“问题就像汽炉，”特拉维勒说道，“在爆炸之前什么都好。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由自身的目的支配着的问题。看起来就像现在这样没有问题，但问题是炸弹上的计时器，它正拨在明天十二点上，滴答，滴答，一切正常，滴答。”

“糟糕的是负责给计时器上弦的人正是你自己。”塔丽姐说道。

^① 指爱伦·坡的一部小说。

“亲爱的，我的手也正指向明天十二点。在这期间，还是让我们生活吧，也让别人生活吧。”

塔丽姐在鸭身上抹了黄油，干这活样子很难看。

“你还有什么要反驳我的？”她说道，仿佛在同鸭子讲话。

“此时此刻一点也没有了，”特拉维勒说道，“为了把你这形象的说法推向最终的结局，我们明天十二点再看吧。”

“你太像奥拉西奥了，”塔丽姐说道，“太像了，像得不可思议。”

“滴答，”特拉维勒一面找香烟，一面说道，“滴答，滴答。”

“是的，你太像他了。”塔丽姐一松手，鸭子掉在了地上，发出了令人恶心的叭叭声，但她仍然坚持道，“他也可能说：滴答，他也可能总是用形象说话，但你们两个难道不能让我安静安静吗？我是故意说你像他的，为的是我们别再干荒唐事了。奥拉西奥一回国，一切都变了，不该这样。昨天晚上我对他说了，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你们两个在拿我要着玩，就像一场网球赛，两边都打我，没这么干的，玛努，这太过分了。”

特拉维勒一把把她揽在怀里，塔丽姐挣扎着，他一脚踩在鸭子上滑了一下，二人差点摔倒。此时他才制服了塔丽姐，在她的鼻尖上吻了起来。

“对你来说，亲爱的，也许不存在什么定时炸弹，”特拉维勒说道，他那微笑的表情使得塔丽姐软了下来，他让她在怀里偎依得舒服些，“并不是我自寻烦恼，但我觉得我不应该逃避现实，我必须迎着现实上，直到某天的十二点来临。只有过了这个钟点，过了这一天，我才能再次成为我自己。这倒不是由于奥拉西奥的原因，亲爱的，或不仅仅是由于奥拉西奥的原因，尽管他的到来带来了某种迹象。他要是不回国，也许还会发生别的类似的事，我也许会去阅读坏书，或是爱上别的女人。这就是生活中的波折，你明白吗？有些事人们从来没怀疑过，但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向了危机。你要明白这点。”

“但你真的以为他在追我，而我又……”

“他根本没追你，”特拉维勒放开她说道，“他根本不在乎你，你别生气。我很清楚你的价值，只要有人看你一眼，跟你讲话，我就嫉妒。不过，尽管奥拉西奥可能对你居心不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说我是个疯子，我还是要说，他对你根本无所谓。因此，我没有必要担心，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特拉维勒提高了声音，“是他妈的另外一件事。”

“啊！”塔丽姐捡起鸭子，用抹布擦着踩脏的地方说道，“你把鸭子的肋骨都踩扁了。这么说来，你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我不懂，但也许你有道理。”

“他如果在这儿，他也不懂。”特拉维勒看着香烟低声说道，“但他可能很明白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真是不可思议。当他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隔阂似乎在消失，许多事情都见鬼去了，天空突然间异常美丽起来：星星也落进了这个面包篮里，我们可以把星星剥开来吃。这只鸭子正是罗恩格林^①的天鹅，这一切的背后……”

“我不打扰你们吧？”古杜索太太在走廊里探进头来说道，“你们大概在说私房话吧，我可不喜欢惹人嫌。”

“太好了，”塔丽姐说道，“进来就是了，太太，您瞧这鸭子多漂亮。”

“好东西，”古杜索太太说道，“我一直讲，鸭子肉可能很硬，但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给玛努踩了一脚，”塔丽姐说道，“我会把它做得像黄油一样软，我保证。”

“那就签个字吧。”特拉维勒说道。

(—102)

^① 瓦格纳的歌剧作品，1850年首演于魏玛，由李斯特指挥。

45

特拉维勒很自然地想到奥利维拉正在等待塔丽姐出现在窗口，只要清晨两点醒来就行了。天气热得黏乎乎的，蚊香冒着发酸的烟雾，窗外闪烁着两颗巨大的星星，对面的窗子也是敞着的。

特拉维勒很自然地想到这点，因为从实质上讲，木板仍然搭在那里。阳光下的拒绝到了夜晚也许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可能由于突然的同意而出现转折。奥利维拉很可能靠在窗旁，吸着烟，轰着蚊子，等待着塔丽姐梦游般地轻轻离开特拉维勒的身边，出现在窗口，在黑暗中看他。他也许会用香烟的红火画出各种暗号：三角形、圆形、一闪即逝的盾形，以及致命迷魂药或二苯丙胺的化学符号，这些都是塔丽姐懂得的药物名称符号。不过奥利维拉手里的香烟也许会从嘴到椅子扶手，从椅子扶手到嘴地来回晃上一整夜。

然而，对面窗口并没有人，于是特拉维勒把头探到热乎乎的井口^①，看到大街上一份张贴着的报纸毫无防御地任那布满仿佛可触及的星辰的天空阅读。对面旅馆的窗子似乎距离黑夜更近，一个体操运动员，一跳就可以到达，不，不可能，也许只有用《三十九级台阶》^②中的方式才行，别的方式不行。木板的痕迹消失了，通道也就断了。

特拉维勒叹着气回到了床上，塔丽姐迷迷糊糊地问了他一声什

① 指窗外的深夜。

② 希区柯克（1899—1980）导演的影片。片中有许多惊险的场面，如飞机追人、高山格斗等。

么，他摸摸她的头发，喃喃地随便回答了她。塔丽姐撇了撇嘴，像是在吻空气，又挥了挥手，接着就安静了下来。

如果奥利维拉在自己的房间里曾向黑井的某处探过头，透过窗子望去，那他肯定看见了特拉维勒和他那仿佛外胚层似的汗衫。如果他在黑井的某处待过，等待着塔丽姐的出现，那么白色汗衫那漫不经心的出现肯定会使得他羞愧难当。此时他可能搔着自己的小臂（这是他在感到心烦或恼火时常用的动作），把香烟用嘴唇咬扁，嘴里嘟囔着符合当时情景的脏话，然后倒在床上，全然不顾赫克列普顿正在熟睡。

如果奥利维拉未曾在黑井的某处待过，而特拉维勒却在深夜此时起身走到窗前，这一事实就等于他承认自己害怕了，几乎承认了会出事。实际上也就等于肯定不管是奥拉西奥还是他自己都没有把木板撤除，总是有一个通道可以来来往往，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踩着厚厚的空气，夜游神般地从—个窗口到达另—个窗口，而不用害怕跌到街上去。这座木桥只有在早晨的阳光照射下，在加奶咖啡摆上来的时候才能消失，因为加奶咖啡连同电台新闻和淋浴可以挥去夜里的梦境，恢复白天的固定格局。

塔丽姐的梦境：有人带她到一座巨大的宫殿废墟去看绘画展览。绘画挂得很高，令人目眩，仿佛有人把比拉内西^①的监狱变成了博物馆。要到达绘画的高度，必须顺着尖拱爬上去，而拱上又没有棒子可以放脚；还得顺着游廊前进，而游廊又不时地被翻滚着铅—般恶浪的大海的岸边阻断；有时则必须顺着螺旋式的梯子爬上去。这样才能看到画儿，但看得并不清楚，不是太靠下，就是太靠边儿。画上那泛白的斑点、淀粉或牛奶的凝块没完没了地重复着。

塔丽姐的醒来：早晨九点她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推了推趴着睡觉的特拉维勒，拍了拍他的臀部，把他弄醒。特拉维勒伸过手来在她的大腿上拧了一把，她就扑到特拉维勒的身上揪他的耳朵。特拉维勒

^① 乔万尼·巴蒂斯塔·比拉内西（1720—1778）：意大利铜版画家、建筑师、考古学家，编著有画册《监狱》等。

利用自己的力气大，就扭她的手，直到她求饶，随后就是接吻。天气热得可怕。

“我梦见了一个吓人的博物馆。”

“我讨厌给你圆梦，你准备马黛茶吧，小东西。”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起来？不是去小便，因为你每次起来小便都要先向我解释一番，就像我什么也不懂似的，你总是说：‘我要起来了，我憋不住了。’我很可怜你，因为我可以憋一整夜，有时连尿都没有，我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新陈代谢。”

“一种什么？”

“告诉我，你为什么起来？还走到窗前去叹气？”

“反正我没跳下去就是了。”

“傻瓜。”

“太热了。”

“说吧，你为什么起来？”

“不为什么。我想看看奥拉西奥是不是也失眠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聊会儿天。”

“在那种时候？而在白天你们两个都不说话。”

“也许白天谈话和晚上谈话有所不同，谁知道呢。”

“我梦见了一座可怕的博物馆。”塔丽姐说着开始穿短裤。

“你跟我说过了。”特拉维勒望着天花板说道。

“现在咱俩之间话也少了。”

“确实如此，因为天气太潮湿了。”

“但似乎有某种东西在讲话，在利用我们讲话，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你不觉得我们的心都被别人占领了吗？我是想说……真的，很难说清楚。”

“其实，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占领。你瞧。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你莫悲伤 / 卡塔丽娜，”特拉维勒哼唱起来，“美好的时光 / 即将来临 / 我给你盖间餐厅。”

“蠢家伙，”塔丽姐吻着特拉维勒的耳朵说道，“这种情况不会一

直持续下去的，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连一分钟也不应该持续。”

“突然的截肢是不好的，因为以后那残肢会痛一辈子的。”

“你如果想要我说真话，”塔丽姐说道，“我觉得我们好像在饲养蜘蛛或蜈蚣。我们养育它们，照料它们，它们也在成长。开初，它们还是无害的小动物，生着那么多的脚，甚至可以说是可爱的，但突然，它们长大了，跳到了你的脸上。我好像也梦见过蜘蛛，记不太清楚了。”

“你听，是奥拉西奥。”特拉维勒穿起长裤说道，“在这种时候发疯似的吹口哨，是在庆贺赫克列普顿去上班，这家伙。”

(—80)

46

“音乐啊，你这以爱情为生者的忧郁粮食啊！”这是特拉维勒的第四次朗诵。随后他调起六弦琴，想唱一首探戈舞曲《会抽签的鹦鹉》。

唐·克列斯波对那句诗很感兴趣，塔丽姐就上楼把阿斯特拉纳·马林^①翻译的那五幕剧本找了来。黑夜降临之际，卡奇玛约大街人声嘈杂，但唐·克列斯波的院子里却听得见特拉维勒的歌声，当然，除了那叫做“一百比索”的金丝雀的叫声之外。此时特拉维勒正唱到活泼顽皮的小女工／闹得全家欢腾腾这段。玩着“扫帚十五点”的人们无需讲话，赫克列普顿一轮一轮地赢着奥利维拉和古杜索太太，这两个

^① 路易斯·阿斯特拉纳·马林（1889—1960）：西班牙学者、翻译家，曾译莎士比亚全集。

人轮流着不断地往外掏出二十生太伏的钱币。此时会抽签的鸚鵡(它能预言生与死)叼出了一张粉色纸条:未婚夫,长寿。唱到此处,特拉维勒又用发空的声音描述起女主人公的疾病急剧恶化:在悲伤地死去的那个黄昏/她问亲爱的妈妈:“他还没有到?”啦啦啦。

“多么伤感啊。”古杜索太太说道,“都说探戈不好,可电台播放的卡里普索舞曲和别的那些破玩意儿能和探戈比吗?唐·奥拉西奥^①,请把煮菜豆递给我。”

特拉维勒把六弦琴支在一个花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马黛茶,他感到今夜将会很难过,他真想干点什么,或是生病,只要能分分心就行。他为自己斟了一杯蔗酒,一饮而尽。他看着唐·克列斯波戴着挂到鼻尖的眼镜谨慎地埋头于那部悲剧的诗句中。奥利维拉输了八十生太伏之后来到他的身旁,也喝了一杯蔗酒。

“世界是奇妙的。”特拉维勒低声说道,“你看,过不了多久,老头儿就会看到关于阿克西奥战役^②的描述,如果他有耐性能读到那部分的话。那两个疯女人在赌着七点,争吃煮菜豆。”

“同干职业一样,她们也在忙着。”奥利维拉说道,“你注意到这个字眼没有?忙于什么和以什么为职业。一听到职业这个词,我脊梁骨就感到有一丝凉意。你瞧,我们别来形而上学这一套了,我告诉你,我在马戏团的职业纯粹是骗人,光赚钱,不干事。”

“你等着吧,等我们到圣·依西德罗去演出的时候,那工作可就累人了。在公园谷区这儿,我们许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特别是那令团长头痛的贿赂问题,而到了圣·依西德罗就得同新人打交道。到时候就够你忙的了,这是你喜欢的词。”

“真的吗?你可别骗我。喂,说真的,我一直无事可做,到时候我真的有工作做了?”

“头几天肯定有,以后就进入轨道了。你说说,你在欧洲的时候

① 西班牙文中在名字之前加“唐”字,表示尊重。在此处系讽刺说话人的古板或造作。

② 指马可·安东与屋大维之间在古代希腊阿克西奥海岬上的一次战斗,屋大维战胜。

真的从来没工作过吗？”

“只干过上税最少的工作，”奥利维拉说道，“给特鲁耶当过秘密会计，那老头儿真可以成为塞利纳作品里的主人公。要是值得，找一天我再给你讲，其实也没什么。”

“我很想听听。”特拉维勒说道。

“你要知道，一切都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我跟你讲的任何事都可能像是一块地毯上的图案。缺乏凝结剂，姑且称做凝结剂吧，要是有了凝结剂，一下子就都各就各位，就会出现一种每个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珍贵的晶体了。”奥利维拉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说道，“也许一切早已凝固，只是我没有注意到罢了。我落后了，就像一听到控制论就摇头，一心想着该吃细面条汤了的老年人一样。”

叫做“一百比索”的金丝雀发出了一声无比尖锐的叫声。

“事情就是这样。”特拉维勒说道，“有时我想你根本不必回国。”

“你只是想，”奥利维拉说道，“而我是深有体会，也许两者在实质上是一回事，我们还是不要太执著了吧。对我们两个来说，要命的是，我们都太知廉懂耻了。我们可以赤身裸体地在家中转来转去，而不顾某些太太们的惊叫，但有些话就说不出来……你要知道，我有时真想告诉你……谁知道呢，也许到时候话语就能派上用场，就会对我们有用了，由于要说的话不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不是关于在庭院中喝马黛茶的，不是有趣的阅读，所以，我就退缩了。恰恰越是好朋友，就越是难以启齿，对任何别人倒是可以随便些。你有过类似的情况没有？”

“可能，”特拉维勒调着琴弦说道，“按照你的这个原理，那就看不出朋友有什么用了，这是很糟糕的。”

“朋友可以在某些时候一起待上一会儿嘛。”

“随你吧，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很像往日那样互相了解了。”

“以往日的名义，可以干出今日的蠢事。”奥利维拉说道，“你听着，玛诺洛，你谈到互相了解的问题，但从实质上讲，你很清楚我很愿意跟你互相沟通，你这字眼意味着比你本人还要多的东西。令人烦恼的是，真正的了解却是另一码事，我们只满足于很少的东西：朋友

间很好地互相了解，情人间很好地互相了解，家人间很好地互相了解，这时我们就以为自己处在和谐的气氛之中了，这纯粹是骗人的，像鸟儿照镜子一样地毫无意义。有时我倒觉得两个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之间比站在外面围观的人之间存在着更多的了解。因此……喂，我真的可以为《国家》报的星期日版写文章了。”

“你说得太好了。”特拉维勒调着最细的那根琴弦说道，“你刚才所讲的羞耻心终于发作了。你使我想起了古杜索太太，她总是认为谈论丈夫的痔疮是她的责任。”

“这位屋大维·恺撒什么话都讲得出，”唐·克列斯波透过眼镜看着二人嘟囔道，“他说马可·安东在阿尔卑斯山上吃了一种奇怪的肉，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大概指的是山羊肉吧^①。”

“其实是无毛的双足动物^②。”

“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不是疯了，也差不多疯了。”唐·克列斯波礼貌地说道，“你们瞧瞧克娄帕特拉都干了些什么事啊。”

“女王们都是些复杂的女人。”古杜索太太说道，“克娄帕特拉什么不正当的事都干得出来。还拍成电影了呢。当然，那是在古代，那时还没有宗教呢。”

“扫帚！”塔丽姐说着一下子把六张牌收了去。

“您的运气真好……”

“可玩到最后我总是输。玛努，我没零钱了。”

“那你找唐·克列斯波换吧，他正在一心一意地想着法老时代，没准儿会把金币换给你呢。你瞧，奥拉西奥，这就是你所说的和谐气氛。”

“好了。”奥利维拉说道，“既然你非要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抖搂出来，连绒毛都要摆在桌上……”

“你还是干干别的事吧。我觉得你是心安理得地看着我们这些人干蠢事。你追求你所谓的和谐，但你正是在你刚才说的没有和谐的地

① 在莎士比亚剧本《安东与克娄帕特拉》中，为了侮辱马可·安东，屋大维说了一段话，其中说，“……你在阿尔卑斯山上吃了一种奇怪的肉，因为几个男人一见这种肉就都吓死了……”

② 指人。

方，也就是说在朋友之间，在家庭里，在城市里追求和谐。你为什么要在这种社会框架中追求和谐呢？”

“我也不知道，其实不是我在追求什么，而是事情都自己发生在我身边。”

“为什么一定要在你身边发生，而别人却由于你的过错而睡不好觉？”

“我也睡不好觉。”

“举个例子来说，你为什么要同赫克列普顿住在一起？你为什么来看我？难道是赫克列普顿，是我和塔丽姐破坏了你的和谐？”

“她竟然想喝曼德拉草的汁液。”唐·克列斯波吃惊地喊道。

“什么？”古杜索太太问道。

“曼德拉草汁！她命令女奴给她喝曼德拉草汁，她说她想睡觉了，简直是发疯了。”

“那她应该喝溴化剂嘛，”古杜索太太说道，“哦，当然，那时还……”

“你讲得很对，老兄，”奥利维拉往杯子里倒着蔗酒说道，“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你把赫克列普顿看得太重要了。”

“那我和塔丽姐呢？”

“你们俩没准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凝结剂，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一种化学关系，这是一个外在于我们本身的事实，一个正在画着的图案。你别忘了，是你去港口接我的。”

“那当然，可没想到你的回国竟会带来这么多事，没想到你在法国的变化竟这么大，连我都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来适应你了，不，不是这样……唉，反正是你自己不生活，也不让别人生活。”

六弦琴在二人中间响起了谢利托^①曲调。

“你只要这样打个响指，”奥利维拉低声说道，“就再也不会看见我了。你和塔丽姐，由于我的过错……这样说太不公平了。”

“你别把塔丽姐扯进来。”

① 一种阿根廷的民间歌舞。

“要扯进来，我不想把她算在我们之外，所谓我们，就是你、我和塔丽姐，这是一个特里斯美吉斯托斯式的^①三角形，我再说一遍，你只要做个手势，我就会消失，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很不安。”

“现在不是你一走就能解决问题的。”

“你这家伙，为什么不能，你们两个并不需要我。”

特拉维勒开始弹奏《坏人》，随后又停了下来。天色已黑，唐·克列斯波打开了院子里的灯，接着阅读。

“你瞧，”特拉维勒低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你迟早是要走的，用不着我做手势，但我晚上仍然会像塔丽姐对你说的那样睡不好觉。实际上对你的回国，我并没有任何怨言，也许我正需要你回国。”

“随便你吧，老兄，事情已经如此，最好别去烦恼，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这好像是一场白痴之间的对话。”特拉维勒说道。

“纯蒙古人^②之间的谈话。”

“我以为这次谈话会解释清一些问题，可结果越来越糟。”

“解释是个掩饰得很好的错误。”奥利维拉说道，“你把这话记下来。”

“那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谈谈激进党内发生的事，只是你……激进党就像一辆敞篷马车，总是转了个圈儿又回到原地，只是马匹一会儿是白色的，一会儿是红色的，接着又是白色的。可我们两个是诗人呀，老兄。”

“是两个野蛮的诗人。”奥利维拉往两个杯中倒着酒说道，“是两个晚上睡不好觉，起身到窗前乘凉的人。如此等等。”

“这样说来，你昨天晚上看见我了？”

“让我想想。先是赫克列普顿缠住我不放，我不得不顺从她，我只是轻轻地……但终于……接着我就呼呼地睡着了。我总是忘事，你

① 特里斯美吉斯托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赫耳墨斯的称号，意为“三倍地伟大”，由于赫耳墨斯多才多艺，此处该词可理解为“深奥的，深不可测的”。

② 从“蒙古”一词派生出的还有一词，意为“先天愚型的人”，“伸舌样白痴”，均系医学上的名词。此处系一种文字游戏。

为什么要问我？”

“不为什么。”特拉维勒把手按在琴弦上说道。古杜索太太把赢来的钱弄得叮当作响，把椅子移过来，要求特拉维勒唱支歌。

“剧中一个叫埃诺巴多的人说，夜晚的湿气是有毒的^①。”唐·克列斯波告诉大家道，“这部作品里的人物都是神经不正常的人，在战争中却谈起了毫不相干的事。”

“好吧，”特拉维勒说道，“如果唐·克列斯波不反对的话，我们来让古杜索太太高兴高兴吧。《坏人》是胡安·德·迪奥斯·费利伯特作的一首探戈舞曲。老兄，别忘了提醒我给你念一段伊芙·吉特丽的忏悔录，太伟大了。塔丽姐，你去把加德尔唱片集找来，在床头柜上。只有床头柜才能放这样的东西。”

“顺便把它还给我吧，”古杜索太太说道，“倒不是为了别的，我喜欢把书呀什么的放在手边。我丈夫也是这样，我向您发誓。”

(—47)

47

我是我，我是它。这是我们两个，但我是我，首先是我。我敢肯定我是我，我要坚持到底。阿塔丽娅是我，ergo。我是我。有文凭，阿根廷人，一手红色的指甲。有时很漂亮，眼睛又大又深，我就是

^① 见《安东与克娄帕特拉》第四幕第九场。

我。阿塔丽娅·多诺西就是我，我——我——线轴和线，真滑稽。

玛努真是发疯了，跑到美洲商店租这种玩意^①，仅仅是为了开心。**倒退**。这是什么声音呀，这不是我的声音，不像，而且很造作，“我是我，我是它。这是我们两个，但我是我，首先是我。我敢肯定我是我……”**停**。这机器太妙了，但要想做出声的思考却派不上用场，也许是个习惯问题。玛努说，他要把他那给太太们听的广播剧录下来，但他不会这么干的。这猫眼真玄了，绿色的光一闪一灭，像是一只独眼猫在看着我，最好用张卡片把它挡起来。**倒退**。带子转得又平又稳。**音量**。拨到5或 $5\frac{1}{2}$ 处：“这猫眼真玄了，绿色的光一闪……”但真正玄妙的是我声音所说的话：“这猫眼像是在玩捉迷藏，红色的光条……”泛音太大了，得把话筒移近些，把音量放低些。我是我，我是它。真正的我则是对福克纳的蹩脚的戏谑模仿。廉价的效果。福克纳是用磁带录音机写作，还是把威士忌当做录音带进行写作？应该叫做录音机，还是磁带录音机？奥拉西奥说是磁带录音机。他看到这玩意儿时都惊呆了，他说：“老兄，这磁带录音机太好了。”可教科书上都说叫录音机。美洲商店里的人大概知道。真怪，为什么玛努在美洲商店里见什么买什么，连鞋子都买。简直着了魔，净干蠢事。**倒退**。下面的会很有意思：“……福克纳，廉价的效果。”**停**。再听自己一次并不是那么有意思。这一切太费时间了，时间，时间，这一切太费时间了。**倒退**。看看这次声音是否自然些：“……间了，时间，时间，这一切太费时……”还是一样，患感冒的侏儒的声音。不管怎么样，我会使用录音机了，玛努会感到惊奇的。在机器问题上，他一直看不起我，说我只是个药剂师。奥拉西奥就不会注意这种事情，他看人就像看正在过滤的菜泥，一团糊状物一下子就从筛子的另一面出来了，于是坐下就吃。要不要倒退？不，还是往下录吧，让我们把灯熄掉，用第三人称讲话吧，也许……于是

① 这一章是塔丽娅在录音，录录，听听，还一面进行思考。

阿塔丽娅·多诺西熄了灯，只有猫眼以及红色的（显出来的时候也许是绿色的，或是紫色的）光条和香烟的红火在闪烁。天太热了，玛努还没从圣·伊西德罗回来，都十一点半了。赫克列普顿站在对面的窗口，可我看不到，没关系，反正一样。赫克列普顿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奥拉西奥坐在自己的小桌儿旁，点着蜡烛，一面吸烟，一面阅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奥拉西奥和赫克列普顿的房间不像我们这间显得旅馆气。我真蠢，其实他们那个房间也是旅馆的房间，甚至连蟑螂都被编了号，号码就写在背上。他们还得忍耐着隔壁的唐·本切和那些花二十比索看一次门诊的结核病人、瘸脚人和癫痫病人；楼下还有那个职业可疑的人，以及总是哼着不成调的探戈舞曲的女佣。倒退。这次倒带的时间长，至少要倒到半分钟之前的地方。这就是逆时间而动，玛努就喜欢谈论这种问题。音量 5：“……号，号码就写在背上……”还在前面。倒退。对，就是这儿：“奥拉西奥坐在自己的小桌儿旁，点着蜡烛……”停止。小桌儿，小桌儿，你既然是个药剂师，根本没有必要用这种字眼，甜得腻人，小桌儿！这个带儿字的昵称用得可不好。好了，塔丽姐，别净说傻话了。倒退。全部倒回去，但不要让带子脱出转盘。这个机器的缺点是什么都要估计好，如果带子脱出来，再把它挂上去就要浪费半分钟。停。正好，仅差两厘米。一开始我录的什么来着？记不起来了，但那声音简直像只被吓坏了的小老鼠，这是因为对话筒有着一种陌生的恐惧感。再听听，音量： $5\frac{1}{2}$ ，这样可以听得清楚些。“我是我，我是他，这是我们两个，但我是我，首先是……”咦，为什么？我为什么说这些，这是我，我是他^①，这是我们两个；后来又说了小桌儿，再后来我就生气了。“我是我，我是他，我是我。我是他。”

塔丽姐关掉了录音机，盖上盖子，以非常嫌弃的神情看了它一

① 西班牙语中阳性单数第三人称代词既可指人，又可指物。本章开头的“我是它”指的“这种玩意”（即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塔丽姐再重头听时，以为自己指的是奥拉西奥（即人），故觉得惊讶。

眼，然后为自己倒了杯柠檬汁。她不愿去想那诊所的事（马戏团团长用的是“精神病诊所”这个名称，这是很不明智的）。但如果不想诊所的事（其实不去想的本身就等于承认这是一种希望，还不是现实），那么立即就要想其他同样讨厌的事，要同时想玛努和奥拉西奥二人，要想在马戏团的小房子里自己和奥拉西奥大谈特谈的那一关于天平的比喻，这样她那被占领的感觉也就愈来愈强烈了。而想想诊所的事至少不过是一种害怕的、陌生的感觉。瞧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一群穿着睡衣的疯子，手拿剃刀，或挥舞着椅子和床腿在互相追赶，往体温记录表上呕吐，还进行习惯性的手淫。不过，看着玛努和奥拉西奥身穿白色工作服照顾疯子，那大概倒是挺有意思的。“我也许能受到重用，”塔丽姐谦虚地想道，“如果诊所有药房，团长可能交给我管理。不过也许只有一个急救箱，那玛努就要像往常那样拿我开心了。”有些事情则需要回想一下，好多事就忘了嘛：那用金刚砂轻轻磨平了的时代、夏天那每日不可名状的战斗、港口和炎热的天气、奥拉西奥从船板上下来时那副不友好的样子、把她和猫打发走时那粗鲁的言词：你乘电车回去吧，我们有事要谈。于是另一个犹如荒地般的时代开始了，这荒地充满了压扁了的罐头盒、能扎破脚的钩子、脏脏的水洼、挂在刺蓟上的破布。在马戏团的夜晚里，玛努和奥拉西奥都盯着她看，或是互相看。那只猫越来越笨，但有时却极聪明，在发疯的观众欢呼声中解决数学问题。然后三人步行回家，这中间还在几个酒馆里逗留一会儿，让玛努和奥拉西奥喝杯啤酒，谈谈话，谈空话，她只是在闷热、烟雾和疲劳的包围中听着他们谈话。我是我，我是他，我这话是未经思考脱口而出的，也就是说思考得过了头。这话来自一块领土，在这块领土上，话语就像诊所中的疯子，要么具有威胁性，要么就因过着自己特有的孤立生活，因突然跳起来无人能阻拦而显得荒唐可笑：我是我，我是他。这个他不是玛努，这个他是奥拉西奥，占领者，狡诈的进攻者，在夜间处于自己房间暗影中的影子，他那香烟的红火缓慢地划着意味着失眠的图案。

塔丽姐害怕了，她站起来去给自己冲杯椴树叶和薄荷叶掺半的

茶水。一面冲着，一面渴望着玛努把钥匙插进门锁。玛努曾以轻快的口吻说过：“奥拉西奥对你根本无所谓。”这话很伤人，但却使她放了心。玛努还说过，尽管他可能居心不良……（但他并没有这么干，他连某种暗示都没有。）

一半是椴树叶

一半是薄荷叶

茶水真热，这是第一扑，**停。**

奥拉西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对她也是无所谓的，但是，那么，可他为什么总是待在自己房间的深处，边吸烟，边看书，仿佛在某种意义上讲很需要她似的（我是我，我是他）。对，他确实需要她，总想远远地吊在她的身上，绝望地吸在她的身上，想得到些什么，想更好地看到些什么，想成为某种更好的什么。那么她说的并不是我是我，我是他，而应该反过来说：我是他因为我是我。塔丽姐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推理稍微感到满意了些，对茶水的香味也感到满意了。

但事情不仅如此，否则的话，那就太简单了。奥拉西奥不可能对她既感兴趣，又不感兴趣（逻辑不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吗）。在这两者相结合之中应该产生第三种情感，与爱情毫无关系的某种情感（竟然想到了爱情，真是太蠢了，爱情应该仅仅是对玛努，仅仅是对玛努而言，直到海枯石烂），而是接近于猎取，接近于寻求的某种情感，更确切地说，仿佛猫儿盯着够不着的金丝雀的那种可怕的期待，一种时日的冻结，一种俯伏待击的状态，前面有一块半方糖，一种田野的香味。“俯伏待击”也不能把这情感的内涵解释清楚。也许有一天奥拉西奥会屈尊开了口，并离开这里，或是对自己开一枪，这也可以算是某种解释吧，哪怕是这种使人能想象出某种解释的迹象也行呀。但他总是一面喝咖啡，一面盯着她和玛努看，因而使得玛努也是边喝咖啡边看他，使得三人总是画着没完没了的图案。总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应该写写小说，”塔丽姐想道，“我总是突然冒出些很好的想法。”塔丽姐感到非常压抑，于是又重新接上了录音机的插头，开始大唱歌曲，直唱到玛努回来。二人一致认为她的声音不对头，特拉维勒就告

诉她如何唱好一支巴瓜拉舞曲。接着二人把录音机放到窗子附近，让赫克列普顿作个公平的判断；如果奥拉西奥也在家，也可以让他来评判评判，但他不在家。赫克列普顿觉得一切都很好，于是三人决定一起在特拉维勒家吃晚饭。两人合作：塔丽姐还有冻烤肉；赫克列普顿做了杂拌凉菜就来到了对面房间。塔丽姐认为这样做很好，但同时也觉得这样做在掩盖着什么，像床上的床罩，像盖茶壶的布巾。连录音机和特拉维勒那满意的神情也都仿佛在掩盖着什么。把事先做好了，决定了的东西放在上面，但放在什么东西的上面呢？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也是实质上此时的一切同她在喝椴叶、薄荷掺半的茶水之前的情况完全一样的原因之所在。

(—110)

48

在塞罗区的边上（其实塞罗并没有边，他是偶然到达那里的，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不是塞罗的边，所以应该说是在塞罗附近），在那由低矮房屋构成的，充满吵闹的孩子的住宅区中，打听玛伽下落的企图失败了。所有的问题遇到的只是和蔼的笑容，只是些很想帮忙，但一无所知的女人。人们总是搬来搬去，先生，这儿的变化很大，您要是去问警察局，也许会有人告诉您点什么。但奥利维拉不能耽搁太久，船马上就要开了，尽管船不一定马上开，但实际上一切早就没有希望了。他打听玛伽的下落只是出于一种猜想，犹如玩一场体育赌

博，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他又转了一圈就回到了港口，倒在船舱的床上等着吃午饭。

当天晚上，大约清晨两点的样子，他又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了玛伽。天气很热，“船舱”中一百多移民打着呼噜，散发着汗味。在这样的船舱里还不如呆在甲板上，尽管甲板上堆着一卷卷的缆绳，尽管河上天空低沉，海湾处的湿气打在皮肤上黏乎乎的。奥利维拉靠着隔板坐了下来，一面吸烟，一面观察着那透过云层的点点星光。玛伽手里拿着一件拖在地上的东西，从一架鼓风机的后面走了出来，随后倏地转过身去，背朝奥利维拉向一个舱口走去。奥利维拉没有跟上去，他很清楚那是头等舱的某个姑娘。这些姑娘总是从船头来到肮脏的地方，渴望获取她们称之为经验或生活之类的东西。很显然，那个姑娘非常像玛伽，但最为相像之点是他自己臆造出来的，因为当心脏不再像疯狗似的跳动的时候，他就点燃了一支烟，把自己称为无可救药的蠢货。

一是自以为看到了玛伽；一是确信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把玛伽从人们定义为下意识的东西中拉出来再投影到船上任何一个女人身上。两者相比，前者的痛苦要小得多。在此之前，他还以为自己可以大大方方忧郁地回忆某些事情，回忆一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在气氛适合的情况下，回忆一下某些经历，最后再以把香烟按熄在烟灰缸中的那种镇静劲结束这种回忆。当特拉维勒在港口把塔丽姐介绍给他的时候，塔丽姐正挎着装猫的篮子，样子很可笑，既显得和气，又很像阿丽达·瓦莉^①。那时他又觉得某种模糊的相似处把一种虚假的全部相似处给浓缩了，仿佛从他那表面上分隔得很清楚的回忆格子里，猛然分裂出一层外胚层质，这一外胚层质能够占领、补充另一个身体、另一张面孔，能够以一种他认为是永远为回忆保留着的眼光，从外面观察自己。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由于赫克列普顿以一种难以抗拒的忘我

^① 意大利女影星，以演悲剧著称。

精神照料着他，由于自己学会了挨门挨户地去推销开司米毛料这一困难的艺术，因此他有了多余的钱可以喝喝啤酒，可以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剖析事情了。在塞罗打听玛伽的下落，表面上有着使他良心得到解脱的意味：找过了，也想过要进行一番解释，那就永远再见吧。人们都有这种倾向：干干净净地，不拖泥带水地结束所干之事。此时他发觉（从鼓风机后面走出来一个人影，一个抱着猫的女人）自己并不是为此才去塞罗的。心理分析使得他很恼火，但却很有效：他不是为此才去塞罗的。突然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口井，永远地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在国会广场上他自嘲地骂着自己：“这就是你所谓的寻求吗？你觉得自己自由了吗？赫拉克利特是怎么说的？你重复一下都有几种不同程度的解脱，让我笑一笑。但你仍然处在漏斗的底部，老兄。”他本来应该很高兴知道自己由于这一发现而无可救药地堕落了，但胃部那说不清的满足却又使他感到不安了，仿佛当一只猫舒舒服服地蜷缩在他的身边、他的肚皮上和脚下嘲笑他精神上的不安的时候，它的身体就会做出自满的反应。但糟糕的是他却很满足于这样的感觉，满足于自己并没有回国的感觉，满足于总是一往直前地寻求的感觉。但凌驾于这种满足感之上的是，他总是有着一种渴求，渴求某种东西能够具体表现出来，但这种渴求却被自己那怠惰和微乎其微的满足感拒之于千里之外。这种渴求就像一种不被理解的绝望心情烧炙着他。有的时候奥利维拉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这一不和谐现象，抱着一种狡诈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不愿参加进去。就这样，马戏团的工作、唐·克列斯波庭院中的喝茶、特拉维勒的探戈舞曲接踵而至了。这一切像是几面镜子，奥利维拉在其中斜眼照着自己，他甚至还在一个本子上作了笔记。赫克列普顿把这个本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橱柜的抽屉里保存，连看都不敢看。奥利维拉逐渐地感觉到，塞罗这一趟去得对，因为去的理由具有另外一个基础，而不是那假说、猜想的基础了。发觉自己爱上了玛伽并不是一次失败，也不是把自己钉牢在古老的秩序之上。这是一种可以放弃其自身目标的爱，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营养的爱情。这爱情也许处在其他一些力量之上，把这些力量

联结在一起，熔化成为一种能把因喝啤酒、吃炸土豆片而发胖的身体内那种根深蒂固的满足感加以摧毁的冲动。他一面挥着手，一面吹着刺耳的口哨，把这些想法写进本子里，但他使用的话语却使得他自己都笑痛了肚皮，使得特拉维勒总是出现在窗口求他住口别笑。但有几次，在他那双手忙着的时候，譬如在把钉子敲直的时候，在抽出一缕麻线以编构美丽的迷宫用来贴在灯罩上的时候（赫克列普顿总是说这样一来灯罩就完美多了），他就感到了某种平静。也许爱情是高尚的财富，是个存在的奉献者，但只有使之夭折才能避免其飞去来器的效应，才能使这一效应被人遗忘，再一次地孤单地处于开放而空洞的现实中一个新的台阶上。消除被爱者的那人类由来已久的疑心病，就是为了不在阶梯上停留而付出的代价。浮士德如果不把爱情像把这杯子撂在桌子上那样加以放弃的话，那他当时所作的祈求就不可能有什么意义。如此等等。这马黛茶太苦了。

组织一个连贯的提纲，整理整理思想和生活，以求得一种和谐，这本来应该是极容易的事。只要具有那一贯的虚伪，只要把过去提高到经验的价值高度，只要把四十多岁的人脸上的皱纹、微笑，或沉默时显出的那种富于经验的神气加以利用就足够了。然后穿上蓝色的衣服，梳理一下鬓角上的白发，走进萨德或罗奇罗德两处的绘画展览厅，同世界进行和解。要装出谨慎地怀疑一切的样子，一种我回来了的神气。要向着成熟，向着婚姻，向着在吃烤肉时或看到子女分数不好时所做的严父式训话有节奏地迈进。我教训你，因为我有生活经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到过许多地方。女人们从来都是一样，这是我说的，孩子，这是经验之谈。

这种极为一般，而又极为可笑的做法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就可能变得更糟，譬如去思考受到外来偶像^①、歪曲各种制度的语言、简单化的一成不变，以及缓慢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投降白旗时那副疲倦的样子的威胁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背叛是在孤独之中完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成的，既无目击者，也无同谋，并以为自己超越于个人承诺和感官戏剧之外。表面上你是自由的，可以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地退出游戏，走出十字路口，随便钻入周围各条道路中的一条，还宣布这是唯一的一条必由之路。玛伽就是这些道路中的一条，文学则是另一条（要立刻把本子烧掉，哪怕赫克列普顿惋惜得要把手扭断呢），懒惰又是一条，屁用也不管的思考也是一条。奥利维拉站在柯连特斯大街上的一家意大利饼屋前，向自己提出了一些伟大的问题：“这样说来，我难道必须像轮毂那样待在十字路口上吗？如果我们走在一条道路上，而又不以此道路为目的，那么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这条道路是虚假的道路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是佛，这里也没有一棵树能让我们盘腿而坐，要是来了警察还会罚你的款呢。”

不以道路本身为目的地走路，在这么多的废话（瞧这个词，以ch，即母猪和细水流的妈妈，这个字母开头^①）中只剩下这一个启示了。对，这是一个可供思考的公式。不管怎么说，去塞罗一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玛伽就不再是一个失去了的目标，也用不着成为再次相聚的形象了——但这种相聚，不是同她，而是同她以外的什么，是由于她而相聚，而不是同她相聚。玛努、马戏团，还有这几天三人一直议论的关于疯人院那不可思议的想法，只要推论出某种意义，这一切就可以具有意义，在形而上的时间里，这种推论是不可避免的，推论这个很有节奏的词永远是按时赴约的。奥利维拉开始咬起馅饼来，牙床烫了一下，他这个人很贪吃，一吃东西就这样。他感到心情好了些，然而在许多城市的许多街角和咖啡馆里，许多次他都完成过这同样的周期，都得出过同样的结论，同样感到心情好了些，也同样认为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了，譬如那天下午他就钻进去听了一场荒唐的音乐会，但后来……后来雨下得很大。为什么总想那件事呢？就像同塔丽姐的关系一样，越想越糟。塔丽姐这女人由于我的过错正在开

① 西班牙文中“废话”一词为 chuchara，即第一个字母为 ch；“母猪”（chancha），“细水流”（chijete）两词的第一个字母亦为 ch。由于 chuchara 一词在字典中排在 chancha 和 chijete 之前，故有“母猪、细水流的妈妈”一说。是作者开的一个玩笑。

始感到痛苦。事情并不严重，只是由于同他在一起，于是塔丽姐和特拉维勒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许多事本来没有什么，本来不值得一谈，但却突然遭到背后议论，结果弄得一团糟，这还不算什么。搭木板那天下午意味着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特拉维勒本来可以说出他应该说出的话，让奥利维拉当天就搬出本区，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但他失掉了那次机会，他不仅什么都没说，相反，还替奥利维拉争取了马戏团的工作。这就证明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怜悯他人其实就是干蠢事，就像奥利维拉在那个下雨天干的一样。贝尔特·特雷帕还在演奏钢琴吗？

(—111)

49

费拉古托已经决定购买诊所，并把马戏团连同那只会算术的猫转让给一个叫苏阿雷斯·梅里安的人，于是塔丽姐和特拉维勒就大谈特谈起那些著名的和不著名的疯人来。二人，特别是塔丽姐觉得，用马戏团换个诊所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特拉维勒却看不出这种乐观有什么道理。在达到互相理解之前，二人火气都很大，不停地走到窗前或门外同古杜索太太、唐·本切、唐·克列斯波，甚至同恰好路过的赫克列普顿交换意见。糟糕的是这几天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暴乱，说什么五月兵营要暴动，人们认为这要比购买特雷耶斯大街上的诊所更为重要。最后二人只得用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来消消火。同往常一

样，一点小事二人就火气十足。吃鸭子那天，不知为什么，二人的争吵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连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一百比索”都给吵疯了。唐·克列斯波站在门前，只要有熟人路过，他就把左手食指放在太阳穴上转动着。鸭毛像浓云一样开始从厨房窗子里飞了出来，接着房门的撞击声和一场顽强殊死的辩论声也传了出来，连吃午饭都未能压下这场辩论，可鸭子却被吃得连皮都没剩。

在喝加蝴蝶牌蔗酒的咖啡时，一种无声的和解使得三人看起了令人崇敬的课文和几本已破损了的私下传阅的杂志。作为新生活的前奏，三人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东西作为包罗万象的宝贝加以吸取。关于疯子，也议论得很多，不管是特拉维勒，还是奥利维拉都同意把旧纸烂书倒腾出来，把二人收集的有关这方面的那部分拿出来。早在二人犯了考入早忘在脑后的什么系这个错误的时候，就开始共同进行这种收集了。后来又分别进行。每顿饭后，二人都研究这些文件，塔丽姐也获得参加研究的权利，那是因为她有几期《列诺维柯》报（即双语革命报），是墨西哥流明^①出版社用伊斯帕美利卡语^②出版的，许多疯子都为此报写过文章，并受到了赞扬。费拉古托进行的事，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才知道一点，马戏团实际上已经转到了苏阿雷斯·梅里安的手里，但诊所需在三月中旬才能移交，这点看来是没问题的。费拉古托有时在马戏团出现那么一两次去看望数学猫，很显然，他离开那只猫是很痛苦的。他每次来都说诊所的事快了，落在肩上，尤其是落在他们三人（叹息）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看起来几乎可以肯定要把药房交给塔丽姐管理。可怜的塔丽姐感到很紧张，不得不复习起涂软膏时代的笔记，奥利维拉和特拉维勒就寻她开心，但一来到马戏团，二人就伤心了，看着观众，看着猫，仿佛整个马戏团都显得陌生起来了。

“这里的人比疯子还要疯，”特拉维勒说道，“疯子都比不上他们。”

奥利维拉耸耸肩，实际上他倒是觉得无所谓，但这话他说不出

① 物理学上的光量单位。

② 并不存在此种语言；上面说的“双语革命报”一词也不是用西班牙语字母拼写的。作者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该报不是用西班牙语出版的。这表明了作者认为需对现行语言作一番改造。

口。他望着帐篷的顶端，出神地反复咀嚼着说不清的思绪。

“当然了，你反正换过好几个地方，”特拉维勒咕哝道，“我也是，但总是在这个范围里，总是在这个经线上。”

他说着伸出手，胡乱地指了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理位置。

“换地方，哼，你要知道……”奥利维拉说道。

谈话中二人还不时地窃窃私笑，观众直斜眼看他们，因为他们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

有时在私下里，三人认为对于新的职业已经做好了准备，譬如星期天收到《国民报》之类的事总是叫他们伤心，电影院前的长队和《读者文摘》的销售也能叫他们伤心。

“消息越来越少了，”特拉维勒故弄玄虚地说道，“真想大叫一声。”

“昨天晚上弗拉帕上校已经大叫了。”塔丽姐回答道，“其后果就是戒严。”

“那不是大叫，亲爱的，仅仅是垂死的鼾息。我跟你讲的是伊里戈延^①所梦想的事，登上历史的顶峰，做出预言式的承诺。这就是此地衰落了的人种^②所希望的。”

“你讲话怎么也像那位了。”塔丽姐说道。她担心地望着特拉维勒，但却掩饰起那暴露内心的一瞥。

那位正在马戏团里帮苏阿雷斯·梅里安最后一次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对此他有时自己也感到奇怪。他的印象是，塔丽姐和特拉维勒甘露般甜蜜的日子已经过去，只要一想到诊所，二人就发火。那几天奥利维拉唯一喜欢干的就是同那只数学猫玩耍，真心地喜欢，以致猫儿就跟他亲热起来了。他让猫算账，纯粹是为了自己开心。费拉古托早就下了指示，带猫上街必须放在篮子里，还得带上像冲绳战役中用的那种以示区别的项圈。可奥利维拉是了解猫儿的心情

① 可能指的是伊波利托·伊里戈延（1852—1933），阿根廷政治家，曾两任阿根廷总统。本书提到的政治事件或人物均指20世纪50年代的阿根廷国内的动乱。此人只是用来作为野心家的一个例子。

② 指阿根廷人。

的，在离开马戏团两个街区处就把篮子存在一家熟悉的熟食店里，给可怜的猫儿解下项圈，人和猫就步行到荒地去看空罐头盒，咬野草，这也是一种有乐趣的工作。对奥利维拉而言，在这种有益于健康的散步之后，参加唐·克利斯波庭院的聚会，接受赫克列普顿在坚持要给他织件冬天穿的毛衣时所表现出的温情，也就显得几乎是可以忍受的了。一天晚上，费拉古托往旅店打电话，通知特拉维勒说接受诊所的签字日期就在眼前了。当时三人正在兴高采烈地研究从《列诺维柯》中找出来的关于伊斯帕美利卡语的概念，听了这个消息，三人几乎伤心了起来，因为他们想到在诊所里等待他们的将是严肃、科学和忘我精神等等。

“有哪一种生活不是一场悲剧呢^①？”塔丽姐用纯正的伊斯帕美利卡口音说道。

三人就这样一直待到古杜索太太带来电台广播的有关弗拉帕上校和上校动用了坦克的消息。这一现实而具体的事件终于立即把三人驱散了。对此，连报信者，沉浸于爱国热情中的古杜索太太都感到很奇怪。

(—118)

① 这句话也不是用西班牙文字母拼写的。

50

从公共汽车站到特雷耶斯大街只有一点点路，即三个路口多一点的样子。塔丽姐和特拉维勒到达的时候，费拉古托和古卡已经同管理人在一起了。伟大的签字仪式在二楼的一间大厅里举行，大厅有两个窗子，朝向花园庭院，病人就在这庭院中散步。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庭院中有个水泥制的喷泉，水柱忽上忽下地喷着。塔丽姐和特拉维勒走过一楼的好几个过道和房间才走到了大厅。一楼过道和房间里的一些太太和先生们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向他们乞求发善心，赏给他们一两包香烟，而陪同他们的那位护士好像觉得这种乞讨是很自然的事。周围的环境并没解决二人刚进入这种气氛时所产生的疑团。二人进入签字大厅时，身边几乎连一支香烟也没有了。费拉古托以夸张的语言把二人向管理人做了介绍。奥利维拉是在那些听不懂的文件念到一半时才出现的，二人不得不嘁嘁喳喳地，连比带划地向他解释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谁也没有听懂多少。在塔丽姐噓声向奥利维拉讲述他们是怎样上来的时候，他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因为他是直接从一个门廊进来的，门廊中有一扇门，他随便一推，正好是这个大厅。马戏团团长穿的是一身黑。

天气太热，使得播音员的声音显得很低沉。此时正在广播，每小时一开始是天气预报，接着是关于五月兵营暴动的官方辟谣和弗拉帕上校的不良企图。原来管理人在差五分六点的时候中断了文件的宣

读，打开了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因为他想跟踪时局的发展，他说他事先请求了原谅。这话立即使奥利维拉下了决心，他做了个把东西忘在门廊里的经典表情（他想，不管怎样，那位管理人不得不承认这也是跟踪事物的一种方式），不顾特拉维勒和塔丽姐那威胁的目光，打开离自己最近的那扇门走出了大厅。而那扇门并不是他进来时的那扇。

刚才他从文件的几句话中得知，诊所是幢五层的楼房，在花园庭院深处还有一间亭子。要是能找到路，最好能在庭院中溜达溜达，但没有机会了，因为他还没走出五米，一个只穿衬衣的青年微笑着朝他走来，抓起他的手，孩子似的晃着胳膊就把他带到走廊，走廊里也有不少门，还有一个大概是运货用的电梯。被一个疯子牵着手参观诊所倒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奥利维拉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掏出香烟递给那青年。那青年一副聪明的样子，接过香烟，满意地吹了声口哨。后来才搞清楚，那青年是个护士，而他，也不是什么疯子。在这种地方，误解是家常便饭，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不会把人牵连进什么纠葛里去。在一层一层地上楼的时候，奥利维拉和罗梅利诺交上了朋友。后者把诊所的地形里里外外介绍了一番，还讲了一些故事：凶恶的网刺刺伤了所有诊所人员以外的人，朋友站岗监视朋友等等。二人来到奥维赫罗医生存放豚鼠的房间里，看到墙上还挂着一幅莫妮卡·维蒂^①的照片。此时一个斜眼青年跑来问罗梅利诺这位同他在一起的先生是不是奥拉西奥·奥利维拉先生等等。奥利维拉叹了一口气，下了两层楼，回到了签字大厅。文件快念完了，这中间古卡·费拉古托脸上泛起了绝经期的红潮，特拉维勒不礼貌地打着哈欠。此时奥利维拉记起了在四楼过道拐弯时看到的那位身穿玫瑰红睡衣老人的身影，老人当时身贴着墙，抚摩着手里一只似乎在睡觉的鸽子。奥利维拉想着想着，忽然听到古卡·弗拉古托发出了一声幼兽般的叫声。

“怎么？还要大家签 OK 表示同意呀？”

“住口，亲爱的，”团长说道，“这位先生是想说……”

^① 意大利女影星，主演过《红色沙漠》等影片。

“已经很清楚,”塔丽姐跟古卡一直相处得很融洽,此时出来为她解围了,“转让必须要得到病人的同意。”

“简直是发疯了。”古卡很准确地说道。

“您瞧,太太。”管理人用空着的手拉了拉上衣说道,“这里的病人是特殊的病人,门德斯·德尔费诺法在这方面规定得很清楚。以前除了让八九个有钱人家的病人表示 OK 外,其余的病人一直是从一个疯人院转到另一个疯人院的,请允许我用这个词。转来转去无人对他们负责。因此法律授权管理人,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要同他们商量,问他们同意不同意诊所转让给新主人。您瞧这几条作了记号的条文。”管理人说着把一本厚厚的红皮的书记给大家看,从书中还掉下来一张第五章的散页。

“我明白了,”费拉古托说道,“这个手续必须马上办。”

“您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把大家都召集来了吧?您是诊所的主人,这几位是证人。我们这就把病人叫进来,一切手续今天下午就能完成。”

“问题是,”特拉维勒说道,“法律条文上规定要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进行。”

管理人怜悯地看了他一眼,按了一下铃。罗梅利诺只穿着衬衣走了进来,向奥利维拉挤了挤眼,在桌上放一本很大的签字簿,又把一把椅子移到桌前,然后双臂一抱,像个波斯的刽子手。费拉古托以行家的神气匆忙地检查了一下签字簿,然后问道是不是把 OK 签在文件的下面。管理人回答说对,要按字母排列次序把病人叫进来,要求他们用一支粗的蓝色的毕罗梅牌圆珠笔把这个一挥值千金的字写上去。尽管准备工作很有效率,但特拉维勒还是坚持提醒大家说,很可能某个病人会拒绝签,或是做出某种不恰当的举动来。虽然古卡和费拉古托不敢公开支持他,但他们还是注意到了他的话。

(—119)

51

正在此时，罗梅利诺带着一个看上去被吓坏了的老人出现了。老人认出了管理人，以一种极为尊敬的姿势向他鞠了个躬。

“穿着睡衣就进来了！”古卡惊叫道。

“你进门的时候不就看见了吗。”费拉古托说道。

“那不是睡衣，是一种……”

“安静！”管理人说道，“过来，安图内斯，请在罗梅利诺指的地方签个字。”

罗梅利诺把圆珠笔递给老人，老人注意地看了看签字簿。费拉古托掏出手帕，轻轻地在额上拍了拍。

“这是第八页，”安图内斯说道，“我觉得我应该在第一页上签。”

“就在这儿签。”罗梅利诺指了指签字簿上的位置说道，“快点，不然加奶咖啡要凉了。”

安图内斯签了个花体字，向大家致意后迈着使塔丽姐着迷的玫瑰色的小碎步^①走了出去。第二个睡衣比前一个胖多了，他先围着小桌转了一圈，然后把手伸给管理人，后者冷冷地握了握，以严峻的神情指了指签字簿。

“您已经知道了，那就签吧，签了就回屋去。”

^① 上一章提到这个疯人院的病人都穿着玫瑰色的睡衣，故有此描写。

“我的房间还没有打扫呢。”

古卡把这卫生的情况记在了脑子里。罗梅利诺使劲地把圆珠笔往胖睡衣的手里塞，可胖睡衣直往后退。

“马上就给您打扫，”罗梅利诺说道，“签吧，唐·尼卡诺尔。”

“我不签，”胖睡衣说道，“这是一个骗局。”

“什么骗局不骗局的，”管理人说道，“奥维赫罗不是跟你们解释过了吗，你们签了字，从明天起就给你们双料的牛奶米饭。”

“唐·安图内斯不同意，我也不签。”胖睡衣说道。

“他刚好在您之前签了字，您瞧。”

“这签字看不懂，这不是唐·安图内斯的笔迹，你们是用电棒强迫他签的，你们把他杀掉了。”

“你去把安图内斯叫回来。”管理人命令罗梅利诺道，后者立即跑出去把安图内斯带了回来。胖睡衣一声欢呼，和安图内斯握了握手。

“请您告诉他您同意了，让他也签吧，不要害怕。”管理人说道，“快点，天晚了。”

“别怕，签吧，老兄。”安图内斯对胖睡衣说道，“反正都要给你用电棒的。”

胖睡衣手一松，圆珠笔掉在了地上，罗梅利诺咕哝着捡了起来，管理人像头野兽似的站了起来。胖睡衣躲在安图内斯身后，浑身发抖，直扯袖子，正在此时，有人捶门，没等罗梅利诺去开门，就闯进了一位身穿日本和服的太太，和服也是玫瑰色的。这位太太径直朝签字簿走去，把签字簿像打量腌乳猪似的仔细看了一眼，满意地直起身子，张开手放了上去。

“我发誓，”这位太太说道，“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您是不允许我说谎的，唐·尼卡诺尔。”

胖睡衣点了点头，没容人反应过来，倏地拿起罗梅利诺递过来的圆珠笔，随便在一处签了OK。

“这畜生，”管理人低声说道，“罗梅利诺，你看看他签字的位置

对不对。啊，还算好。您既然来了，施威特太太，就请您现在签吧。罗梅利诺，把签字的位置指给她。”

“社会气氛不改善，我什么也不签。”施威特太太说道，“应该为心灵打开门窗。”

“我房间里需要两个窗子，”胖睡衣说道，“唐·安图内斯需要去法英商店买棉花和别的东西。这个地方太暗了。”

奥利维拉一转头，看见塔丽姐正在看他，向他微笑。二人心里明白，二人都在想正在进行的这一切简直是一场愚蠢的喜剧，胖睡衣和其他人同他们一样疯，他们曾把所有能读到的精神病教科书都读透了，可这些蹩脚的演员在他们面前根本不想努力一番，把精神病演得像些。就拿古卡来说，她装出一副自信的样子，双手紧紧抓住钱包，端坐在椅子上，看上去比先前那三个签名人神经还要不正常。这时，三个病人提出了杀狗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施威特太太连说带比划，最为激烈。一切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反反复复，喋喋不休的道白中充满了最为低劣的偶然性，管理人的吼声就像一个持续的低音，衬托着没完没了的抱怨、要求、法英商店的名字。就这样，二人看到罗梅利诺先后把安图内斯和胖睡衣带走了。施威特太太蔑视地签了字。接着又进来了个骨头架子般的巨人，一个身穿像是模糊不定的火苗一样的玫瑰色法兰绒的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头发全白，生着一双充满邪恶的绿色美目的小青年。这些后来进来的人没怎么抗拒就签了字，但一致要求留下来看完签字仪式。为了避免出现麻烦，管理人让他们站在一个角落里。罗梅利诺又叫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屁股姑娘，一个是从不把眼睛从地上抬起来的华人长相的男人。很奇怪，这两个人也谈起了杀狗的问题。二人签完字，那姑娘用舞蹈演员的姿势行了个礼，古卡·费拉古托客气地点头回礼，引起了特拉维勒和塔丽姐一阵大笑。签字簿上已经有了十个签字，罗梅利诺仍在带人进来。不断地行礼，抗争不断地被打断，主角在不断地改变。每隔一段时间才能签上一个字。已经七点半了。古卡掏出粉盒，以既像居里夫人和爱德维格·弗

勒拉^①，又像诊所所长的神气在脸上化起妆来，塔丽姐和特拉维勒又笑弯了腰。费拉古托又一次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一会儿看看签字簿的进度情况，一会儿看看管理人的脸色。在七点四十的时候，一个女病人宣布，不把狗杀掉，她决不签字。罗梅利诺答应她一定杀狗，但却向奥利维拉挤挤眼，奥利维拉很看重他对自己的信任。二十个病人过去了，只剩下四十五个了。管理人走近他们，告诉他们说最刺儿头的几个人都盖了章（他是这么说的），最好到隔壁房间喝点啤酒，吸口尼古丁。在饮酒中间，众人谈论着精神病学，议论着政治：暴动已被政府军镇压，政变头子正在鲁罕^②投降，内里奥·罗哈斯博士正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会。这啤酒味道好极了。

八点半时，已有四十八个人签了字。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大厅的各个角落里充满了烟味、人味，空气黏乎乎的，在场的某人还不时地咳嗽着。奥利维拉本想走开，到街上去，但看到管理人非常严肃，就作罢了。三个签字人提出了改善伙食的要求（费拉古托向古卡作了个手势，示意她把要求记下来，这没问题，本诊所的伙食将会是无可挑剔的）和杀狗的要求（古卡像古代意大利人那样把手指合起，朝费拉古托晃了晃，费拉古托惶惑地摇摇头，看了看管理人，管理人疲劳极了，用糖果店送的日历直给自己扇风）。当那位轻抚手中的鸽子的老人出现时，大家都停顿了下来，观赏起病人手中那一动不动的鸽子。病人不情愿地停止了他在鸽子背部那有节奏的抚摩，拿起了罗梅利诺递上来的圆珠笔。老人走后，又来了一对姐妹，臂挎臂地一进来就要求杀狗、改善诊所状况。杀狗的要求又一次逗笑了罗梅利诺。到后来，奥利维拉觉得手臂上直淌汗珠，只得站起来告诉特拉维勒说他要出去转转，马上就回来。

“您不能走，证人。”管理人说道。

“我这不是在诊所里吗，”奥利维拉说道，“您看看门德斯·德尔

① 法国电影、戏剧女演员。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城市。

费诺法吧，上面都有规定。”

“我跟你去。”特拉维勒说道，“五分钟就回来。”

“不要离开这幢房子。”

“那当然。”特拉维勒说道，“来吧，兄弟，好像从这儿可以下楼到花园里去。真没意思，你说是不是。”

“全体一致，最烦人了。”奥利维拉说道，“没一个人拒绝那个穿紧身背心^①的。你再瞧瞧，连杀狗都是一致的要求。我们到喷泉那儿去坐坐吧。从这水柱上看，泉水大概都是净水^②，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有股石油气味。”特拉维勒说道，“这水确实很圣洁。”

“说真的，我们还等什么？你瞧，弄到最后还不是都得签字。这些人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这儿工作，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对，”特拉维勒说道，“不过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他们都穿玫瑰色的衣服。”

“你快看！”奥利维拉指着上面几层楼说道。天几乎全黑了，三四层的窗子里的灯光有节奏地一亮一熄。一个窗子里灯光亮了，旁边窗子的灯光就熄了，依次进行下去。一层的灯光亮了，上面的一层就熄了，也是依次进行。

“这里有鬼，”特拉维勒说道，“全体签字，早晚会露馅。”

二人决定坐在净水旁把烟吸完，一面看着那一亮一熄的灯光，一面有一搭无一搭地谈着话。这时特拉维勒提到了关于二人的关系有所变化的话题，一阵沉默之后，他听到奥利维拉在暗影处暗自发笑。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又说了一遍，但他不知道如何把到了嘴边的话和想法说出来。

“我们好像吸血蝙蝠似的，好像有某种同样的循环系统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把我们分开，这有时候发生在你我之间，有时候则发生在我们三人之间。我们不要互相欺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① 指管理人。

② 基督徒洗礼用的水称净水。

时候开始的，事情就是这样，该睁开眼睛了，我想我们到这里来工作并不仅仅是由于团长叫我们来，留在马戏团同苏阿雷斯·梅里安一道工作并不是件难事，我们熟悉那儿的工作，人家也看重我们。但我们没有留下，而是到这儿来了，而且是三个人一起来的。首先这是我的错，因为我不愿意让塔丽姐以为……坦率地说吧，我不愿意让塔丽姐以为我要利用此事把你甩开，摆脱你。这是自尊心在作怪，你明白吗？”

“说真的，”奥利维拉说道，“我也没有理由接受你的建议，我还是回到马戏团去吧，要么我干脆离开你们，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大。这话我早就说过了。”

“对，这就等于你是在同我这次谈话之后走掉的，你是为了我走掉的，这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我们把所谓的变化说说清楚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我想加以说明，但越说越糊涂。你听着，大概是这样：我跟你在一起，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只要剩下我一个人，我就有一种你仿佛在向我施加压力的感觉，譬如说，你从你的房间向我施加压力，你想想那天你找我要钉子时候的情景吧。塔丽姐也有这种感觉，她看我，但我觉得她是在看你。可是当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度过几个小时却几乎不觉得你也在场。我想你也发现了这一点。”

“发现了，你接着说。”

“这就是一切，因此我觉得如果是我促使你走掉的，这就很不好。有些事得由你自己决定。可现在我既然干了件蠢事把事情向你挑明了，你就连作决定的自由都没有了，因为你会从负责任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大家都会出丑的。在这种情况下，最符合道德的是让朋友生活得好。因此我不能同意你走。”

“啊，”奥利维拉说道，“这样说来，你不让我走，我也就走不成了，这局面有点像穿上玫瑰色的睡衣一样，你说是不是？”

“对，说得好。”

“你瞧，真怪。”

“什么真怪？”

“灯光同时熄掉了。”

“大概最后一个人签了字。诊所属于团长。费拉古托万岁！”

“我想现在该满足病人的要求，把狗杀掉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恨狗。”

“不是恨，”特拉维勒说道，“从目前情况来看，这里病人的疯劲并不那么激烈。”

“你更需要彻底解决问题，老兄，我以前也是这样，但后来……”

二人开始往回走，小心翼翼地走，因为花园太黑了，而且也没记住石栏分布的位置。在快到门口的时候，二人踩上了一个为做跳房子游戏在地上划的格子。特拉维勒笑了，抬起一只脚开始跳格子。在黑暗中粉笔痕闪着微弱的白光。

“找一天晚上我给你讲讲那边的情况。”奥利维拉说道，“我并不喜欢讲，但这也许是把狗慢慢杀死的唯一方式。我这样说不过是个比喻。”

特拉维勒跳出了格子，这时三楼的灯光突然亮了，奥利维拉刚想再往下说，就看见特拉维勒的面孔在黑暗中闪了一下，在灯光又熄灭之前那一刹那，他发现特拉维勒的面孔扭动了一下，做出一个强笑的样子（强笑，来源于拉丁文 rictus：张嘴，牵引嘴唇，类似微笑）。

“谈起杀狗，”特拉维勒说道，“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这里的主治医生叫奥维赫罗^①。竟有这种事。”

“你心里想对我说的并不是这个。”

“你也不要总是抱怨我的沉默和我的变化。”特拉维勒说道，“我想说的当然不是这个，但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种事是不能讲的，你要是想证明一下……某种情况告诉我现在说已经有点晚了。意大利馅饼已经冷了，没有必要再煎一遍了。我们最好还是立即开始工作吧，这样还可以分分心。”

奥利维拉没有回答。二人上楼走进了签字大厅。管理人和费拉古

^① 意为牧羊犬。

托正在喝着双料的蔗酒，奥利维拉立即凑了上去，特拉维勒则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塔丽姐也坐在沙发上，面色困乏，正在阅读一本小说。最后一个病人签字之后，罗梅利诺立即就把签字簿拿走了，也把观看仪式的病人赶了出去。特拉维勒注意到管理人早把天花板上的顶灯关掉，把台灯打开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柔和，泛着绿色。人们心满意足地低声交谈着，他听到人们在计划到市中心餐馆去吃热那亚灌肠。塔丽姐合上书，感觉好了点。不管怎么说，天这么热，时间这么晚，还要去吃灌肠，这想法总是不明智的。

(—69)

52

实际上，奥利维拉什么都不能对特拉维勒讲述，因为一讲述那边的事，就像抽线团，一抽就会出来一根毛线，接着就是几米几米的毛线：擦炮杆、拉娜·特纳、解剖学、奶皮、出生率、国籍、自然的神气^①，抽毛线结果抽出恶心来，但永远也不会是线团本身。而且还会使特拉维勒怀疑自己对他讲的事既没有直接意义（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某种形象或寓意。二人的差别是弥补不了的，这是个水

^① 西班牙文中“毛线”一词为 lana。以上各词在西班牙文中要么是以 lana 为词根组成的字，要么是由 la（冠词）与另一以 na 为开头的字连写组成的词（如后面的恶心），是一种文字游戏，作者以此比喻不重要的细节，枝枝叶叶的事和杂乱的思绪，但总也达不到“中心”。其中拉娜·特纳是美国女影星。

平问题，同智力和信息多寡没有关系。一是同特拉维勒玩花招或讨论约翰·多恩^①，表面看上去，二人有着共同的东西；二是在人类中成为一种猴子，想成为猴子，其理由连猴子自己也不明白，首先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理由，但其力量正在于此。依此类推。

头几天晚上，诊所平安无事。原来的工作人员仍旧担任自己的职务，新来的人只限于观察、学习、积累经验，或在药房里聚一聚。塔丽姐在药房里则身穿白衣，心情激动地重新辨认乳剂和巴比妥。问题是最好能摆脱古卡·费拉古托，这位太太像块铁似的坐在管理办公室里，看样子她决心要把诊所控制起来，连团长本人也得虚心地服从她那诸如在卫生、纪律、上帝、祖国、家庭、灰色睡衣、椴树等方面制订的新政^②。她还不时地往药房里探头探脑，想听听新来人员之间是否在进行她所设想的关于职业的谈话。塔丽姐得到了她一定的信任，因为这姑娘有文凭，还挂在了墙上，但她的丈夫及其同伙就有点令人生疑了。然而问题是她总是对这两个人有着可怕的好感，这就使得她不得不在责任和柏拉图式的一见钟情之间进行高乃依式^③的挣扎。与此同时，费拉古托负责组织行政事宜，并逐渐习惯了与精神分裂病人，而不是与吞剑演员打交道，与胰岛素，而不是与草料包打交道。医生们，一共三位，一早就来上班，并不制造什么麻烦。还有一位，是住院医师，热衷于打扑克，同奥利维拉和特拉维勒搞得很熟。在他那位于四楼的诊室里三人经常玩打顺子，十到一百比索的赌金在三人手中转来转去。

病人们有所好转，谢天谢地。

(—89)

① 约翰·多恩 (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主要代表。

② 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统称为新政。

③ 皮埃尔·高乃依 (1606—1684)：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其剧中人物常处在责任和激情的矛盾之中。

53

一个星期四，晚上九点左右，所有的人都安顿好了。还在下午的时候外住人员砰砰地撞着门就都走掉了（古卡和费拉古托面带讥讽地笑着，就是不肯发给他们补偿金），一个病人代表团高呼“狗死了，狗死了！”的口号把这些人送出了门，同时还把由五个人签名的一封信交给了费拉古托，信中要求发给他们巧克力和晚报，并把狗杀掉。新来的人都住在诊所里，当时他们晕头转向的。这样，罗梅利诺也就成了老手，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由于天气预报说要有热浪袭击，这些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只得通过“世界”电台来满足自己的体育爱好，听到全部纪录都被打破，才舒舒服服地出了一身汗，满足了爱国主义情绪。听完广播，罗梅利诺在墙角处捡到了四五套睡衣，于是他同奥利维拉一起去劝说扔掉睡衣的病人把睡衣穿上，至少要把睡裤先穿上。奥维赫罗医生在同费拉古托和特拉维勒打扑克之前，授权塔丽姐把柠檬汁分发给病人，叫她不要害怕，只是对6、18、31号病人要多加小心。31号女病人一见柠檬汁就放声大哭，结果塔丽姐给了她双份的柠檬汁。此时也就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把狗杀掉！

这种生活怎么过呀，静如死水，平淡无奇。三人对此几乎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从托马斯·佩德罗那儿搞来的精神病教科书对塔丽姐和特拉维勒而言实在太深奥了。没有经验，也没这个心思，什么都没有：人类真是一种连不习惯都能习惯的动物。就拿停尸房来说吧，特

拉维勒和奥利维拉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停尸房。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二，那天罗梅利诺接受奥维赫罗医生的命令，上楼去找二人，说 56 号病人如人所料地死在三楼了，得有人去帮帮抬担架的人，还得把 31 号女病人引开，因为她有一种心灵遥感术，要加以提防。罗梅利诺向二人解释说，原来的那些工作人员很会要钱，自从知道不会给他们补偿金之后，就什么都按章办事了，这样，他的工作就重了，而对奥利维拉和特拉维勒二人来讲，倒也是一种实践。

奇怪的是，在签字仪式那天念的清单中并没有提到停尸房，可在家属或市政厅派车来以前，总得有个地方放人肉呀。也许清单里提到的贮藏室、过渡厅或冷藏室就是停尸房，瞧，这些词儿多么委婉。要么就是清单中提到的那八个冰柜。不管怎么说，把停尸房这个字眼写进文件总是不雅观的，罗梅利诺这样认为。那么为什么要八个冰柜呢？啊，这……也许是国家某一卫生部门的要求，要么就是前管理人在出让时买下来装点门面的。八个也不坏，因为有时一死一大片，就像圣劳伦索赢了牌的那一年（那是哪一年来着？罗梅利诺记不起来了，反正是圣劳伦索玩牌时来了个一锅端的那一年），一死就是四个，死神一铲就铲倒了四个。当然，这种事并不是常见的。这位 56 号也是命里注定，毫无办法。从这儿走，小声点，别把活人吵醒了。喂，说你啦，你在这儿干什么？快回到床上去，去吧。这是个好小伙子，你们瞧他那副不安分的劲儿，一到晚上他就到走廊里来，你们不要以为他是去找女人，这种事我们早就解决了。他到走廊里来，仅仅因为他是个疯子。到时候，我们中间也会有人发疯的。

奥利维拉和特拉维勒觉得罗梅利诺是个非凡的人，很进化的人，一看就看出来了。二人上了楼去帮助抬担架的人，这个人抬担架的时候，就是 7 号病人，病情可治，所以让他帮忙干点轻活。几个人一道把担架放在运货电梯里，电梯里有点挤，只得靠着床单底下那位 56 号的尸体。要到星期一，他的家属才来取走尸体，家属住在特列雷乌，真可怜。22 号死后根本没人来领尸，还说是有钱人家呢。罗梅利诺认为人越有钱就越坏，都是一群食肉的秃鹰，毫无感情。那市

政厅允许 22 号……文件旅行，就是这么回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都两个星期了。冷柜多就显示其优越性了。一个 56 号，一个 22 号，还有一个 2 号，一共三个。2 号是个女的，是诊所创建者之一，她的事可麻烦了，她没有家属，墓地领导通知说四十八小时之内车就到。罗梅利诺掐指一算，接着就笑了，早过了三百零六小时，都快到三百零七小时了。他之所以讲 2 号女病人的事，那是因为这老妇人是诊所创建初期的老人了，比把它卖给费拉古托先生的那位医生还早呢。费拉古托先生看上去是个好人，对吗？还办过马戏团，太伟大了。

7 号病人一打开电梯就把担架往外拉，像开飞机似的冲到了走廊。罗梅利诺像操纵刹车杆似的一拽，他才停下来。罗梅利诺手拿钥匙上前去开铁门，这时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同时掏出了香烟，反应真快……实际上二人应该把大衣穿来，他们还以为停尸房也很热呢，其实这停尸房很像个冷饮店，边上有一张长长的桌子，另一面墙前有一个高及天花板的大冰箱。

“拿出瓶啤酒来，”罗梅利诺命令道，“你们二位什么也不懂，这儿的规矩有时太……你们最好别告诉费拉古托先生，反正我们只喝一瓶，而且也不经常。”

大冰箱有好几个门，7 号走到一个门前，拿出了一瓶啤酒，罗梅利诺掏出一个带有铅笔刀的工具，拿起瓶子就开。特拉维勒看了奥利维拉一眼，可 7 号先开了口：

“我们还是先把尸体放好再喝吧，您说呢？”

“你……”罗梅利诺刚要发火，但手里拿着打开了的铅笔刀不动了，“对，小伙子，快，那边的是空的。”

“不对。”7 号说道。

“你这是跟我讲话吗？”

“对不起，请您原谅，”7 号说道，“那边的确是空着的。”

罗梅利诺瞪了他一眼，7 号却对他一笑，像是行礼一样地走过去就把那有争议的冰柜门打开了，从门里射出一缕耀眼的光线，像是北极星或是北极流星。冰柜里清清楚楚地露出一双大脚。

“这是 22 号的脚。” 7 号说道，“我说什么来着，我熟悉所有人的脚，您相信了吧。我们还是把 56 号放在那边空着的门里吧。请二位帮帮忙，注意要先放脑袋。”

“他简直是个冠军。” 罗梅利诺低声对特拉维勒说道，“我真不懂奥维赫罗为什么让他住院。喂，没有杯子，我们只能像吃奶一样嘴对嘴地喝了。”

特拉维勒狠狠地吞了一口烟，然后接过瓶子。瓶子就这样传递起来，与此同时罗梅利诺讲了他第一个黄色故事。

(—66)

54

奥利维拉透过三楼自己房间的窗子望着下面的喷泉庭院、水柱、8 号病人画的跳房子游戏的格子、遮住石栏内天竺葵和草皮的那三棵树和那把诊所与大街隔开的高墙。整个下午 8 号病人都在乐此不疲地跳房子。4 号和 19 号病人想抢占“天”，但没有成功，而 8 号的那只脚却像一个精确的武器，一射即中，石子总是踢入最有利的地方，真是妙极了。到了晚上，格子仿佛在闪着磷光，奥利维拉很喜欢从窗子里观看。在一立方厘米的催眠药作用下，8 号此时大概躺在床上睡着了，其姿势大概像只鹤，在梦中单脚独立，一下一下地踢着石子，百发百中地去占领那一旦达到目的却又使他失望的“天”。“你简直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浪漫主义者，” 奥利维拉装着马黛茶暗自想道，

“你什么时候也穿上玫瑰色的睡衣？”桌子上放着赫克列普顿来的一封信，充满哀怨的短信：他们只让你星期一起来，这能叫生活吗？亲爱的，这么长时间一个人生活，我可不愿意，你要是来看看我们养的金鱼该有多好啊。奥利维拉把马黛茶壶放在窗台上，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开始写回信。首先，我这里有电话（接着写下了号码）。其次，大家都很忙，但改组工作用不了两个星期就会完成，到那时我们至少就可以在每星期三、六、日见面了。再其次，我的马黛茶快喝光了。“我好像是在禁闭中写家信。”奥利维拉一面落款一面想道。快十一点了，很快就要轮到他接特拉维勒的班了，特拉维勒正在四楼值班。他又装了一壶马黛茶，把回信又看了一遍，封上了信封。他宁可给赫克列普顿写信，因为电话一到她手里就复杂了，人们说的话她什么都听不懂。

左边的亭子里，药房的灯光熄灭了。塔丽姐走了出来，用钥匙（在炎热的星空照射下，钥匙看得清清楚楚）把药房门锁好，步履蹒跚地向喷泉走去。奥利维拉轻轻地吹了声口哨，但塔丽姐仍然看着水柱，然后像做实验一样把一个手指伸了进去，在水中试了一会儿，接着胡乱踩着跳房子游戏的格子穿过庭院，消失在奥利维拉的窗下。夜幕下的塔丽姐、跳房子游戏的格子、不知是什么样的线条交叉、喷泉的水柱，这一切有点像雷奥诺拉·卡林顿^①的绘画。当那玫瑰色的身影从某处走出来，慢慢地走近格子而又不肯踩格子的时候，奥利维拉明白了，一切都在恢复正常；那玫瑰色的身影一定会从8号病人堆在石栏边众多的石子中选择一块平滑的。玛伽，对，那是玛伽，她将要曲起左腿，用鞋尖把石子踢进第一格。奥利维拉从高处望着玛伽的头发和双肩的曲线，看着她半张着双臂保持平衡，并一跳一跳地进入了第一格，接着又把石子踢进了第二格（奥利维拉颤抖了一下，因为石子差点踢出格外，那是由于被不平的地砖给挡住了，恰恰挡在第二格的线上）。玛伽又轻轻跳入第二格，她犹如一只玫瑰色的火鹤，站在暗

^① 拉美当代女画家。

影中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把脚移向石子，估计了一下距离好把石子踢进第三格。

塔丽姐一抬头看见了窗子里的奥利维拉，看了一会儿才认出他来。此时她的腿摇晃了起来，仿佛只是用手在空中保持平衡。奥利维拉以带有讥讽意味的失望感看了她一眼，这才发现自己错了，他看到的玫瑰色不是玫瑰色，塔丽姐穿的是一件烟灰色衬衣和一条可能是白色的裙子。这一切都是可以（姑且这么说吧）解释的：塔丽姐先是进屋去了，后来由于跳房子游戏的吸引又出来了。正如在船头的那天晚上和其他许多晚上所发生的一样，在她回屋又出现的这一秒钟的间隙中，就足以欺骗他了。他打了个轻微的手势回答了塔丽姐的问好，但塔丽姐却低下头去，精神集中地估计起距离来。石子有力地被踢出了第二格，进入了第三格，但却横了过来，斜着滚动着，滚出了格子，滚到了离格子一块地砖那么远的地方。

“你要是想赢8号，”奥利维拉说道，“还得多练习练习。”

“你在那儿干什么？”

“天太热，十一点半我要值班，我还写了一封信。”

“啊！”塔丽姐说道，“今天晚上太热了。”

“也太离奇了。”奥利维拉说道。

塔丽姐微微一笑就消失在门内了。奥利维拉仿佛听见她在上楼，走过他的房门（不过她也许正在乘电梯上楼呢），到了四楼。“我刚才认为她太像玛伽了，”他想道，“只要这样一想，只要成为一个蠢人，一切就都可以顺利地得到解释。”但他仍然盯着庭院看了一会儿，跳房子游戏的格子里空空如也。仿佛是为了说服他刚才那不是玛伽。十一点十分特拉维勒来找他，把值班记录交给他：5号很不安静，要是发起病来，就得通知奥维赫罗；其他病人都睡着了。

四楼的病人都很听话，连5号到最后也安静下来，他接受了奥利维拉给的一支香烟，专心致志地吸了起来，并向奥利维拉解释说，那帮犹太编辑们搞了个阴谋，推迟出版他那部关于彗星的伟大著作。他答应送给奥利维拉一本，并为之题词。奥利维拉把他的房门留了一条

缝，因为他了解5号有这个毛病，然后就在走廊里来回溜达起来，还不时地透过猫眼往病房里看看。装猫眼是奥维赫罗和雷贝尔-芬克尔公司出的鬼主意，每个房间装一个范埃克牌的猫眼。但14号女病人总是在猫眼上贴一张邮票。十二点的时候，罗梅利诺拿着几瓶喝了一半的杜松子酒来了，二人边喝边谈，谈论着赛马、足球，随后罗梅利诺回到一楼去睡了。5号完全安静了下来。暗乎乎的走廊一片寂静，但显得更热了。就在此刻，奥利维拉突然想到会有人企图杀死他，这个一闪即逝的出格想法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但也使他发觉这并不是个刚刚冒出的想法。这想法并不是由于房门紧闭的走廊气氛及走廊尽头那部运货电梯而产生的，这想法可能是在中午去罗克商店时产生的，也可能是在下午五点坐地铁时产生的。或许早在欧洲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有几个晚上，他在还是荒地的免税区游荡，他想荒地里的旧罐头盒只要双方达成谅解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喉咙割断。奥利维拉溜达着在运货电梯门口停了下来，他朝黑乎乎的洞底看了一眼，脑子里想起了弗莱格雷奥战场^①，也又一次想起了关于地狱入口处的那个问题。马戏团里是相反的，洞口在上面，开口处与开放的空间相通，象征着结束；而现在他则处在深井的边缘，厄琉西斯^②的门旁。被热气笼罩着的诊所加深了他的这种逆向感觉；硫黄蒸汽也加深了他下沉的感觉。他一转身，看到了笔直的走廊和走廊的另一端。每个白色房门的门框上都装着紫色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光线。他干起蠢事来：曲起左腿，一跳一跳地沿走廊前进，一直跳到第一个房门前。当他把左脚放下来踩在绿色地毯上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浹背了。在他跳跃前进的时候，每跳一步嘴里就含混不清地叫一声玛努的名字。“瞧我竟期待跳完走廊。”他靠在墙上自言自语道。第一次对一个想法进行客观的分析而又不觉得怪诞，是不可能的，譬如说，一跳一跳地跳完走廊就是如此。然而他竟然期待着，期待着跳完整个走廊。奥利维拉把身子往

① 希腊神话中的战场，位于马其顿境内。

② 雅典附近的神庙，意味着复活、不朽及向未来生活的过渡。

下一滑，坐到了地上，用眼睛盯住地毯，即使跳完走廊，又将到达何处呢？为什么诊所一定得成为他的出路呢？他一直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神庙？什么样的中介？什么样的心理或道德上的荷尔蒙才能对自己进行里里外外的投影呢？

塔丽姐端着一杯柠檬汁来了（这想法是她的，也体现了她工人夜校女教员的一面：哪怕一滴牛奶也好），奥利维拉把刚才的事讲给她听。塔丽姐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看着他一口喝光了柠檬汁。

“古卡要是看见我们坐在地上，非昏过去不可。你怎么这样值班？病人都睡了吗？”

“我想都睡了，14号把猫眼遮住了，你去看看她在干什么，不知为什么我不敢开她的门。”

“你太慎重了。”塔丽姐说道，“可我没关系，女人对女人嘛。”

塔丽姐去了，马上又回来了。这回她在奥利维拉身边坐了下来，也靠在墙上。

“14号睡得像个天真的孩子。可怜的玛努做了个可怕的噩梦。他总是这样。等他睡着了，我又睡不着了，只好起来。我想你，或是罗梅利诺，会感到热，就做了杯柠檬汁，这个夏天真热，大墙又把外面的风挡住了。说来我很像那个女人啰？”

“对，有点像，”奥利维拉说道，“不过，这没什么重要的。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刚才看见你穿的是玫瑰色衣服。”

“周围环境的影响呗。你把她同化在别人身上了。”

“对，只要好好想想，这点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你，为什么玩起跳房子来了？你难道受到了同化？”

“你问得对，”塔丽姐说道，“我为什么跳起房子来了？实际上我从来不喜欢跳房子。不过你不要为自己的占有欲制造理论，我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傻瓜。”

“没有必要喊嘛！”

“谁也摆布不了我。”塔丽姐降低了声音说道，“我进院子的时候

看见了那些格子，里面有一块石子……我跳了一会儿就走了。”

“你跳第三格的时候失败了。玛伽也会失败的，她不能坚持，也没有距离感。时间在她手里被揉得粉碎，在这个世界上她总是磕磕绊绊的。顺便说一下，正是由于这一点，她在揭露别人虚假的完美上，是个绝对完美的人，哦，可我刚才对你讲的是运货电梯呀，不是吗？”

“对，关于电梯你是讲了些话，后来就喝柠檬汁了。哦，不对，等等，你是先喝柠檬汁的。”

“我刚才很可能把自己称做不幸的人，你来的时候，我正处在受到巫术的紧要关头，为了不要胡思乱想，我差点投入黑洞中。胡思乱想，这个字眼真苗条。”

“黑洞直通地下室，”塔丽姐说道，“地下室里有蟑螂，地上净是各种颜色的破布，又潮又黑，再过去一点就是死人了。这是玛努告诉我的。”

“玛努在睡吗？”

“在睡^①。刚才还在做梦呢，直喊什么吞了一条领带。我跟你说过了。”

“今晚可是个说知心话的晚上。”奥利维拉看着她缓缓地说道。

“非常知心的谈话。”塔丽姐说道，“玛伽只不过是个名字，现在具有了面孔，但她似乎仍然在衣服的颜色上搞错了。”

“衣服倒无关紧要，等下次我再看见她，你就会知道她穿的是什么衣服了。她可能是赤条条的，要么也许怀抱着她的孩子，给孩子唱着《勒阿弗尔的恋人》，这首歌你不知道。”

“谁说的，”塔丽姐说道，“贝尔格拉诺电台一直在播放，啦——啦——啦，啦——啦——啦。”

奥利维拉轻轻地伸出手，似乎要打她耳光，但却在她的脸上摸了一下。塔丽姐把头向后仰去，撞到了走廊的墙上。她做了个疼痛的表情，在后脑上揉了揉，但嘴里仍在哼唱着那首歌的旋律。突然，传来

^① 见第五十五章开头一句。

了咔的一声，接着在昏暗的走廊响起了仿佛是蓝色的嗡嗡声。二人一听，原来运货电梯正在上升，二人互相看了一眼，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这种时候谁会……咔的一声，电梯到了二楼，接着又是一片蓝色的嗡嗡声。塔丽姐向后退去，躲在奥利维拉的身后。咔，装有铁丝网电梯玻璃门上清楚地映出了一件玫瑰色的睡衣。奥利维拉向电梯跑去，打开门，一股几乎冰冷的风从里面吹了出来。老人看了他一眼，仿佛不认识他，继续抚摩他的鸽子。不难看出，这只鸽子以前是白色的，由于老人的手不断地抚摩，白色变成了灰色。鸽子在老人托在胸前的手中眯着眼，一动不动，老人的手指仍在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地来回抚摩着它。

“唐·洛佩斯，快去睡觉吧。”奥利维拉喘了口粗气说道。

“床上太热了。”唐·洛佩斯说道，“您瞧它，我带它散步，它就高兴。”

“天太晚了，快回屋去吧。”

“我给您送杯柠檬汁去。”塔丽姐像南丁格尔^①一样哄着老人。

唐·洛佩斯摸着鸽子从电梯里走了出来。二人听到他下了楼梯。

“这里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奥利维拉关上电梯门嘟囔道，“早晚会发生一场大屠杀，有这种迹象了，你信不信。这鸽子就像一支左轮。”

“恐怕得通知罗梅利诺一下，这老人怎么会从地下室上来，真怪。”

“你留下来在这儿守着，我到地下室去看看，不要有人在地下室干蠢事噢。”

“我跟你一道下去。”

“那好，反正病人都睡得很安静。”

运货电梯的灯泡隐约地泛着蓝光，下降时发出犹如幻想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嗡嗡声。地下室没有一个活人，但冰柜的一个门半掩着。从缝中射出一道光线。塔丽姐用手捂着嘴在门前停了下来，奥利维拉

^① 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欧美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之一。

跟了上来。那是 56 号的尸体，他记得很清楚。家属随时都可能从特列雷乌赶来取尸。看样子 56 号刚刚接待过一个朋友的拜访。可以设想，怀抱鸽子的老人跟他谈过话，想象中的谈话，老人根本不在乎 56 号能不能开口讲话，只要面前有个人就行，哪怕是个物体，随便什么物体，一张脸，一双从冰块中伸出的脚，就像刚才奥利维拉同塔丽姐讲话那样。刚才他给她讲述了他之所见，他的内心恐惧，向她谈到了洞口和在走廊里的跳行。他是对塔丽姐讲的，也许是对随便一个其他人讲的，也许同样是对一双从冰柜中伸出的脚讲的，同随便一个面对自己、能倾听自己、能点头的影像讲的。但在他关上冰柜的门，不知为什么靠在桌边的时候，一团回忆占据了他。他想，在一两天以前他还觉得对特拉维勒讲些什么是办不到的呢，一个猴子是不可能对一个人讲些什么的；突然，不知怎的他听到了自己在对塔丽姐讲话，好像她是玛伽似的。他明知塔丽姐不是玛伽，但还是向她讲述了跳房子游戏、在走廊中感到的恐惧和诱人的深洞。此时（塔丽姐此时就站在那里，离他四米远，站在他的身后等着），这一切就好像是一种终结，好像乞求别人发善心，好像重新返回了人类大家庭，好像一块海绵落在拳击场中，发出一种令人恶心的叭叭声。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离自己而去，不由自主地扑向（犹如婊子养的回头浪子）那廉价和解的怀抱，从而更容易地回到世界中来，趁他这个年纪回到过得去的生活中来，回到指引阿根廷的大好人和一般小人物如何做人的理性中来。他仿佛处在那又小又适宜的冰冷的冥府之中，除了安安静静地在电梯中下降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欧律狄刻^①可找。此时他只能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其实只要能结束这场喜剧，随便拿些什么都好。

“过来喝一口，” 奥利维拉邀请道，“这比你的柠檬汁要好喝。”

塔丽姐向前迈了一步就停了下来。

“别像个奸尸者似的，” 她说道，“我们离开这儿吧。”

“这是唯一凉快的地方，你承认不承认？我想我还是把帆布床搬

^① 希腊神话中诗人和歌手俄耳甫斯之妻。死后，其夫曾追到阴间寻她。

下来睡吧。”

“你的脸都冻白了，”塔丽姐说着向他走去，“来吧，我不喜欢你待在这儿。”

“你不喜欢？死人是不会走出来把我吃掉的。上面的人更坏。”

“来吧，奥拉西奥，”塔丽姐又说了一遍，“我不愿意你在这儿待着。”

“你……”奥利维拉发怒地瞪了她一眼，没有说下去。他在椅子边上用手一拍，打开了啤酒瓶。雨中的街道，他看得清清楚楚，但不是他搀着某人的胳膊，怜悯地跟此人谈话，而是别人搀扶着他，把胳膊伸给他以示同情，跟他讲话，让他高兴。有人对他表示怜悯，这的确令人惬意。过去的时光反转了过来，换了另一种命运。最后的结果是“善心”并没有消亡。这个玩跳房子的女人在可怜他，事情很清楚，清楚得炙人。

“我们可以在三楼接着谈，”塔丽姐指了指上面说道，“把啤酒也带上，给我喝一点。”

“是，太太，那当然，太太^①。”奥利维拉说道。

“你终于用法语讲点什么了，我和玛努还以为你发誓不讲法语了呢，你从来……”

“好了，”奥利维拉说道，“你这不是听见了？亲爱的，塞利纳说得对，我们以为自己处在垃圾中，而实际上是处在粪堆中^②。”

塔丽姐没有听懂，看了他一眼，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出去放在了奥利维拉的胸上，但只是一刹那的工夫。当塔丽姐把手拿开时，他对着她端详了起来，似乎以来自他方的目光从下面看着她。

“你要搞清楚，”奥利维拉好像是对别人，而不是对塔丽姐说道，“你要搞清楚，今晚对我表示如此非凡怜悯的是不是你本人；你要搞清楚，从实质上看，应不应该为爱情而哭泣，哭他三四脸盆的泪水。要么就让别人为你而哭，就像现在这样。”

①② 原文为法文。

塔丽姐一转身朝门走去，但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困惑地停了下来。她必须等着他，在这种时候离他而去，就等于任他落入深井（井中有蟑螂和各种颜色的破布），可她看到的却是奥利维拉在微笑，但并不是冲着她微笑。她从来没有见过奥利维拉的这种微笑，不幸人的微笑，同时又是真心的微笑，毫无往日那种讥讽的意味，仿佛是在接受有人从生命中心这另外一个深井（里面有蟑螂、各种颜色的破布和漂浮在脏水上面的面孔吗？）送给他的某种东西，他走近塔丽姐去接受这种使他微笑，但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这一吻好像并不是给她的，好像不是粗鲁地发生在装有死人的冰柜之旁，也不是发生在离沉睡的玛努不太远的地方。二人站在那里，似乎从另外的地方，以本身的其他部位，希望着互相接近。但站在那里的又仿佛不是他们，二人好像是在为别人付出或收取某种东西，也好像是属于不可能相遇的两个主人的假人^①，还有那弗莱格雷奥战场和奥拉西奥关于下沉所喃喃的那番话都非常不理智，连玛努、玛努的为人和玛努的水平都不可能与他共享，因为在地下室开始的一切就如同对鸽子的抚摩，如同起身为值班人做一杯柠檬汁的想法，如同弯起一条腿把石子从第一格踢到第二格，从第二格踢到第三格的游戏。反正二人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人们可以穿灰衣服，也可以穿玫瑰色衣服；可以淹死在一条河中（这一点她已经不去想了），也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晚上探出头来在跳房子的格子中再次体会一下二人刚刚获得的东西所产生的形象，那就是最后一格，曼荼罗的中心和令人目眩的生命之树^②，从此树中可以走向广阔的海滩、无际的平原，也可以走向眼皮底下的世界，即眼睛转向内心就可以认出和观察到的世界。

（—129）

① 16 世纪希伯来传说中用泥捏成的假人，转意为“未完成的事物”、“无形象的事物”。

② 北欧神话中用枝干和根株联结着天、地、冥界的巨树。

55

然而特拉维勒并没有睡着，他试着睡了一两次后，噩梦仍然纠缠着他，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打开了电灯。塔丽姐不在，这个夜游神，简直是不眠的夜蛾子。特拉维勒喝了杯蔗酒，穿上了睡衣的上衣。藤椅似乎比床要凉快些，这晚上倒很适于阅读^①。走廊里不时地传来走动声，特拉维勒两次把头探出门外去看管理部门的那一边。走廊里没有任何人，管理部门那一边也没有。塔丽姐大概到药房去工作了，真是不可思议，她对再次致力于科学，再次摆弄天平，再次配制退烧药竟然表现出这么大的热情。特拉维勒喝着酒又阅读了一会儿。不管怎么说塔丽姐这种时候还不回来，真是怪事。塔丽姐终于出现了，一副幽灵的样子，很吓人。酒瓶差不多空了，塔丽姐的出现与不出现对他也就几乎无所谓了。二人谈了一会儿，谈了许多事，塔丽姐一面穿睡衣，一面发表许多理论问题，特拉维勒几乎容忍了所有的那些理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表现得仁慈些。随后塔丽姐睡着了，仰面朝天，睡得很深，还不时地挥挥手，呻吟几声。每次塔丽姐睡觉不老实，特拉维勒就很难入睡；等他累得实在想睡了，塔丽姐却醒了，而且再也睡不着了，因为特拉维勒不是抗议，就是在梦中辗转反侧。二人就这样一起一倒地度过一夜。更糟的是这个晚上灯还开

^① 指研究塞费里诺·波里斯的文章。本章与第一二九、一三三两章相衔接。

着，够到开关又挺费事，这样一来，两人就都完全醒了。于是塔丽姐把灯关掉，向特拉维勒身边挤了挤，特拉维勒翻来覆去，大出其汗。

“今天晚上奥拉西奥看见玛伽了，”塔丽姐说道，“是两个小时之前在院子里看见的，那时你还在值班。”

“啊！”特拉维勒说道。他把身子伸直仰卧，伸出手像盲人读书似的去摸香烟，接着又说了一句从书上看来的含义不清的话。

“而那位玛伽竟是我。”塔丽姐又往特拉维勒的身边挤了挤说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知道。”

“这事早就该发生了。但我奇怪的是，他对这一混淆竟然也感到特别惊奇。”

“哦，你要知道，奥拉西奥总是制造麻烦，然后就站在一旁看热闹，就像一只小狗拉了尿之后又惊愕地盯着尿看一样。”

“我想事情是我们去港口接他的那天开始的。”塔丽姐说道，“真是说不清楚，那天他连看我一眼都不看，你们俩像赶狗似的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当时还抱着猫。”

特拉维勒咕哝了几句听不清的话。

“他把我同玛伽混起来了。”塔丽姐又说了一遍。

特拉维勒听着她讲话，听着她像所有女人那样谈到了天命和各种事物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他真想她会住口，但塔丽姐仍然一个劲地讲个不停，还一直往他身上贴，对他，对自己，当然主要是对他一个劲地讲。特拉维勒只得随她去讲。

“先是那抱鸽子的老人上来了，后来我们就到地下室去了。奥拉西奥一直在大讲什么下沉，使他不安的什么黑洞，他好像绝望了似的，玛努，看到他那副平静的样子真叫人害怕，后来……我们乘电梯到了地下室。他走过去关冰柜的门，太可怕了。”

“这么说你也下去了，”特拉维勒说道，“这太好了。”

“我下去跟他下去不一样，”塔丽姐说道，“我不像是下去。我们一直在谈话，但我总觉得奥拉西奥是从别处跟我谈话，是在跟别人谈

话，好像在跟一个溺水而死的女人谈话。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他并没有告诉过我玛伽是在河里淹死的。”

“玛伽根本没淹死。”特拉维勒说道，“我可以保证，尽管我承认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了解奥拉西奥这个人，这就够了。”

“他认为玛伽已经死了，玛努，但同时他又觉得玛伽就在他身边，而今天晚上，我就是玛伽。他告诉我他在船上，在圣马丁大街的桥下都看见过玛伽……他说这话时不像是在讲自己的幻觉，也不希图我相信他。他就是这么说出来了。真的，就这么叙述出来了。在关冰柜门的时候，我很害怕，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他就盯着我看，仿佛看的是另外那个女人。我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傻瓜，玛努，我不想当个任人摆布的傻瓜。”

特拉维勒伸手去摸她的头发，但她不耐烦地推开了他。此时她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特拉维勒感到她在发抖，天这么热，她却发抖。她告诉特拉维勒：奥拉西奥吻了她。她想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样的吻，但不知怎么说，于是她就在黑暗中去抚摩特拉维勒。她把手像抹布似的放在特拉维勒的脸上、胳膊上，然后滑到胸部，最后停在他的膝盖上，仿佛从这一系列的动作中就可以产生出一种特拉维勒没法拒绝的解释。这是一种感染，它来自远方，来自最深处或最高处的某地，或来自只要不是今夜，不是这个房间的随便什么地方；它反过来又通过塔丽姐把他紧紧抓住。特拉维勒含混不清地说了些什么，仿佛是一种解释不清的预兆，他怀疑自己就处在这一预兆的面前。他说话的声音是苍白的，当他说出这预兆的时候，用的是一种令人无法听懂的语言。尽管如此，这是他力所能及的唯一必须做的事，那就是承认事实，接受事实。他仿佛在同用海绵、烟雾和软木砌成的墙壁进行搏斗，这墙抓不住，缩回去又反弹出来。他赤条条地被搂在塔丽姐的臂膀中，但这臂膀又像是水，与眼泪一起流走了。

“你这硬脑壳。”特拉维勒想道，终于他能思考了。他隐隐约约地听着什么恐惧呀，奥拉西奥呀，什么电梯、鸽子呀之类的话，这些交际符号体系又一次渐渐地灌进了他的耳朵里。如此说来，奥拉西奥那

可怜的不幸人害怕特拉维勒会杀死他，这太可笑了。

“他真的是这样对你说的？很难令人相信，你知道，他这个人是很骄傲的。”

“那是两码事。”塔丽姐说道，她夺过特拉维勒的香烟，以无声电影中的那股贪婪劲吸了一口，“我认为他感到的恐惧像是他最后的一个避风港，一个人在跳河之前用手紧紧抓住的铁栏杆。今晚，他对自己感到恐惧这一点很高兴，从内心感到高兴，我很清楚，他确实很高兴。”

“是这样。这一切古卡肯定是理解不了的。”特拉维勒像个真正的练瑜伽功的那样呼了一口气说道，“我今天晚上处于真正聪明的状态中，因为他这种高兴的恐惧感的确难以解释，亲爱的。”

塔丽姐在床上又挪了挪，依偎在特拉维勒的身上。她心里明白自己又回到了丈夫的身边；自己并没有淹死，特拉维勒正在把她托出水面。但她也明白，实际上这也是另一种遗憾，美妙的遗憾。二人同时都有这种感觉。二人互相向对方挤去，仿佛是为了融合成一体，为了陷入共同的境地，在这境地中，话语、爱抚和接吻把他们紧紧裹在一起，就像圆周边缘紧包着圆形那样。这一比喻可以令人安心，自古以来一个人顶风逆浪，抗拒天命和沉沦，渡过难关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他就会感到这种满足的悲伤。

56

奥利维拉的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细绳，他收集各种颜色的线和绳，把这些线绳夹在书中，并用这些东西和黄蓍胶制作各种形象。不知他是从哪儿染上的这个习惯。此时他把一根黑色的细绳绕在门柄上，并问自己，细绳很容易断，不知是否能给自己以某种邪恶的满足感。他的回答是：很可能^①，也许能够^②，谁知道呢。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细绳和线使他感到愉快，他觉得没有比用这些东西制造一个巨大的透明十二面体更富教益的事了。这是件需要几小时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但随后他却用火柴一点，观察起那点点火焰如何摆动起来了。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赫克列普顿就扭着双手说，把这么可爱的东西烧掉简直是罪过。很难对她解释清楚：这框架越不结实，越不经久，在做了又拆的时候，他就越是具有自由感。奥利维拉觉得，对于自己的劳作来说，绳和线是唯一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当然，如果在街上遇到一段铁丝或铁条，他也会有兴致用这些东西进行创作的，但这只是偶尔为之而已。他喜欢自己做的东西里空间越大越好，这样，空气就可以自由出入，尤其是出；他对书本、女人和义务就是抱这种态度。他并不希图赫克列普顿或是首席红衣主教理解他这种欢度节日式的劳作。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法文。

把黑色细绳缠在门柄上几乎是两个小时之后才干的，因为在此之前，奥利维拉在房里房外干了许多别的事。关于脸盆的想法早就有了。产生这个想法并未使他感到自豪，但在黑暗中一个盛满水的脸盆放在地上可以具有一系列的自卫价值，而且还相当巧妙：可以使人大吃一惊，感到恐怖，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大发一阵雷霆，因为他会发现自己一只法卡纳尔牌或通萨牌的鞋子踩进了水里，连袜子都浸得精湿，鞋和袜滴着水，犹似一只溺水的老鼠，犹似被嫉妒的苏丹装在袋子里正要抛进博斯普鲁斯海峡^①的那些家伙（当然那袋子是用黑色细绳缝制的。办法终于找到了，很有意思，关于装水脸盆和细绳的想法是在推理之后产生的，而不是在此之初。但此时奥拉西奥却允许自己进行另外一种设想，即推理的次序：a）不一定要按照物理时间，什么以前、以后之类的概念进行；b）这个推理也许早已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早已把他的注意力从黑色细绳引向了盛水脸盆）。总之，刚刚进行一点点的分析，他就对决定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最好还是把自己继续掩蔽起来，不要管什么理性和先后次序。但究竟是细绳在先还是脸盆在先呢？作为行动，脸盆在先，但作为决定，则细绳在先。在性命攸关之际，为此操心是不值得的，如何获得脸盆才是最为重要的。开头半小时他在三楼和一楼的一部分进行了细心的考察，从一楼拿回了五个中号脸盆、三个痰盂和一个薯糖罐头盒。他把这一切都统称为脸盆。当时18号病人醒着，他坚持要陪着奥利维拉，奥利维拉最后接受了，但他决定一旦自卫措施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就把他赶走。在细绳的问题上，18号能派上用场，因为奥利维拉刚一把自己的战略需要扼要地告诉他，他就把他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一眯，对奥利维拉说，6号女病人有一只装满各种颜色线绳的盒子。唯一的问题是6号住在一楼，靠近罗梅利诺的房间。要是罗梅利诺醒来了，麻烦可就惹大了。18号还说6号正在发病，这就使得钻进她的房间这一问题又复杂了起来。18号眯着他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建议奥利维拉

① 土耳其联结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海峡。

在走廊里望风，由他赤着脚进去把绳线偷出来。但奥利维拉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决定由自己来承担在深夜这种时候钻入6号女病人房间这一责任。侵入一个仰面鼾睡，全无防备的姑娘房间，还想到什么责任，真是有意思。衣袋里装满了绳和线，手里也捧满绳团和彩色线团之后，奥利维拉朝女病人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仿佛要让自己这个负责的猴子减轻些负罪感。此时18号正在奥利维拉的房间里一面观察堆在床上的脸盆，一面等他回屋。他一见奥利维拉就觉得他偷来的绳和线数量不够。他眯起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坚持说，为了有效地搞好自卫的准备工作，还需要大量的滚珠轴承和一把重型手枪。尽管奥利维拉对什么是滚珠轴承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可还是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断然否定了关于重型手枪的想法。18号瞪起他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说，这重型手枪并不是奥利维拉医生（他说“医生”这个字眼时的声调使任何人都可以发觉他是在用这个词来刺激奥利维拉）所想象的那种东西，但由于遭到了否定，他只得光去设法搞滚珠轴承了。奥利维拉让他去了，但希望他不要立即返回，因为他很想单独待一会儿。到两点时，罗梅利诺就会起床来顶替他值班，在此之前他要思考些事情。如果罗梅利诺发现他不在走廊里，就会到房间来找他，那可就糟了，除非罗梅利诺愿意不怕付出代价地来对他的防御措施做一番首次试验。奥利维拉摒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防御措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打击设计出的，而罗梅利诺要是进来，则是带着全然不同的目的进来的。此时，奥利维拉越来越感到害怕了（他一害怕就看手表：害怕的感觉与时俱增）。他吸着烟研究起室内的各种可能的防御措施。差十分两点的时候，他亲自去把罗梅利诺叫醒，把记录交给他。记录简直像个宝贝，每页都详细地记下了二楼病人体温的微妙变化、该吃镇静剂的时间以及病征表现和有助于消化的多种表现的时间。这样一来罗梅利诺就得几乎在整个值班时间内忙于应付病人。而根据记录，三楼的病人却睡得很安稳，只要整夜任何人也不要去打搅他们就行了。罗梅利诺想知道（其实也不是非常想知道）这种对一些病人要多加小心，对另一些病人可以放心的做法是不是得到了奥维赫

罗医生的批准。对此奥利维拉虚伪地用了符合当时情况的单音节肯定副词^①作了回答。交代完毕，二人就友好地分开了。罗梅利诺打着哈欠上了一层楼梯；奥利维拉则打着颤上了两层楼梯。由于同意了使用滚珠轴承，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一支重型手枪的帮助了。

在18号回来之前还有一点时间静待一会儿，同时他也得把脸盆和痰盂装满水，摆在用细绳构成的先头障碍（这还仅仅是理论上的，但已经计划得完美无缺了）的后面，作为第二道防线。他前进着试了一下，如果第一道障碍垮了，这第二道防线是否有效。之后，他在盥洗盆中放了两脸盆样子的冷水，然后把脸和双手浸进去，把脖子和头发润湿，随后就一直不断地吸烟，但每次香烟还未抽到一半，他就走到窗前把烟头丢下去，再另点一支；烟头就落在地上画的跳房子游戏的格子中。奥利维拉估计着距离，要让每个闪光的眼睛在不同的格子里燃烧一会儿。真有意思，此时此刻他想把自己的脑袋装满与防御无关的思想。什么上帝赐给我们和平，愿不想在你身上花钱的情人永远有钱^②。等等。但也有时突然从脑子里冒出某种想法，某种既是概念又是情感之类的东西：什么把自己防护起来是他干的最后一件蠢事；什么最明智最可行，也许最有效的做法似乎应该是进攻，而不是防御，是去包围敌人，而不是待在这里一面发抖一面吸烟地等着18号把滚珠轴承送来，等等。但这些想法就像香烟一样，没有持续很久。他双手颤抖，心里却明白也只有这样干了。突然他又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仿佛给了他一种希望，这句话是某人说的，意思是睡梦与不眠的时间尚未融合成为一个统一体^③。对此，他报以一笑，但听起来仿佛不是自己在笑。他做了个怪相来表示这个统一体太遥远了。在不眠的时候，睡梦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反之亦然。把进攻特拉维勒作为最好的自卫手段倒是有可能，但这就意味着他要侵略他越来越认为是一

① 即西班牙文中的 sí，意为“是的”。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作者以此来比喻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种黑色面团^①的东西，或是侵入人们在沉睡，任何人也绝对意料不到在深夜此时会遭到无缘无故的进攻（用黑色面团的说法）的那块领土。奥利维拉在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把那块领土设想成黑色面团这一做法使他很不愉快。情感本身就像一块黑色的面团，这一比喻是他自己发明的，不能怪特拉维勒在其中睡觉的那块领土。因此最好不要使用黑色面团这个消极的字眼。既然人们最后总是得用某种方式称呼自己的情感，那干脆就把特拉维勒叫做领土得了。应该说，奥利维拉房间的对面就是那块领土，但进攻那块领土是不可取的，因为进攻的动机是不会被人理解的，或者说领土一方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可能被进攻的动机。相反，如果只是在自己的房间进行防御，而特拉维勒赶来进攻，那么就没有人会认为特拉维勒对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会一无所知，而被进攻者对此早有了解，因而才采取了各种措施，各种防御手段，包括使用滚珠轴承，随便什么样子的滚珠轴承。

此时，奥利维拉还能在窗前吸一会儿香烟，研究一下装水脸盆和细绳应该如何布置，同时思索一下由于领土与房间的对峙而遇到考验的统一体问题。使奥利维拉伤脑筋的是，他永远也不能对这个统一体形成个概念。人们有时把统一体称做中心，由于没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轮廓，只能把它看做是一些类似黑色呼声的形象，一个愿望中的聚居区（这个永远是早晨，充满红葡萄酒的聚居区太遥远了），甚至一种配得上这个名称的生活，因为（在他把香烟扔进第五格的时候，他就有了此种感觉）他一直很倒霉，没有能力去想象在一点一滴地干完了种种卑鄙行径之后，还会有可能去过一种配得上聚居区的生活。这一切他不能去想，但他却任自己从许多方面去感受，譬如从胃部的收缩、领土、深深的或痉挛的呼吸、手掌上的汗水、口渴、黑色面团爆发的无声呼喊（在这种游戏中他的喉咙中总是有那么一块黑色面团）、对睡眠的渴望、对睡眠的恐惧、焦虑、曾经是白色的鸽子的形象、放在本来可以成为跳板的电梯深处中的那些各种颜色的破布、一顶帐篷

① “黑色面团”及下文的“领土”指特拉维勒，也指代表传统哲学、习俗等的文化背景。

顶上的天狼星，等等，等等去感觉。喂，够了，求求你，够了。不过，在一个不可度量的时间内，什么也不想，而只是深深地去感觉还是好的，但总是觉得胃里挂着一把钳子，这感觉是针对领土的；不眠是针对睡梦的。然而说不眠是针对睡梦的，就等于重新回到了辩证法，就等于再次证实了根本就不要希望有什么统一体的存在。因此18号带着滚珠轴承的到来正好是个极好的借口来继续进行自卫的准备工作。此时差不多是三点二十整。

18号眯起他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打开一条毛巾，露出了滚珠轴承。他说他偷看了罗梅利诺一下，罗梅利诺正在跟31号、7号和45号纠缠，根本想不到要到三楼上来，很可能是因为那几个病人愤怒地不肯让他使用新疗法。分药、打针也要用很多时间。不管怎样，奥利维拉认为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为好，于是他指示18号把滚珠轴承摆在最适当的位置上，接着他对装水脸盆的有效性开始做试验。为此，他克服了恐惧心理，走出自己的房间，钻到了走廊里的紫色光线之中，然后，他心里想着自己就是特拉维勒，迈着特拉维勒那种八字步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在迈出第二步的时候（尽管他对此早有所知），左脚就踏进了一个装满水的痰盂里，他一抬脚，痰盂也跟着飞了起来，幸亏落在了床上，一点声音也没出。18号正在书桌下摆放滚珠轴承，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眯起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建议还是把滚珠轴承摆在两排脸盆之间，这样，冷水加上一滑就更使人惊恐不已了。奥利维拉没说什么，随他怎么摆去。他把痰盂放回原处，立即又把黑色细绳系在门柄上，细绳一直拉到书桌前，绑在椅子背上，然后又把椅子两腿着地地斜靠在书桌边上。只要有人一开门，椅子就会倒下来。18号走到走廊里去做试验，奥利维拉扶住椅子，以防出声。至此，他开始觉得18号的在场（虽说这是友好的表示）令他讨厌了，因为18号不时地眯起他那双邪恶的绿色美目，向他讲述自己入院的经过。当然，奥利维拉本可以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他感到不好意思而住口，并且背靠着墙站上五分钟，但奥利维拉还是送了他一包未打开过的香烟，对他说，去睡吧，别让罗梅利诺看见。

“我要跟您在一起，医生。”18号说道。

“不要，你还是回去吧，我会很好地自卫的。”

“我跟您说过了，您还需要一把重型手枪。另外还得把各处都钉上钩子，细绳就挂得更牢了。”

“我自己会安排的，老兄，”奥利维拉说道，“去睡吧，不管怎么说，我是感谢你的。”

“那好吧，医生，祝您一切顺利。”

“再见，要好好地睡。”

“滚珠轴承您要注意点，您看，不会有失误的。您不要动它们，就这样摆着。会有好戏看的。”

“好的。”

“如果您最后还是需要重型手枪，就通知我一声。16号有一支。”

“谢谢，再见。”

三点半的时候，奥利维拉把线都挂好了。18号走了，用不着讲话了，至少不必不时地互相看一眼，递一支香烟了。房间很暗，因为他把台灯用一件绿色毛衣罩了起来，毛衣在慢慢地烤焦。事情的确很离奇，在暗中，他把自己当成个蜘蛛，带着细绳走来走去，从床到门，从盥洗盆到衣柜，每次挂上那么五六根细绳，每次倒着走的时候，都要小心不要碰到滚珠轴承。到最后他把自己围在了窗子、书桌（摆在靠右墙处，占墙长的八分之一）的一边和床（靠左边的墙上）构成的一个角落里。在房门和最后一道防线之间轻轻地拉上几根用来报警的细绳（从门柄拉到斜放的椅子上；从门柄拉到摆在盥洗盆上印有“玛蒂尼”字样的烟灰缸上；从门柄拉到衣柜那装满书籍和纸张，几乎全部抽出来的抽屉上），装水脸盆摆成两道不规则的防线，总体说来是从左墙摆到右墙，也就是说第一道是从盥洗盆到衣柜，第二道是从床脚到桌脚。在后一道脸盆系列防线（脸盆与脸盆之间也拉了许多细绳）和底墙（朝向三楼下面庭院的窗子就装在这面墙上）之间只剩下一半的空间。奥利维拉在桌沿上坐了下来，又点了一支香烟，朝着窗外看了起来。这中间他把衬衣脱了下来放在书桌底下，此时他尽

管很口渴，但也没办法喝水了。他就这样待着，只穿着背心，一面吸烟，一面望着庭院，但注意力却集中在门上，只是偶尔把烟头扔向跳房子游戏的格子里的时候才分散一下精神。虽说桌沿很硬，毛衣发出的烟味使他感到恶心，但这样待着倒也不坏。最后他把台灯关掉，房门的底缝渐渐出现了一道紫光，也就是说，特拉维勒要是来了，他那双胶质拖鞋就会在两个地方挡住紫光，这也就无意间表明他要开始进攻了。如果特拉维勒推门，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还可能发生别的事情。首先是机械性的，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那愚蠢的因果关系所致。椅子倒下出于细绳，门柄转动出于手动，手动出于意志，而意志……从此又可以推论出其他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事情，那要看椅子之倒在地上，玛蒂尼烟灰缸之碎成五六块以及衣柜抽屉之打翻在特拉维勒身上，甚至打翻在奥利维拉本人身上会引起何种反应了。奥利维拉用上一支烟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把烟头扔向第九格，但他却看到烟头落在了第八格，然而一跳，又跳到了第七格。他妈的这烟头！此时也许是该问自己一下的时候了：如果门打开了，半个房间被搞得乌七八糟，听到特拉维勒的闷声一叫（假若他叫的话，假若这叫声又是闷闷的话），那他自己该如何动作呢？他拒绝使用重型手枪实际上是干了件蠢事，因为除了不太重的台灯和椅子之外，靠窗的角落里没有任何哪怕很小的自卫武器。假若特拉维勒得以冲破装水脸盆构成的两道防线，也没有被滚珠轴承滑倒，那么台灯和椅子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不过特拉维勒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整个战略就是为此目的设计的嘛。自卫的武器不可能同进攻的武器具有同样的性质。就拿细绳来说吧，如果特拉维勒摸黑前进，脸上、手臂上和腿上感到某种微妙的抵御在增长，并使他产生一种被蛛网缠住所感到的那种恶心之感的话，那些细绳就一定会有在他身上造成一种可怕的印象。特拉维勒会不会三跳两跳地把线扯下来，既没有把鞋子踏进装水脸盆里，也没有被滚珠轴承滑倒，而且最后走到窗前的地界，并在黑暗中辨认出坐在桌沿上的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呢？不，他根本不可能到达此处。但是，如果他真的到达了此处，那么毫无疑问奥利维拉即使有

一支重型手枪也用不上了。他不能到达此处倒不是由于 18 号曾经提到的钩子，而是因为根本不会像奥利维拉可能想象的那样发生一次遭遇战，而只会发生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某种奥利维拉所想象不出，但却准确无误地晓得，并仿佛就发生在眼前的情况。黑色面团为了对付他似知非知的那种事，从外面闯了进来，但却滑了一跤，然而结果是在特拉维勒这个黑色面团和坐在桌沿上抽烟的那个人之间并未发生遭遇战。这就有点像不眠与睡梦的对立了（有人在某日曾说过睡梦和不眠尚未融成一个统一体），但谈论不眠与睡梦的对立，就等于到最后还是得承认根本不可能期望会有什么统一体。相反，倒是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特拉维勒的到来仿佛是个极点，从这个极点上他会再一次企图从不眠跳到睡梦，同时又从睡梦跳回到不眠。正是这种跳跃才使得冲突不可能发生。奥利维拉敢肯定特拉维勒这块领土不可能到达他跟前，尽管特拉维勒本人可能把他压在身下，打他，把他的背心扯碎，往他的眼睛上、嘴里吐口水，拧他的胳膊，并把他扔出窗外。既然一支重型手枪在对付特拉维勒这块领土上根本无效（因为据 18 号讲，在近处，重型手枪将同纽襻，或类似的东西一样不起作用），那么特拉维勒手拿刀子或是用拳击又会有什么价值呢？可怜的重型手枪对缩短从一个人体到另一个人体之间那不可缩短的距离来说一点也不适用，因为一个人体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另一个人体，反过来也如此。即使事实上特拉维勒可能杀掉他（为此他才嘴干口渴，手上冒汗），但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这种想法只有在凶手的身上才能证实。不过最好还是把凶手感觉成不是凶手，把那块领土感觉成不是领土，最好还是小看、低估那块领土，让这场闹喜剧同摔在地上的烟灰缸一样只是出出声而不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吧。如果他坚持认为（在恐惧中挣扎着）自己与那块领土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了，那么自卫则是最好的进攻手段，捅刀子的最糟效果产生于刀柄，而不是刀刃本身。然而在深夜此时作这种比喻又有什么用呢？此时唯一不明智的明智做法就是让眼睛监视着从房门的底缝透进来的紫光，看看那块领土的拖鞋会不会出现，那两处阴影才是衡量领土的温

度计。

差一刻四点的时候，奥利维拉站了起来，晃动一下双肩来消除麻木感，接着走过去在窗台上坐了下来。他想如果今夜自己有幸变疯了，那么消灭特拉维勒这块领土就绝对没有问题了。这种解决办法根本用不着考虑自尊心和对任何形式投降的抗拒企图了。他想象着费拉古托正在把他登记在病人名册上，在他的房门上贴上编号，装上猫眼，以便在晚上对他进行窥视。他还想象着塔丽姐在药房里为他配制药粉胶囊，走过庭院小心不要踩到跳房子的格子，永远也不要踩上格子的样子……更不要说特拉维勒了，这可怜的家伙也一定在为自己的愚蠢、对自己那杀人的荒唐企图感到异常难过。想到此，奥利维拉觉得很滑稽，于是他转过身来背朝庭院坐在窗台上晃动起来。这很危险，但却觉得恐惧感在开始消失。这可不是好事。他一直盯着房门底缝的光线，但每一呼吸就有一种终于不用语言就可表达的满足感，一种同那块领土毫不搭界的满足感，而快乐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正在于感到那块领土正在退让。就像在他生命中曾经发生的那样，他每吸一口气就感到世界那滚烫的空气正在同自己和解，这种感觉能持续到何时他并不在乎。连香烟也不要吸了，因为他已经同自己也达成了那么几分钟的和解。这也就等于把那块领土取消了，等于不战而胜了，等于在清醒中终于想睡觉了，等于在不眠和睡梦刚刚混在水里，并发现这水还未发生变化，仍看得见两者的界限时他终于想睡觉了。当然，这并不是好事。这一思路被两条相距不大、挡住紫光的阴影的突然出现和嗦嗦的抓门声打断了。“这可是你自找的。”奥利维拉从窗台上滑下来，靠在桌边上想道，“我要是再这样多想一会儿，非真的掉下去不可，脑袋非攒在跳房子游戏的格子里不可。玛努，你进来好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咱们两个都愚蠢地相信这一点，咱们俩个会互相撕毁的。老兄，这次该见分晓了，别无他路。”

“你进来好了。”他大声说了一遍。房门没开，但仍然有人在抓挠着房门。下面喷泉旁也有一个人，一个背朝着他的女人，头发长长的，垂着双臂，正在专注地观看水柱。两者也许纯粹是偶合吧。这种

时候，天又这么黑，那女人既可能是玛伽，也可能是塔丽姐，或者，只要想一想甚至也可能是波拉。

没有人能阻止他观察那背朝着他的女人，因为如果特拉维勒决定进来，自卫措施就会自动运转起来，那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停止观看庭院，转过身来加以对付。但不管怎么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特拉维勒一直在抓挠着房门，仿佛在思考奥利维拉是不是在睡觉（下面的女人不可能是波拉，波拉的脖子要更短一些，胯部的轮廓更为清晰），要么就是他也在制造一种特殊的进攻体系（可能是玛伽，也可能是塔丽姐，二人特别相像，尤其是在晚上，从三楼望下去），来把他从他自己的格子中赶走（至少从一点到八点她是到达不了“天”的，永远也不会进入她的聚居区的，因为她还没跳出第八个格子嘛）。“你还等什么，玛努？”奥利维拉想道，“你这样做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对，那是塔丽姐，当然是她，因为她此时正在抬头仰望。当奥利维拉把一只赤裸裸的胳膊伸出窗外，无力地左右摆动起来的时候，她又不动了。

“你过来，玛伽。”奥利维拉说道，“从这里看你太像她了，简直可以给你改个名字。”

“快把窗子关上，求求你了。”塔丽姐要求道。

“不行，天气热得可怕。你丈夫正在这里抓我的门，太让人害怕了，也太让人生气了，不过你不用担心。你把石子捡起来再试一次，谁说只能踢一次……”

衣柜的抽屉、烟灰缸，还有椅子哗的一声同时倒了下来，奥利维拉头脑一阵发昏，弯腰一看，看到了房门被打开了一道缝，呈三角形，紫光直射进来，一个黑影在晃动。他听到了特拉维勒的咒骂声。那一声巨响大概惊醒了一半的人。

“你瞧，你这个倒霉蛋，”特拉维勒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说道，“你想让团长把我们都辞退是怎么着？”

“他正在训我呢，”奥利维拉向塔丽姐报告道，“他对我总是像父亲似的。”

“快把窗子关上，求求你了。”

“现在最需要的倒是把窗子敞着，”奥利维拉说道，“你听听你丈夫，你听得出他的一只脚踩进水里了吧，他的脸上肯定挂满了细绳，他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这婊子养的，”特拉维勒在黑暗中胡乱地拍打着，一面扯下房中的细绳，一面说道，“快把灯打开，他妈的。”

“他还没摔倒在地，”奥利维拉报告道，“我的滚珠轴承失灵了。”

“你别向后仰了，”塔丽姐举起双臂喊道。原来奥利维拉背朝着窗子却扭过头去看她，同她说话，结果身子越发向后仰去。古卡·费拉古托此时也朝庭院跑来。只是在此刻奥利维拉才发觉此时已经不是夜晚了，古卡的睡衣同庭院中的石子和药房的墙壁是同一个颜色的。奥利维拉心里感谢着他那条防线，抬头向黑暗中望去，只见特拉维勒不顾他的自卫措施所造成的困难，最后还是挤了进来，并且关上了房门，他听到特拉维勒一面咒骂，一面咔的一声把门锁插上了。

“我就喜欢这样，”奥利维拉说道，“拳击场上只有你我两个了，两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操你妈！”特拉维勒暴怒道，“我的鞋都湿透了，世界上我最讨厌湿鞋了。你倒是快把灯打开呀，我什么也看不见。”

“坎恰·拉亚达战役^①中发生的惊恐恐怕也就你这副样子了。”奥利维拉说道，“你要知道，我是不会放弃我在位置上所占的优势的。你还得感谢我回答了你，本来我是不应该出声的。我也参加过打埋伏，老兄。”

他听到特拉维勒在粗声喘气。外面有人在敲门，费拉古托的声音混杂着一问一答的说话声。特拉维勒的身影越来越明显了，他正在数着各种东西，并把这些东西放回原处：五个脸盆，三个痰盂，几十个滚珠轴承。此时，二人在晨曦中几乎可以互相看得见了，那晨曦很像

^① 坎恰·拉亚达为智利城市塔尔卡附近的平原。在独立战争中，1818年3月19日西班牙军队的突然到达在爱国者中造成了很大的惊恐，导致战役失败。

那疯子老人手中的鸽子。

“好了，”特拉维勒把椅子扶起来，愤然坐了下去说道，“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么乱七八糟的是怎么回事？”

“这可就困难了，好吧，我说，你知道……”

“你总是找意想不到的时间讲话，”特拉维勒狂怒道。“不是在阴凉处也有四十五度高温的情况下，骑在木板上的时候，就是在我的脚踩进水里，浑身缠满了恶心的细绳的时候。”

“但永远是处在对称的位置上，”奥利维拉说道，“就像两个玩跷跷板的双胞胎，或者简单说来就像一个人站在镜前。你注意到了没有，dopplgänger^①？”

特拉维勒未作回答，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上，奥利维拉也掏出了一支，几乎是在同时点上的。二人互相看了一眼，突然大笑起来。

“我看你是神经错乱了。”特拉维勒说道，“这次别再绕圈子了，你瞧，你是把我想象成……”

“你还是让想象这个字眼安静安静吧。”奥利维拉说道，“你只要观察一下就行了，我不过是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而已，可来人却真的是你，而不是别人，而且是在清晨四点的时候。”

“塔丽姐把一切都对我讲了，可我觉得……你真的认为我会……”

“从本质上讲也许有这个必要，玛努。一开始你是想起床到我这儿来安抚我，让我放心，但我要是真的睡着了，你就会毫无困难地走进来，就像一个人毫不费力地走近镜子一样，当然，他是手拿肥皂刷，心安理得地走近镜子的。然而，如果你手里拿的不是肥皂刷，而是你睡衣里的那个东西，那我怎么办……”

“老兄，这东西我一直带在身边，”特拉维勒怒道，“你难道以为我们是在幼儿园工作吗？在这里你手里没有武器，那你就是个没脑子的人。”

① 德文，意为“长得极为相像的人”、“化身”等。主人公想以此说明他在特拉维勒身上发现了自己。

“说到最后，”奥利维拉说着在窗台上坐了下来，并向塔丽姐和古卡招手致意，“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比起事情应有的样子来，我关于这一切的想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就像那条想咬自己尾巴的狗那样不停地在打转转。并不是我们俩互相仇恨，而是相反。有另外一些事情在利用我们做游戏。白色的卒子，褐色的卒子，如此等等。或者说把我们当做两种玩法，但只能使用一种，不是这种就是那种。”

“我并不恨你，”特拉维勒说道，“只是你把我挤兑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一切事物都在变了又变^①。你到港口去接我，就是想同我停战，是打着白旗去的，是想让我们忘掉过去。我也并不恨你，老兄，但我总是揭你的短，这就是你所说的挤兑。”

“我还活着，”特拉维勒望着他的眼睛说道，“活着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而你却什么都不肯付出，你从不愿意付出。你是一个现存的纯洁派^②，要么就当皇帝，要么就什么也不当，干脆利落。你要知道，我是很钦佩你的，但是是以我自己的方式。你要知道，我对你没有自杀这一点是很钦佩的。你才是真正的 doppelgänger，你对一切失去了兴趣，你也有意志，但你的意志就像上面那风向标。我要这我要那，我要北我要南，什么都一起要；我喜欢玛伽，我喜欢塔丽姐，于是你这位先生就去参观停尸房，吻你朋友的妻子。这一切都是由于你把现实同回忆以一种完全非欧几里得的方式混淆了起来。”

奥利维拉耸了耸肩，但又朝特拉维勒看了一眼，这是为了让他知道他的耸肩并不是一个表示轻蔑的动作。怎么才能解释清楚在面前这块领土上称之为“吻”的东西呢？给塔丽姐的那个吻实际上是给玛伽，或是波拉的。这是另一种镜中游戏，就像现在他转过头朝窗外看看，看着玛伽站在跳房子的格子旁，而古卡、罗梅利诺和费拉古托则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亦称卡特里派，流行于 11、12 世纪的一种非天主教教派，只信善恶，不信神。

挤在门外，仿佛等着特拉维勒把头探出窗外告诉大家一切都很好，于是人们给他胶囊吃，也许会给他穿几个小时的紧身衣，直到他的疯劲过去，这一切也是一种游戏。门上的敲击声也不能使他清醒过来，至少玛努应该能够感觉到，他此时之所想同窗外的人毫无联系，只是同脸盆和滚珠轴承才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如果用双拳捶门的那个人哪怕安静一分钟，那么也许……但此时奥利维拉只能望着玛伽，漂亮的玛伽，站在格子边上的玛伽，只能祝愿她把石子从一个格子踢进另一个格子，从“地”踢到“天”。

“……完全非欧几里得的方式。”

“我一直在等着你。”奥利维拉说道，他感到疲倦了，“你要明白，我不会就这样任人宰割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玛努，你如果要我向你解释一下在地下室发生的事……只是两者根本不搭界，这你自己也很清楚，doppelgänger，你是清楚的，你是清楚的，你根本不在意那一吻，其实她本人也对此无所谓。归根到底，问题是出在你们两人中间。”

“开门，快开门！”

“外面的人认真了。”特拉维勒起身说道，“要不要给他们开门？大概是奥维赫罗。”

“可我……”

“他们想给你打一针，整个疯人院都闹翻了天，肯定是塔丽姐干的。”

“女人就意味着死亡。”奥利维拉说道，“你瞧她，站在格子旁一本正经的样子……最好还是不要给他们开门，我们俩就这样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

特拉维勒走到门前，把嘴凑近锁孔：蠢人们，别吵了，大喊大叫的，难道是在看恐怖影片？我和奥利维拉都很好，到时候我们会开门的，你们最好回去，给大家煮点咖啡，在这个诊所里简直没法生活。

从回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费拉古托根本不相信特拉维勒的话。但他的声音中却夹杂着奥维赫罗那像猫打鼾一般，但却很明智的讲话

声，最后门外安静了下来。眼下只有庭院中的人还带着不安的表情。四楼的灯光也不安地一亮一灭，不过那是43号表示愉快的习惯。不一会儿，奥维赫罗和费拉古托也出现在庭院中了。他们看着坐在窗台上的奥利维拉，奥利维拉也向他们招手致意，请他们原谅自己只穿着背心。此时18号凑近奥维赫罗，向他解释有关重型手枪的事，看样子奥维赫罗似乎很感兴趣，不时地以职业的眼光看看奥利维拉，好像奥利维拉不是他打扑克的最好对手似的，这使得奥利维拉觉得很滑稽。玛伽为了吸引奥利维拉的注意力，像那么回事似的举起了右臂，请他把特拉维勒叫到窗前。奥利维拉极为清楚地告诉她这不可能，因为窗前这块地方正好是他专用的防区，不过也许可以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他又说，她那举臂唤他的样子使他想起了往日的女演员，尤其是埃米·德斯婷、梅尔巴、玛丽约丽·劳伦索、穆希奥和波丽^①等歌剧演员。但为什么不能使他想起丝姐·芭拉和妮姐·娜尔迪呢？接着他又欣悦地说出了一串名字。塔丽姐放下手臂，但立即又抬起来向他央求。当然还有埃莱奥诺拉·姐丝^②、维尔玛·潘基，哦，对，还有嘉宝^③，还有他小时候就将其照片贴在本子上的莎拉·贝恩哈特^④；还有卡莎维娜、波罗诺娃^⑤。女人们总是摆出这一永恒的姿势，这一姿势的用途一直延续至今，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答应她那可爱请求的可能性。

费拉古托和古卡仍然在大叫着，其实是各讲各的，互相矛盾。奥维赫罗一直在睡眼惺忪地听着他们，此时他作了个手势，叫他们别

① 埃米·德斯婷（1878—1930）：捷克女高音。

梅尔巴（1861—1931）：澳大利亚女高音，曾与卡鲁索同台演出。

玛丽约丽·劳伦索（1907—1979）：澳大利亚女高音。

克劳迪娅·穆希奥（1889—1936）：意大利女高音。

波丽：西班牙女高音。

② 埃莱奥诺拉·姐丝（1858—1924）：法国女演员。

③ 葛兰苔·嘉宝：瑞典女电影明星。

④ 莎拉·贝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

⑤ 塔玛拉·卡莎维娜：古典芭蕾舞女演员，1885年生于圣彼得堡。

伊丽娜·波罗诺娃：古典芭蕾舞女演员，1919年生于布达佩斯。

喊，好让塔丽姐和奥利维拉达成个谅解。其实这也根本不管用，因为奥利维拉在听了玛伽的第七次请求后，就把身子转了过去。下面的人看到他同那看不见的特拉维勒谈起话来，但却听不见他讲的是些什么。

“你听，他们想让你到窗口这儿来。”

“不管怎么说，你得给我一秒钟的时间，我可以从细绳下面钻过去。”

“开玩笑，”奥利维拉说道，“这是我最后一道防线，你要是攻破这道防线，那我们就要打一场贴身近战了^①。”

“那好，”特拉维勒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说道，“你接着一堆一堆地讲废话吧。”

“不是废话。”奥利维拉说道，“你要是真想过来，根本用不着请我准许，这不是很清楚吗？”

“你要发誓不跳下去。”

奥利维拉盯着特拉维勒看了起来，好像特拉维勒是只大熊猫似的。

“真相终于大白了。”奥利维拉说道，“玛伽在下面也是这样想的。我还以为不管怎样你们是了解我的呢。”

“下面不是玛伽，”特拉维勒说道，“你很清楚，那不是玛伽。”

“不是玛伽，”奥利维拉说道，“我很清楚那不是玛伽。你是打白旗的，你是来投降的，你要回家，你要恢复秩序。你太让我感到痛心了，老兄。”

“你别管我，”特拉维勒说道，“我只是让你答应我不干那种蠢事。”

“你瞧，我要是跳下去，”奥利维拉说道，“肯定会落在‘天’上^②。”

“你往旁边挪挪，奥拉西奥，让我同奥维赫罗谈谈，我可以把问题解决掉，到了明天就没人会记得这件事了。”

“他在精神病学课本上学过。”奥利维拉表示钦佩地说道，“他是个记忆力极好的学生。”

“你听着，”特拉维勒说道，“你要是不让我到窗前去，我就把门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落”（不是“上升”）与“天”用在一起是一种词义结构搭配上的“失调”。这是作者在使用象征手法时玩的一种文字游戏。

打开，那事情可就更糟了。”

“我无所谓，让他们进来同让他们走到我跟前来反正都是一回事。”

“你是说，他们一企图抓你，你就跳下去？”

“从你那方面讲，可能意味着这样。”

“我求求你了，”特拉维勒向前走了一步说道，“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噩梦吗？他们会认为你真的疯了，也会认为我真的想杀死你。”

奥利维拉又向窗外仰了仰身子。特拉维勒在第二道装水脸盆防线前停了下来。他虽然一脚踢开了两个滚珠轴承，但并没有继续前进。在塔丽姐和古卡的惊叫声中，奥利维拉慢慢地挺直了身子，作了个手势让她们安静下来。特拉维勒好像气馁了，把椅子向边上挪了挪又坐了下去。外面又敲起了房门，只是不如刚才响了。

“你别费脑筋了，”奥利维拉说道，“你干吗总是要寻求解释呢，老兄？此时此刻，你我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孤身一人。所以你还是下去找你自己的人吧。我们可以通过窗子仍然像好朋友那样进行交谈。八点左右我想离开这里，赫克列普顿约好做煎甜饼，备好马黛茶等我回去。”

“你并不是孤身一人，奥拉西奥，你的孤独纯粹是由于你的虚荣心在作怪。你装出一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尔多罗的样子。你不是一直大谈什么 doppelgänger 吗，你瞧，现在正有人陪伴着你，这个人跟你很相像，尽管此人处在你那可恶的细绳的另一边。”

“太遗憾了，”奥利维拉说道，“你竟想起用虚荣心这个字眼，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不管怎么样，你还是随便想个别的字眼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你难道不能用一秒钟的时间来想想你的想法可能并非如此吗？”

“就算我想了，可你还是在敞着的窗前晃来晃去呀。”

“你要是真的设想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你要是真的看透两道幕后面的东西，那就太好了。没有人要求你否认你正在看见的事情，但你只要敢于用手指推一下，那……”

“事情这么容易倒好了，如果你仅仅是挂挂那些倒霉的细绳……

我这并不是说你以前没有努力过，但你瞧你造成的后果。”

“这后果有什么不好的？起码我们现在就能待在敞着窗子的房间里呼吸这早晨的清新空气，我刚才就感到了凉意在升上来。而下面，所有的人都在庭院里散步。太妙了，他们正在不知不觉地锻炼身体。你看看古卡，还有团长，团长简直就像一只黏乎乎的旱獭。还有你的老婆，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还有你，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你不要否认，我所谓的清醒，你是理解的，对不对？”

“我倒是觉得恰恰相反，老兄。”

“这问题很好解决，就像写几篇幻想故事，再出个集子一样容易。你如果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就会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了。你要是能走出你那块领土，也就是说从第一格走向第二格，或是从第二格走到第三格，那该有多好呀。但这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doppelgänger。我一晚上都在向窗外扔烟头，但只能扔进第八格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喜欢那个千年王国，那个阿卡狄亚^①，但在那里人们也许比在这里不幸得多，因为在那里人们不讲究幸福，我的 doppelgänger。然而在那里却不会有困扰了我们五六十年的互相取代^②那肮脏的玩意，在那里我们会真正地互相伸出友谊之手，用不着总是提心吊胆地想摸清别人手里是否藏着刀子。提到互相取代，我对你我两个是同一个人这一点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与我一样，每人各占一边^③。你刚才说我是个爱虚荣的人，我觉得我似乎选择了最有利的一边。谁知道呢，玛努，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到你那边去。什么东西一到我手里就都碎了，我净干荒唐事，疯疯癫癫的还以为干这种事很容易呢。而你却同你的领土相处得很和谐，所以你不愿意理解我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我只要推自己一下，我就会出事，而五千年被毁掉的基因却会向后拖我，使我重新落入你的领土，在泥泞中挣扎，两个星期、两年、十五

① 古希腊一高原地区，喻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阿卡狄亚、千年王国均指主人公心目中追求的理想。

② 双关语，既指阿根廷动荡的政局，又指主人公与友人特拉维勒之间的关系。

③ 指照镜子，一人在镜外，一人在镜内，但是是同一个人。

年……有一天我把手指放在习俗上，手指一按进去就从另一面捅出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似乎终于快要到达最后一格了，突然一个女人溺水了，你设想一下，这也许对我是个打击，这是慈悲心肠在我神圣活塞上的一击，因为发善心这种事……我刚才跟你谈到了互相取代，是不是？太肮脏了，玛努，你可以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看看他对互相取代是怎么说的。总之，这五千年的岁月把我们朝后拖去，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因此，我觉得你是我的 doppelgänger，因为最近我一直在你的领土和我的领土之间来来往往（当然，假如我能够到达我自己的领土上的话）。在这种可怜的来来往往中，我觉得你是我的表现形式，它站在那儿以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你就是那五千年岁月堆积成的一米六高的人，站在那儿看着我这个小丑在企图跳出自己的格子。我说完了。”

“别捣乱了，”特拉维勒冲着又一次捶门的人喊着，“在这疯人院里连安安静静地谈会儿话都不行。”

“你真伟大，老兄。”奥利维拉受到了感动，说道。

“不管怎样，”特拉维勒把椅子向前挪了挪说道，“你不能否认这次你做得太过分了。你的变体法^①和别的恶作剧都还不错，但你开的这个玩笑会把我们大家的饭碗给砸了，我很遗憾，尤其是为塔丽姐感到遗憾，关于玛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塔丽姐得由我养活呀。”

“你说得很对，”奥利维拉说道，“有时人们的确会忘掉自己还必须工作。要不要我跟费拉古托谈谈？他就在喷泉边上。对不起，玛努，我并不想让玛伽和你……”

“你现在还叫她玛伽，是不是故意的？奥拉西奥，你跟我说实话。”

“我知道她是塔丽姐，但不久前她还是玛伽。就像你和我一样，塔丽姐和玛伽也是同一个人。”

“这就叫做发疯。”特拉维勒说道。

“任何事物都得有个名称，你随便挑一个就行。你要允许的话，

^① 变体法：使酒和面包变为耶稣圣体。此处指主人公把玛伽和塔丽姐混淆起来。

我得照顾照顾下面的人了，他们不耐烦了。”

“我得走了。”特拉维勒起身说道。

“很好，”奥利维拉说道，“你最好到院子里去，我从这里既可以跟你谈话，也可以跟其他人谈话。你还是走吧，可你别像现在这个样子抬腿^①呀，我马上就给你解释即将发生的事，你不是像所有五千年的子孙们那样最喜欢什么事都得有个解释吗。一旦你受到友谊的驱使，又想证实你的判断而向我扑来时，我就会将身一闪，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是同安乔列纳大街上的孩子们练过柔道的，那结果将是你从窗子跌出去，在第四格中摔成肉酱。这还是幸运的，因为很可能你不会超过第二格。”

特拉维勒看着他，奥利维拉发现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就向他做了个手势，仿佛是在从远处抚摩他的头发。

特拉维勒又等了一秒钟，随后走向房门，把门打开。外面的罗梅利诺（后面还有两个男护士）刚想进来，就被特拉维勒抓住双肩推了出去。

“让他安静安静吧，”特拉维勒说道，“过一会儿他就好了。让他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别大吵大嚷的。”

二人的对话结束了，四人对话、六人对话、十二人对话又很快从下面传了进来。奥利维拉闭上了眼睛，心想这样做，一切就都好了，特拉维勒真是自己的好兄弟。他听到了关门声，人声也逐渐远了。他刚吃力地抬起眼皮，房门又开了。

“你把门销插上，”特拉维勒说道，“我对这些人不放心。”

“谢谢，”奥利维拉说道，“你到院子里去吧，塔丽姐等得你心焦呢。”

奥利维拉从残余的几根细绳下钻了过去，把门锁插上，又把脸埋在盥洗盆的水里，像牲口似的喝了起来，一面喝，一面舔嘴，还不时地喷气，之后才回到窗前。下面传来了罗梅利诺的声音，他正在命令

① “抬腿”与下面的“向我扑来”相呼应。

病人都回去。奥利维拉感到凉快了，也镇静了下来。他又探出头去，看到特拉维勒正站在塔丽姐身旁，用手搂着她的腰，在特拉维勒经历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之后，夫妇二人之间的一切都仿佛充满了美妙的和谐情感，这种荒唐的，但却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的和谐不能再受到破坏了。这种和谐是装不出来的，只要运用一下那可恶的想象力，特拉维勒实际上就是他本来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他是领土上的人，是走错了路而又无法纠正错误的人。当他处在错误之中，处在那块一触即溃的虚假的五千年领土上的时候，他显得那么英俊；当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的时候，他那双眼睛也是显得那么美丽；当他提醒说“你把门销插上，我对这些人不太放心”的时候，他的声音又是多么甜美；当他紧搂一个女人的时候，连手臂都充满了爱情。“也许唯一可能逃出领土的办法，”奥利维拉一面回答奥维赫罗医生和费拉古托不那么友好地向他做的友好手势，一面想道，“就是完完全全地钻进那块领土里去。”他心里明白，他只要对那件事（又想到那件事了）稍加回忆，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男人搀着一个老太婆，在一个下雨天走在一条条冰冷的街上的情景。“你要搞清楚，”奥利维拉对自己说道，“你要搞清楚你是不是走到了边缘。也许本来就有个通道，玛努本来是可以找到的，但愚蠢的是他永远也不会去寻找，而我却相反……”

“喂，奥利维拉，为什么不下来喝杯咖啡呢？”费拉古托不顾奥维赫罗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建议道，“您赌赢了，您说是不是，您看看古卡，她越来越不安了……”

“别担心，太太，”奥利维拉说道，“您是有着马戏团的经验的，可别以为我是在干蠢事而小看我。”

“喂，奥利维拉，您和特拉维勒太淘气了。”古卡说道，“您为什么不按我丈夫说的去做？大家一起喝喝咖啡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对，您快下来吧，”奥维赫罗仿佛偶然插了一句，“我还要向您请教一本法文书上的几个问题呢。”

“我在这里也能听得见。”奥利维拉说道。

“那好吧，老兄，”奥维赫罗说道，“您想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

候下来吧，我们可要去吃早饭了。”

“我们早饭吃新鲜的羊角面包，”古卡说道，“塔丽姐，我们去煮咖啡好不好？”

“您别犯傻了，白痴。”塔丽姐说道。在她这声劝告之后出现了一阵异常的寂静。这时特拉维勒和奥利维拉的目光相遇了，就像两只鸟儿在飞翔的时候相撞后又互相缠绕着落入第九格一样，至少二人对此感到很开心，而古卡和费拉古托却气得直喘气。最后古卡开口尖声叫道：“您怎么这么没礼貌，您这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费拉古托挺起胸，上下打量起特拉维勒来，特拉维勒则以既钦佩又非难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妻子，直到奥维赫罗找到了一个既科学又合适的台阶，他干巴巴地说：“受到压抑的歇斯底里容易在早晨爆发^①，我们进去吧，我来给他们吃些药片。”正在此时，18号违抗罗梅利诺的命令，来到庭院告诉大家31号女病人垮了，人们正在给玛尔德普拉塔殡仪馆打电话。罗梅利诺粗暴地把18号赶了回去，于是二位领导和奥维赫罗借此机会不失体面地离开了庭院。

“哎呀呀，我还以为搞医药的人都是很有教养的呢。”奥利维拉坐在窗台上摇来摆去地说道。

“你发现了没有？”特拉维勒说道，“塔丽姐干了件好事。”

“她为我做出了牺牲。”奥利维拉说道，“那位太太到死也不会原谅她的。”

“我恼火的是让你吃羊角面包，”塔丽姐说道，“你注意到没有？”

“而奥维赫罗呢，”特拉维勒说道，“却出了个什么法文书的点子。他们就差用香蕉引你下来了^②。我真奇怪你竟没骂他们。”

事情确实如此，一种和谐感不可思议地持续着。奥利维拉简直找不出话语来对下面那两个站在跳房子游戏的格子旁看着自己，同自己谈话的人的好心肠表示感谢。塔丽姐不知不觉地站在了第三格里，特拉维勒则把一只脚踩进了第六格，而奥利维拉却只能向他们挥挥右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前文中奥利维拉和特拉维勒在谈话中曾以猴子自比。

手，羞怯地向他们致意，并盯着玛伽和特拉维勒告诉他们：三人终于互相了解了，尽管这种互相了解只能持续一小会儿，但这一小会儿是多么的甜蜜啊，在这一小会儿中，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了。

(—135)

在 别 处

(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

57

“为了准备阿德加勒的到来，我正在复习某些概念，找一天我把她带到蛇社去，你看怎么样？阿德加勒疯疯癫癫的，艾蒂安和罗纳德会很开心的。”

“那就带她去吧。”

“你本来也会高兴的。”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已经死了似的。”

“谁知道呢，”奥西波说道，“说真的，谁知道呢。瞧你这副尊容。”

“今天早晨我向艾蒂安讲述了我做的一个美好的梦，可现在都跟其他的回忆混起来了，这都怪你一直用伤感的语言叙述葬礼的事。说真的，那大概是个非常感人的仪式吧。一个人能同时去三个地方，这是很怪的事，可今天下午我就办到了。这也许正是莫莱里的影响所致。对，对，我这就告诉你，哦，我想起来了，我实际上到过四个地方。我现在接近了无处不在的境界，从这个境界再走向发疯。你说得对，很可能我见不到阿德加勒了，到时候我早就垮掉了。”

“禅宗正是要对到达无所不在这个境界以前的各种可能性加以解释，这也就是你曾经感到的某种东西，如果你真的有所感觉的话。”

“太清楚了，此时我又从那四个地方返回来了：今天早晨的梦，此刻它还在活生生地摇头摆尾；同波拉进行的间奏曲式的谈话，这我就不对你说了；你对罗卡玛杜尔葬礼那有声有色的描述；还有现在我

刚发觉我同时还在给特拉维勒写回信，特拉维勒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朋友。他日子过得很不好，但却读懂了我的几句诗，你听好，诗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半睡半醒，在盥洗盆中潜水。’这太容易懂了，你只要稍微用心一下，也许就能理解。当一个人醒来，脑子里还隐约记得梦中见到的那座天堂的遗址，并感到有人像抓住溺水者的头发那样把他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阵可怕的恶心、焦虑，感到一切都是一触即溃的、虚假的，特别是毫无用处的。他向深渊坠去，在刷牙的时候，就真正感到是在盥洗盆中潜水，白色的盥洗盆仿佛在吸他。牙垢、鼻涕、眼屎、头皮、唾液都从盥洗盆的孔中流走，他本人也仿佛从孔中滑出。他随水而去，但还抱着到达彼岸的希望，希望到达他在醒来之前的境界，到达尚在漂浮的境界，到达他本身的，但却开始逸去的境界……对，他向孔中滑去，直到不眠构成的堤防（啊，这个字眼多灵啊，啊，语言！）负责把他挡住。”

“这是典型的存在体验。”哥莱戈罗维乌斯炫耀学问地说道。

“肯定是这样，不过要看剂量的大小。反正盥洗盆在真的吸我。”

（—70）

58

“你回家算是做对了。”赫克列普顿一面换马黛茶，一面说道，“还是家里好，这儿的气氛比那里好多了，你说呢？你必须休息两三天。”

“我想也是，”奥利维拉说道，“还得多休息几天，亲爱的。这煎

甜饼太好吃了。”

“你喜欢就好，我很高兴。不过不要吃得太多了，要患消化不良的。”

“没问题，”奥维赫罗点了一支香烟说道，“您现在给我好好睡个午觉，今天晚上您就可以玩顺子，再多摸几张 A 了。”

“别动，”塔丽姐说道，“真不可思议，你怎么不能安静安静。”

“我妻子非常恼火。”费拉古托说道。

“你再吃块煎甜饼吧。”赫克列普顿说道。

“只能给他喝果汁。”奥维赫罗命令道。

“这里是全国实用型科学专家及其科研机构公司^①。”奥利维拉嘲讽地说道。

“我的话是严肃的，从现在到明天您什么也不要吃。”奥维赫罗说道。

“这甜饼里糖很多。”赫克列普顿说道。

“你尽力睡吧。”特拉维勒说道。

“喂，罗梅利诺，你守住门，别让 18 号来打扰他。”奥维赫罗说道，“这个 18 号就喜欢凑热闹，总是讲什么重型手枪呀，还有别的什么。”

“你要想睡觉，我就把百叶窗拉上，这样你就听不见唐·克列斯波的收音机了。”

“不用，就开着吧。”奥利维拉说道，“正在播放法鲁^②。”

“都五点了，”塔丽姐说道，“你不想睡一会儿吗？”

“再给他换一块敷布吧，”特拉维勒说道，“看样子敷布能使他轻松些。”

“他都快湿透了。”赫克列普顿说道，“要不要我下去买份新闻画报来？”

“好的，”奥利维拉说道，“再带包香烟来。”

① 本书第一三三章有所描述。

② 拉美音乐家。

“他睡觉可真困难，”特拉维勒说道，“不过今晚他可要沉睡下去了，奥维赫罗给他开了双倍的剂量。”

“听话，宝贝，”赫克列普顿说道，“我马上就回来，今天晚上我们吃烤牛肉，想不想吃？”

“还要杂拌沙拉。”奥利维拉说道。

“他的呼吸好多了。”塔丽姐说道。

“我还要给你做牛奶米饭。”赫克列普顿说道，“你刚进家的时候，脸色可难看了。”

“我乘的电车太挤了，”奥利维拉说道，“你是知道的，八点半车厢是什么样的，再加上天又这么热。”

“你真的认为他会睡得着吗，玛努？”

“我是想这样认为的。”

“那我们上去看看团长吧，他在等着开除我们呢。”

“我妻子非常恼火。”费拉古托说道。

“那三个人太没礼貌了！”古卡喊道。

“那三个人可是大好人。”奥维赫罗说道。

“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罗梅利诺说道。

“他不认为需要有一支重型手枪。”18号说道。

“回屋去，不然我让人给你灌肠。”奥维赫罗说道。

“打倒狗！”

(—131)

59

于是，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就钓不能食用的鱼。为了不让鱼腐烂，他们沿着海滩立起几块牌子，命令钓鱼者一旦钓上鱼来，就把鱼埋在沙子里。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①：《忧郁的热带》

(—41)

^①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1908—)：法国人类学家，是把结构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前驱之一，著有《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忧郁的热带》等。

60

莫莱里曾想开列一个从来未写进他已发表的作品中以示谢意的名单，但他只留下了若干名字：杰里·莫尔·摩顿、罗伯特·穆齐尔^①、铃木大拙^②、莱蒙德·鲁塞尔^③、库尔特·施维特斯^④、维依拉·达·席尔瓦、芥川^⑤、安东·韦勃恩^⑥、葛兰苔·嘉宝^⑦、何塞·莱萨玛·利马^⑧、布纽尔^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⑩、博尔赫斯、米肖^⑪、迪诺·布扎蒂^⑫、玛克斯·恩斯特、佩夫斯纳^⑬、吉尔迦美什^⑭、加西拉索^⑮、阿辛博多^⑯、

① 罗伯特·穆齐尔 (1880—1942)：奥地利小说家，著有《没有个性的人》等。

② 铃木大拙 (1870—1966)：日本佛教学者，著有《禅与精神分析》等。

③ 莱蒙德·鲁塞尔 (1877—197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著有《非洲印象》等。

④ 库尔特·施维特斯 (1887—1948)：法国画家，擅长拼贴画。

⑤ 芥川龙之介 (1892—1927)：日本作家。

⑥ 安东·韦勃恩 (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首次使用十二音律的作曲家之一。

⑦ 葛兰苔·嘉宝：美国女影星。

⑧ 何塞·莱萨玛·利马 (1912—1976)：古巴作家，作品有《天堂》等。

⑨ 路易斯·布纽尔 (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

⑩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1900—1971)：美国爵士乐小号手、作曲家、歌唱家，古典爵士乐的创始人。

⑪ 亨利·米肖 (1899—1984)：比利时诗人。

⑫ 迪诺·布扎蒂 (1906—1972)：意大利作家，著有《黏土的沙漠》等。

⑬ 佩夫斯纳 (1886—1962)：俄裔法国画家、雕塑家，作品有《白色的和谐》等。

⑭ 吉尔迦美什：古苏美尔乌鲁克王 (约前 2700—约前 2680)，其功业记载于《吉尔伽美什史诗》。

⑮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 (1539—1616)：秘鲁作家、史学家，著有《王家述评》等。

⑯ 阿辛博多 (1527—1593)：意大利画家。

雷内·克莱尔^①、皮埃罗·迪·柯西摩^②、华莱士·史蒂文斯^③、依萨克·迪内森^④、兰波、毕加索、卓别林、阿尔班·贝尔格^⑤和其他人的名字用一道细细的线删掉了，仿佛引用他们就太明显了。但归根到底，所有的名字都太明显了，因为莫莱里并未决定把这名单都包括进他那儿几卷作品中去。

(—26)

61

莫莱里未完成的笔记：

我永远也不会放弃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有一阵耀眼的爆破贴在我的脸上，缠绕在我的手指间，并向光线逸去，也使我朝着一切异我闯去，或是使异我闯入我本人。这好像是一种在完全无时间无空间的光线中既能凝固，也能溶化的无限透明的某种东西，也好像是一扇嵌有蛋白石和钻石的大门，通过这扇大门，人们就可以开始成为真正存在的那个东西，以及不想存在，不善于存在，也不能存在的那个东西。

① 雷内·克莱尔（1898—1981）：法国电影导演。

② 皮埃罗·迪·柯西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

③ 华莱士·史蒂文斯（1879—1955）：美国诗人，著有《黄风琴》等。

④ 依萨克·迪内森（1885—1962）：丹麦女作家，著有《非洲回忆》等。

⑤ 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无调性音乐创始人之一。

在这种渴望、这种怀疑之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确实有一种困惑。在这充满资料和回忆的文件夹中，在这使我失掉时间碎片和皮肤碎片的狂热中向我提供日日夜夜的智慧这一代用品面前，这种困惑愈来愈大。这一代用品还告诉我，在某种迹象之下，远离迹象，存在着贴在我脸上的另一种迹象，使我具备一种混有幻觉的预见性，并对我在街上、在岁月中具有的虚假的活动自由加以揭露。

既然我仅仅是在将来时间中随便一个点上就已腐烂的肉体，既然我仅仅是一把不合时代潮流地进行写作的骨头，那么我感到这个肉体正在呼唤自己，要求自己的良知进行一次不可想象的手术，使肉体不要腐烂下去。我这个肉体能够预见这样一种状况：当它否认自己是个肉体，同时也否认其客观相关物是客观相关物的时候，它的良知就会对肉体之外、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状况做出让步，而这个世界又将成为进入存在的真正入口。我的肉体将会存在，但不是我这个莫莱里的肉体，不是这个在1950年就已腐烂于1980年的我了。我的肉体将会存在。因为在光明（怎样称呼这一贴在脸上的纠缠不清的把握性呢）之门的后面，存在将成为事物，而肉体……还有肉体 and 灵魂，我和异我，昨天和明天，一切都取决于……（此处删去一句）。

忧伤的结尾：经历一次短暂的顿悟^①，一切就都解决了；但是为了达到顿悟，则必须从里里外外的历史原路上退回去。对我来说，这太迟了，我现在只能作为意大利人死去，作为西方人看待事物，在愉快的早晨喝一小杯咖啡^②。

（—33）

① 原文为日文音译。

② 原文为法文。

62

有一段时间，莫莱里想到了一本书，还为此作了几段零散的笔记，最能扼要说明此书内容的笔记这样写道：“心理学，这个字眼有着一副老太婆的面孔。一个瑞典人对思维的化学理论*进行了研究。化学、电磁学、活物质的神秘流动，这一切都使人回想起那个奇异的概念：神力^①。这样，在社会行为之外，可以设想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性质的相互作用，还存在着一种某些人激发并受害的台球游戏，还存在着一种没有俄狄甫斯^②，没有拉斯蒂涅^③，没有淮德拉^④的戏剧。在人物的良知和狂热只是在后来才遭到危险的情况下，这种戏剧也可以叫做无人称戏剧。仿佛只具有初级水平的人才能把卷入戏剧中的人物群这个线团缠上又解开。为了让那瑞典人高兴高兴，也可以说某些人是在无意中切入别人的深层化学中的，反之亦然，这样一来，那些最为奇怪、最为不安全的连锁反应、裂变和嬗变就运转起来了。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进行一次可爱的推断，就能征集到一群自以为具有心理反应的人，当然，这心理反应是指这一古老的字眼的经

① 美拉尼西亚语为 mana，中太平洋诸岛土著宗教的基本观念，指一种无人称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自然力量或物件起作用，能被人获得、遗传、转移或丢失。获得神力者可使别人得福或遭祸。

②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无意中杀父娶母，后真相大白，悲愤中刺瞎自己双眼，流浪而死。

③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贫穷而野心勃勃。

④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诱惑其丈夫前妻之子遭拒绝而自杀，但留遗言诬其养子曾欲强奸她。

典意义，但这字眼只能代表活物质流动的一个要求，只能代表我们以前称之为欲望、好感、意志、信念那些事物之间无限的相互作用的一个要求。而这些无限的相互作用是作为不可简化为理性的或不可描述的某种事物而出现于此的，譬如移民的力量，当然是外国移民了，这种力量为了获得居住权利而蓬勃发展，这就是高于我们个人本身的一种求索，反过来这种求索又利用我们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含混的需要，需要避开智人的状态而走向……什么人？智人这个词也是个老太婆样子的词。在使用这些词，并使之具有某种意义之前，要把它们彻底地洗一洗。

“我要是写那本书，那么用顺应世俗的心理手段就会无法解释那些标准的社会行为（包括最异常的行为，及其最高的等级）。行为者似乎患有神经病，或完全是个白痴，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无力进行一般的挑战 and 应战^①，诸如爱情、嫉妒、善心等等，而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智人在最原始状态中所保留的东西可能仍在吃力地为自己打开一条路，就像第三只眼睛“在额骨下吃力地眨眼一样。一切都仿佛是一种苦闷、焦躁、不断的离乡背井、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困惑地在其中退让的领土。爱虚荣的人可能在互相拆卸，或互相装配，或互相辨认，而不去怀疑在他们之中，通过他们，并且为了他们，生活正在企图改变密码，也不去怀疑这个几乎不可思议的企图正在人类中诞生，就像在过去理性密码、情感密码、实用主义密码曾逐一诞生一样。在连续性的每一次失败之后就会向最后的变异靠拢一次，人类只不过一面在语言、行为、溅满鲜血的快乐和其他与此相似的题外废话间挥手，一面寻求存在，设计存在而已。”

* 巴黎《快报》，无日期。

两个星期以前，哥德堡的一位瑞典生物神经学专家，霍尔吉·希登，向在旧金山集会的世界最杰出的专家们提出了他关于思维过程的化学本质这一理论。希登认为，进行思维、回忆、感知或采取一项决定这些事实的表现，

^① 原文为英文。

是由于在人脑中，在联结大脑和其他器官的神经中出现了神经细胞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制造出来的某些特殊的分子……该瑞典研究小组从兔子身上尚存活着的组织中精心地分离出两种细胞，重量为一万亿分之一克，经过分析还发现了这些细胞在各种情况下利用其热量的方式。

这些神经细胞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传播神经的刺激，而这种传播是通过瞬间的电化学反应进行的。要抓住一个正在发挥此种作用的细胞是很困难的，看起来瑞典人是通过正确使用各种方法达到此目的的。

经证实，刺激是表现在神经细胞中某种蛋白质的增加上的，这些蛋白质分子则根据信息的不同性质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周围细胞的蛋白质数量则有所减少，好像是为了使神经细胞获益而牺牲自己的贮存物质。据希登说，蛋白分子含有的信息随即就转变为一种刺激，由神经细胞传送给相邻的器官。

希登认为，人脑之所以具有高级功能——记忆和理性思维的能力，是因为蛋白分子对每种不同刺激都能做出不同的特殊反应。人脑的每个神经细胞拥有几百万活物质的核糖核酸分子，由于分布不同而区别于构成它们的单元素。每个特殊的核糖核酸分子（即 RNA）都同一个固定的蛋白质相适应，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核酸赋予神经细胞以它即将构成的蛋白分子形式，根据这位瑞典科学家的看法，利用这些蛋白分子就能解释思维的化学性质。

这样，记忆可能与人脑中核糖核酸分子的排列有关，因为这些分子起着现代电子计算机中的打孔带的作用。例如，耳中听到 mi 这个音符所产生的相应刺激迅速地从神经细胞传到另一个神经细胞，一直传到含有 RNA，并与此种刺激相应的神经细胞之中。这些细胞立即就制出一些由此种酸控制的相应的蛋白分子，于是我们就能听到上述的音符。

思维之所以丰富多彩，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即人脑平均由一百亿神经细胞组成，每个神经细胞又由含有各种不同酸类的分子组成，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就产生了一个天文数字。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能说明为什么人脑里还未能发现每个高级功能的明确而固定的特殊区域；另外，由于每个神经细胞拥有核酸分子，所以它能参与不同的思维过程，并能够引起对不同的思维和记忆的联想。

** 黄的注释（用铅笔）：为了暗示他所指的方向而苦心选择的比喻。

（—23）

63

“你别动，”塔丽姐说道，“我是在给你做冷敷，又不是给你抹硫酸。”

“这冷敷好像有电。”奥利维拉说道。

“别说傻话。”

“我正看见五光十色的闪光，好像是诺尔曼·麦克拉伦^①的动画片。”

“把脑袋抬起来，枕头太低了，我给你换一个。”

“你还是让枕头安静安静，给我换个脑袋吧。”奥利维拉说道，“必须承认，外科手术还处在哺乳期。”

(—88)

^① 加拿大动画片制作人。

64

有一次二人在拉丁区碰见了，波拉正在看人行道，许多人也在看人行道。他也只得停下来欣赏人行道上画的拿破仑像，旁边还画着绝妙的沙特尔教堂。再远一点画着绿色的田野，上面有一匹母马和一匹小马。作画的是两个金发少年和一个印支女孩。粉笔盒中装满了十和二十法郎的钱币。其中一个作画的男孩不时地弯下身去在细节上补上几笔，不难看出，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施舍就随着增加。

“他们使用的是珀涅罗珀^①的手法，但事先并不真正拆掉。”奥利维拉说道，“你瞧那位太太，在小琮琮伏在地上给画中那蓝眼金发女郎补上几笔的时候，她才解囊掏钱。只有劳动才能感动人们，这就是事实。”

“你说那个女孩叫琮琮？”

“谁知道呢，她那脚脖子挺好看的。”

“费了这么大劲，可今晚清洁工一来就都完蛋了。”

“好就好在这里。彩色粉笔——污秽物的形象——这就可以成为一篇论文的题目。如果市政府的清洁女工在清晨没把这些画擦掉，琮琮也会亲自提来一桶水冲掉，但真正冲洗干净的只是每天早晨刚画上去的。人们给了钱还不知道受了骗，因为这些画从来没擦掉过，只是

^① 希腊神话中尤利西斯的妻子，丈夫出征期间，不少人追求她，她说要等她织完一块布才能做出选择，但她白天织，晚上拆，始终没有织成，终于等到丈夫归来。

换了人行道和粉笔的颜色，他们只是用手，用粉笔狡猾地比划比划而已。话又说回来，一个男孩挥手比划了一个早晨，他应该有权像画一幅拿破仑像那样得到十个法郎。当然，我们还需要证实一下。瞧，他们就在那儿，你给他们二十法郎，别吝啬。”

“我早给过了。”

“太好了。实际上这些钱币我是放在死人嘴里的，一种抚慰性的施舍，对转瞬即逝事物的一种敬意，因为这座教堂只不过是粉笔造出的幻影，一股水就可以立即把它冲掉，钱币放下了，教堂明天就能再生。我们是在为永垂不朽而付钱，为持续的存在而付钱。不付钱！也不要教堂！喂，你也是粉笔画的吗？”

波拉没有回答。他把手臂放在了波拉的肩上。在慢慢地向多菲内路荡去之前，二人先在米什大道上来回溜达了几趟，一个蓝色粉笔的世界在周围旋转，把二人卷入了粉笔世界的舞蹈之中。炸土豆是黄色粉笔画的，葡萄酒是红色粉笔画的，苍白宁静的天空是蓝色粉笔画的，河边是浅绿色粉笔画的。为了不让教堂消失，二人会再次把钱币投入装有香烟状粉笔的盒子里，这一举动可能决定教堂被擦掉之后会再次存在，被水冲洗走之后会再用黑、蓝、红三色的粉笔一划一划地被画上。多菲内路是用灰色粉笔画的，楼梯是用褐色粉笔精心画的，房间是用浅绿粉笔以一种狡猾的不稳定的线条画的，窗帘是用白色粉笔画的，床上放着的墨西哥斗篷，是用各色粉笔画的，墨西哥万岁！爱情，画出它的粉笔渴望有一个大头针把自己钉在现时之上，爱情是散发香味的粉笔画的，口唇是橘红色粉笔画的，悲伤和厌倦是无色粉笔形成的一种看不见的粉末打着旋画的。这些粉末最后落在睡意蒙眬的面孔上，落在筋疲力尽的粉笔所画的肉体上。

“你伸手一抓，甚至只要一看，一切就都毁掉了。”波拉说道，“你就像可怕的酸类，我很怕你。”

“我不过稍微用了一点比喻，你就往心里去了。”

“并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你那说话的方式……我也说不清，好像一个陷阱，有时我觉得我会从你的怀抱中滑落，落入井中。一个

人最糟的就是梦见自己落入空处。”

“也许是这样，”奥利维拉说道，“你还不是完全不可救药。”

“噢，让我安静安静吧，你要懂得，我知道如何生活，我这样生活就很好，这里有我的东西、我的朋友。”

“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有哪些东西和朋友。这对你会有帮助的。你要紧紧抓住这些东西和朋友的名字，这样你就不会滑落了。那边是床头柜；窗帘在窗子上，也没有动；杂志还是原来的那几期；酒，我也不知道还有几瓶。还有你妈妈，经常从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给你写信。一切都很好。”

“你太让我害怕了，美洲魔鬼，”波拉紧贴着他说道，“我们不是约好在我家不要谈论……”

“彩色粉笔。”

“和一切有关的事。”

奥利维拉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朝床头柜上那一折为二的纸片看了一眼。

“是让你去做检查？”

“是的，让我马上去做检查。你摸摸我这里，比上星期又恶化了。”

天色几乎完全黑了下来。波拉很像勃纳尔^①绘画中的人物，她躺在床上，从窗子透进来的那黄昏最后一缕黄绿色光线射在床上。“清晨的清洁女工，”奥利维拉一面俯身去吻她一只乳房上她刚才用食指指过的部位，一面想道，“她们不会上到四层楼来的，还从来没有一个清洁女工或洒水女工到四楼来过，除非明天那个在人行道作画的人上楼来，把同样的东西重画一遍。这曲线多么柔和啊，可里面有个……”他终于不再想了，也终于又吻了她一小会儿，这也仅仅是自己吻自己。

(—155)

① 皮埃尔·勃纳尔 (1867—1947)：法国画家，曾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其作品具有装饰风格。

65

蛇社档案的样本：

奥西波·哥莱戈罗维乌斯。

无国籍。

满月（指的是背面，在人造卫星制造出来之前的那时候，还看不见）：是火山口、海洋，还是灰烬？

喜穿黑色、灰色和褐色的衣服。从来没见过他穿过完整的套装，有人说他有三套西服，但他总是把一套的上衣与另一套的裤子搭配起来穿。这一点验证起来并不困难。

年龄：本人说是四十八岁。

居留证^①：AC3456923（有效期为六个月，可以延长，已延长过九次，一次比一次困难）。

出生地：出生于博尔佐克（根据哥莱戈罗维乌斯向巴黎警察局所做的声明，他的出生证可能是假的。他这一推测的理由都写入了登记卡）。

出生地：在他出生的年代里，博尔佐克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很明显，他是个马扎尔人^②，但他喜欢暗示自己是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即匈牙利人。

捷克人。

出生地：可能是大不列颠。哥莱戈罗维乌斯可能出生在格拉斯哥，父亲是水手，母亲岸居。他是一次被迫靠岸的结果，一次不稳定的船舱生活的结果，是喝了烈性黑啤^①的结果，也是家住斯图尔特大街22号的那位玛乔莉·巴宾顿小姐过分崇洋媚外的结果。

哥莱戈罗维乌斯一直喜欢把他出生以前的社会描绘成为流氓无赖的世界，喜欢诋毁自己的各位母亲（根据他不同的酒醉程度，他有三个母亲），说她们都习惯于放荡的生活。赫尔佐金·玛格达·拉森斯威尔：威士忌、白兰地不断，搞同性恋，写了一篇关于爱抚^②的伪科学论文（被译成四种语言）。巴宾顿小姐：由于饮杜松子酒过度，患了外胚层质化症，最后在马耳他当了妓女。第三位母亲：对艾蒂安、罗纳法和奥利维拉来说一直是个问题。他们在同哥莱戈罗维乌斯共饮博诺莱、罗纳山或勃艮第一阿利哥特等法国名牌佳酒的时候，这位母亲总是在哥莱戈罗维乌斯的谈话中出现。她可以叫加勒，可以叫阿德加勒，也可以叫敏蒂，这要看什么场合。她在黑塞哥维那或那不勒斯自由自在地生活；随轻歌舞^③团去美国演出；在西班牙她是第一个吸烟的女人；在维也纳歌剧院门前卖紫罗兰；发明各种避孕法；因患斑疹伤寒差点死去；她还活着，住在乌埃尔达，但瞎了眼；在萨尔阔依—塞洛同沙皇的司机私奔；在闰年她为儿子驱魔；研究水疗法；同一位蓬图瓦兹^④的神父有着暧昧关系；哥莱戈罗维乌斯一出生她就死了，而哥莱戈罗维乌斯很可能是她与桑托斯·迪蒙特^⑤生的儿子。他们三人还注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法国地名

⑤ 阿尔伯特·桑托斯·迪蒙特（1873—1932）：巴西著名飞行员。

意到，哥莱戈罗维乌斯在关于其第三位母亲的这些先后（或同时）经历的事件的说法中，总是提到古尔吉亚耶夫^①，对此人哥莱戈罗维乌斯总是在敬仰与厌恶之间摇摆不定。

(—11)

66

莫莱里的两个侧面：布法与白居谢^②的一面和文学年鉴收集者的一面（在某一时期，他把自己作品的总和称为年鉴）。

他很愿意设计某些想法，但却设计不出来。他在笔记本边沿上写下的设计都是糟糕透了的，仿佛总是执著地重复着的一条颤巍巍的螺旋体，就像桑奇^③的舍利塔^④上的那些螺旋式的装饰一样。

他为自己未完成的作品设计了许多结尾，但只留下了一个模式，那就是一页纸上只有一个句子：“实际上我是知道人不能走得太远的，因为远方是不存在的。”这个句子反反复复地写满了整页纸的四边，犹似一堵墙，一个障碍物。没有句号，没有逗号，也不留边，实际上这就是词汇构成的一堵墙，用来表示这个句子的意义：你撞上了一个障碍，而障碍的后面什么也没有。但在底部的那行靠右处，有一

① 俄国哲学家、神秘主义作家。

②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名，是对研究科学而又无方法的资产阶级的嘲笑。

③ 印度中部地名。

④ 原文为梵文，stupa 一词亦可音译为“窣堵波”。

个句子少了远方二字。一只敏感的眼睛一下子就会发现：这堵墙上在砖与砖之间留下了一个孔，光线正在从中透过。

(—149)

67

我心情愉快地一面吹口哨，一面系鞋带；突然我感到自己并不幸福。但这次我抓到了你，烦恼。我发觉你是先于任何内心结构的，先于首次的否定判断的，就像痛苦与胃那样的灰蒙蒙的颜色。几乎与此同时（实际上是在此之后，这回你可骗不了我了），理念的保留节目带着首次具有解释能力的概念打开了通道：“现在再活一天吧，等等”，接下去是“我很烦恼，因为……等等”。

思想的风帆受着从下面吹来的主要风向的推动（但下面只是个物理概念上的位置），只要风向一变（但又是什么东西使它改变了界限呢？），那扬着五颜六色帆布的小船就会马上感到幸福，“归根到底，是没有理由发牢骚的，对不对。”如此等等。

我醒了过来，看到晨曦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射了进来。我从深深的黑夜中走出来，我觉得黑夜仿佛是一种呕吐，把我本人也吐了出来。我对看到新的一天感到恐惧，因为它一出现就要无动于衷地进行每天一次的程序：恢复意识，感到光线，睁开眼睛，看到了百叶窗、黎明。

在那一瞬间，我带着那无所不在的半醒不醒的神态，对那种使得各种宗教都感到惊喜的事物所产生的恐惧感进行了衡量：宇宙那永恒

的十全十美，地球在自己的轴上没完没了的转动。真恶心，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被迫感：我不得不容忍太阳每天都出来这一事实。太可怕了，太不人道了。

在我重新入睡之前，我设想（看到）了一个塑料做的宇宙，这宇宙变幻无穷，充满了偶然性；有个富于弹性的天空，有个时而消失、时而固定、时而改变形状的太阳。

我真想打碎那坚硬的星座群，因为那是钟表神圣托拉斯的肮脏的霓虹灯广告。

(—83)

68

他刚一阿马拉瓦她的诺埃马^①，她就收拢埃尔克雷米索，于是二人陷入了伊德罗穆尼奥斯，陷入了野性的安博尼奥斯，陷入了粗鲁的苏斯塔洛斯。每当他企图舔拉斯英格佩鲁萨斯，她就哀怨地卷入格里马多，于是他只得把脸恩布尔肖纳尔塞朝向诺洛。他感到拉斯阿尔尼亚斯一点一点地塞埃斯佩胡纳万，这样，二人就逐渐地阿佩尔特罗南多，列杜普里缅多，直到他像埃尔格马尼纳的埃尔特里马尔西亚托那样躺了下去，一些卡利亚孔西亚的费鲁拉斯流了出来。然而，这并不

① 本章几乎全部是用克里语写的，作者意在取得音响效果，在翻译时也只能采取音译的办法，但从其中有意义的部分上可以看出这是对做爱场面的描写，另外有些克里语用了有意义的字根如喘气、高潮等，也使我们能读出这一点。

过是个开头，因为她在某一时刻塞托尔杜拉瓦洛斯乌尔加里奥斯，任凭他把他的奥尔费鲁尼奥斯凑上来。二人刚一塞恩特列普鲁马马万，就有一种仿佛乌鲁柯尔迪奥似的东西把二人恩克列斯托里亚瓦，把二人埃克斯特拉尤克斯塔瓦，并且帕拉莫维亚。突然出现了埃尔克里农、拉斯马特里卡斯的拉埃斯特尔福罗萨孔布尔坎特，出现了奥尔古米奥的哈德奥延特恩博卡普鲁维亚，在一种索布列乌米迪卡中阿柯保萨中感到了梅尔帕斯莫的埃斯普罗埃米奥。哎喔哎！哎喔哎^①！二人在穆列特洛克的顶峰上沃匀波萨多斯着，并佩尔利诺斯地、马鲁洛斯地感到了巴尔帕拉马尔。埃尔特罗克颤抖着，马里奥普鲁马斯筋疲力尽了，一切都在一种深深的皮尼塞中，在阿尔古登迪达斯加萨斯的尼奥拉马斯中，在几乎残忍的卡利尼亚斯中塞列索尔维拉瓦，这一切把二人奥尔多佩纳万，一直到了贡菲亚的尽头。

(—9)

① 希腊神话中女祭司们呼唤酒神的声音。

69

(《列诺维柯》报，第五期)

又一人自戕身亡^①

《正字法》杂志刊载了阿道尔夫·阿维拉·桑内斯中校（后来为了让他离开军队，又晋升他为上校）于三月一日在圣·路易斯·托波西^②逝世。看到这一消息，我们甚为震惊，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我们没有消息说明该上校是死在床上的，另外，我们在很久以前就把他归在我们自杀者朋友一类里了。有一次《列诺维柯》报也谈到了在他身上观察到的某些迹象，只是阿维拉·桑内斯不是像反教权作家吉耶莫·德洛拉那样拿起左轮自杀的，也不是像法国世界语学者欧亨尼奥·兰迪纳那样用绳子自缢身亡的。

阿维拉·桑内斯是个值得注意、值得赏识的人物。作为士兵，他有着很强的荣誉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军队都把他引以为荣。他抱着崇高的忠诚观念直奔战场。作为有文化的人，他教导过年轻人和成人。作为思想家，他为各报写过许多文章，还留下了几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包括《军营箴言》。作为诗人，各种诗体，他都

① 本章用“伊斯帕美利卡”语写成。

② 墨西哥州名。

运用自如。作为画家，铅笔钢笔兼擅，还曾赠送我们若干幅作品。作为语言学家，他热衷于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语、世界语和其他各种语言。

总而言之，阿维拉·桑内斯是个善于思考、善于行动的人；是个有道德、有文化的人。这就是他一生的总结。

关于他一生中的另外一面，人们对他也有一些微词。当然，在揭开他私生活的面纱之前，人们不免有些犹豫，然而名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而阿维拉·桑内斯正是名人。如果我们把钱币的反面掩盖起来，我们就会陷入前面指出过的错误，作为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我们应该打破一切顾虑。

我们是在 1936 年前后，在新莱昂州^①的利纳雷斯认识阿维拉·桑内斯的，后来又在蒙特列尔他家中跟他打过一次交道。看起来他的家庭兴旺、幸福。几年后我们又在萨摩拉拜访他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就完全变了，我们发现他的家庭破败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第一个妻子弃他而去，接着几个子女也各奔前程。后来他在圣·路易斯·托波西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姑娘，该姑娘对他产生了好感，并同意与他结为夫妇，于是他又建立了第二个家庭。比起第一个家来，这个家能够以忘我的精神来忍受他，最后也没有抛弃他。

首先，阿维拉·桑内斯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了呢？是神经紊乱，还是酒精中毒？我们也不清楚。不过两者加起来确实足以毁掉他的生活，并构成他死亡的原因。一个晚期病人，在我们知道他是迅速走向其不可避免的人生终点的自戕者之后，我们就宣布了这个人已无可救药。当人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毫无疑问地走向其最后悲剧式的末日的时候，宿命论就起作用了。

死者一直相信来生。如果他证实了确有来生，但愿在来生真我们全体人类都向往的幸福，尽管这幸福有着不同的特点。

(—52)

① 墨西哥州名。

70

“当我处在自己的第一因^①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帝……我爱我自己，除此我无所爱，我之存在就是我之所爱，我爱我的存在，我游离于上帝和一切事物之外……为此，我恳求上帝使我摆脱上帝，让我们孕育真理并永恒地享受真理。凡是至高无上的天使、苍蝇和灵魂在其中成为同类的地方，那就是我存在的地方，就是我爱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就是我之所爱的地方……”

爱克哈特大师^②：训诫《祝福你，可怜的灵魂》

(—147)

① 指上帝，即上帝存在的本身就是其存在的唯一原因，不需用其他原因解释。与之相对的是第二因，指上帝以外的原因。

② 约翰·爱克哈特（1260—1327）：中世纪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欧洲中世纪神秘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由于企图进行宗教改革，1327年被控为“异端”。

71

莫莱里的思考

找到一个千年古国、一个伊甸园、一个另外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时代所写的，并且值得一读的东西都是指向此种怀念的。阿卡狄亚情结、重返伟大的子宫、回到亚当时代、善良的野蛮人（还有……）。失去的乐园，正是由于寻求你，你才失去，而我，则永远失去了光明。你还是干脆去寻找孤岛（请参阅穆齐尔），寻找印度教教师吧（如果你有钱购买巴黎到孟买的飞机票的话），要么你就干脆抓起一个咖啡杯子，翻过来掉过去地观察，但不是作为咖啡杯去观察，而是作为我们大家都钻入其中的一大群蠢驴的证明材料去观察。这样，当负责向我们简述普朗克^①和海森伯^②量子论的记者中那位最为愚蠢的记者用三栏的篇幅向我们解释一切都在震动，都在颤动，并像猫受到氢和钴的作用那样弓身欲纵，想把我们仰面推倒的时候，那你才会相信你手中之物不过是个咖啡杯。这种表述法真是粗俗

① 麦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普朗克（1858—1943）：德国物理学家，1900年提出“量子论说”，1918年获诺贝尔奖。

② 卡尔·海森伯（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1925年提出“力学量”，1932年获诺贝尔奖。

可笑，真的！

咖啡杯是白色的，善良的野蛮人是褐色的，普朗克是个了不起的德国人。在这一切的背后（总是背后，要相信这是现代思潮的关键思想）就是天堂，就是那另一个世界，就是那人们啼哭着寻求的被蹂躏了的纯真，就是那聚居区的土地。所有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寻求这块土地，都想打开它的门去赌博一番。闻铃而醒，夹上体温计，放好拔火罐，一屁股（四十年来为减少痛苦一直紧夹着，但照样还疼，鞋尖照样越踢越狠。每踢一脚，出纳员、少尉、文学教员或女护士那可怜的屁股就掉一次底）被人踢去退休，这一切不是由于伊甸园，不是由于伊甸园本身，而仅仅是由于把喷气式飞机背在了肩上，把尼基塔^①、德怀特^②、夏尔^③、或弗朗西斯科^④的面孔背在了肩上。于是我们就说，智人寻找大门并不是为了深入千年古国（尽管这样也不错，确实不错），而仅仅是为了能够一进门就把门关上，然后像条心情愉快的狗一样在那里摇头摆尾，因为他知道污秽的生活那只鞋子留在了后面。他用头去撞大门也仅仅是为了叹一口气，把屁股一扭，挺直身子，开始在花园的花朵之间走动，然后坐下来观看一朵云，看上他五千年或两万年，如果有此可能，如果没人生气，如果有机会留在花园中赏花的话。

在撅着屁股爬行的人的队伍中，不时地有些人，他们不仅希望把门关起来抵御那传统的三维空间的脚踢（还不算来自理念范畴的脚踢，来自比充足理由论和其他没完没了的恼人理论这些腐朽原则更恼人的理念范畴的脚踢），而且还同别的疯子们一起认为我们并不存于世界之中，认为

① 即赫鲁晓夫。

② 即艾森豪威尔。

③ 即戴高乐。

④ 即佛朗哥。

我们的巨人双亲把我们装进了一艘海盗船，如果一个人不想树碑立传成为后人奉为楷模的祖父，那就可能从这艘船中走出来。他们还认为，如果一个人终于有勇气宣布一切都已落空，应该从头开始，那么他就像那些著名的工人们一样，其实什么都没落空。这些工人于1907年8月的一个早晨突然发觉布拉斯科山的隧道没有对准，他们很可能会从偏离南斯拉夫工人始自杜勃里夫纳所挖掘的隧道十五米还要远的地方钻出来。这些出了名的工人怎么办呢？这些出了名的工人离开了当时的隧道，来到了地面上，他们在皮尔蒙特的酒馆里进行了几个日夜的讨论，随后开始不顾一切危险地擅自在布拉斯科山的另外一处挖掘起来。他们向前挖呀，挖呀。根本不考虑南斯拉夫工人怎么样。挖了四个月零五天之后，挖到了杜勃里夫纳的南部，从一个学校教师家的浴室中钻了出来，使得这位教师大吃一惊。这一值得赞扬的榜样，杜勃里夫纳工人应该学习（尽管必须承认，那些出了名的工人并未事先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他们），而不是像许多在深更半夜把半个身子探出起居室的窗外的诗人那样，顽固地同一条并不存在的隧道连接起来。

这样说人们可能发笑，可能认为别人讲话不严肃。但实际上别人讲话是严肃的，光是发笑本身挖的隧道比地球上所有的泪水挖的隧道都多，尽管那些硬说墨尔波墨涅^①的生殖能力大于麦布女王^②的狂妄自大者们觉得这笑声的味道很不好。我们最好索性在这方面达成一致：也许有一个出口，但这出口本该是个入口，也许存在着个千年古国，但你如果躲避一次敌人攻占堡垒的冲锋，那么千年古国就不存在了。直到现在，这个世纪总是躲避着许多事物，总是

① 缪斯之一，司歌唱和悲剧。

② 英国诗人雪莱的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中的人物。

寻找着大门，有时还把门打穿，后来发生的事就不知道了。有些人可能已经看到了这点，但由于那伟大的、一时的黑色疏忽，他们去世了，被抹掉了。另外一些人则满足于小小的逃避，满足于城市的别墅，满足于从事文学或科学，满足于旅游，他们为自己设计逃避，把逃避工艺化，用调频器和尼龙尺把逃避装配起来。有些白痴还仍然相信醉酒可以成为一种手段，或许仙人球毒碱、同性恋或任何宏伟而内里空泛，但却被愚蠢地赞扬为制度，赞扬为打开千年古国之门的钥匙的东西也都可以成为一种手段。也可能在这个世界中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但依靠在惊人混乱的日子和生命中来描绘它的轮廓，我们是找不到它的；在萎缩和肥大^①中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世界并不存在，必须像凤凰那样去创造它。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却像水之存在于氢和氧一样，像你要写某种加西拉索式的十一音节诗时所需的词汇之存在于西班牙皇家学院字典的第78、457、3、271、688、75和456诸页一样。我们说世界是一个形象，必须去阅读它，所谓阅读它，我们应该理解为繁育它。有谁重视字典仅仅是因为存在着这部字典呢？既然从炼金术、渗透作用或各种单质的混合物中，贝阿特丽丝^②终于出现在河岸边了，那么为什么不能美妙地设想一下从贝阿特丽丝身上也可以诞生某些东西呢？人类的任务是多么的无用啊，他得为自己理发；每半个月都要剪报一次，不断地重复直到呕吐；给同一张桌子铺台布；修理同一个东西；购买同一类报纸；把一些同样的原则运用在同一的局势上。也许存在着一个千年古国，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到达了它那里，我们成了它，那它就不会再被称做千年古国了。在我

① 作者用的是两个医学上的名词，可以理解为“缺乏和过多”，即做事须适度。

② 即但丁所钟情的妇女。

们把历史这根鞭子从时间手中夺下来以前，在被长矛^①刺肿了的地方消下去之前，我们将仍然把美当做目的，把和平当做最迫切的愿望，当然，这都是属于大门这边的事了。实际上大门这边的事并非全是坏事，许多人找到了一种满意的生活、令人愉快的香水、高额的工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立体声音乐。既然世界很可能是有限的，历史也正在向乐观的一点靠拢，人类正在走出中世纪，进入控制论世界，那么为什么还要感到苦闷呢？一切都会好，侯爵夫人，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②。

此外，还必须是个白痴，是个诗人，必须有种失落感才能在那短期内就能完全消失的思念天堂的愁绪上浪费五六分钟的时间。国防大亨们的每次会议、科学家们的每次聚会、每颗新的人造卫星、荷尔蒙或原子反应堆都会一点点打破那虚假的希望。千年古国也许是塑料做的，这是事实，这并不是说世界一定要变成奥威尔^③或赫胥黎^④式的噩梦，而是更糟，它将成为一个符合居民意愿，令人愉悦的世界；没有一只蚊子；没有一个文盲；母鸡个头很大，可能有十八条腿；浴室是遥控的，水流根据一星期不同的日子变化着颜色；还有着国立卫生机构的细心服务，每个房间都有电视，为雷克雅未克的居民播放宏伟的热带风光；为哈瓦那居民播放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这种精明的补偿可以安抚一切造反行动，如此等等。

换言之，这是一个对有理性的人们来说令人满意的世界。

但在这个世界里会不会还剩有某个人，仅仅一个人，

① 在西班牙文中“长矛”与“直到……为止”谐音，是一种文字游戏。

②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行歌曲，原文为法文。

③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其作品《一九八四》想象在未来的高度集权社会中人的命运。

④ 阿尔道斯·列奥纳德·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天演论》作者赫胥黎之孙，作品有《美丽新世界》、《猿与本质》等。其作品真实地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没有理性的人呢？

会的，在某个角落里，有着一个被遗忘的王国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在某一次暴亡中，有着一个由于记起那被遗忘的王国而受到惩处的人；在某些人的笑声中、泪水里，有着一个被遗忘的王国的幸存者。从根本上讲，看来人类最后不会消灭人类；而是人类逃避人类，人类把人类的电子机器、恒星火箭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人类给人类使个绊子。而最后人类对人类还是没有办法。任何东西都可以消灭，唯独那对被遗忘的王国的怀念不能消灭，我们一直把这种怀念带在各种颜色的眼睛里，带在每一次的爱情中，带在一切深深地折磨我们，解放我们，而又欺骗我们的事物之中。这一切也许都是胡思乱想^①，但也可能是对无羽双足动物^②的另一个定义。

(—5)

72

“你回家了，太好了，你实在太疲劳了。”

“但这里不像家^③。”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指人类。

③ 原文为英文。

“喝一壶马黛茶吧，我刚沏好。”

“闭着眼睛喝好像更苦些，太妙了。你是不是看看杂志，好让我睡一会儿。”

“好吧，亲爱的。”赫克列普顿抹了抹眼泪说道，然后纯粹是出于服从，找了本《田园诗》，尽管她从来未能读懂过。

“赫克列普顿。”

“什么，亲爱的。”

“你不要为此担心，小老太婆。”

“当然不，可爱的人儿。等等，我再给你换块敷布。”

“过会儿我就起来，我们可以去阿尔玛尔科大街转转，也许电影院在放彩色音乐片呢。”

“明天再去吧，亲爱的，你现在最好是休息。你进门时那脸色简直……”

“这就是职业，有什么办法。你不必担心，你听，下面的‘一百比索’又唱了。”

“在给它换食，这上帝的小动物。”赫克列普顿说道，“这鸟倒是懂得感恩知报。”

“感恩知报，”奥利维拉重复道，“你瞧，它要感谢把它关进笼子里的人。”

“动物可不懂这个。”

“动物。”奥利维拉又重复了一遍。

(—77)

73

对，可有谁能够治愈我们那无声之火，治愈我们那夜晚走出斑驳的大门和狭小的门道，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治愈我们那舔着石块，在门框中窥视的无形之火呢？它在暗中窥视我们怎样做才能洗掉这甜蜜的炙伤。这炙伤在继续蔓延，在与时间、回忆以及把我们粘在此处的黏乎乎的物质结成联盟，以便长期停留下去，以便温柔地烧炙我们，直到把我们烧成灰烬。那么，我们最好像猫和苔藓那样妥协，立即同粗嗓门的看门女人，同坐在窗前一面玩着树枝一面进行窥视的那面孔苍白、形同受罪的孩子们建立友谊。火不停地燃烧着，我们在忍受着那像水果逐渐成熟一样在发展着的中心炙伤，我们最好成为那在无穷无尽的石块堆中燃烧着的、跳动着的火苗。我们最好在黑夜般的生活中就像白痴盲目地服从循环作用那样行走。

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否就是我们穿过永远无误的方程式和顺从的机器，朝着欺骗跑去时进行的写作。然而，自己问自己是否善于找到习俗的另外一面，或随着快乐的控制论的大流走是否更有价值，这不是又搞文学了吗？反抗、服从、焦虑，这都是些人间食物，都包含着二元论：阴与阳，不是静观就是积极行动^①；不是卷起的燕

^① 原文为德文。

麦就是具有野鸡味道的石鸡；不是拉斯考^①就是乔治·马修^②；词语摇来摆去，多么像吊床啊，真是口袋里的辩证法，睡衣里的暴风雨，起居室内的灾难。自己问自己可能选择什么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把可供选择的事物弄得走形，搅得混乱。啊，是；啊，否；啊，这是……看起来选择似乎不可能是辩证的，似乎提出选择就是糟蹋选择，也就是伪造选择，也就是把选择变为另外一种东西。在阴与阳之间有多少永恒？从是到否有多少个也许？一切都是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杜撰出来的神话，能够安抚诚实的真理拥有者的真理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可能拥有的真理必须是杜撰，也就是说，写作、文学、绘画、雕塑、农业、渔业，等等……这些世界上的一切学问^③。各种价值都是学问：圣洁是一种学问，社会是一种学问，爱情是纯粹的学问，美更是学问中的学问。莫莱里在某一本书中讲到一个那不勒斯人。这个人成年累月地坐在家门口看着地上的一颗螺丝钉，到了晚上 he 就把螺丝钉捡起，放在床垫底下。这螺丝钉先是引起了邻居们的嘲笑、捉弄，继而是公愤，邻居们开了一个会，说这是对公民义务的破坏。最后他耸了耸肩，大家就和解了。螺丝钉又造就了和平。每个人在走过街道的时候都斜视一下那螺丝钉，感到螺丝钉就是和平。后来这个人昏厥而死，当邻居们赶来的时候，发现螺丝钉不见了。原来一位邻居把它藏了起来，也许一开始他是偷偷地拿了出来，看了看，就藏了起来，接着他就去工厂了，但总是有某种搞不清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暗自的责备。只有在他拿出螺丝钉进行观察时，他才能镇静下来，他观察着，等听到脚步声他才匆忙地藏起来。莫莱里心想，那螺丝钉大概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种神祇什么的，但这个解释又太容易了。也许错误在于，只是由于那东西具有螺丝钉的形状这一事实，大家才承认它是颗螺丝钉。毕加索拿起一只玩具汽车，把它画成了狒狒的下巴，也许

① 法国多尔多涅省的一个石窟，内有史前壁画。

② 乔治·马修（1921—）：法国抽象派画家。

③ “学问”系作者利用上述各字的字尾 -tura 所造，字尾 -tura 在西班牙文中有“动作”、“结果”之意。此处姑且译为“学问”。

那个那不勒斯人是个白痴，但也可能他在杜撰着一个世界。从螺丝钉到一只眼睛，从一只眼睛到一颗星辰……为什么一定要向伟大的习俗投降呢？人们可以选择做什么学问，选择杜撰什么，也就是说可以选择螺丝钉或是玩具汽车。巴黎就是这样把我们毁掉的。一点一点地、令人愉快地毁掉的，在古老的花丛间，在被葡萄酒玷污的纸制桌布间，以其从斑驳的大门走出来，在大街上奔跑的那无色之火把我们辗得粉碎。一种杜撰出来的火、一种炽烈的学问、一个不完善的种族装置、一座本身就是颗大螺丝钉的城市、一件塞纳河这根线在夜间穿过其针眼的可怕的大针、尖刀之类的刑具、在挤满愤怒燕子的笼子里进行的垂死挣扎，这一切都在烧炙着我们。我们在自己制造出来的事物中燃烧，这是了不起的道德上的诚实，是来自凤凰的最后挑战。没有人能够治愈我们这无声之火，没有人能治愈我们这夜晚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我们是不可救药的，完全不可救药的。我们选择伟大的螺丝钉作为学问，我们向它曲身弯腰，走进它，然后又杜撰它。每天，随着葡萄酒在桌布上染上的每一块酒迹，随着苔藓在罗安大道的清晨上印上的每一个吻痕，我们就杜撰着自己，燃烧着自己，从里到外地燃烧。也许这就是一种选择，也许词语正包含着这一切，就像餐巾中包着面包，索性就让香味、膨胀的白粉，连同没有否的是、没有是的否、没有阴间的白日、没有要么是善要么是恶的日子都安安静静地留在里面一样。

(—1)

74

莫莱里把自己眼中的不满现实者的形象记在一张纸片上，用一个大头针别在洗衣店的账单上：“他既承认卵石，也承认半人马星座中的贝塔星；从纯粹乏味的东西到纯粹过分的东西，他一概承认。这种人在低频率中活动，也在高频率中活动，故意对中频率表示轻蔑，所谓中频率，就是人类精神汇集处的普通区域。他不能对付周围的环境，就转过身去，置之不理；他不能加入到为对付周围环境而斗争的人群中去，就认为这种对付纯粹是以另一种既偏袒又不能容忍的方式取而代之而已，于是就耸耸肩一走了之。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在琐碎的事中，在幼稚的事中，在一段细绳中，或是在斯坦·杰茨的独唱中找到满足感这一事实就说明一种可悲的精神贫困化。他的朋友并不晓得还存着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一直对回避、逃跑和躲藏这一核心的依靠。但追求是无止境的，就是这种人死了，也永远不会结束，因为这种人的死亡绝不是中间区域的消亡，也绝不会是人们用听齐格弗里德葬曲的耳朵来听的那些频率的消亡。”

大概是为了纠正这段笔记中的激烈口吻，莫莱里又在另外一张发黄的纸片上用铅笔涂了一段话：“卵石和星辰，这两个形象真是荒唐。然而与滚动的卵石的密切接触，有时就能接近一条通道，在手与卵石之间就会颤动着一个时间之外的和弦。闪闪发光……（字迹看不清楚）……这也是半人马星座的贝塔星；名称、体积都会退化，溶

化，不再是科学企图让它们成为的那种东西。这样，人们就可以处在纯粹是……（是什么？是什么？）的某种情况之中：一只颤抖的手，在握住一块透明的石头，这石头也在颤抖，颤抖。”（再往下是用墨水写的：“这并不是多神论，也不是美妙的幻想，更不是朝上落下，落在海边燃烧着的天上。”）

在另外一处，莫莱里作了这样的说明：“谈论低频和高频就是再次向外来的偶像^①让步，向科学的语言让步，向西方的幻想让步。对我眼中的不满现实者而言，愉快地制造一个木桶，然后登上木桶，让在场的小孩们开心，这并不是一个低下的职业（低是对高而言，正如少是对多而言一样，如此等等），而是与各种纯因素的偶合。因此就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和谐，一种帮他度过余生的满足感。同样，思念的时刻，推动他使他与某种可能是他的天堂的东西进行短暂的接触的那幸福的出神时刻，对他来说并不代表比制造木桶这一事实更为高级的一次经历。这好像是一种结局，但并不是结束在高处或远处；也不是一个能暂时理解的目标，一个在其中完成了令人致富的剥削过程的通道。这一切可以在他坐在厕所的马桶上的时候发生，特别是在他夹在女人大腿中间的时候发生，在烟雾中，在文章阅读了一半的时候发生。通常说来这些文章由于出现在照相凹版印刷的文绉绉的星期日版的报纸上而不那么受欢迎。

“在日常琐事方面，我这位不满现实者的态度则变成了排斥一切带有他人想法，带有背叛意味，以及带有建立在恐怖和虚假互利基础上的群居结构意味的事物，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为鲁宾逊。他并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但他仅仅接受男女众生中尚未被社会上层建筑塑造过的那部分人，尽管他自己的半个身子已然陷入模具之中。这点他很清楚，但这种清楚是主动的，不是随着口令迈步的那种屈从。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用空着的那只手打自己的嘴巴，在空闲的时候则打别人的嘴巴，而别人就三倍地加以回击。他用自己跟情人、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朋友、债主和官员们之间发生的纠葛占满了自己的时间，而在剩下的不多的空余时间里，他就放纵自己，使得别人大为震惊，结果总是造成引人发笑的小小灾难，当然这也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要看他的这一野心在多大程度上才能实现。另外一类的放纵则较为隐蔽，较有顾忌，是精心加工的，那就只有他本人（也不尽然）才能了解其玩法了。”

75

在过去的时光里，他感到自己处于帝王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感觉确实非常美妙。那种生活方式很适于作十四行诗，同星辰对话，也很适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晚苦思冥想，在科隆河畔的茶会上或外国学者的讲座上表现歌德式的沉着冷静。一个这样生活的世界，一个人们喜欢的世界此时仍然在包围着他，这个世界的美丽、洁净和富于建筑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感觉到那使他孤立于这一古罗马骨灰盒的距离，奥利维拉不得不苦笑着效法那些昨日受到赞扬的语句和奢华的节奏，效法宫廷中的讲话和缄默的方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胆怯的首都，他又感觉到棱角被谨慎地磨平，而且被称做件好事。此外他又一次感觉到那包括老老少少的呼声的自负感得到了肯定，这种自负感使他把眼前的事物当做真正的事物接受下来，把临时代用品物当做……当做，当做……（奥利维拉站在镜前，用手攥紧牙膏管，冲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又爆发了一阵大笑。他没有把牙刷放进自己的嘴

里，而是用牙刷在镜中自己的嘴上仔仔细细地抹上一段粉色的牙膏，然后在上面画了一个心的形状，接着又画了手、脚；写了字母、脏话。他一面又画又写，一面用牙刷敲打着牙膏管在镜前来回跑动，笑弯了腰，直到赫克列普顿拿着一块海绵忧伤地走了进来，如此等等)。①

(—43)

76

波拉的特点是她那双手，而且一贯是这样。黄昏时分，奥利维拉穷极无聊，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一张报纸看了又看，胃里仿佛有一个啤酒瓶盖在轻轻地摇动。一个人准备随便什么事都干的时候，那他就有可能陷入怠惰和懒散设置的圈套中。忽然，他看到一个女人正在打开手袋准备付奶油咖啡钱，她的手指摆弄了一会儿手袋上那总是出问题的拉链，给人的印象是那拉链仿佛是在守卫着黄道宫的入口。等到那女人的手指找到了滑开那黄色细链齿的方法，并转过身去把拉链拉开的时候，一种突然袭击的感觉将会使得沉浸于苦艾酒和环法车赛的顾客们眼花缭乱，要么就仿佛把这些顾客吞掉，仿佛一个衬有紫色天鹅绒的漏斗把全世界都吸过去，把卢森堡公园、苏弗洛路、凯－吕萨路、卡普拉德咖啡馆、梅迪齐池塘、亲王先生路统统吸过去，把一切

① 本章与第四十三章相呼应，前半段是主人公在刷牙时回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的生活，用的是“优雅”的语言。后来他发现了这点，就在镜中自己的嘴上乱画乱写，以此来嘲笑自己，即本章后半段括号中的描写。

都吸入最后那咕咕的泡沫声中，只剩下空桌子、手袋和那女人的手指。此时她正在掏出一枚一百法郎的硬币送给拉贡老头。显然，奥拉西奥·奥利维拉是幸免于难了，此时他早就准备好了说一些人们在大难过后想说的话。

“哦，你知道，”波拉说道，“害怕不是我的长处。”

她在说哦，您知道^①的时候，大概有点像斯芬克斯在提出谜语之前讲话的样子，几乎是在道歉，拒绝一个特权。她讲话像许多小说中的女人，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不愿浪费时间，在对话中作了最好的描写，把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东西联结在一起。

“我说您害怕的时候，实际想的却是相反。”奥利维拉说道，他在斯芬克斯坐的红绒凳上坐了下来，坐在她的左边，“您手的动作就像在触摸一个极限，在您触摸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逆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能就是那手袋，而您则可能是拉贡老头。”

奥利维拉等着波拉发笑，好让事情显得自然些，但波拉（后来他才知道她叫波拉）并不认为他所说的这种可能有什么好笑的。她微微一笑，露出了一排细小而整齐的牙齿，与涂成橘红色的嘴唇挨得有些近。但奥利维拉心里想着的仍然是她的双手，同往常一样，他总是被女人的手吸引着，感到一种抚摩它们的需要，顺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抚摩它们，以一种犹似日本运动疗法医生的动作，抚摩手指上那看不见的血管，了解指甲的情况，像看手相那样猜测手上的凶线和代表吉祥的指根茧；把一只由于爱情的激动或拿过咖啡杯而显得湿润的小手掌放在耳朵上倾听小手主人那一时的喜怒哀乐的巨响。

（—101）

^① 原文为法文。

77

“您要知道，那件事以后……”

“少说废话^①，”奥利维拉说道，“每天七十比索，一共八天，八乘七十，五百六十比索，就算五百五十比索，那十比索给病人买可口可乐喝吧。”

“我请您把个人物品立即拿走。”

“今明两天就拿走，明天比今天合适。”

“钱在这儿，请在收据上签字。”

“不用请，我签就是了，在这儿^②。”

“我的妻子很生气。”费拉古托转过身去，牙齿间咬着香烟说道。

“那是由于女人的敏感，更年期所致。”

“是出于尊严，先生。”

“正好我也这样想过。说到尊严，我还要谢谢您在马戏团雇用了我，工作很有意思，而且没什么事可干。”

“我妻子怎么也不明白……”费拉古托说道，但奥利维拉已经走到门前。二人之中的一个睁开了眼睛，也许是闭上了眼睛。房门也好像是一只眼睛，不是睁开就是闭上。费拉古托再次点燃了香烟，把手放进衣袋里。此前，他一直在想等这位爱激动而又大大咧咧的人出现

①② 原文系拉丁文。

时要讲些什么话，而奥利维拉让人把敷布放在额上时（也就是说，闭上了眼睛的是他），心里也在想费拉古托在派人把他叫去时会说些什么话。

(—131)

78

我是特拉维勒夫妇的亲密朋友。每当我同他们在门廊中，在街角的咖啡馆里分手的时候，我就会蓦地产生一种愿望，想跟他们相距近些，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并友好地，不无悲伤地，但却漠然地窥视^①他们一番。亲密朋友，瞧这是个什么样的字眼啊，真想给这个字加上一个不吉利的阿切^②。但有没有另外一个字眼能够命令^③（这是交好这个词的第一个词义）我们之间要有更多的接触，并成为塔丽姐、特拉维勒和我成为朋友的表面理由呢？人们自认为相互是朋友，因为在一星期中可以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上几个小时，看上一场电影，有时则同床共枕，或是正好在一个办公室干同样的工作。少年时代，在咖啡馆里，多少次我们都幻想成为同伙伴们一样的人，这样就觉得是幸福。几乎刚刚从一些男女身上了解到一种存在方式，献身方式，也就是说，仅仅一个轮廓，我们就想成为同他们一样的人了。我以一种时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即西班牙文字母 h 的名称。此字母不发音，加上它，原来音节的发音不变。

③ 西班牙文中“交好”intimar 一词的第一个词义是：要求，勒令，命令。

间之外的清晰度还记得港口的那些咖啡馆，我们曾摆脱家庭和各种义务在那里度过几个小时。进入烟雾腾腾的领土，进入相信自己，也相信朋友的领土，让某种事物来振奋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中的我们，给予我们一种长生不老的感觉。在那里，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就说出了自己最为清醒的话。就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最为深厚的。喝着升装啤酒，抽着很凶的雪茄，我们感到自己就是神仙。啊，亲爱的咖啡馆，你这美丽的小天使^①。接着我们来到了大街上，但每次总好像是被赶出来似的。在科连特斯大街，在圣马丁大街，那位天使在用闪闪发光的剑指挥着交通。到了很晚才回家，才去处理事务，才喂老娘喝椴叶茶，才去想想后天要办的事，才去会见那阅读维基·鲍姆^②的作品，由于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得与之结婚的未婚妻。

（塔丽姐是个奇怪的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走路时总像是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照着道路。这是一种谦逊的姿态，但在一个拥有文凭的女人身上就显得离奇了。在阿根廷，你只要有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头衔，人们就得另眼相看，而塔丽姐还管理过一家药房。想起来真是费解，的确有点黏乎乎的意味。她的发式很美丽。）

现在我发现现在私下把玛诺洛叫做玛努了，塔丽姐认为把玛诺洛称做玛努是极自然不过的事，但她没发现他们的朋友们却暗暗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是个正在出血的伤口。可我，又有什么权利去……不管怎么说，我也有着一个回头浪子的权利。顺带说一下，回头浪子就得找工作。最近那次简直就像钻洞一样地卑躬屈膝。赫克列普顿无论如何也要跟我睡觉，我要是接受她的调情，那我就肯定会有一个房间住，几件衬衣穿，等等。上街去卖衣料的想法，跟别的想法一样，也是愚蠢的，问题是必须去试试看。最开心的还是进马戏团同玛诺洛和塔丽姐在一起工作，对，进马戏团，这是个绝妙的办法。一开始就进个马戏团，卡明斯^③的那首诗中说，为了创造世界，老头子把肺部吸

① 拉美民间歌舞曲调。

② 维基·鲍姆（1888—1960）：奥地利女作家，作品有《大饭店》等。

③ 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小说家，其诗具有“现代巴洛克风格”。

满了空气，犹如一顶马戏团的帐篷。这话不能用西班牙语来表达，可以是，但要这样说：我吸进了整整一马戏团帐篷的空气。我们还是接受赫克列普顿的好意吧，她是个好姑娘，这样我就可以住得离玛诺洛和塔丽姐很近。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将只有两墙之隔，两墙之间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空气。楼下有一个职业可疑的人，商店也很近，集市就在边上。好好想想，赫克列普顿一直在等待着我啊。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是不可思议的，一切英雄行为至少应该在一个人的家中演出。情况是赫克列普顿从特拉维勒夫妇家中了解到了我在海外失败的情况，于是一面在迈普大街上的一家店里工作，一面把一件紫色毛衣织了拆，拆了织地等待着她的奥德修斯^①。不接受她的建议，对她的憨厚装做看不见，那就太不仗义了，可恶的奥德修斯啊，从无耻到无耻／你又变成了你自己。

不，不是这样，然而，要是坦率地想一想，我们想要过的这种生活的最荒唐之处正是它们的虚假的接触。几条孤零零的轨道，两只手不时地握一握，聊上五分钟，某天去看赛马，某一晚去听歌剧，参加使大家感到近乎了的守灵仪式（确实如此，但这种近乎劲等棺材一钉上就完了）。而与此同时，人们在生活中的确相信朋友就在身边，接触是存在的，和谐与不和谐都是那么深刻而持久。我们大家互相仇恨，但并不懂得这种仇恨的现在形式正是亲热，深刻仇恨的道理在于偏离中心这一现象，在于你我之间，这个那个之间不可逾越的空间。所谓亲热，就是本体论上的掠夺，就是企图攫取不能攫取的东西，我很想进入特拉维勒夫妇亲密友好的圈子里，用的借口是想更好地了解他们，真正地成为他们的朋友，尽管实际上我心里想的是攫取玛努身上的神力，塔丽姐身上的精灵，攫取他们看待事物的方法，攫取他们那区别于我的现在和未来。奥拉西奥，你为什么要把进行精神上的攫取当做自己的癖好呢？为什么那么怀念对别人的依靠呢？你在拉丁精神那著名的首都不是刚刚摆脱了羁绊，制造了混乱和沮丧（我也许应

^① 即尤利西斯，见第六十四章关于珀涅罗珀的注。

该在蒙得维的亚多待些时间，更好地找一找）吗？你处心积虑地脱离了你生活中鲜艳的一章，你连用几个月以前还喜欢用的甜美的语言进行思考的权利都不放弃；与此同时，你却实实在在地想拼命挤入特拉维勒夫妇的圈子之中，成为特拉维勒夫妇本身，依附于特拉维勒夫妇身上，包括进马戏团工作（不过团长是不会给我工作的，所以必须严肃地考虑一下，要不要装成水手的样子向太太们兜售华达呢衣料）。这一切是多么愚蠢的矛盾啊。唉，真是晦气。看看这回你会不会还制造混乱，你的出现会不会妨碍别人平静的生活吧。有一次有人给我讲了一件事，一个家伙总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于是他就以此为理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上层圈子里干尽了卑鄙的事。我们还是不要太爱虚荣吧，正像一天晚上有人对我说的那样，我最多不过是个亲切的宗教迫害狂。看看吧，太太，瞧这衣料多么好，卖给您我只收六十五比索，您的男……对不起，您的先生从妓……对不起，从办公室下班回来看见了一定会很满意，会高兴得跳墙，请您相信吧，伯利恒河上的水手说话是不会骗人的，对，是个小规模走私者托我卖的，他给我点外快，我的儿子患有佝偻症，我的女……我的太太在一家店里当裁缝，我也得帮助帮助家里呀，您会理解我的。

(—40)

79

莫莱里的一段卖弄学问式的笔记：“要在‘喜剧小说^①’上努力一番。也就是说，让一个文本暗示出另外一些价值，以此来在显示人、揭露人（我们仍然相信这是可能的）的方面进行合作。一般的小说似乎总是把读者限制在自己的范围内，而且越是一个好的小说家，这个范围也就越明确，因而寻求也就失败了。必须在戏剧、心理、悲剧、讽刺和政治方面的各个程度上停下来，要努力使得文本不要去抓住读者，而是在常规叙述的背景下向读者悄悄地指出一些更为隐蔽的发展方向，以便使读者不得不变成一个合作者。带有一种与仿古文字模模糊糊地相对立意味的通俗文字是为雌性读者准备的（一般说来，这类读者总是读了头几页就不读了。坦率说来，这些读者是不可救药的，是被带坏了的，总是因为看书太吃力而大骂不止）。

“要促成，并敢于写出一种不完整的、松散的、不连贯的文本，细致的反小说^②（尽管不是在离奇、有趣意义上的反小说）文本。即使情景需要，也不要妨碍小说这一体裁的伟大效果，但要牢记纪德^③”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此处的“反小说”中的小说是指精心琢磨小说的传统写作技巧，而后面一句中的“反小说”中的小说是指小说应具有的特点，譬如有情节、离奇有趣、虚构等。莫莱里反对的是前者，不是后者。

③ 纪德（1869—1951）：法国小说家，作品有《窄门》、《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的劝告：永远不要清晰地描写所获得的激情^①。如同西方选择出的一切产物一样，小说也满足于一个封闭的秩序，要坚决加以反对，要在这里寻求开放。为此，必须把一切有关性格和情景的系统结构连根砍掉，方法就是利用反语、不停的自我批判、不连贯、不为任何人服务的想象。

“要在这方面努力，就得从鄙弃文学出发，当然是部分地鄙弃，因为还是要依靠语言。但是在每次写作时，都要注意使作者和读者都进行写作。也就是说利用小说犹如利用左轮去保卫和平，只不过改变了它的象征意义罢了。要把文学看做人與人之间的活的桥梁，论文和杂文是专家们写的，不要把叙事文学当做传达信息的借口（信息并不存在，只存在着传达信息的人，这才是信息，就像只有爱的人，才有爱情一样）。要让叙事文学像生活经验的凝固剂，像被误解了的混乱概念的催化剂那样去进行叙述，要首先投射在写叙事文学的人的身上。为此，就必须把叙事文学写成反小说，因为封闭的秩序会把使我们变成信息传达者的迹象，使我们接近那面对面却又离得很远的界限这一迹象系统地排斥在外。

“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创造自己，这听起来的确很离奇。如果我们想从沉浸在存在之中的那些时日的渣子中挖掘出最终宣告有可能对人加以显示、加以暴露的这一价值，那么对单纯的努力，对论证者那高傲的道理又将怎么办呢？从埃利亚^②人时代到现在，辩证思想有足够的时间为我们结出果实，我们正在吃这些果实，很有味道，洋溢着放射作用。但美餐之后，一九五几年的兄弟们，我们为什么又感到了悲哀呢？”

另一段笔记显然是补充性的：

“读者的情况：一般说来，所有的小说家都希望读者能理解自己，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或能获得一定的信息并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见第十一章有关的注释。

浪漫主义小说家想通过自己的人物使自己了解自己，古典主义小说家则想进行训诫，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造就一个合谋者，一个同路人，使之与自己同步，因为阅读会把读者的时间取消，把它移到作者的时间里去，这样读者最终就会在作家的经历中，在同一时刻，以同一方式，与作家同甘共苦。要想达到这一点，一切美学上的雕虫小技都是徒劳的。只有孕育中的材料，切身的生活体验才有用处（这固然需要用语言来传达，但这语言要尽可能地少些美学意味，这就需要喜剧小说、反高潮、反语和其他许多指向异我的指示箭头）。

“对于这类读者，即我的同类，我的兄弟^①而言，喜剧小说（《尤利西斯》^②是什么呢？）的发展应该同这样一种梦境一样，在此梦境中，在某种平凡的事以外，我们就能预感到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琢磨透的严肃职责，在这个意义上讲，喜剧小说应该成为懂廉知耻的典范：不要欺骗读者，在任何激情或意图问题上都不要骑在读者身上，而是给读者某种类似意味深长的泥土毛坯之类的东西，上面要带有集体、人类，而不是个人的痕迹。最好只给读者一个门面，门窗的后面正在发生的神秘事件，合谋的读者应该自己去寻求。这一神秘事件（这就是合谋）读者也许寻不到（这就是同甘共苦）。这种小说的作者为自己获得的感觉，也就会在合谋的读者身上重复（也许是加倍地重复，这就太妙了）。至于雌性读者，她们只能留在门面之外。众所周知，门面有一种很美丽的，但却使人产生错觉的假象^③。在门前，老实人的喜剧和悲剧还可以令人满意地继续演下去，这样一来，人们都皆大欢喜，让那些抗议的人去传染上脚气病吧。”

（—22）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② 指乔伊斯的作品。

③ 原文为法文。

80

在我刚剪完指甲，洗完头之后，简单地说，就是在此时此刻，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听到胃里有一种冒气泡的声音。

我再次感到了我的肉体留在了我的后面（我不想陷入二元论之中，但我能把我和我的指甲区别开来）。

我的肉体有点不对头，不是少了一块，就是多了一块（视情况而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机体。心理分析表明，观赏肉体就会产生早熟情结（萨特就在妇女被“戳”这一事实上看出了存在的意义。结果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牵连了进去）。我们走在这个肉体的前面，但走在前面却是个错误，是个障碍，很可能还是个徒劳之举，因为这些指甲，这个肚脐……一想到这一点，我们就感到伤心。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事物，几乎抓不住的一个事物，即“灵魂”（我的自我，不是我的指甲），是一个不存在肉体的灵魂。也许是灵魂推动了肉体的演化，但它厌倦了这种一推一拽的动作，于是就自己就走到前面去了。但刚走了两步……

它就破碎了，唉，因为它那真的肉体不存在了，把它给摔在地上了，叭的一声。

可怜的灵魂回到了家里，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我要……唉，管

他呢。

同特拉维勒就发疯问题进行了长谈。在我们谈到梦境的时候，我们几乎同时发觉，梦里的各种结构只要在醒着的时候略微延长一点点，就可能变成发疯的普通形式。我们在梦中可以廉价地施展发疯的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切发疯行为就是定了格的梦境。

老百姓的智慧：“某人是个可怜的疯子，一个梦想家……”

(—46)

81

根据阿里斯托芬^①的说法，诡辩学派的拿手好戏就是发明新的道理。

我们则竭力去发明新的苦难，要么就以同样的力度去繁衍旧的苦难。

我又一次分析了这样一个结论，以帕斯卡理论为根基的结论，即真正的信仰处于迷信和放纵之间。

何塞·莱萨马·利马：《在哈瓦那写的论文》

(—74)

① 阿里斯托芬（约前 446—前 385）：古希腊喜剧作家，被称为“喜剧之父”。

82

莫莱里的思考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我没有明确的思想，甚至连思想也没有。只有一缕一缕的东西，一些冲动，一块一块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想找到一个形式，于是节奏就起了作用。我在节奏中写作，我为节奏写作，我受着节奏的推动而写作，而不是出于所谓的思想，不是出于能够造出散文、文学或别的什么东西的思想。首先，情景是模糊的，但这模糊的情景只是在语言中才能加以明确。我正是从这模糊的阴影中出发的。如果我想说的（人们想说的）话具有足够的力量，那么马上就会出现摇摆^①。这种有节奏的摇摆把我从表面拉出来，照亮了一切，在某个明确的第三级别上把模糊的材料与为模糊的材料而苦恼的人协调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句子、段落、纸页、章节，以致一本书。摇摆，只有这种使得模糊的材料逐渐具有信息的摇摆，对我来说才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只要一停下来，我就发现我其实是没话可说的。这摇摆也是对我工作的唯一补偿，它使

^① 原文为英文，指爵士乐中的摇摆。科塔萨尔曾说过他写作时往往感到一种摇摆，一种节奏感。这种节奏感对理解他的故事是必不可少的。

我感到我所写的东西就像受到抚摩的猫背，一摸就迸出火花，一摸它就弓身。就这样，我通过写作下到火山里去，向众母^①接近，同中心（不管什么样的中心）联结在一起。写作就是画我自己的曼荼罗，同时也是周游曼荼罗，在净化自身中寻求净化，这就是穿着尼龙内裤的白人萨满^②的使命。

(—99)

83

每当肉体觉得自己像寄生虫，像蠕虫一样附着在“我”上，人类就不知不觉地开始发明了灵魂。感到自己在生活（不仅仅是被动地生活，以好像事情既已发生那好吧的态度在生活），就足以使得肉体最亲近的部分，如右手，蓦地变成一个惹厌地兼备着不是我和附着于我这种双重身份的物体。

我把汤吞了下去，后来在读书的时候我想：“汤在我体内，在一个我永远也看不见的肉囊里，那就是我的胃。”我用手拍了拍，感到了那突起的囊包，里面的食物在动。这就是我，一个里面装有食物的囊袋。

于是灵魂就诞生了：“不对，这不是我。”

现在既然……（让我们索性诚实点吧。）

① 可能指女性的永恒。

② 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兴奋而狂舞的人”，后为“巫师”的通称。

对，这就是我。细心的人们可以用“这也是我吧”这句话作为脱身的美妙借口，或是更进一步：“我在其中生存吧。”

我正在阅读《海浪》^①，这部作品简直是一把沾满灰烬的刀，一个泡沫做的神话。在我眼睛下面三十厘米处，一盘汤在胃囊中慢慢地蠕动，我的大腿上长了一根毛，我的背上不知不觉地生了一颗脂肪瘤。

在巴尔扎克本可称做狂欢的聚会结束时，一个根本算不上形而上学者的人对我说，拉屎给他以一种制造非现实的印象。他以为是在讲笑话。我还记得他的原话：“你拉完屎站了起来，回头往下一看，于是你说：咦，这是我干的吗？”

正如洛尔卡^②的诗句所说：“没办法，我的孩子，你吐吧！毫无办法。”我相信斯威夫特^③在发疯之后也说过类似的话：“塞莉娅，塞莉娅，塞莉娅拉屎了。”

在好像受到形而上的刺激而产生的肉体痛苦之上，有着各式各样的写作。至于我，一切痛苦都在用双重武器向我进攻：使我前所未有地感到我正在同我的肉体（连同它的虚伪和安慰人的谎言）分离，同时又使我接近我的肉体，把我的肉体作为痛苦加在我身上。我觉得痛苦比欢乐或单纯的机体感觉更属于我，这实在是个套索。我要是会画画，一定画一张寓意的画来表现痛苦正在把灵魂赶出肉体，但同时也要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一切都是假的，纯粹是某种情结的表现方式，这一情结的单一性正在于它没有单一性。

(—142)

①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

②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在西班牙内战时遭法西斯分子杀害。作品有《吉卜赛谣曲集》、《歌集》、《血的姻缘》等。

③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后因大病失去智力。

84

在塞莱斯丁堤岸大道上游荡的时候，我踩上了几片枯干的树叶。我捡起一片观察了一下，发现叶片上沾满了金色的灰尘，下面还有一层泥，就像我手上沾的带有香味的苔藓一样。为此我把那几片树叶带回家，贴在一盏台灯的灯罩上。奥西波来了，我们一起待了两个小时，可他对灯罩连一眼也没看，又一天，艾蒂安来了，手里拿着他那顶软帽。唉呀呀，真了不起^①！他举起台灯，把叶子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兴致来了，真是一幅丢勒^②的画，叶脉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此等等。

一件事，两种反应……我思考着，我这个枯叶收集者不会看到所有的树叶。空中有许多东西，但我这双眼睛都看不见，我这双眼睛就像两只可怜的蝙蝠去看小说、电影和花卉标本。到处都将有台灯，有树叶，只是我不会看见罢了。

这样，我从树叶^③想着想着，想岔了道^④，想到了例外的情况，即那些看不见的树叶和台灯都是想象出来的，只能在空间之外的空气中感到它们，很简单，一切兴奋和颓唐都把我推向某种状态……

我就把这种状态称做准幻觉特有的状态吧……

也就是说（说出这个字很不好）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阿尔贝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

③④ 原文为法文。

这是一种暂时的才能，这才能会使我走出自我，在外面迅速抓住我，在里面也行，但必须是在另外一个位置上，

仿佛我是一个在看着我自身的某人

（这样更好，因为实际上我自己看不见自己，就像某个别人在我身上生活一样。）

进行深呼吸的时间不能持续很久，只能是在街上走两步的时间（有时在一觉醒来时，可以持续得长一些，但那就太奇妙了）。

在这一刻，我才知道我是什么人，因为我刚好正在了解我不是什么人（对于这一点，我等一会儿会狡猾地推说不知）。但是对于处在语言和单纯幻觉之间的，犹如一块显而易见的庞然大物般的物质，是没有词语能表达的，无法使之客观化，也无法确定它那被我忽然抓住的不完善性，这不完善性就是它的下落不明，或它那明显的错误，明显的不是，但是……

而它自己还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

企图说出这个字的另一个办法：当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没有看世界，没有从自我看异我，在那一瞬间里，我就是世界，就是外面的位置，而其他的一切却都正在看我。我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一样，这是难以察觉的，因此这事几乎不能持续。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不完善性，结果发现了由于下落不明和不完善我们永远看不到的一切。我只看到了不成为我的东西，譬如，存在着我从未达到过的广大区域；人们不曾了解的事物也就是不存在的事物（这一点是我回国后才酝酿成功的，但是是从远方出来的）；渴望撒腿就跑，进入一所房子，进入一顶帐篷，跳上一节火车，读完儒昂多^①的所有作品，会讲德文，去奥兰加巴德^②观光……这些例子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很糟糕，但可以提供一个概念（一个概念？）。

想说出这个字的另一个办法：感到不完善与其说是缺乏经验，不如说是直觉上的贫穷。说真的，我并不因没有读过儒昂多的全部作品而感

① 马尔塞·儒昂多（1888—1979）：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夏米纳杜尔》等。

② 印度地名。

到遗憾，最多只是因人生太短，而书籍又太多而感到发愁，如此等等。缺乏经验是不可避免的，我读乔伊斯的作品就意味着自动地牺牲别的作品，反之亦然。缺乏经验的感觉越发尖锐的时候，那是在……

大概可以这样说：在你脑袋的周围，在你目光的周围，都存在着空气的边缘，

你的眼睛、你的嗅觉、你的味觉都有着中止的区域，
也就是说，你一直受着外界的局限。

你根本不能越过这局限，尽管你以为你完全抓住了某个东西，但这东西就像一座冰山，冰山上只有那一小部分露在水外，向你展示自己，而巨大的其余部分则处在你的局限之外，泰坦^①就是这样失败的。你这个奥拉西奥，总是举例子。

还是让我们严肃点吧。奥西波没有看到台灯上的树叶，很简单，那是因为他的局限比台灯所意味的东西还要近。艾蒂安看得倒是很清楚，但他的局限使他看不见我很痛苦，为了波拉的事我不知如何是好。奥西波却马上发觉了，并给我指了出来。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我把人想象成阿米巴虫，它伸出伪肢捕捉食物，并把食物吞掉。伪肢有长有短，不停地在动，在打转。有一天这一切都固定住了（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到了成年，变成了男子汉）。一方面他能伸得很远，另一方面他却看不见只有两步之远的台灯。毫无办法，囚犯们都这么说。一个人可以是这一事物的宠儿，也可以是那一事物的宠儿，这个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下去的，他确信任何有趣的事都逃不掉他的眼睛，直到这有趣的事向他指出他的体侧有一个东西在短暂地流失，而不幸的是并不给他时间让他了解到底是什么，

这有趣的事只向他指出其存在的一部分，即那不规则的伪肢，
我设想我在遥远的地方看到了洁净的空气，
或许是在犹豫不决之中，在选择十字路口上，
我自己，在我所不知道的现实的其余部分中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神，被宙斯战败。

我在徒劳地等待着。

(组曲)

在这种体验方面，像歌德这样的人大概并不多。由于他们的才能或决心（天才就是天才地选择自己，而且选中），他们总是把伪肢尽量伸向各方，以同样的直径囊括一切，他们的局限就是他们的皮肤，但在精神上投射的距离却很远。他们似乎并不需要得到从他们巨大范围以外开始（或继续着）的东西。因此他们是经典作家。

一切未知的东西都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的习俗这一阿米巴虫靠拢。在一定意义上讲，我可以知道许多东西，有着许多生活经验，但那异我却从我匮乏的那一面凑了上来，用冰冷的爪子抓挠我的脑袋，最糟的是它只是抓挠我，而不是刺我。在我心痒难熬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渴望知识的时候，我周围的一切早就安排好了，有了自己的位置，完整而牢固，还都贴上了标签，以致我觉得我过去是在做梦，觉得我现在这样就挺好，觉得我很能保护自己，觉得我不应该被想象牵着鼻子走。

(最后的组曲)

人们对想象力的夸奖太过分了，其实那可怜想象力根本走不出伪肢边缘一厘米开外的地方。在近处它可以有各种变体，也很生动，但是在那另外一个空间它就不行了，在那里吹着宇宙风，里尔克^①就感到过这种风从头顶吹过。别烦了，想象力^②是不会跑的，就此打住^③。

(—4)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崇尚神秘主义，著有《马尔特手记》等，第九章曾提到他的另一部作品《杜伊诺哀歌》。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85

登上报刊第一版的文章是那么不可一世，但最后却在第三十二版报屁股上一个找不到的地方，混在拍卖和牙膏广告中结束。生命就是这样结束的。

(—150)

86

除开两个人，蛇社的成员都认为要理解莫莱里，通过他使用的引文要比通过他个人拐弯抹角的思考更容易。黄在离开法国（警察局不肯给他延长居留证^①）之前还一直认为，既然发现了以下引自鲍

^① 原文为法文。

威尔^①和贝杰^②的两段文字，就不值得自寻烦恼地像商博良^③破译罗塞塔石块上的文字那样去理解老头了。

“在人的身上也许有一处地方，可以感知整个现实，这一假设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梦呓：奥古斯特·孔德^④宣布，一个星球的化学结构永远是不可知的，第二年，本生^⑤就发明了光谱学。

“语言同思维一样，来自人脑的二进制演算功能。所以我们总是把事物分类为是与否，正与反……我的语言唯一能证实的，就是局限于二元论的世界观的形成是缓慢的。语言的这一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对此人们感到非常遗憾。那又为什么说二元理解本身是一种不足呢？因为这样一来，事物的内部存在，事物的本质就被忽略了。二元论可以发现光线同时具有延续性和非延续性，可以发现汽油的分子是由六个原子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双重关系构成的。它承认这一点，但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不能把自己观察到的、处于深层结构的现实包括在自己本身的结构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有一种非一般的机制在人脑中起作用，必须用一种能承担这些深层结构的形式，并能吸收这些深层结构那不可思议的节奏的类推意识来代替二元论证……”

《魔术师的早晨》^⑥

(—78)

①② 不详。

③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0）：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1882年主要依据埃及罗塞塔地方的碑文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

④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认为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⑤ 罗伯特·威尔黑姆·本生（1811—1899）：德国化学家，著有《光化学研究》等。

⑥ 原文为法文。

87

埃灵顿把《孩子，当你不在这里的时候》^①这曲子录了三十二转唱片，这是他最不欣赏，巴里·乌拉诺夫^②也从未提及的曲目之一。唱歌的是库蒂耶·威廉姆斯^③，他的嗓子哑得出奇：

往北我只有忧伤，
向南也只是忧伤，
忧伤到处弥漫；
往东我只有忧伤，
向西也只是忧伤，
忧伤到处弥漫。
我无限忧伤，
哦，亲爱的，是你不在那儿
不在那儿，不在那儿^④。

为什么在某些时间里就必须说声“我爱过”？我爱过布鲁斯，我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美国音乐评论家。

③ 库蒂耶·威廉姆斯（1908—1985）：美国爵士乐小号手、指挥，曾在埃灵顿乐队中工作过。

④ 原文为英文。

爱过街上一个人的形象，我爱过北方一条可怜的干涸河流。为的是提供证词，为的是反对即将把我们抹掉的虚无。这样，在灵魂的天空中还留有这些小玩意儿：一只曾属于莱斯比娅^①的麻雀，几首在记忆中占了与香水、邮票、镇纸一样那么一小块地方的布鲁斯。

(—105)

88

“喂，你腿要是总这样乱动，我就把针打进你的肋骨里去。”特拉维勒说道。

“你接着讲那黄颜色的有色物种^②的事吧，”奥利维拉说道，“蒙上眼睛就好像看万花筒。”

“黄颜色的有色物种，”特拉维勒用棉球擦着奥利维拉的大腿说道，“是由相应颜色的全国代理人公司负责的。”

“黄色皮毛的动物，黄色花朵的植物，黄色外表的矿物。”奥利维拉驯服地说道，“为什么不呢？归根到底，在这儿，星期四是时髦的日子，星期日不工作，星期六上午和下午之间的变化非同一般，病人是那么安静。你把我弄疼了，叫人害怕，你用的是黄色外表的金属怎么着？”

① 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情人。诗人曾以麻雀为主题写诗献给她。

② 见第一三三章。

“我打的是蒸馏水，”特拉维勒说道，“我本想让你以为是吗啡。你说得很对，塞费里诺^①的世界在那些相信自己的制度而排斥别的制度的人们看来可能是怪诞的。如果人们想着一切都在变化的话，那么你就几乎用不着离开人行道的边缘到大马路上走上两三步了。”

“就像从黄颜色的物种变成大草原色的物种一样。”奥利维拉说道，“喂，讲这种事让人发困。”

“这蒸馏水是起催眠作用的。我要是为自己着想，早就给你注射内比奥洛^②了，那你就清醒了。”

“在我睡着之前，你给我解释一件事。”

“我怀疑你能睡着，不过，你说吧。”

(—72)

89

这里有两封胡安·古埃瓦斯律师写来的信，但应该先读哪一封，后读哪一封却引起了争论。第一封是对他所谓的“世界主权”诗一般的阐述。第二封同样也是由他口述，由圣多明哥耶稣诞生模型展览会的一位打字员打的，同第一封信那不得已的慎重口气大相径庭。

你们可以把此信随便印多少份去专门散发给联合国的

① 见第一二九章。

② 一种针剂。

成员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因为他们纯粹是国际蠢猪和恶狼。另一方面，圣多明哥耶稣诞生模型展览简直是噪声构成的悲剧，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却很喜欢，因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投掷最大的历史石块。

在这些历史石块中有着下列的石块：

罗马教皇是历史上最大的蠢猪，根本不是上帝的代表；罗马的教权主义纯粹是魔鬼拉的屎；罗马的教会庙宇应该统统夷平，以便让基督之光不仅在人们的内心中灿烂辉煌，而且在上帝的宇宙之光中为世人看清。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第一封信是当着一位可爱的小姐的面口述的，当时我不能胡说八道，那位小姐一直在以忧郁的目光看着我。

这位律师真是有绅士风度！他是康德^①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坚持要把“世界目前的哲学人道化”，随后，他写道：

愿小说成为心理精神病理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但愿灵魂上真正的精神成分作为世界上真正的精神病学的科学成分构成的……

他暂时摒弃了庞大的辩证法武库之后，又窥见了世界宗教的那个王国：

然而，以上所述应以人类走上两条普遍性的训诫^②的轨道为条件，直到世界那众多的坚硬石块变成被光芒照亮的软蜡。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② 指摩西十诫。

真是位诗人，最好的诗人之一。

世界上所有石头的声音在世界上所有的瀑布和悬崖上回响着，带着银丝般的声音，带着爱女人、爱上帝的无限机会。

突然，那典型的幻觉拥了进来，铺展开去：

地球这个宇宙的内部好像是上帝想象中的宇宙形象，后来又不得不变成了浓缩的物质，在《旧约》中它是以把头翻转下去看一个光芒四射的黑暗世界的天使为象征的。当然，我不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旧约》的一些段落，但内容差不多如下：宇宙的面孔仿佛变成了地球的光芒本身，并作为宇宙能量的轨道留在了太阳的周围……同样，整个人类及其各族人民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灵魂和脑袋翻转下去……其实是宇宙和整个地球变成了上帝，并把地球上的法则置于自己的脚下。

于是：

……剩下的好像是同样的灯发出的宇宙之光，照耀着各族人民的内心深处……

糟糕的是……突然：

女士们，先生们：此信是我在可怕的噪声中口述的，但我还是想交给你们，因为你们还未发现，为了《世界主权》这本书写（？）得更完美，并在智力上真正达到宇宙水

平，我至少必须取得你们的广泛帮助，让每行、每字都各居其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他妈的、他娘的、他奶奶的、他姥姥的胡说八道，操他噪声的妈。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紧接着他又陶醉了：

天地万物是多么出众啊！它们就像魔法玫瑰射出的精神光芒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盛开。

该信件像花朵一样即将结束了，尽管在最后一刻还穿插了一些古怪的东西：

……整个宇宙像基督那宇宙之光似乎都亮了起来，亮在人类之花上，这人类之花有着无数片永远为地球上所有的道路照明的花瓣。这样，地球在“世界主权”的光芒中也就亮了起来。有人说你不爱我了，因为你有了别的癖好。——顺致敬意！律师胡安·古埃瓦斯，于墨西哥，DF，五月五日大街32号，int.111，巴黎大楼，1956.9.2.

(—53)

90

那几天奥利维拉一直在沉思。长时间地反复琢磨每件事的坏习惯使得他日子过得很吃力，但又无可避免。对那件大事他反复地考虑过了，由于玛伽和罗卡玛杜尔的过错，他生活得很不自在，这就刺激他以越来越激烈的态度分析他感到自己正处在十字路口这样一种境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抓过一张纸，在上面写上几个大字，一面写，一面琢磨这几个字。譬如他写“大事^①”或“十字路口”都加上h，这就足以让他发笑，让他更想再装一壶马黛茶。“同一性，”奥利维拉写道，“自我与他人。”他在字前加h就好像别人在使用盘尼西林。接着再慢慢地考虑大事，这样一来他就感到舒服了。“最重要的是不要洋洋自得。”奥利维拉自言自语道。从那时起他就感到自己有能力在不受词语的坑害的情况下进行思考了，但这也不过是方法上的进步，因为那件大事仍然攻不下来。“你这家伙，谁会对你说你最后要成为一个形而上的人呢？”奥利维拉自问道。“喂，你要禁得住一个三连体的衣柜，满足于每日使你失眠的床头柜。”罗纳德曾来建议奥利维拉陪他一起参加一些混乱的政治活动，一整夜（那时玛伽还未把罗卡玛杜尔从乡下接回来）二人都在像阿周那和车夫^②那样讨论着什么是行动，什么是消极；拿现在为将来去冒险有没有道理；在冒险

① 本章粗体字表示作者在原文某字前加了h这一字母。

② 见第三章的有关注释。

至少可以掩饰一个人的坏心眼、冲淡一个人每天所干的卑劣行径这个意义上，一切追求社会目的的行动是不是总是带有那么一种敲诈的成分在内。罗纳德没能说服他以行动去支持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最后垂头丧气地走了。但苦味却在奥利维拉的心里留了一整天，因为对罗纳德说声不，要比对自己说声不容易得多。有一点他是有把握的，那就是他不能做到既放弃自从来到巴黎之后一直全心全意投身其中的消极等待，又不背叛这种消极等待。向廉价的慷慨激昂让步，上街去贴秘密标语，在他看来与其说是真正地对重大问题做出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世俗的道理，跟看重自己勇气的朋友们结清账目。从时间的角度和绝对意义上衡量一下这件事，他觉得他在时间上犯了错误，而在绝对意义上他则做对了。不去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进行斗争，不去为反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斗争，那是不对的，但是拒绝成为麻醉集体行动的廉价工具，然后单独一人再次坐在发苦的马黛茶前思考那件大事，像摆弄找不到线头或同时有四五根线头的线团那样反复琢磨那件大事，他觉得这样做又是对的。

好吧，对，但此外他必须承认自己的性格就像一只按照薄伽梵歌^①的方式把行动的一切辩证法都踩碎了的脚。在自己泡马黛茶和让玛伽泡马黛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但一切都是可分的，并立即接受一种对立的解释。消极的性格既与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在相适应，又与最大限度的招之即来相适应。他懒得去想什么原则和信仰之类的问题，这就使他对生活的转动性特别敏感（这就是所谓风向标式的人物），使他能够由于懒惰而拒绝一切，但与此同时又用更为开放，更为普遍（姑且这样说吧）的良知和直觉所自由选择的内容去填补这一拒绝所留下的空白。

“更为普遍的。”奥利维拉小心翼翼地记了下来。

再说，到底什么是行动中真正的道德呢？一个工团主义式的社会

^① 印度教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第六篇《毗湿奴》。大神毗湿奴（即《摩诃婆罗多》中的黑天）化身为阿周那的车夫，向其进行关于哲学、瑜伽的说教。

行动有足够的理由在历史范围内证明自己是合理的。在历史中生活和睡觉的人们啊，你们太幸福了。有一种忘我精神，它几乎总是作为源于宗教的态度来证明自己是合理的。爱人如己的人们啊，你们太幸福了。在任何情况下，奥利维拉总是要拒绝这一“我”的出路，拒绝宽宏大量地侵入别人的栅栏之内的，因为这种本体学上的飞去来箭是用来使掷箭者在最后一刻获得精神财富，使之具有更多的人道性和神圣性的。有的人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成为圣人，对于这种行为本身，奥利维拉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他怀疑这种行为，并把它排除在本人行为之外。只要他一同意上街贴标语，同意去搞社会活动，他就会想这是一种背叛，一种穿着进行有益工作外衣的背叛，一种穿着每天都兴高采烈、良心得到满足、工作很令人满意这一外衣的背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的几个共产主义者他很熟悉，这些人可以干下最糟的卑劣行径，但他们自己认为，由于进行了“斗争”，由于饭还没吃完就跑去参加会议，去完成任务，于是他们的灵魂就得到了拯救。在这些人眼里，社会活动就像是一种不在现场的证明，如同儿子就是母亲在生活中没有别的事值得去做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如同戴着护眼罩的学问是用来不去了解在另一个街区的监狱里仍然在断头台上处死不应被判断头的人。虚伪的行动几乎总是壮观的行动，引人注目，获得权威，值得树碑立传，并像穿鞋子那么容易地受到赞扬（“归根结底，阿尔及利亚人获得独立，我们大家都去助一臂之力，终究都是好事。”奥利维拉想道）。背叛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那就是像以往那样放弃中心，置身于边缘，那就是因同另外一些卷入同一行动的人结成手足之情而感到快乐。凡是某个人在其中能够成为英雄的地方，奥利维拉就知道自己注定要在那里看一场最糟糕的喜剧。因此，与其失于干事，不如失于不干事。当演员就意味着放弃剧院里的池座，而奥利维拉似乎生下来就是当第一排观众的料。“糟糕的是，”奥利维拉想道，“我还企图当一个积极的观众，这下子事情就来了。”

积极的观众，这事可得慢慢地分析。眼下有些绘画，有些女人，有些诗歌使他产生了一种期望，期望着能够到达一个可能不那么令人

讨厌地就被接受下来的地方，他有着不容轻视的优势，即他可以把自已最坏的缺点不当做道路来使用，而是当做寻求达到所有道路的前一站加以使用。“我的力量正在于我的弱点。”奥利维拉想道，“我的重大决定是作为对逃避的掩饰做出的。”奥利维拉的大部分事业（事业）最后获得成功并不是由于一次冲击，而是由于一声呻吟^①。重大的决裂，义无反顾的冲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被困老鼠的啃噬，其他的一切则在郑重其事地旋转着，在时间、在空间、在行为中消散，缓缓地消散，那是由于疲惫——就像他每次感情上的纠葛结束时那样——或是由于一种难分难舍的告别——就像为了把虚无感调剂得适当些，以免自己受到伤害而拜访朋友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一个诗人的作品读得越来越少，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那样。

“我根本不会受到伤害，”奥利维拉想道，“花盆永远不会落下来砸在我的头上。”既然不是那老生常谈的异性相吸，也不是对才能和行动的向往，那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苦闷呢？对这苦闷进行一次可能范围内的分析，就必然要涉及失落感，涉及他自己也无力搞清的一种秩序的偏离中心现象。奥利维拉知道自己是个与演出不搭界的观众，仿佛蒙着眼睛坐在剧院里，有时某个字、某段音乐的第二意义传到他的耳朵里，就使他充满了忧虑，因为他是能够直觉到那里面是有着第一意义的。此时，他感到自己比许多自认为是轮轴的人还要接近中心。但是他的这种接近是毫无用处的，只不过是坦塔罗斯^②式经历中的一小会儿，连受折磨的资格都够不上。某一次，他相信爱情就是精神上的财富，就是调解潜力的激情。一天，他发觉他的爱情是不纯洁的，因为这爱情是建立在上述希望的基础之上的，而真正的情人之爱除了爱情不应该去希望其他任何东西，而是盲目地认可白日会变得更加蔚蓝，黑夜会更加甜蜜，电车会有所改善。“我甚至要给喝的汤进行一次辩证法的手术。”奥利维拉想道。他最后把自己的情人变成了朋友，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因触怒宙斯被罚永远受着饥渴的折磨，尽管水和水果就在近处，因为他想喝水，水就减退，他想吃水果，树枝就升高。

专门静观周围事物时的合谋。女人们一开始还崇拜他（真的崇拜！），钦佩他（一种无限的钦佩），但后来某些事使得她们觉得存在着距离，于是她们后退了，而他也给她们的逃跑提供方便，给她们打开大门，让她们到别处去玩。有两次他差一点觉得她们很可怜，于是就让她们产生一种她们很了解他的幻想。但有些事告诉他，他的怜悯不是真正的，不过是他的自私自利、惰性和习惯的一种廉价手法。“怜悯正在消亡。”奥利维拉自言自语道。他就让她们去了，他也很快就把她们忘了。

（—20）

91

纸张零散地放在桌子上，一只手（是黄的）在整理。一个声音在缓慢地朗读，但总是读错，l写得像个钩子，e写得看不清。都是些笔记、卡片，有的上面只写着一个字、一句诗，是随使用什么语言写的，可以说是这位作家的厨房。又伸过来一只手（是罗纳德的）。一个声音很浑厚，倒是很善于朗读的。奥西波和奥利维拉缩手缩脚地到来了（是芭勃斯给他们开的门，她每只手拿着一把刀迎接他们），大家低声向二人问好。白兰地，黄色的灯光，褻渎圣饼的故事^①，斯塔阿尔一幅小小的绘画。大衣可以脱在卧室里。卧室的尽头，在一个穿着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保罗·乌切洛（1397—1475）的作品。

轻骑兵服装的人体模型和一摞装铁丝和纸片的箱子之间有一个可能是布朗库西^①的雕塑。椅子不够用，奥利维拉搬来了两个矮凳。出现了一阵沉默，据热内^②说，许多这样的沉默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有教养的人突然在厅中闻到一股无声之屁的臭味时所听到的就是这种沉默。于是艾蒂安打开文件夹，把纸抽了出来。

“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你来了再进行分类。”艾蒂安说道，“刚才我们只是看了看几张散页。这个粗鲁的女人把一个很好看的鸡蛋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鸡蛋臭了。”芭勃斯说道。

哥莱戈罗维乌斯把一只显然在颤抖着的手放在文件夹上。街上大概很冷，最好来两杯白兰地。灯光能使大家感到暖和，文件夹、蛇社也都能使大家感到暖和。奥利维拉看着桌子中央。他的烟灰开始弹在烟灰缸里的烟灰之上。

(—82)

92

现在奥利维拉发觉，在肉欲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并不善于把头钻到浪尖里，从血液发出的惊人巨响中穿过去。爱玛伽成了他并不期望从中得到启示的一种仪式。情话和动作以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单调方式

①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 (1867—1957)：罗马尼亚雕塑家。

② 让·热内 (1910—198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接连不断，仿佛毒蜘蛛在月光照射的地板上跳舞，也仿佛各种回声在纠缠不清地延续其回响。整段时间中他一直想从这愉快的陶醉中得到某种类似清醒的东西，使他看清周围的事物：旅馆房间的彩色墙壁也好，自己任何一个动作也好，但他却不愿意弄懂局限于期待会毁掉现实的一切可能这个道理。好像他事先就注定要囿守在狭窄而琐碎的现在，在仅仅一个动作中他就从玛伽身上过渡到波拉身上，而既不冒犯玛伽，也不冒犯自己。在抚摩波拉那发红的耳朵时，他嘴里叫的却是玛伽那激动人心的名字。对此他并不感到是个麻烦。在波拉身上的失败不过是他无数次失败的重复而已，不过是玩到最后要输，但的确是个好玩的游戏而已。与此同时，他带着牙垢式的自知之明，叼着在嘴里一个角落中散发清晨气味的香烟，快快地离开了玛伽。因此他把波拉带到瓦莱路上那家他同玛伽经常去的旅馆，找到了那位老太婆，老太婆宽厚地向他们致意：在这种倒霉的天气里，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呢？房间仍然充满着懒散意味，散发着肉汤的气味，但地毯上那蓝色的斑痕已经擦掉，也就是说有地方可以再次弄脏了。

“为什么到这儿来？”波拉看着黄色床罩、黑暗发霉的房间和吊在天花板上饰有红色流苏的灯罩，惊讶地说道。

“这儿好，别处也……”

“要是因为钱的缘故，你说出来就是了，亲爱的。”

“要是因为太恶心的缘故，我们换个地方就是了，宝贝。”

“我不觉得恶心，只是不好看，也许……”

波拉朝他笑了笑，仿佛想尽力去理解他，也许……在二人同时弯身去掀掉床罩的时候，波拉的手碰到了奥利维拉的手。整个那天下午，作为反讽式的见证人，为自己的身体所打动，他又一次，再一次，许多次中的一次看到了在仪式中波拉所表现的惊愕、迷醉和沮丧的表情。奥利维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了玛伽的节奏，此时突然一片新的海水，一股异样的浪潮把他冲得只能机械地动作。他把波拉与玛伽作了比较，似乎在暗地里揭示自己那与幻觉缠在一起的孤独感。从一张嘴吻到另一张嘴的时候，在闭着眼寻找他一只手搂紧的脖颈的

时候，在感到曲线有所不同，一个臀部更为坚实，以及由于欠起身来接吻或咬嘴而一块肌腱出现了暂时抽筋的时候，他既感到迷醉，也感到失落。每次在他陶醉地抬起身子的时候，他都要延长一会儿时间，要么就低下头去寻找刚才还离得很近的嘴，去抚摩那结实的臀部，刺激她作同样的动作。她没有反应，他就心不在焉地一个劲儿地刺激，直到发觉一切都得再发明一遍。规则不是固定不变的，密码得重新换过，而且要大不相同，要与另外的动作相呼应。体重、气味、哧笑和求饶的声调、时间和急促的动作尽管都是一回事，但配合的方式都不同；尽管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但都得重新换过。爱情的游戏在于不断地发明，爱情逃避自己为的是再次进行螺旋式的惊人循环。乳房唱歌的方式也不同，嘴唇要吻得很深，要么就仿佛从远处在吻。偶尔在以前发怒、发愁的时候，现在则进行单纯的游戏，进行不可思议的调情；要么就相反，在以前做梦，喃喃地说着甜言蜜语或傻话的时候，现在则出现了紧张，出现了某种说不出，但却是现实的，并使得二人起床的东西，出现了平息不下来的恼怒。只有在最后拍打时产生的快感是一样的，此前此后世界则碎成了小块，必须再次加以命名，重新把手指称做手指，嘴唇称做嘴唇，暗影称做暗影。

第二次是在波拉那位于多菲内路上的房间里。如果说波拉的有些话能够使他对即将看到的東西形成某种印象，那么实际情况大大超过了他的想象。一切都井井有条，每件东西都各在其位。当代艺术史有条不紊地在明信片上得到了体现：一张克勒的画，一张波里亚柯夫^①的画，一张毕加索的画（这已经是好心的宽容了），还有玛内塞的，福特里埃^②的等等。这些明信片都艺术地钉在墙上，距离很恰当。圣母广场^③上那大卫塑像的小型复制品并不显得刺眼。一瓶苦艾酒，还有一瓶是白兰地。床上有一件墨西哥斗篷。波拉有时还弹弹六弦琴，弹的是对一次曲折爱情的回忆。在自己的房间里，她很像米歇尔·摩

① 谢尔盖·波里亚柯夫（1906—1969）：俄国抽象派画家。

② 让·福特里埃（1897—1964）：法国画家。

③ 指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西尼奥莱塔广场。

尔根^①，不过她的皮肤要黑多了。房间里还有两个书架，上面放着达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部曲》（从上面的笔记来看，她读了许多次了）、狄兰·托马斯^②作品的译文（上面沾有口红）、几期《双城》杂志、克里斯蒂安娜·罗歇弗特^③、布隆丹^④、萨洛特等人的作品，还有几期《新法兰西杂志》。其余的书都堆在床的周围。波拉回忆起她那自杀的女友（看着女友的照片、撕下的一页私人日记、一朵干枯的花），就趴在床上痛哭了一会儿。紧接着她又表现得很淘气，主动地为欢娱开路，晚上二人仿佛躺在受着充满水藻的海水冲刷的沙滩上，对此，奥利维拉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此时，他第一次把她戏称为波拉·巴黎，她很喜欢这个名字，自己也叫了一遍。然后她又咬着奥利维拉的嘴唇喃喃地低声地唤着波拉·巴黎，仿佛希望担负得起这个名字，配得上这个名字。波拉·德·巴黎，巴黎·德·波拉，霓虹灯的绿光在黄色的酒椰纤维窗帘后一闪一灭，波拉·巴黎，波拉·巴黎，这个城市赤条条地裸露出下体，随着窗帘的摆动而颤抖着，波拉·巴黎，波拉·巴黎，越发属于奥利维拉了，包括那对已不吃惊的乳房，那被来回抚摩的，但当抚摩到达边界前后时一点也不感到惶恐的腹部曲线，那总能准确无误地被找到的嘴，尖而小巧的舌头，不多的口水，稍钝的牙齿，还有那小口张开来时让他舐吻的牙床，让他的舌头伸进来品舔带有白兰地和烟草味道的每一个唇皱。

（—103）

① 法国女演员

② 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

③ 克里斯蒂安娜·罗歇弗特（1917—1998）：法国女小说家。

④ 安东·布隆丹（1902—1991）：法国记者、小说家，作品有《一只冬天的猴子》等。

93

然而爱情，这个字眼……^①奥拉西奥这个道德家毫无道理地对深水中的热情感到害怕，在这个城市中他是那么惶惑，那么难以习惯，因为在这个城市中人们以所有街道、房子、楼层、房间、卧床、梦境、遗忘和回忆的所有名称来称呼爱情。亲爱的，我爱你，但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更不是为了你我二人。我不爱你，是因为热血召唤我去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不是我的，是因为你在远处，从那里你邀请我跳过去，而我又不会跳，是因为在占有的最深情的一刻，你并不在我之中，我够不着你，我超不过你的肉体和笑声。有时你爱我反而是折磨我（你是多么喜欢使用爱这个动词啊，你是怎样艳俗地把这个动词一点一点地放在盘子里、被子里和公共汽车里啊），你那不能用作桥梁的爱情折磨着我，因为一座桥梁只有一端是架不起来的。不论是赖特^②，还是勒·科比西埃^③都不会去造一座只架在一端的桥。你别用小鸟般的眼睛看着我，对你来说，给爱情做手术很简单，你将先于我治愈，尽管你爱我同我不爱你一样。当然，你是会治愈的，因为我本来就生活在健康之中。在我之后，你将会有一个随便什么人，

① 本章与第六章相呼应。

②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美国建筑师，有机建筑的创始人，著名的瀑布别墅就是他设计的。

③ 勒·科比西埃（1887—1965）：瑞士现代建筑大师。

这在你就像换一件乳褙。听奥拉西奥说这种无耻的话太让人伤心了，他需要的只是一种当做护照使用的爱情，当做护耳帽使用的爱情，当做钥匙使用的爱情，当做左轮使用的爱情，当做一种可以给他阿耳戈斯^①那一千只眼睛供他使用的爱情；他需要的普遍存在，是能够在其中听到音乐的静谧，是能够在其中编织语言的根基。他其实很傻，因为这一切在你身上都有那么一点，只不过是在沉睡着罢了，只要把你像日本瓶花一样浸入水杯中，五彩缤纷的花瓣就会慢慢绽开，膨胀为弧状物，最后生长为美丽的花朵。你可以做出无限的奉献，而我，对不起，却不善于去拿，你递给我一个苹果，而我却咬了床头柜。停^②，这样就不错了，我也可能成为一个粗俗的人，你要注意，要好好注意一下，注意一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什么要停止？因为我怕我要瞎编一气了，瞎编是很容易的。你从某处得到了一个想法，又从另一个书架上获得了一种感受，然后在词语的帮助下把两者捆在一起，于是黑母狗就出来了。结果是我爱你，局部的整体是我爱你，普遍的整体是我喜欢你。我的许多朋友就是这样生活的，既不谈论有一个叔叔，也不谈论有两个堂兄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爱着这些人的妻子。喂，从话语到行动，没有伶牙俐齿就没有牛肉，许多人所谓的爱，就是选择一个女人，同她结婚。人们确实在选择女人，我向你发誓，我见到过这种人。好像在爱情中女人是可以选择的，好像女人是不会劈断你骨头、把你击倒在庭院中的闪电似的。你可能会说，人们选择一个女人是因为爱她，而我却认为应该是反相^③。贝阿特丽丝不是被选上的，朱丽叶也不是被选上的，在走出音乐会的时候，你不能对把你浇透了的雨进行选择。不过，我现在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陷入了写作者的诡计之中，让黑母狗们尽量闯入，从桌子下咬我，应该说从桌子下，还是在桌子下呢？怎么

①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此处西班牙文原文是 *Vesre*，其实应为 *revés*，即“相反”之意，作者故意把此字的两个音节颠倒过来写，故翻译时作此处理。

说都可以，反正黑母狗们还是要咬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①要这么害怕黑母狗？你瞧，它们在纳什^②的诗里变成了蜜蜂，在奥克达维奥·帕斯^③的两句诗里变成了太阳的大腿，夏日的角落。但同一个女人肉体既是玛丽娅又是布兰维利耶^④，一双一看美丽的日落景象就蒙眬的眼睛就是在挣扎着的被绞者面前大饱眼福的光子仪器。我就是对这种拉皮条的营生，对墨水和声音感到害怕，因为这些都是舔世界屁股的舌头^⑤。从你舌头底下漏出蜜与奶^⑥……是的，不过也有人说死苍蝇可以使香水制造商的香水发臭。在同语言进行的抗争中，注意，在抗争中，让一切都是必要的吧，尽管不得不放弃智慧，不得不满足于仅仅要一盘炸土豆的订货单和看到几条路透社的电讯，不得不满足于我那高贵的兄长的来信和影片里的对话。很奇怪，奇怪的是普顿汉^⑦觉得语言就像客观的事物，甚至像具有自己生命的孩子；我也这样，有时我觉得自己在孕育着一串串吞食世界的蚂蚁。唉，要是巨鸟^⑧能在沉默中孵蛋就好了……理性就是光彩夺目的错误^⑨！就是孕育着一个用绘画、舞蹈、流苏花边或是抽象笑剧表现出来的人种。联想能避免欺骗的根源吗？这要靠人的诚实^⑩等等，对，不过，那是一种每说一句话就受到玷污的诚实，就像一家净是处女的妓院，如果有此可能的话。

奥拉西奥，从爱情到哲学你出尽了风头，这要怪使你着魔的莫莱里，你这蛇社的始祖，裹在玻璃纸中的黄金时代的始祖啊，他那荒唐的企图使你隐约看到回到失掉的天堂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可塑的时

① 最后四个“为什么”原文分别为法文、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

② 托马斯·纳什（1567—1601）：英国讽刺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作品有《狗岛》等。

③ 奥克达维奥·帕斯（1914—）：墨西哥诗人、散文家，著有《太阳石》、《孤独的迷宫》等。

④ 玛丽娅指任何一个女人；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1630—1676）系法国历史上毒死父亲、兄弟的女人，1676年被判死刑。

⑤ 在西班牙文中“舌头”也有“语言”之意，这是一语双关。前面所讲“拉皮条”指的是语言。

⑥ 典见圣经，故事中称迦南（埃及和小亚细亚之间的沿海地带）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即涌出蜜和奶的土地。

⑦ 乔治·普顿汉（1529—1590）：英国学者，著有《英国诗艺》等。

⑧ 《一千零一夜》中巨鸟在水中孵蛋是辛巴达在航海旅行中所见事物之一。

⑨⑩ 原文为法文。

代，老兄，可塑的时代^①，你还是把黑母狗忘掉，把狗群驱散吧。我们需要思考，所谓思考就是在允许最小的主句和副句通过之前，要先感受，站住脚和进行核对。你知道，巴黎是个中心，是个必须不用辩证法才能走遍的曼荼罗，是个实用主义在其中只适用于失败的迷宫。要进行一次犹似呼吸巴黎的沉思，自己进去，也要让巴黎进去，也就是说巴黎是黏稀泥，而不是理念。自满于五分之三文化的一位阿根廷老兄上岸了，他什么都内行，什么新事物都了解，有着过得去的鉴赏力，通晓那个人所周知的种族的历史，艺术史上的各个时期，什么浪漫主义时期，什么哥特时期，了解各种哲学流派和历史政治事件，还知道壳牌石油公司；他既善于行动也善于思考，既善于妥协、承诺也善于自由行动。他了解皮埃罗·德拉·弗兰切斯加^②和安东·韦勃恩，也深谙最新的工艺；知道莱特拉 22 型打字机、菲亚特 1600 型汽车，也熟悉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多好啊，多好啊，简直是谢尔歇-米迪路上的一家小书店，是停停转转的微风^③，是黄昏和时辰^④，是一年中的花季^⑤，是开头的那个字^⑥，是个自以为人的人。我的妈呀，一大堆尽是蠢话，而她，却从书店中出来了（我这才发觉原来是个比喻，她真的正走出一家书店）。我们交换了几句话就到塞夫雷路和巴比伦路拐角的咖啡馆去喝酒了（讲起比喻，我就是刚上岸的精细瓷器^⑦，小心轻放^⑧，而她就是巴比伦，时间的源头，古老的事物，原始的生物，混沌之初的恐怖和优雅，《阿达拉》^⑨的浪漫主义，但树后却有一只真正的老虎在等着）。就这样塞夫雷就同巴比伦去喝酒了。我们互相望着，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皮埃罗·德拉·弗兰切斯加（1416—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画有《十字架故事》等壁画。

③ 鲁文·达里奥一首诗中的诗句。

④ 引自阿根廷作家埃斯特潘·埃切维利亚（1805—1851）的作品。

⑤ 西班牙诗人贡戈拉（1561—1627）诗作《孤独》的第一句。

⑥ 即“道”，见第九章有关的注释。

⑦ 塞夫雷路上有一家著名的瓷器厂，故而引起这个比喻。这个街名来自于塞夫雷这个镇，为瓷都。

⑧ 原文为英文。

⑨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勃里昂（1768—1848）的中篇小说，是发生在密西西比河异国情调环境中的爱情故事。

我觉得我们二人开始对对方有了欲望（不过这是后来在雷奥穆尔路发生的事了），于是就进行了一次值得纪念，但却绝对笼罩在误解和不协调之中的谈话。这种误解和不协调直到二人的手也谈起话来时才在迷惘的沉默中消散。互相望着、微笑着，抚摩对方的手是多么甜蜜啊，我们互相用对方的烟蒂点燃高卢牌香烟，我们用目光互相爱抚着。我们的看法是那么一致，以致都觉得难为情。巴黎在外面跳着舞等着我们，每次我们一下船，一开始生活，巴黎的一切就没有名称，没有历史了（特别是对巴比伦来说是这样，她看到了哥特式的一切，但不一定要给它们贴上标签，她在河边行走，但不一定要去看那些北欧龙船在逆水而行，她的这种态度使得我这个塞夫雷大为迷惑，我得努力去适应）。我们分手的时候就像在一次生日晚会上大张旗鼓地交上了朋友的两个小孩，在父母抓住他的手拖走他们的时候还互相恋恋不舍地望着。那是一种甜蜜的痛苦，一种期望。众所周知，男孩叫托尼，女孩叫露露，这就足以让人心花怒放了，而……

奥拉西奥，奥拉西奥。

喂，他妈的^①，为什么不让我讲下去，我讲的是那个时候，讲的是塞夫雷－巴比伦，而不是明知游戏已经结束，还偏要作一番挽歌式的总结。

(—68)

^① 原文为法文。

94

莫莱里的思考

一篇散文会像一块里脊肉那样腐烂，几年前我就亲眼看到我的文章出现了腐烂的迹象。同我本人一样，我的文章也会患咽喉炎、黄疸和阑尾炎，但在走向最后解体的路上要超过我。不管怎么说，腐烂掉就意味着消灭各种化合物中的不纯物，把权利还给钠、镁、碳等化学上的纯元素。我的散文也会腐烂，那是在句法意义上腐烂，是朝着单纯化吃力地发展着的腐烂。因此我想，我并不善于“连贯地”写作；走不了几步，动词就会像马一样前蹄一抬把我摔在地上，我还得克服头昏，稳定住；这太好了。可我觉得应该把诸元素稳定住，诗歌就是干这事的，还有小说、故事或戏剧的某些情景，其余的任务就是填充浮言了，但我总是干不好。

“对，但元素难道是最本质的东西吗？稳定碳元素还不如去稳定盖尔芒特一家^①的历史。”

“我隐约觉得，我指的元素是化合物的终端，同教学上

^① 指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第三部《盖尔芒特家那边》。

的化学观点刚好倒转过来。化合达到极限的时候，元素也就展现出来了。这时就要把元素稳定住，如果可能，就成为元素本身。”

(—91)

95

在有些笔记里，莫莱里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得异常明确，对研究什么或不研究什么甚感兴趣，表现出一种离奇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精神，譬如说佛教的禅宗，那几年佛教禅宗成了垮掉的一代^①身上的风疹块。莫莱里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精神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他在精神要求上比那些醉心于梵文词句和罐装啤酒的加利福尼亚青年更加激进，更加年轻。在一篇笔记里，他根据铃木的观点，提到了语言，把语言看做是一种直接发自内心经历的感叹和呐喊。接着他举了几个师父和弟子之间对话的例子加以说明，这几个例子对理性的耳朵来说，对二元论的逻辑来说，完全是无法听懂的。譬如师父对弟子所提问题的回答，一般说来都是用手杖打学生的头，要么就往他们身上浇一罐水或把他们推出家门，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对弟子重复一遍他们提的问题。莫莱里在这表面看来神经错乱的世界中似乎感到很自在，并认为师父的做法是真正的上课，是打开弟子精神眼界，向他们揭示真理的唯一方

^① 原文为英文。

式。在他眼里，这种粗暴的非理性做法是极其自然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废除构成西方特性的那些结构，废除构成人类对历史的理解力随之旋转的轴的那些结构，废除在人类思考过程中（包括审美感，甚至诗感）拥有自身的选择工具的那些结构。

笔记（为了训练记忆法所作的笔记，或是为了达到某种未解释清楚的目的所作的笔记）的口气似乎表明莫莱里在他本人那几年就开始写作和出版的作品中正在作类似的冒险。他的某些读者（包括他本人）认为，企图写作一种在叙事过程中不使用逻辑连接的小说是很可笑的。最后人们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妥协，一种手法（尽管这种选择一种叙事方式为的是看上去不是在叙事的这一做法到底是不是荒唐行为，还悬而未决）。*

* 为什么不可以？这是莫莱里对自己提的问题。他把问题写在一块方形纸片上，纸片的边沿写有一串豆类的名称，这可能是神的预言。预言家、神秘主义作家、灵魂中的黑夜等等，故事就是经常以讽喻和显灵的方式被加以利用的。当然，作为一部小说来说就……但这种吵吵嚷嚷与其说产生于西方猴子对属性和分类的癖好，不如说产生于一种真正的内心矛盾。*

** 更不用说这种内心矛盾越强烈，它就会使得禅宗式的技巧越有劲。那时就不要以杖击头了，只要有一部绝对反小说的小说就行了，尽管会引起哗然大波和随之而来的冲突，但也许对最为小心谨慎的人来说是一次开放。***

*** 莫莱里希冀着这最后一点能够成为事实，于是在另外一张纸上又写下了引自铃木的一段话：弄懂了师父那奇特的语言，在学生方面就意味着懂得了自己，而不是懂得了那个语言的意义。同狡猾的欧洲哲学家得出的结论相反，禅宗师父的语言所传达的是思想，而不是感情和直觉，因此作为语言本身的语言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但由于语句的选择是来自师父的，玄义也就在适于自身之中得到了实现，弟子也就展现了自己，了解了自己，平庸的语句也就变成了关键的话。****

**** 为此，艾蒂安对莫莱里的手法进行了分析性的研究（奥利维拉本来认为这种做法肯定会失败的），他以为他在书的某些段落中，甚至在某些

章节中看出了莫莱里根据智人的习惯^①对禅宗耳光进行了一种巨大的扩展。莫莱里把书的那几部分称做“典型章”和“章典型”^②，从这两个词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文字上可笑的混合，但不是从乔伊斯那里学的。至于典型必须要干些什么，那就是令黄和哥莱戈罗维乌斯焦虑不安的课题了。……

***** 艾蒂安的看法：看起来莫莱里绝不想爬上菩提树^③，攀登西奈山^④，也不想登上其他任何给人以启示的高台。他不想采取好为人师的态度，把读者引向绿草茵茵的新的草原，他写作时一点奴颜媚骨也没有（必须说明，老人是意大利人后裔，完全可以扯着嗓子自吹自擂），而只是想象着自己在进行的无望而感人的试验中仿佛有一位他应该模仿的大师。他随口说出一个禅宗式的句子，然后就自己听——有时一句话要占五十页纸，这人怪得可怕——要是以为这个句子是写下来给读者看的，那就太荒唐，太居心不良了。如果莫莱里把这么多页的东西出版，一方面那是由于他还有着意大利人的一面（“得胜英雄凯旋而归！”^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很高兴看到这儿页纸显得那么耀眼夺目。……

***** 艾蒂安把莫莱里看做是完美的西方人、殖民者。在有节制地收获完了佛教的罂粟花之后，他就带着种子回到了拉丁区^⑥。如果最后的启示可能使他产生更大的希望的话，那么就该承认他的书首先是个事业，因为他希望的是摧毁各种文学形式（即公式）。……

***** 就算是对他的夸奖吧：他也是个西方人，因为他信仰基督教，他相信就个人来讲，一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一个人的过失会玷污所有的人，反之亦然。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利维拉也预感到），他为自己的事业选择了小说形式，并把自己摸索到或未摸索到的东西逐一加以发表。……

（—146）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典型章”和“章典型”，系由两个西班牙词 *arquetipo*（典型）和 *capitulo*（章）合并构成，只是谁在先谁在后的摆法不同。

③ 亦称觉树，相传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pippala*）下证得菩提（觉悟），故把此树称为菩提树。

④ 据圣经载，摩西出埃及时到达西奈山，在此接受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令希伯来人遵守。

⑤ 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第一章中，埃及大将拉达美斯得胜归来，群众向其欢呼：“得胜英雄凯旋而归！”

⑥ 原文为法文，巴黎的一个知识分子较集中的区。

96

消息火药般飞快地传了开来，实际上蛇社的全体成员晚上十点都到了那里。艾蒂安拿着钥匙，黄一躬到地地回敬看门女人那愤怒的接待。你们到这儿来搞什么鬼名堂，不行，可说真的，你们这些外国人，你们瞧，既然你们说是那老……莫莱里先生的朋友，那我就放你们进去，可你们至少要事先通知一声嘛，一群人晚上十点闯了进来，真不像话，古斯塔沃，你应该跟工会谈谈，这简直是胡闹，等等，等等^①。芭勃斯带着罗纳德称之为鳄鱼的笑容^②的笑容；罗纳德捶打着艾蒂安的背部，推着他，让他快走；佩利哥·罗梅罗诅咒着文学。一楼住的是皮货商罗多，二楼是医生，三楼是于塞诺。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罗纳德用肘揉着艾蒂安的肋骨，大骂奥利维拉，这该死的杂种，我想他又是在开玩笑吧^③。哎呀，你让我安静点好不好^④。巴黎就是这样，他妈的，倒霉的楼梯，一层接着一层，没完没了，爬得人都烦了，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男孩^⑤……黄走在最后，又是对古斯塔沃微笑，又是对看门女人微笑。该死的杂种^⑥，他妈的，你妈的，白痴^⑦。众人

① 原文为法文。

②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原文为法文，系法国诗人弗尔（1872—1960）的诗篇《绕世界一周》中的一句话：“如果世上所有男孩／都想成为水手／就将其船只在浪上／筑起一座美丽的桥梁。”

⑥ 原文为英文。

⑦ 原文为法文。

爬到了四楼，右边一家的房门打开了，但只打开三厘米左右的样子。佩利哥看到一个身穿白色睡衣的大老鼠在用一只眼和整个鼻子窥视大家，没等这只大老鼠把门重新关上，佩利哥一脚踏进了屋里，并给她讲了蛇怪的故事。大自然养育了蛇怪，把它养育得极富毒性，极富征服欲。它一吹口哨，众蛇就怕得要死，它一来，众蛇就惊散了，它看一眼就能把众蛇杀死。在娘家叫做弗朗西蓉的雷内·拉瓦雷特夫人不怎么懂，打了个响鼻，把他推出门外，算做回答，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佩利哥在此之前八分之一秒钟抽出了脚。到了五楼，大家停了下来，看着艾蒂安郑重其事地把钥匙插进锁孔。

“太不可想象了。”罗纳德又最后重复了一遍，“正如当选的铁塔小姐和的士小姐们说的那样，我们是在做梦吧。你带酒来了吗，芭勃斯？快给卡隆^①一枚银币吧。现在房门就要打开，怪事即将出现。我对今晚要发生的任何事都作好了准备，这里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

“那倒霉的老妖婆差点儿把我的脚挤坏了。”佩利哥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快把门打开吧，我爬楼梯都爬烦了，老兄。”

但钥匙转不动；黄提示说，不管什么事情，开头的动作，哪怕是最简单的，总是要遭到某种力量的阻碍的，所以必须以耐心和机智来战胜这一力量。电灯突然熄了。谁有火绒，快拿出来，他妈的。喂，

芭勃斯

罗纳德

艾蒂安

黄

佩利哥

罗纳德

佩利哥

起码你要讲法语吧。你的那位拍马屁的同伙还没来，只有他才懂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②。拿根火柴来，罗纳德。这倒霉的钥匙，都生锈了，那老头子竟把钥匙放在水杯里保存。我的同伙，我的同伙，他不是我的同伙^③。我想他不会来了。你不了解他。我比你

① 卡隆：希腊神话中在冥河渡亡灵去冥府的神。每个亡灵渡河时起码要交一枚银币作为渡资，富人则要交纳三枚。故按古希腊的风俗，死者口中都要放一枚银币。

②③ 原文为法文。

黄

芭勃斯

艾蒂安

芭勃斯 罗纳德

芭勃斯

罗纳德

罗纳德

艾蒂安

和大家

更了解他。怎么可能。先生想打赌吗^①？啊，他妈的，我敢说这儿简直成了巴别塔^②。快把你的火绒拿出来，他妈的黄河，你这倒霉的家伙^③，喂。在属于阴的日子里，应该有耐心。我只带了两升酒，不过是好酒。上帝啊，你小心别让酒瓶掉了，滚下楼去。我还记得在亚拉巴马州的那天晚上。满天星斗，我亲爱的。真滑稽，你应该在电台工作^④。好了，钥匙转动了，是锁孔堵住了，不错，锁孔属于阴。满天星斗落到阿拉

巴马州^⑤，我的脚都酸死了，再划根火柴，什么都看不见，咦，秒针在哪儿^⑥？哦，表不走了。有人摸我的屁股，亲爱的。嘘……嘘……让黄先进去把魔鬼驱出来。噢，我可不干。佩利哥，把他推进去，谁让他是中国人的。

“别做声，”罗纳德说道，“这可是另一块领土，我说这话是严肃的，谁要是到这儿来寻开心，那就赶快滚蛋。亲爱的，把酒瓶给我，你一激动，酒瓶就会掉下来。”

“我可不喜欢在黑暗中让人摸来摸去的。”芭勃斯看着佩利哥和黄说道。

艾蒂安用手慢慢地在门框内侧摸索着，大家一声不吭地等着，他摸到了电门：房间很小，积满了灰尘。电灯挂得很低，柔和的灯光把

① 原文为英文，其中“先生”二字是斯瓦希里文。

② 原文为法文。巴别塔：诺亚的子孙们拟造一塔以通天，上帝乱其语言，使之不能互相交流，以示惩罚。

③ 原文为法文。

④⑤ 原文为英文。

⑥ 原文为法文。

房间笼罩在金色的气氛之中。蛇社成员先是松了一口气，接着一面观察房间的其余部分，一面低声交换着印象：画有乌尔古城的版画复制品，关于亵渎圣经的故事的绘画（保罗·乌切罗所画^①），庞德^②和穆齐尔的照片，德斯塔尔的绘画，大量的书，墙的四周、地上、桌上、厕所里、小小的厨房里到处都是书。厨房里还留下一个又臭又硬的煎鸡蛋，艾蒂安认为很美，可芭勃斯则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ergo 就发生了尖声争吵。此时黄虔诚地打开了一本题为《关于施魔致疾与施魔治疾的论述》^③，作者是茨温格。佩利哥熟练地登上一个矮凳去浏览那一长排西班牙黄金时代诗人的作品，去欣赏一个用锡和象牙做的古代星盘。罗纳德每个胳膊下夹着一瓶白兰地，站在莫莱里的桌子前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些绿色天鹅绒面的文件夹看，仿佛那正是巴尔扎克，而不是莫莱里坐下来写作的地方。对，老人曾经在离蛇社不远的地方住过，可每当有人问及他的地址的时候，那可恶的出版商就说他住在奥地利，或是布拉瓦海岸^④。文件夹放在桌子的左边和右边，大概是二十到四十个，各种颜色的都有，有的里面夹得满满的，有的则是空的。桌子上还有一个烟灰缸，仿佛是莫莱里的另外一种卷宗，里面堆满了烟灰和用过的火柴棍，犹如庞贝的废墟。

“芭勃斯把静物画^⑤扔到垃圾桶里了，”艾蒂安发怒道，“要是玛伽能来，非把她头发揪下来不可，可你这个做丈夫的……”

“你瞧，”罗纳德指着桌子安抚艾蒂安道，“芭勃斯不是说鸡蛋都臭了吗，你别固执了，现在开会，由艾蒂安主持。简直没办法，阿根廷人呢，怎么还不来？”

“缺席的有：阿根廷人，特兰西瓦尼亚人^⑥，居伊到乡下去了，还

① 保罗·乌切罗（1396—1475）：意大利佛罗伦萨派画像。“所画”二字原文为拉丁文。

②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意象派”诗歌运动起主导作用的中心人物。第一五十四章还要提及。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④ 西班牙地名。

⑤ 指煎鸡蛋。

⑥ 指奥西波·哥莱戈罗维乌斯。

有玛伽，谁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法定人数够了。黄负责记录。”

“我们还是等会儿奥利维拉和奥西波吧。芭勃斯负责审查账目。”

“罗纳德做秘书；你还得负责供应酒水，亲爱的，去拿几个杯子来好吗^①？”

“现在进行第四项议程。”艾蒂安在桌子的一边坐下来说道，“为了满足莫莱里的愿望，我们蛇社在此开会。在奥利维拉到来之前（如果他来的话），让我们先为老人不久即将坐在这里干一杯。我的妈呀，这场面太令人沉痛了。莫莱里也许在医院里正在做噩梦，而我们就像是他的噩梦。太可怕了。记录在案。”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谈谈莫莱里吧。”罗纳德说道，他眼里充满了天然的泪水，吃力地想把白兰地酒瓶上的软木塞拔出来，“也许将来不会再開这样的会了，几年前是不是开过，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还是个见习生，而你、黄，还有佩利哥，所有的人……该死，我真想大叫一通^②。一个人在到达山顶的时候，在打破纪录的时候，或是在类似的情况下，都应该有这种感觉。对不起^③。”

艾蒂安把手放在了罗纳德的肩上，大家围着桌子坐了下来，黄把房间的灯熄掉，只留下了那盏照着绿色文件夹的灯。对神灵主义怀有敬意的艾蒂安心想：这仿佛是欧萨皮亚·帕拉迪诺^④画的一个场面。就这样，大家喝着白兰地，开始谈论起莫莱里的著作来。

(—94)

① 原文为英文。

②③ 原文为英文。

④ 不详。

97

各种不协调力量的代理人哥莱戈罗维乌斯对莫莱里的这段笔记很感兴趣：“要深入现实，或深入以一种可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实，要感受那乍一看最为冒失的荒诞事物到最后是如何具有价值的，是如何同（或不同）另外一些荒诞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直到从方向相反的（与每日那刻板的图案相比较而言）章法中出现，并最后完成一幅具有连贯性的图案，这图案只要怯懦地同上述那一幅进行一次比较，就可能像是一幅丧失理智的、梦呓般地不可理解的图案。尽管如此，我是不是太过于轻信了呢？要拒绝进行心理研究，同时敢于让读者——说真的，只是某些读者——同个人的世界进行接触，同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考内容进行接触……这类的读者可能缺乏任何桥梁，缺乏中间纽带，甚至缺乏因果联系。只给他们一些未经琢磨过的事物，如各种行为、组合、破裂、灾难、笑料等等。在应该告别的地方，墙上却出现了绘画；在应该叫喊的地方，却出现了钓鱼竿；在应该死亡的地方，却出现了一首曼陀铃三重奏，而这就是告别、叫喊和死亡。但又有谁准备在这中间行走、冒失行事、偏离中心、发现自我呢？小说的各种外在形式已经改变，但它的主人公们仍然是变了形的特里斯坦^①、

^① 凯尔特族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其与绮瑟的爱情，以及最后的同归于尽成为许多世界名著的主题。

简·爱^①、拉夫卡迪奥^②、利厄波尔·布卢姆^③、大街上的人、家中的人、卧室中的人等典型人物。对于像乌利奇^④（又是穆齐尔）或莫洛伊^⑤（又是贝克特）这样的主人公而言，就有五百个达尔莱^⑥（又是达雷尔）。说到我自己，我在思考着，我写的东西应该有助于改变读者，使读者动起来，使读者惊奇，使读者感到陌生，从这一角度来讲，我是否能够使人有时觉得我感兴趣的真正的唯一人物就是读者本身呢？”尽管莫莱里最后这句话默认了自己的失败，但罗纳德仍然觉得整个笔记中有着一种使他不快的自负感。

（—18）

98

就这样，给我们以启示的人正是那些盲人。

就这样，那个能够不知不觉地为你正确无误地指明道路的人，他自己却走不了那条道路。玛伽永远不会知道她的手指为什么指向破镜上那条细细的裂纹，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某种沉默、某种显得荒唐的专注神情和某种犹似见了光的蜈蚣那样的急忙奔跑，是在怎样的程度上

① 即夏洛蒂·勃朗特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② 法国作家纪德的作品《梵蒂冈的地窖》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人物。

③ 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

④ 穆齐尔作品《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

⑤ 贝克特作品《莫洛伊》中的主人公。

⑥ 达雷尔作品《亚历山大四部曲》中的主人公。

成了让我好好地思考自己，而不是思考别人的关键。总之，关于细细的裂纹……假如你想成为你对我所说的那样幸福的人／那你就不要作诗，奥拉西奥，不要作诗^①。

客观地看问题，她根本不能把我内心的东西显示给我看，甚至在她自己的内心，她也只能昏惑地转来转去，东摸摸西试试，犹如一只发怒的蝙蝠，犹如一只在房间的空中飞来飞去画着图案的苍蝇。突然，对于坐在那里看着她的我来说，她又变成了一种征兆，一种信息。她流泪的原因、她买东西的次序，或是她炸土豆的方式都是一些象征，而她自己并不知道。莫莱里在写作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大致内容如下：“我读海森伯^②的作品，一直读到中午，又是作笔记，又是做卡片。看门女人的儿子给我送来了信件，于是我就同他谈起了他在自家厨房正在制造的一个飞机模型，他一面给我讲，一面跳，用左脚跳两下，用右脚跳三下，然后再用左脚跳两下。我问他为什么两下、三下地跳、而不两下、两下或三下、三下地跳。他奇怪地看着我，他也不懂。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和海森伯处在一块领土的另一边，而那小孩仍然骑在领土的两边，两只脚，一脚踏在一边，而他自己并不晓得这一点。他很快就要到我们这边了，这样一来，一切的交流就没有了。交流，同什么进行交流？为什么要进行交流？总之，还是让我们继续阅读海森伯的作品吧，也许海森伯能够……”

(—38)

① 戏拟西班牙诗人帕特里纳（1850—1880）作品《某事》中的一句诗：“假如你想成为你对我所说的那样幸福的人／那你就不要进行分析，小伙子，不要分析。”

② 海森伯（1801—1876）：德国物理学家，1932年获诺贝尔奖。

99

“莫莱里提到语言的贫困化问题，这不是第一次了。”艾蒂安说道，“他的人物由于感到自己是被他的想法和话语画出来的，并担心这幅图画是骗人的，因此对自己本身也就产生了怀疑。这样的提法我可以指出好几处。人要诚实，语言要圣洁^①……可我们还差得远。”

“也并不太远。”罗纳德说道，“莫莱里是想把语言的权利归还给语言。他讲的是要净化语言，改正语言，就像采取卫生措施那样把‘降落’改为‘下来’，但实际上他寻求的是把‘降落’这个词的一切光辉归还给‘降落’，好让它像我使用的火柴那样，而不是作为支离破碎的装饰和陈词滥调供人使用。”

“对，不过这种努力只能在各个层次上逐渐进行。”奥利维拉打破自己长时间的沉默说道，“从你刚才给我们念的内容来看，很清楚，莫莱里谴责的是语言上的一种既虚假又不完整的光学反射和乐器回声现象，因为这种反射和回声能给现实和人类戴上假面具来蒙蔽我们，实际上，除了在美学层次上，他对语言问题并不太在意，但那种关于艺术作品中的客观因素的提法是错误的。单纯从美学的角度去写作是一种逃避，一种说谎，最终只能刺激雌性读者，只能刺激那些不愿正视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的人，或者坐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为别人那虚

^① 原文为法文。

无缥缈的问题流下痛苦的泪水，而又不必卷入亦应成为其本人的戏剧中去的人。莫莱里是了解这一点的。在阿根廷，如果我在蛇社的允许下能够陷入当地事务的话，那么这种逃避已经使我们在一个世纪里感到满意和安静了。”

“遇到知音（即主动读者）的人是多么幸福啊！”黄朗诵般地说道，“这个人就在第二十一号文件夹中的蓝纸上。当我第一次拜读莫莱里的作品时（那是在默东^①，在那里我还看了一部秘密影片，交了几个古巴朋友），我觉得整本书就像一只四脚朝天的巨龟，很难懂。莫莱里是个非凡的哲学家，尽管有时显得特别粗暴。”

“跟你一样。”佩利哥说道，他从矮凳上跳下来，手推肘搯地挤进了围桌而坐的众人中间，“幻想改正语言是院士们的才能，更不要说是语法学家了，不管是降落，还是下来，反正人物是下了楼，扬长而去。”

“佩利哥把我们从禁闭中救了出来，”艾蒂安说道，“把我们从对抽象的追求中救了出来，有时莫莱里太喜欢抽象化了。”

“我告诉你，”佩利哥威胁着说道，“对我来说，这种抽象化……”

白兰地使得奥利维拉的嗓子发辣，但他很高兴，因为这使得他没去注意大家的讨论，使他可以在讨论中糊涂那么一会儿。在某一处（确切的章节不知道，得找一下），莫莱里对文章的作法作了一些关键性的说明。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大量地删除，在一张空空如也的纸上也要进行可怕的、马拉美^②式的删除，但这种删除要与不惜代价地写下去的内心需要相一致。莫莱里不可避免地把自己作品中的一部分写成对写作问题的思考，就这样，他对把文学当做职业加以利用这一做法就愈来愈疏远了，也就是说，他放弃了这类一开始给他带来过声望的故事和诗歌。在另一处，莫莱里说他曾经以念旧的心情重新阅读了自己几年前写的文章，他大吃一惊：我怎么能让这种胡说八道露头，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怎么能如此奇妙地，但却舒舒服服地、简单化

① 法国巴黎郊区地名。

②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诗人，主张严肃的创作作风，认为只应留下最精髓的东西。

地铺叙故事呢？在那个时候，似乎他写的东西必须平铺直叙地摆在自己的面前，似乎写作就是用莱特拉 22 型打字机打出看不见，但却摆在眼前的字就行了，就像把唱针放进唱片的纹沟中就行了一样。而现在他只要能够勤奋地写作就行了，但每写一段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可能出现矛盾，是否隐蔽着假象（是有必要重读一遍，奥利维拉想道，有一段写得就很奇特，令艾蒂安大为开心）；还要设想一下每一个清楚的想法是否有可能成为谬误，或半截子真理；更要对那些倾向于用铿锵的声调、流畅的节奏组织起来，并以其幸福的哼唧声使作者本人首受其害之后又使读者昏昏欲睡的语句怀疑一番（“对，然而诗歌……”“但这段关于那能使写作进行下去的摇摆^①的笔记……”）。有时莫莱里却选择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简单得令人痛苦：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职业上的条件反射把对写作的内心需要同例行公事混淆了起来，这就是五十多岁，并多次获过大奖的作家的典型情况。但与此同时，莫莱里却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写作愿望和迫切感，这是否就是在一行一行地同自己战斗时所产生的条件反射、例行公事、令人愉快的创作欲呢？但为什么立即又产生了一种遭到反击、转瞬即逝、疑虑重重、憔悴枯萎、抵触反感的情绪呢？

“喂，”奥利维拉说道，“你喜欢的只写着一个字的段落的那页纸在什么地方？”

“我都背下来了。”艾蒂安说道，“写的是介词 si^②，紧接着是一个参见符号，此符号之后也有一个参见符号，接着又是一个参见符号。我一直对佩利哥说，莫莱里的理论并不那么富有独创性，他令人感到亲切的是他的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他那为了赢得（从所有人的身上赢得）用那只好脚重新进入人类的权利而放弃写作的力量。我说的是他的原话，或与之非常相似的话。”

“在超现实主义作家身上这种实践太多了。”

“我指的并不是语言解放事业。”艾蒂安说道，“超现实主义作家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在西班牙文中 si 应是连词，不是介词，意为“如果”，“是否”等。

曾经认为真正的语言和真正的现实已经遭到西方理性主义结构和资产阶级结构的非难和驱逐，正如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清楚的那样，超现实主义作家是有道理的，但在剥香蕉皮的复杂过程中（这不过是一小会儿），结果是不止一个诗人把香蕉连皮吃了下去。超现实主义者不是一下子就脱离了语言的，而是吊在语言上的。莫莱里正是想从语言本身开始脱离语言。崇拜纯形式的语言的人都是些狂热的祭司，只要看起来不过分地符合语法，他们什么都接受。他们并不太怀疑，创造一个新的语言，尽管最后要背叛其语义，但却能无可辩驳地显示人类的结构，不管是中国人的结构，还是红番们的结构。所谓语言，就是在现实中定居，在现实中体验。尽管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确实背叛了我们（大声呐喊，揭露此种背叛的，莫莱里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仅仅把语言从其禁忌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应该重新体验它，而不是重新振奋它。”

“这话听起来怪庄重的。”佩利哥说道。

“你说的这些，任何一篇哲学论文里都有。”哥莱戈罗维乌斯像昆虫学家似的翻阅完文件夹，似睡非睡，胆怯地说道，“如果不从以另外一种方式用直觉去了解构成我们现实的那一切开始，就不可能重新体验语言。是从存在到语言，而不是从语言到存在。”

“用直觉了解，这是那些万金油式的字眼之一。我们不要把狄尔泰^①、胡塞尔^②或维特根斯坦的问题都算在莫莱里的头上。老人所写的东西中唯一清楚的就是，如果我们在临死的时候也不知道各个日子的真正名称，那么像马尔科姆·劳里^③所讲那样，一个劲儿地重复‘人们把生活卖给我们’，几乎就是笨伯干的事，其实人们是把预制好了的生活卖给我们。莫莱里坚持这样做，也几乎是个笨伯，但艾蒂安却说中了，老人是想通过实践给自己，也给我们展示一条出路。一个作家不去摧毁文学，那他还有什么用？我们这些不愿做雌性读者的人不就

① 维尔海姆·狄尔泰（1833—1911）：德国哲学家。

② 胡塞尔（1859—1937）：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

③ 马尔科姆·劳里（1909—1957）：英国小说家、诗人，著有《在火山下》等。在一一八章亦提及。

是用来尽可能地帮助作家摧毁文学的吗？”

“以后又怎样呢？以后我们怎么办呢？”芭勃斯说道。

“我也这样问过自己，”奥利维拉说道，“但甚至在二十年前就有伟大的答案了，那就是诗歌，丑丫头，那就是诗歌。人们用这个伟大的字眼就可以堵住你的嘴。要以诗歌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要去征服诗的现实。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恐怕你也发觉了，连诗歌也完蛋了，只剩下诗人了。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也没人读他们的作品了。”

“你别净说蠢话了。”佩利哥说道，“我读的诗就有一大堆。”

“当然，我也读，但那不是诗，而是超现实主义所宣布的、所有的诗人都期望寻求的那种东西，即著名的诗之现实。亲爱的，请你相信我。从50年代起，我们就处在完全是科技的现实之中，至少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这很糟，是件憾事，令人挠头，但事实就是如此。”

“什么科技不科技的，我无所谓。”佩利哥说道，“就拿路易斯教士^①来说吧……”

“可我们现在是一九五几年。”

“这我知道，他妈的。”

“你好像并不知道。”

“难道你以为我要把自己放到那狗屁不如的历史循环论的立场上去吗？”

“不，但你应该读读报纸。跟你一样，我也并不喜欢科技，我只是感到近二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变化，任何一个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有所发觉。因此芭勃斯的问题把莫莱里和我们都难住了。以我们认为是真正的、够得着的，并存在于精神（请对这个字眼原谅）中某处的现实的名义，向变成了婊子的语言开战，向所谓的文学开战，这是好

^① 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西班牙诗人，人称西班牙抒情诗歌的王子，作品有《致隐退的生活》等。

事，但莫莱里本人却只看到了他这场战争的消极面。像你，像我们大家一样，他认为必须开战，但以后呢？”

“慢慢来，”艾蒂安说道，“先让你那以后呢安静安静。作为第一阶段，莫莱里的讲课已经足够了。”

“不设想一个目标，你就不能谈什么阶段。”

“你干脆就把它叫做工作前提，或随便任何类似的东西吧。莫莱里寻求的是打破读者的思维习惯。正像你所看到的那样，这一点并不难，简直不能同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相比。到现在为止，在莫莱里身上至少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除非你……奥拉西奥·库里亚修斯^①，在番茄罐头中找出形而上学你是做得出的。莫莱里是位对艺术有着独特见解的艺术家，他主要是想推翻常用的形式，这在一切有成就的艺术家身上是很常见的。他最讨厌中国卷宗式的小说，这种小说就像一个乖孩子，让人从头到尾地读。你大概也注意到了，他越来越不重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即一字引出另一字的技巧了……我读莫莱里的作品时，得到的印象是他在为他所驾驭的各部分之间寻求一种非机械式的、非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我还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即他正在写的东西几乎不受已经写好了的东西的制约。我尤其觉得，老人在写了几页之后，自己都不记得以前所写的了。”

“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佩利哥说道，“第二十页上的矮女人到了第一百页就身高二米五了。我不止一次地发现过这种情况了。还有一些场面，始自下午六点，结束于下午五点。简直令人作呕。”

“难道你自己没有感到过随着感情的变化，你可以是个矮子，也可以是个巨人吗？”罗纳德说道。

“我指的是肉体，不是精神。”佩利哥说道。

“他相信肉体，”奥拉西奥说道，“而肉体相信时间，所以他相信时间，相信前与后。这可怜的人没有在抽屉中找到他二十年前写的一封信，

^① 据传说，公元前7世纪，罗马城的奥拉西奥三兄弟与阿尔巴城的库里亚修斯三兄弟，各自为了本城的统治地位而进行决斗。决斗中库里亚修斯三兄弟全部受伤，奥拉西奥三兄弟二死剩一。此幸存者伪装逃跑。最后杀掉了全部库里亚修斯三兄弟。作者此处用奥拉西奥的名字开玩笑。

也没有再读一遍，他更没有发觉，如果我们不用时间的内质加以支撑，如果我们为了不致发疯而去发明时间，那么什么也持续不下去。”

“这一切都是各司其职，可在背后……” 罗纳德说道。

“在背后有一个诗人。” 奥利维拉说道，他真的动了感情，“我的美国人，你应该说 Behind^①或 Beyond^②，要么干脆就说 Yonder^③，这是个很美的字眼。”

“如果没有一个背后，这一切就都没有任何意义，” 罗纳德说道，“任何一个畅销书作者都比莫莱里写得好。我们之所以阅读莫莱里的作品，之所以今晚在此聚会，总而言之，是因为他有着伯德^④所具有的一切，有着卡明斯和杰克逊·波洛克所突然具有的一切，我就不必多举例子了。为什么不多举例子？” 罗纳德怒喊道，芭勃斯以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像猛喝一口酒似的饮下了他的话^⑤，“我愿意举多少就可以举多少，任何人都会明白，莫莱里不是心血来潮地故意使生活复杂化，再说，他的书如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一样，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在这个你所谓的科技世界里，莫莱里希望拯救出某种正在死亡的东西，但在拯救它之前必须杀死它，或者至少给它输血，一直输到它犹如新生为止。” 罗纳德说道，他发现了芭勃斯那异常敬佩的目光，“未来主义诗歌所犯的错误就是想对机械论评头论足，认为这样就可以从白血病中得到拯救。但用文学的口气谈论卡纳维拉尔角^⑥所发生的事，我们是不会更好地理解现实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你的看法很好。” 奥利维拉说道，“还是让我们继续寻求 Yonder 吧，有一大堆 Yonder，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首先我可以说，今天的科学家和《法兰西晚报》^⑦的读者所接受的科技现实，也就是说肾上腺皮质素、伽马射线、钷提炼的世界，与类似

① 英文，意为“在背后”。

②③ 英文，意为“在远方”，“远方”。

④ 在英语中伯德意为“鸟儿”，指美国著名高音萨克管演奏家查理·帕克（1920—1955）。

⑤ 原文中构成这句话的众字之间没有间隔，是一口气接连写下的。

⑥ 美国地名，航天发射站所在地。

⑦ 巴黎的一家报纸，此处代表通俗读物。

《玫瑰传奇》^①世界那样的现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刚才我向我们的佩利哥提到过此书，那是为了让他注意一下他的美学见解和价值尺度其实早已被取消；人类在寄希望于智慧和精神之后，感到仿佛遭到了背叛，并隐约觉得自己的武器掉转过来打了自己；文化、文明^②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在这死胡同中科学所干的野蛮行径不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动，请原谅我用这个字眼。”

“这话克拉格斯早就说过了。”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

“我并不想抄袭^③别人，”奥利维拉说道，“我的想法是，现实，不管你接受的是梵蒂冈的现实，勒内·夏尔^④的现实，还是奥本海默^⑤的现实，现实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不完整的、被分割成小块的现实。某些人在电子显微镜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赞叹并不比看门女人在路尔德^⑥奇迹面前表现出来的惊讶来得高尚。相信人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相信人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生活在以马内利^⑦之中或听禅宗课，把人类命运作为经济问题或单纯的荒谬之事提出来，如此等等，我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选择也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但存在着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以及选择的单子是很长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我们正处在史前时期，处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时期。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我不相信我们有时会接近真正人类的真正现实。到达罗纳德那著名的 Yonder 将是困难的，因为没有人会否认现实这个问题应该用集体的名义提出，而不应该以拯救几个得天独厚者——即有成就的人们，跳出了时间之外并加入到核心中的人们（姑且这样称之吧）——的方式提出。是的，我想这样的人曾经有过，现在也有，但还不够。我觉得

① 法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勒内·夏尔（1907—1988）：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作品有《没有主人的锤子》等。

⑤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曾参加制造第一颗原子弹。

⑥ 法国城市，著名朝圣地。

⑦ 希伯来文，意为“神与我同在”，指耶稣基督，即上帝圣子，来到世间，与世人同在。

对我的拯救（就算能够做到这点吧）应该是对所有人的拯救，包括最后一个人。事情就是这样，老兄……我们现在并不是住在阿西斯^①的乡间，因此也不能期望一个堪称典范的圣徒为我们播种圣洁，不能期望每个宗教教师成为其弟子的救星。”

“你还是从贝拿勒斯^②回来吧，”艾蒂安提出了劝告，“我想我们本来是讨论莫莱里的作品的，为了与你说的话相衔接，我忽然觉得那著名的 Yonder 不能被想象成时间与空间的未来。莫莱里似乎想说，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康德的范畴不放，那就永远也走不出泥潭。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即我们亦称之为 Yonder 的那真正的现实（有时，给一个模糊不清的看法起许多名字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避免把概念封闭起来，使概念僵化），我再说一遍，那真正的现实并不是未来的事，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最后一个台阶，更不是一次进化的结束，不，不是，而是一种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可以感到它，只要在黑暗中有勇气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它。我在作画的时候就能感到它。”

“你感到的可能是恶魔，”奥利维拉说道，“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美学激情。不过也可能是它，那真正的现实，对，对，也可以是它。”

“它就在这儿。”芭勃斯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说道，“我能感到它，当我有点喝醉了的时候，或当我……”

芭勃斯爆发一阵大笑，接着捂住了面孔，罗纳德亲热地推了她一下。

“它不是处在某处，”黄非常严肃地说道，“它是存在于某处。”

“我们还是不要沿着这条路走得太远吧。”奥利维拉说道，“诗歌给予我们的不是模糊的概念又是什么呢？你、我、芭勃斯……人类的王国不是从孤立的少量火星中诞生的。所有的人都曾有过产生幻觉的时刻，但糟糕的是他们跌入了此时，此地^③。”

① 意大利佩鲁贾省城市，圣徒方济各的出生地。

② 印度地名，现名瓦纳西，著名圣城和文化中心，此处象征东方智慧。

③ 原文为拉丁文。

“你这个人呀，不用绝对的口气讲话，你就什么也不懂，”艾蒂安说道，“你还是让我把话讲完吧。莫莱里认为，如果携琴者们^①像我们的佩利哥说的那样，能挤开各种僵化、衰退的形式（如一个方式动词也好，一个时态的意义也好，或者随你怎么认为的东西也好）而向前迈进的话，那么他们在生活中就第一次做了某些有益的事；他们如有能力消灭雌性读者，或是至少认真地减少雌性读者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对那些以某种方式谋求达到 Yonder 的人有所帮助。像莫莱里那样的叙事技巧不过是为了激励自己从前人的足迹中走出来罢了。”

“对，也是为了钻进泥沼里，一直陷到后脑勺。”佩利哥说道，“到了晚上十一点还在乱挣扎。”

“赫拉克利特就是钻进粪堆中，一直埋到后脑勺的，”哥莱戈罗维乌斯说道，“结果把水肿病治好了。”

“你还是让赫拉克利特安静会儿吧，”艾蒂安说道，“净扯淡，我都困了。不过我还是要说说下面两点：莫莱里似乎坚信，如果作家对别人卖给他的语言，连同这语言身上穿的外衣、名称、洗礼仪式和国籍，继续加以征服的话，那他的作品就仅仅具有美学价值，而老人却又越来越蔑视这种价值。他在一处讲得很清楚，如果在被揭露的事物所隶属的体系内进行揭露，那就什么也揭露不出来。用自己脑子里的学识，用从资本主义派生出来的语汇进行写作来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浪费时间。也有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获得些历史性的结果，或随便什么东西，但 Yonder 刚好不是历史。Yonder 就像为了抓住救命稻草而从历史这片水流中冒出来的手指尖。”

“纯粹是蠢话。”佩利哥说道。

“为此，作家就应该把语言烧掉，把凝固了的形式消灭掉，然后朝着远方走去。而且还应该怀疑一下这个语言还能不能同它所企图提及的事物保持接触。我指的不光是词汇本身，因为词汇并不那么重要，我指的是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全部结构。”

^① 指诗人，出自鲁文·达里奥的《悼念魏尔伦》。

“但为此目的，还必须使用另一种非常清楚的语言。”佩利哥说道。

“那当然。莫莱里并不相信拟音体系，也不相信看图识字之类的东西，他也不企图用下意识的写作或其他惯用的伎俩来取代句法，他只是想干预整个文学事实，也就是说‘书’，如果你同意这种说法的话。有时他也想干预词汇，有时也想干预词汇所传达的意思，他的行为就像游击队，能打则打，其余的就随它去了，但你不要以为他不是个文人。”

“我们恐怕得走了。”芭勃斯说道，她想睡了。

“随你怎么说，”佩利哥固执地说道，“反正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光是反对形式的，起作用的是实质。老兄，是实质。”

“我们的实质文学有几十个世纪的历史了，”奥利维拉说道，“可结果如何，你正在看到。你要知道，我所理解的文学是一切可以说的加上一切可以思考的事物。”

“更不用说所谓形式与实质的区分是虚假的这一点了，这一点在几年前就为人所知了。我们还是在表达成分即语言本身，和被表达事物，即正在形成为观念的现实之间作个区分吧^①。”

“随你的便，”佩利哥说道，“我想知道的是，莫莱里所企图做的这种割裂，即为了更好地领会可表达的事物而把你称之为表达成分的东西割裂出去的做法是否真的在这方面有什么价值。”

“很可能没什么用处，”奥利维拉说道，“但可以使我们在那为狂妄的西方唯理主义－现实主义－精神主义－唯物主义服务的死胡同中不那么感到孤独，是个S.R.L^②。”

“你认为是不是有人早就挤开语言迈步前进，直到摸到事物的根源了？”

① 这段话表述了结构语言学的观点之一。索绪尔认为语言是有声符号的系统，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叶姆斯列夫又发展了这个观点，把语言行为区分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即这里所说的“表达成分”和“被表达事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都展开了“结构主义革命”，理所当然地也波及了文学。

② 原文为英文，指“科学研究试验所”。

“也许。莫莱里并不拥有必要的天才和耐心，他只是指出一条道路，然后用镐敲那么几下……留下一本书。他做的事并不多。”

“我们走吧，”芭勃斯说道，“太晚了，白兰地也喝光了。”

“还有，”奥利维拉说道，“人们只懂得自己懂得的东西，这是人类学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讲，莫莱里的追求是荒谬的。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诸问题之间的连接总是向后连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所知道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知识。但就一个人本身身上的东西来讲，他就不懂得一切应该懂得的东西了，因而他本人关于现实的概念就可能被他人接受。认识论者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甚至以为找到了坚实的地盘，可以从此地盘出发，朝着形而上学重新向前跑去。但是笛卡儿却平平静静地向后退了，这一后退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部分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后退，因为今天有一位叫维尔柯斯^①的先生，是克利夫兰人，他正在用电极和其他的装置试验等价思维和等价磁电路（他之所以以为自己很熟悉此类事物，那是因为他了解能给此类事物下定义的语言，如此等等）。这还不算，一个瑞典人刚刚抛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关于人脑化学的理论：思维就是一些酸类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可不愿意为记起这些酸类的名称去费脑筋。酸思故酸在^②。你往自己的脑膜里滴上一滴酸，也许就成了奥木海默或佩蒂奥特^③博士，或危险的杀人犯。你瞧，思维这人类特有的作业就这样被置于磁学和化学之间那块相当广阔的区域中了。很可能这思维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容易地同一束北极光或一张红外线照片之类的事物区别开来，这就是你的思维，各种力量那令人目眩的流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50年，这些力量的每一个台阶被专门^④称做电冲、分子、原子、中子、质子、同位素、放射现象，辰砂、宇宙射线，词汇，词汇，词汇^⑤，我想这

① 不详。

② 戏拟名句“我思故我在”。

③ 不详，可能与第五章提到的佩蒂奥特不是一个人。

④ 原文为拉丁文。

⑤ 原文为英文。

就是《哈姆雷特》第二幕。”奥利维拉喘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也许相反，极光成了精神现象，这样一来，我们就的确能够愿意怎样就怎样了……”

“像你这样的虚无主义，还是去剖腹自杀^①吧。”艾蒂安说道。

“那当然，兄弟。”奥利维拉说道，“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关于莫莱里的话题上来吧。如果因为他的追求像是往苏加·列伊·罗宾逊^②身上甩香蕉，因为他的追求在危机中，在智人的经典意识全面破产的情况下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进攻，就说他的追求是荒谬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忘记你是你，我是我，至少这是我们现在的观点。虽然我们对我们的巨人父母接受的无可辩驳的事物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们仍然拥有那可爱的可能性，即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能够做事，就像……我们仍然能够选择工作前提，能够像莫莱里那样去进攻，以某种隐隐约约有把握的感觉的名义去反对我们认为虚假的东西，尽管这种感觉并不比其他的感受确切，但却能使我们昂起头来去数天上的御夫星座，或再找一次昴星座。这些星星就像我们儿童时代玩耍的小昆虫，摸不透的蝙蝠。拿白兰地来！”

“好了，”芭勃斯说道，“我们走吧，我恐怕连走路也要睡觉了。”

“最后，像往常一样，我们这次讨论信念的聚会，”艾蒂安说道，“仍然是给人类下的最好的定义。现在回过头来讨论煎鸡蛋问题……”

(—35)

① 原文为日文音译。

② 美国拳击手。

100

奥利维拉把电话卡塞进去，然后慢慢地拨了号：在这个时候，艾蒂安大概正在作画。每次在他工作的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他都很恼火。不过反正得给他打个电话。另一端的电话铃响了起来，那是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间画室里，离丹东路上的邮局有四公里的样子。一个带有耗子神态的老太婆早就在玻璃电话亭前排上了队，她偷偷地看着奥利维拉，奥利维拉正坐在凳子上，面孔贴着电话机，他感到老太婆看着他开始无情地数起时间来。电话亭的玻璃很干净，尽管如此，但事情仍然显得很怪。这么远都可以看到邮局中进进出出的人们，都可以听到邮戳打在邮票上使之作废时发出的闷闷的（凄惨的，不知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响声。艾蒂安在电话的另一端说话了，奥利维拉按了一下镀镍的通话按钮，电话机就把二十法郎的卡片吞了进去。

“你别捣蛋行不行，”艾蒂安似乎马上就听出了是奥利维拉，不满地说道，“你知道，在这种时候，我正在工作得起劲呢。”

“我也是。”奥利维拉说道，“我给你打电话，正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在工作的时候做梦？”

“对，那是在清晨三点左右。我梦见我去厨房找了个面包，并切下了一片。那面包同这里的面包不一样，是法国面包，但却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面包一样，你懂吗，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国面包，可还得叫

它法国面包。你要知道，那面包很粗，颜色很浅，用刀一切就掉渣，是抹黄油和果酱的那种面包，你懂吗？”

“我懂，”艾蒂安说道，“我在意大利吃过。”

“你疯了，两者毫不相干。等有空我给你画出来，叫你见识见识。你听好，那面包的形状像条又宽又短的鱼，只有十五厘米长，但中间很粗，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国面包。”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国面包。”

“对，不过，事情发生在绮瑟墓路上的那间厨房里，发生在我和玛伽搬走之前。当时我饿了，我抓起面包想切下一片，顿时我就听到面包哭了。对，当然是做梦了，不过，在我把刀切进去的时候，面包的确哭了。是个很普通的法国面包，而且会哭。于是我就醒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就知道了，我想，我醒来的时候，刀子还插在面包上。”

“哦^①！”艾蒂安说道。

“你现在明白了吧，我就这样从梦中惊醒了过来。接着我去走廊洗了个头，又返回来躺下，吸了一夜的烟……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好，觉得最好还是找你谈谈。另外，我们还可以约一下去看望一下那出了车祸的老人，这事我跟你说过。”

“你做得对，”艾蒂安说道，“你的梦像是个小孩做的梦，小孩们现在还能梦见这类的事情，或是还能想象这类的事情。有一次我的一个侄子对我说，他梦见了自己登上了月亮。我问他都看见了什么，他回答说：‘月亮上面有一个面包和一颗心。’你要知道，我在面包房干过，以后一见到小孩就害怕。”

“一个面包和一颗心。”奥利维拉重复道，“对，可我只梦见了面包。算了，外面有个老太婆在恶狠狠地盯着我。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可以讲多少分钟？”

“六分钟。一过时间，外面的人就要敲玻璃了。外面只有一个老

① 原文为法文。

太婆？”

“一个老太婆、一个带着孩子的斜眼女人，还有一个像是推销员的人。可能是个推销员，因为他正在发疯般地翻阅一个小本子，从外衣口袋里还露出了三支铅笔的笔尖。”

“也可能是个收款人。”

“现在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直挺鼻子；另一个也是老太婆，戴着一顶很特别的帽子，可以成为格拉纳赫^①画中的人物。”

“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吧？”

“好些了，这电话亭不错，可惜等着打电话的人太多了。你说我们打够了六分钟了吗？”

“还早着呢，”艾蒂安说道，“才三分钟，也许还不到三分钟。”

“这样说来，那老太婆根本没有权利敲玻璃，是不是？”

“叫她滚开，她当然没有这种权利。你有六分钟，完全可以把你想讲的各种梦境都讲给我听。”

“就这么一个梦，”奥利维拉说道，“梦还没什么，糟糕的是所谓的‘醒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实际上现在正在做梦？”

“谁说的，不过，这是个很普通的话题。哲学和蝴蝶^②，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对，但请你原谅，我还想多讲一会儿。我希望你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在切面包的时候，使得面包不发出呻吟的声音。”

“很难想象，真的很难。”艾蒂安说道。

“并不难。喂，我是认真的。有时，你醒来的时候，难道不觉得在醒来的那一刻你犯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错误吗？”

“正是在这一错误中，我才画出了极美的画儿，我并不太在乎自己是只蝴蝶，还是富满洲^③。”

① 格拉纳赫（1472—1553）：法国画家，其所画维纳斯就戴着奇特的帽子。

② 指庄周梦蝶的故事。

③ 英国作家罗莫（1883—1919）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恶棍。

“这是两回事。似乎正是由于各种错误，哥伦布才到达了叫做瓜纳哈尼^①什么的岛上，所以，希腊人对真理和谬误的看法又有什么用呢？”

“是你，而不是我讲起什么难以置信的错误的。”

“这也是一种形象，”奥利维拉说道，“把它叫做梦也一样。这没办法形容，所谓错误正是因为人们连说它是错误都不行。”

“老太婆要把玻璃敲碎了，”艾蒂安说道，“我这儿都听到了。”

“让她见鬼去，”奥利维拉说道，“六分钟过了？这不可能。”

“差不多了，你不是很欣赏你那南美人的礼貌吗。”

“还不到六分钟。我很高兴把做的梦讲给你听了，等我们见面的时候……”

“随便你什么时候来，”艾蒂安说道，“反正今天上午我是不会作画了，你把我缠垮了。”

“你听见敲玻璃的声音了吧？”奥利维拉说道，“不光是那耗子脸的老太婆，那小孩和斜眼女人也在敲，管电话亭的人随时都可能走出来。”

“那当然，你要挨揍了。”

“不会，他干吗要打我，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一点法文也不懂。”

“实际上你懂得也并不多。”艾蒂安说道。

“的确不多，你以为你在开玩笑，其实不是玩笑，你惨了。说真的，如果为了懂法文就得接受我们刚才所说的错误，那我就什么也不想懂。喂，有人把电话亭的门打开了，有个家伙在拍我的肩膀，再见，谢谢你接了我的电话。”

“再见。”艾蒂安说道。

奥利维拉整理了一下上衣走出了电话亭，管理人大喊大叫耳提面命地告诉他一系列打电话的规定。“我现在要是有一把刀子，这家伙也许就会像母鸡似的咯咯叫起来，或是变成一束鲜花。”奥利维拉掏出一支香烟想道。但是事情搞僵了，大吵了很久，他点烟都得小心别

^① 即圣萨尔瓦多，1492年哥伦布到达此岛。

烧着自己，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那家伙走了，每走两步就回头看看他，对他龇牙咧嘴，大喊大叫，而他还得听着。斜眼女人和推销员用一只眼睛看着他，用另外一只眼睛盯着老太婆，生怕她超过六分钟。老太婆坐在电话亭里，真像人类博物馆里的那一按电钮就被照亮的克楚亚干尸^①。然而，如同许多梦境一样，一切都是相反的，反倒是那老太婆按了一下按钮，开始讲话了，同另一个待在无限梦境般的阁楼里的老太婆讲话了。

(—76)

101

波拉微微抬起头看着邮电局赠送的日历。蓝色的天空下，绿色的田野上有一头浅红色的母牛，背景是紫色的山峦。星期四1号，星期五2号，星期六3号，星期日4号，星期一5号，星期二6号。马梅特圣徒日、索朗日圣徒日、阿希勒圣徒日、塞维斯圣徒日、庞尼法斯圣徒日。四点十二分日出，十九点二十三分日落，四点十分日出，十九点二十四分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落，日落，日落。

她把面孔贴在奥利维拉的肩上，吻了一下那散发汗水、香烟和梦境气味的皮肤，并用那只迷茫的空着的手抚摩着奥利维拉的腹部，在

^① 秘鲁、玻利维亚高原一带印第安人，即克楚亚人，在古代保存的尸体，呈坐态。

他大腿上来回摩挲着，玩弄着他的体毛，把体毛卷在手指上轻轻地拉着，好让奥拉西奥生气，好让奥拉西奥来咬她，跟她玩。楼梯上响起了拖鞋声。费迪南圣徒日、彼得圣徒日、福尔图纳圣徒日、布朗丹圣徒日，一、二，一、二，右、左，右、左，好、坏，好、坏，前、后，前、后。一只手在她的背部滑动，慢慢地向下滑，像蜘蛛那样爬行，一个手指，又一个手指，又一个手指。福尔图纳圣徒日、布朗丹圣徒日。一个手指在这儿，另一个手指更远些，又一个手指在上面，又一个手指在下面。抚摩又在另一个层次上慢慢地深入到她的体内，到了做爱的时刻，到了极度兴奋的时刻。二人互相轻轻地咬着，以精心的探索、佯装的游移寻求着接触，用舌头舔着皮肤，手指甲慢慢地掐进了肉里。十九点二十四分日落，费迪南圣徒日。波拉微微抬起头，看了闭着眼睛的奥拉西奥一眼，她心想，他跟他的女友，那位孩子的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干。奥拉西奥不喜欢谈起那另外一个女人，在不得不提及她的时候，他总是要求波拉尊重她。在波拉用两个手指分开他的一只眼睛，发狂地吻他嘴，向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直闭着嘴拒绝回答，这种时候的唯一安慰就是沉默。二人贴身躺着，互相听着对方的呼吸，不时地把脚或手伸到对方身体上轻轻地滑动，但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因为这些动作不过是已经消失在床上，消失在空气中的抚摩的尾声，热吻的回忆，香水那习以为常的余味了。不，他不喜欢跟他的女友这样干，只有波拉才懂得，才能很好地俯就他的各种任性要求，才能配合他这个非同一般的人。甚至在他呻吟（因为在某刻，他发出了呻吟声）的时候，他都曾想摆脱出来。但为时已晚，连接已经成为事实，他的反抗只能用来加深享乐和痛苦，这一双重的误解必须加以克服，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在拥抱中不可能……除非的确……除非必须是这样……

(—144)

102

黄爬呀爬的非常像只蚂蚁，最后终于在莫莱里的书架上找到了别人送的一本穆齐尔著的《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其中有一段在每行下面都重重地划了线以示重要：

什么是我认为奇特的事物呢？最最平庸的事物，尤其是那些无生命的东西。这些东西身上的奇特点又是什么呢？是我所不知道的某种东西。对，正是如此。但从什么鬼地方我才能得到关于这某种东西的概念呢？我感到它就在那里，我感到了它的存在，它在我身上正在产生一种效果，它仿佛在企图说话。就像有人竭力想从瘫痪病人那扭曲的嘴唇上搞懂他要说什么而不可得的时候那样，我恼火得简直失去了耐心。这某种东西似乎有着一种附加的意义，其他意义以外的又一种意义，但它未能完全发挥出来。这意义就在那里，引起了注意，但它本身不能运转。对我来说，世界充满了无声的声音。这意味着我有眼力，还是我有幻觉呢？

罗纳德又找到了霍夫曼斯塔尔^①的《尚多爵士的信》中的这段引文：

就这样，某一天，我用放大镜观察了自己小手指上的皮肤，那皮肤就像

^① 霍夫曼斯塔尔（1847—1929）：奥地利诗人兼剧作家。所引作品全名为《尚多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的信》。

充满沟渠和洼地的平原。我发现人们及其行动也是这样，用经常的简单化目光是看不出来的。一切都解体为碎片，碎片又在解体，通过固定的概念去看，是什么也抓不到的。

(—45)

103

波拉本来也不明白为什么奥利维拉在晚上总是屏住呼吸偷听她的熟睡，偷看她身体发出的声音。她得到了满足，仰卧着，沉重地呼吸着，在模糊的梦境中几乎一次也未挥过手，或撅起下唇吹吹气，把气吹向自己的鼻内。奥拉西奥翘着脑袋，或用手支着脑袋，嘴里叼着香烟，一动不动。凌晨三点，多菲内路上一片寂静，只能听见波拉那一阵阵的呼吸声，仿佛一种轻微的跑动，一阵瞬息即逝的小小旋风，也仿佛有个第二生命在体内骚动。奥利维拉慢慢地直起身子，把耳朵凑近她那赤裸裸的皮肤，贴在她那平滑温软、微凸的腹部上。他听到了声音，仿佛浮沉子在下降，落下；还有喃喃的低语声，螃蟹和蛞蝓的爬动声，仿佛一个黯淡无光的世界在长毛绒上滑动，东撞一下，西碰一下，然后又缩回去（波拉叹了一口气，微微动了一下）。那是在夜间酝酿着的液体宇宙在流动，原生质在上上下下地动，忧郁的机体在不情愿地、慢慢地运转，突然从那里传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撞击皮肤的迅速跳动声，仿佛一个人屏住呼吸在逃亡，也仿佛过滤时的滴答声。波拉的腹部犹如深夜的天空，上面稀疏地点缀着硕大的星辰，

彗星闪着光瞬间流逝，巨大的行星在呼啸着转动。那腹部也犹似一片大海，浮游生物在窃窃私语，水母在喁喁低语。波拉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她把宇宙的黑夜概括在自己那小小的黑夜里，那是一个酸牛奶和白葡萄酒同肉类和蔬菜混在一起在其中发酵的黑夜，那是一个无限丰富而神秘、遥远而贴近的化学中心。

(—108)

104

生活犹如对另一事物的评论，那另一事物我们够不着，但就在那里，只要一跳就可以够着，而我们却不跳。

生活，就是关于一个历史主题的芭蕾舞剧，就是关于一次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是关于一次真实事件的亲身经历。

生活，就是数字的照片，就是黑暗中的占有（占有女人，还是魔鬼？），就是为死亡拉皮条，就是一副好牌，就是暗号被忘掉了的，一双患痛风病的手将其降格为悲哀的单人牌戏的占卜纸牌。

(—10)

105

莫莱里的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着早已忘记掉了的各种手势，各式各样的姿态，以及祖父母们的话语，这一切都逐渐流逝了，未被继承下来，从时间之树上陆陆续续地落了下来。今天晚上我在桌子上找到了一支蜡烛，作为游戏我点燃了蜡烛。我手拿着它在走廊里走了起来，人走动时带起的风很可能把它吹灭，于是我看到我的左手自动地抬了起来，手指并拢了起来，像是一个活的灯罩挡住了风，护住了火焰，火焰也就再次警惕地竖立了起来。我想这姿势，我们大家（我用我们大家这个词，我想我用得对，或者我感觉我用得对）都曾用过，在几千年中，在火种刀耕的时代中，直到火被电灯取代时为止，都曾用过。我又想起了别的姿势，譬如女人提起裙边，男人摸索剑柄，这一切就像童年时代从垂死的老人口中最后一次听到的话语，都遗忘了。在我家里没人再说“樟木桌式柜”了，也没人再说“火炕”、“三角炉架”了，就像现在人们谈论音乐一样，没有人再提起20年代的圆舞曲、令祖父母们动情的波尔卡了。

我也在思考着各种物件，譬如说那些盒子，那些有时

出现在谷仓、厨房或不起眼的角落里的工具。没有人能解释这些工具的用途了。认为各个时代的事物我们都了解，那是虚荣。时代把自己的死人埋葬后就把钥匙藏起来了。只有在梦中，在诗歌中，在游戏中（就像我点燃蜡烛，拿在手中在走廊里走动那样），我们有时才能窥视到我们过去的样子，在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之前的样子，而现在又有谁能够知道我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呢？

(—96)

106

约翰尼·坦普尔：

午夜黎明间，宝贝，你我需分离，
请你相信并记住，宝贝，我长驻你心间^①。

唱亚斯舞曲的女孩：

是的，我房内充满忧伤，从屋顶到地面，
心上人离镇而去，忧伤到处弥漫。

^① 原文系英文。

忧伤落满信箱，因我未收到一封信件，
忧伤落满面包篮，因它已不再新鲜。
忧伤落满餐盒，书架也全是忧伤，
床头弥漫着忧伤，因我孤枕难眠^①。

(—13)

107

莫莱里在医院所写：

我的祖先们最好的品质就是死去；我虚心地，但也不无骄傲地期待着能够继承这一品质的那一刻的到来。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将给我立一座塑像，把我塑成趴在水洼边观看真正青蛙的样子。人们往开口处塞进一枚钱币，就可以观看我向水中吐口水，众青蛙随之就会鼓噪起来，咯咯地叫起来，这叫声将持续一分半钟，这段时间就足够让人们们对塑像失去兴趣。

(—113)

^① 原文系英文。

108

“钟、流浪汉、流浪女，到处流浪^①。在巴黎大学甚至有人提出了一篇关于流浪者心理学的论文。”

“很有可能，”奥利维拉说道，“但他们并没有一个胡安·费洛伊^②来为他们写《团伙》这样的小说。喂，费洛伊会怎么说呢？”

玛伽当然不知道，首先是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费洛伊是何许人。奥利维拉不得不给她解释了一番谁是费洛伊，《团伙》是部什么书。玛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的情节，喜欢关于游手好闲者是流浪者的同类这一思想。她坚信，把游手好闲者与乞丐混同起来是不对的，她对艺术桥上那流浪女的同情是植根于她此时认为是科学的某些理由的，尤其是这几天二人在岸边散步时发现了那流浪女在深深地爱着某人。对流浪女的同情与祝福对玛伽来说就好像是桥梁上的桥拱，因为这桥拱总是使她激动，也好像是奥利维拉低头随手捡起来的废铜烂铁锈铅丝。

“费洛伊，唉！”奥利维拉望着议政厅上的四个塔楼，心里想着卡尔图舍^③说道，“他妈的，我的国家太远了，在这疯子充斥的世界上咸

① 此四词原文均系法文，开头几个字母均为 cloch-。

② 胡安·费洛伊（1894—2000）：阿根廷小说家。

③ 卡尔图舍，原名路易·多米尼克（1693—1721）：当时巴黎最著名的罪犯，曾组织“流浪者团伙”，成为巴黎的一大害，后被处死于沙滩广场。

水竟这么多^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而空气却很少，”玛伽说道，“坐飞机三十二个小时就到了。”

“啊，的确如此，那钱的问题呢？”

“我仅有回国的愿望，而没钱。”

“我也没钱，你想想，唉，没办法，毫无办法。”

“你从来没谈起过你想回国。”玛伽说道。

“谁也没谈起过，我的呼啸山庄^②，没有说起过。对一文不名的人来讲，他只能意识到一切都很糟。”

“巴黎的一切都是免费的，”玛伽朗诵般说道，“我们认识的那天你就是这样说的。去看那流浪女是免费的，做爱是免费的，说你坏、不爱你也是免费的……你为什么同波拉睡觉？”

“这是个香味问题，”奥利维拉在河边放着的钢轨上坐了下来，说道，“我觉得她身上有股《雅歌》^③的气味，有股没药^④之类的气味，真的。”

“那流浪女今晚不会来了，否则早就该到了。她几乎从来没迟到过。”

“有时警察会把流浪汉们都抓起来，”奥利维拉说道，“我想是为了给他们灭虱，或是为了让巴黎在它那冷漠的河边睡得安静些。一个流浪汉比一个小偷让巴黎出的丑还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只好不去惹他们。”

“跟我说说波拉的事吧，你说着说着，也许我们就能见到那流浪女了。”

“天快黑了，美国旅游者们这会儿该想起回饭店了，他们的脚走痛了，他们会买下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把萨德^⑤的作品全部买齐，

① 指海洋。

② 指艾米莉·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是奥利维拉对玛伽的爱称。

③ 《圣经·旧约》中的一章，采用情侣对话形式，表达其热恋心情。原文意为“歌中之歌”，即最高雅之歌。

④ 阿拉伯一种树木的胶脂，味香，可做药用。

⑤ 指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写了一些虐恋小说。

加上米勒^①的作品和那本《一万一千根阴茎》^②，还有艺术照片、淫秽画片、萨冈^③的书，比弗特^④的画。喂，你瞧，桥旁的景致反倒逐渐清楚了。你还是让波拉安静安静吧，那种事可不能讲。你瞧，那画家把画架收起来了，没人停下来看他了。你瞧，从这里看多么清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空气清新得像朝着那边跑去的女孩的头发，你快瞧，就是那穿红衣服的女孩。”

“跟我谈谈波拉的事吧。”玛伽用手背拍打着他的肩膀又说了一遍。

“纯粹是色情的东西，你不会喜欢听的。”

“可没准儿你把我们的事对她讲了。”

“没讲过。讲也仅仅是粗线条的，我能对她讲些什么呢？波拉并不存在，这你是知道的，她在什么地方？你指出来给我看看。”

“诡辩，”玛伽说道，这个词是她从罗纳德和艾蒂安的争论中学到的，“她可能不在此处，但她在多菲内路上，这我有把握。”

“而多菲内路又在何处？”奥利维拉说道，“你瞧，那流浪女出现了^⑤，她今天倒是容光焕发的嘛。”

流浪女正在走下台阶，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袱，压得她走路一摇一摆的，从包袱中露出了破大衣的袖子、破围巾、垃圾堆里捡来的裤子、几块布料，甚至还有一卷发黑的铁丝。她走到下面码头附近，发出了一声既像叫喊，又像叹气的声音。在她那大概因穿着紧贴皮肤的睡衣、别人送的衬衣和能够容纳她那硕大乳房的乳褡而显得臃肿的身影上，又正在加上两三件，也许是四件衣服。整个一个衣帽间。在此之上又加了一件袖子都快掉下来的男人外套，再上面又披了一条大围巾，还用嵌有红绿两色石头的钢别针别了起来。她的头发不可思议地染成了黄色，上面扎着绿色的薄纱，从面孔一侧耷拉了下来。

“今天她可太妙了。”奥利维拉说道，“她是来诱惑桥下那些人的。”

① 亨利·米勒（1891—1980）：美国作家，曾旅居巴黎，其有些作品在美被禁。

②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1880—1918）的作品，是一部色情小说。

③ 弗朗索瓦丝·萨冈（1935—2004）：法国女作家，擅写伤感小说，其《你好，忧愁》曾轰动一时。

④ 贝尔纳德·比弗特（1928—1999）：法国画家。

⑤ 原文为法文。

“看得出她在恋爱了。”玛伽说道，“今天还涂脂抹粉的，你瞧她那嘴唇，再看看她那睫毛膏，恐怕把所有的都涂上了。”

“像个糟糕透顶的格罗克^①或恩索尔^②画的人物。太伟大了，这种穿戴不知二人是怎么做爱的，不可能是远距离地做爱吧。”

“我知道在森斯旅馆附近有块地方，流浪者们都到那儿去做爱，警察局也不管。雷奥尼厄太太对我说过，总是有某个警察局的密探混在里面，到那个时候也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看样子流浪者们很懂得下流社会的规矩。”

“下流社会，瞧这个字眼。”奥利维拉说道，“对，他们当然懂得，他们被摒弃在社会之外，处在漏斗的边沿，他们应该知道许多关于吃租人和神父的事，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垃圾桶中有什么……”

“你瞧，那男的来了，醉得比往常厉害。可怜的女人，望眼欲穿地等了这么久。你瞧，她把包袱放在地上向他打手势了，她太激动了。”

“不管你说的森斯旅馆如何，我还是不明白他们这样怎么能做爱，”奥利维拉低声说道，“穿着这么多衣服。那女的只有在天气不那么冷的时候才脱下一两件，但里面还有五六件呢，更不用说还有所谓的内衣呢。你能想象得出来他们在荒地里是怎么干那事的吗？男的还容易些，裤子好办。”

“不脱衣服呗，”玛伽推测道，“警察也不会让他们脱的。你想想，下雨天就更不能脱了。他们是钻到一些角落里干的，那块荒地里往往有一些一米半深的坑，坑边净是破砖烂瓦，工人们都往里面丢垃圾和酒瓶，我想他们是钻进去站着干的。”

“穿着这么多的衣服？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说那男的从来没看见过她的裸体？这也太没意思了。”

“你瞧，他们多么相爱，”玛伽说道，“瞧他们那互相看着的神情。”

“瞧那男的，酒都从眼睛里冒出来了，十二度的温柔，鞣酸鞣皮子般的抚摩。”

① 格罗克 (1886—1950)：瑞士著名小丑。

② 恩索尔 (1860—1949)：比利时表现派画家，擅画假面具。

“他们相爱，奥拉西奥，他们相爱，女的叫艾曼纽，在外省做过妓女，是乘一艘平底驳船来的，后来就在码头上待了下来。一天晚上我心情不好，就跟她谈了起来。她身上的气味很难闻。谈了一会儿我就走了，你知道我问她什么来着？我问她什么时候换换衣服。我真蠢，竟问她这种问题。她是个好人，只是疯疯癫癫的。那天晚上我仿佛在石铺的路面上看到了田野中的鲜花，一样一样地叫着花名。”

“就像欧菲莉娅^①那样，”奥利维拉说道，“大自然在模仿艺术。”

“欧菲莉娅？”

“对不起，我太爱炫耀学问了。你问她何时换衣服，她怎么回答的？”

“她笑了，一口喝下了半升酒，她说最近一次脱衣服是从膝盖处扯下来的，衣服扯下来都成碎片了。冬天里这些人太冷了，所以捡到什么就往身上穿什么。”

“要是我，我可不愿意在医院里当护士，如果某天晚上人们把她用担架送进医院，那可就麻烦了。同任何偏见一样，这也是一种偏见，只有偏见才能支撑社会。我渴了，玛伽。”

“说说波拉的事吧。”玛伽说道，她看见那流浪女正在桥下跟自己的情人在亲热，“你快瞧，她要跳舞了，她总是在这时候跳一会儿舞。”

“像只狗熊。”

“她很幸福。”玛伽说道，并捡起一块白色的石子，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

奥拉西奥夺过石子舔了舔，有股咸味，石头味。

“这是我的。”玛伽企图夺回石子，说道。

“是你的，可你瞧，石子在我手里颜色都变了，在我手里它就发亮。”

“石子在我手里显得更高兴，快给我，是我的。”

二人互相看了一眼。波拉。

① 《哈姆雷特》剧中哈姆雷特的情人，父亲波格涅斯被哈刺死后精神失常，在花园编制花环时落水而死。

“那好吧，”奥利维拉说道，“现在说跟以后任何时候说反正都一样。你真傻，小姑娘，我一说，你睡觉就安稳了。”

“我独自睡觉能安稳吗？真滑稽。你看见了，我不会哭的，你可以接着讲，我不会哭的，我就跟那个流浪女一样。你瞧，她跳舞了，快瞧呀，她真像月亮。身子比大山还重，但她能跳舞；身上那么脏，但她要跳舞。这就是榜样。快把石子还给我。”

“拿去，你知道，对你说我爱你是困难的，太困难了，算了吧。”

“对，你似乎在给我一个用复写纸写的副本。”

“我们俩好像是两个思想境界很宽广的人在谈话。”

“真好笑，”玛伽说道，“你要愿意，我就把石子借给你玩一会儿，那流浪女跳完舞就还给我。”

“好吧。”奥拉西奥接过石子又舔了一下说道，“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讲波拉的事呢？她生病了，也很孤独，我去看她，还跟她做爱。好了，我不愿意把她变成语言，在你面前也不愿意。”

“艾曼纽要掉进水里了。”玛伽说道，“她比那男的醉得还厉害。”

“不会的，他们最后总是要干那下流事的。”奥利维拉从钢轨上站起来说道，“你看见没有，最高权力的高贵代表过来了，我们走吧，太可悲了。既然那可怜的女人想跳舞……”

“有一次一个清教徒老太婆在上面跟流浪者们吵了起来，这回我们要是碰上她，你就踢她的屁股。”

“好了，我要是告诉你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我中了榴弹炮，炸飞了一条腿，我想你会原谅我，不让我踢那老太婆的。”

“那你就立正，向她致敬。”

“这我倒能干好，我是在帕雷莫^①学的。来，我们去喝点什么，我可不愿看下去了。你听，警察在臭骂她，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你要不要我返回去踢警察一脚呢？啊，阿周那，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呢？警察制服的下面也散发着普通人那不名誉的气味。好了，让我们再逃跑

^① 意大利地名。

一次吧，我比你的艾曼纽还要肮脏，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在我身上积下的污垢，只有欧芹牌洗衣粉才能洗白^①。我需要一种可作父亲的洗涤剂，一种洗涤宇宙的肥皂，我的小姑娘，你喜欢这些美丽的字眼吗？你好^②，加斯东！”

“你好，女士们，先生们，”加斯东说，“要不要像往常那样来两瓶干白葡萄酒^③？”

“像往常那样，老头儿，像往常那样，酒里面有欧芹牌洗衣粉吗^④？”

加斯东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走开了。奥利维拉抓起玛伽的手，专注地数起了她的手指，然后把石子放在她的手掌中，又一个一个地把她手指拳在一起，最后在上面吻了一下。玛伽看见他闭上了眼睛，一副迷惘的样子。“喜剧演员。”她动情地想道。

(—64)

109

在一处，莫莱里企图为自己在叙事上的支离破碎进行辩解。他认为，在所谓的现实中，他人的生活就是支离破碎地来到我们面前的，它并不是电影，而是照片，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抓住它的全部动作，而只能抓住它那按埃利亚哲学的方式裁剪下来的片段。只存在着我们同这个他人在一起时的几个片刻，只有在人们向我们说起这个他人的

① 原文为法文，是当时一洗衣粉的广告用语。

②③④ 原文为法文。

时候，或是当他本人向我们讲述自己过去的事，或在我们面前计划将要干些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才能自以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但最后我们也只能得到一本贴有照片，即固定下来的瞬间的相册而已。变化的过程，从昨天到今日的过渡，第一颗遗忘之针刺进记忆里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当着我们的面进行。因而莫莱里以一种不可想象的痉挛方式去写他的人物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把一系列的照片连贯起来，让它们连成一部电影（他所说的雌性读者就非常喜欢这种做法），就意味着用文学、自以为是和假设来填充照片与照片之间的空隙。照片有时只表现一个背影、一只放在门上的手、一个乡间散步的终点、一个张口欲喊的嘴、一双放在衣柜里的鞋、几个在战神广场漫步的人、一张用过的邮票，甚至印黑混血女人的气味之类的事物。莫莱里认为对这些他竭力以最敏锐的方式摆出来的照片进行的体验应该把读者置于毅然冒险的地位，置于几乎参与人物命运的地位。读者通过想象对人物逐渐获得的了解就会立即会变成人物的全部行动，而用不着作者使用一些技巧来把这一了解写进已写好的或将要写的东西中去了。这些模模糊糊的、描述不够充分的生活需要有一些桥梁把瞬间与瞬间联系起来，但这些桥梁就要由读者去推测，去发明了，譬如从梳头的方式（如果莫莱里在书中没有提到的话）到一个行动或非行动（如果读者认为其异常古怪的话）的动机。一部书应该像个格式塔派^①所建议的图案那样，某些线条可以诱导看图人在想象中画出完成这一图案的线条。不过有时未出现的线条反而是最重要的、唯一真正起作用的线条。莫莱里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轻佻卖弄和傲慢无礼是漫无边界的。

阅读莫莱里的著作，有时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即他一直希图各个片段的逐渐积累到最后会突然结晶成一个全方位的现实，他希图不用发明桥梁，也不用把挂毯的片片缝在一起，就会在变化过程的绝对前景上出现城市，出现挂毯，出现男人和女人。而莫莱里，即作者本

^① 系现代欧美心理学主要派别之一。

人，在这样一个正在进入连贯性里的世界面前也将成为第一个目瞪口呆的观众。

不过，也不能对此加以轻信，因为所谓连贯性，从实质上讲就是按照雌性读者的口味同化于空间与时间，按照雌性读者的口味安排时间与空间。莫莱里其实对此并不同意，他似乎在寻求一种结晶体，在不改变他那小型行星体系中众星球的无秩序运转的条件下，这一结晶体可以使得这些星球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够全面地了解自己存在的理由，这些理由是混乱无序本身也好，是空洞无物也好，是免费无偿之物也好。在这个结晶体中没有任何沉淀物，但在里面一只清醒的眼睛可以通过万花筒了解那朵多彩的大玫瑰，并把它当做一个图案，即世界的形象^①加以理解。但在万花筒外面，这世界的形象就会溶解在普罗旺斯风格的起居室里，老太婆们在其中喝茶吃饼干的音乐会里。

(—27)

110

梦境的构成犹如一座无数层的塔，高耸入云，消失在无限之中；或盘旋而下，消失在大地的内脏之中。当螺旋在它那波浪中拖我的时候，它就开始了旋转，这螺旋就是一座迷宫，没顶没底，没有墙壁，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也没有退路，但却有准确重复着的主题。

安娜伊丝·宁^①：《技巧的冬天》

(—48)

111

主人公伊芙·吉特丽向加德尔的波哥大朋友尼古拉斯·迪亚斯作了下面的叙述：

我的家庭属于匈牙利的知识阶层，母亲是女子神学院院长，一个著名城市中的精英都在那里接受教育，至于这个城市的名字我就不告诉您了。战后时期一片混乱，各王室、各社会阶级和财产，一切都打乱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同成千上万个家庭一样，作为特里亚农（原文如此）边界冲突的牺牲品，我的家庭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我的美貌、我的青春年华、我所受的教育都不允许我去干一个卑微的打字员工作。正在那时，白马王子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那是个外国人，还是欧洲人杂居的上层世界中的一个贵族。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因为我还年轻，而他又是个外国人），抱着青春少女的幻想就同他结婚了。

^① 安娜伊丝·宁（1903—1977）：西班牙女作家，曾旅居巴黎、纽约，作品有《乱伦之家》、《未来的小说》等。

蜜月旅行，巴黎、尼斯^①、卡勃里^②，最后是幻想的破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向家人讲述我的婚姻悲剧。他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使我成为母亲的男人。我都十六岁了，但还是像一个没有目标的朝圣者一样到处旅行，并以此来分散一下我的痛苦。埃及、爪哇、日本、天朝^③，整个远东我都跑遍了。狂饮香槟，伪装快乐，但心早已碎了。

时光流逝，1927年我们在蓝色海岸^④定居下来，我成了上层社会、外国人杂居的社会里的一个贵妇人，赌场、舞会、跑马场的常客，到处受到尊敬。

一个美好的夏日里，我做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分手。整个大自然欣欣向荣，海水、蓝天、田野大放异彩，都唱起了爱情之歌，讴歌青春。

戛纳的含羞草节、尼斯那热闹的狂欢节，还有巴黎那微笑的春天，就这样我抛弃了家庭、奢华的生活和财产，孤身一人去闯荡世界了……

我那时十八岁，独自一人住在巴黎，没有明确的目标。1928年的巴黎，狂欢的巴黎，香槟酒满天飞，法郎不值钱的巴黎，巴黎，外国人的天堂，充满了美国人和南美人，充满了腰缠万贯的小国国王，那就是1928年的巴黎。每天都有一个歌舞酒馆开张，每天都有一场掏光外国人的钱袋、引起轰动的演出。

十八岁的年华，金发碧眼，但在巴黎我却是孑然一身。

为了减轻不幸的感觉，我把身心全部投入了享乐中去。在歌舞酒馆我甚为惹目，因为我总是单身前往。我在男舞蹈演员的陪伴下狂饮香槟，给侍者小费出手大方，我对金钱的价值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有一次一个总在外国人圈子里混的人发现了我隐蔽的内心痛苦，就向我推荐了忘掉痛苦的药物……可卡因、吗啡和其他毒品。从此我就开始寻找有异国风情的地点，寻找外貌奇怪的男舞蹈演员和肤色黝黑、头发浓密的南美人。

那时一个新来的酒馆歌手大获成功，赢得了如雷的掌声，他是在佛罗里达首演出名的，他总是用古怪的语言演唱古怪的歌曲。

① 法国地中海边上的港口城市。

② 第勒尼安海中的一个小岛。

③ 指中国。

④ 法国的地中海海岸。

他演唱时穿着奇装异服，当时这种衣服连在那种地方都很少见。他演唱的是阿根廷探戈、兰地拉和桑巴。他是个瘦削的小伙子，皮肤微黑，牙齿洁白，颇受巴黎美女们的青睐。那就是卡洛斯·加德尔。他的演唱很投入，他演唱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探戈不知为什么紧紧抓住了听众们的心。他当时演唱的歌曲——《小路》、《在田间干活的姑娘》、《黝皮白大衣》、《西印度的呻吟》、《梦中》——都不是现代探戈，而是阿根廷古老的歌曲，表现大草原高地上人那纯洁灵魂的歌曲。加德尔成了时髦，没有一次奢华宴会，没有一次纨绔的招待会不请他光临的。他那微黑的面孔、洁白的牙齿、光辉照人的微笑到处出现，如歌舞酒馆、剧院、音乐厅、跑马场等等，他成了奥特伊和蓬尚^①的常客。

然而加德尔还是喜欢以自己的方式消遣，即在自己人中间，在自己亲密的圈子里消遣。

那时在巴黎有一家叫做帕雷莫的酒馆，设在克利舍路上，顾客几乎全是南美人……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加德尔的。他对所有的女人都感兴趣，而我，却只对可卡因……还有香槟酒感兴趣。让人看见同一位风云人物、女人们的偶像在一起固然可以满足我那女人的虚荣心，但却打动不了我的心。

我们之间的友情是在别的晚上，另外几次散步时，另外几次知心的谈话中，在巴黎那黯淡的月光下，在开满鲜花的田野间里建立起来的。我们度过了许多富于浪漫情调的日子，这个男人一点一点地进入了我的心灵。他的话语像丝绸一样温柔，把我那岩石般的冷漠逐渐挖掘开了。我为他发疯了，此时我那奢华但悲哀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再也不去酒馆了。在我那漂亮的灰色客厅里，在透进的路灯灯光的照射下，一头金发紧贴在一张微黑而坚毅的面孔上，我那对一个游荡灵魂的愁绪已经习以为常了的蓝色卧室，此时也变成了真正的爱情小巢。我第一次尝到了爱情。

时光犹如白驹过隙，我也说不清过了多久，反正那位以其放荡不羁、最时髦的服饰^②和大量供应俄国鱼子酱和香槟酒的豪华晚会把巴黎搞得眼花缭乱的外国金发女郎消失了。

几个月之后，帕雷莫、佛罗里达和加隆等酒馆的常客们从报纸上得知，

① 巴黎近郊的两个跑马场。

② 原文为法文。

一位芳龄二十的金发碧眼舞女以其灵敏的舞姿、少见的大胆以及风华年茂的妖媚使得拉普拉塔河岸的那个首都^①的阔少们如醉如痴。

她就是伊芙·吉特丽^②。

《加德尔流派》，西斯普拉蒂娜出版社，蒙得维的亚。

(—49)

112

莫莱里的思考

我正在修改一个故事，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工作。刚一修改，各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句子就跳了出来。一个人物来到楼梯口：“拉蒙动身步下楼去”，我把这个句子划掉，写上“拉蒙开始下楼”。我放下修改工作，又一次地问自己，我对“文学”语言的厌恶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动身步下楼去”尽管不是那么易懂，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开始下楼”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恰恰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显得生硬、平庸（也就是说，它仅是个信息

① 指布宜诺斯艾利斯。

② 作者通过特拉维勒之口曾在本书第四十章和第四十六章提到过伊芙·吉特丽的忏悔录。此处又摘录一段作为给雌性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的例子。

的载体)而已。前一种形式似乎把实用的信息内容与惬意的感觉结合了起来。总之“动身步下楼去”这个句子令我反感的是它把一个动词和日常话语中几乎不用的另一个动词合起来作为装饰加以使用。总之,我讨厌文学语言(大家会理解我,我指的是我自己的作品)。但为什么呢?

如果我坚持一种几乎会迅速毁掉我近年来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态度的话,那我立即就会感到我是没有能力表达我最小的想法了,没有能力尽力使用最简单的描述方法了。如果我的理由同霍夫曼斯塔尔作品中的尚多爵士的一样,那么抱怨也就没有什么道理了。但如果我对修辞(归根结底是个修辞问题)所抱的反感仅仅是由于一个词对另一个有生命的词而言显得干巴些,那我最好干脆放弃写作。对重新阅读我最近所写的东西这一点,我感到厌烦了。但与此同时,在这种故意写得干巴的后面,在用“开始下楼”取代“动身步下楼去”的后面,我隐约看到一种令我鼓舞的东西。我写得很糟,但通过这个“糟”,某种东西才得以显现出来。从前所谓的“风格”是给云雀读者们准备的镜子,这类读者对着镜子看自己,对着镜子进行自娱,并且认出了自己,就像有些观众一样,他们期望自己成为萨拉克鲁^①或阿努伊^②剧中人物的复制品,在他们身上认出自己,从而得到一种享受。这样写作比起现在所希望的那种写作来要容易得多,因为其中没有与读者的对话和邂逅,只存在着某种与一遥远的读者进行对话的希望。当然,这个问题是道德范围内的问题了。也许动脉硬化和年龄的增长加重了我这样两种倾向(恐怕是厌世的倾向):即倾向于赞扬社会的精神品质,以及倾向于发现(对我来说,这种发现

① 阿曼德·萨拉克鲁 (1899—1989): 法国剧作家, 主要作品有《阿拉斯的陌生女》、《勃努瓦尔群岛》等。

② 让·阿努伊 (1910—1987): 法国剧作家、导演, 主要作品有《野姑娘》、《安提戈涅》等。

太晚了)。美学范畴对形而上学的忧虑而言与其说是一条通道，不如说是一面镜子。

我仍然像二十多岁时一样渴望着绝对的事物，但创作行为或仅仅是对美的欣赏所产生的美妙的痉挛、酸涩的快感，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种奖赏，一种向着绝对的、令人满意的现实的接近了。只有一种美还能使我接近这种现实，那就是作为目的的美，而不是作为手段的美。美之所以成为作为目的的美，那是因为作者在自己身上把人类命运的意义同艺术家的命运意义结合为一体了。反之，单纯的美学范畴，我认为也不过就是单纯二字而已，我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154)

113

从格拉西埃勒路步行到苏梅拉德路这段行程中的几段话：

“到何时我们才不用公元记日子？”

“二百年之后看到的文学资料都是粪石。”

“还是克拉格斯有道理。”

“莫莱里和他的理论也有道理，这个人有时令人反感，令人害怕，也令人同情，用了许多词仅仅是为了把别的词从自己身上洗刷掉，用

了许多肮脏的东西来使自己身上不散发碧微、卡龙、卡芬^①的气味，不散发‘纪元’味。也许只有通过这种经历才能恢复一种失掉的权利。这可能是句空话。”

“你指的是一个词汇的原来用法吧 (?)。很可能是句空话。”

“小型的棺材就是香烟盒。卡隆^②只要轻轻一吹，你就会像摇篮一样摇摇摆摆地渡过小洼。船是专门给成人准备的，女人和小孩免费，因为轻轻一推就到对岸了。一种墨西哥式的死亡^③，糖做的骷髅；《亡童悼歌》^④……”

“莫莱里将会看到卡隆的，一个神话面对另一个神话，一次未曾预料到的黑水中的旅行！”

“你瞧，人行道上有跳房子游戏的格子，是用红粉笔、绿粉笔划的。还有天，在我们布尔萨哥，石子都是精心选择的，脚尖踢石子也是轻轻地、慢慢地。虽说天就在眼前，但整个生命却还在前面。”

“就像一局没完没了的棋战，很容易引人入胜，但冷风从破鞋底钻了进来。那旅馆窗子里有一张小丑似的面孔，正在玻璃后面作怪相，一只鸽子的影子在啄一堆狗粪：这就是巴黎。”

“波拉·巴黎，波拉吗？去看看她，同她做爱^⑤，亲爱的^⑥。就像两个懒惰的幽灵，但幽灵也作假面具讲。这一点莫莱里已经写在某一段上了。”

(—30)

① 均系法国名牌香水。

② 见第九十六章有注释。

③ 根据墨西哥古老的风俗，死亡意味着向更美好的来世过渡。

④ 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 (1860—1911) 的声乐套曲 (包括五首歌曲)，作于 1902 年。德国诗人吕克特殒子，写诗作为寄哀，马勒据此谱成歌曲，后马勒幼女夭折，悲不自胜，乃常自喟叹：“爱女之死，实此曲预悼故。”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原文为意大利文。

114

美联社 195 × 年 5 月 4 日消息：尽管律师们作了努力，尽管于本月 12 日提出了最后的上诉，娄·维森特仍于今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金廷监狱的毒气室里被处决。

犯人的手脚被捆在椅子上后，典狱长命令其四个助手离开毒气室，他本人拍了拍维森特的肩膀也随即离去，毒气室中只剩下了犯人。与此同时五十三名证人则透过小窗在外面进行观察。

……犯人把头向后一仰，深深吸了一口气。

……两分钟之后，犯人的面孔布满了汗水，手指乱动，仿佛企图挣脱皮带。

……六分钟时，痉挛一阵接着一阵，维森特一会儿仰头，一会儿低头，一丝白沫从口中流出。

……八分钟时，随着最后的一阵痉挛，犯人的头在胸前垂了下来。

……十二分钟之后，列诺茨医生宣布犯人已死。证人们，其中有三名记者，他们属于……

(—117)

莫莱里的思考

在一系列往往是矛盾的零散笔记的基础上，蛇社成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莫莱里把当代叙事文学看成了向着抽象化这一并不确切的概念迈出的一步。“音乐失去了旋律，绘画失去了故事性，小说失去了描写。”黄这位辩证法大杂烩的大师又加上了一段话：“我们感兴趣的小说并不是那些把人物放到情景中去，而是把情景设置在人物之中的小说。这样一来，人物就不再是人物，而变成了人。似乎需要一种推断，通过这种推断人物向我们跳来，或是我们向人物跳去。就像其读者一样，卡夫卡也应该叫做K^①，或者两者掉换一下位置。”对此还应该加上一段相当含混的笔记，莫莱里在这段笔记中写了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名字都空在那里，在每个不同的场合里，上述所谓的抽象就不得不用假设谁是谁，假设谁说，假设谁说某段话来解决^②。

(—14)

① K 是 Kafka（卡夫卡）的第一个字母也是卡夫卡多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此处主张人物只要用字母代替就可以，就像作者叫不出其每个读者名字，而一概称之为读者一样。

② 在第九十六章中，作者就采用了类似的手法，把人物的名字和每个人说的话混在一起，让读者去设想谁讲某段话。另外在写作本书时，作者删去了一章，在这一章中，人物的名字就空着，让读者去设想。

116

在一段笔记中，莫莱里写下了乔治·巴塔伊^①的作品《C 神父》的一段卷首题词：“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我把在疯子世界中活动的，而又永远不会具有说服力的干巴巴的人物写了进去。”

有一段笔记是用铅笔写的，几乎看不出来：“对，有时人们的确感到痛心，但这是唯一正当的出路。用心理学事先咀嚼过的享乐主义小说够多的了，要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要像兰波^②主张的那样做一个通灵者^③的人。享乐主义小说家不过是个窥视者^④而已。另一方面，‘行为’小说的纯粹描写技巧，没有形象的纯粹电影脚本式的技巧也够多的了。”

与之有关的另一段笔记是这样写的：“没有厨房，没有化妆，不向读者挤眉弄眼又怎么能讲故事呢？其实只要放弃叙事文学是一件艺术品这样一个设想，这一点就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对叙述加以感受，就像我们把石膏倒在面孔上做假脸时对石膏有所感受那样，但面孔还是我们自己的面孔。”

这一段零散的笔记大概也能说明问题：“里奥那洛·文屠里^⑤曾谈

① 乔治·巴塔伊（1897—1962）：法国小说家，主张超过一切社会和道德的规范去寻求绝对。

②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其作品追求绝对，大大丰富了象征主义文学宝库，成为法国现代诗坛突变的根源之一。

③④ 原文系法文，二字字形相似。

⑤ 里奥那洛·文屠里（1885—1961）：意大利美学家、艺术史家，著有《艺术批评史》等。

到马奈及其作品《奥林匹亚》，他指出马奈放弃了大自然、美、行动和道德说教，而把精力集中于形象的塑造上。就这样，他的创作活动就像把现代艺术拉回了中世纪，这一点就连他本人也未察觉。中世纪把艺术理解为一系列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这一系列的形象则被反映现实所取代了。文屠里（也许是朱利奥·卡尔洛-阿尔冈？）又说：‘历史曾讥讽地希望，一个想搞现实主义的辉煌的巴黎人在客观地、从而是照相式地、机械地反映现实的那一刻，是受到了他那惊人天赋所推动，让他把艺术归还给形象创作者的艺术功能的。’”^①

莫莱里加上了一段：“为了避免混乱，要习惯使用‘图案’一词来代替‘形象’这个词，对，一切都能互相吻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又回到了中世纪，或类似的东西。设想出一个绝对的历史时刻是错误的，有些时刻尽管是平行的，但还是有区别的。在这一意义上讲，所谓中世纪的某一时刻可能同所谓现代世纪的某一时刻相吻合，那中世纪的某一时刻正是那些拒绝以环境为依靠，拒绝在当代人所理解的意义成为现代人的画家和作家所感受到、体验到的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画家和作家愿意成为不合时代潮流的人，很简单，因为他们正处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表面阶段的边缘之外，而在那另外的时刻中，一切都服从于图案这个地位，一切都作为符号，而不是作为描写的主题而起作用，于是画家和作家就企图创作一种能看起来自外于或对立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历史氛围的作品。然而这种作品却能把画家和作家自己包括进去，能够解释他们，最后使他们具有人们正在其终点期待着的深远影响。”

(—3)

^① 亦为意大利艺术评论家，著有《现代艺术》等。

117

我曾见过一个法庭被逼迫，甚至被胁迫在违反科学、哲学和人道主义，违反经验，违反当代最人道最美好的思想的情况下，判处两个孩子的死刑。

我的朋友马歇尔^①先生既然在古代的文件中挖掘出了令野蛮人都可能羞得脸红的先例，那他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布莱克斯东^②下面这段话呢！

“如果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尽管乍一看被认为不可能犯罪，但法庭和审判官认定他可能犯罪，并能够区别善与恶，那么他就可以被处流放和死刑。

“就这样，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由于杀死了老师而被活活烧死。

“一个十岁和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由于杀死了同学而被处死，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被处绞刑。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好与坏的区别，他们曾经在主日学校学过这一区别。”

① 约翰·休伯特·马歇尔（1876—1958）：英国考古学家。

② 威廉·布莱克斯东（1723—1780）：英国法学家。

克拉伦斯·达罗^①：《为雷奥波尔德和雷奥伯的辩护词》

(—15)

118

被杀者将如何能让杀他的人相信自己的魂儿不会在他面前显现呢？

马尔科姆·劳里：《火山之下》

(—50)

^① 克拉伦斯·达罗 (1857—1938)：美国律师。

119

澳大利亚鸚鵡的翅膀展不开了！

一位皇家物种保护有限公司的视察员走进了一所房子，发现鸚鵡竟被关在直径不到八英寸的笼子里！于是鸚鵡的主人被课以五英镑的罚款。为了保护无自卫能力的小动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帮助，皇家物种保护有限公司也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请与秘书处联系。如此等等。

伦敦，《观察家报》

(—51)

120

午睡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很容易能不惊醒母亲就从床上下来，爬到门口，贪婪地闻着地上散发的湿土味轻轻地爬出房间，然后一溜烟跑到房子尽头的小院子里。柳树上挂着许多尚带壳的蠕虫，依列内奥^①扯下一个最大的，就在蚂蚁窝洞口旁坐了下来。他一点一点地挤压虫壳的底部，蠕虫的头就从软软的壳口露了出来。要轻轻地像抓猫那样捏住蠕虫颈上的皮把它抽出来，轻轻地抽才不会弄死它。蠕虫脱离虫壳，在空中滑稽地扭动着。依列内奥把它放在蚂蚁洞口边上，然后自己趴在阴凉处等待着。这个时候，黑色的蚂蚁在拼命地工作着，把草咬碎；从各处把死的、活的昆虫运回窝。一个侦察员立即发现了蠕虫，它的身子可笑地向后退了退，用触须触了触蠕虫，仿佛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接着它东奔西跑地用触须去触其他蚂蚁的触须。一分钟之后，蠕虫被包围了，身上爬满了蚂蚁，它徒劳地蠕动着，想摆脱众蚂蚁叮在它身上的口刺。群蚁拖着、拉着把它拽向洞口，但到了洞口却拖不进去了，群蚁不知所措了。依列内奥看了很开心，玩的就是要选择一只比蚂蚁洞口大的蠕虫。蚂蚁很笨，没有智力，只是一个劲儿地左拉右拽，想把蠕虫塞进洞里。蠕虫还是拼命地扭动着，大概身上的感觉很可怕，它全身，包括眼里、皮上都感到了

^① 即强奸玛伽的那个人。

蚂蚁的爪子和口刺，它拼命地挣扎着，想把这一切摆脱掉，然而情况反而越来越糟，因为蚂蚁越来越多了。有几个蚂蚁真的发了怒，把口刺扎进蠕虫的皮，直到蠕虫的头部稍微进到洞口才松口。依列内奥真想也钻进蚂蚁窝去看看里面的蚂蚁如何把蠕虫往洞里拽，如何用口刺扎蠕虫的眼睛、嘴，如何竭力把整个蠕虫拖进洞里，最后把蠕虫弄到洞的尽头，把它杀掉，吃掉。

(—16)

121

莫莱里眉飞色舞地用红墨水在一个小本子上抄下了弗林赫蒂^①一首诗的结尾：

但我同我的美人
以我奇特的方式共眠，
我同我的美人在床上
搞了一两个如饥似渴的场景。
另外一两首诗像水一样冒了出来，
像水一样冒出来，

^① 劳伦索·弗林赫蒂（1919—）：美国诗人，作品有《昔日世界之画像》等。其作品富有生气，在反对学究式的传统创作方面有所贡献。

犹如布许^①的世界^②。

(—36)

122

女护士们来来往往，谈论着希波克拉底^③。只要稍微努力一下，现实中的任何一块碎片都能与一句名诗搭界。不过，何必要让艾蒂安猜谜呢？艾蒂安早就抽出了电话卡，此时正在愉快地一个一个地画着白色的门、嵌墙睡床、从中吹进软软的灰色烟雾的窗子、一棵栖着两只有着资产阶级胃口的鸽子的枯树。奥利维拉本来还想给他讲述另一个梦境，可奇怪的是整个早晨他却一直执著地想着那关于面包的梦。在拉斯帕耶和蒙帕尔纳斯两条街的转弯处，那另外一个梦却突然像一堵墙一样向他压了下来。更确切地说，他整个早晨都仿佛被那关于呻吟着的面包的梦这堵墙压着，突然，这堵墙像一部倒放的影片那样一下子竖了起来，离开了他，使他想起了那另外一个梦。

“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艾蒂安说着把磁卡放回衣袋，“要么就等你恢复一下精神，反正不急，我还有再活四十年的希望，所以……”

① 布许（1450—1516）：荷兰画家，其画面展现想象的世界，以奇特的形象表现真实的人和物。作品有《鸡蛋上的音乐会》等。

② 全诗原文为英文。

③ 此句是模仿英国诗人 T.S.艾略特的作品《杰·阿尔弗莱德·普罗弗洛克的情诗》中的一句诗，“在房间中妇女们来来往往／谈论着米开朗琪罗”。

“现在与过去，两者都能在将来出现^①。”奥利维拉朗诵道，“今天好像跟艾略特的诗歌干上了。对不起，我刚才心里想着梦，我们现在就去吧。”

“对，你的梦我知道了，我够有耐性的了，可现在你还……”

“我想的是另外一个梦。”

“真不幸^②。”

“我刚才没讲给你听，因为当时没想起来。”

“再加上个六分钟的限制。”艾蒂安说道，“说实在话，当局的规定是明智的。尽管总挨人骂，但应该说当局是对的，六分钟……”

“我当时要是想起来了，就离开那个电话亭，到别的电话亭给你打电话了。”

“好了，”艾蒂安说道，“那你就先给我讲梦，然后我们从这个台阶下去，到蒙帕尔纳斯路去喝酒。作为交换，我听你讲梦，就不陪你去看你那著名的老头儿了。这两者都太占时间了。”

“你正好说在了点子上，”奥利维拉饶有兴趣地看着艾蒂安说道，“问题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两者是否能交换，这正是你今天对我说过的：是要蝴蝶，还是要蒋介石^③？没准儿在你听我讲梦而不陪我去看老人的时候，你实际上正在陪我去看老人而不听我讲梦。”

“说实话吧，干什么我都无所谓。”

“可你是画家。”

“我是形而上学专家。”艾蒂安说道，“既然我们已经来了，那就去看看老人吧，你瞧，那边有个护士，她正在想我们两个人是梦，还是两个流浪汉。她会对我们怎么样呢？她要是过来赶我们走，那她是一个想赶走我们的护士，还是一个想赶走两个哲学家的梦呢？而这两个哲学家正在梦见一家既有一个老人，又有一只发怒的蝴蝶的医院。”

“我的另外那个梦就更简单了。”奥利维拉坐在凳子上往下滑了

① 艾略特作品《四首四重奏》中的一句诗。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恐怕作者有误。似应为庄子。

滑，闭上了眼睛说道，“你瞧，我梦中看见的不过是我童年的家和玛伽的房间，两个房子在同一个梦中连在一起了。这个梦我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做的了，我一直忘得一干二净，可今天早晨，我在想着那关于面包的梦的时候，突然……”

“面包的梦你跟我讲过了。”

“突然记起了那另外一个梦，面包就滚到一边去了，因为两者无法相比。关于面包那个梦本来可以启发我……启发，你瞧这个字眼……”

“别不好意思说出来，我想象得出。”

“你想的是那孩子，你这种联想是很勉强的。我并没有负罪感，反正孩子不是因我而死的。”

“事情没那么简单。”艾蒂安感到很不自在地说道，“我们还是去看老人吧，别再讲这些愚蠢的梦了。”

“实际上我几乎还没讲呢，”奥利维拉委屈地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到过了火星的人还能求你给他描述灰烬是什么样子的吗？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到底还去不去看老人？”

“我根本无所谓，不过，既然来了……我想大概是第十号床。早知道我们应该带点东西来了，这样两手空空地就来了不太好，哪怕送给他一幅画也好嘛。”

“我的画只供出售。”艾蒂安说道。

(—112)

123

真的梦境是处在一个界限模糊的区域里，处在睡醒的边缘，但他又没有真正醒来的时候。为了把这种感觉说出来，需要借助另一些参照物；需要取消这些毫无意义的做梦与睡醒的绝对概念；需要处在这样一个区域中，在这个区域中他又一次在清晰的现在设想了童年的家、大厅和花园，还有人们在十岁的时候看见过的各种颜色：非常红的红、镶有彩色玻璃的屏风上的蓝、树叶的绿、香味的绿，味与色混成一体出现在鼻子、眼睛和嘴前。但是在梦中，那间两个窗子朝向花园的大厅同时也是玛伽的房间；那个被遗忘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小镇^①和苏梅拉德路毫无痕迹地连在了一起。并不是并列在一起，也不是叠在一起，而是溶合在一起，用不着费很大力气就能把这一矛盾取消，这样人们就有一种在自己家中的感觉。从本质上讲，就像一个人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样，孩子是不会怀疑大厅能不能一生都是他的大厅的，因为这种归属是不可能与之分割的，布尔萨哥镇上的房子和苏梅拉德路上的房间都是地方，在梦中必须选择这地方中最安静的部分。做梦的缘由似乎正在于此，即选择一个安静的部分。在那地方里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无言地帮助他选择安静部分的姐姐，就像有人参与了梦境，但不一定就在梦中出现一样，只能看做是有一个人或物在

^① 指布尔萨哥镇。

场并参与，也就是说没有明显地表现出的潜在的人或物；也就是说，一个存在着的，或通过可能出现的人正在做着某事的人或物。就这样，他和他的姐姐正在把大厅选为那地方的最安静的部分，他们选择得很对，因为玛伽的房间晚上十点钟就不能弹钢琴和听收音机了，否则，楼上的老头就会立即开始敲打天花板，要么四楼的人就会派个斜眼女侏儒上楼来抗议。他和姐姐一言不发地（因为似乎两个人都不在那里）选择了窗朝花园的大厅，排除了玛伽的房间。正在此时，奥利维拉从梦中醒了过来，可能因为玛伽的一条腿伸进了他的两腿之间。在黑暗中他唯一还能记得的只是曾经同姐姐在童年的大厅中一直待到梦醒，其他的就是尿憋得慌。他毫无顾忌地推开玛伽的腿，起床就向楼梯拐弯处走去。他摸着黑打开了厕所那黯淡的电灯，连门也不关就用一只手撑着墙撒起尿来，一面挣扎着不要睡着了，倒在肮脏的厕所里（因为他脑子里还纠缠着梦境），一面视而不见地看着从手指间射出的尿流消失在马桶洞中，或错尿在马桶那发黑的边上。也许真正的梦境是此时此刻出现的，因为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醒了；是在清晨四点在苏梅拉德路一幢楼的五层撒尿时出现的，因为此时他意识到了布尔萨哥镇上那窗朝花园的大厅是一个现实。他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人们意识到不可否认的事物是不多的这一点一样，就像人们意识到自己本身一样，只有自己本身才能想到自己本身，同时他毫不惊奇、毫不喧闹地意识到，作为醒着的人，他的生命与实实在在、稳如泰山的大厅相比，只不过是个幻影而已，尽管回到床上他可能发现大厅没有了，有的只是苏梅拉德路上那玛伽的房间。他还意识到那个地方是布尔萨哥镇上的大厅，大厅散发着从海角方向吹入窗内的茉莉花香，大厅里摆着一架布鲁斯内尔牌的钢琴，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还有几把带套子的椅子，和他那盛装的姐姐。他猛地作了一次努力来摆脱梦境的纠缠，不去想那骗人的地方，他想让自己清醒得能够区别骗人、梦境和不眠这三个概念。但当他甩光了最后几滴尿，关上灯，揉着眼走过楼梯拐弯处，再次钻进房间里的时候，一切都显得不尽如人意了，一切都成了不如人意的象征了。楼梯拐弯处小了，门小了，灯光暗了，床

小了，玛伽也小了。奥利维拉吃力地喘着气，喃喃了一声“玛伽”，喃喃了一声“巴黎”，大概还喃喃了一声“今天”。这喃喃声显得那么遥远，空洞，没有生命力。仿佛一个人在水底，在寒冷中长途跋涉之后寻求自己的归宿、自己的家一样，奥利维拉又回去睡觉了。

(—145)

124

莫莱里认为应该建议一个文学之外的运动。他在进行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很容易地注意到了自己的小说世界在急剧地贫困下去。这贫困化不仅表现在人物身上那几乎猴子般的语言上，而且也表现在人物的动作，尤其是人物不动作的单纯过程上。人物身上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只是在对自己的空虚进行的评论上转来转去，对着认为是自己发现的可笑的偶像装出一副崇敬的样子。莫莱里对此似乎并不太在乎，因为他在自以为需要的地方作了无数的注释。为了脱离那内在而先验的伦理轨道去寻求他所谓的赤裸裸的轴心，即门槛，这倒也不失为一种最后的办法。门槛，什么门槛？通向何处的门槛？可以推断这是一种鼓动，鼓动人们驯服地去转圈子，以便不必隔着神话、宗教、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网状物来厚着脸皮接受同现实的接触。很奇怪，莫莱里竟那么热情地拥护物理学、生物学最近提出的工作前提，竟那么相信在物质与精神明显地共同归结为能量的概念这一情况下，古老的二元论已经出现了裂口这一说法。因此，他那智慧的猴子们似

乎想退却了，越来越想退回到自己本身之中，一方面想使被所谓认识论工具限制和背叛了的现实失去其幻想的功能；同时也放弃自己那编造神话的力量，即灵魂；最后归结为一个从头开始^①，归结为尽量地把自己缩成一团，缩到人类（虚假的）最后的火花行将丧失的程度。莫莱里似乎要建议——虽然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一条这种外部的失去功能和内部的放弃为起始点的道路。然而，他无话可说了，没有人物，没有事情可写了，因而也就没有读者了。蛇社成员叹息着，既丧气又恼火，事情总是这样，或几乎总是这样。

(—128)

125

感到自己在人们中间仿佛是条狗，这就是他在喝两杯蔗酒和在郊区走路时无精打采地进行思考的材料。他愈来愈觉得只有阿尔法才可以够得着欧米茄^②；坚持在中间阶段——艾波西龙、兰姆达——不动就等于单脚立地打圈圈。箭从手到靶，中间没有一半路可言；在 10 世纪和 30 世纪之间没有什么 20 世纪。一个人应该能够在自己所属的物种之内孤立于此物种之外，能够选择成为狗或鱼作为向自己进军的起始点。对于文学博士而言，没有入场券；对于杰出的变态反应学者而言，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阿尔法是希腊文第一个字母，欧米茄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后面提到的艾波西龙、兰姆达、派，均是希腊文字母，排在前两者的中间。

不存在一个入口。这两种人既然嵌在人类之中，那他们就会成为不应该成为的东西，否则就什么也不是，更不用说配得上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成为艾波西龙、兰姆达或派，永远也成不了阿尔法，永远也成不了欧米茄。我们所讲的人是不会接受那种虚假的成就的，因为那是西方已经烂掉了的假面具。他游荡到了圣马丁大街的桥边，在街角处一面吸烟，一面看着一个女人在整理丝袜。他对他所谓的成就有着一种完全荒唐的想法，他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有些事情告诉他，荒谬里埋着种子。狗的吠声比一篇关于蒂尔索·德·莫利纳^①作品中的副动词用法的论文更接近欧米茄。这比喻太蠢了，但他仍然顽固地坚持这点，因为此时正是这样说的时机。他在寻求什么？他在寻求自己吗？人们假若没有找到也就不再去寻求了，这就是说已经找到了（但这并不是荒唐，ergo 就不要相信，你只要一松手，理性就会给你购买一张特别入场券，首次给你表演一下一个连锁的三段论法，使你不知往何处去，只能去念一个文凭，或在加利福尼亚买一幢别墅，成家生子，让妻子高兴地看着孩子在地毯上玩耍）。好了，我们还是慢慢地来吧，他到底寻求的是什么呢？他在寻求吗？是作为个人在寻求吗？作为所谓无时间性的个人，还是作为历史上的个人？如果是作为后者，那就是浪费时间；而如果在偶发事件之外去寻求，也许狗的那个做法还不坏。不过我们还是慢慢来吧（他喜欢对自己这样讲，先是像父亲那样对儿子讲，然后又像一切子女那样开心地这样拿老头子开玩笑）。慢慢来，慢慢来^②，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寻求，其实寻求并不存在，这样讲是不是太玄了？寻求并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已找到，只是这种找到不能凝固。肉、土豆、芹菜都有了，但没有锅，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同别人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公民（我在各处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被人惊恐地赶走，还是让巴黎说说吧）。但我们也不善于从狗的身上脱离出来，以便到达那叫不出名字的什么东西，我们就称它为和解或和好吧。

① 蒂尔索·德·莫利纳（约 1582—1648）：西班牙喜剧作家，著有《塞维利亚的诱惑者》，其主人公唐·璜后来成为欧洲文艺创作中的原型。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姑且经院式地说吧，在一个到处都是中心，但却没有圆周线的圆圈里扑哧扑哧地跋涉，这任务太可怕了。你在寻求什么，你在寻求什么？再问一万五千遍，问题也好像是锤子打在墙上。你在寻求什么？没有那和解，生活就是开玩笑，而那和解又是什么呢？不是圣徒式的和解，因为如果在降低到狗的感觉中，在从狗身上，或是从鱼、从青苔、从丑恶、从贫困，或是从任何其他无价值的东西身上重新开始的这一感觉中，总是有着那么一种对神圣感的思念的话，那么看起来你思念的并不是宗教的神圣感（荒唐正是由此开始），你思念的是一种无区别境地，没有圣徒的无区别境地（因为圣徒总是圣徒，不是圣徒的人也要表现出一副圣徒的样子，无怪乎像那个欣赏女郎整理丝袜时露出的小腿的人那样可怜的家伙们要大惊小怪了）。也就是说，假若存在着和解，这和解也必须是别的东西，而不是神圣的境地，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排他性的境地，必须是某种内在的东西，不是那为了金子而牺牲铅，为了玻璃而牺牲玻璃纸，为了多而牺牲少的东西。相反，荒谬则要求铅具有金子的价值，要求多寓于少。这是一种点金术，一种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一种对于精神活动及其成果而言的新式^①未定论。并不是说要上天，这一思想中的古老偶像早已被历史揭穿，这一古老的胡萝卜早已不能欺骗驴子了。也不是说要什么都十全十美，对什么都要加以赞扬，要拯救什么，要挑选什么，也不是要改变命运，更不是说要从阿尔法走向欧米茄。好了，任何事情都好了。射击要有枪，但必须扣扳机，可结果是手指的动作却变成了制止汽车通行的手势，或其他类似的手势。

从郊区游荡而来的那吸烟人讲呀讲呀讲个不停。那女郎已把丝袜拉好。你瞧见了把？这就是和解的方式。我的苦难啊^②……也许一切都是这么简单，把丝袜一拉，把手指用口水舔湿，再往跳丝的地方一抹就行了；也许把鼻子抓住，放在耳朵的位置上，而这一动作又不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的诗句，见第四十二章。

使任何东西感到不自在就行了。不，这样也不行，最容易不过的是把外界的事权衡一下，就像人们要确信外面的事和里面的事都是房子的两根主梁一样。但这样一来就糟了，历史正在告诉你这一点，光思考不体验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这样做是很糟糕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整个陷入不和谐之中，而这种不和谐，我们正在使用一切手段以社会这幢大楼，以历史，以爱奥尼亚风格^①，以文艺复兴的欢乐以浪漫主义的表面伤感来加以掩盖。我们就这样走吧，让人们追不上我们吧。

(—44)

126

“你为什么用你那卑劣的魔法把我从我那平静的第一次生命中拖出来……太阳和月亮毫不造作地为我发光；我总是在平静的思索中醒来，天一亮，我就把自己的叶子合拢起来进行祈祷。我看不见任何坏事，因为我没有眼睛；我听不到任何坏事，因为我没有耳朵；但我一定要复仇！”

阿希姆·冯·阿尼姆^②：

《埃及的伊萨贝拉》中的曼德拉草自述

(—21)

① 西方建筑上的柱式之一。

② 阿希姆·冯·阿尼姆（1781—1831）：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

127

三个怪人总是拿古卡的无知开玩笑，好把她赶出药房，让自己安安静静地谈话。有时，他们顺便，但却更加认真地讨论塞费里诺·皮里斯^①体系和莫莱里思想。由于莫莱里在阿根廷还不太出名，奥利维拉就把他的书借给特拉维勒夫妇看，并给他们讲述自己以前看到过的莫莱里那几段零散的笔记。罗梅利诺仍将在疯人院当护士，有时在喝马黛茶和蔗酒的时候，他也来凑热闹，三人发现此人对罗伯托·阿尔特很在行，这对他们是个很大的震动。因此在整个一星期中，大家不谈别的，光谈阿尔特，光谈在阿根廷一个阿根廷作家为什么不为人所知。但三个人主要谈的还是塞费里诺，而且非常认真严肃，每隔一会儿，三人都要互相看上一眼，样子很特别，譬如三人同时抬起目光，同时发现另外二人都在看别人。也就是说，三个人以一种很特别，而且解释不清的方式互相看上一眼，好像在作弊时互相偷看，也好像一个迷上一个女人，而又必须在香茶和甜饼、几位太太和一位退休上校中间周旋的男人所做的那样。退休上校向大家解释为什么国家的一切都那么糟糕，这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以同样的方式看着大家，看着上校、他所爱的女人，以及女人的姑姑阿姨们。他亲切地看着大家，因为，对，太对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握在一伙地下共党分子手里，那的确是个耻辱。他那亲切的目光从盘中左数第三块奶

^① 见第一二九章。

油甜饼和摆在姑娘们绣的台布上的汤匙上抬起了那么一小会儿，穿过地下共党分子的头顶，在空中同从尼罗河水一样绿的塑料糖罐上抬起的目光缠在一起了。其实这也没什么，但一件时间之外实现的事情却变成了一个甜美的秘密。如果今天的男人们是真正的年轻男子汉，而不是臭屎般的同性恋者该有多好呀（“可是……里卡多！”“对，卡门，太让我气愤了，我们国家发生的事太让我气愤了。”）。有那么几次，当三个怪人想起要以短暂而专注、秘密而又比长时间地相看更清楚的目光互相看上一眼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总是不断地变化着。但三人绝不像古卡对她丈夫所说的那样都是怪人。三人放声大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他们这样互看并不是由于作弊，也不是由于偷偷地爱着。除非……

(—56)

128

在这个时代中，只有我们几个人曾想弄懂各种事物，曾想在自己身上为生活创造一些以前未曾存在过，似乎也不会在本空间中找到自己位置的空间。

阿尔多^①：《神经称》

(—24)

^① 安托万·阿尔多（1869—1948）：法国诗人、剧作家、导演。作品有《虚无缥缈的中心》、《神经称》等。这一章的原文为法文。

然而特拉维勒并没有睡着，他试着睡了一两次后，噩梦仍然纠缠着他。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打开了电灯。塔丽姐不在，这个梦游神，简直是个不眠的飞蛾子。特拉维勒喝了杯蔗酒，穿上了睡衣的上衣。藤椅似乎比床要凉快些，对于研究塞费里诺·皮里斯^①，这倒是个美好的夜晚。

在此通知书中，塞费里诺一字一字地说道，我在你们的请求下，或在你们的请求面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一些想法，并把这些想法写给了蒙得维的亚的报纸《日报》。

这个塞费里诺是个法国派^②！不过没什么危险，《世界和平之光》是用西班牙文写的，特拉维勒至今还保存着文本的摘要，是用令人佩服的西班牙文^③写的，就拿引言来说吧：

在此通知书中，我想提交一部作品的部分摘要。作品

① 塞费里诺·皮里斯确有其人，是乌拉圭人，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一次征文竞赛提交了一部题为《世界和平之光》的作品，企图为解决世界问题做出贡献。作者把这部作品安排在本书中，作为纯理性可以导致极端的非理性的例子。

② 特拉维勒这样想，因为上段文字是用法文写的。

③ 实际上塞费里诺的西班牙文并不好，用词、语法、章法均有不当之处，文章读起来信屈聱牙。

是我刚完成的，书名为《世界和平之光》。本作品已参加，或正在参加一个国际比赛……但问题是我无法把作品的全文寄给你们，因为该杂志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把其刊载的作品全文交给与该杂志无关的任何人……

因此，我在此通知中只能寄出作品的几段摘要，下面就是作品的摘要，但在眼下不应加以发表。

比起胡里安·马利亚斯^①的引言来，这个引言要清楚多了。两杯蔗酒下了肚，特拉维勒就与作者建立了接触，往下看吧。他为自己起床，也为塔丽姐在别处大搞浪漫主义开始感到高兴了。看了十遍之后，他才慢慢地进入了塞费里诺的文本。

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我们可以称做“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伟大处方”，这处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关于国联社会的设想，这个社会具有价值（珍贵的价值，等等）和人种的倾向。最后，作为对国际问题探讨的例子，它还提出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真正成为典范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四十五个国营公司，或简称为部，以及四种国家权力。

就是这么写的：简称为部。唉，塞费里诺，天然的哲学家，乌拉圭天堂的采药人，在云雾中行走的人^②啊……

另一方面，这个伟大的处方分别对于有远见的人的世界来说，对于孩子原则和天然措施的本质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而在一个自发产生的公式中这些天然措施是不允许在自发产生的公式中加以篡改的。等等……

① 胡里安·马利亚斯（1914—2005）：西班牙哲学家，作品有《哲学引论》等。

② 见第三十一章有关注释。

同往常一样，有学问的人似乎都向往有远见，并具有直觉力，但刚一有所变革，西方人那对分类的癖好就席卷了塞费里诺的小茅屋。特拉维勒一面喝马黛茶，一面整理塞费里诺提出的三个文明阶段：

文明的第一阶段

可以设想从过去不知道的时间开始直到 1940 年是文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切都倾向于 1940 年前的那次世界大战。

文明的第二阶段

也可以设想从 1940 年开始直到 1953 年是文明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切都倾向于世界和平，即重建世界。

(所谓重建世界，就是要使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切，要高效率地重建以前被毁坏了的一切：大楼、人权、世界的价格平衡，等等。)

文明的第三阶段

今天，也就是说目前，还可以设想从 1953 年开始到将来的 2000 年是文明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切都朝着有效地解决各种事务前进。

很显然，对汤因比^①来说……但批评界对塞费里诺在人类学上的提法却缄口不语：

在上述三个阶段面前，人类的表现如下：

^① 汤因比 (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共六卷)，其中说到文明史。

A.处于第二阶段的有远见的人，在当时是想象不出第一阶段是什么样子的。

B.处于第三阶段的有远见的人，即我们这些有远见的人，此时此刻也想象不出第二阶段是什么样子的。

C.明日必然来临，必须是从2000年开始，那时的人在那时更想象不出第三阶段，即今天，是什么样子的。

想象得出想象不出这提法太对了，祝福你，头脑空虚的人^①，此时塞费里诺又以保尔·里维特^②的方式在分类学上大大地发挥了在唐·克列斯波的庭院里有几个黄昏说过的话题，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吧：

世界可分为六大人种：白色人种、黄色人种、褐色人种、黑色人种、红色人种，以及大草原色人种。

白色人种：指这样一个人种，即一切皮肤呈白色的居民，如巴尔干人、北欧人、欧洲人、美国人等。

黄色人种：指这样一个人种，即一切皮肤呈黄色的居民，如中国人、日本人、蒙古人、大部分印度人等。

褐色人种：指这样一个人种，即一切皮肤呈天然褐色的居民，如真正褐色皮肤的俄国人、褐色皮肤的土耳其人、褐色皮肤的阿拉伯人、吉卜赛人等。

黑色人种：指这样一个人种，即一切皮肤呈黑色的居民，如大部分东非居民。

红色人种：指这样一个人种，即一切皮肤呈红色的居民，如大部分深红色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尼古斯^③，即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皮肤就是典型的红色，大部分深红色或咖啡色皮肤的印度人、大部分深红色皮肤的埃及人等。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保尔·里维特（1876—1958）：法国人类学家。

③ 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

大草原色人种：指这样一个人种，即一切肤色各异的人种，如三个美洲中一切印第安人。

“奥拉西奥在这儿就好了。”特拉维勒自言自语道，“对这一部分他曾作过很好的评论，总之，他的确作过很好的评论。可怜的塞费里诺遇到了由来已久的、产生于贴标签做法的困难。他应该干力所能及的事，就像林内奥^①所做的那样，或者像百科全书那样，也画一个简图。不过应该承认，他那关于褐色人种的提法的确是个天才的解决办法。”

走廊里有人在走动，特拉维勒把头探出门外，房门是朝着行政部门那一侧的，塞费里诺可能又要说了，第一个门、第二个门、第三个门，都关着。塔丽姐大概又去了药房，重操旧业，再次摆弄天平，配制退烧剂，竟然使她如此兴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啰嗦了人的分类之后，塞费里诺开始对其国联社会模式加以阐述：

这个国联社会设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尽管欧洲是最好的地点。这将是常设机构，因此每天都要有所活动，这个国联社会的会址，或者说宫殿，至少要有七（7）个相当大的办公室，或曰办公地点。

国联社会宫殿的上述七个办公室中，第一办公室归白色人种国家的代表们及其同一肤色的主席使用。第二办公室归黄色人种国家的代表们及其同一肤色的主席使用。第三办公室……

于是所有的人种都有了办公室，也就是说本来就不必一一历数。但四杯蔗酒下肚（蝴蝶牌的，可惜不是安卡普牌的，否则哪怕是为了爱国主义也是值得的），事情就显得并不一样了，绝对不一样，因为

① 查理·德·林内奥（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对植物和动物的分类做出了贡献。

塞费里诺的思想是结晶性的，受制于对称性及对空白的恐惧，遇到星号和删节号就要凝滞，也就是说必须这样写：

第三办公室归褐色人种国家的代表们及其同一肤色的主席使用。第四办公室归黑色人种国家的代表们及其同一肤色的主席使用。第五办公室归红色人种国家的代表们及其同一肤色的主席使用。第六办公室归大草原色人种国家的代表们及其同一肤色的主席使用。第七……那第七办公室归整个国联社会“司令部”使用。

特拉维勒一直对第七办公室之前的“那”字感到迷茫，因为它打破了塞费里诺那严格的结晶体式的写法。“那”字就像神秘的蓝宝石花园一样使他迷茫，这宝石上的一个神秘的点就决定了写法上的接合，并从蓝宝石中放射出天蓝色的透明七字，犹如凝结在心形宝石上的一种能量（为什么拿花园作比喻呢？难道脑子里总在想象着东方神话里的宝石花园吗？）。

塞费^①不像刚才那么千篇一律了，接着他对问题的重要性作了说明：

对上述第七办公室尚需规定一些细则：国联社会第七办公室需设一全社会的总书记和一全社会的总社长，但总书记必须同时兼任上述社长的直接秘书。

还有一些细则：第一办公室需设一相应的主席，以主持第一办公室的工作。第二办公室，同上。至于第三办公室，亦同上。至于第四办公室，亦同上。至于第五办公室，亦同上，至于第六办公室，亦同上。

想到塞费里诺费了好大劲才想出了“同上”二字，特拉维勒心

① 塞费里诺的昵称。

软了，这是对读者的一种特别的迁就。但由于下面触及了事情的本质，于是塞费里诺又开始历数他所谓的“国联社会模式的各种首要任务”：

- 1) 研究（不用“确定”一词）金钱在其国际流通中的价值，或各种价值；
- 2) 规定工人的工资和职员薪水等；
- 3) 以国际准则规定各种价值（对一切可卖品给予价格或规定价格；对其他事务给予价值或配额；一个国家拥有多少战争武器，根据国家惯例一个女人应该生多少孩子等；
- 4) 规定退休人员、领抚恤金人员应领取多少货币；
- 5) 规定全世界妇女每天要生多少孩子；
- 6) 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平等分配；等等。

特拉维勒很精，他看出了问题：为什么作者在肚皮自由和人口问题上重复提了两遍？在 3) 中是作为价值来理解的，在 5) 中是作为国联社会能力的具体问题来理解的。而且很奇怪，作品在这段中打破了对称性，破坏了连续依次列举时那无可挑剔的严格性，这也说明了作者的苦闷，说明作者意识到了严格遵守古典的秩序往往会为美而牺牲真理的。然而塞费里诺立刻又从特拉维勒为他设想的浪漫主义中恢复过来，着手讨论堪作典范的分配制度了：

战争武器的分配

众所周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拥有若干平方公里的国土。

请看下例：

- A) 一个设想拥有 1000 平方公里的国家，应拥有 1000 门大炮；一个设想拥有 5000 平方公里的国家，应拥有 5000 门大炮，等等。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每平方公里应有 1 门大炮。）

- B) 一个设想拥有 1000 平方公里的国家，应拥有 2000

支步枪；一个设想拥有 5000 平方公里的国家，应拥有 10,000 支步枪，等等。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每平方公里应有 2 支步枪。)

这个例子应该包括现存的所有相应的国家：法国每平方公里应有 2 支自己的步枪；西班牙，同上；比利时，同上；俄国，同上；美国，同上；乌拉圭，同上；中国，同上；等等。以上例子也应该包括现存的各种类型的武器：a) 坦克；b) 机关枪；c) 恐怖炸弹；d) 步枪等。

(—139)

130

《大不列颠医学杂志》就一种儿童可能遭遇的意外事故作了报道。这种事故是由于在裤裆处不使用扣子，而使用拉链造成的（我们的医学通讯员写道）。

危险是包皮被拉链嵌住。这类病例已经发生了两起，这两起都得进行割包皮手术，才能解救儿童。

此类事故尤其是在儿童单独上厕所时最可能发生。在帮助儿童拉拉链时，父母们可能把拉链拉错了方向而把事情搞得更糟，因为儿童还不能解释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向上拉，还是由于向下拉。如果儿童以前割过包皮，拉伤就会更加严重。

医生建议，用夹子或钳子把拉链下部剪断，拉链的两边就容易分

开了。但仍需进行局部麻醉才能把嵌入包皮的那部分剥离下来。

伦敦，《观察家》

(—151)

131

“我们到全国修士画十字祈祷公司^①去工作，你看怎么样？”

“同时还可以到全国预算公司去工作……”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收入可观的职业了。”特拉维勒观察着奥利维拉的呼吸说道，“我记得很清楚，在全国修士画十字祈祷公司，我们的工作大概是为人为物祈祷、划十字，也为塞费里诺称为遥远地方之中的地方的那些神秘地区祈祷和画十字。”

“神秘地区应该只有一个，”奥利维拉有气无力地说道，“即一个固定住了的遥远地方中的地方，老兄。”

“我们可以为播种植物的土地，为受情敌暗算的未婚夫们画十字。”

“那我太愿意了……”奥利维拉的声音仿佛从遥远地方中的某个地方传了过来，“你把塞费也叫来吧，哦，我现在想起来了，塞费是个乌拉圭人。”

特拉维勒未作回答，看了奥维赫罗一眼，奥维赫罗正在为受到压

^① 见第一三三章。

抑的歇斯底里在早晨爆发的那个人^①搭脉。

“修士们总得去反对精神上的一切疾病吧。”奥利维拉清楚地说道。

“啊！”奥维赫罗啊了一声，鼓励他说下去。

(—58)

132

每当有人像往常那样给我解释某一事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咖啡馆里，在所有的咖啡馆里：大象－城堡咖啡馆、迪邦·巴尔贝咖啡馆^②、萨切咖啡馆^③、佩德鲁齐咖啡馆^④、希洪咖啡馆^⑤、埃尔·格列柯咖啡馆^⑥、和平咖啡馆^⑦、莫扎特咖啡馆^⑧、弗洛里安咖啡馆^⑨、卡普拉德咖啡馆^⑩、双猴咖啡馆^⑪、那可以把椅子搬到柯雷奥内广场上的酒吧^⑫、离埃斯卡利赫罗墓地和玫瑰色石棺中那仿佛被圣玛丽娅·埃吉波西亚卡的泪水烫伤了的面孔只有五十米远的但

① 指奥利维拉，见第五十六章。

② 系巴黎的咖啡馆。

③ 系维也纳的咖啡馆。

④ 系威尼斯的咖啡馆。

⑤ 系马德里的咖啡馆。

⑥ 系罗马的咖啡馆。

⑦ 系巴黎的咖啡馆。

⑧ 系维也纳的咖啡馆。

⑨ 系威尼斯的咖啡馆。

⑩⑪ 系巴黎的咖啡馆。

⑫ 系威尼斯的咖啡馆。

丁咖啡馆^①、那位于朱德卡岛对面，潦倒年迈的侯爵夫人们同满身灰尘的冒牌大使们慢慢品茶的咖啡馆^②、让迪拉咖啡馆、弗洛柯斯咖啡馆、克吕尼咖啡馆^③、里什蒙德·絮帕夏咖啡馆^④、杨树咖啡馆、克洛塞里·德·丽拉咖啡馆^⑤、斯特凡咖啡馆（位于马拉美路）、东京咖啡馆（在奇维尔柯伊^⑥）、狗吸烟咖啡馆^⑦、奥佩恩咖啡馆^⑧、多梅咖啡馆^⑨、旧港咖啡馆。

我们软弱地调节自己，
我们满足于漫不经心的安慰，
似风沉积
在蜿蜒宽大的口袋里。^⑩

哈特·克莱恩^⑪如是说。不仅如此，咖啡馆还是在灵魂上无祖国者的中立国土，也是一个轮子那不动的中心，而人们却在轮子快速转动时能够赶上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在女人、期票或语源学论文的包围中犹如一个狂躁症患者在进进出出，人们在用汤匙搅着咖啡，一口一口地喝着咖啡消磨时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远离刚刚走进咖啡馆的自我，远离刚刚离开咖啡馆的自我，冷漠地进行回顾和权衡，也就是说，在相隔两支烟的时间中自己为自己作证，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自己为自己写部讽刺性的传记。

① 系威尼斯的咖啡馆，埃斯卡利赫罗（1484—1558）系意大利哲学家、医生。“面孔”可能指某一雕像。

② 系威尼斯的咖啡馆。

③④ 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

⑤ 系巴黎的咖啡馆。

⑥ 阿根廷一城市。

⑦ 系巴黎的咖啡馆。

⑧ 系维也纳的咖啡馆。

⑨ 系巴黎的咖啡馆。

⑩ 原文为英文。

⑪ 哈特·克莱恩（1889—1932）：美国诗人，作品有《白色大楼》、《桥》等。

在咖啡馆里，我记起了许多梦境，一个真空的境界^①引起另一个真空的境界。此时，我想起了一个梦，但不是全部的梦。我只记得我当时应该做一个美妙的梦，记得到最后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仿佛被梦驱逐了出来（也许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但那也是被迫的），梦则毫无挽回余地地留在了我的后面；我不知道在我身后，大门是否关上了。我想是关上了，事实上也就把梦到的东西（很完美，呈圆形，有头有尾）同现在分离了开来，但我仍在睡着，仍然梦见了自己被驱逐出来，仍然梦见的大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只确信一点，尽管这一点很可怕，并控制了梦境过渡的那一刻，那就是我知道自己无可挽回地被驱逐了出来。这一事实带来的是遗忘，使我完全忘掉了预想的美妙事物。我想我对大门关上的感觉就是如此，即那不可避免的和瞬息间的遗忘。最为奇妙的是，我还能记起我梦见自己忘记了先前做的那个梦，而且那个梦必须被忘掉（即我被驱逐出它那有头有尾的圆形物之外）。

我想，这一切的根源是那个伊甸园。由于大家都喜欢伊甸园，它也许就成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那胚胎般美好时刻神话般的投影。我突然明白了马萨亚^②画的亚当为什么是那副吓人的样子了。他蒙住面孔，护住眼睛不去看那曾经属于他的东西，而把自己天堂那最后的景色留在手掌造成的小小的黑夜之中。他发现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对他的真正判决已经开始执行：那就是忘掉伊甸园，也就是说，他只能像牛一样地服从，装出一副廉价的快乐样子，汗流满面地去干脏活，并享有工资照发的假期。此时，他哭了（因为那副吓人的样子正是伴随哭泣而来的）。

（—61）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马萨亚（1401—148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作品有《逐出乐园》等。

133

正如特拉维勒立即就想到了那样，最后当然还是要看结果如何，不过，干吗要这么实用主义呢？这对塞费里诺太不公平了，人家的地缘政治制度还未像其他许多荒唐的（因而也仅仅是谎言式的——这点应该承认）政治制度那样做过试验呢。塞费里诺无所畏惧地在理论阵地上坚持着，并立即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

世界工人的工资：根据国联社会将做或应做的规定，以法国工人为例，就拿一个铁匠来说，如果他的日工资最低为 800 美元，最高为 1000 美元的话，那么一个意大利的铁匠也应该赚同样的工资，即每日 800 到 1000 美元之间。还有，如果一个意大利铁匠赚上述的工资，即 800 到 1000 美元之间的话，那么一个西班牙铁匠也应赚 800 到 1000 美元。还有，如果一个西班牙铁匠每日赚 800 到 1000 美元的话，那么一个俄国铁匠也应每日赚 800 到 1000 美元。还有，如果一个俄国铁匠每日赚 800 到 1000 美元的话，那么一个美国铁匠也应每日赚 800 到 1000 美元。等等，等等。

“为什么塞费里诺此处用了等等一词呢？”特拉维勒自言自语道，“他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而用等等这个令他感到痛心的词呢？仅仅是因为重复太多而感到疲乏吗？不可能，因为很显然他是喜欢重复的（重复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事实上，等等这个词也的确使得塞费

里诺有那么一点失落感，因为他到底是个宇宙学者，只不过是被迫向容易发火的读者文摘作让步罢了。为了得到某种补偿，他在一系列的铁匠工资之后，又加上了下面的话：

（此外，如果继续列举下去，本论文当然可以或肯定可以容纳以下所有的国家，即所有的国家的所有铁匠。）

“可算完了。” 特拉维勒想道，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蔗酒，并用苏打水稀释了一下，“真怪，塔丽姐怎么还不回来。” 得出去看看，但他又觉得走出塞费里诺正在安排的世界太可惜了。塞费里诺马上就要列举那些构成一个典范国家的四十五个全国公司了：

- 1) 全国内务部公司（包括内务部的所有各下属机构和全体职员）（负责一切机关的稳定等事宜）；
- 2) 全国财政部公司（包括财政部所有各下属机构和一般职员）（负责保护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财产[一切产权]等）；
- 3)

就这样一直列举到第 45 号公司。其中第 5、10、11、12 号公司具有突出的特色：

- 5) 全国公民家庭生活公司（包括该部的所有各下属机构和全体职员）（教育、启蒙教育、他人爱他人、监督、登记 [册]、健康、性教育等）（管理或监督、登记 [有学问的人……] 以补充“教育法庭”、“民事法庭”、“儿童委员会”、“审判未成年人的法官”，以及“登记”出生、死亡等）（负责包括一切公民家庭生活在内的事物：婚姻、父亲、儿子、邻里、家庭地址、个人、操行良好或恶劣的个人、违反公共道德的个人、患有隐疾的个人、家园 [家庭]、不受欢迎的人、家长、儿童、未成年者、未婚夫、纳妾等）.....

- 10) 全国饲养场公司（包括一切饲养大动物的农村机构及机构中的全体

职员) (饲养大动物即饲养体壮的动物: 牛、马、鸵鸟、大象、骆驼、长颈鹿、鲸鱼等);

11) 全国农场公司 (包括农场、大片土地, 以及这些机构中的全体职员) (种植各种植物, 除了胡萝卜和果树);

12) 全国小动物饲养公司 (一切饲养小动物的机构及这些机构中的全体职员) (饲养小动物即饲养非体壮动物: 猪、羊、山羊、狗、虎、狮、猫、野兔、鸡、鸭、蜜蜂、鱼、蝴蝶、老鼠、昆虫、细菌等)。

特拉维勒感动了, 忘记了时间, 也忘记了是怎样把酒瓶放下来的了。问题就像一种爱抚摆在他的面前: 为什么要把胡萝卜和果树除外? 为什么蜜蜂这个词有着某种魔鬼的意味? 一片土地上同时养着山羊和老虎、老鼠、蝴蝶、狮子和细菌……他仿佛看到了伊甸园。他笑得喘不过气来, 于是走到了走廊里, 仿佛看到了在一个饲养场里, 该机构的职员在竭力企图饲养一条鲸鱼, 这几乎可触及的景象把夜间走廊那禁欲式的景象给笼罩住了。这一幻觉同这个地点和时间倒是很相配, 要是还问塔丽姐在药房里或庭院里干什么岂不是太傻了吗? 更何况公司还在排列下去, 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盏明灯。

25) 全国医院及类似机构公司 (包括所有各类医院、修理和修补车间、熏制皮革作坊、给马正骨的马厩、牙科诊所、理发店、修剪植物场所、整理杂乱文件办公室, 以及上述各机构的全体职员)。

“啊,” 特拉维勒说道, “这里打破了常规, 这证明塞费里诺的脑子是健康的, 没问题的。还是奥拉西奥有道理,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接受父辈们给我们安排的秩序呢? 塞费认为修理某个东西这一事实就能把牙科医生同杂乱文件联系起来, 各种变体同其实质有着同样的价值……但这就是诗歌本身, 老兄。不知是谁说的了, 塞费正是打破了思想上的硬壳, 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待世界了, 很显然, 这正是人们所谓的发疯。”

塔丽姐进来了, 此时特拉维勒正在阅读第 28 号公司:

28) 全国流动科学侦探及其科研机构公司（包括所有的侦探和／或侦缉警察机构、所有侦探人员〔流动的〕机构和所有的科学侦查人员机构，及上述机构的全体职员）（所有的上述职员都得隶属于一种名为“流动的”工作）。

塔丽姐和特拉维勒不太喜欢这一部分，塞费里诺焦躁地热衷于进行迫害似乎太快了些。也许流动的科学侦探不光是干侦探的事，“流动”一词使得这些侦探具有一种堂·吉珂德式的作风。塞费里诺大概正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就不嫌麻烦地强调了这一点。

29) 全国应邀行动的科学侦探及其科研机构公司（包括所有的侦探和／或侦缉警察机构和所有的侦查人员机构，以及上述机构的全体职员）（所有上述职员都得隶属于一种称做“应邀”的工作，这一工作的机构和职员是不同于上述称做“流动”的工种的，自成一个系统）。

30) 全国属于最后验证的科学侦探及其科研机构公司（包括所有的侦探和／或侦缉警察机构和所有的侦探人员机构，以及上述机构的全体职员）（所有上述职员都得隶属于称为“验证”的工作，这一工种的机构和职员是不同于上述称做“流动”和“应邀”的工种的，自成一个系统）。

“塞费里诺好像在谈论骑士等级，”塔丽姐说道，“但奇怪的是在这三种侦探公司中，他仅仅提到了机构，未提及其功能。”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最后验证’是什么意思？”

“大概这‘最后’应该是‘类似’^①之误，不过这也解决不了问题，管它呢。”

“对。管它呢，”特拉维勒重复道，“还是你说得对。可能存在着一个拥有流动、应邀和验证三种侦探的世界，这就太妙了。所以我觉得无怪乎塞费里诺在从骑士等级过渡到宗教团体时，中间有一个间

^① 西班牙文中“最后”与“类似”同音，但此处塞费里诺把“最后”也写错了。

隔，那就是对当代科学精神（总得给它起名字，对不对）的承认，我来念给你听。”

31) 全国实用型科学专家及其科研机构公司（包括所有的有实用型科学专家的团体机构或单位，以及这些科学家本身）。实用型科学专家：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正骨医生（包括一切外科医生）、产科医生、技术员、机械师（各类技术员）、二流工程师、各个行业的建筑师（事先设计好的图纸的执行人，相当于二流工程师）、全部分类专家、天文学家、占星学家、招魂术专家、法律或各项法律部门的全能博士（都应是专家）、普通物种分类学家、会计师、翻译家、小学教师（包括作曲家）、杀人犯男跟踪专家、熟悉地情者，即向导、植物嫁接专家、理发师等。

“你听听，”特拉维勒一口喝下了一杯蔗酒说道，“绝对是个天才！”

“理发师们肯定会认为他设想的国家将是个伟大的国家。”塔丽姐倒在床上闭上眼睛说道，“跳来跳去一大串名单，可我不明白跟踪杀人犯的为什么一定要是男人。”

“从来没听说过女跟踪专家，”特拉维勒说道，“也许塞费里诺认为女人干这事不合适。我想你大概也发觉了，塞费里诺在性的方面是个严格的清教徒，从整篇论文中都可以看得出。”

“天太热了，太热了。”塔丽姐说道，“你注意到没有，他特别高兴把分类专家也列进去，甚至还重复了一遍。好吧，再看看他又跳到什么地方了。你念吧。”

“那你来分类。”

32) 全国修士划十字祈祷及其机构公司（包括所有各种修士团体机构和所有的修士）（修士或划十字的男人，这些人不属其他异教，只能属于语言的世界、具有治疗性的神秘世界和战胜语言的世界）（包括一直反对一切精神上的疾病，反对一切在财产上或肉体内赢得的伤害或钻进来的伤害的修士）（包括必须为人、为物、为遥远地方中的地方、为播种植物的地方、为

受情敌暗算的未婚夫作祈祷并划十字的忏悔修士和隐居修士)。

33) 全国虔诚的收藏家及其收藏物存放场所公司 (包括所有的收藏物存放场所, 同样, 也包括仓库、库房、档案馆、博物馆、墓地、监狱、收容所、盲人协会等, 以及上述机构的全体职员) (收集品, 例如档案馆保管、保藏起来的文件、墓地保管、收集的尸体、监狱保管、收集的囚犯, 等等)。

“关于墓地的事, 连埃斯普龙塞达^①都没想起来过。”特拉维勒说道, “你不要否认, 在田间收割的小女孩和一个档案馆之间的相似处是……塞费里诺看出了其间的关系, 归根结底, 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你说呢? 在看了那样的前言之后, 他的最后分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是恰恰相反。应该试着搞一个这样的世界。”

塔丽姐什么也没说, 但她撅起上唇, 呈花环状, 吹了一口气, 仿佛刚刚进入梦境。特拉维勒喝了一杯蔗酒, 也进入了最后几个决定性的公司:

40) 全国红颜色的有色物种代理人公司及积极进行有益于红颜色有色物种的工作的场所 (包括所有负责红颜色的同类物种的代理人团体的工作场所, 即上述代理人的宽大办公室, 及其所有的代理人本身) (红颜色的有色物种: 红颜色皮毛的动物、红颜色花朵的植物和红颜色外表的矿物)。

41) 全国黑颜色的有色物种代理人公司及积极进行有益于黑颜色有色物种的工作的场所 (包括所有负责黑颜色的同类物种的代理人团体的工作场所。即上述代理人的宽大办公室, 及其所有的代理人本身) (黑颜色的有色物种, 或简称为黑色物种: 黑色皮毛的动物、黑色花朵的植物和黑色外表的矿物)。

42) 全国褐色的有色物种代理人公司及积极进行有益于褐色有色物种工作的场所 (包括所有负责褐色的同类物种的代理人团体的工作场所, 即上述代理人的宽大办公室, 及其所有的代理人本身) (褐色的有色物种, 或简称为褐色物种: 褐色皮毛的动物、褐色花朵的植物和褐色外表的矿物)。

^① 埃斯普龙塞达 (1808—1842): 西班牙诗人。

43) 全国黄颜色的有色物种代理人公司及积极进行有益于黄颜色有色物种的工作的场所（包括所有负责黄颜色同类物种的代理人团体的工作场所，即上述代理人的宽大办公室，及其所有的代理人本身）（黄颜色的有色物种，或简称为黄色物种：黄色皮毛的动物、黄色花朵的植物和黄色外表的矿物）。

44) 全国白颜色的有色物种代理人公司及积极进行有益于白颜色有色物种的工作的场所（包括所有负责白颜色同类物种的代理人团体的工作场所，即上述代理人的宽大办公室，及其所有的代理人本身）（白颜色的有色物种：白色皮毛的动物、白色花朵的植物和白色外表的矿物）。

45) 全国大草原色的有色物种代理人公司及积极进行有益于大草原颜色有色物种的工作的场所（包括所有负责大草原颜色的同类物种的代理人团体的工作场所，即上述代理人的宽大办公室，及其所有的代理人本身）（大草原颜色的有色物种，或简称为大草原色物种：大草原色皮毛的动物、大草原色花朵的植物和大草原色外表的矿物）。

打破思想上的硬壳……塞费里诺对自己写的东西会怎么看呢？令人目眩（或非令人目眩）的现实向他展示着这样一副情景：北极熊在大理石搭的舞台上，在开普敦的茉莉花丛中蹒跚而行，乌鸦叼着一朵黑色郁金香在煤堆上筑巢……但这又是什么样的现实呢？为什么要说“黑颜色”，“白颜色”呢，难道这不都是“有色”吗？再说，为什么要说“黄颜色，或简称为黄色”呢？这些连米肖^①和赫胥黎吸了大麻写出的作品都解释不了的颜色到底是什么色彩呢？塞费里诺作的注释走得还不算太远，尽管有助于（如果可以说是“有助于”的话）使人有点不知所云。不管怎样，还是看一看吧：

关于大草原颜色：大草原颜色是指一切不相同的颜色，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颜色组织成的颜色。

^① 亨利·米肖（1899—1984）：比利时诗人。他与阿尔道斯·赫胥黎都曾做过试验，即在大麻的作用下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还有一项说明，也是必不可少的：

上述有色物种的代理人必须是管理人员，他们负责不让任何一个有色物种从世界上消失，负责有色物种之间不得杂交，不管是种与种、类与类、种族与种族、一物种的颜色与另一物种的颜色，都不得杂交，等等。

塞费里诺·皮里斯，真是个纯正癖，种族主义者！一个纯而又纯的颜色宇宙，一个令蒙德里安发疯的宇宙！塞费里诺·皮里斯，这个危险的人物很可能成为众议员，或总统候选人！全体军乐队，立正！特拉维勒又喝了一杯蔗酒，准备睡觉，但塞费，沉醉在颜色之中的塞费，又像作诗一般地写了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一切可以爆发的东西在假面具和反假面具的问题上都爆发了，就像恩索尔的巨画中表现的那样；在这段话中，好战精神突然闯入了塞费的制度。还是看看这位乌拉圭哲学家是怎样讥诮而深奥地对待它的吧。

至于上述作品《世界和平之光》，在该作品中比较详尽地解释了有关军国主义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对下面的说法，或下面的各种说法，作一简单的说明：

警戒（首都）部队应由在白羊宫那月出生的军人担任；基本反政府的工会应由在金牛宫那月出生的军人对付；社会庆典和集会（舞会、晚会、婚前期间的音乐会，即在其中结为未婚夫妇的音乐会等）的领导和赞助单位应由在双子宫那月出生的军人对付；航空（军用）应由在巨蟹宫那月出生的军人负责；基本亲政府的笔杆子（军方报纸、全国基本亲政府并玩弄政治把戏的报纸）应由在狮子宫那月出生的军人对付；炮队（普通的重武器和炸弹）应由在室女宫那月出生的军人担任；公共节日和／或国庆节的赞助单位和实际代表单位（军人在军事检阅、狂欢游行、狂欢节跑龙套、葡萄节等活动中要使用适当的假面具）应由在天蝎宫那月出生的军人负责对付；骑兵（普通骑兵和摩托化骑兵，其中有枪手、投掷手、砍刀手参加；一般说来剑手组成的“共和国卫队”也参加）应由在摩羯宫那月出生的军人来担任；军队中的实

际服役者（印第安送信人^①、使者、救火员、注重实际的传教士，有实际经验的仆人等）应由在宝瓶宫那月出生的军人担任。

特拉维勒推了推塔丽姐，塔丽姐惊醒了。特拉维勒把关于军国主义那部分念给她听，二人不得不把头用枕头蒙上，以免笑声吵醒了整个疯人院。不过，在此之前二人一致认为大部分阿根廷军人都是在金牛宫那月出生的。在天蝎宫那月出生的特拉维勒醉醺醺地宣布他准备立即借助于他的后备军役的少尉军衔请求上级允许他使用正式军人的适当的假面具。

“我们将组织一次规模宏大的葡萄节，”特拉维勒从枕头下探出头来说道，但刚说完这句话就又钻进了枕头底下，“你带着你那些大草原种的同类也来参加。毫无疑问，你是大草原种，也就是说，你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颜色组织成的。”

“我可是个白人。”塔丽姐说道，“可惜你不是在摩羯宫月出生的，因为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剑手，起码是个印第安送信人或一般信使。”

“可印第安送信人都是由在宝瓶宫月出生的人担任的。奥拉西奥是巨蟹宫月出生的，是吧？”

“即使不是巨蟹宫月出生的，他也配得上。”塔丽姐闭上眼睛说道。

“他担任飞行员有些委屈他了，你想想他驾驶那邦邦式飞机是什么样子吧，在雄鹰饮食店喝茶吃甜饼的时候，他会向你俯冲下来。”

塔丽姐关了灯^②，向特拉维勒身边挤了挤。特拉维勒翻来覆去，大出其汗，脑子里想的尽是黄道十二宫、全国代理人公司、黄色外表的矿物之类的东西。

“今天晚上奥拉西奥看见玛伽了，”塔丽姐说道，“是两个小时之前在院子里看见的，那时你还在值班。”

“啊！”特拉维勒说道，他把身子伸直仰卧，伸出手像盲人读书似

① 原文为克楚亚语。

② 从此段开始，文本重复了第五十五章，但对第五十五章的含混之处，作了明确的补充。

的去摸香烟，“应该把他算到虔诚的收藏家里面去。”

“而那位玛伽竟是我。”塔丽姐又往特拉维勒的身边挤了挤说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知道。”

“这事早就该发生了。但我奇怪的是，他对这一混淆竟然也感到特别惊奇。”

“哦，你要知道，奥拉西奥总是制造麻烦，然后就站在一旁看热闹，就像一只小狗拉完屎之后又惊愕地盯着屎看一样。”

“我想事情是我们去港口接他的那天开始的。”塔丽姐说道，“真是说不清楚，那天他连看我一眼都不看，你们俩像赶狗似的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当时还抱着猫。”

“饲养非体壮动物。”

“他把我同玛伽混起来了。”塔丽姐又说了一遍，“以后的一切就像塞费里诺列举的一样，一件一件地发生了。”

“玛伽也是个乌拉圭人嘛，”特拉维勒说道，他狠吸了一口烟，黑暗中烟火照亮了他的面孔，“你瞧，这里有某种秩序在内。”

“你让我说下去，玛努。”

“你最好还是别说了，为什么要说呢？”

“先是那抱鸽子的老人上来了，后来我们就到地下室去了。奥拉西奥一直在大讲什么下沉，使他不安的什么黑洞，他好像绝望了似的，玛努，看到他那副平静的样子真叫人害怕，后来……我们乘电梯到了地下室，他走过去关冰柜的门，太可怕了。”

“这么说你也下去了，”特拉维勒说道，“这太好了。”

“我下去跟他下去不一样，”塔丽姐说道，“我不像是下去，我们一直在谈话，但我觉得奥拉西奥是从别处跟我谈话，是在跟别人谈话，好像在跟一个溺水而死的女人谈话。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他并没有告诉过我玛伽是在河里淹死的。”

“玛伽根本没淹死，”特拉维勒说道，“我可以保证，尽管我承认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了解奥拉西奥这个人，这就足够了。”

“他认为玛伽已经死了，玛努，但同时他又觉得玛伽就在他身边，而今天晚上，我就是玛伽。他告诉我他在船上，在圣马丁大街的桥下都看见过玛伽……他说这话时不像是在讲自己的幻觉，也不希图我相信他。他就是这么说出来了，真的，就这么叙述出来了。在关冰柜门的时候，我很害怕，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他就盯着我看，仿佛看的是另外那个女人。我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傻瓜，玛努，我不想当个任人摆布的傻瓜。”

特拉维勒伸手去摸她的头发，但她不耐烦地推开了他。此时她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特拉维勒感到她在发抖，天这么热，她却发抖。她告诉特拉维勒：奥拉西奥吻了她。她想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样的吻，但不知怎么说。于是她就在黑暗中去抚摩特拉维勒。她的手像抹布似的放在特拉维勒的脸上、胳膊上，然后滑到胸部，最后停在他的膝盖上，仿佛从这一系列的动作中就可以产生一种特拉维勒没法拒绝的解释。这是一种感染，它来自远方，来自最深处或最高处的某地，或来自只要不是今晚，不是这个房间的随便什么地方；它反过来又通过塔丽姐把他紧紧抓住。特拉维勒含混不清地说了些什么，仿佛是一种解释不清的预兆，他怀疑自己就处在这一预兆的面前，他说话的声音是苍白的，当他说出这预兆时候，用的是一种令人无法听懂的语言。尽管如此，这是他力所能及的唯一必须做的事，那就是承认事实，接受事实。他仿佛在同用海绵、烟雾和软木砌成的墙壁进行搏斗，这墙抓不住，缩回去又反弹出来。他赤条条地被搂在塔丽姐的臂膀中，但这臂膀却像是水，与眼泪一起流走了。

“你这硬脑壳。”特拉维勒想道，他终于能够思考了。他隐隐约约地听着什么恐惧呀，奥拉西奥呀，什么电梯、鸽子呀之类的话，这些交际符号体系又一次渐渐地灌进了他的耳朵里。如此说来，奥拉西奥那可怜的不幸人害怕特拉维勒会杀死他，这太可笑了。

“他真的是这样对你说的？很难令人相信，你知道，他这个人是很骄傲的。”

“那是两码事，”塔丽姐说道，她夺过特拉维勒的香烟，以无声电影

中的那股贪婪劲吸了一口，“我认为他感到的恐惧像是他最后的一个避风港，一个人在跳河之前用手紧紧抓住的铁栏杆。今晚，他对自己感到恐惧这一点很高兴，从内心感到高兴。我很清楚，他确实很高兴。”

“是这样。这一切古卡肯定是理解不了的。”特拉维勒像个真正的练瑜伽功的那样呼了一口气说道，“我今天晚上处于真正聪明的状态中，因为他这种高兴的恐惧感的确难以解释，亲爱的。”

塔丽姐在床上又挪了挪，依偎在特拉维勒的身上。她心里明白自己又回到了丈夫的身边；自己并没有淹死，特拉维勒正在把她托出水面。但她也明白，实际上这也是另一种遗憾，美妙的遗憾。二人同时都有这种感觉。二人互相向对方挤去，仿佛是为了融合成一体，为了陷入共同的境地，在这境地中，话语、爱抚和接吻把他们紧紧裹在一起，就像圆周边缘紧包着圆形那样。这一比喻可以令人安心，自古以来一个人顶风逆浪、抗拒天命和沉沦，渡过难关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他就会感到这种满足的悲伤。

(—140)

134

在花园中种花

应该知道，以非常严格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法国公园”式的花园，要按几何图形布置花坛、地块和篱笆，这就要求园艺师有相当的

能力和细致的构思。

与此相反，“英国式”的花园里，业余园艺师的某些败笔则非常易于掩饰。几棵灌木，几块草坪，一个栽有各种鲜艳花朵的花坛，后面再衬托一堵墙或编得很整齐的栅栏，这些就是构成一个既富于装饰性，又富于实用性的整体的主要因素。

如果不幸某些花坛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也很容易用移植来弥补，而且也不会因而在整体上显得不完美和粗心，因为其余的花朵是点缀在表面上的，点缀在高处的，而且颜色各异，因此总是能够组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

这种种花的方法在英国和美国很受欢迎，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mixed border”，即“混合花坛”。这样布置起来的花，混杂在一起，交叉在一起，仿佛本来就是这样生长着的，这就使得花园具有一种自然的田园风味。而成行成块、呈圆形的种植方法则要求一种绝对的完美，因而总是给人一种太人工化的感觉。

这样，不管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业余的园艺师还是采用“混合花坛”为好。

《阿歇特年鉴》

(—25)

135

“煎甜饼可口极了，”赫克列普顿说道，“我煎的时候就吃了两个，入口就化，你信不信。”

“再给我泡壶苦点的马黛茶吧，亲爱的。”奥利维拉说道。

“马上就去，亲爱的。我先给你换一下冷水敷布。”

“谢谢！蒙着眼睛吃甜饼，够怪异的。为我们去发现宇宙的宇航员们大概就是这样进行训练的。”

“你是指乘那种装置飞向月亮的人？他们被塞进类似密封舱的装置里，是吧？”

“对，人们给他们吃煎甜饼就马黛茶。”

(—63)

136

莫莱里有着旁征博引的怪癖：

“在同一部书里，既发表诗歌，又发表对诗艺的厌恶；
既发表一个死人的日记，又发表我的朋友、一位高傲的神
职人员的笔记，对此我很难予以解释。”

乔治·巴塔伊^①：《诗的仇恨》

(—12)

^① 乔治·巴塔伊 (1897—1962)：法国小说家、文艺批评家。

137

莫莱里的思考

如果作品的厚度和口气使你觉得作者是想做加法，那你就赶快向他指出，他正在做相反的事，正在做着不留情面的减法。

(—17)

138

我和玛伽有时突然想起要亵渎一下我们回忆的往事，原因微不足道，譬如某个下午脾气不好，我们互相望着对方的眼睛，对可能发

生的事感到苦恼等。渐渐地，偶然由于一次撕得一缕缕破布般的谈话，我们就开始回忆了起来，两个相距甚远、陌生而又几乎永远协调不起来的世界就进入了我们的谈话。像是达成了一致，我们开始嘲笑起往事来。总是由我开头，我轻蔑地回忆着对朋友的盲目崇拜、我那错误的理解、并未得好报的忠诚，以及以一种谦卑的顽固劲用于政治舞台、智力竞技场和狂热的爱情上的标准。我总是嘲笑我那值得怀疑的诚实，因为许多次这诚实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了不幸；而在内心深处背叛与不诚实却在编织着蛛网，自己又不能加以阻止，同时还默许别人在我面前成为背叛者和小人，我同样不能加以阻止。这样，我就成了双重罪人。我也嘲笑我叔伯们身上那纯净的正派，尽管他们已经沉到了粪堆里，只剩下一段脖子是干净的了。要是知道自己在粪便中游泳，他们非昏过去不可。一个住在图库曼大街，一个住在七月九日大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纯净（这是他们常用的字眼）阿根廷精神的楷模。虽然我对他们有着美好的回忆，但在我和玛伽诅咒巴黎，并想伤害对方的日子里，我仍然要践踏这些美好的回忆。

玛伽止住笑声，问我为什么要说自己叔伯的这些事，当时我真希望他们能像五楼那个老头儿一样躲在门后听听。我得小心地想想如何解释，因为我不想对他们不公正，也不想有所夸张。我希望这对玛伽也能有所裨益，因为她对道德问题一直理解不了（艾蒂安也是如此，不过玛伽不像他那么自私。简单说来，玛伽仅仅相信眼前的责任感，即在必须表现好些或高尚些那一刻的责任感。但从实质上讲，她同艾蒂安一样，也是出于享乐和自私的原因）。

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的两位极为诚实的叔伯是1915年那个时候所理解的十分完美的阿根廷人，那是他们在从事农牧业兼小职员的生活达到顶峰的年代。当人们谈到这些“另一个时代的土生白人”时，指的就是排犹分子、排外分子和这样的中产阶级。他们深深怀念那雇有为了每月挣十比索而为他们沏马黛茶的女佣人的小农场，他们

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对纯粹的蓝白二色^①顶礼膜拜，他们崇尚武力和讨伐沙漠。他们拥有几打烫得平平的衬衣，尽管到了月底他们的薪水还不够支付全家人都称之为“俄国佬”的那个低贱男仆的工资，可还总是对人家大喊大叫，进行威胁，最好的情况就是向人家吹牛皮。玛伽对这种情景开始有所理解了（但从个人角度讲，她对此情景完全是陌生的）。于是我赶快向她表明，在这样一种总的情景中，我的两个叔伯及其家人都是些品行端正的人，连父亲带儿子都是具有忘我精神，按时参加大选投票的公民，他们阅读最严肃的日报，他们都是些受到上司和同事赞赏的职员，他们可以整夜里守在病人的身旁，或慷慨地帮助任何一个人。玛伽困惑地看着我，生怕我是在拿她开心，于是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向她解释我为什么这么爱我的叔伯们，为什么光是当我们在大街上逛腻了，对时间感到烦了的时候，我有时才把这些还留在我脑海中的破布般的回忆抖搂出来加以践踏。这样玛伽就兴奋了起来，也开始对我讲她母亲的坏话，根据不同的时刻，她有时喜欢自己的母亲，有时讨厌自己的母亲。她有时笑着对我讲述的一件似乎很有意思的童年往事，在再次提起时却突然变成了不祥的症结，变成了一种充满互相追逐、互相吸吮着的蚂蟥和虱子的泥沼地，这使我大为惊奇。此时，玛伽的面孔就像一只狐狸的面孔，鼻翼扇动着，脸色泛白，讲话断断续续，扭动着双手，还喘着气，此时她母亲那松弛的面孔、她母亲那穿戴很糟的身体、她母亲居住的那贫民区（犹如一只旧痰盂被弃在荒地上），以及她母亲用一块油渍渍的抹布擦着铁锅时那种贫困相，开始像一个巨大而猥亵的口香糖泡泡显露了出来。糟糕的是玛伽不能讲得很久，她马上就痛哭起来，她把脸埋在我的胸上，痛苦得令人难以置信。于是我们只好去泡马黛茶，忘掉一切，离开房间，要么就上床做爱，既不想叔伯，也不想母亲地做爱。几乎每次都是这样，要么就睡觉，不过每次都是这样。

（—127）

① 阿根廷国旗的基本颜色。

钢琴奏出的音符（拉、来、降米、多、降西、米、索），小提琴奏出的音符（拉、米、降西、米）和圆号奏出的音符（拉、降西、拉、降西、米、索）在音乐上相应地代表着 ArnoLD SCHoenberg、Anton WEBErn 和 ALBAn BErG（按照德式音名，H 代表西，B 代表降西、S 代表降米）^①。这种音乐上的拆拼法是没有什么新意的，人们还能记得巴赫就曾以此方式利用过自己的姓名。这种手法是 16 世纪复调音乐大师们的共同特点（……），另外一个具有相似意义的特点是，全曲具有严格的对称性：除了全部乐器分为小提琴和乐队之外，小提琴协奏曲中有两个谱号，两个分开的乐章，每个乐章还分两个部分。而在此首《室内协奏曲》^②中最突出的则是“三”：献曲代表大师及其两个学生^③；乐器分三类：钢琴、小提琴及管乐器；它的结构由三个连续的乐章组成，每个乐章或多或少包括三个乐段。

摘自一篇无名氏所写关于阿

① 与音符唱名多、来、米、法、索、拉、西相对应的音阶是 c, d, e, f, g, a, b, 文中钢琴、小提琴和圆号奏出的音符分别与三位音乐家姓名中的大写字母相对应（其中大写 W 系姓的字首字母，与此对应无关）。三个音乐家分别为勋伯格、韦勃恩和贝尔格，前几章中均有注释，请参阅。

② 原文为德文。

③ 大师指勋伯格，其两个学生指韦勃恩和贝尔格。

尔班·贝尔格的小提琴、钢琴和十三种管乐器的室内协奏曲（帕特·沃克斯公司录制。编号：PL8660）
的评论

（—133）

140

三人在药房里等待着做一些更加令人激动的事，那就是，一旦古卡离开药房去睡一个恢复精神的好觉之后（或在此之前就做，那也是为了让古卡赶快离开，因为她总是赖着不走，然而用多余的微笑吃力地抵御并回击三个怪人的口头攻击使得她筋疲力尽，因而去睡觉的时间就愈来愈提前了。于是三个怪人就亲切地向她道晚安。而塔丽妲则比较平和，只是自顾自地在药瓶上贴标签或查阅柯廷加药物目录），就开始从半夜到凌晨两点做亵渎神明和讲奇谈怪论的游戏。

有一种类型的游戏是这样的：用摩尼教式的倒装法翻译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

那可怕的往昔时光已被玷污，已然死亡，
难道它还能无力地扇翅使得我们复苏吗？

要么就念特拉维勒在小本上记的东西：“我在理发店里排队时

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出版物，上面写着下面的名称：Opintotoveri / Työläisopiskelija / Työväenopisto^①。似乎是一些芬兰教育杂志的名称。不管是什么，反正对读者来说就是一种非现实：这一切存在吗？对几百万黄发人来讲，Opintotoveri可能意为普通教育的视察员，而对我来讲（大光其火）……但他们却不懂 Cafisho^②为何意（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自满）。然而，非现实在成倍地增长着，只要想一想这一点就行了：工艺师们预言有了波音 707，几个小时就能到达赫尔辛基……这一结论要亲自去得出。佩德罗给我理了个美式中分。”

奇谈怪论的语言形式：塔丽姐在 Genshiryoku Kokunai Jijo^③几个字面前沉思着，她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可能是日本核事业的发展。由于上限比较和差别分析，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此时她那位不怀好意的丈夫把从理发店收集来的资料提供给她，向她表明那是 Genshiryoku Kaigai Jijo 的变体，看起来其意思应为外国核事业的发展。塔丽姐兴奋了起来，经过分析，她认为 Kokunai= 日本，Kaigai= 外国。这下子松井就没话可说了，松井是拉斯卡诺大街上洗衣店的老板。塔丽姐成了通晓多种语言的专家，在她的解释面前，可怜的松井只能把尾巴夹紧。

亵渎神明举例：譬如：从“基督有着显而易见的同性恋癖”这一著名诗句作为设想出发；建立一个具有内聚力的、令人满意的制度；再如假设贝多芬是个食粪者，等等。应该对罗杰·凯斯门特爵士^④那不可否认的神圣性加以辩护，这是从他那黑色日记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切都使得古卡感到惊愕，仿佛刚刚受过坚信礼，刚刚领过圣餐。

以上种种实质上是职业的忘我精神使三人精神狂乱了。还有更可笑的呢（如阿提拉^⑤不可能收集邮票）。不过“劳动使人得到

① 三字原文均为芬兰文，分别意为同学、职业学校的学生、工读学校。

② 阿根廷俚语，意为妓院老板。

③ 日文音译：Genshiryoku 意为原子能；Kokunai 意为国内的，内部的；Jijo 意为状况。下面的 Kaigai 意为外国的。

④ 罗杰·凯斯门特爵士（1864—1916）：爱尔兰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企图让德国支持爱尔兰独立，后被英国当局处以绞刑。

⑤ 阿提拉（？—453）：匈奴国王，（432—453）在位。曾战胜东西罗马帝国，后战败，死于多瑙河畔。

解脱^①”这句话会有其结果的，您信不信，古卡？再譬如卡诺^②的神父强奸一事会成为一个案子，这案件……

(—138)

141

用不着多读几页就能发觉莫莱里针对的是另一回事。他引用了时代精神^③那厚厚的外壳，在有些章节里，逻辑（疯子）^④由于没有能力否定非连续性可以上升为规律而最后用鞋带自缢身亡，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他作品所表现的洞穴学意图。莫莱里在公开地破坏平衡上，在违反可以称为道德的原则上，忽而前进，忽而后退。在这些道德原则所处的空间里，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但无论发生还是没发生都不能肯定）：即他要讲述的事件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发生，而这五分钟却能够把阿克西奥战役同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一事联结起来（这三个 A 字^⑤在选择或接受这些历史时刻上恐怕有所联系），或者是一个人在 1200 年在柯恰潘巴大街一家的门上按了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意大利地名。

③ 原文为德文。

④ *la (gi) ca*（逻辑）去掉括号中的两个字母就变成了“疯子”（*loca*）。

⑤ 三个 A 字指阿克西奥（*Accio*）、吞并（*Anschluss* [德文]）和奥地利（*Austria*）三词的第一个字母。

按门铃，但迈进门槛后却进入了庞贝的米南德^①家的庭院。这一切在莫莱里的作品里都很平常，布纽尔式的平常，而蛇社成员却看出了其中的鼓动价值，其引向另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微妙的寓言价值。这种杂技演员式的写作方法就跟使福音书和奥义书^②变得那么华丽鲜艳的写作方法一样，由于这种写法，以及装满了巫术TNT的其他一些材料，莫莱里表面上很高兴地继续伪装在从事某种文学，但在内心深处却在挖它的墙脚，与它对抗，对它嘲弄。突然，他又提出了语言问题，他认为整个一种语言，一种风格的上层建筑，一种语义学，一种心理学，一种硬性拼合会草率地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剖腹自杀^③，万岁^④！到最后总是有一条线从书中拉出，扯向远方，指向也许，指向大概，指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直到有了新的指令，或完全无任何保证。这一切使得那令人惊愕的作品永远处在悬念之中。这就使需要准确性的佩利哥·罗梅罗感到绝望，使奥利维拉快活得发抖，激发了艾蒂安、黄和罗纳德的想象力，也使得玛伽一手拿着一个洋葱光着脚跳起舞来。

在一面吸烟一面开玩笑的讨论过程中，艾蒂安和奥利维拉不明白为什么莫莱里如此仇恨文学，为什么他从文学本身出发仇恨文学，而不是重复一下兰波的做法，退出^⑤文学，或者在他左倾的时候试验一下柯尔特 32 型手枪的威力。奥利维拉倾向于认为莫莱里早就对娱乐性文学的魔鬼本质有了怀疑（但什么样的文学不是娱乐性的呢？尽管它有时仅仅像是一种溶剂，使人易于吞下到处存在或可以发明的事物中的一个神秘的直觉、一次实践或一种社会的精神实质）。在掂量了那最富鼓动性的章节之后，奥利维拉终于感觉到了莫莱里作品那特殊的语调色彩，他给这种语调可能做的第一个评语就是“令人失望”，但往深处一想又可以感到，这失望不是指书中叙述的情景和事件本身，而是莫莱里倾注于其所讲事物上的叙述方式，尽管他竭尽全

① 米南德（约前 342—前 291）：古希腊后期喜剧作家，当时住在庞贝。

② 婆罗门教的古老哲学经典之一，亦为印度教的哲学基础。

③④ 原文为日文音译。

⑤ 原文为法文。

力对此加以掩盖。老人在摒弃形式上的材料，但却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时候，所谓的实质与形式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就又被提了出来。当工具受到怀疑的时候，用此工具实现的工作也就立即失去了信誉。一部书讲的东西毫无用处，毫无内容，那是因为它讲得不好，因为它仅仅是讲出来了而已，这就是文学。莫莱里又一次提到了作者对自己作品及一般作品感到恼火，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是由于莫莱里积累了许多想象出来的故事，许多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观察出的故事，然后以一个技巧娴熟的作家所具有的各种手段对这些故事反复审视，加以分解。看起来莫莱里并不想提出一个理论，尽管这样做对于智力思考来讲并不怎么困难。不过，以一种比莫莱里作品任何一个单句、任何一个分析的效果更大的效力来看莫莱里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看出：一个被揭发出的虚假世界已被深深地蛀蚀；莫莱里用积累而不是破坏进行攻击；在其虚张声势的伟大章节所获得的成就中，可以设想存在着几乎是魔鬼式的反讽；故事的结构是严谨的；他多年来在故事和小说的读者中越来越出名，因而在文学上有着一种表面上的幸福感。一个奢华地组织起来的世界对灵敏的嗅觉而言，会化作乌有，然而神秘感也就由此开始了，因为在预感到作品中存在着虚无主义的同时，一个迟到的直觉就可能怀疑这不是莫莱里的意图。他在书中每一段偶尔表现出来的自我破坏就仿佛是在研石中寻找金子。还是先停一下吧，否则就会找错了门，就会自作聪明。奥利维拉和艾蒂安之间那最激烈的讨论正是在对他寄予希望这点上发生的，因为二人都害怕成为一对坚持认为不应该建立一座到最后毫无用处的巴别塔的十足傻瓜，从而犯下错误。西方的道德观就像一个拉皮条的人此时出现在二人面前，把三十个世纪以来不可避免地继承、吸收和咀嚼过的各种幻想一个一个地暗示给他们。一朵花是美丽的，但可能毫无用处，拒绝承认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承认在黑暗中可以跳舞也是很痛苦的。莫莱里提到要把各种符号翻转过来看，要以另外一个尺度，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并将此作为找到一个更为纯净的观点的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这一切都在一个写得非常辉煌的，带有在镜前进行嘲弄和讽刺之嫌的段

落里记了下来)。这样，莫莱里就等于给了他们一根使他们抱有希望、进行自我辩解的栖木，但却拒绝给他们以完全的把握，使得他们永远处于不可忍受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之中，这就使得二人非常恼火。如果说还能感到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想到莫莱里本人也是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中活动，并组织自己的一部作品的，而这部作品的第一次正式朗读会大概会成为一片绝对的沉默。蛇社成员们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看下去，有时发出诅咒声，有时则被迷住，而玛伽最后总是像猫那样蜷缩在椅子上，透过自己的眼睛和关着的窗子之间的那一片烟雾望着那映在屋顶瓦片上的曙光，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心烦。这一夜讨论得很热烈，但毫无用处。

(—60)

142

1. “不知道她原来是什么样的人，”罗纳德说道，“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了她对别人的影响，我们这些人就像是她的镜子，或者说，她是我们这些人的镜子，简直说不清。”
2. “她很蠢，”艾蒂安说道，“愿蠢人都受到赞美！我发誓，我说话是严肃的，我说这话也是严肃的，她那股蠢劲确实叫我恼火，奥拉西奥顽固地认为那仅仅是由于她缺乏信息，可他错了。无知和愚蠢是有着人所共知的区别的，除了蠢人，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幸亏那蠢人只跟他在一起。他认为学习，那出了名的学习，会使她聪明起来。但

他把知识和理解混为一谈了，那可怜的女人对许多事情理解得很好，但我们却由于过分地学习而对这些事物一无所知。”

3. “你不要净模仿别人讲话，”罗纳德说道，“你打的是自相矛盾的牌，极端化的牌。我认为她的愚蠢是她那植物般的性格、蜗牛般的生活，以及对神秘事物的喜好所付出的代价。事情就是这样，你瞧，她不能相信事物的名称，她必须用手指触到了事物才承认事物的存在。这样的女人就不可能看得很远，她轻蔑西方的一切，轻蔑各种学派，对于住在城市里并在城市里谋生来说，这是很糟的，因为这会把她逐渐地消耗殆尽。”

4. “对，太对了，可她却总是能感到无限的幸福，我就看到过几次，譬如一个杯子的形状就能使她感到幸福。可我呢，你说说看，我在绘画中寻求的是什么呢？我拼死拼活，画了无数根线条才画出一把汤匙、两个油橄榄。我的兴趣和世界中心都在那块画布上了。她来了，并且立即感觉到了这一点。一天晚上，我上楼到画室去，发现她正站在我早晨完成的那幅画前，她痛哭流涕，泪洒满画，哭得可怕，哭得美妙。她一面欣赏我的画，一面流泪，我很想告诉她我那天早晨也流过泪，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我想我要是对她说了，可能会使她安静下来。你知道，她是多么怀疑自己啊，在我们这些人的光辉的狡猾包围下，她又是多么觉得自己渺小啊。”

5. “她流泪可能有着多种原因。”罗纳德说道，“你刚才的话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6. “至少可以说明她有所感触了。很多别人也在这块画布面前对画大加赞扬，但用的是经过琢磨的句子，提出这画是受什么人什么人的影响等等围绕着画本身可能做的评论。我觉得应该达到把感受和赞赏结合起来的水平才能做评论，我认为我达到了这个水平。但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多。”

7. “千年古国才不多，”罗纳德说道，“随便什么事你都要大吹大擂一番。”

6. “我知道，”艾蒂安说道，“我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不过我一生都

在使用这两只手，一只连着心，一只拿着画笔和曲尺。开初，我欣赏拉斐尔，但心里想的却是佩鲁其诺^①，接着我又像蝗虫似的一跳，跳到了雷奥·巴蒂斯塔·阿尔贝蒂^②的身上，然后又把皮科^③和洛伦佐·瓦拉^④联系起来，锻铸在一起。可你瞧，布尔克哈尔特^⑤说的，贝伦森^⑥否定；阿尔冈认为这种蓝色是锡耶纳派的，那块壁毯的图案是抄袭马萨丘的。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那是在罗马，我在巴尔贝里尼画廊分析（姑且说是分析吧）一幅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⑦的作品，我是在许多幅画中发现它^⑧的，你别要求我做出什么解释，反正我发现了它（不是发现整幅的画，而是由于画背景上的一个细节才发现的，那是走在路上的一个人影）。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

5. “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罗纳德说道，“一个人落泪有着各式各样的原因。”

4. “你的话不值一驳，连她都能比你更好地理解。实际上我们大家都走在一条路上，只不过一些人从左开始，另一些人从右开始。有时正在半路上有人看见了台布的一角和台布上的杯子、汤匙和油橄榄。”

3. “她总是用形象讲话，”罗纳德说道，“总是老一套。”

2. “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失去的一切，接近所思念的一切。她就是由于离得很近，所以才能感到这一切，她唯一的错误就是总想证明她处在事物的近处这一点与我们的雕琢浮夸有着同样的价值。但谁也不能向她证明这点，首先是因为我们想象不出这种证明；其次是因

① 佩鲁其诺（约 1445—152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之师。

② 雷奥·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科学家和诗人。

③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④ 洛伦佐·瓦拉（1406—145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⑤ 贾柯伯·布尔克哈尔特（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等。

⑥ 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

⑦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派画家。

⑧ 指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的名画《玛多娜·巴尔贝里尼》。

为在我们的集体科学中我们已经适应，并很好地安顿下来了，感到满足了。众所周知，我们手头都有一部利特雷^①可以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因此才能安安稳稳地睡大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提出能耗尽利特雷的问题罢了。当玛伽问为什么树木在夏天长满了叶子的时候……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还是就此打住吧。”

1. “对，这一切都没法解释。” 罗纳德说道。

(—34)

143

早晨，二人仍处在半醒的状态中，就连闹钟那可怕的铃声都未能使他们清醒过来。就是在这种状态中，二人一点不漏地互相讲述着夜里梦见的一切。头靠着头，互相抚摩着，手脚相互缠绕在一起，二人竭力用世界以外的语言把在黑夜时刻所经历的一切讲述出来。特拉维勒，奥利维拉青年时代的朋友，被塔丽姐做的梦迷住了。随着讲述，她一会儿撅起嘴，一会儿微笑，作着各种表情，发出各种惊叹声，这都使得特拉维勒更加专注地听她讲。她一面讲，一面还天真地设想做某个梦的原因和某个梦代表什么意义。接着轮到特拉维勒给她讲自己的梦了，有时讲到一半，二人的手开始互相抚摩起来，梦也不讲了就

^① 指法国辞书编纂家埃米里·利特雷（1801—1881）所编著名的《法语词典》。

做起爱来。然后二人就又睡着了，结果是不论去什么地方就都迟到了。

特拉维勒听着塔丽姐那带有睡意的黏乎乎的声音，看着她那散乱在枕头上的头发，他对这一切竟是这个样子感到惊奇。他伸出一个手指，碰了碰塔丽姐的额角、额头（“我梦见我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妈伊雷内，但我不敢肯定。”），他证实了在距离自己脑袋仅仅几厘米的地方存在一个障碍（“而我梦见自己脱得精光在生长茅草的地方望着发紫的河水流过，突然一个巨浪掀了起来……”）。二人是头靠头地睡觉的，身体挨着身体，表情、姿态和呼吸几乎都是一致的，二人同睡一个房间，共枕一个枕头，共享同样的黑暗，共听同一个闹钟的滴答声，同样感受街上和城市的刺激和磁辐射，饮着同一牌子的咖啡，有着同样的命运和同样的黑夜，然而在二人紧紧拥抱着的时候，却做着不同的梦，梦中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笑的时候，那另一个人却在大惊失色地逃跑；一个人去参加代数考试的时候，那另一个人却到达了一个白色石块建成的城市。

在清晨讲述梦境的时候，塔丽姐讲的有时是欢快的梦，有时是伤心的梦，特拉维勒就一个劲地在心中暗自寻找与之相应的梦。为什么二人在白天相互陪伴，而到最后却不可避免地感到了互相分离，感到了做梦人不能容忍的孤独呢？有时特拉维勒的形象在塔丽姐的梦中出现，有时塔丽姐的形象在特拉维勒的噩梦中与他分担恐惧，但他们并不知道，因此在醒来时要互相讲述一番：“于是你抓住我的手，对我说……”特拉维勒发现，在塔丽姐的梦中自己抓住她的手跟她讲话的时候，在自己的梦中他却正在同塔丽姐最要好的女友睡觉，或正在同“星辰”马戏团团长讲话，或正在马德普拉塔的海中游泳。自己的幽灵在别人的梦境中出现就等于把自己降格到操作中的原材料的地位，与人体模型、陌生的城市、火车站、台阶等一切夜间做梦的工具别无二致。特拉维勒贴着塔丽姐，用手指，用嘴唇摸着、吻着她的面孔和头发的时候，他感到了那不可逾越的障碍，那连做爱都缩短不了的巨大距离。长期以来，他一直期待着奇迹出现，期待着塔丽姐向他讲述的梦境正是自己的梦中所见。他期待着、鼓动着，也撩拨着，使尽了

一切能引起同感的手段来寻找相似的梦境，寻找着可以使自己突然被辨认出来的相似梦境。只有一次二人做了个相似的梦，但塔丽姐却不那么在意。塔丽姐告诉他，她和她的母亲去住旅馆，但必须自己带椅子才能住进去。于是他也想起了自己做的梦，他梦见一家没有浴室的旅馆，要洗澡就得拿上毛巾，穿过一个火车站到一个说不清的地方去洗。他把这梦告诉了塔丽姐：“咱们两个做了个几乎同样的梦，梦见了一家没有椅子，没有浴室的旅馆。”塔丽姐开心地一笑：“该起床了，到现在还赖在床上真不好意思。”

特拉维勒的信心和期待越来越渺茫了。梦还在做，但各人做各人的梦；二人仍然头靠头地睡觉，但头和头之间却拉起了一道帷幕，隔成两个不同的舞台。特拉维勒自嘲地想道：这就像是拉瓦耶大街上那些一家挨一家的电影院。他不再期待了，对自己期望发生的事没有信心了。他明白，没有信心，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他明白，没有信心，本来应该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但即使有信心，也几乎永远不会发生。

(—100)

144

香味，俄耳浦斯神秘主义的颂歌，第一意义和第二意义上的灵猫香^①……你这里散发着黄玛瑙的气味，你这里散发着绿玉髓的气味。这里，噢，等一下，好像是芹菜的气味，但仅仅有那么一点点，在那羚羊皮般的皮肤里只有一小块芹菜。从这里你才开始散发自己蜂蜜气味，真怪，说真的，一个女人自己闻不到男人在她身上闻到的气味。对，正是在这儿，你别动，让我闻闻，你这里有股蜂王浆的气味，一种装在烟盒中的蜂蜜气味，一种海藻的气味，尽管这样说是落了俗套，海藻有各种各样的，玛伽身上的是刚在海水潮汐时捞上来的新鲜海藻味，因而也带有海浪本身的气味。有几天海藻味同更快的扭动节奏混在了一起，于是我不得不借助变态的姿势（不过那是一种宫廷式的变态姿势，你要明白，那是宫廷内侍在夜里被群妾包围时所享受的一种奢侈）。我把唇凑近她的唇^②，用舌头去接触她那在暗影中颤动着的小小红色火焰。接着，就像我现在对你干的这样，我把她的大腿慢慢并拢，让她稍微侧过身去，然后不停地吸吮她。我感到她的手仿佛开始把我从我自己身上掏出来一样，而她那火焰也开始分泌出旧报纸那样黄的液体，这一切都不是在我的要求下干的。于是香味停止散发

① 此字的第一意义就是灵猫香，为非洲灵猫肛门处一个腺囊分泌的油脂状液体，用来作香料。第二意义为黄葵，也是做香料的原料。

② 此唇字指的是阴唇。

了，美妙地停止散发了。一切都变成了味觉，变成了啃咬，变成了从口中流出来的液状物，流在她那暗影，原始的暗影^①中，变成了混沌初期那轮子上的轮毂。对，在最接近器官分泌出液体那最卑下的兽性发作的一刻，在你那每日需要轻松一下的松弛的洞穴中，一幅包括起始和终点的图案画了出来。昴宿五^②在颤抖，基因和星座在跳跃，一切都紧缩了：阿尔法和欧米茄、科基耶、孔特、孔恰、孔、科尼奥^③，千年古国、土霉素等等，噢，别做声，你不要从上面开始，你的样子会让人轻视，那是你很容易得来的镜子。啊，你的皮肤多么安静，在你那深渊中滚动着宝石做的骰子，像蚊子、凤凰和火山口……

(—92)

145

莫莱里的思考

一段引文：

这就是促使我在各个零散部分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基本、首要和哲学上的理由。在我的概念中，作品就是作品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金牛星座中的α星。

③ 从科基耶开始到科尼奥，这几个字均意为女性生殖器，因作者意在取得语音上的效果，故采取音译办法。

中的一个粒子，我把人看做其身体的各部分和灵魂的各部分的化合，而对整个人类，我则把它看做是其各个部分的混合。如果有人斥责我，说我这种关于部分的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概念，而是一种嘲弄、玩笑、戏弄和骗人的把戏，说我不遵守严格的艺术准则和标准，而且企图通过不负责任的玩笑、插科打诨和作怪相对这些准则和标准进行破坏，那么我就回答他说：对，正是如此，这正是我的目的。上帝可怜我！先生们，我毫不犹疑地承认，我希望逃避你们的艺术，逃避你们本身，我不能忍受你们，受不了你们的艺术、你们的概念、你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以及你们所有的艺术手法！

贡布罗维奇^①：《费尔迪杜凯》

第四章“孩子气十足的菲利尔”的前言

(—122—)

^①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1969）：波兰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常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揭露社会问题，著有小说《费尔迪杜凯》、《春宫画》等，剧本《勃艮第公主伊沃娜》等。

146

致《观察家》的信：

尊敬的先生：

有没有读者向您指出今年的蝴蝶特别少这一现象？一般说来，本地区是多产蝴蝶的，可除了几群飞蛾外，我却几乎一只也没见到。从三月份到现在，我只在自己的花园里观察到了一只鼠李粉蝶，而一只以太蝶也没看到，键蝶也很少，只有一只灯蛾，凤眼蝶则一只也没有，红腹裳夜蛾也没有，连红色海军上将都没有，可我的花园在去年夏天却飞满了蝴蝶。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普遍现象，如果是，原因又是什么？

M.瓦什布恩
于沥青湖^①，克洛斯

(—29)

^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地名。

147

我们为什么离神仙这么远？这大概不过是问问而已。

那又怎么样？人本来就是会提问题的动物，但是等有一天我们真正会提问题了，那时才会有真正的对话。在眼下，问题只能使我们晕头转向地远离答案。既然我们正在溺死在最虚伪的自由里，溺死在犹太基督式的辩证法里，那我们还怎能期待耶稣显灵呢？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新的研究原则^①，应该把窗子打开，把一切抛到街上，尤其是把窗子本身连同我们自己一起抛出去。这就意味着要么死亡，要么腾飞而去。必须这样做，反正是必须这样做。要有勇气走进晚会，并在光艳照人的女主人的头上放上一只美丽的绿色蛤蟆作为晚会的礼物，毫无恐惧地亲身经历一下奴才们是怎样向女主人进行报复的。

(—31)

^① 原文为拉丁文。指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

148

关于加比诺·巴索在语源学上给“人”字下的定义：

我认为加比诺·巴索的解释是博学而机智的，在他的《词汇的根源》这部著作中，他把“人”解释为“假面具”。他认为这个词来源于动词 personare^①，亦做“阻留”讲。他是这样说明自己的看法的：“戴着一个蒙上全脸而只在嘴上留个开口的假面具，声音就不会向四方扩散，而只能从那个开口处逸出，因此声音就变得尖锐有力。由于假面具使得人声更加响亮发颤，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即‘人’。又由于这个字的形状，所以字母 o 发长音。”

奥琉斯·杰利乌斯^②：《雅典之夜》

(—42)

① 拉丁文，意为“戴假面具”，名词 persona 意为“演员戴的假面具”，此字中的 o 发长音。

② 奥琉斯·杰利乌斯（132 或 130—约 165）：古罗马作家，其唯一保存下来的作品《雅典之夜》旁征博引记载了大量的材料，涉及文学、语言、风俗等各个方面。

149

我在此巷中的脚步声
回荡在
彼巷中
在彼巷
我听到自己的脚步
走过此巷
在此巷
只有迷雾才是真实的。

奥克达维奥·帕斯^①

(—54)

^① 此诗系诗人的诗集《蝶螈》中的一首，题为《这里》。

150

残废者

从约克郡医院传来的消息说，上星期日摔坏了腿的格雷夫顿侯爵的遗孀昨日情况相当良好。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95)

151

莫莱里的思考

只要每天用眼睛观察一会儿一只猫或一只苍蝇的行为，就可以感觉到科学所倾向的新观点，即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作为唯一能与本能或植物生命等事实相联结的可能性而紧急提出的人神异形化^①，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孤立的持续呼声；佛教、檀多经义^②、泛神论神秘主义^③，以及西方神秘主义某些趋势用此呼声要求我们索性放弃人难免一死这一观念。

(—152)

① 希腊古代宗教认为人与神是同形的，此处指要把人与神分开。

② 印度古代宗教之一吠陀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③ 指伊斯兰教苏非派的教义。

152

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在各方面都同我的家相似：房间的布置、走廊里的气味、早晨斜射，中午减弱，下午黯淡的光线等等，甚至连花园里的小径和树木、半破的旧门、庭院中的路面都是一样的。

往日的小时和分钟也同我现在生命中的小时和分钟相似。在小时和分钟围着我转动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它们似乎是真的，它们同我此时经历着的小时太相似了！”

从我这方面讲，我虽然在家中取消了一切表面上的思考，但是当这表面上的思考不顾窗子上有着那必然安上的玻璃而仍然坚持要把我的印象还给我的时候，我在这印象上看到了同我相似的某人。对，这个人太像我了，我得承认这一点！

但这个人别想说他就是我！唉，这里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等人们把我的家、我的生命还给我的时候，我将会找回我自己真正的面孔。

让·塔尔迪厄^①

(—143)

^① 让·塔尔迪厄 (1903—)：法国诗人。

153

“虽说您是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但您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欺侮。”

“那我就小心点。”

“这才对。”

坎巴塞雷斯^①：《伤感的音乐》

(—19)

① 见第四十一章有关注释。

154

不管怎么说，二人的鞋子踏上了漆布铺的地面，鼻子闻到了又酸又甜的消毒剂喷洒的气味。老人倚着两个枕头坐在床上，钩状的鼻子仿佛吊在空中扶持着他坐稳，面色青紫，眼圈像死人的似的。体温记录上蜿蜒着特殊的曲线。太麻烦你们了。

据说老人的伤势不重。阿根廷朋友是车祸的偶然目击者，法国朋友是画家。所有的医院给人吃的都是这种东西。莫莱里，对，是那位作家。

“不可能。”艾蒂安说道。

为什么不可能，只不过他出版的东西如石沉大海而已，扑通一声，就不见踪影了。莫莱里很不情愿地告诉二人只卖掉（加赠送）了四百本。对，其中两本还卖到了新西兰，这一情况确实令人感动。

奥利维拉用颤抖着的手掏出一支香烟，朝护士看了一眼，护士作了个手势表示可以就出去了，把三人留在两个发黄的屏风之间。奥利维拉和艾蒂安收拾起几个小本子和几卷纸就在床尾坐了下来。

“我们要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的话……”

“《费加罗》报倒是发了消息，”莫莱里说道，“登在关于令人讨厌的雪人的消息的下面。”

“您要知道，”奥利维拉终于喃喃地说道，“我想这样反而更好，否则的话，大屁股老太婆们就会带着签字簿和家制糖浆川流不息地来

看望病人了。”

“加了大黄的糖浆，”莫莱里说道，“这是最好的了。不过，她们最好还是别来。”

“至于我们俩，”奥利维拉说道，实际上他心中感到不安，“我们要是打扰您了，您只要说一声就行了，反正还有的是机会再来看您，我们之间是能互相理解的，不是吗？”

“你们是在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的情况下来看我的，我个人的意见是你们再待一会儿是值得的。大厅很安静，那个最爱喊叫的病人昨天晚上两点就住口了。这两个屏风太好了，是大夫对我的特殊照顾，因为他看见了我在写东西。但他又禁止我继续写。护士们给我立起这两道屏风，就没人打扰我了。”

“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我回不了家了，”莫莱里说道，“我这把骨头算是留在这里了。”

“您别净说丧气话。”艾蒂安尊敬地说道。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我的感觉倒挺好，看门女人倒是不找麻烦了，只是没人把信件给我拿来了，连新西兰的来信也没人给我送来，那些邮票真漂亮。当我出版了一本一上市就夭折的书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就是收到一封短短的，但却很忠诚的信，是一位新西兰太太写来的。还有一封是曼菲尔德^①的一个男孩寄来的。一种细腻的共济会式的支持，一种少数人共享冒险时的愉快感。可现在……说真的……”

“我倒从没想到过要给您写信，”奥利维拉说道，“我和几个朋友都读过您的作品，我们认为太……还是不要说出那个词来吧，我想我们还是能互相理解的。说真的，我们整夜整夜地讨论您的作品，但我们从来没想到您竟住在巴黎。”

“一年以前我住在维耶尔宗^②，我到巴黎来是为了在图书馆里找几本书，维耶尔宗，当然了。出版商下了命令，不让人把我的地址说出

① 英国城市。

② 法国城市。

去。可不知怎的，少数几个崇拜者都知道了。噢，我的背很痛，小伙子们。”

“我们最好还是走吧，”艾蒂安说道，“我们明天再来，一定再来。”

“你们在不在，我都要痛的。”莫莱里说道，“他们不让我吸烟，趁你们在，我们吸会儿烟吧。”

问题在于要找到一种非文学语言。

护士路过的时候，莫莱里以一种非常熟练的技巧把香烟屁股塞进了嘴里，还以一个装老人相的孩子神态看了奥利维拉一眼，真是妙不可言。

……要有那么一点从埃兹拉·庞德所主张的中心意象出发的意味，但不要玄学，也不要把词意同四边的象征意义混淆起来。

三十八点二度、三十七点五度、三十八点三度、X光透视（一些看不懂的符号）。

……要知道，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近这一意图，而又不必把这一意图看做是一种新的文字游戏。太好了^①。糟糕的是这游戏远没有结束，不等游戏结束，人也就死了。

“游戏到了第二十五回合，黑子弃权了。”莫莱里把头朝后一仰说道，此时他显得老多了，“游戏正在越来越有趣，太可惜了。有一种印度棋戏，双方各有六十个子，是真的吗？”

“很可能，”奥利维拉说道，“一种无穷无尽的游戏。”

“谁占据了中心谁就算赢了，因为从中心可以控制各种可能性，对手再坚持玩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但这中心可以是边上的一格，也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可以在棋盘之外。”

“或是在上衣口袋里。”

“这就是形象，”莫莱里说道，“人们很难避开形象，因为形象太美了，像是想象中的美女、真理。我真想能够把马拉美理解得很好，出神和沉默的意义要比极端的手法和形而上学的死胡同^①多得多。有一天在赫雷斯-德拉弗龙德拉^②，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我听到了一声炮响，当即我就发现了沉默的另一种意义，狗就能听到我们不懂的口哨声……我想您是画家吧。”

莫莱里的双手在身旁摸索着，把小本子一个一个地收拾起来，把几页揉皱了的纸片抚平。他一面讲话，一面在纸页上看上一眼，然后把这页纸夹在小本子里，用曲别针夹紧，有那么一两次还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纸页上编号。

“我想您也在写作吧。”

“不，”奥利维拉说道，“我能写什么，要写作就得确信自己生活过。”

“存在先于实质。”莫莱里微笑着说道。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的情况正好并非如此。”

“您疲倦了，”艾蒂安说道，“我们走吧，奥拉西奥，你一说起来……我了解他，先生，这个人一谈起话来就没完没了，可怕得很。”

莫莱里仍在微笑，一面把纸页收拢起来，一面还看上几眼，仿佛在辨认，在比较。他往下滑了滑，把头放放舒服。此时奥利维拉站了起来。

“这是我住处的钥匙。”莫莱里说道，“我希望你们去，真的。”

“那可要搞得乱七八糟的了。”奥利维拉说道。

“不会的，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难，文件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的，颜色、号码和字体都有规定，一看就懂。譬如，这几个小本子要放在蓝色活页夹里，属于我称之为海的那部分，但这是次要的，是为了让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西班牙地名。

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一种游戏，这编号为 52 的，只要按照号码放进去就行，放在 51 和 53 之间。都是用阿拉伯数字编号的，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干的事了。”

“再过几天您自己就可以干了。”艾蒂安说道。

“我睡得很不好，我自己已经处在纸张之外了。你们既然来看我，就帮帮忙吧。把这一切放在该放的地方就行了。我在医院里感觉很好，这医院太好了。”

艾蒂安看看奥利维拉，奥利维拉也看看艾蒂安，二人都感到一种想象不到的惊讶，这是一种真正的荣幸，一种配不上的荣幸。

“然后，你们把这一切捆成一个包裹，寄给帕库，帕库是先锋派作品的出版商，地址是枯树街。你们知道吗，帕库是赫尔墨斯的外号。我总觉得……这个嘛，我们改日再谈吧。”

“您可要想好，我们可能会帮倒忙的，”奥利维拉说道，“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讨论过，在把文本拿去付印时，会不会把页码搞错。”

“一点关系也没有，”莫莱里说道，“我的书人们随便怎么看都可以，就像看占卜书和卜签一样，哪页哪个签有你需要的你就看，我最多也不过是按照我自己想重新读一遍时的次序排列一遍而已。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搞错了，没准刚好形成一部最完美的作品呢。这就是那位带翅膀的计谋与圈套的制造者，赫尔墨斯·帕库开的玩笑。你们喜欢这几个词吗？”

“不喜欢，”奥利维拉说道，“不管是计谋，还是圈套，都不喜欢，我认为这两个词太腐朽了。”

“小心点，”莫莱里闭上眼睛说道，“我们大家都总是在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快要把涂得五颜六色的旧皮囊们气坏了。有一次，我冒昧地批评了何塞·贝尔加明^①写的一两页纸的东西，他差点死了过去，我不过是想向他说明……还是小心点好，朋友们，也许我们称之为纯

① 何塞·贝尔加明（1895—1983）：西班牙散文家。

而又纯的东西是……”

“是马雷维奇^①的正方形。”

“正是如此^②。我们刚才提到赫尔墨斯，就让他做一番游戏吧。给，你们既然来看我了，就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吧。也许我会回一趟家，去看看。”

“您要是愿意，我们明天再来吧。”

“好吧，不过，我也许又写出了新的东西，我要把你们搞得发疯了，你们可得好好想想。明天给我带包高卢牌香烟来。”

艾蒂安立即递上了一包香烟，奥利维拉手里拿着钥匙不知说什么好。一切都乱了套，那天本来不该发生这种事的，简直像是一盘六十个子的棋赛。应该像赶跑苍蝇那样赶掉那处于最糟的悲伤之中的无益愉快。当得到的唯一东西只是那把打开愉快之门的钥匙（这是朝向他所敬佩和需要看到的事物所迈出的一步），那把打开莫莱里之门，打开莫莱里世界的钥匙的时候，他却宁可要那悲伤了。他宁愿在愉快中感到悲伤，宁愿感到浑身肮脏，全身无力，充满眼屎，宁愿散发出失眠之夜的气味，宁愿因内疚而出神。他感到尽管自己距离了解这几天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这点还很远，但他宁愿倾听玛伽的打嗝声，倾听天花板上的敲打声，忍受迎面而来的冰冷的雨水，凝视玛利亚桥上的黎明，强忍自己那带有蔗酒、伏特加和葡萄酒酸味的逆膈。他也宁愿感到自己衣袋里有一只手，但那不是自己的手，而是罗卡玛杜尔的手；宁愿感到罗卡玛杜尔流着口水睡觉的那些夜晚，尽管口水弄湿了他的大腿。愉快来得太晚了，也许是太早了（所谓太早了，是一种自我安慰，其实自己是配不上这种愉快的）。不过，也许，vielleicht, maybe, forse, peut-être^③，哎，狗屎一堆，一堆狗屎，明天见大师，狗屎，狗屎，没完没了的狗屎，对，探视的时间见，还是狗屎，没完没了，脸上、世界上全是狗屎，狗屎的世界，明天我们给您带些水果来，臭狗屎，狗屎一大

① 马雷维奇（1878—1935）：俄国构成主义画家，画有《白色背景上的黑色正方形》。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分别为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均意为“也许”。

堆，一大堆狗屎，上下都是狗屎，在本医院，拉埃内克^①发现了听诊术：也许还有……一把钥匙，无法言喻的形象。一把钥匙，也许，还能，走到街上，衣袋里揣着一把钥匙，继续走路。也许还……一把莫莱里钥匙，把钥匙一转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也许还……

“实际上，我们这是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也就是迟几天早几天的事了。”艾蒂安在咖啡馆里说道。

“你走吧，”奥利维拉说道，“把你搞得情绪低落，这很不好。你走吧，去通知罗纳德和佩利哥，我们十点在老人的家里见面。”

“这时间可不好，”艾蒂安说道，“看门女人不会放我们进去的。”

奥利维拉掏出钥匙，在阳光下转了一下，然后递给艾蒂安，就像把一座城市交出去一样。

(—85)

155

真是难以置信，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从裤子里掏出来，毛绒、手表、阿斯匹林碎片。有时，你把手放进裤袋去掏手帕，手帕末端就会带出一只死老鼠。这些事完全可能发生。在去找艾蒂安的路上，奥利维拉的脑子里仍在萦绕着那关于面包的梦境，以及其他梦境的回忆，这些梦就像街上突然发生的车祸，一下子就展现在眼前了，真没有办

^① 原文为法文。拉埃内克（1781—1826）：法国医生。

法。在拉斯帕耶和蒙帕尔纳斯两条路的转角处，他把手放进了褐色呢裤的口袋里，同时用眼睛扫视着那穿着睡袍的巴尔扎克雕像^①，那雕像像只扭曲的大蛤蟆，巴尔扎克·罗丹，还是罗丹·巴尔扎克？两者就像弯弯曲曲螺旋状的闪电一样难分难解地结合在一起。奥利维拉把手从裤袋里抽了出来，手上抓着一张剪报，上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值班药店的店名。还有一张占卜算命的广告。真有意思，原来匈牙利占卜人柯罗梅尔太太（没准儿是哥莱戈罗维乌斯的众母亲之一）就住在阿贝塞斯路上，这位太太拥有波希米亚人那种能使爱情失而复得的秘密^②。接着是一个潇洒的承诺：解除魔法^③。在此之后，是用照片进行预言^④，这就显得有点可笑了。接下来是明教授为你们提供真相，艾蒂安是个业余的东方学学者，他应该对此感兴趣。其他还有什么印度圣树可用作护身符（见布罗什，第一章 NF timb, B.P.27, 百年丛书）^⑤啦，等等。圣松夫人还活着，住在赫尔美路 27 号，奥利维拉对此大感惊讶，这位夫人用纸牌算命，其预言惊人地准确^⑥，尤其是赫尔美路，赫尔美大概是动物学家，同点金术师赫尔美同名。奥利维拉还以南美人的自豪感发现了安妮达的广告：用纸牌算出准确的情况^⑦；霍安娜·霍佩斯^⑧（原文如此）的广告：印第安人的秘密^⑨；西班牙的纸牌^⑩；以及胡安妮达夫人的广告：用多米诺骨牌、贝壳、花朵进行占卜^⑪。早该带玛伽到胡安妮达夫人那里去，用贝壳、花朵给她算个命，但现在不行了，不能带她去了，玛伽肯定会喜欢用花朵算命的。只有马尔萨克才能证实爱情可以失而复得^⑫。但又有什么必要去证实呢？这立即就能知道。还是雅内·德·尼斯那科学的口气好一些：恢复您那与照片一模一样的形象，连头发和字体都能原封不动地恢复^⑬。用完整的磁铁转轮算命^⑭。在蒙特帕尔纳斯路，奥利维拉把这张报纸团成一个球，估计了一下距离，把纸球连同那些女占卜者一起扔进了

① 此雕像系罗丹的作品。

①②③④⑤⑥ 原文系法文。

⑦ 西班牙文应为胡安娜·洛佩斯，报纸印错了，故有“原文如此”一说。

⑧⑨⑩⑪⑫⑬ 原文系法文。

公墓，让她们在公墓墙里同波德莱尔、德维利亚和阿洛依修斯·贝特朗^①，以及其他配得上让人看手相的人会面去吧。什么弗雷德莉卡夫人是巴黎和国际精英们的预言者，以其在世界报刊和电台上的预言而著名，刚从戛纳回来^②。让她们去跟巴尔贝·多尔维利^③见面吧，这位作家要是能够，早就把她们烧死了。当然，还有莫泊桑，但愿纸球能落在莫泊桑或是阿洛依修斯·贝特朗的墓前，但人处在公墓外面就不得而知了。

艾蒂安觉得奥利维拉净干蠢事，一大早就来烦人，但他还是等待着他的来访，并打算把自己的三幅画给他看看，而奥利维拉一来就说最好还是趁蒙特帕尔纳斯路阳光充足马上到内克尔医院去看老人。艾蒂安低声骂了一句就把画室的门关上了。看门女人对二人很有好感，她说他们的脸色很像出土文物，很像太空人。二人发现原来博贝太太正在阅读一本科幻小说，小说看起来很厚。到了狗吸烟咖啡馆，二人喝了两杯白葡萄酒，讨论了刚才讲的梦境和绘画，而对北大西洋公约和其他烦人的事则避而不谈。奥利维拉要去探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艾蒂安对此并不觉得奇怪，二人都认为这样做很好。柜台上一位太太在唾星飞溅地描述南特^④的黄昏景色，她女儿就住在那里。艾蒂安和奥利维拉专注地听着，什么阳光、微风、草地、月亮、喜鹊、宁静啦，骗人，天啊，要花六千五百法郎呢，雾气、杜鹃花、老年时期，去你的吧，蔚蓝色，可别忘了，盆花。最后二人来到了医院，看到了一块高贵的铜牌：在本医院，拉埃内克发现了听诊术^⑤。二人心想（后来也互相说了出来）所谓听诊大概是深藏在内克尔医院里的一种蛇或蝶螈，在弯弯曲曲的走廊里或地下室被追赶得不得已向那位年轻的学者投降了^⑥。奥利维拉前去问路，一个人把二人引到了尚法尔大厅，就在右手第二层楼上。

① 阿洛依修斯·贝特朗（1807—1841）：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这三位均安葬在蒙帕尔纳斯公墓中。

② 原文系法文。

③ 巴尔贝·多尔维利（1808—1889）：法国作家，其作品既赞扬天主教，又赞扬魔鬼。

④ 法国地名。

⑤ 原文系法文。

⑥ 此处讽刺铜牌上所用“发现”一词。

“也许没什么人来看望他。”奥利维拉说道，“你看，他也叫莫莱里，这不是一种巧合^①。”

“你去问问，他死了没有。”艾蒂安望着庭院里养着红色金鱼的喷泉说道。

“他要是死了，这儿的人早就告诉我们了，可那个人只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当时也不想问他是不是有人来看过老人。”

“有人来看他，也不一定非经过门卫办公室。”

如此等等，有时由于感到恶心，感到害怕，或是由于必须登上二楼，并闻到苯酚味，二人的谈话变得啰嗦起来，就像安慰一个死了儿子的母亲那样。二人胡诌了一段最为愚蠢的对话：某人坐在那母亲的身旁，帮她系上有点敞开的外衣上的扣子，说：“好了，你可别着凉。”母亲叹了一口气：“谢谢！”那人说：“看起来不会着凉，但在这种时候感冒来得要早。”母亲说：“这倒是。”那人说：“你要不要一件披肩？”“不要。”这一章是关于抵御外来寒冷的谈话。这一章完了，又开始了一章关于抵御内心寒冷的谈话：“我去给你倒杯茶来吧。”不用，母亲不想喝茶。“不过，你必须喝点什么，连续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可不行。”母亲不知道几点了。“八点多了。从四点半开始，你还什么也没吃呢，今天一大早你就一口东西也不想吃。你应该吃点什么，哪怕吃一片夹心烤面包呢。”母亲没有胃口。“为我吃点东西吧，你瞧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呢。”一声叹息，没说吃也没说不吃。“你瞧，你是想吃东西了，我先去给你倒杯茶来。”吃的问题失败了，就说坐的问题。“你这样很不舒服，你会抽筋的。”不会，这样很好。“这样你的背部会发麻的，整个下午你都坐在这硬椅子上。你最好去躺一会儿。”啊，不用，我不想躺。很奇怪，床本身仿佛是一种背叛似的。“去吧，也许你还能睡一会儿。”双重的背叛。“你需要睡一会儿，你会休息过来的。我同你在一起呢。”不用了，这样很好。“那好，我去给你拿个枕头来垫在背后。”好吧。“你的脚会

^① 出车祸的老人确实是作家莫莱里。

肿起来的，我去给你拿个矮凳来把脚放高些。”谢谢。“过一会儿你可得上床，你要答应我。”又是一声叹息。“好了，好了，不要总拧着劲了，大夫的话你总应该听吧。”她终于听话了。“你应该睡一会儿。”还有其他各种变体可供自由选择^①。

“或许在做梦^②。”艾蒂安喃喃说道，他每上一级楼梯，就咀嚼一个变体。

“我们应该买瓶白兰地给他带来。”奥利维拉说道，“你是有钱的。”

“可我们并不认识他呀，再说他也许真的死了呢。喂，你瞧那红发女郎，我真想好好自慰一番呢。有时我就幻想生病，幻想着女护士，你呢？”

“十五岁我就开始了，真可怕。厄洛斯^③拿着肌肉注射器当做弓箭使用，美妙女郎从上到下为我洗澡，我倒在她们的怀里快活死了。”

“一句话，你是个手淫癖。”

“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手淫感到羞耻呢？同另外那种事相比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过，不管怎么说，要在时间、动作、地点的单位上和其他修辞手段上恰如其分。我九岁的时候就在一棵树商陆^④下手淫。你瞧，我多么爱国。”

“树商陆？”

“一种像猴面包树的树木。”奥利维拉说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可你要发誓不告诉任何一个法国人，树商陆不是一种树木，而是一种野草。”

“这样一说，事情就不那么严重了。”

“法国男孩儿怎么手淫？”

“我不记得了。”

“你肯定能记起来。在阿根廷我们采用各式各样美妙的方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哈姆雷特的独白中的一句。原文为英文。

③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形象为一持弓带箭的双翼小男孩。

④ 阿根廷特有的一种树木。

捶打式的，有收伞式的……你懂吗。我现在一听到探戈舞曲就想起我婶婶弹钢琴来。”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联系。”

“因为你没看到钢琴。在钢琴和墙壁之间有一个空隙，我就躲在那里手淫。我婶娘弹奏米隆加舞曲或是《黑色花朵》一类的悲伤的曲子，这都有助于我做死亡和牺牲的梦^①。我第一次射精把镶木地板都弄脏了，太可怕了，我怕地板上的污秽擦不掉。我当时连手帕都没有，我迅速地脱下一只袜子，发疯般地擦了起来。我婶娘又弹起了巴扬卡舞曲，你要想听，我给你吹口哨，那曲子太悲伤了。”

“在医院里不能吹口哨。不吹你也够可悲的了，奥拉西奥，你真让人恶心。”

“这是我自找的，你这丑八怪。精神上的空虚总得有东西来填补，难道你以为我会为了一个女人……不管是树商陆还是女人，实质上都是野草。”

“很便宜，”艾蒂安说道，“太便宜了，一场低劣的电影，以厘米长度支付对白的影片，这是什么样的电影就可想而知了。二楼到了，停^②，女士……”

“在那边^③。”女护士说道。

“我们还没遇到听诊呢？”奥利维拉对她说。

“别说蠢话。”女护士说道。

“你好好学学吧，”艾蒂安说道，“总是梦见面包在呻吟，总是打扰别人，而到最后连个笑话都不会说。你为什么不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说真的，你这个脸色真够给索蒂内^④当模特的，兄弟。”

“说到底，”奥利维拉说道，“你生气是因为我把你从每日作画这种手淫中拉了出来，是因为罗卡玛杜尔入土的第二天，友情就迫使你

① 指手淫。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索蒂内（1911—1943）：俄国印象派画家。

陪我在巴黎游荡了。朋友伤心了，你就得给他解解愁。朋友打电话来了，你就得耐心听。朋友说要去医院，你就得……好了，我们走吧。”

“实话告诉你吧，”艾蒂安说道，“你在我心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我倒是应该陪可怜的露西娅散散步，她才需要散散心呢。”

“你错了，”奥利维拉在板凳上坐下来说道，“玛伽有奥西波了，她有能散心的事可干，听听沃尔夫的歌曲啦等等。从实质上讲，玛伽是有着自己的个人生活的，尽管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觉了这一点。相反，我却感到空虚，我只拥有做梦和游荡的充分自由。所有的玩具都破碎了，再也不会出问题了。给我个火。”

“医院里不能吸烟。”

“规矩还不是我们人定出来的^①。吸烟对听诊有好处。”

“尚法尔大厅就在那儿，”艾蒂安说道，“难道我们要在这板凳上坐一天？”

“等我把烟吸完。”

(—123)

^① 原文为英文。

译后记

放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部“天书”终于译完了。回想起来，这部作品的翻译自从酝酿到完成大概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这中间从最后下决心到完成译稿虽然只用了近两年的工夫，但在此之前却经历了阅读、游移、下决心，再阅读、再游移、再下决心……反反复复的漫长过程。几次想打退堂鼓，又难于割舍。后来在（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诸公的激励下，同时也在《尤利西斯》正在译成中文这一榜样的鼓舞下，带着一种使命感，才终于铁下心来，进入了《跳房子》游戏。

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但并无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務又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向读者介绍这部奇书。体会很多，要说的话似乎也很多，但总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于是我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求钱琦同志写个前言，我写后记，或从不同的视角，或互相补充地对此书加以介绍，这样做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进行阅读。

关于作品的背景和主题

科塔萨尔同 20 世纪 40 年代的阿根廷作家一样，也受到了阿根廷 1930 年 9 月政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 年劳松将军的军事政变以及 1946 年开始的庇隆执政初期的政治冲击。在这段时间内，阿根廷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文化气氛令人窒息，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迫害有加无已，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国外。科塔萨尔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移居法国的（1951 年）。他之所以移居法国，一方面

固然是为了逃避国内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认为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可以得到西方文明的认同。然而事与愿违，二战后的法国使他产生了许多疑问：人类的前途难道就是自我毁灭？弱肉强食的规律难道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文明、繁荣难道仅仅是科技的进步？人的价值何在？在这种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对西方的“理性王国”，资产阶级的世俗习惯，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切旧秩序，甚至包括语言和文学创作提出了挑战。《跳房子》中的主人公奥利维拉正是这样一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我们在奥利维拉的身上看到了作家本人的影子。科塔萨尔就曾说过：“《跳房子》是我十年巴黎生活，再加上以前岁月的总结……”

奥利维拉怀着对自己祖国命运的关心，只身到巴黎去寻求真理，因为他受的教育使他对西方文明抱有希望。但到了巴黎，即小说中的第一部分“在那边”之后，他就被西方虚伪的价值观和残酷的社会风气碰得头破血流，西方资本主义的日益没落使他的梦幻变成了泡影，最后割断与玛伽的爱情重返祖国，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即小说中的“在这边”，他继续寻觅，直至失去理智。他说，他跳下窗台，肯定会落入庭院中划的跳房子游戏的“天”格中。这表明拉丁美洲现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失望而不绝望，不停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拉丁美洲希望之所在。

作者常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追求、探索这一主题，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具有这种象征意义，如第1章中的寻找落地糖块就是如此，奥利维拉的行动看起来很荒诞，不符合理性，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他那执著的追求精神。但象征手法的最集中的表现则在《跳房子》这个书名上。

开初，科塔萨尔曾想把作品题为《曼荼罗》（佛教名词，亦译为“坛场”，即在一块布或一张纸上划上若干格，每格中画一幅菩萨像，为的是在人们修行时防止众魔侵入，同时也是为了一格一格地集中思想，最后到达中心），后来发表时，作者用了《跳房子》这一书名。

“跳房子”是一种儿童游戏，同我国儿童玩的大同小异。用粉笔在地上划若干格子（亦称“间”），最上一格为“天”，最下一格为“地”，“天”、“地”之间还有九格。玩耍时最先把小石块顺一、二、三……格的次序单脚从“地”格踢到“天”格，而中间又不把石子踢出格的人是为胜者。无论是《曼荼罗》，还是《跳房子》，顾名思义，都是要经过追求、探索达到“中心”或是“天”（在作品中作者也常用“远方”、“统一体”、“愿望聚居区”等词来表达主人公所意欲达到的目的）。作者正是以此来象征主人公上下求索的思想历程。一次一次地陷入失望的境地（即踢出格外）之后，主人公想跳窗而下，有意思的是他看到庭院中划的跳房子格子的时候，他说：我如果跳下，肯定会落在“天”格中，“下落”成了“上天”，这正意味着主人公最后达到了自我完成。

关于作者的“读者理论”

科塔萨尔把作品题为《跳房子》还体现了两种结合；一是作者在文学理论上的探讨（通过书中人物，作家莫莱里之口）和其创作实践的结合；一是主人公上下求索这一主题与小说的整个结构的结合，而后者正是前者的结果。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并有一个导读表，导读表提示读者，这部小说有多种读法，但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按照目录上的次序读，从第1章循序读到第56章结束，第三部分可以略去不读。这是作者为“雌性读者”安排的，这类读者被动地接受作者安排的一切，舒舒服服，不动脑筋地从头到尾读完一部作品。科塔萨尔对这样的读者不抱希望，甚至劝他们不必去读第三部分。第二种读法是跳跃式的读法，从第73章开始，按照作者另外安排的一个次序表，跳来跳去，犹如跳房子，跳到第131章结束，其中把第三部分的各章有机地穿插进去。这种读法是为“合谋者读者”安排的，这种读法给读者设置了一系列的悬念、疑点，迫使读者深入作品人物的内心探索和思考。这样，读者既进入了小说的境界，又等于参加了小说的创作，成了书中人物和作者创作上的“合谋者”。科塔萨尔想通过这后一种安

排打破传统小说的技法和结构，创造一部“反小说”。所谓“反小说”，就是开放性结构的小说，其宗旨在于通过结构革命，建筑起一座把读者和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既然作者可以给读者另外安排一种读法，那么读者也可以给自己安排其他种种读法，一部小说多种读法，从而导致多种理解，譬如奥利维拉和玛伽分手的原因，奥利维拉是否跳楼，据译者接触到的评论文章，就有多种说法。这就是小说的开放性。

科塔萨尔在文学理论上的探索是通过莫莱里之口讲出来的，以“合谋者读者”这一理论为例，莫莱里就曾写下如下的话：“一般说来，所有的小说家都希望读者理解自己，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获得某种信息，并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浪漫主义作家希望通过书中的人物使自己了解自己；古典主义作家则希望进行训诫，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但还有第三种情况，即让读者成为一个同谋者，一个同路人，使之与自己同步，因为阅读这样的作品就会把读者的时间取消，把它移到作者的时间里去。这样，读者最后就会在作者的经历上，在同一时刻，以同一的方式与作者同甘共苦……”莫莱里还大胆地宣布：“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读者。”他甚至说：“信息并不存在，只存在着传达信息的人，这才是信息，就像只有爱的人，才有被爱一样。”意即作者和读者应该彼此成为对方的信息传达者，也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同谋人、合作者，这样才能达到把文学当作“人与人之间活的桥梁”这一目的。莫莱里请求奥利维拉和艾蒂安替他整理文稿，在二人担心会把文稿页码搞乱，从而帮了倒忙的时候，莫莱里回答说：“我的书人们随便怎么看都可以……如果真的搞错了，没准刚好形成一部最完美的作品呢。”科塔萨尔正是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而写作这部《跳房子》的。他用镶嵌式的、貌似破碎的结构来代替性格、情景的系统描写，来代替时空的有序安排，作品中不时地出现不连贯的叙述，并留下许多未尽之言和含混之处，这一手法正是为了激励读者参与创作。我们用“合谋者读者”这一理论作为例子来说明《跳房子》这部作品是科塔萨尔的文学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因

为这一理论是我们读懂并理解这部作品的钥匙。

关于作者的“语言观”

在其文学理论中，科塔萨尔还对语言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当语言被人们“理性地”使用得太多的时候，就变成了陈词滥调和故弄玄虚的工具，因而也就变成了“人与其深层的自我之间的障碍”，也就毫无用处了。因此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把语言称作拉皮条的黑母狗，把字典称作墓地，并用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来讽刺字典。作者为了向语言作斗争，故意不尊重语法规则和拼写规则，或是自己创造新字。为了使语言具有新的活力，作者让人物直接说法语、英语、德语、阿根廷方言、俚语等；作品中的引文，除拉丁语外，还直接使用瑞典语、芬兰语、缅甸语、日语甚至藏语。为了表达某种语音效果，作者还用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声音让人物进行对话，或模拟整个一个场景，如第68章的做爱场面就是用奥利维拉和玛伽之间使用的俚语写成的。

作者还认为语言是表达过去的，是表达已完成的事物的，但要表达正在完成或将要完成的事物就显得苍白甚至无能为力了。但由于文学“还要依靠语言”，所以作家又不得不使用语言，因为“他们未作任何发明地继承了语言、语法、字典，就像儿时接受其母、其师给予的教育那样。”这是一个矛盾，痛苦的矛盾，所以科塔萨尔通过其人物之口说道：当工具受到怀疑的时候，用此工具实现的工作也就立即失去了信誉。在作品中作者甚至用了整章的篇幅来嘲讽用所谓规范的语言写出的“坏文学”，譬如第111章（伊芙·吉特丽的忏悔录中的一段）。而最具典型意义的则是第34章，在这章中奥利维拉拿起玛伽出走前阅读的小说（西班牙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的《被禁止的》），他一面阅读，一面对作品和玛伽的阅读口味进行内心评论（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一章的写法很特殊，不是按照传统先写主人公阅读一段小说，然后再写他的评论，而是同时进行：单数行是小说的原文，双数行是主人公的内心评论。这样既渲染了气氛，使读者知道他同玛伽的关系

仍然占据着他的心头，又迫使读者去发现写作代码，参与写作。当读者读串了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瞧她阅读的这种东西，一部小说，而且写得很糟。”主人公还把这部小说称为走了味的冷汤，充满了陈词滥调和预先铸好了的句子，他说“我也读过这种小说，掌握了大量的词汇，但结果完全无用。”等等。

以上种种无疑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困难，但了解了作者对语言的态度后，也许能减少一些障碍。

这部“天书”终于译完了，但失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专家们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但愿有此可能）加以纠正。

这部“奇书”终于译完了，但这绝不是译者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在此特向对此书的翻译给予热情帮助的中外朋友们，尤其是高爱华（Eva Csta）女士，以及钱琦、吴模信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家孟

1995年1月17日于南京